



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一

殊

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此雜事四十卷中惣有八門以八門一
頌攝盡宏綱一一門中各有別門惣
攝乃有八頌就別門中各有十頌合
八十九頌并內攝頌向有千行若能誦
誦憶持者即可惣開其義

大門惣攝頌曰

執石及牛毛 三衣并上座 舍利猛獸勒
笈多尼除塔

別門第一惣攝頌曰

執指剪爪鋒 鏡生支頤衣 水羅生豆沫
洗足衆應結

第一門第一子攝頌曰

執指石白土 牛黃香益眼 打柱等諸線
瓔珞印應知

今時薄伽梵在廣嚴城狒狒池側高
閭堂中時六衆苾芻於日初分執持
衣鉢欲入廣嚴城次第乞食去城不
遠有栗姑毗子園其處清閑花果茂
盛流泉交帶好鳥和鳴如天帝釋歡
喜園內中有種種解勞之具復有奇

絕音樂器等并有薰香澡浴雜物是
時六衆共相謂曰難陀耶波難陀比
聞此園可受世尊常讚如三十三天
我等試觀有何形勝六衆議已共入
園中便見種種長短木杵麁細諸椎
及大小石此等皆擬聲持戲弄令身
運動散滯銷病能銷飲食又見奇絕
笙篴琴瑟諸鼓音樂之具復有薰香
洗浴之物浮軌澡豆芬馥餘甘餘甘子出廣州
樹皮味甘方名
摩訶訶梨也持用揩身并將塗踐能
令皴白更黑六衆見已共相謂曰此諸
樂具足暢憂情我等今於用力勞宣
歌舞洗浴先作何事一人告曰我等
多時不為澡浴宜可先洗作是議已
俱共入池即取浮軌用揩身體此六
苾芻並多奇巧所有技藝無不善知
若洗浴時以執指體便出種種五樂
音聲如彼技人吹彈擊拊時有衆人
從此而過疑其奏樂側耳俱聽各相
謂曰栗姑毗園威陳歌聲我等宜可
暫往觀瞻衆皆言亦即便相與競入
園中衆人入時六衆便出問言聖者
作音樂人今在何處答曰汝等愚人

攝發說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一 第二頌 殊

有耳聽聲心迷好惡豈有樂人能作
如是奇妙音聲問言聖者向所聞聲
是誰所作答言賢首汝所聞者即是
我等洗浴之時以執指身出斯音曲
答言聖者仁等沙門亦有五欲惱身
心耶報言癡人我等不惱餘人自受
欲樂無廢修道斯有何過汝豈我師
作斯譏耻宜應默勿招禍患彼聞
生怖緘口而行入廣嚴城於四衢道
各生譏議手共譏嫌時苾芻聞已
白佛佛作是念苾芻洗浴以執指身
有斯過失由是苾芻不應以執指身
為洗浴事若揩身者得越法罪佛既
不許以執指身時諸苾芻脚有塵垢
並生皴裂入乞食時諸人見已作如是
語聖者脚生皴裂復多塵垢何不揩
淨作醜形儀答言賢首世尊不許彼
言仁等身有垢穢豈清淨耶苾芻默
然既得食已還歸住處以緣白佛佛
告諸苾芻前是拘制今乃隨開我今
聽諸苾芻以執指足非餘身分若揩
餘處者得越法罪是時六衆見不許
執便用浮石佛言此亦得越法罪

根本三三三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一 第三頌 殊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日初分時執持衣鉢入城乞食見諸婆羅門以自三指點取白土或以白灰抹其額上以爲三畫所有乞求多獲美好六衆見已共相謂曰是善方便我等宜作遂於他日額爲三畫入城乞食不信之人見而笑曰我今跪拜六衆報曰汝等愚人不開札式誰合跪拜誰當敬禮彼人答曰我等但知見老婆羅門即云跪拜若見苾芻便云敬禮若如是者見我苾芻何不敬禮而云跪拜答言聖者我見仁等面有三畫謂婆羅門非苾芻也我等無知幸當容恕六衆默然余時諸苾芻聞已白佛佛作是念若有苾芻面作三畫有如斯失是故苾芻作三畫者得越法罪佛言苾芻不應以白土作三畫者苾芻有患醫師處方白土塗身苾芻不敢以緣白佛佛言前是拘制此是隨聞醫人處方遣塗身者可隨醫教作之無犯

佛在室羅伐城六衆苾芻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見諸婆羅門以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一第四卷 殊

牛黃點額所有乞求多獲美味見是事已共相謂曰是好方便我等宜作遂於他日以牛黃點額入城乞食不信之人見其點額輕笑而言我今跪拜我今跪拜諸有問答並如上說我見仁等面有牛黃以自莊飾謂婆羅門非苾芻也我等無知幸當容恕六衆默然時苾芻聞以緣白佛佛作是念若有苾芻牛黃點額以自莊嚴有斯過失由是苾芻不應牛黃點額若有作者得越法罪佛遮牛黃點額時有苾芻額有惡瘡往問醫言賢首爲我處方醫人答曰聖者於瘡四邊以牛黃塗之即當得差苾芻報言世尊制戒不許牛黃塗額醫人答曰聖者汝師大慈有病必許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前是拘制今更隨開除爲病緣及以醫教得用牛黃若輒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身著塗香入年少衆中告言年少汝等可觀我香何如諸人答言豈可上座身著塗香報言我著彼云上座塗香俗飾豈合著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一第五卷 殊

耶荅曰從今不合我今已作彼咸輕賤皆共譏嫌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苾芻身著塗香有斯過失白是苾芻不應身著塗香若有著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說不著塗香時有苾芻身嬰急苦往醫人處問言賢首爲我准病而作方藥報言聖者可著塗香當得平復荅言賢首豈今我今受欲樂耶報言聖者此是病藥非餘能老苾芻白佛佛言我今開許醫人處方塗香非犯時病苾芻身著塗香入衆中坐與婆羅門居士等說法或往俗舍人見譏嫌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塗香苾芻所有行法我今當制若諸苾芻身著塗香不應入衆坐亦不爲婆羅門居士等說法亦不往俗家若苾芻病老方可洗身隨意入衆亦得爲他諸人說法此之行法不依行者得越法罪

時有信心婆羅門居士等將塗香來施諸苾芻苾芻不受諸居士等言聖者佛未出時我等諸人悉以外道爲修福處今佛出世我以仁等爲大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一第六卷 殊

田所持供養如何不受豈令我等棄善資糧趣於後世願降慈悲受我微施茲蓋報曰待我問佛時諸蓋以綠白佛佛言當受茲蓋受已對此人前棄之於地施主報言聖者我等貴價買來如何棄擲時諸蓋以綠白佛佛言不應受得對主輕棄可於如來制底之前塗地供養者時諸蓋受斯香已於矮爪塔前手塗供養施主見已作如是語聖者我豈不知有塔供養意施仁等其佛塔前我先奉說茲蓋白佛佛言受得香已塗在房中彼便用塗住房門扇時彼諸人謂是佛殿即便禮拜佛言不應余遂塗門傍還同前過佛言當塗頭邊壁版之上時時鼻竅但是香物竅時令人眼明勿致疑惑

今時世尊在室奴摩羅山住恐畏林鹿園之四時菩提王子造鳥鳴樓初成就已為申慶讚請佛及僧就舍設食世尊至宅於其樓下與諸大眾就座而食時邬波難陀正於食時便以

根本說一切有部藏經卷第一 第三

自手打其樓柱令擗震動時供養人報言聖者菩提王子新造此樓用百一種彩畫雕飾何意仁者欲為損破邬波難陀答曰貧寒人善提於此起受著心命終之後當墮何處汝復於此更生受著命終之後落大瘴鬼中彼人間已極致譏嫌時諸蓋以綠白佛佛作是念茲蓋打柱有斯過失由是茲蓋不應以手打柱違者得越法罪佛言不應以手打柱六眾即便以拳肩背脚并諸軀石打令搖動復生譏議招過同前佛言隨是何物皆不應打是時六眾復打牆打地佛言設是餘物皆不應打違者得越法罪緣處同前六眾茲蓋曰初分時執持衣鉢入城乞食見諸婆羅門身著梵線乞食之時多得美味共相謂曰難陀邬波難陀我今得好方便身安梵線乃於他日便著梵線入城乞食有不信人見其梵線遂生輕賤作如是語我今跪拜問答同前乃至時諸蓋白佛佛作是念茲蓋著梵線有新過失由是茲蓋不應著線若有著者

根本說一切有部藏經卷第一 第八

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眾乞食見諸婆羅門以妙香花莊嚴形體將五色線繫之於臂得諸餅食既飽食已形貌充溢從舍而出六眾相謂難陀邬波難陀是好方便我等可為便於他日以五色線繫於臂上入城乞食諸婆羅門等見生輕賤云我今跪拜六眾譏弄廣說同前乃至諸蓋以綠白佛佛作是念若諸蓋以五色線繫臂有斯過失由是茲蓋不應以五色線繫臂若有繫者得越法罪佛既不許繫臂緣者時有茲蓋身嬰患苦詣醫人處問言賢首我身有疾幸為處方答言聖者取五色線呪之繫臂必得除愈報曰世尊不聽彼言仁之大師慈悲為本病緣開許理所不疑時諸蓋白佛佛言我今聽諸蓋蓋為病因緣醫人教者繫線無犯佛許以線繫臂茲蓋安在右臂肘前還有譏過佛言不應余遂安肘後佛言不應復繫左手肘前佛言不應當安左手肘後茲蓋由此遂便病愈以所繫線隨處棄擲非

根本說一切有部藏經卷第一 第九

人見之皆起憊賤報言三者由共緣結繫我名字緣此况故令得病除今生輕慢若蓋白佛佛言不應隨處棄擲若其身病未得可者繫之衣角如善平復可於牆柱隙中隨意安置

緣處同前六衆乞食見諸俗人有莊嚴具瓔珞之屬時彼苾芻取諸瓔珞手足之釧莊飾其身共相謂曰莊嚴好不時諸俗族調言聖者頭上刺髮腋下毛長何處得有莊嚴妙好豈非仁等為欲染所纏六衆默念苾芻白佛佛作是念苾芻身著瓔珞有斯過失由是苾芻不應著諸瓔珞莊嚴手足若故著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賊來盜僧庫藏并及私物為無記驗苾芻不知何時失物佛言苾芻可畜其印是時六衆便以金銀琉璃水精玉石而作其印於指環上以寶莊飾見諸俗人即便舒手呈示指環願言仁等無病長壽諸俗問言指上何物答言賢首此是指印佛所開許俗人譏笑作如是語沙門釋子為憍慢事衆實嚴飾為指環印非真沙門非婆羅門語

苾芻聞已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著指環及寶莊飾應用五種物為印所謂鑰石赤銅白銅牙角六衆印上刻作男女行非法像諸俗見譏仁等沙門尚有染欲心取苾芻白佛佛言凡印有二種一是大衆二是私物若大衆印可刻轉法輪像兩邊安鹿伏跪而住其下應書元季造寺施主名字若私印者刻作骨鏤像或作觸躄形欲令見時生厭離故

第一門第二子攝頌曰
剪爪髮指光春時食小果渴聽五種藥廣說大生緣

緣處同前時給孤獨長者為佛及僧造逝多林住處施大衆已告剃髮人曰汝今可往逝多林園為諸聖衆剃除鬚髮彼人受教即往園中是時六衆近在寺門看望不絕時鄒波難陀在寺門前經行來去遙見剃髮人來告言善來善來賢首猶如初月一何希現彼言聖者長者遠來為衆剃髮問言汝解剪爪甲不答言聖者此是我業報曰汝來試看工巧其人即前

尊者舒手工人曰聖者欲如何剪賢首如稻穀形彼即如言又云應作人頭形或如剃刀勢或如斧刃或如半月隨尊者教彼悉為作後便告曰汝愚癡人詐言巧妙一無所知宜可平截故尔急去乃至日暮方始言歸曉黃之後至長者處長者問曰汝與幾人剃除鬚髮答曰何暇得與大衆除髮官長苾芻鄒波難陀令我除甲作種種形勢廣說如前乃至日暮纔蒙放出更欲何為長者聞已遂起嫌心雖於善說法律出家而心不寂靜苾芻聞已白佛佛作是念苾芻剪甲有如過由是苾芻不應剪爪若有違者得越法罪佛既許剪爪時諸苾芻皆皆長俗人見之問言何故爪長如是答曰世尊不許報曰長留爪甲豈為淨耶以緣白佛佛言前是剃制今更隨開剪爪之法有其二種一如剃刀形二如斧刃勢

緣處同前給孤長者令剃髮人入寺為衆剃髮廣說如前乃至問言汝解剪爪甲不答言聖者此是我業報曰汝

來試看先作黃色次作赤色又作白色更作金色隨所教者悉皆為作彼便告曰汝愚癡人詐言巧妙一無所解宜可平磨放尔急去至長者處乃至更欲何為長者聞已更起嫌心廣說如上苾芻聞已白佛佛作是念苾芻磨爪有如是過由是苾芻不應磨爪若有違者得越法罪佛既不許苾芻磨爪苾芻染衣或復熏鉢爪有垢生形色醜惡持鉢乞食俗人見時作如是語聖者何故指爪不淨彼以事答報言聖者何不除刮答言世尊不許報曰爪上持垢豈是清淨以緣白佛佛言若除垢時應可磨甲不應為好指使光生

佛在王舍城其影勝王發如是念每至春秋節變新穀初果必先奉佛及諸聖眾後方自食時彼大目以新熟菴沒羅果此果大如桃而生熟難知有四種差別不同處摩竭大如說奉上大王王曰可持此果先奉佛僧臣便微笑王曰卿何故笑對曰大王謂臣未奉佛眾已先奉訖王曰恐卿不知由是因緣我今奉施聖眾千

根本說初有部說奈耶律卷第一第二三三

樹果林對曰此誠妙事臣實隨言即便以千樹果林奉施四方一切聖眾并設大會慶讚福田此林昔時結果極繁假使摩揭陀國所有人眾大聚會時共食斯果亦皆充足王以此林施僧伽已時諸苾芻見果小時氣味香美悲未敢食遂令鄰盡有餘國王要須此果便令使者詣影勝王處求菴沒羅彼告使曰我有果林已施僧眾汝今可往隨眾乞求使者往竹林園是時六眾常在寺門遙看無閑時耶波難陀門所經行使者既至札草者足白言聖者我是某國王使王遣我來求菴沒羅果仁若有者幸見分張耶波難陀報使者曰汝今可往詣果園所隨欲多少任意將去使至林所同遍觀察唯覩空條竟無一果遂便還白空林無果耶波難陀即將使者共詣林中遍觀察已報曰汝可昇此高樹使者即上既不見果又告曰汝向東枝南西北枝悉皆令上彼還昇上竟無所得遂便下樹問言聖者豈此樹林今歲無果報言賢首猶如

根本說初有部說奈耶律卷第一第二三三

往年結子今歲亦然若如是者今年風雨令子落耶答言不介問曰何無答曰此果小時我等食盡時彼使人還至三所以事具白王曰善哉我本期心今聖眾食彼使悵然歸歸本國時摩揭陀國因有大會眾人聚集問苾芻曰聖者何故今年千樹果林咸不結子答言賢首非不結實乃至我等食盡報言聖者以此果成熟之時摩揭陀境所有人眾食皆充足只由仁等從小食盡遂令無果斯非善事答曰此之果林王不與汝國內諸人但奉僧眾由是共食斯何過焉時諸人眾聞是語已共生嫌耻沙門釋子尚不知足況我俗流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其食果有斯過失故諸苾芻不應食果若食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言不應食果時有信心長者將小菴沒羅香果來施苾芻苾芻報曰佛不聽食諸長者言佛未出時我等諸人悲以外道而為福田廣說如上乃至慈悲受我微施諸苾芻白佛佛言至校鞭時食之無犯復有信心長者

根本說初有部說奈耶律卷第一第二三三

以熟菴沒羅果來施苾芻廣說如前乃至受我微施時諸苾芻不敢受食以緣白佛佛言校鞭已後乃至於熟菴皆應食勿起疑心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身嬰患苦到醫人所報言我有如是病苦幸為處方醫人報曰宜可服酥令身潤膩我當施與瀉利之藥彼便服酥復患於渴醫來問曰聖者好不荅言賢首我更患渴醫曰持餘甘子苾芻手把醫見問曰渴得除未荅言未除醫曰聖者豈可不持餘甘子耶荅曰現在手中報言可著口中即便置口他日醫復來問渴得可未荅曰今猶未可醫曰豈不口中持餘甘子荅曰已在口中應可嚼之報曰世尊不許醫曰世尊大悲必應垂許苾芻白佛佛言應嚼嚼已外棄不敢咽下渴猶不除醫曰何不咽汁報言非時食者世尊不許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許有五種果若病無病時與非時食之無犯如佛所言有五種果若病無病時與非時食無犯者苾芻不知云何為五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第六張 終

言所謂餘甘子梵云耆摩地此六餘甘子為聲相聲人皆咸之故訶梨勒毗醯勒畢為注出是掌中觀者鉢梨胡樹此之五藥有病無病時與非時隨意皆食勿致疑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第六張 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殊

三藏法師慈惠奉制譯

第門第字攝頌之餘論次生長者因緣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善賢多有貲財受用豐足於露形外道深生信敬娶妻未久即便有娠今時世尊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王舍城次第七食至善賢長者宅時彼長者遙見世尊遂將其婦詣世尊處請世尊曰薄伽梵我婦有娠為男為女佛言長者必當是男光隆家族諸天妙相皆具足有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長者聞記即以清淨上妙餅食咸滿佛鉢持奉世尊佛言願余無病從舍而出去此不速有露形外道遙見世尊便作是念我唯有此常施食家亦被沙門喬答摩之所誘攝我今試往問彼因緣何所授記既至門所問言長者沙門喬答摩曾來此不荅言已來何所說耶聖者我婦懷妊問其誕彼記生男光隆家族人天妙相皆具

足有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時彼外道善明曆數即便觀察計算陰陽如佛所言更無有異便作是念我若隨順讚實事者長者於彼倍生尊敬我今宜可掩實說虛作是念已即便反掌翻為其面長者見已問言聖者反掌為何面何所為耶報言長者沙門所說半實半虛長者問曰云何虛實答言生男子是實光隆家族此亦不虛言光隆者是火之異名此無福子繞生之後焚燒家族言諸天妙相皆具足有此是妄語長者洪顏曾見生在人中天相具足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此亦是實生後貧寒無衣乏食自然歸向沙門法中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者此亦是妄沙門喬答摩尚不能斷一切煩惱得阿羅漢况餘弟子善賢長者聞斯說已便生憂惱報言聖者我欲如何外道言長者我是出家受持禁戒不妄陳說虛實之事後自當知遂捨而去善賢念曰彼腹中者可殺棄之即便授與墮胎之藥然而此子是取後生

根子說一切有部藏經卷第二 第三張

雖知服毒反成良藥長者遂便歸婦左脅胎向右邊跡右脅時轉移左畔取後生人諸漏未亡必無容有中間命斷既經多月時彼女人被接腹痛即便大叫時彼隣人聞其叫聲急來相問何因汝婦出大叫聲長者答曰我婦腹痛今欲產生隣人遂歸長者念曰我今不能害腹中物宜可將去往空林中無人之處斷其母命即便共去設惡方便令彼命終還竊持來至其本宅遂告親屬及以隣人我婦遭難今忽身死時諸親屬咸共盡哀以五色曼圖彼屍骸送往寒林焚燒之所外道聞已皆大歡喜不勝踊躍遂建幢幡入王城內遍諸坊曲街衢之所高聲唱令作如是言汝等諸人咸須共委沙門喬答摩記善賢長者其婦生男光隆家族人天妙相皆具足有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者婦今身死屍送寒林猶如大樹無有根栽枝葉花果事將安附世尊法於一切時觀察衆生無不聞見無不知者恒起大悲饒益一切

根子說一切有部藏經卷第二 第三張

於殺護中取為第一最為雄猛無有二言依定慧住顯發三明善修三學善調三業渡四瀑流安四神足於長夜中修四攝行捨除五蓋遠離五支超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普施開七覺花離於八難修八正道永斷九結妙開九定滿足十力名聞十方於諸自在最為殊勝得法無畏降伏魔怨震大雷音作師子吼晝夜六時常以佛眼觀諸世間於善根處誰增誰減誰遭苦厄誰向惡趣誰陷欲泥誰能受化作何方便拔濟令出無聖財者令得聖財以智安膳那破無明膜無善根者令種善根有善根者令得增長置人天路安隱無礙趣涅槃城如有頌言假使大海潮或失於期限佛於所化者濟度不過時佛於諸有情慈悲不捨離恩濟其苦難如母牛隨犢今時世尊於經行所遂便微笑口出五色微妙光明或時下照或復上昇其光下者至無間獄并餘地獄現受炎熱普得清涼若處寒水便獲溫暖

根子說一切有部藏經卷第二 第三張

彼諸有情各得安樂皆作是念我與
世等為從地獄死生餘處耶今時世
尊令彼有情生信心已復現餘相彼
見相已皆作是念我等不於此死而
生餘處然我定由無上大聖威德力
故令我身心現受安樂既生敬信能
滅諸苦於人天趣受勝妙身當為法
器見真諦理其上昇者至色究竟天
光中演說苦空無常無我等法并說
二如他曰

汝當求出離於佛教勤修降伏生死軍
如象摧草舍於此法律中常為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當盡苦邊際

時彼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還至
佛所若佛世尊說過去事光從背入
若說未來事光從前入若說地獄事
光從足下入若說傍生事光從足跟
入若說餓鬼事光從足指入若說人
事光從膝入若說力輪王事光從左
手掌入若說轉輪王事光從右手掌
入若說天事光從臍入若說聲聞事
光從口入若說獨覺事光從眉間入
若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事光從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第五十 殊

頂入是時光明繞佛三匝從口而入
時具壽阿難隨合掌恭敬而白佛言
世尊如來應正等覺慈怡微笑非無
因緣即說伽他而請佛曰

口出種種妙光明 流滿大千非一相
周遍十方諸剎土 如日光明盡虛空
佛是衆生救勝因 能除憍慢及憂戚
無緣不啓於金口 微笑當必演希奇
安詳審諦牟尼尊 樂欲聞者能為說
如師子王震大吼 願為我等決疑心
如大海內妙山王 若無因緣不搖動
自在慈悲現微笑 為渴仰者說因緣
亦時世尊告阿難陀曰如是如是阿
難陀非無因緣如來應正等覺現
微笑汝今應可告諸苾芻如來今欲
往屍林處若諸具壽樂隨從者當可
持衣時阿難陀承佛教已告諸苾芻
若諸具壽樂欲從佛往屍林者當可
持衣時諸苾芻咸至佛所今時大師
自調伏故調伏圍繞自寂靜故寂靜
圍繞解脫解脫圍繞安隱安隱圍繞
善順善順圍繞阿羅漢阿羅漢圍繞
離欲離欲圍繞端嚴端嚴圍繞如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第六十 殊

檀林旃檀圍繞如鳥王衆鳥圍繞
如師子王師子圍繞如大牛王諸牛
圍繞猶如鵝王諸鵝圍繞如妙翅鳥
諸鳥圍繞如婆羅門學徒圍繞猶如
大醫病者圍繞如大將軍兵衆圍繞
如大導師行旅圍繞如大國王諸臣
圍繞如轉輪王千子圍繞猶如明月
衆星圍繞猶如日輪千光圍繞如持
國天王乳闍婆衆圍繞如增長天王
鳩槃荼衆圍繞如廣目天王龍衆圍
繞如多聞天王藥叉衆圍繞如淨妙
王阿羅漢衆圍繞如帝釋三十三
天圍繞如大梵天王梵衆圍繞猶如
大海湛然安靜猶如大雲覆垂布
猶如鳥王屏息狂醉調伏諸根威儀
寂靜三十二相而為莊飾八十種好
以自嚴身圓光一尋明踰千日安步
徐進如移寶山十力四無畏大悲三
念住無邊福智普熏修無量功德皆
圓滿

復有尊者阿憍若憍陳如尊者馬勝
尊者婆濕波尊者大名尊者無滅尊
者舍利子尊者大目連尊者迦攝波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第六十 殊

尊者阿難陀尊者頡儺伐底如是等諸大聲聞及諸苾芻并無量億人天大眾恭敬圍繞欲往屍林然隨佛遊行有十八種殊勝利益一無王怖二無賊怖三無水怖四無火怖五無敵國怖六無四丁虎狼惡獸等怖七無閑塞怖八無津統怖九無關防擾怖十無人怖十一無非人怖十二於時時間得見諸天十三得聞天聲十四見大光明十五聞授記音十六共受妙法十七共受飲食十八身無痛苦是時人天大眾隨從世尊至屍林所於其四面有清涼風時王舍城中有二童子一是剎帝利種一是婆羅門種俱出遊戲剎帝利童子素有信心波羅門童子則不信敬時婆羅門童子報剎帝利童子曰仁今知不汝師如來與善賢長者婦授記生男先隆家族諸天妙相皆具足有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彼婦身死送往屍林豈非世尊所言虛妄時剎帝利童子說伽他曰

假使星月皆墮落地山林樹上空中海水洪波一時盡大仙所說無虛妄

雜事經一切有部藏經卷第二 第八經師

婆羅門童子曰若如是者共往寒林焚屍之履驗其虛實答曰共行時剎帝利童子還見世尊說伽他曰
早臣除斷諸調戲人天大眾皆雲集當為寂勝師子乳降伏他論理無疑大師今往屍林中涼風周遍吹寒野無量眾生共瞻仰喜觀調伏運神通時影勝王聞如是事世尊記彼善賢之妻當生男子光隆家族諸天妙相皆具足有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羅漢果彼婦今死與至屍林如來大師及諸聲聞遠近大眾咸赴喪所復作是念非無因緣世尊輒向寒林之處必是為彼善賢妻故因斯調伏有緣眾生我今宜往共觀其事即令促整軍儀及勅太子後宮妃后并諸扈從共出城闔時彼剎帝利童子遙見影勝王說伽他曰
今觀國王出王城并諸軍眾咸侍從我今思忖諸大眾必定咸蒙勝饒益時諸大眾既見世尊闢開前路世尊微笑入大眾中露形之儔各生是念今喬答摩微笑入眾豈非此子命不終

雜事經一切有部藏經卷第二 第九經師

耶告長者曰此是薄福眾生形命未盡報言聖者今遭此禍其欲如何答言長者我出家人奉持禁戒但知念善後自當知時彼長者移婦屍骸置於薪上以火焚燒猛燄既發身分咸燒唯近腹邊一無傷損時彼母腹遂便拆裂出青蓮花中有孩兒儀貌端正儼然獨坐人所樂觀于時大眾見是事已極生希有彼諸外道並失威光俱降我憐余時大師告善賢長者曰汝可抱取火中孩子長者猶尚觀外道面露形報曰仁今入火形命俱失彼聞生怖不敢取兒世尊復命侍縛迦汝可火中抱取孩子侍縛迦便生念曰世尊不應非憂非時使我為也我今宜可取此孩兒以無畏心便於火內抱出孩子是時諸天說伽他曰
佛教令彼入火中抱取孩兒無所畏由佛威神自在力能令猛燄變清池余時世尊告侍縛迦曰汝向入火身無傷損生瘡疤耶白言世尊我於王宮生王宮養曾以牛頭栴檀香摩觸身體未如今日身受清涼佛告善賢

雜事經一切有部藏經卷第二 第十經師

長者汝今可取孩子將歸是時長者
惡見壞心仍不起信還復迴身觀外
道面邪黨諸人同時報曰長者此兒
極是薄福稟性兇暴火能食一切此
不燒者明知定是可惡堅鞭罪苦衆
生目驗共觀更無勞說若將至舍必
見灾危汝之性命定當殞歿人間受
重無過已身聞有灾殃遂不取採尔
時世尊告影勝王曰王今宜可取此
孩兒王遂驚忙舒手承取周迴顧盼
請世尊曰此兒當與作何名字佛告
大王此兒從火中得可号火生佛觀
大衆隨眠意樂稱機說法時彼衆中
有無量萬億衆生得殊勝行或得預
流果一來不還或復出家即斷諸惑
得阿羅漢果或得燄頂忍善根或發
聲聞菩提心或發獨覺菩提心或發
無上菩提心或歸依三寶或受禁戒
深起信心時影勝大王即以孩子令
八養母而供給之廣如餘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第十頌頌

果遂即易已財貨更取餘物歸王舍
城聞妹已死便作是念世尊授記生
男得果豈虛妄耶顧問隣人我妹懷
胎蒙佛授記宿懷歡喜今聞身死乘
本希望寧容世尊言非是實隣人報
曰然佛大師言無虛妄但由彼聲用
外道言枉殺令死所生孩子有大威
神慶炎火中身無傷損今時長養現
在王宮舅聞是語往善賢長者慶相
問評已報言長者汝為非理答曰我
何所作汝用外道惡見人言我妹有
娠枉殺令死所生孩子有大威神慶炎
火中身無燒損今時長養現在王宮
此事既尔且下須說若將兒來我當
容恕若不尔者我當摠集所有鄉親
擯斥於汝以籌置地數汝無知於街
衢慶唱汝惡響我妹無過善賢枉殺
害女人者不應共語於法官慶以罪相
刑長者聞已生大憂苦便作是念如
說苦詞必不相放便詣影勝王所礼
足白言大王具說前事乃至以罪相
刑唯願垂恩放出童子王曰我不從
汝得童子來是佛世尊親授於我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十一頌頌

若須者可往問佛長者即便往詣佛
所礼雙足已白言世尊我有親屬苦
相責及廣說其語乃至以罪相刑願
佛慈悲與我童子世尊念曰若此長
者不得兒者便嘔熱血以取命終遂
告具壽阿難陀曰汝今可往影勝王
處并將長者汝傳我語願王無病報
言大王可還長者火生童子若彼長
者不得童子必嘔熱血以取命終是
時尊者阿難陀具傳佛教詣王白知
王言尊者為我畔睇世尊足下如佛
所教我當奉行時阿難陀願王無病
醉之而去王告長者曰我承佛教養
此童子情甚憐愛共作要期然後放
出日別三時來見我者隨意將去長
者答曰不敢違命時王即便令著上
衣具服瓔珞載以香為送至其家人
間常事若父在者子名不彰後長者
死火生童子自知家務於三寶所深
起敬心便於其父害母之地造立僧
房受用資具無不充足施與四方一
切僧衆名曰踰腹林是故經云佛在
王舍城住踰腹林時善賢長者曾遣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十二頌頌

商人他方興易彼聞長者今已身云
火生童子代知家業於三寶所敬心
弥著商人多獲生頭梅檀上妙之鉢
便持一鉢威滿弥寶遣使送與火生
彼既得已置高幢上宣令普告若有
諸人不用梯陞而取此鉢或是沙門
婆羅門有大威力神通自在而取得
者我以此鉢施與其人時諸外道晨
朝起已出行漂浴見高幢已告長者
曰此是何物長者即便具告其事外
道答曰長者比來敬釋迦子彼當取
耶言訖辭去時有眾多耆宿苾芻入
城乞食見彼高幢咸問長者此是何
物彼便具答苾芻報曰我豈為等自
顯已能如佛所言履善章意是出家
行捨之而去時具壽十力迦攝波從
此而過亦問長者此是何物彼還具
答于時尊者便作是念我從無始生
死已來所有長養煩惱惡家我已變
吐悉皆棄捨我今宜可受彼長者普
請因緣滿其所願即便舒手如香烏
鼻至彼幢標取梅檀鉢持還住處苾
芻見問尊者何處得此牛頭梅檀鉢

持鉢而行曰此鉢即佛事本第二 第四段

勝鉢來彼便具以其事告諸苾芻諸
苾芻答曰尊者豈可為斯木鉢現神
通耶報言具壽合與不合我已作訖
今欲如何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
芻不應於俗人前現其神力若顯現
者得越法罪然鉢有四種金銀琉璃
頗梨所成復有四鉢所謂鑰石赤銅
白銅諸木前之四鉢若先無者不應
輒受若先有者應須捨棄後之四種
若先無者即不應畜若先有者應作
藥盂隨時受用合守持鉢有其二種
謂鐵及凡如是應知

後於異時火生童子人天妙相悉皆
出現從占波城乃至王舍於此中間
有輪稅處稅官身死生藥叉中遂於
夜夢告其子曰我身死後生藥叉中
可於某處稅物之所為我營其藥叉
神堂於其門前懸一鈴鐸若有諸人
持物過時不輸稅者鈴便震響即喚
令迴取直放去其子他日於諸親族
說其夜夢共觀要處安置神堂外懸
鈴鐸時占波城有婆羅門妻遂作是
念此婆羅門隨處經紀所獲財物我

持鉢而行曰此鉢即佛事本第二 第十五段

常食用端拱而坐不事生業是所不
應遂往市中買取切貝撚成細縷於
織師處令其好織直千金錢既得一
雙疊已報其夫曰此之白疊直千金
錢可往市中賣取其價若有買者善
若無人問報曰市上無人更向餘處
其夫持去市中賣之言索千錢竟無
酬價便即唱言市無人物即以其疊
內於傘柄竹筍之中共諸商旅詣王
舍城漸至神堂藥叉稅處與諸人眾
同輸稅已既欲登途懸鈴響發稅官
聞已共相告曰鈴既發響響稅物未周
宜更審觀無令脫漏更迴商旅子細
搜求遍察貲財無不稅者遂放商人
鈴還發響復更觀察詳審無三商人
怯之各生嫌恨報稅官曰汝欲劫我
方便擁留是時稅官分彼商人以為
兩處於一朋中無婆羅門者無聲放
去彼一朋去鈴還作聲復分二朋如
是去留商人皆盡唯婆羅門一人獨
住稅官執捉不許前行婆羅門曰察
我緣身有物隨取彼遍搜已無物放
行鈴更發響復還捉住報言婆羅門

持鉢而行曰此鉢即佛事本第二 第十六段

汝縱有財我不取分應為實語勿詐靈祇我欲表知神明是聖婆羅門曰言不虛者我當實報於傘柄中抽出雙疊稅官見已驚歎希奇善哉大神記不虛妄時彼稅官取其一疊開與神披婆羅門曰君等明言不取稅直今看形勢摠欲奪將報言勿怖我不取物欲表大神言無虛妄暫將一疊用報神恩即還汝去彼既受已內傘箒中隨路而去漸至王舍城向大市中舒張其疊索千金錢竟無一人來共酬直便於市中唱言無市時火生童子從王宮出乘大鳥入市中欲歸本宅聞唱令聲問其何故唱言無市嚶來我問婆羅門至問言何故云城無市婆羅門言我有雙疊價直千金錢竟無一人共相酬酢報言將來試為觀察彼便呈現火生報曰一疊是新一疊曾著曾著者酬二百五十其未著者酬五百錢疊主報曰何意如此並未曾用火生曰令汝自觀驗知虛實將未用者開擲空中如蓋而住徐徐而下次擲用者即速墮地疊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第七 珠

見已心生希有報言長者仁有大智神散超群火生童子復更報曰其未用者置棘刺上不入而過其曾用者被針竊住如言有實時婆羅門更生希有報言長者聰明智識實未曾用隨所酬直取疊將歸火生報曰仁是客行聊申供養無勞減價忽取千錢婆羅門取已歡喜而去是時長者將曾用疊與家人著其未用者自充洗衣後於異時其影勝王與諸大臣昇高閣上火生長者洗浴之服曠在樓隅忽被風吹墮在王處王曰此衣乃是天所著衣從何而至大臣報曰曾聞古王名曷陀多七日之中天雨金寶王今衣墮不久金來王曰我聞火生長者佛與授記有人天妙相此妙天衣從空而墮待彼來至我當與之火生既來王言童子世尊記汝有人天妙相此妙天衣從空而墮今可著之即便舒手受取王衣得已審觀乃是已物遂便微笑自言大王王曾觸不報言已觸自言既振鄙衣豈可洗手此非天眼是臣浴衣王曰何以得知答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第六 珠

曰餘有一衣與家人著與此相似王可驗之王見是已極生希異報言童子汝今豈可入天妙相皆出現耶答言已出若如是者何不請我暫往舍中大王若許今便奉請王言可去脩辦飲食自言大王若有人天妙相而出現者彼則自然無勞營作即宜整駕共至家庭三即就宅見彼外門駈使婦女王便佯目長者自言何故佯目王言我避汝婦報言是外使者非是臣婦王言希有次見內人王更佯目長者復問王如前答報言此亦使者非是我婦王聞是已轉生奇異次至中門見琉璃地湛若清池於其門上置機閱魚影便現內王既見已謂是水池即便脫屣火生自言王何脫屣王曰今將入水恐有濡濡火生曰此非是水是琉璃地王曰何因魚動答曰非魚是機關影王心不信便脫指環擲之于地指環震響轉向一邊王更嘆甚昇師子座時彼內人皆來拜謁未起之頃女皆泣淚王問火生曰何因內人見我流淚答曰非是帝泣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第七 珠

由王衣服拂檀沉水香烟所熏烟氣損睛致使流淚時影勝王受天妙樂殊勝難思欲無厭不還宮內國之機務悉皆棄捨時諸大臣啓末生怨太子曰國主大王入火生長者所居之宅就著欲樂不肯還宮唯願太子往自其時末生怨即至王所自言大天何為住此不顧万機王語太子曰汝豈不能於一日中知當國事太子曰大天言謂唯一日耶自從出宮以經七日王聞語已觀火生面作如是語實已七日答言實尔王曰若余如何得知晝夜之別火生自言大天若見花開合寶珠光不光鳥有鳴不鳴知其晝夜別王曰我仍未知答言有花夜開晝合自有夜合晝開有珠夜開晝明自有夜明晝闇有鳥夜便發響自有晝日方鳴王聞是已深生奇異報言童子大師世尊言無虛妄如所記事汝悉受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第十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殊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火生長者之緣 攝頌在前

今時末生怨入火生長者宅見好寶珠遂便竊取與其從人至本宅已報從者曰向付珠寶汝可將來從者開拳唯見空手報言不知寶珠何去王遂瞋打火生曰從者何辜輒見瞋打答曰我是小賊此是大賊我於汝舍竊得寶珠今此小人轉更行盜火生報曰非太子盜亦非此偷太子取後尋還本處自言太子我宅中財是太子物隨所須者任情將去因何竊取太子默然便作是念我父歿後當惣取之時末生怨由提婆達多惡友教故其父明王遂加逆害便自稱為灌頂大王作摩揭陀國主告火生曰汝是我弟可共分財火生念曰其父明王教而自立豈於我所能容忍乎今此惡王欲奪我宅先與為允念已告言大王我先有意宅及財寶悉以持奉更何所分唯願大王未我宅內我

向王宮幸當聽許王言善哉隨意所作王便移去火生入宮宅中相好悉移宮內如是來去經于七返好逐火生惡隨王後時末生怨作如是念我今不能得火生寶更為餘術方便取之告竊偷者曰汝今宜往火生舍內偷取寶珠其人聞語便作鐵鉤昇牆欲入內人見已遂即高聲唱言賊入賊入火生聞已意不令去遂云汝住其賊即便膠著牆頭不能向下比至天曉人皆共觀問彼賊曰何故至斯答曰王遣我來偷火生寶眾人皆惣此是惡人法王無辜橫加殺戮今復令賊枉奪人財此過尤深如何可惣王聞是已遂令使者詣火生處作如是語宜當放捨勿加苦害是時火生意欲放去唱言賊去遂便得脫火生念曰尚能放父不害我者無有是處豈為財寶自殞命耶然則我奉世尊昔所授記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我今宜可捨俗出家於其宅中所有財寶悉皆分給孤獨乞人貧乏之類咸令豐足時火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第十卷

長者遂與諸親朋友知識共辭別已往詣佛所禮佛雙足退坐一面合掌恭敬白言世尊唯願許我於善說法律而為出家并受近圓成茲苾芻性淨修梵行奉事世尊佛既見已告言善來茲苾芻可修梵行聞是語已驕蹇自落如曾剪剃已經七日法衣著身瓶鉢在手威儀整肅如百歲苾芻頌曰世尊命善來踐除衣著體即得諸根寂隨佛意皆成

今時世尊隨機教授彼便策勵方便勤修觀知五趣生死輪迴動搖不息有為諸行皆悉敗壞可厭惡法常為他損樂在暫時受苦長夜雖有天報終歸散滅深察知已便斷諸惑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搗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時諸苾芻咸起疑念唯佛世尊能除疑網我今共問即詣佛所白言世尊火生長者先作何業彼業之報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第三法珠

大富家受用無乏復作何業與母一時同燒火聚復由何業生在人中受天妙相復由何業於佛法中出家修行斷諸煩惱證阿羅漢世尊告曰汝等苾芻皆當善聽火生童子先所造業還須自受廣如上說汝等應聽過去世時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鉢尸如來應正等覺十号具足與大苾芻眾六萬二千人次第遊行漸至一城名曰親慧王名有親去斯不遠有親慧林佛及苾芻於此而住其王有大福德國界安寧人民熾盛無諸閭諍為大法王廣如上說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天分大富多財受用豐足與毗沙門王比其富盛長者念曰我雖數數請毗鉢尸佛及諸聖眾設美飲食然未曾為三月安居四事供養我今宜可請佛及僧於三月中一切資生盡捨供給作是念已即往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佛以方便為說法要示教利喜既說法已默然而住是時長者即從坐起合掌向佛白言世尊唯願慈悲哀愍受我三月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第四法珠

請飲食衣服卧具醫藥佛見請已默然為受時彼長者見佛受已礼足而去時國王有親聞毗鉢尸如來與諸大眾來至其國住在林中便自念曰我雖頻頻請佛及僧就舍而食然未三月四事供養我今欲請佛僧三月供養即往佛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時佛為王說微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王起合掌致敬白佛我雖頻頻請佛僧眾就舍而食然未二月四事供養唯願世尊及諸大眾哀愍見受三月供養四事無闕佛言大王我已受彼天分長者三月中請王言佛若為受天分不見許者我共籌議彼此相許佛言彼若許者我當為受王聞佛語礼足而去至宮中已即令使者往命天分長者至已王言長者汝今知不我欲先請佛僧以申供養汝次後設事亦非遲答言大王我已最先請佛僧訖既有此念伏願無違王言長者雖復如此然汝是我國內之人以理對重我當先設白言大王雖是王人理盡先請若王苦抑於義有違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第五法珠

言長者不由情欲即得遂心然我與汝
隔日設供若食好者即隨其請長者
言尔時彼長者即於其夜備辦種種
上妙珍奇殊勝飲食既至天明於設
食處以大罇器多貯淨水遣使往白
飲食已辦願佛知時時毗鉢尸佛於
日初分執持衣鉢僧衆隨從至天分
長者家設食之處就座而坐長者既
見佛僧坐已即便自手持諸供養奉
施佛僧如是慇懃知衆飽足嚼齒水
澡漱訖安置鉢已為聽法故取小座
席於佛前坐尔時世尊為彼長者說
微妙法示教利喜稱機法已從座而
去時彼國王次當設供便即營辦種
種供養廣如前說乃至從座而去如
是更番設妙供養竟無優劣時彼國
王見是事已以手支頰懷憂而住時
諸大臣見王憂色白言提婆何故憂
悵答言今我寧得不憂於我國內寄
住之客設供佛僧我不能勝故懷憂
耳大臣白言天分長者家內無雜買
而作食取財人等皆勿聽賣茲新既
乏辦食無緣王便宣令我國中人物

佛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律卷第三 第六誡殊

賣柴草若有犯者當出我國時彼長
者至設食日求柴不得便用家內栴
檀香木以將炊爨復以香油塗其疊
布用煮餅食由是香氣遍滿城中三
佐問曰何故今日香氣氤氳異於常
日從何而至諸人以事具白於王王
言我今可無此事大臣諫曰王今何
故作如斯事長者家中更無子息身
死之後物並入官得作如斯隨情費
用王今宜可還令賣新即便許賣長
者聞王許賣新草生忿怒心出惡語
曰隨我家中現有香木令王并母一
處焚燒次於他日王故懷憂諸臣重
問王同前答臣曰願勿懷憂我作方
便令彼設供不及大王王設供日諸
臣即便於其城內除去凡磔掃拭街
衢遍灑香湯燒香普設幢幡繒蓋慶
慶皆懸散以名花無不充布莊嚴可
愛如歡喜園次造食堂宏壯雅麗復
安食座衆寶嚴儀於其座上覆以繒
綵塗香末香在慶塗拭上饌細軟如
天甘露種種滋味超世珍著敬奉佛
僧盡心供養時諸大臣共白王曰我

佛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律卷第二 第七誡殊

等隨力共作如是嚴飾城隍辦其威
饌王今宜可發起歡心王自親觀極
生希有即命使者詣世尊處白言食
辦願佛知時佛及大衆各持衣鉢至
彼王宮詣設食處就座而坐其王遂
令灌頂大象持百支傘蓋佛世尊自
餘諸鳥各持一蓋以蓋苾芻國大夫
人親持寶扇為佛招涼自餘內人肩
苾芻衆王及大臣親持供養奉佛及
僧廣如上說時天分長者遂告家人
曰汝今可詣王設供處竊觀飲食歷
細如何使者既至觀其威饌遂乃忘
歸第二第三使皆不返是時長者親
自往觀見彼威饌深歎希有便作是
念此諸妙供力辦可成為及宮人我
何能得作是念已便還本居告守門
人曰汝若見有凡人來至須者皆與
勿令輒入長者入室懷憂而住時天
帝釋常以天眼觀察世間見天分長
者室內懷憂察知彼心便作是念世
間福田佛為第一作大施主天分為
先我今宜應共彼相助即自化作婆
羅門像至長者門告守門人曰汝今

佛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律卷第二 第八誡殊

宜往白大長者有憐尸迦種大婆羅門今在門外須欲相見門人告曰長者令我禁守其門見有乞人須者皆與勿令輒入必有須者隨意將去何勞要見長者之身彼人報曰我無所求然有要緣須見長者使者遂入白言外有憐尸迦種大婆羅門云無所求須見長者長者報曰可語彼人若有所求隨意將去何須強欲見我身耶自言大家如所教言我已報訖彼云我有要緣須見長者告門人曰若如是者可使入來門人引入時婆羅門既見長者懷憂而住問言長者何緣以手支頰似帶憂容長者聞已說加他曰

若人能解憂斯人可共語如其憂不解共語欲何為

時天帝釋問言長者有何憂事我有方便能為解除長者即便具說前事時天帝釋即復本形告言長者我今上巧妙天來相借助作是語已隱形而去時天帝釋既至天宮告巧妙天曰汝今可往賸部洲中與天分長者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九條

共相借助答曰善哉時巧妙天即於明日至彼城中隨情變化莊嚴衢路奇巧超絕種種莊飾倍勝於王食堂坐具妙成天巧所有飲食並是天厨令大鳥王持百支傘蓋毗鉢鉢尸佛其餘諸鳥持蓋蓋舍之天女手執金扇為佛招涼自餘天女扇蓋蓋眾時彼國王遣一使者竊往觀察看長者供養其狀如何其使付觀見其奇異遂便忘返復遣大臣還同前往後令太子亦復不來王恠其事即便自往至彼門所爾時世尊遙見王已告長者曰此是國王已見真諦汝於彼所出虛惡言今在門外汝往求謝長者遂出求謝於王自言大王今請暫入自手供養王即入見上妙天厨極生希有告長者曰仁今宜可於日中供佛僧眾非我所望時彼長者既作如是奇妙威儀供佛僧已頂礼佛足而發願言我今供養最上福田願此勝因我於來世常得生在大富貴家珍財豐足受天妙相獲殊勝法出離蓋纏如是大師我當承事心無有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十條

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天分長者即火生是由於彼王出虛惡語以稱檀大母子同燒由彼業力於五百生中與母同處被火所燒乃至今時同燒一處由於毗鉢鉢尸佛作上供養又復發願由彼業力常得生在大富貴家財寶豐盈天諸妙相自然而出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漢果汝等苾芻我與毗鉢鉢尸佛神通力悉皆平等若於我所供養承事生殷重心必獲勝果如是應知若純黑業得純黑報等廣如上說時諸苾芻聞佛所說信受奉行

第一門第三子攝頌曰

綴鉢畜資具刀子及針篲并未積有三
是六仙開許

佛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其鉢有穴即便持去詣鍛師所報言賢者我鉢有穴幸能為綴彼作是念諸釋迦子皆是閑人不與價直虛相馳使我若為作餘者續來頻頻料理廢我生務未有竟期我今宜可且延時節報言聖者我未有暇明當可求明日便至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二條

報云後曰或早或晚日日如是矯誑
延時苾芻勞倦有知識苾芻見而問
曰具壽日日常見來向此家豈可是
汝門徒親識耶報言大德此家非我
門徒亦非親識我有破鉢令其料理
彼調誑我為此常來答言具壽汝可
不聞工師巧兒難得實語然我解作
若佛許者我為汝綴以緣白佛佛言
若有苾芻解巧作者應在屏處而綴
其鉢設有見者譏醜不生時彼苾芻
既聞佛許即便往彼巧苾芻處報言
大德世尊開許得自綴鉢當為我作
彼言具壽豈用我指而綴於鉢須得
作具方可為綴以緣白佛佛言由是
我今開許僧伽畜鐵作具若有須者
可借取用事了送還

緣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欲裁三衣
便以手裂衣財損壞以緣白佛佛言
不應手裂可刀子裁世尊許已時有
苾芻欲割裁衣往俗人處告言居士
我須刀子欲割裁衣答曰將去既裁
衣已送還彼人居士報曰此即相施
答言世尊不許以緣白佛佛言我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第七段

苾芻受畜刀子見佛許已時諸六眾
便以金銀琉璃頗梨諸寶并餘雜色
種種奇珍莊飾其肥時諸俗族見而
問曰聖者此是何物答言世尊聽畜
刀子彼言仁等尚有欲事纏繞心耶
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
畜用金銀琉璃頗梨諸寶并餘雜色
種種奇珍莊飾刀肥若須刀子純用
鐵作彼便大長俗人復問此是何物
答言此是刀子世尊聽畜彼言聖者
此是大刀不是刀子以緣白佛佛言
苾芻不畜長刀彼極小作不堪割物
佛言汝等應知有三種刀子謂大中
小大者可長六指小者四指二內名
中其狀有二一如鳥羽曲二似雞翎
不應尖直

緣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刺三衣時
便以竹簾或用鳥翹衣遂損壞佛言
應可用針是時六眾便以金銀琉璃
頗梨諸寶而作其針俗人見問此是
何物答曰佛許畜針彼言沙門釋子
欲事纏繞心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
以金等物而作其針然針有四種銅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第十一一段

鐵鍤石及以赤銅苾芻畜針隨處安
置遂便生嗔佛言應用針當苾芻不
解如何作箭佛言有二種針第一是
抽管三以竹篳此許用管彼二刀子
恐生鐵垢著此管中亦得
緣在室羅伐城佛許苾芻作僧伽服
時諸苾芻便於地上敷置其疊多被
蟲食有塵垢汙以緣白佛佛言不應
安地可作衣櫛苾芻不解以緣白佛
佛言有二種櫛或木或竹布衣於上
牽挽來去被竹損衣佛言先須鑽孔
次可以線縲令相著就上刺之
如佛所說有三種衣謂上中下上衣
宜安上損中下二衣即不相稱佛言
應作三損大小隨衣
第一門第四子攝頌曰

照鏡并鑿水不應用梳刷頂上留長髮
浴室眾姑毗
緣在室羅伐城時六眾苾芻於月初
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時諸俗人於
箱篋中開諸莊具六眾見已便持彼
鏡照面觀形難陀耶波難陀手相告
曰我甚端正俗族見譏作如是語聖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第四一段

者頭上無髮腋下毛長何處得有容儀端正彼便默然必蓋白佛佛言必蓋不應照鏡若照面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說不應照鏡即便照水同前譏笑佛言亦復不應臨水照面必蓋觀水見面此非是犯勿起疑心若為觀瘡或窺昔時老少形狀者覽鏡無各緣處同前六衆乞食見他俗家有莊飾具使用彼梳整理頭髮相語好不俗人見時同前譏笑彼便默然以緣白佛佛言必蓋不應梳頭若作得越法罪必蓋復更用刷還同前過佛言用得越法罪必蓋梳刷一時俱用佛言得罪同前

緣處同前時給孤獨長者側布黃金買逝多林奉佛僧已令剃髮人往入寺中為衆剃髮其人既至六衆問曰汝能剪剃留頂髮不答曰是我工巧即令剪剃語言大作又云更除一分如是更除二三四五乃至八分報云癡人汝元不解可憐淨剃放汝歸家日暮言歸長者見問汝剃幾人髮來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卷之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報言無暇多剝郭波難陀今作頂髻廣說乃至日暮言歸長者聞已情起譏嫌必蓋白佛佛言必蓋不應頂上持髻若有持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具壽牛卧在憍閃毗園住水林山出光王園內猪坎窟中後於異時其出光王於春陽月林木皆茂鵝鴈鴛鴦鸚鵡舍利孔雀諸鳥在慶哀鳴遍諸林苑時出光王命掌園人曰汝今可於水林山處周遍芳園皆可修治除衆瓦礫多安淨水置守衛人我欲暫往園中遊戲彼人敬諾一依王教既修營已還白王知如所教勅我皆營訖唯願知時彼王即便將諸內宮以為侍從往詣芳園遊戲既疲偃卧而睡時彼內人性愛花果於芳園裏隨處追求時牛卧必蓋髮皆長上衣破碎下裙垢惡於一樹下踟躕而坐宮人遙見各並驚惶唱言大王有鬼有鬼必蓋即往入坎窟中王聞聲已即便睡覺拔劍走趣問宮人曰鬼在何處答曰走入猪坎窟中時王聞已行至窟所執劍而問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卷之三

是何物答言大王我是沙門王曰是何沙門答曰釋迦子問言汝得阿羅漢果耶答言不得汝得不還一來預流果耶答言不得且置斯事汝得初定乃至四定答言不得王聞是已轉更瞋怒告大臣曰此是凡人犯我宮女可將大蟻填滿窟中壅壅其身時有舊住天神近窟邊者聞斯語已便是念此善沙門來依附我實無所犯少欲自居非法惡王橫加傷害我今宜可作救濟緣即自變身為一大猪從窟走出王見猪已告大臣曰可將馬來并持弓箭臣即授與其猪遂走急出花園王隨後逐時彼宮女告必蓋曰聖者可去王極暴惡或容相害時彼必蓋急持衣鉢疾行而去漸至室羅伐城時彼必蓋見已告言善來具壽久不相見從何處來答曰從憍閃毗所住止得安樂不答曰有何安樂幾被國王斷我形命問言何故即具說其事時諸必蓋以緣白佛佛告一必蓋汝今可往牛卧必蓋所作如是言世尊喚汝既受佛教至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卷之三

第四一冊

三五一

卧所敬宣聖旨彼聞教已即詣佛所
如常致敬在一面立世尊告言苾芻
汝豈作如是非法惡形狀耶實亦大
惡汝是癡人於彼窟所貪心戀著深
生愛樂佛告諸苾芻曰留長髮者有
如是過是故汝等不應長髮故不剃
者得起法罪如佛所教苾芻不應留
長髮者蘭若苾芻無剃髮者遂即著
彼卧具等物來近聚落而為住止佛
知故問阿難陀曰何故蘭若苾芻棄
彼住處來近聚落而為居止阿難陀
白佛言如佛所制苾芻髮不應長佛
言我今開許蘭若苾芻頭髮極長可
齊二指居聚落人量應減此

緣慶同前時有苾芻身嬰疾病行詣
醫所告言賢首我身有疾幸為處方
報言聖者應作浴室澡浴身形可得
平復報言賢首我豈同俗受欲樂耶
報言聖者唯此是藥餘不能獨時諸
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是醫人云須
浴室能除其病非餘華者是故我今
聽入浴室如佛所言作浴室者苾芻
還往告醫人曰浴室除病其狀如何

按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三十條

醫人報曰我曾讀誦輪王醫方彼說
浴室能除其病然我不識其狀云何
答曰然汝大師具一切智仁可就問
彼當教作苾芻白佛佛言應作浴室
彼便內近外寬作其浴室佛言不應
如是浴室之法內寬外近形如瓜瓠
於中黑闇煙不能出佛言應可作窓
今煙出外彼近下作煙猶不出佛言
不應在下彼便高作尚少光明佛言
不應太高太下應處中作鳥鳥鳩
便入室中佛言應作闥子窓櫺風雨
來時水滂傍入可安門扇風吹開者
當須置店若難開閉作羊甲杖而
開閉之室無門扇佛言著扇并橫居
鐸鈕於浴室中現水置地冷不堪用
佛言應在室內兩邊安垠現置於上
不應太高不應太下應與膝齊在地
然火燒損於地佛言不應在地應以
軌石籍地火正炎熾苾芻入時遂便
悶絕佛言火若熾猛不應即入待煙
欲消隨意當入彼散著火遂便速滅
佛言應聚一處不知以何物聚火佛
言應用鐵杵苾芻中火悶絕之時應

按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三十一條

以少許薑青子油和麁置於掌中得
令醒悟便有惡氣佛言應可燒香眼
中淚出佛言用麁團拭淚猶未除應
以餘甘子屑溲作小團用掩其淚室
無板坐彼自持來被油汙損佛言應
將草替足踏地時被塵土汙佛言應
可布草彼用乾草便被火燒佛言應
敷青者青者難求佛言應將水溼時
諸苾芻以油塗摩遍身皆瘡用乾石
爪揩便皮破佛言身瘡不應爪搔應
用浮石彼便利作招過同前佛言磨
却利處然後方用彼既用了隨處棄
擲因此失落佛言不應隨處棄失應
以繩繫挂為牙杖上浮石油膩數數
水洗佛言不應數數水洗可置火中
多人出入其室遂令佛言入時應開
出者亦然應令苾芻防守門戶時諸
苾芻於浴室內湯為言語佛言不應
湯話然洗浴時有二儀式一者法語
二聖默然於此室中苾芻洗浴遂便
溼淫佛言不應於此室內以水洗浴
應作別室於中洗浴此還有注
此是西
制應以復執
一丈許下闊七八尺一時開門須扇掩反

按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三十二條

亦應同與數座席鳴鍵推先言告已
次眾皆集令一苾芻作單白羯磨
大德僧伽聽彼栗姑毗子善賢以無
根波羅市迦法誇實力子清淨苾芻
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
與善賢作覆鉢羯磨白如是

若僧伽為作覆鉢羯磨已苾芻不往
其家設往不應就座不受飲食不為
說法佛告阿難陀汝今可往善賢住
處報言僧伽為汝已作覆鉢羯磨時
阿難陀敬受佛教誨善賢所于時善
賢有緣出外阿難陀問其婦曰善賢
何在荅言聖者有緣須出問曰因何
事故須見善賢荅言應知僧伽已為
汝家作覆鉢羯磨問言大德云何名
為覆鉢羯磨荅曰若有人家僧伽為
作覆鉢羯磨者諸苾芻眾不往其家
設往不應就座不受飲食不為說法
女人言大德准此即是聖眾為我監
籌立制作不往還事我有何過為作
覆鉢荅言汝夫善賢曾誨佛所作如
是言必當實力子無有著耻所行非
法身與我妻共行嫗欲作不淨行犯

聖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四 第三十

波羅市迦其婦聞已即便入室尊者
出云于時善賢事了還家妻曰君今
知不聖眾為君作覆鉢羯磨荅曰善哉
覆鉢極好覆鉢妻曰君煩解此覆鉢
義不荅言不解妻曰若被聖眾為作
覆鉢者諸苾芻眾不往其家設往不
應就座不受飲食不為說法君頗曾
見實力子苾芻與我獨在屏處行非
法耶荅言不見今宜往禮謝大師

若大慈尊見怨者善如不容捨勿入
宅中善賢聞已心生慙怖尋詣佛所
禮佛足已合掌叩地自言世尊我
常願旦暮欲已行禮大師我於中路
見友地二苾芻彼問我言汝向何處
我便報曰欲往佛所親為禮敬彼言
汝往佛所頌有善語奉獻佛不我荅
言無彼教我言至佛所已當作是言
世尊實力子苾芻無有著耻所行非
法身與我妻共行嫗欲作不淨行犯
波羅市迦彼二所教為傳其語我有
何過余時世尊告諸苾芻善賢誇毀
元非自心應與善賢作仰鉢羯磨更
有餘類如是應作數座席鳴鍵雜言

聖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四 第三十

白已周大眾皆集令彼善賢於上座
前踰踞合掌作如是言大德僧伽聽
我善賢由惡知識所誑惑故以不實
法誇實力子由是因緣僧伽與我作
覆鉢羯磨我今從眾乞作仰鉢唯
願大德僧伽為我仰鉢慈愍故如是
三說即遣善賢向見處不聞慶合掌
而立令一苾芻作單白羯磨

大德僧伽聽彼栗姑毗子善賢由惡
知識所誑惑故以不實法誇具壽實
力子僧伽為彼作覆鉢彼善賢今
從僧伽乞作仰鉢若僧伽時至聽者
僧伽應許僧伽今為善賢作仰鉢羯
磨白如是
若僧伽為作仰鉢羯磨已時諸苾芻
應往其舍就座而坐受其飲食并為
說法
第一門第五子攝頌曰
生支面如鏡 不為歌舞樂 許作歌詠聲
用鉢有四種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五修寂定
跏趺而坐生支遂起復於異時次行
乞食食事既了取衣鉢洗足已於一

聖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四 第四十

樹下端居靜思作意現前生支復起
既被欲惱倍發瞋心即出其根安在
石上更以石打遂便損壞生大苦惱
不能堪忍作如是念我遭大苦痛逼
燒心世尊大慈寧不垂憐念時過覺
過堅憂懷尋至彼邊問言苾芻汝
作何事即便具白佛言汝豈不聞我
教苾芻添欲生時作不淨觀屏息凝
情何故汝今愚癡之人應合打此翻
更打餘苾芻聞已慙耻而默佛因此
事告諸苾芻豈我先時不為汝說若
染欲心起時應修不淨觀若瞋恚心
起時應修慈悲觀若愚癡心起應
修十二因緣觀若應修不修應打不
打而更打餘者得越法罪

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誕生
一息顏貌端正人所樂觀養者隨情
漸至成立於佛法律而為出家遇有
他緣辭逝多林人間遊歷未久之頃
面上生癰就不善醫師以為救療彼
以針刺其口便為遊歷事周還歸給
苑故時知友皆不枉承不為安慰問
言大德豈不識我耶報言具壽我忘

經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四第五頌

相識汝是何人彼便具報往日之事
我名某甲主人悵曰汝昔面言端正
以何緣故今見高衰即便具答苾芻
以緣白佛佛言凡人護面如護明鏡
不應輕使無識醫人而行針刺若使
作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言不令無識
醫人為投療者時有苾芻頭面熱悶
欲於額上刺去熱血無上醫可求佛
言必無上醫可使中醫刺去其血於
此城中有二朋黨一是與易人二是
婆羅門其與易人於歌舞事勝婆羅
門其婆羅門於鬪戰事勝與易者後
於異時婆羅門朋共相謂曰彼與易
人歌舞勝我以鬪戰常勝彼朋作
何方便我以歌舞亦勝於彼有人議
曰若欲勝者我等宜應習歌舞事復
有議曰此成好事今我於誰學其歌
舞復有議曰聖者六眾善鬪音樂至
於歌舞尤勝餘人我等可就親受其
業然彼多貪性愛財貨有所須者我
等供給作此議已即便共往六眾之
處敬禮足已請言大德願降慈悲教
我歌舞六眾報曰若有餅果之宜相

經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四第五頌

供給者我當教汝彼聞其告常奉餅
直遂教歌舞既善學已於聚會時便
以戰法勝與易人復作歌舞亦還得
勝彼便告曰昔來我等歌舞勝君
於我等鬪戰為勝如何今日兩事俱
強此有何故答曰我於歌舞用功習
學問曰誰復相教答曰聖者六眾慈
悲教我諸婆羅門問是說已共生嫌
賤沙門釋子作掉舉法歌樂戲具教
諸俗人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因作歌
舞有如是過苾芻不應習學歌樂作
者得越法罪世尊不許習歌樂事時
婆羅門忘其歌樂詣六眾處求重溫
習時彼報言世尊制戒不許歌樂婆
羅門曰若如是者可去屏除六眾報
曰我為屏除即便詣彼攝除所有歌
樂之具後時集會婆羅門歌樂之事
不如彼朋諸婆羅門咸生譏毀沙門
釋子深相損辱今我不如苾芻以緣
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攝除他人歌樂
之具若攝除者得越法罪時婆羅門
復詣六眾報言教我戲樂六眾不許
報言聖者若不能教但願暫去於彼

經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四第五頌

現身我當得勝六衆即去既往現身
彼與易人見便著耻不能作樂便生
譏議沙門釋子於歌舞處來現身
佛言慈當不應往彼歌舞之處故現
其身若慈當身作歌舞及以詠誦或
復教人或自歌舞或復現身皆越法
罪下是尊者

下是尊者

今時憫憫有一長者名曰大善喜

性柔和其婦懷妊尊者舍利子知彼
腹胎終將受化獲勝上果因至其宅
時彼長者素有信心求受歸戒從是
已後數至其宅曾於一時尊者獨行
更無侍從至長者處問曰大德何因
獨無侍從答言賢首豈當令我於草
蓐內得侍者乎於仁等處方可獲得
將為侍者答言聖者若如是者我婦
妊娠若生男子當為大德以為侍從
報言賢首願兒無病便捨而去其長
者婦經八九月誕一男兒形貌羸瘦
其聲和雅滿三七日已召集宗親為
設歡會其父抱子從衆乞字衆人議
曰此兒形貌羸瘦音聲和雅復是長
者大善之息應與此子名曰善和後

經本說切有部云尊者事第四 第九段珠

漸長大以至童年時尊者舍利子於
小食時著衣持鉢入憍閃毗城次第
乞食至大善家長者見已遂唱善來
合掌礼足便取其鉢盛滿膳上餅果
飲食持以奉上善和童子觀聖者面
尊者現相令長者憶長者即便告其
子曰汝在母腹未誕之辰我已將汝
施與尊者而為弟子汝今宜可隨尊
者去童子乃是寂後生人易為捨俗
即隨尊者至其住處尊者便與出家
後受圓具如法開解遂即榮勤苦行
無倦斷諸煩惱得阿羅漢果是時善
和慈當作伴誦讀經法其音清

亮上徹梵天時有無數衆生聞其聲
者悉皆種植解脫分善根乃至傍生
稟識之類聞彼聲者無不攝耳聽其
妙音今時世尊因大衆集普告之曰
汝等慈當於我法中所有聲聞弟子
音聲美妙善和慈當為第一由其
演暢音韻和雅能令聞者發歡喜心
未離欲慈當咸廢已棄於日中聽
其讚誦後於異時憍薩羅勝光大王
乘白蓮花為與諸從者於後夜時有

經本說切有部云尊者事第四 第九段珠

事出城須詣餘處善和慈當於逝多
林內高聲誦經于時為王聞音愛樂
屬耳而聽不肯前行御者即便推鉤
振足為終不動王告御者曰可令為
行答言大王盡力馳前不肯移足未
知此為意欲何之王曰放隨意去彼
即縱鉤便之給苑於寺門外攝耳聽
聲善和慈當誦經既了便說四頌而
發願言

天阿瞋羅藥叉等來聽法者應至心
擁護佛法使長存 各各勤行世尊教
諸有聽徒來至此 或在地上或居空
常於人世起慈心 晝夜自身依法住
願諸世界常安隱 無邊福智益羣生
所有罪業並銷除 速離衆苦歸國寂
恒用戒香塗瑩體 常持定服以資身
菩提妙花遍莊嚴 隨所住處常安樂
時彼為王聞斯頌已知其經畢即便
攝耳舉足而行任彼馳驅隨鉤而去
王問御者曰何故此為今隨意行御
人答曰未知寺內是何聖者美妙音
聲誦誦經典為聞生受遂不肯行王
曰若如是者宜可迴駕就訪彼蓋我

經本說切有部云尊者事第四 第十段珠

願親將上衣奉施可於明日當詣彼城御者即便奉命迴為未至舊居時騰騰夫人佐王來遠請問所由王以上緣具答其事報言夫人可與上疊我欲親往奉彼經師騰騰夫人便作是念豈非聖者善和以美妙音聲誦經典然彼尊者容儀醜陋今我大王性愛瓊偉如其見者不滿王心若起慢情悔前敬重可設方便勿令親往自言大王可往彼城我當持疊奉施尊者答言夫人任將餘疊豈由此物僑薩羅城遂便貧乏夫人默尔三乃持上妙疊詣遊多林時具壽阿難隨於寺門前經行遊履王既見已即便下為礼尊者足問言大德是何尊者今日晨朝誦誦經法答言大王何故須問大德我欲持衣躬親奉施尊者念日具壽善和音聲美妙誦誦經法雅韻超羣然其容儀非常醜陋今者大王性愛妍雅若其見者當生鄙賤起不敬心可設方便勿令親往自言大王衣可與我我為奉施答言大德世尊讚歎自手持施最為第一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 第十一誡殊

故我今欲自持與時具壽善和在晝日遊處於一樹下跏趺而坐時阿難施引王至彼自言大王樹下坐人即妙聲尊者王進極揖見其貌醜便生輕鄙息敬信心迴首但眉擡衣而去善和見王如是即說頌曰

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受染亂彼心不能當見我若人但知內而不見於外於內而求果此為聲所迷若人但知外而不見於內於外而求果此亦聲所迷若人不知內亦復不見外凡夫皆被障此亦聲所迷若人善知內復善見於外智者當出離此不為聲迷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以何因緣善和苾芻其元醜陋言音和雅於佛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漏得阿羅漢果世尊告曰善和苾芻曾所作業還須自受廣讚乃至頌曰

假令經百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

今時世尊告諸苾芻汝等應聽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四萬歲時有拘留孫佛出現世間十号具足時彼世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 第十二誡殊

尊所有勝事悉皆圓滿入無餘依妙涅槃界時彼國主名曰無憂供養世尊遺餘舍利造窣堵波周圍一踰繕那高半踰繕那令人守當漸次修造其人信心意樂賢善懇懇營作不生勞倦時有作人見窣堵波其量高大遂生嫌慢作如是語告同伴曰王今造此大窣堵波多費人功何日成就守人報曰汝不能作隨意當去因何輒出嫌慢之言彼默無對其守當人欲駭令出彼便取謝還依舊作塔猶未了復生嫌慢守人與杖駭之令出更還懺謝還復本功乃至塔成觀者悉倦百千衆生悉皆歡喜嫌者見已便自悔恨我於往時所為不善見塔高大作輕慢言我今宜可辦其供養即以來所得雇直造妙金鈴懸在塔上汝等應知彼傭力人即善和是由於塔廢生嫌慢心今獲人身其形醜陋由奉金鈴言音和雅能令聽者無不歡悅

時諸苾芻猶有疑念重白佛言大德善和苾芻先作何業由彼業力誦誦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 第十三誡殊

經法聲徹梵天世尊告曰汝等苾芻應聽其事於往昔時人壽二萬歲有迦攝波佛出現世間十号具足在婆羅痾斯國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城林中間有香果樹能鳴之鳥託此而居時迦攝波佛執持衣鉢於小食時入城乞食在樹邊過是時彼鳥見佛世尊容儀端正儼若金山遂即嚶嚶出妙音響繞佛三匝還隱林中如是日日見佛行過繞佛哀鳴還向枝間歡喜而住忽於他日被鷹所搏命終之後生大婆羅門家徙是以來更不說生下惡之類乃至今日所生之處感得好聲響徹梵天今人愛樂汝等苾芻如是應知彼能鳴鳥即是善和時諸苾芻更復有疑請世尊曰大德善和苾芻曾作何業由彼業力於佛弟子音聲美妙寂為第一世尊告曰善和苾芻由發願力感得斯報作何發願於迦攝波佛時善和出家其本師主於迦攝波佛諸弟子中唱導誦誦稱爲第一然其善和始自出家終至年邁雖修梵行無所證獲臨命終時

樂說初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 第二十四頌

作如是願我於迦攝波佛聖教之中出家修行竟無所獲願我以勝因於迦攝波佛所授記者於未來世人壽百歲有佛出現号釋迦牟尼應正等覺我於彼教而得出家斷除煩惑得阿羅漢果如我親教師於佛法中讚誦弟子說爲第一我亦如是逢彼出家唱導人中稱爲第一由彼願力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於弟子中唱導之師說爲第一汝等苾芻應知往業若純黑者得純黑報若純白者得純白報若雜業者得雜業報汝等應可弄純黑雜業修純白業如餘廣說緣處同前時諸苾芻誦經之時不開聲韻隨句而說猶如瀉棄量之異器彼諸外道誦誦經典作吟詠聲給孤獨長者曰日常往禮觀世尊於其路側聞諸外道誦經之聲作如是念此諸外道於惡法律而為出家誦誦經典作吟詠聲音詞可愛我諸聖者不開聲韻逐句隨文猶如瀉棄置之異器此是我事當白大師既至佛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白言世尊彼諸外

樂說初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 第二十五頌

道於惡法律而為出家誦誦經典作吟詠聲音詞可愛我諸聖者不開聲韻逐句隨文猶如瀉棄置之異器若佛世尊慈悲許者聽諸聖眾作吟詠聲而誦經典世尊意許默然無說長者見佛默然許已禮佛而去佛告諸苾芻從今已往我聽汝等作吟詠聲而誦經法佛聽許已諸苾芻眾作吟詠聲而誦經法及以讀經請教白事亦皆如是給孤長者因入寺中見合寺僧音聲喧雜自言聖者今此伽藍先為法宇今日變作軋闐婆城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作吟詠聲誦諸經法及以讀經請教白事皆不應作然有二事作吟詠聲一謂讚大師德二謂誦三賢經餘皆不合佛許二事作吟詠聲讚佛德誦三賢有一少年苾芻作二事時不解吟詠但知直說如瀉棄聲諸苾芻曰佛許二事作吟詠聲如何不作答曰我先不解苾芻白佛佛言應學佛連聲詩苾芻隨在房中廊下門屋室殿悉皆學習吟詠之聲長者入見同上譏嫌

樂說初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 第二十六頌

白言聖者乳閭婆城未能捨棄復往
白佛佛言應在屏處學吟詠聲勿居
顯露違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於鉢袋中立抽
出鉢苾芻告曰具壽勿並抽鉢答言
何過報曰墮地損壞豈非過耶彼便
默然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立取
其鉢若內袋中若洗若曝皆不應立
違者得越法罪

第一門第六子攝頌曰

蹈衣并諸帶褥及於坐具有緣離三衣
六種心念法

佛在江猪山恐畏之虞施鹿林中菩
提王子請佛及僧於妙花樓威設供
養於此樓上處處皆敷朝霞上疊于
時世尊既至彼已見其衣覆不以足
躡時諸苾芻亦不敢躡菩提王子白
言世尊唯願世尊慈悲蹈過佛不為
履王子見已即攝敷衣佛方前進外
道聞已作如是語沙門喬答摩未堪
供養王子數疊不敢履之佛知是已
告諸苾芻若有信心婆羅門長者居
士於道路處敷上妙衣請苾芻曰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 第十七張 卷

降慈悲為蹠蹈者欲伏外道我憐心
故作諸行無常想而為履蹈勿生疑慮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手擎鉢去在路
脚跌鉢隨遂破因斯闕事以緣白佛
佛言苾芻不應手擎其鉢便以衣角
裹鉢而去慶闕同前佛言應作鉢帶
或去苾芻手擎招過如上佛言不應
手持而去應可作摩拊持行若異
此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以商榷為伴人
間遊行於行伴中有婆羅門忽染時
患詣醫人所我有如是病仁為慶方
答言此病可服訶梨勒必當得差報
言涉路無虞可求醫曰沙門釋子善
聞諸藥從彼求覓必當見惠時彼即
便詣苾芻所問言聖者有訶梨勒不
答言我有用此何為報言我身有病
醫遣服之有時見惠苾芻對彼開鉢
帶中覓訶梨勒先出鉢刀次抽皮片
并諸雜藥淨穢交來時婆羅門見其
雜惡報言聖者仁等苾芻能作如是
不清潔事我寧身死不服斯藥苾芻
以緣白佛佛言苾芻應當三種帶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 第十八張 卷

者鉢帶二者藥帶三者雜帶時諸苾
芻齊安三帶置之腋下即便傍出求
下外現不信俗人見已譏笑報言聖
者豈可腋下挾鼓而行苾芻以緣白
佛佛言三種不應齊者應次第安長
短相稱便安細帶令身有損佛言應
須闕作於內安託以線絡之勿令卷
縮若異此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 第十九張 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殊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一門第六子攝頌之餘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多得毼褥便作是念如世尊說應持割截衣即持褥并刀向一樹下欲為割截世尊因至其所問曰汝何所作即白佛言如世尊說苾芻應著割截三衣我既多有毼褥今欲裁割將作三衣今時世尊讚歎持戒毀破戒者告諸苾芻有五種物不應割截一切被帳及長毛綾短毛綾并諸毼褥破碎之物若割截者得越法罪

苾芻又諸苾芻老病身羸去時無力能持數具疲苦勞心作如是語告諸苾芻我有緣出即擬還來不將數具大師不許事欲如何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若向晝日遊處或暫向餘寺或寺內經行若詣隨近村坊即擬還者此皆不須將尼師但鄰去又復苾芻有緣暫出尋擬還來不將坐具既至彼已遇有他緣遂便日暮以無坐具侵夜方歸遂被羆狼及盜賊等之所傷害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其本意即擬還來遇有他緣不及歸者當於彼宿不應夜行可於同梵行者借替充事若得者善如其無者取七條衣疊為四重將替席褥少睡多覺以至天明又有苾芻從他借物以襯卧具有不淨汗便將此服還彼苾芻彼不肯取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淨洗方還苾芻洗還彼仍不受白佛佛言准價應還或作謝言勿令嫌恨應知苾芻者即是重衣若元臘時為臘月之具不合敷地札野敷地札野乘車牛馬如佛所言苾芻不應離三衣而去者時諸苾芻欲暫往同城村坊之所或詣餘

寺內或出經行當日擬至皆持三衣又諸苾芻老病羸瘦去時無力能持三衣因苦勞心作如是語有緣暫出即擬還來不將三衣大師不許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若向晝日遊處或暫向餘寺或寺內經行或詣隨近村坊即擬還者任不將去復有苾芻疊出擬還不持衣去至彼日暮恐難衣宿即侵夜歸被羆賊所害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其本意即擬還來有緣不及歸者當於彼宿不應夜行可於同梵行邊借餘三衣守持充事苾芻不解云何當持佛言先守持衣應心念捨後守持新然諸苾芻應知有六心念之法一者長淨二者隨意三者持衣四者捨三衣五者分別長衣六者捨別請苾芻得衣無暇割截浣滌佛言若縫刺浣滌緣未具者直尔白疊及生絹布計財量足持作三衣乃至俗人衣物從彼借用守持無犯勿致疑惑有諸苾芻不將尼師但鄰向餘處宿謂犯離衣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制苾芻不應輒離三衣而宿非尼

師但邴然諸苾芻不應故心而不持去忘念者無犯

第一門第七子攝頌曰

水羅有五種 器共一處食 露於敬飲令洗浴事應知

緣在室羅伐城于時南方有二苾芻欲往室羅伐城礼世尊足俱無水羅於其中路無水可得熱渴逼身到一池所一人報言具壽可疾觀水欲飲除渴即便鑒察見水有蟲如是再三隨處皆有二人議曰水既有蟲飲便害命今遭渴逼事欲如何時小苾芻即說頌曰

百千俱胝劫 世尊難可遇 我今宜飲水 莫礼大師足

時大苾芻亦說頌曰

如來大悲愍含識 三有愛深皆除弄 於此教中受禁戒 我寧捨命不傷生 小時小者不能忍渴即飲蟲水隨路而去大者護羣要心不飲即自策勵詣一樹陰端身而坐乃至氣力未衰以來計心善事及其力盡遂致命終由此福力得生三十三天勝妙之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第四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凡生天者若男若女即起三念我於何處死今於何處生由作何業便憶前身於人趣死今生三十三天由於佛教教生尊重時彼天子便作是念我若不往礼世尊者是不恭敬是所非宜于時天子作是念已即莊嚴身著天璫珞光明殊勝便以衣襟咸諸妙花璽鈴羅花鈴頭摩花拘物頭花分陀利迦華易陀羅花過初夜分來詣佛所便布天花申供養已礼佛雙足在一面坐聽受妙法彼天光明甚大赫弄周遍照耀逝多園林今時世尊隨彼天子意樂根性為其說法令彼得悟四聖諦理是時天子以金剛智杵破二十種薩迦耶見山得預流果既見諦已三白佛言大德由佛世尊令我證得解脫之果此非父母人王天眾沙門婆羅門親友眷屬之所

能作我遇世尊善知識故於地獄傍生餓鬼趣中拔濟今出安置人天勝妙之處當盡生死而得涅槃起越雪山乾竭血海無始積集薩迦耶見以金剛智杵而摧碎之得預流果我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第五頌

歸依佛法僧寶受五學處始從今日乃至命終不煞生乃至不飲酒唯願世尊證知我是鄒波索迦即於佛前合掌恭敬而說頌曰

我由佛力故 永閉三惡道 得生勝妙天 長歸涅槃界 我依世尊故 今得清淨眼 證見真諦理 當盡苦海際 佛趣於人天 離生老死患 有海中難遇 我遂今得果 我以莊嚴身 淨心礼佛足 右繞除怨者 今往赴天宮

時彼天子既稱所願猶如商主多獲財利亦如農夫廣收田實如勇健者降伏彼怨如重病入除去衆疾時彼天子辭佛而去便往天宮時小苾芻漸次行至室羅伐城入逝多林置衣鉢洗足已詣世尊所礼佛雙足在一面住世尊常法若見客苾芻來即便安慰問言善來苾芻從何處來今夏安居在何城國今時世尊問彼苾芻曰汝從何處來自言世尊我從南方來又問今夏何處安居答言亦在南方佛言汝尋速路曾有伴不白言有佛言彼何處去即具說其事今時世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第六頌

第四一冊

三六一

尊說他日

若輕憐我戒 亦何勞見我 假令見我者

非見非供養 彼慈當見我 由能持淨戒

汝無智愚人 不能真見我

尔時世尊便開上衣露臂令見復說

如他日

汝可觀我身 父母所生體 辟如真金色

由先業力故 若不敬法身 彼不見諸佛

若了法身者 得見大牟尼 第一我法身

第二是色體 智者能知見 當善護尸羅

迦攝波佛時 必當犯學處 由損伊羅茶

現墮於龍中

尔時世尊便作是念由諸苾芻不持

水羅有如是過告諸苾芻應畜水羅

如世尊說今畜水羅者苾芻不知羅

有幾種佛言羅有五種一者方羅

者或以兩幅羅三尺或二尺一尺備家用

者或以兩幅羅三尺或二尺一尺備家用

流本元護

二者法瓶

沉投水中口出半若金口則

不入待滿引出仍須察非直口持

深為要也

提持切有部說卷第五第七條

四酌水羅 餘之樣式東夏元無述如

非本式

五衣角羅 取舊方一擇許或

者時須非是製方口或口或口

字整適用但為遠方日久之當

然此等羅皆食肉者大應生悲

者為僧舍生食肉者大應生悲

若加及放生若不放者非直見

者居之特宜存護其門徒行

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先有燬隙

共為伴侶人間遊行一有水羅一無

水羅其有羅者濾水而飲其無羅者

便告彼言具壽可借我羅彼便不與

事有廢闕必當以緣白佛佛言有燬

隙者不應為伴人間遊行設遇斯緣

應相愧謝方可同行

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人間遊行

一有水羅一無水羅無者問彼具壽

有水羅不彼荅言有更不問言相借

用不彼有羅者濾水而飲其無羅者

徒彼借用彼便不與因此生嫌告言

汝問有無不言借用今去借羅不敬

之甚故我不與彼便開事苾芻以緣

白佛佛言若諸苾芻凡欲行時自無

水羅應問同伴汝有羅不若言有者

應更問言共我用不若言共用即可

同行去不與者即不應去緣在室羅

伐城有二苾芻人間遊行一有水羅

一無水羅無者問言汝有羅不荅言

我有與我用不荅曰共用遂即同行

於其路中遇逢商拔彼有羅者緣須

覆歸無者告曰汝先許羅今可相與

報言許共濾水不擬全留住者無羅

遂便闕事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

無羅問彼有者汝有羅不若言我有

應可覆問汝若迴還與我羅不若言

與者善若不與者即不應行

具壽鄒波離請世尊曰大德若無水

羅得向餘村及餘寺不佛言不合若

知彼處有羅可求事無闕者無犯大

德二人一羅得遊行不若事無闕者

得大德若多人一羅及以僧衆得遊

行不無闕者得大德若無水羅於河

岸邊得行去不鄒波離若水流急無

別河入者五里一觀若有別水入者

隨用隨觀若河不急流亦隨處觀察

大德隨觀水時齊幾應用佛言圓齊

一尋大德若水不觀不慮頗得用不

提持切有部說卷第五第九條

佛言不得用便獲罪大德若水濾訖不觀得用不佛言不得大德若水不濾觀得用不佛言觀察無蟲隨意當用大德若水濾觀便得用不佛言無蟲任用佛告鄔波離有五種淨水一者僧伽淨二者別人淨三者濾淨淨四者涌泉淨五者井水淨此中僧伽淨者謂是大眾老一必若令觀濾水彼便如法觀察若餘若若來以衆淨故飲用無犯別人淨者知彼若若戒見儀命皆清淨者彼所有用水之無犯濾淨者每用此羅曾無蟲過不觀無犯涌泉淨者初出無蟲者是片水淨者且取水觀清淨無蟲至明相出來皆隨意用若若觀水目察多時遂令眼光觀物昏亂佛言不應久觀應如六牛竹車迴頃又齊心淨已來觀察無犯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淨信居士婆羅門等以諸食器奉施若若時諸若若皆不為受彼皆自言聖者若若佛世尊未出於世我以外道為勝福田佛出世間我以仁等為上所有奉施仁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第五十緣

為受豈令我等不持資糧而往後世必若以緣白佛佛言為大眾故器物應受佛言為眾受器物者必若受已置於庫中每至食時用鉢而食時彼施主見而問曰我將器物以奉聖者因何不見答言賢首置在庫中報言聖者豈我家內無庫藏耶本意施時真令受用欲令我等獲受用若仁等得已置在庫中遂令我等但獲施福無受用福若若以緣白佛佛言他所施物應為受用依佛教已即便受用後於異時有別施主心愛廣博以大銅盤施有老若若分得此盤躬自摩拭遂生勞苦佛言應若若盤器人監知洗拭若若即便不為簡擇若若知器人致令損壞佛言不具五法者未若不應若若已若若不令作若若為五謂是有憂有患怖有癡行與未行不能記憶若若具五法未若若應若若已若若令作若若何為五謂是無憂無患無怖無癡行與未行善能記憶如是應若若數座席鳴犍雅言白復周眾皆同集應先問言汝某甲能與僧伽行緣器不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第五十一緣

知能者若若言我能次一必若若作白羯磨大德僧伽聽此若若某甲樂與僧伽行其器物若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若若若某甲作行器物人當為僧伽行其器物白如是

時諸若若若受得器物既食嗽已持不淨器付行器人佛言不淨之器應與弟子門人令其洗拭時有若若更無弟子便自洗拭佛言此人以器付行器人任其洗拭若若弟子門人不解洗者此亦應可付行器人

緣在室羅伐城是時六眾於一鉢中六人共食同時內手舉手之時鉢便隨上共相謂曰觀此黑鉢能現神通六皆斂手鉢便墮破一時大笑若若見已報言具壽共作如是醜惡之事應合羞耻翻為大笑若若曰我作何事為當飲酒為嗽若若若若若若報曰此事不久亦當見作六眾曰我雖鉢破豈陶師亦亡泥土皆盡我當更作有伺過耶時諸若若若而無對以緣白佛佛便念曰由諸若若若一處嗽食有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第五十二緣

是過作是事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說
苾芻不應同一器食時諸苾芻隨商

揀行于時商人在一處食苾芻亦食
然少器物不敢同處待竟方食致延

時節不及伴徒在後而行便被賊案
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任道路無器

可求雖復多人一器應食一舉手時
次一應下不得同時上下佛許同食

有諸求寂不敢共苾芻同食生過如
上佛言苾芻應先受取以手執器共

一處食共淨人行事同求寂佛言把
餅作團擲與而食時有苾芻至生緣

慶諸親命日久別索居今得聚會可
來同慶一盤而食苾芻言汝是俗人我

出家者共盤而食是所不應彼遂懷
憂泣淚而住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知

彼慙慙喚同食者當於屏處勿招識
議先受其食以手執盤同食無過

是念一羣而食有如是過苾芻不得
一羣而食作者得越法罪

佛言不應一羣食者時有老病羸瘦
無力不能更披餘衣而食佛言應著

軟滑僧脚崎衣食時無犯復有病者
此僧脚崎衣亦不能著佛言若病重

者應在屏處勿外人見但著一羣隨
意當食

緣在室羅伐城六衆苾芻在阿侍羅
河露形而浴俗族見時問言此是何

人有人報曰是露形外道河中洗浴
復有說言是釋迦子彼皆嫌賤作如

是說彼之教主極懷愧耻因何弟子
若此無慙乃至佛生是念諸苾芻露

形洗浴有如是過故諸苾芻不露形
浴作者得越法罪然諸苾芻應當洗

浴屢佛言聽畜洗浴衣者苾芻即便
兩重而作佛言恐有蟲入此不應持

苾芻浴訖恐衣有蟲不換去水佛言
一重之衣必無蟲著然出水時方便

擡舉勿令蟲住
第一門第八子攝頌曰

豆生不淨地吐食指投索銅器不應為
感憂等隨畜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具壽頡離跋底
苾芻隨於何處多生疑惑是故時人

嘆為多疑頡離跋底彼於異時曾於
廟中見豆生葉便起斯念我損生種

後於異時僧家多作菜豆餅餅彼不
敢食弟子報言鄒波跋耶僧家多有

菜豆餅餅因何不食報言我今豈可
損生種耶弟子曰此事云何彼如所

見以事告之弟子于時亦不敢食其
餘知識亦復問言汝何不食彼即如

師所陳盡皆而說時頡離跋底多有
門徒展轉傳言乃至大衆盡皆不食

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於諸豆中有不
熟種縱多時煮食已還生此既被煮

食時無過
緣在室羅伐城具壽鄒波離請世尊

曰於不淨地有果樹生果落不淨地
根不說一切有部律部律第五卷第五

緣在室羅伐城具壽鄒波離請世尊
曰於不淨地有果樹生果落不淨地

根不說一切有部律部律第五卷第五
緣在室羅伐城具壽鄒波離請世尊

曰於不淨地有果樹生果落不淨地
根不說一切有部律部律第五卷第五

緣在室羅伐城具壽鄒波離請世尊
曰於不淨地有果樹生果落不淨地

根不說一切有部律部律第五卷第五
緣在室羅伐城具壽鄒波離請世尊

曰於不淨地有果樹生果落不淨地
根不說一切有部律部律第五卷第五

為得食不佛言不應食若不淨地有果樹生果落淨地為可食不佛言應食若於淨地有果樹生果落不淨地為得食不佛言若不經夜應食大德淨地樹生果落淨地應可食不佛言應食

緣在室羅伐城有婆羅門是教導之首獲一特牛後得特牛復得特牛如是展轉牛遂成群時婆羅門於初特牛以為祥瑞即便放捨作長生牛更不拘繫後於異時老朽無力既被渴通就河飲水遂遭泥陷不能自出時舍利子在傍而過見彼沉溺遂便觀察有善根不乃見其牛有繫屬已緣即便舉出除去其泥以水淨洗飲飼水草說三句法告言賢首諸行無常諸法無我寂滅為樂當於我所發起淨信於傍生趣深起厭心說是語已捨之而去於此夜中被野干所食牛作是念若阿遮利耶在我邊者必定不遭如是等苦於舍利子所繫心尊重尋即命過生大婆羅門家舍利子便作是念我今竟往看彼老牛作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第九十六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觀察知其命過何處受生見往婆羅門家時舍利子為化緣故便往婆羅門家頻頻到彼夫婦皆來請受三歸五戒後於異時尊者獨行至彼家內長者問曰尊者何故獨無侍者廣如上說經八九月誕一男子面相似牛滿月之時宗親聚會抱持兒子請共立名眾人議曰此兒相貌有似牛王應與作名名為牛主廣說同彼善和因緣出家近園獲阿羅漢果由先業力咽有二喉一乃吐生二便咽熟若佛未制非時食噉便於屏處吐而復食制戒之後吐而外弄既無食身形羸損世尊見已知而故問具壽阿難陀曰何故羸弱牛主身形羸瘦頗類異時阿難陀以緣具白佛言若宿業報生二喉者食出之時應可垂三弄之於外次淨噉口隨意咽之此成無犯有諸苾芻既飽食已喉中却出便生疑念我將不犯非時食耶佛言若有斯類應淨噉口此成無犯時牛主苾芻既出家已多諸俗族共生嫌賤作如是語沙門擇子共行非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第九十七條

令牛主等可惡形相而為出家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我之聖弟子德若妙高山遂令眾人共生嫌賤由是緣故牛主苾芻不於中國而為安處

今時世尊告牛主曰汝從今已往勿住中國應在邊方聞佛勅已白佛言如是世尊即出遊多林便往世利沙言安隱而住佛告諸苾芻我弟子中住邊方者牛主為取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諸世尊曰具壽牛主曾作何業由彼業力雖處人中作牛形狀於佛法中出家修行得阿羅漢果佛告諸苾芻牛主苾芻先所作業增長成熟還須自受廣如上說汝等應聽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迦攝波佛出現於世十号具足牛主曾於彼佛法中出家修道其親教師是阿羅漢為眾上首年既朽老其形羸瘠不能自食于時牛主常與其師取飲鉢器既淨洗已共餘苾芻一慶冒誦後於異時由師食緩洗鉢稍遲彼同誦人問言何故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第九十八條

第四一冊

三六五

來傷晚答言具壽我鄒波跋耶久方食了更於他日弟子食了自洗器訖至本師處見食未了便起瞋心告其師曰何故遲食猶如老牛師作是念此既瞋瞋我若言者更令忿發候其瞋定方可告知彼瞋息已告言具壽汝作何語答曰我道師食遲緩猶若老牛報言具壽汝頗知我是何人耶答曰我知師是迦攝波佛教法之中而為出家我亦於此而作出家告言聖子此事是實然出家人中所為之事我已作訖我離諸纏汝便具縛汝於我所出處惡言應可慙慙至心悔罪如是惡業方得滅除時彼聞已至心悔責汝等知不由彼往時於阿羅漢生處惡言所造之業於五百世常受牛身乃至今日殘業未盡尚作牛形由彼勤作習誦之事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時諸苾芻復請佛言牛主苾芻復作何業今蒙世尊令住邊方稱為第一佛言由發願力曾作何願即於彼佛出家修業至盡形壽於勝妙門竟無所獲然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第三十九頌 殊

師主迦攝波佛於弟子中住在邊方受用衣食稱為第一彼見此已發如是願我於佛所出家修道至盡形壽於勝妙門竟無所獲願我以此勤修之業佛所授記摩訶婆汝於未來世人壽百歲有釋迦牟尼佛出現於世我於彼教當得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如我本師佛弟子中住在邊方受用衣食說為第一我於彼佛弟子之中受邊方衣食亦復如是由彼願力今受斯報汝等當知由純黑業等廣說如上

緣在室羅伐城六眾苾芻指授索令與我此物與我彼物今行食人失其次緒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指授索食若故作者得越法罪若無火力索熟物非犯若火力強者取生無過

緣處同前具壽鄒波跋難陀往銅作家問言賢首頗能為作銅鉢不答言此是我業何不能為未知其鉢所須大小答言大作問言聖者如斯大鉢仁何所用答言癡人汝豈不取價直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第三十頌 殊

我作耶彼作是念隨其大作於我何傷即造大鉢彼見鉢已報言更作小者置大鉢中如是重重乃至於七既作得已即使弟子俱洗令淨以五色線結為鉢絡次第重疊置鉢絡中即令求寂頂戴而去但有請處每即前行到施主家坐已開張當前布列時有居士婆羅門等見而問曰仁豈今者開銅器鋪耶報言癡人汝何所識一將威餅二擬貯鉢三用安餅四著美團五受羹菜六置乳酪七請助味俗人告曰若如是者更須多畜或容飲食倍多於此聞是譏已默然無對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畜銅器故有如是過告諸苾芻勿畜銅器畜者得越法罪若畜銅匙盛盞盤子飲水銅鉢並皆無犯若是他物用亦非過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剛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第三十頌 殊



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殊

三歲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一門第九子攝頌曰

應為洗足屢及以濯足盆熱時須扇華致蟲開五拂

緣處同前時諸必當隨在何地即便濯足遂使諸經在屢撩亂時有長者婆羅門等來入寺內見洗足屢問言聖者何故此屢蟲蠅亂飛答曰此是我等洗足之屢彼聞嫌賤沙門釋子皆不清淨隨在何屢而濯其足必當以緣白佛佛言必當不應隨屢洗足然洗足屢應在寺東南角如佛所言安洗足屢者必當不知太何應作佛言如龜背形時諸必當作已太滑不堪指足佛言應可濕作此洗足原亦諸寺及在屢皆有大小無定處而作或大或淋小可半席四時雖高而一尺許中間無作龜背形以破石灰泥水洗不去傍通一實令水外流是要用

有老必當身體羸弱不能往彼洗足之屢佛言應當執事人令其洗足應作洗足盆是時六衆聞佛聽許便以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金銀琉璃作洗足器俗人見問此是何物答言世尊許我作洗足器此即是也彼言聖者仁雖割取食漆不除答曰脚踏汝項我當何過汝非我師何事相責俗生嫌賤必當自佛佛言洗足之器不合用實應以瓦作必當便作如瓦器承佛言不合應如鳥足踏地其中稍高令得支足或可於中作蓮臺承當須濕軟於其用洗足已隨屢而安佛言不應如是若是衆物應可覆在隱屏之屢若是私物安門扇後

緣處同前時屬春陽必當息熱身體黃瘦羸劣無堪修旅見時問言聖者何故身體黃瘦羸劣無力答言時屬春陽我苦於熱彼言聖者何不持扇答言賢首世尊不許答曰仁之大師性懷慈忍若知苦熱許扇無疑必當自佛佛言我今聽許必當持扇六衆必當聞佛聽許便以金銀琉璃或紫礦指拭及種種莊彩而為扇柄俗族來見便生譏耻六衆傲慢廣說如前乃至佛言不用寶等而作扇柄應知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第三

扇有兩邊一以竹作二用葉成時有衆多敬信俗族便持種種莊彩之扇來施必當必當不受佛言若為僧伽受取無犯

緣在廣嚴城緣獵池側高閣堂中時諸必當為致蟲所食身體忌絆紀搔不息俗人見時問言聖者何故如是以事吳差彼言聖者何故不持拂蚊子物答言世尊不許廣說如前乃至緣白佛佛言我今聽許必當當拂蚊子物是時六衆聞佛許已便以衆寶作柄用犂牛尾而為其拂俗人既見廣說如前乃至佛言有其五種拂蚊子物一者犂羊毛作二用麻作三用細裂疊布四用故破物五用樹枝拂若用寶物得惡作罪

第一門第十子攝頌曰

結下累不高不持於重擔若病許杖絡服絲等隨聽

緣處同前如佛所言必當應助營作者有一必當須緣梯上時諸上人從下仰觀見彼形塵告言聖者我今始知聖者是男田男根具彼在梯上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第三

愧默然必當白佛佛便思念必當昇
梯由不結下羣有如是過告諸必當
若有營作須昇梯者應結下羣方可
昇上又諸必當於營作時高結下羣
不信俗流見而譏笑問言聖者欲相
撲耶答曰我有作勢後聞默然必當
白佛佛言若緣梯上當結下羣平地
作時不應如是言結下羣者謂無羣
也後邊下羣向前羣間
緣處同前六衆必當自擎重擔不信
者見作如是語我為父母妻子忍不
能活是以身擎重擔仁何所為窮自
勞苦報言賢首我有多緣一為供養
世尊二為僧伽食事三為病者供給
所須由是因緣身持重擔彼默無對
必當白佛佛言必當不應身擎重擔
作者得越法罪

佛在王舍城鷲峯山中有老必當登
山上下脚跌倒地佛言應言拄杖聞
佛許已六衆即便以金銀等并雜彩
物雕飾其杖俗族見已共生譏毀必
當白佛佛言必當有二種緣應畜拄
杖一謂老瘦無力二謂病苦嬰身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有必當伴作老病而拄其杖時諸必
當以緣白佛佛言若實老病應從僧
伽乞畜杖羯磨若僧伽與時應畜如
是應乞數座席鳴捷稚言自既同衆
應盡集時老病必當於上座前踰踞
合掌作如是白

大德僧伽聽我必當某甲老朽瘦弱
或復身病若無杖時便不能濟今從
僧伽乞畜杖羯磨願大德僧伽與我
必當某甲畜杖羯磨是能慰者願慈
悲故如是我三說次一必當作白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必當某甲老朽瘦弱
或復身病若無杖時便不能濟今從
僧伽乞畜杖羯磨若僧伽與時至賢者
僧伽應許僧伽今與必當某甲老朽
瘦弱或復身病作畜杖羯磨白如是
白羯磨作

若僧伽與作畜杖羯磨已拄杖者
無犯

緣在王舍城時諸必當老瘦無力加
以風疾於鷲峯山或時上下脚跌倒
地漂墮君持悉皆破碎必當白佛佛
言必當應持網絡六衆聞已以五色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線而為網絡修施譏嫌問若因緣黃
如畜杖如若杖結二皆須者合作羯
磨此亦無過既得法已任持非犯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必當食噉諱已
次詣佛所礼佛雙足在一面立佛言

必當可坐一心聽我說法時彼必當
聞佛勅已重礼世尊一邊而坐佛為
說法彼聽法時數便迴面恐有惡氣
輕觸尊儀如是再三佛言必當汝當
一心聽我所說必當亦復再三向外
迴面便礼佛足奉辭而去尔時世尊
知而故問阿難陀何故彼必當聽我
法時數數迴面阿難陀言由彼噉蒜
恐觸尊儀故數迴面佛告阿難陀諸
必當輩有食蒜耶阿難陀言有佛言
由彼食蒜障入聖道向不食蒜者聽
我說法以金盞智并摧壞二十身見
大山得預流果是故阿難陀從今以
往制諸必當不應食蒜及葱韭類食
者得越法罪于時舍利子在衆中坐
便作是念今此必當不得見諦明當
見不即便觀察明亦無緣能見諦理
即更深入第四靜慮觀其後際亦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見彼證聖之日即從定起而說頌曰
由於少時間散念不專注令彼未來世
不見真諦理

余時世尊知舍利子心所念已告言
舍利子汝今不應於佛境界而轉思
量此乃超過一切聲聞獨覺境界然
於未來有佛出世名一切尊此人於
彼佛法之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漏得
阿羅漢果佛作是念由彼苾芻食噉
蒜故障見真理是故苾芻不應噉蒜
食者得越法罪時有苾芻身嬰疾病
詣醫人所告言醫首我有如是病幸
為處方告言聖者應可服蒜患得銷
除報言醫首佛不聽食醫曰此是病
藥非餘能差苾芻白佛佛言醫云此
藥非餘差者服之無犯苾芻聞已便
於寺中為病食蒜受用房舍牀榻甃
席大小行處及以象中出入往來或
繞制店或札香臺經過俗人為其說
法或時受請詣施主家或至園林天
廟之處眾人聚集輒往其中所到之
處諸人咸聞蒜身共生嫌賤作如是
語沙門釋子雖復出家而還噉蒜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第七 第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氣相薰與我何別苾芻白佛佛言必
苾芻有病欲食蒜者所有行法我今當
說諸病苾芻若食蒜者應住寺側邊
房不得用僧卧具及大小行室不得
入眾亦不為俗人說法不繞制底不
札香臺不往俗家園林天廟來人眾
處皆不應往可於屏處而噉服之設
人見時不生譏耻若服了時於七日
內仍住於此服蒜可停三日若非一
日後方洗浴并可洗衣香熏無氣後
方入寺如上所制不依行者得越法
罪

第二門惣攝頌曰

牛毛并傘蓋 披綵勝鬘緣 出家樂湯餅
門扇銀介釜

第二門第一子攝頌曰

牛毛及隱處 同牀不獨披 若得白色衣
染覆方應用

緣處同前時給孤獨長者以逝多林
施四方僧訖令剃髮者往詣寺中剃
除鬚髮廣說如前鄒波難陀問剃髮
人曰汝頗解作牛毛剪不答言是我
巧二字容不解便以鉸刀作牛毛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第八 第九

髮可留二分此名牛毛剪鄒波難陀
曰更剪一分如是乃至末後報言汝
之髮人未解剪髮宜可淨剃放汝歸
家廣說如前乃至佛言苾芻不應作
牛毛剪髮作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說
不許苾芻作牛毛剪髮苾芻頭上忽
有瘡生以刀剃時便受苦痛苾芻白
佛佛言可於瘡處以鉸刀剪之餘如
常剃

緣處同前長者令人為眾剃髮廣如
上說鄒波難陀見而報曰願能與我
除隱處毛不吝言此是我工即令剪
剃如前驅使至暮放歸時俗嫌賤佛
言苾芻不應剃三處毛剃者得越法
罪時有苾芻隱處生瘡或時蟲出痛
鮮難忍慶修善事佛言有病緣者應
告老宿苾芻然後更與瘡處剃除勿
致疑惑

緣處同前六眾苾芻同一牀卧共相
推倚掉舉呵笑苾芻白佛佛作是念
共一牀眠有如是過同牀卧者得越
法罪時有眾多苾芻人間遊行至一
村落從他借牀主人與一報言更須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第九 第十

主人報曰我家多人同一牀卧如何
苾芻各別從索多人共卧復何傷
苾芻答曰世尊不許苾芻白佛佛言
若諸苾芻性懷慚耻具修戒行敷觀
身物正念在心中以衣帟或以鉢袋
隔而方卧牀既如是自餘褥席准此
應知

緣慶同前衆多苾芻人間遊行至一
村落徙長者家求得卧處時屬寒冷
復覓卧物時家中人於苾芻處心生
哀慙以已卧物借與苾芻先入手者
獨披而卧其不得者忍凍終宵以緣
自佛佛言不應先得獨卧應可共用
隨老者覆後於一時卽波難陀隨老
得物便披卧披獨起經行餘者受寒
夜遭辛苦小者報曰我受寒苦仁乃
經行卽波難陀曰誰遮汝等不起經
行彼諸苾芻忍寒經夜苾芻白佛佛
言衆人得披卧時通覆必欲經行可
披私物若披衆物得惡作罪

緣慶同前時當冬月苾芻苦寒居在一
邊側身而卧時給孤長者來入寺中
見諸苾芻一邊而卧問言聖者大師

聖者說切有部毗奈耶律卷第六第十張

教法務在精勤何故仁等委覆而卧
虛度日時不修善品苾芻答曰心有
喜樂善品可修我現受寒何能策勵
我今披凍雖復能知長者辭出還至
宅中以五百張厚白疊帟與送衆僧
時諸苾芻即便披出寺外遊行不信
俗流見生嫌耻問言聖者豈可仁等
並還俗耶答曰汝等不應作如是語
我為寒故披此俗末苾芻白佛佛言
不合披俗人衣必有他緣於披末上
將赤色物覆已方披若僧祇衣帟內
以物替外將物覆然後方披異斯
招罪

第二門第二子攝頌曰

傘蓋無後世 歌聲不放火 遊行覓依止
毛毯不翻披

緣慶同前於此城中有一居士常取
衣物賣以自活後於異時多獲利物
便作是念有何方便得修福業復多
獲利此之居士素有信心作如是念
我今宜可請佛及僧座敷妙衣設諸
飲食衣食供養是大福田緣此施因
我多獲利作是念已往詣佛所禮雙

緣慶說切有部毗奈耶律卷第六第十張

足已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願佛及
僧明當就舍受我微供唯願慈悲無
違所請今時世尊默然而受長者知
已礼佛而去還至舍中備辦種種上
妙飲食盛設妙座敷以上衣即令使
者馳往白佛飲食已辦願佛知時于
時大衆皆赴彼宅唯佛世尊及知事
人留在寺內諸佛世尊有五因緣留
知事人為佛取食云何為五一者為
欲簡靜離諸諠鬧二者欲為諸天宣
說法要三者為欲觀察病人四者為
欲觀察卧具五者為欲與諸弟子制
其學慶今者世尊為制學慶諸苾芻
衆赴彼請時遂於中途遭天大雨衣
服皆溼至彼家中就座而坐隨其坐
屢衣皆被溼居士見已極起熾心作
是思惟我諸衣物並皆失利我今宜
可還持此物施與苾芻作是念已告
言聖者所坐之物我皆奉施咸可持
將苾芻答曰待白世尊未知許不苾
芻以緣自佛佛言汝等應知非彼居
士平心持施為有譏嫌故不應受時
諸苾芻奉佛教已今使往報居士應

緣慶說切有部毗奈耶律卷第六第十張

知佛作是語非彼居士本心持施為有譏嫌故不應受時彼居士聞是語已深起敬心便作是念我此衣物若欲賣者不得半價若諸聖者亦令壞色故著受用正是所宜即便持衣詣寺告聖眾曰我本無心欲捨此物今時有意持以奉僧願為我受塗以披著唯願仁等當持金蓋勿令衣溼答言居士待我問佛以緣白佛佛言居士先時無心欲施今時定意持奉眾僧汝等可受泰已披著為利前人勿致疑惑是故我今令諸苾芻應持傘蓋若不持者得越法罪六眾苾芻問許傘蓋便以金等四寶而為其柄及餘種種紫鑲畫飾以孔雀尾而作上覆覆時諸居士婆羅門等見生嫌賤問答同前乃至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持如是傘蓋然有二種蓋一竹二葉六眾苾芻聞佛許蓋遂便長作傘柄在大城中擊之而過俗族見時作如是語彼持蓋者是何商主大富長者從外方來諸人即便就彼看問既見苾芻共生嫌耻乃至苾芻白佛佛

按本經初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第十三誅

言不應長作傘柄長齊二肘或與蓋等又入聚落時不應持蓋時有苾芻隨逐商旅人間遊行至一聚落道在村內苾芻持蓋不敢入村於村外行遂失商旅獨行在後便被賊劫苾芻白佛佛言若道在村中不得正擎若偏持去者無犯時有苾芻入村乞食以傘柄曾觸不敢持行彼雨霑衣苾芻白佛佛言乞食之人淨洗傘柄應可持去必其雨定隨處寄舉欲出村時方可持去

緣慶同前時有南方遊行外道是盧迦耶黨撥無後世名鄒陀夷漸次周旋至室羅伐欲解勞乏入迦多林先往尊者憍陳如處告言苾芻我就師門少學文字欲與仁者略為談說尊者答曰安羅門激論之事非我所為隨汝別求無宜住此彼即往詣馬勝跋陀羅大名婆迦波名釋瞞律拳牛主毗摩羅善解羅怙羅既至彼已一告言苾芻我就師門少學文字欲與仁者略為談說時諸尊者答曰安羅門激論之事非我所為隨汝別求

按本經初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第十四誅

無宜住此次復往至尊者舍利子所還如上問時舍利子即便入定觀察外道有善根不觀見知有繫屬於誰見屬於我更有餘人由聞論議受調伏不觀知更有何時當集於七日內如是知已報言汝求論議斯為善事可於某處作論議場即於初日尊者舍利子自昇高座建立宗門共彼談叢每至下時常留餘義如是二乃至七日於諸方國名稱普聞共知南方有一外道是盧迦耶黨撥無後世名鄒陀夷聰明大智漸次遊行至室羅伐與舍利子共立論端經今七日未有勝負無量百千有緣眾生悉皆雲集或發歡喜心或先善根熟尊者舍利子便作是念於我有緣因聽論議而受化者此時皆集是時尊者盡其言義愍為眾說時彼外道信解心開合掌起立作如是語大德我於善說法律未欲出家願降慈悲拔濟於我在世尊所勤修梵行時舍利子知其心至即與出家并受迦圖如法教授彼便策勵發勇猛心斷盡諸漏得

按本經初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第十五誅

阿羅漢果時彼會中一切大眾見是事已皆生希有咸言尊者舍利子如是聰明高心外道以法摧伏令使出家是時尊者觀彼大眾根機差別樂欲不同順彼宿緣為說法要令其聽者億萬衆生得別證悟或得預流果一來不還或復出家得阿羅漢果或受三歸并五學處所餘大眾皆於三寶深起歡心合掌慇懃奉辭而散時此苾芻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非一切處有舍利子其相似者亦不可求

按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初分及以中後可讀佛經行至晚時應披外典苾芻即便暫時尋讀不誦其文尋還慶忘佛言應誦彼皆不知何時應誦佛言如晝三節夜亦三時緣慶同前時尊者舍利子與二婆羅門子而為出家一名牛授二牛主人間至一聚落多獲利養便住此村時彼二人先學婆羅門歌詠聲法白串習故今時讀誦作本音詞時彼一人遇病忽然身死其現存者既溺憂心經多廢忘即便還詣室羅伐城入迦多林既停息已便詣尊者憍陳如所札敬事畢自言尊者可共誦經否曰善哉我為汝誦既誦少多報言尊者所誦經典文皆謬誤聲韻不長致有所闕答言子我從先來如是習誦即便辭札更別往詣馬勝跋陀羅大名婆羅波名耨瞞律犍牛主毗摩羅善辭羅怛羅既至彼已自言尊者共我溫經答曰善哉我為汝誦既誦少多廣如前說乃至等札誦誦尊者舍利子所誦札敬已自言部波跋耶可

按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共溫經答曰善哉我為汝誦同誦之時長引聲讀其舍利子聲更倍長白言大師自餘尊者誦習皆謬唯獨親教音句無差報言汝愚癡人自為誦誤謬餘智者不善誦經彼諸大德咸非謬誤既被挫折默然無言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苾芻誦經長牽音韻作歌詠聲有如是過由是苾芻不應歌詠引聲而誦經法若苾芻作闍陁聲誦經與者得越法罪若方國言音須引聲者作時無犯

按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按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殊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二子攝頌之餘

緣在室羅伐城六眾苾芻雖復年邁常為掉舉諸苾芻告曰仁今年暮掉舉未休聞已默然遂告難陀耶波難陀曰諸黑鉢者極為多事輒行誠易我等宜可作耻辱事令其羞赧從是作心伺求其便時有眾多者宿苾芻往野林中樹下宴坐于時六眾亦往林中見彼寂定遂於三面上風放火遠在一邊遙看而住時彼老宿見火欲至即皆驚起隨煙走出六眾見時作如是語仁今年老掉舉未休何故奔馳乘失庠序報言具壽汝可不見猛火燒林何怪越走六眾報曰世尊豈可於平居時制其戒法危險之際便遣犯耶答曰豈非汝等縱此火災六眾大笑我等故欲耻辱於汝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焚燒林野若故作者得寧吐羅底也罪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老少相隨

人間遊履老者多有衣資少者三衣而已老語少曰具壽汝可為我擊持衣袋我今疲極欲歇息肩少者報曰欲致片言願不瞋責答言任說誰復相瞋少言老宿豈可不見佛法僧寶隨得奉施何假多畜愚癡物耶告言賢首汝不為持誰復強逼然我問汝汝豈是我阿遮利耶耶波耶報於我處而行誠弱少者默尔老作是念我今宜可料理小人至日云暮共寄寺中寺內眾僧舊立條制乃至一宿無依止者不得輒住其知事人告二客曰仁既新來可請卧具老者取已語言汝可請取少者報曰我未依止待得師已方請卧具即便往詣眾首上座既礼敬已白言上座與我依止報言賢首汝共誰來答曰苾芻某甲賢首汝可就彼請為依止勿令彼人作如是語眾首上座破我門徒彼聞語已更就餘人如是展轉乃至合寺隨所至處悉皆不受後還房所扣門嘆曰敬礼上座問汝是誰答云某甲願汝無病白言上座知不此合寺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第二緣殊

大眾立制若無依止一宿不停可與我依止報言賢首實是好制眾不作者我當為立汝先語我云豈不見三尊多畜愚癡物今言敬礼上座一何翻覆之甚如是通暢誰能為作隨汝別覓依止之師彼遂默然不為開戶通宵坐地受苦至明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不應無依止師人間行李又諸苾芻不同師子懷堅韌心有恨不捨然諸僧伽不應輒作如是惡制令他苾芻橫受苦惱若苾芻無依止師人間遊行作惱他心立非法制皆得越法罪

佛在摩揭陀國人間遊行於莫俱山薄俱羅樂叉住殿而為安處苾芻龍護而為侍者尔時世尊於闇夜分天復微雨掣電流光於空地中經行遊步諸佛常法乃至世尊未卧已來侍者不應在前而卧時天帝釋便以天眼遍觀下界見佛

世尊在薄俱羅樂叉所住之殿於闇夜分天復微雨掣電流光於空地中經行遊步我今宜可礼觀世尊即便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第三緣殊

變作妙琉璃殿隨身而往。上覆世尊。隨大師後而為遊步。摩揭陀國時。俗諸人若見孩兒夜啼泣者。告言勿啼。

薄俱羅樂。又欲求食。汝于時龍護見。佛世尊夜深不卧。久作經行。我今宜可通薄俱羅樂。又而為恐怖。作是念。

已即披長毛大綾於經行處。告言沙門薄俱羅樂。又現身來至。佛告龍護。汝愚癡人。以薄俱羅樂。又怖於善逝。如來世尊。應正等覺。久難怖畏。毛堅心驚。亦皆除遣。時天帝釋見彼龍護。

作非法事。心生慙恚。自言世尊於佛法中。亦有如是等人。佛告帝釋。汝今應知。喬答摩家。極甚寬廣。於中品類。

乃有多途。勿輕此人。亦於來世獲清淨法。時天帝釋。禮佛足已。便往天宮。

佛作是念。由諸莖莖。以毛向外。而披大綾。有斯過失。我今創諸莖莖。如是。

披者得越法罪。時諸莖莖。聞是制已。隨逐高族人間。進行至牧牛人處。時。

屬寒夜。得長毛綾。續有臭氣。薰多蟻虱。意欲將毛向外。而覆彼懼。犯戒不。

敢翻披。莖莖以緣白佛。佛言。毛向外。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第四頌 殊

披但得端坐。不合經行。違者得越法罪。

第二門第三子攝頌曰

披綾聽不聽。惡地不置鉢。衣開三種紐。應知條亦三。

緣在室羅伐城。佛告諸莖莖。若得劫貝卧。披或得長毛綾。或得高攝婆。如是等物。我今聽許。若僧伽若別人。皆隨意受用。若是勝上高攝婆。綾僧伽聽。畜不許別人。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乞食莖莖。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上未墮落。即便疾疾置鉢于地。整理上末。時居士婆羅門。見已生慙。作如是語。沙門。

釋子。多不潔淨。隨穢惡地。而置其鉢。莖莖以緣白佛。佛言。不應隨地。而置其鉢。得越法罪。然為護衣。應安拘紐。

莖莖便以鉢針。綴衣致令衣損。佛言。不應令復以緣繫佛言。此亦不應可於肩。上安拘。肩前綴細莖莖。不知云何。

作紐。佛言。紐有三種。一如雙葉子。二如菓子。三如棠梨子。彼於肩。上緣邊。

安拘。能令速斷。應於緣後。四指安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第五頌 殊

即於衣上綴拘。令衣疾破。佛言。應置作帖。以錐鑽。穴拘出其內。繫作雙拘。其細可在肩前。緣邊綴之。疊衣三攝。

是安拘。細處若連。創者得越法罪。緣在室羅伐城。同前乞食莖莖。乞食之時。下衣墮落。置鉢于地。整理下裙。

俗人見。慙作如是語。沙門。釋子。不簡淨穢。隨在何地。而置其鉢。莖莖以緣白佛。佛言。應繫下裙。方入聚落。彼以繩繫。今衣速破。佛言。勿以繩繫。應用。

腰條。莖莖不知其條。如何當作佛言。條有三種。一偏二方三圓。若異此者。得越法罪。

第二門第四子攝頌曰

勝鬬惡生事。次創諸瓔珞。金條及彩物。斯皆畜不應。

佛在劫比羅城。多根樹園。余時釋子。大名有一。栗落。其知營務人。忽然命過。時彼眾人。來白大名曰。知事之人。

今已身死。可遣餘人。來知村務。時有一摩納婆。在傍而立。大名告曰。摩納婆。

汝今且往。檢校村事。我當續更遣知事人。彼便即去。往至村中。依法檢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第六頌 殊

所得地利送上大名倍勝於前人無恨色大名問曰汝今多送租稅倍勝常時不於衆人生逼迫不自言大家我並依理而稅不苦於人于時大名問村人曰此摩納庵不於村邑生逼迫耶諸人答曰人無恨心于時大名遂立為主其人平均依理徵稅不為抑棄為知事官統領村邑時摩納庵於大婆羅門族娶女為妻未久之間便誕一息復經年月又生一女名為明月如法長養漸至成人智慧聰明巖客超絕於諸村邑無不歎美後於異時其父得病雖加藥餌竟不瘳指於此邑中所叔年稅咸充藥直無有殘餘更向外村轉貸而用其病日篤遂致命殁時村邑人詣大名所自言大家彼知事官令已身死大名告曰於彼村邑有年稅不答曰於此年中多獲封稅由彼遺病咸充藥直仍不能足更貸餘村大名告曰所有殘餘可為還債諸人答曰更無餘物唯有一婦及男女二人女名明月智識聰明儀容超絕於諸村邑無不歎美夫

整頓省城縣志卷第七 第七張 珠

名告曰母及於兒任其自活其女明月可喚將來時彼邑人放其母子遂將明月至大名所時彼宅中有一老母常為二事一煮餅食二採來花于時老母自大名曰我今年邁不堪一蒙此之小女與我為伴彼言隨意老母即報明月汝今可往林內採花我在家中營事餅食彼採花已緣結好賜奉上大名大名見喜告曰勝妙花賜可置而去喚老母來問言何意先時花少今者倍多自言先時大家有近親人來從我乞我即分布今時不與又我目暗觀察不審今小女眼明採花審諦是故花多大名曰若余此女留住園中每於日日常採多花結作勝賜持來與我因号此女名曰勝賜女於後時取已食分詣彼園所遇佛世尊入城乞食勝賜於路見佛色相深起敬心瞻視尊顏渴仰而住便作是念由我昔來於真福田未曾供養是故我今獲斯貧賤若佛世尊受我食者我此飯食持將奉施余時世尊知彼女心即便舒鈴告言善女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一 第八張 珠

汝所念欲施食者可置鉢中于時勝賜將已飯食以奉敬心置佛鉢內頂礼佛足作如是言願我此福得捨婢身永離貧苦獲大富貴作是願已礼佛而去在路忽逢父之朋友彼人善相既見勝賜身有異相問曰汝欲何之勝賜啼泣又問何故憂懷若斯答言阿父我被大名將充婢使告言小女可舒手來我與汝相彼便展手老人見已即說頌曰

若人於手中有勝鈎輪相 雖生下賤室當作大王妃 若人於手中有城樓閣相 雖生下賤室 當作大王妃 若人口如池 聲作鷄王響 雖生下賤室 當作大王妃 汝今勿憂愁 定離於婢使 必受上富貴 當作大王妃

于時勝賜拜辭老父行詣園中乃於後時彼勝光王嚴駕四兵出行遊獵其所乘馬忽尔奔馳控制不業遂至劫比羅園入大名園內勝賜見已便作是言善來大王王問勝賜此是誰園答曰是大名園王乃下馬女將繫樹王言取水我欲洗足女作是念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第九張 珠

求燻水為王洗足遂即往取日照之水咸以蓮葉將至王所與王洗足王復告言更可取水我須洗面女又作念溫燻之水洗目非以手攪水令冷燻相得送至王所王洗面已復語女言更取水來我欲須飲女還作念要得冷水可能止渴即詣池所深撿取水奉上於王王既飲已即問女言於此園中有三種水耶荅言園無三水本是一處王復問言若是一水汝向如何得三種別如前所作具白於王王聞此語便即思惟此女方便善解時機作是念已乃告女言我欲眠卧須汝握脚王既卧已女為搥足王便得睡女復念言諸王貴勝怨恨者多相憂者少王今眠睡恐有惡人來相侵害若不為王關閉門戶忽有傷損我及曹主必招罪責事須防守即閉門戶于時四兵尋覓大王到其園所問言王在此耶女聞語已不為開門軍聲外震王乃驚覺即問女言此是何響女曰有諸人來問王所在欲得開門王乃問女誰問其門荅言我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第十張 序

閉何故閉耶女曰我自思念諸王貴勝怨恨者多相憂者少王今眠睡恐有惡人來相侵害若不為王關閉門戶忽有傷損我及曹主俱招罪責因即閉門王聞此說讚言好女甚有奇計王曰園主大名是汝何親荅言我是大名驅使之人王語女言汝非在下是大名女何不實說女乃默然時王語女可往城中報大名曰勝光大王在汝園內女即速去具報大名大名聞已辨諸美饌及以香花與多人衆詣其園所見勝光王唱言善來大王共相慰問令王洗浴次奉上末塗飾香鬘具薦芳饌食罷言議問大名曰此之少女是汝何親荅曰是驅使人王曰非驅使人是君之女宜當與我大名曰更有奇妙擇種之女勝斯數倍何不取之王曰此女是我所須不求餘者大名曰若如是者我當在嚴倫禮奉送王曰善哉大名即便嚴飾城隍掃灑衢路其勝鬘女具諸瓔珞戴于大鳥於康莊履搖鈴遍告劫比羅城所有入衆或有諸方來集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第十張 序

會者應知擇種大名之女名曰勝鬘今欲送與憍薩羅國勝光大王為第一夫人舉城人衆咸皆送出時勝光王廣修軍儀禮迎歸國是時王母聞說取婢以作夫人便懷忿心作如是念此非善子徒煩我腹生長成立終為婢夫作是念已懷憂而住及迎至城王告勝鬘曰汝今可去拜謁大家勝鬘即便往大家所手執雙足低頭而拜其手細軟觸彼母時身心泰然即便睡著須臾覺已作如是語觀斯婢女身形美備必當喪我憍薩羅城時勝光王有三大夫人一名行雨二曰勝鬘若王每與勝鬘歡會聚時即讚行雨作如是言勝鬘當知行雨夫人容儀超絕勝鬘白王我於何時可得相見王言不久即應相見若與行雨聚集之時即讚勝鬘作如是言行雨當知勝鬘夫人肌膚細滑舉世希奇行雨白王我於何時可得相見王言不久令汝得見王於彼二更相稱讚令生愛重樂欲相見後於異時三春屆節百卉敷榮茂林清池花鳥交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第十二張 序

映孔雀鸞鵲飛屬鴛鴦鸞類哀鳴羣飛合響王於一時與諸姝女於芳園所隨周旋歡娛嬉戲王息眠睡宮人縱逸貪諸花果恣意遊行其時行雨身體勞倦攀無憂樹枝暫時佇立勝場因過到其傍邊既見行雨作如是念此是樹神即札其足勝場觸着行雨便睡王既睡覺過見勝場在行雨屢王即喚諸姝女還入宮中後於異時王對行雨讚勝場時行雨自言我於何時得見勝場王言汝已見竟行雨答言未曾省見王言我令汝憶曾相見時汝自思念往於園中手攀無憂樹枝暫時立住時勝場來見手觸汝足行雨自言彼是勝場耶王言是行雨自言知王於我深有愛念能弄如此細軟容儀曲親於我王復詰彼勝場之履讚歎行雨勝場曰我於何時得見行雨王言汝已曾見勝場言我不曾見王言我令汝憶汝於無憂樹下札行雨足勝場白王彼是行雨耶王言是即白王曰知王於我深有愛念能弄如此細軟容色相曲親於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第十三誡殊

我舉國人衆皆皆知聞勝光大王有二夫人一是勝場一是行雨勝場軟滑起絕諸人行雨容儀難可比類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勝場行雨各作何業由其業力一則身現細軟二乃容顏超倫世尊告曰此二皆由自業所感增長成熟廣說如餘汝等苾芻當過去世時於大城中有婆羅門娶妻未久便誕一息不經多年復生一女俱漸長大父母遇病皆悉身亡時彼童子既遭憂感念往山林即携其妹共至林所採拾花果以自支持汝等苾芻如大黑地有五過惠云何為五一者多瞋二者多恨三者作惡四者無恩五者利毒應知女人亦有五過一者多瞋二者多恨三者作惡四者無恩五者利毒云何名為女人利毒凡諸女人多懷猛利添欲之心是時童女既至成人欲心漸盛告其兄曰我今不能常食花果以自存命可往人間求諸飲食時兄將妹共出山林往婆羅門家而行乞食兩聲齊喚三人出看見而告曰隱居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第一誡殊

之人亦當宴室兄曰此非我妻是親妹也即問兄曰曾姊人未報言未若如是者何不與我答曰此已遠離世間惡法汝心欲感報其兄曰豈我林中食諸花果不能活耶然我不堪煩惱所逼共歸林野遠至人間今可以我與婆羅門兄曰我實不能嫁娶於汝此是惡法非我所為汝有俗心任情所作時婆羅門知女心已延入家中大會宗親納以為婦報其兄曰今可與我同宅而居別為一室兄曰我不求欲當樂出家妹曰共立要契方可隨情兄曰是何言要妹曰若其證得殊勝果者可來相見兄曰善哉如汝所願即便辭去至隱士所而為出家由彼宿世善根力故遂於三十七品菩提分法無師自悟證獨覺果便是念我先與妹共立要契今可往看便至其所上昇虛空身現神變上出火光下流清水哥相非一縱身而下諸凡夫人見神通時心羨迴轉猶如大樹崩倒於地頂札尊足自言大兄今得如是殊妙勝德答言我證白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第五誡殊

言兄為資身須得食飲我為求福願與供養可住於此答曰汝無自在可入報夫即曰夫言仁今知不我兄出家成就禁戒得上妙果世間第一我欲供養不敢自尊若見許者於三月中飲食資給答言賢首彼不出家我雖不欲終須供濟況已出家獲殊勝道今隨汝意供養三月其夫更有一婦見施飲食便作是念家財共有彼既求福我何不為告曰汝兄亦是我尊我欲瞞日而申供養答言隨意其獨覺妹護彼情故妙食置內盡食覆上持告舊妻我此飲食供養於兄願當隨喜其時舊妻至設食日亦護彼情慮食置內精者覆上持告新妻我此妙食奉施尊兄願當隨喜汝等必當當知勝勝是獨覺妹以精妙食供養兄故由斯福力五百生中身常細軟其第二妻以外妙食施獨覺者今行雨是由斯業故五百生中容儀端正乃至今生儀貌超絕汝等必當當知黑業得黑報白業得白報雜業得雜報汝等應捨黑雜二業修行白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第十六誡殊

廣說如上汝等必當當如是學復於後時勝勝夫人遂便懷妊同於此夜大目婆羅門婦亦有娠由有娠故極受辛苦勝勝夫人至九月滿便誕一男容貌端嚴人所樂見經三七日聚會宗親欲為其兒施立名字王曰可抱此兒將現國大夫夫人請立何字群目如勃抱現夫人時大夫夫人謂諸目曰我豈先時不作是語觀斯婢女身形美觀必當當我憐薩羅城大目自言誠有斯語此子未生國大夫夫人先已為作不祥之記應與此兒名為惡生初生之日大目之婦亦誕一男生既滿月如上廣說乃至惣集諸親與兒立字眾人議曰初懷此子母受艱辛及至生時還遭痛苦宜與此兒名為苦母惡生太子以八養母而為供侍廣如餘說其苦母孩兒亦八養母而為供給乃至長大其婆羅門種種業無不學盡後於異時惡生太子與苦母等出城遊獵太子乘馬忽尔奔馳遂至劫比羅城到釋迦園所其守園人遂告園主惡生太子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第十七誡殊

今至園中釋子聞已互相議曰我等速出欲殺惡生今正是時諸人各各嚴整兵甲即欲出城耆老見之共相問曰汝等持兵欲向何處答曰惡生太子來在釋園耆老曰彼是客人劉來至此未相觸悞今且容忍諸人聞已皆退入城於後四兵尋覓太子還到園中於其園內周遊而住其守園人復報城人惡生四兵來入園內破散非分諸人聞已倍增瞋怒更加威武咸共出城意欲殺耆老復問汝等更向何處答曰惡生太子乃領四兵破損我國今欲殺我耆老曰且當容忍于時惡生知釋氏兵欲來相害遂即引兵速歸本國唯留一人告言住此私聽釋子有何議論于時釋兵既至園所退覓不得見彼一人問曰婢子惡生今在何處答曰尋即逃遁時諸釋子作此議論我等若獲惡生身者先須割手或言截脚或言刺心今既私逃更何所作遂令手力掘却惡生行住之地深至于膝剔以餘土填滿其坑所倚牆壁亦皆削去別更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第十七誡殊

泥塗水乳香湯及諸花彩灑散園內
作是事時彼所留人皆悉具見遂往
橋薩羅城至惡生處稽首作禮在一
面立惡生問曰釋子於我有何議論
自言太子其言毒害我不敢說惡生
曰彼出惡言令其自受汝所聞見今
可實說我欲知彼所為之事彼人即
為廣說如上惡生聞已便懷忿恨告
左右曰汝等憶持父王歿後我紹位
時汝等當說斯事令我憶知是我先
怨必誅釋種苦母曰善哉太子快出
此語願自堅心紹位之時我當為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第十九段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殊

三藏法師唐本 制譯

第二門第四子攝頌之餘 觀摩光王信佛目錄
及摩光王信佛等事

後於異時惡生太子與逆害心遂與諸
臣竊為謀搆王有大臣五百咸共隨
從唯一大臣名曰長行王所愛重不
順兼計於後惡生謂長行曰汝豈不
欲我登王位耶答言太子何故作此
非法之語父王年老不久將崩太子
自當合受王位何為坐圖逆害以陷
惡名臣雖愚鈍竊為不可惡生曰我
試汝心故作斯語汝當禁口莫使人
聞長行曰不敢違令後時勝光王共
長行大臣不難徒從遊諸聚落既到
彼已王乃見有好蘭若處曠野清閑
無諸雜穢堪得修定養神趣業便告
長行曰如是勝處世尊大師可住於
此云何降屈親近供養未嘗調御今
何所在對曰臣聞世尊在吉祥聚落
釋種住處王曰去斯遠近對曰去此
有三拘盧舍王曰我今欲往親奉世
尊長行曰敬隨王意便即迴駕詣吉
祥園既至于彼下車步進欲申禮謁

尔時如來在彼堂中開戶入定有苾
芻輩於外經行王見苾芻即前敬問
佛何所在答曰佛在堂中開戶靜處
大王若欲見世尊者宜可就堂徐徐
扣戶佛自知時王有五種勝妙嚴飾
之具一者寶冠二者寶傘三者寶劍
四者寶拂五者寶履時王意欲去此
盛飾奉觀世尊遂命長行付前五物
願視其面長行念曰王付諸物令我
執持願視我面意欲省緣安心見佛
我宜住此王乃就堂徐徐扣戶佛即
為開便就大師鳴足頂礼作如是言
不觀如來淹積時序今幸於此親奉
尊顏不勝欣喜佛言大王何故於我
頻能降伏屈已慙懃王言我於世尊
法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令我如是發
慙重心然佛世尊應正等覺善說法
律令聲聞眾皆悉奉行無違逆者佛
言大王於何法處起信敬心王曰佛言
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等
有少智慧自恃貢高為難於他造作
言論人皆謂是能善分拏所有見解
眾並隨順別堅宗量構立同端作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三段末

事已便自思惟我今可往沙門喬答摩處共為談論若不能答我便辱彼若有解釋言如是我復難云此擇非理是不相應作是邪念來至佛所纔見大師威神之力猶尚不敢正視如來況能敵對申其談論是故我今於世尊所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令我如是發懇重心又佛世尊應正等覺善說法律令聲聞眾皆悉奉行

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有少智慧自恃貢高廣如上說自造論端欲來難佛瞻仰世尊不敢發問歎言大師法王人天第一所有知見通達無餘拔彼邪根令導正道是故我今於世尊所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令我如是發懇重心又佛世尊應正等覺善說法律令聲聞眾皆悉奉行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有少智慧自恃貢高廣如上說多造論端欲來難佛至佛所瞻仰世尊作不圓滿問佛即為彼圓滿而答彼等聞已咸生慶悅發大信心歸依三寶受持學處是故我今於

攝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第三張珠

世尊處起深信心由敬信故令我如是發懇重心又佛世尊應正等覺善說法律令聲聞眾皆悉奉行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少有智慧自恃貢高廣如上說欲求難佛既至佛所瞻仰世尊作圓滿問佛即隨機作極圓滿答問佛妙義深生慶喜委棄異道遵崇正法即請出家便受具戒勤修梵行未久之間塵累俱盡獲阿羅漢受解脫樂而作是念幾虛喪我為自欺誑昔非沙門謂是沙門非婆羅門謂婆羅門非阿羅漢謂阿羅漢我於今者是真沙門婆羅門真阿羅漢世尊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昔曾見諸餘沙門婆羅門面色黃瘦形貌羸弱諸根缺減觀者生厭我見是事便即思惟豈非彼人不樂梵行或復長病致斯羸弱或於屏處作罪惡業而心覆藏為此形容人不樂觀我便往問仁等何緣頓無顏色形容羸弱人不樂觀彼答我言大王我由欲縛致此形儀我聞說

攝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第四張珠

已作如是念不斷欲人有如是過多行欲者受樂欲故應得增長色力端嚴然無此事何以故我是國王五欲備具自在無礙應得色相殊勝絕既不如是故知不由親近諸欲色力增長然愚癡人悉皆受樂我見世尊聲聞弟子愛樂梵行諸根明淨面貌光澤適悅而住常懷兢懼如鹿依林乃至盡形純一無雜圓滿清白梵行具足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復次世尊我念曾於正殿中坐理國事時見有多人皆為五欲來至我所或於父母男女兄弟姊妹知識朋友共相言訟爭論好惡何況餘人又我曾見有二苾芻共諸苾芻有所爭競遂便捨戒然二苾芻於佛法僧寶不能說其少許過失但知自責是極惡人是無福德不能修習清淨梵行依世尊教盡壽而住心無虧犯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

攝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第五張珠

復次世尊我昔曾見一類沙門婆羅門要心自靜受持梵行八九月已被欲所牽便捨律儀作染汙事經綿五

欲以自歡娛我見世尊諸聲聞眾修習梵行清淨圓滿乃至盡形依世尊教心無虧犯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是國主名為勝光於此國中統領自在人不應死我能斷命有合死者我能釋除率土之內莫不遵仰然大臣宰相皆是豪族大婆羅門刹帝利長者或為平章國政黜陟羣臣啓奏之時猶懷奢慢禮容不足有秦朝儀我見世尊在於無量百千大眾之中圍繞說法諸天人眾各各攝心瞻仰尊顏咸共諦聽無有散亂座下寂然乃至不聞聲歎噴之聲況復更有諸餘諠雜于時在會忽有一人警歎發聲比坐之人告言仁者願少默住勿為諠擾汝豈不聞世尊說法美妙當機猶如上意說斯語已彼即默然于時我聞斯語即作是念世尊真實有大威力難可思議不以刀杖嚴刑而能調伏眾類一切遵奉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有二臣一名仙授一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六張

故舊彼人所有封邑賞賜富貴名號皆由於我從生以來常受安樂彼等於我雖復念恩然猶不及於世尊處敬心濃厚我又一時嚴飾軍馬出行討擊意欲試彼二臣於我及佛其心誰重共至密處而問彼言卿等眠時於我及佛首足何向時彼二臣歎佛功德并說正法僧寶福田緣此事故以頭向佛以足向王我聞此已敬一世尊有大威力不可思議彼等皆由我之寵祿得大名稱富貴安樂然彼於我所起恭敬不如敬佛我由此故起深信心廣如上說

復次世尊我是憍薩羅王佛亦住憍薩羅我生刹帝利種佛亦刹帝利種我已年事高邁壽過八十世尊亦亦壽過八十我是灌頂刹帝利王世尊亦是無上法王我力比佛非喻能測由斯義故起深信心廣說乃至皆悉奉行是時勝光王於世尊前廣說如是諸見聞奇奇妙法已頂禮雙足奉辭而去王去未久佛告諸苾芻汝等應當記憶王之所說奇妙法聚受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三張

讀誦何以故文義具足故正法相應故成就梵行故能得遍智等覺圓明涅槃果故是故汝等應勤修學今時世尊說此語已諸苾芻等咸皆歡喜信受奉行攝前頌曰

論人有四種念欲身形瘦二臣恭敬殊尊王不如佛
今時長行大臣知王見佛便作是念王有大臣五百皆歸惡生唯我一人而不隨許彼等如何能成大事我今還國當策惡生紹繼王位其勝驍行兩二夫人等駭令出宮作是念已弃所執守昇車而去至室羅伐城啓惡生言太子今欲登位不惡生曰是我所欲于時長行便與諸臣共策為主勅二夫人向老王處於是勝驍行兩問長行曰王今何在答曰王在釋迦妙光園內時二夫人徒步而去尋至老王余時勝光大王既至門外不見長行問諸苾芻曰大德見我大臣今往何處苾芻答曰王入不久長行尋即乘車而去王既聞已徒步漸行佛亦此時向王舍城王於中路逢行兩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八張

等王便問曰汝等何故徒步遠來等言大王長行大臣策立惡生駢出我等步涉而來尋覓大王王聞此語告勝驍曰汝已先受夫王寵祿今且歸還受兒王俸料我行雨從此却迴於是勝驍遂還室羅伐城掩淚行啼隨路而返王與行雨趣王舍城漸漸而進遂到城所見一園林便即停住語行雨言我且留此汝向城中報未生悉王云憍薩羅國勝光大王今在外園思欲相見行雨即去見未生悉具如上說其未生悉王聞此語已便大驚愕即語行雨曰憍薩羅國勝光王者有大威力四兵強盛云何忽至我等不知行雨答曰王今何有兵衆之威太子謀逆奪父稱王唯我從三而來至此未生悉曰若此事我當策彼為此國王我自退身而為太子即召群臣而勅之曰勝光王者是大國主剎帝利種灌頂之王今忽至此應須敬待卿等即可淨治城路嚴整四兵領百千衆我欲親往迎王來入時諸臣等既奉王勅擊鼓吹貝宣告

樓本說一切有部藏經卷第八 第九張 殊

衆人嚴事城郭掃治衢路倍加清淨猶如天帝歡喜之園其勝光王久不得食怯使來遲即出園林欲求飲食憍惶顧盼至蘿龍園于時園子謂是凡人遂與蘿龍五顆王既飢虛根茅俱食食已思渴即往水邊過量而飲因成霍亂身體羸弱思憶勝驍涉路前行轍中倒地口銜末土因即命終是時未生悉王嚴從四兵詣園不見便令馬使四面傍求時有一騎至蘿龍園問園子曰汝見如是不答曰我見一人斃來至此求索蘿龍便向水邊彼即往尋正見王屍路隅僵仆使者即以上事告未生悉王既聞已唱言禍哉我於今者重受惡聲我從先來已有害父奪位之名今者又去煞父知識即與無量營從往赴屍所勅群臣曰此勝光王者是剎帝利灌頂大王今遭困苦於此命過宜依威禮焚葬其身時彼諸臣如王所勅脩飾靈輿送至寒林焚燒事畢王詣佛所頂禮變足退坐一面而白佛言大德世尊不審勝光大王先作何業因食

樓本說一切有部藏經卷第八 第十張 殊

蘿龍困苦命終今時世尊告言大王彼勝光王自作其業今受此報廣如上說大王乃往過去於聚落中有婆羅門娶妻未久便染一息年漸長大九食自資得蘿龍五顆送與其母即白母曰今斃洗浴留待我還以供所食大王若時無佛有獨覺者出現世間憐愍孤弱樂靜安居為世福田于時有一獨覺遊行人閒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村乞食遂到彼家婆羅門妻見此獨覺身相端嚴六投調靜即持蘿龍奉施於彼令時獨覺受其所施獨覺身虛空為作神變凡夫之人見神通時心便調伏即遙禮拜情甚歡喜時婆羅門子浴已還家便自其母索向蘿龍母曰適有辟支來乞我已將施于聞此語為飢所逼遂發瞋心起於惡念願彼因食蘿龍霍亂而終大王汝今當知彼小兒者豈異人乎即勝光王是由彼往昔於獨覺處發此惡心因斯業力於無量百千歲墮在地獄受諸苦惱復餘業報因緣力故已經六返遭霍亂病而取命終至今七

樓本說一切有部藏經卷第八 第十一張 殊

生餘殘業力食此蘿蘆雷乱而死大王當知勝光業報從此永畢更不復受大王當知白業白報黑業黑報雜業雜報是故應捨黑雜二業當修白業勿為惡口時未生惡王聞佛所說喜遍身心頂礼佛足信受而去

是時惡生太子既得紹位後於異時與諸大臣大殷朝會苦母自言大王願念於往日時在大衆前作師子吼我若登位先當誅伐諸釋種子報我初惡王問苦母曰凡我出言皆應作不苦母對曰王今創臨寶位宜念昔言討罰釋種時至不為便成妄語請下明勅下日出軍為馬車步四兵俱發奮耀戈甲推鐘鳴鼓出室羅伐城往劫比羅國誅滅釋種時惡生王納苦母諫即便下勅命將持兵往伐彼國世尊大師無不知見知諸釋子必定喪亡於兩國界大路之側在小樹下無多枝葉端身而坐時惡生王遙見世尊即詣其所自言大德有多園林蔭映滋茂何故捨彼而住於斯此樹少葉少蔭云何可住佛言大王親族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第三張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涼樹何足顧今時惡生聞世尊言但作是念劫比羅國諸釋枝條是佛親眷如來愍念不可違情作此思惟退還本國苦母再三諫請誅滅其後惡生與諸臣佐於朝會時告群臣曰劫比羅國諸釋種子恒云我是婢兒罵辱既深此不可忘然彼是如來種族世尊憐念每自抑忍不敢行誅云何能得報此惡罵苦母對曰我聞沙門喬答摩自云離欲離欲之者無眷念心若有眷念即非離欲道俗各異王宜自決又言今日正是誅釋種時於是惡生欲整四兵出行討罰未去之頃佛作是念城中釋種未見諦者若與惡生共相戰鬪便非見諦之器即往劫比羅國到已住在多根樹園時諸釋種聞世尊來至於此大衆集會誦如來慶頂礼雙足退坐一面尔時世尊知諸釋種根性本緣為說妙法時彼衆中有無量百千諸有情輩得大利益或得預流果一來果不還果阿羅漢果或有作獨覺因或作成佛因緣復有無量衆生歸依三寶受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第三張

學處奉行佛教是時劫比羅釋種獲此法利頂礼世尊奉辭而去是時惡生親領四兵於劫比羅城不遠而住具壽大目連詣世尊所頂礼佛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聞癡人惡生嚴集四兵來誅釋種我有神力能擲兵衆速置他方唯願世尊賜垂哀許復以神力變城為鐵以大鐵網遍覆其上令彼惡生尚不能見劫比羅城况加誅害佛言我亦知汝有神通力所作皆辦然由釋種前生業累今應受報業若成熟如瀑水流不可禁制要須自受廣如上說尔時世尊說此頌曰

假令經百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

佛告大目連故知世間皆由業力而受其報由業力生由業力住一切衆生皆隨業力善惡須受于時目連不果所願礼佛而去

是時劫比羅諸釋種子聞惡生王將大兵衆欲來誅滅即勅四兵嚴整器仗出城拒敵彼未防備衛惡生軍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第四張

第四一冊

三三三

諸釋種並證見諦不行煞害唯用鞭杖左揮右拂而打撲之或復以箭射彼弓絃為馬腹帶射皆令斷或射頭羊甲綴使落於地或射耳邊及鞍轡條帶但令遺落不傷身首不損其命

十時惡生兵衆尋自散諸釋種子戰便得勝師衆俱入閉門上城而作制令我等不應傷害惡生及其兵衆若有犯者則非釋種

攝本說一切有部經卷第八 第十五

幾況害於人今閃婆一人將兵來戰煞害弥多况劫比羅諸餘釋種委兵來集敵對難當若得且歸猶勝金海苦母對曰大王彼閃婆者從外而來元未得入劫比羅城不知唱制致此平暴起戰閫心內外不通願王勿慮于時閃婆釋子心欲入城至於門首噉言為開時守門者問言是誰答曰我是閃婆汝宜可住報諸釋種城中即便令使報曰汝從今後非釋迦種當隨意去何以故緣汝殺犯城中制令所以不得入此城門閃婆即問衆有何制說我殺犯答曰我等作制不擬傷害惡生兵衆若有犯者即非釋種報曰我實不聞願見容納如是苦請衆皆不許乃告衆曰既不客入請還家口衆出與之得眷屬已詣世尊處頂札雙足退坐一面而白佛言劫比羅城諸釋種子損我今出願佛慈悲賜我記念常為供養敬奉如來佛以慈悲持自駿爪授與閃婆今時閃婆以殺重心受如來駿爪往婆具茶國彼諸人聞摩健釋子名曰閃婆今

攝本說一切有部經卷第八 第十六

來至此欲為我主我等共議可隨彼不國人皆來於一山下籌量此事時閃婆釋子屏諸從者置在一處自身詐作送書使人腋挾利刀詣衆集處作如是語諸君當知閃婆釋子有大勢力勇健難當令我賣書遺及仁等問言何為答曰彼欲為王統領仁等應當就坐共讀其書諸人答曰此無坐物何以安居彼即拔刀斬諸磐石片片為座與衆令坐衆人見已咸歎甚奇問言丈夫如汝之類彼有幾人答曰我是持書使者何足在言更有餘人信勝於我衆聞此語皆大驚愕共相謂曰使者尚余何況閃婆我等不如立彼為主共披封已書却報仍語使言善來大王我等欽風早希臨降閃婆既別往舊停處嚴飾徒侶整肅侍衛入婆具茶園老少歡喜辨設所須咸共盡心選擇吉日榮立為主諸國遠聞婆具茶園中有釋迦種名曰閃婆共立為主焉為閃婆國閃婆立後遂乃敬造大率堵波安置如來駿爪以申供養即号其塔為閃婆

攝本說一切有部經卷第八 第十七

寧堵波其妃先不信佛下令國中遣
立神廟依俗祭祀至于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 第十八張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殊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四十攝頌勝勝之餘

余時惡生告苦母言劫比羅國諸釋
種子勇健難當今開城門上城防護
我等何能得為然答今且歸還苦母
答曰大王諸有大城以巧方便皆當
破滅我昔曾聞古仙所言有其五事
決勝於他云何為五頌云

和好行財賄 矯詐為毒術 後當以兵力
是智人所為

准斯道理應設方便先為矯詐遣使
詣彼持王敕命而告之曰今我於仁
有愛戀心實無惡意緣有少事要欲
入城幸為開門覓見容納即還速出
不敢停留依計至彼傳如上說城內
諸人共集議論為當放入為不許耶
或言放入或言不可或言惣集一處
可共行籌若籌多者應隨其語衆然
其說即共行籌是時罪惡魔王作如
是念我常隨逐沙門高答摩覓其瑕
隙不能得便我今宜可害彼眷屬正

是其時即便變身作老釋子居其上
座先受取籌以次諸人見彼受籌咸
云老宿既受我何不取于時衆內多
人受籌既見籌多遂即開門令王軍
入王曰我已棄捨劫比羅城諸釋迦
子任情誅然衆聞教已便縱四兵旗
鼓震天踴聲聒地隨處誅戮無悲愍
心時釋種大名見此事已於諸眷屬
起極悲憐頭髮蓬亂即疾往詣惡生
之所自言大王當與我願王曰欲須
何願自言於諸釋種幸施無畏王曰
諸餘釋種我不能捨汝之家屬隨意
當出答曰我今入池自沉水底乃至
我身未出已來眷屬皆放王聞是語
目視諸目諸目自王此大名者是先
王親友允其所願王言若尔少時令
出是時大名既蒙許已悲愍眷屬憂
惱纏心疾往赴池自沉水底即以頭
髮繫著樹根因茲而死時諸釋種於
過去時不同業者出城而去或往末
羅國或往泥波羅或往其餘聚落城
邑若於昔時同惡業者雖出東門南
門還入南門出西門入西門出北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第三張

入北門出東門入諸目見已而白王曰今時釋種皆自燒煮以何得知諸門出者悉皆還入王曰速看大名入水何久遣使觀之見其已死還白王知彼已命過王加嘆悲即告目曰可設高座設昇其上躬自瞻望若我不見人血橫流騰波街巷者我終不能身離此座即登座遙望諸勇健人被殺之時法介血少諸目議曰仁等應知今此惡王作大罪業自為要契望血橫流何處得有如斯之事宜取紫礮煮令色赤盛滿千瓊當街傾瀉觀其流去與血不殊如計便作報言血至惡生遙見謂其是血便作是念我今望足宜可歸還時惡生惡人枉殺釋種七万七千此諸人內多是見聖諦者殺戮如是諸賢善已遂將釋種五百童男及五百童女行至一園是外道住處苦母自言此等千人皆是惡家何不惣殺王曰云何當殺答曰令群象脚踏是時五百釋子有大勇力撲象令倒手擎弃之苦母見已白惡生曰大王見此勇健人不王曰我

根本說切有部經卷第九 第五十

見答曰若捨此徒當與大王作無利於王言有責若為殺之答曰掘地作坑埋令頭出上以鐵揪磨之令碎時有二童子六至佛所令時世尊欲令知業感報不虛即以神力化鉢令大合二童子即於鉢下爛熟而終殺釋種時佛極頭痛即告阿難陀曰咸水滿鉢持來我所時阿難陀即授鉢水是時世尊以額上汗兩三滴許置鉢中即便烟出震吒作聲如以熱鐵投之於水是時惡生告一人曰汝當住此佛若於我有所記者可速來報即將五百釋女還歸本國時諸苾芻見此事已咸有疑心請世尊曰大德因何業故令佛頭痛劫比羅城諸釋種等復作何業由彼為緣實無罪犯被惡癡惡生執見誅戮世尊告阿難陀曰汝今可去告諸苾芻咸應集在外道園中我當為說惡癡惡生殺諸釋種先業因緣尊者受教即往白衆令時世尊與諸苾芻行詣彼園時有婆羅門於其中路遙見世尊作如是語喬答摩惡癡惡生多造惡業釋種

根本說切有部經卷第九 第五十一

無罪枉見殺害佛告婆羅門如是如是惡癡惡生造作無量尤重惡業釋種無罪枉為屠害佛至園中見彼被屠童男童女尚有殘命彼見佛時悉皆涕泣世尊即便在其一面於所執座就之而坐告諸苾芻曰劫比羅城諸釋種子已經三度被他屠殺出大叫聲苦為漁人煞諸魚類復於聚落傷害諸人今於此時被惡生所然尚有殘命出大叫聲與昔無異汝等苾芻頗曾聞見諸有獵師屠膾之類以共白業活命之事能得為馬車步威嚴威感不諸苾芻言未曾聞見如此之事佛言善哉苾芻我亦未曾聞見斯事獵射之徒得有如是熾盛兵衆何以故由彼屠人有罪惡心伺求物命緣斯惡業不能獲得為馬車步熾威威感多有財貨何以故由彼羊等禽獸之類被殺之時以其忘心視彼人故由斯不獲為馬車步及諸財物汝等苾芻彼畜生趣所有衆生惡眼看時尚能令彼不得四食及諸財寶何況惡生惡癡垢重然彼學人具大

根本說切有部經卷第九 第五十二

威德持淨戒者而能增威爲馬車步
及諸財物得安樂住不遭損滅無有
是慶汝等當知憶薩羅城辟如毒龍
所顧視慶恙當滅壞此城亦尔七日
之後愚癡惡生及與苦母被火所燒
揚聲啼叫墮於無間大地獄中受極
苦惱是故汝等應如是知於諸枯木
尚息惡心豈況其餘含識之類
時諸苾芻見是事已咸皆有疑請世
尊曰此五百釋子曾作何業由彼業
力現無怨犯被惡人惡生枉見誅戮
又因何業誅戮之時令佛頭痛佛告
諸苾芻彼諸釋子及我前生所作之
業汝等善聽彼所作業因緣合會成
熟之時如瀑流水不能止過無代受
者廣如上說乃至果報各還自受
汝等必當乃往古昔於一河邊有五
百漁人依止而住時有二大魚從河
入河汴流而上彼見二魚情生喜悅
共張大網捕得其魚見其極大共相
議曰今欲如何魚既極大若頻然者
肉便壞爛何所用爲或云且然一魚
繫在水或云二魚皆大若然一者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第六頌

其肉亦壞可繫於柱安在水中勿令
命斷須臾之時生取而賣咸言可介
即共分割魚受楚苦發大叫聲是時
漁人之中有一童子見如斯事生歡
喜心時二大魚而作是念我實無辜
橫加劇苦當求之世此等生慶我亦
生彼雖無罪犯我苦救之汝等苾芻
勿生異念彼二魚者即惡生苦母是
五百漁人者即五百釋子是由彼五
百漁人令其二魚受劇苦故今被惡
生苦母掘地埋身以鐵板令諸釋
子受大苦惱諸餘釋子皆是當時隨
喜之類其漁人中一童子者即我身
是由見然魚心生歡喜遂成其業由
彼業故我雖證得無上菩提然猶受
此頭痛之苦我若不獲如此福聚無
邊功德者亦同彼等受其誅戮
復次汝等必當應更諦聽劫比羅城
諸釋種子過去世時所作之業有五
百群賊至一村中劫奪財物有二長
者閣上而住賊喚令下長者不下賊
又語云若不下者令汝惣失長者報
言我寧受死終不能下賊便積柴放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第七頌

火燒閣熾火上騰受焚燒苦長者作
念我無惱犯令我受苦於未來世應
汝生慶我亦同生報汝斯苦汝等必
當勿生異念彼二長者即惡生苦母
是五百賊者即五百釋子是由彼賊
徒然二長者今此二人亦還殺彼是
故苾芻作黑業得黑報白業得白報
難業得難報是故汝等應捨黑業二
業勤修白業當如是學時惡生王然
釋子已往至羅伐城欲入城時逝多
太子於高樓上與諸妹女奏妙音聲
受五欲樂惡生聞已問曰是誰諸目
答曰逝多太子王曰噯來即承命至
責曰我討怨家非常疲苦汝何於此
受欲樂耶太子答曰不啻大王誰是
怨家王曰劫比羅釋子即是我怨太
子曰若釋子是怨者誰為善友王問
是語便大瞋怒告諸目曰此亦與諸
釋子為黨急可誅戮諸目即殺命終
之後得生三十三天人間勝報尚猶
未盡天中妙樂隣次受之介時世尊
欲宣此義而說頌言
今生若喜來世苦 由其作福二俱喜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第八頌

自知此喜由先業更復轉生於善趣
今生若樂來世樂由其作福二俱樂
自知此樂由先業更復受樂於餘趣
尔時具壽阿難陀聞佛說已白佛言
大德我今不解如斯頌義佛言阿難
隨其逝多太子無有僣犯被惡人惡
生枉見誅戮人間勝報尚猶未盡天
中妙樂降次受之我緣此事故說斯
頌時阿難陀默然信受後於異時惡
人惡生與諸婬女在宮殿中便自誇
讚如我大力勇健難當所為究竟於
此世間有相似不于時惡生所將五
百釋女聞其語已共說頌曰

彼是佛家子為戒所拘束汝今盡誅戮
自讚欲何為

王聞釋迦女說是頌已發大瞋怒亦
即以頌告諸目曰

誅龍留龍女於我生瞋毒速宜截手足
急遣隨親去

時諸目等即將五百釋女於波吒羅
池邊截其手足因此号为截手足池
諸經首云佛在室羅伐城截手足池
邊此是其事是時五百釋女被截手

按本經初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第六經

足受大痛苦不能裁忍便作是念我
等今時諸苦遍身痛切難堪世尊大
慈寧不垂憐諸佛常法無有一事而
不覺了于時世尊起大悲心遂到其
處見諸釋女露形而坐世尊見已起
世間智諸佛常法若起世俗心乃至
銀鐵皆知佛意若起出世心乃至聲
聞獨覺不知佛意況餘含識而能得
知佛作是念善哉若得舍支天女持
衣及水來至此者極為要事佛作念
已舍支天女即知佛意作如是念何
故如來起世間念我知世尊欲為五
百釋女宣說妙法須衣及水即持五
百天衣往無熱池處以餅取水來至
佛所頂礼佛足而白佛言大德五百
天衣及妙香水今並持來佛言汝往
慰問諸釋迦女與洗身體皆令著衣
于時舍支如佛所教次第皆作
尔時如來以神通力令彼五百釋女
苦痛皆除告言汝等善女人自作斯
業今時成熟必當自受無人肯代尔
時世尊說此語已捨之而去彼諸釋
女於世尊處發淨信心即便命過生

按本經初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第十經

四天王宮若男若女生天上皆即起
三念我於何處死今在何處生由作
何業便憶前身於人趣死今生四天
王宮於世尊處極生尊重發淨信心
時彼五百釋女便作是念我若不往
礼世尊者是不恭敬是非所宜于時
五百天女作斯念已即各嚴身具諸
璎珞光明殊妙便以天衣盛妙天花
所謂毘鉢鉢花鉢頭摩花拘物頭花
分陀利花曼陀羅花過初夜分來詣
佛所天花供養礼雙足已在一面坐
聽受妙法時諸天女光明赫奕周遍
照耀逝多園林尔時世尊隨諸天女
意樂根性為說妙法令彼得悟四聖
諦理時諸天女以金剛智杵摧破二
十薩迦耶見山得預流果既見諦已
三白世尊言大德由佛世尊令我證
得解脫之果此非父母人王天眾沙
門婆羅門親友眷屬之所能作我遇
世尊善知識故於地獄傍生餓鬼趣
中拔濟令出安置人天勝妙之處當
盡生死得涅槃路乾竭血海起越骨
山無始積集薩迦耶見以金剛智杵

按本經初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第二經

而摧碎之得預流果我今歸依佛法
僧寶受五學處始從今日乃至命終
不煞生乃至不飲酒唯願世尊證知
我是紐波斯迦即於佛前合掌恭敬
而說頌曰

我由佛力故 永閉三惡道得生勝妙天
長歸淨勝路 我依世尊故今得清淨眼
證見真諦理 當盡苦海際超出於人天
離生老死患 有海中難遇我逢今得遇
我以莊嚴身 淨心禮佛足 右繞除惡者
今往赴天宮

時彼五百天女既稱所願猶如商主
多獲財利亦如農夫廣收田實如勇
健者降伏諸惡如重患人除去衆病
生大歡喜辭佛而去俱往天宮時諸
苾芻聞是說已咸皆有疑請世尊曰
此五百釋女曾作何業由彼業力於
此生中無有惡犯愚人惡生枉截手
足又因何業得生天上聞佛正法證
真諦理佛告諸苾芻彼諸釋女所作
之業成熟之時因緣合會廣如上說
所有男報各還自受汝等苾芻乃往
過去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第二十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世尊名迦葉波如來應正等覺明行
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
人師佛世尊出現於世此五百釋女
於彼佛法中出家為苾芻尼常於學
無學苾芻尼邊作截手截足之言而
為罵詈由此業力於無量歲中墮在
地獄受燒然苦復此餘業五百生中
常截手足乃至今生亦受此苦由於
我所起淨信故得生天上復由昔日
作苾芻尼受持讀誦正法教故值我
聞法證見諦理汝等苾芻此皆由業
廣如上說是時惡生所留之人聽佛
記已還惡生屢彼便問曰世尊於我
有何言記彼言大王如來說言憍薩
羅國志當破滅更經七日惡生苦母
被猛火燒身墮在無間大地獄中是
時惡生聞彼所說極懷煩惱掌頰而
住苦母見已問言大王何故懷憂王
言苦母我今云何得不憂惱世尊有
言記我及汝於七日後猛火焚燒墮
在無間大地獄中苦母對曰大王如
乞索婆羅門入舍乞求不得物時欲
令其家生百千種不吉祥事何況沙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第二十三

門喬答摩所有親族被王誅盡寧無
深重怨恨之言隨其惡心而為咒咀王
若懼者於後園中池水之內造一土
樓王應詣彼七日居住日滿之後方
可入城王言如是即令造樓將諸官
人及苦母等昇樓而住過一夜已苦
母自言大王一夜已過餘六夜在當
共入城如是二三乃至七日苦母言
今日安隱共入城中于時四面忽然
雲起女人常事樂觀瓔珞諸宮人等
共相謂曰莊嚴結束可往城中即蓋
衣服時有一女以日光珠置偃枕上
而白嚴飾雲去天晴日光忽現照觸
寶珠便即火出燒共偃枕狂瞋上騰
即焚樓閣諸宮人等四散馳走惡生
苦母皆被火燒便欲走出時有非人
開其尸不能得出于時惡生被火
燒害極苦經心告苦母曰禍哉我今
已受燒害之苦苦母曰大王我亦同
此大火燒然身皆爛熟俱大號叫便
墮無間大地獄中受諸極苦告時世
尊即說頌曰

今生若燒來世燒 由其作罪二俱燒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第二十四

自知此燒由惡業更復轉生於惡趣
今生若苦來世苦由其作罪二俱苦
自知此苦由惡業更復受苦於餘趣
尔時具壽阿難隨聞佛說已自言大
德我今不解如斯頌義佛言阿難
愚人惡生及以苦母被火焚燒墮阿
毗止大地獄中我因斯事密說此頌
廣如上說

時惡生王既誅釋種於彼城中有餘
瓔珞環珞嚴身之具諸釋女等見即
啼泣心懷憂惱即自念云彼諸人等
生存之日敬重來僧宜將此物為彼
追福奉施來僧即持布施時六眾
並得此物已便自嚴身入劫比羅城
次行乞食釋女見之如前啼泣自言
聖者我等不欲觀見斯物故施仁等
聖息憂心今還令我起皆追念六眾
默然是諸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
由諸苾芻身著瓔珞及諸環珞并金
線帶有如是過自今已後制諸苾芻
但是嚴飾雜彩之具悉不應著若有
著者得越法罪

第二門第五子攝頌曰

攝本經初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第十五頌

出家有五利不捉錢授學大眾說伽陀
烟甯歌聽許

緣在室羅伐城於聚落中有一長者
娶妻未久歡懷而住後於異時長者
親族及以財物悉皆盡盡便作是念
我今年老不能求覓錢財受用加以
親族死亡略盡我今宜可捨俗出家
作是念已告其妻曰賢首我已年老
不能求覓錢財產業親族喪盡今欲
出家妻答言善然可時時看問於我
夫報言尔即往逝多園中詣苾芻所
禮雙足已自言聖者我求出家報言
賢首斯為善事隨汝意作如世尊說
諸有智者見五利故當樂出家云何
為五一者我得自利不共他有是故
智者應求出家二者自知我是卑賤
之人被他驅使既出家後受人恭敬
讚揚禮拜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三者
當得安隱無上涅槃是故智者應求
出家四者從此命終當生天上是故
智者應求出家五者常為諸佛及聲
聞眾諸勝人類之所讚歎是故智者
於善法律應求出家汝今發心斯為

攝本經初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第十六頌

善事時彼苾芻即與出家并受圓具
經二三日教法式已告言賢首處不
養應室羅伐城履所寬廣是佛境界
應行乞食以自活命彼於晨朝執持
衣鉢入室羅伐城乞食逢一女人形似
其妻見已作念我先共妻作是妻
得出家後時往看問今既出家宜在
言信勿令憂惱乞得食已還逝多林
未久時間白鄒波駁耶言我先與故
二作是要契得出家後時往看問願
垂聽許師曰隨汝意去自善護心答
言可尔奉辭而去漸漸遊行至菴村
爰其妻遙見迎前疾至唱言善來善
來聖子即欲捉衣提鉢苾芻曰賢首
欲何所為答曰欲捉取衣鉢苾芻曰
勿觸衣鉢問曰何故答曰我奉鄒波
駁耶所誡令善護心彼言聖子汝自
防心我豈相障即捉衣鉢數座令坐
將洗足水問曰欲何所為妻曰欲為
洗足答曰勿觸我足問曰何故報曰
我奉師誡令善護心彼同前答便與
洗足後將油來欲為塗足苾芻見問
答言塗足苾芻曰汝勿為塗問答同

攝本經初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第十七頌

前鄒波駛耶誠我護心彼問聖子汝
自防心又將食來欲同盤食問曰何
為荅曰離別多時不同處食意欲共
食苾芻不許問荅同前即敷氍褥白
言聖子速來疲困願少眠息苾芻既
洗足已即便卧息時彼即來欲同履
卧苾芻曰汝欲何為荅言聖子不同
卧來時節淹久意欲同卧問荅同前
苾芻不許即來抱觸女是觸毒被摩
觸時心便動亂發諸惡念即共交會
多日共住報其妻曰我欲還寺妻作
是念此乃共我私交外人不見我今
可使衆人知之諸苾芻等定當損逐
還來我處作是念已白言聖子不可
空去可將多少糠直貝齒隨行苾芻
曰我不合捉金貝等物如何持去妻
曰我今設計使不觸者即便以物繫
錫杖一報言將去苾芻即持錫而去
至室羅伐城六衆苾芻常法守門不
令空過時鄒波難陀門首經行通見
彼苾芻來頭似鵲象眉長垂下見已
便念是何尊者而來於此應可相迎
即逆前行唱言善來善來尊者時苾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第十分殊

苾芻曰敬禮敬禮阿遮利耶時鄒波
難陀便作是念此必定是摩訶羅苾
芻不知鄒波駛耶不識阿遮利耶我
今問彼從何所來即前問曰老叟從
何所來荅曰阿遮利耶我看故二來
鄒波難陀曰汝是善人情存恩惠念
昔恩者人皆共讚世尊亦說汝等苾
芻常學報恩少恩尚報何況多耶汝
存宿恩得見妻不荅言我見又問曰
得安穩耶報云幸承覆護甚得平安
汝錫杖上是何等物荅曰妻為道
與我貝齒鄒波難陀曰老叟汝甚福
德往見妻已得此利來復作是念看
此舉客應有別事我今應以軟語問
之其摩訶羅性懷慈直所作之事具
向說之鄒波難陀曰汝所作者可
具向鄒波駛耶度說彼聞歡喜彼至
師邊一具說師聞此語告諸苾芻
是諸苾芻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彼
莫訶羅不知輕重無故心犯若未曾
為說四波羅市迦者彼便不犯汝等
苾芻由此緣故受近圓已即應為說
四波羅市迦法若不說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第十分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第十分殊

根本說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殊

第二節第五子攝頌之餘

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苾芻名曰歡喜
住居蘭若寂靜之處常樂坐禪由習
定故時人稱為住定歡喜將欲入定
魔女來請共行欲事歡喜不受後於
異時復欲入定魔女還來坐其膝上
如是當知女人之境是為大毒觸即
害人赤心既生便共行欲于時歡喜
共行姪已如毒箭入曾心懷憂念云
我惡癡毀清淨行作姪事即可還
俗復作是念我實無有覆藏之心宜
往佛所具說斯事若有軌式仍得出
家者當如法行若其不然後當還俗
即以右手持法衣左手遮形醜流淚
悲泣往詣佛所令時世尊與無量百
千苾芻大衆演說正法過見彼來便
作是念我若不先告彼苾芻言善來
善來者彼嘔熱面便即命終作是念
已告歡喜言善來善來何故悲泣答
言大德世尊我先歡喜今非歡喜佛

言汝有何過作此語耶答言世尊我
不捨學處毀清淨行作姪欲事雖造此
過乃至無有少覆藏心佛言歡喜汝
能終身受學處不答言大德我能受持
今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汝等當知歡
喜苾芻雖犯淨戒無覆藏心非波羅市
迦汝等應與歡喜終身學處更有此類
亦當授與應如是與數座佛鳴捷雅
言白復周自既集已令歡喜苾芻遍禮
僧已於上座前踞踞合掌應如是乞
大德僧伽聽我歡喜苾芻不捨學處
毀清淨行作姪欲事乃至無有少覆
藏心我歡喜苾芻今從僧伽乞終身
學處願大德僧伽與我歡喜苾芻終
身學處哀愍故第二第三亦如是乞
僧伽可令歡喜在眼見耳不聞處住
老一苾芻為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彼歡喜苾芻不捨學處
毀清淨行作姪欲事乃至無有少覆
藏心今從僧伽乞終身學處若僧伽
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與歡喜
苾芻終身學處白如是次作羯磨大
德僧伽聽彼歡喜苾芻不捨學處毀

根本說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殊

清淨行作姪欲事乃至無有少覆藏
心此歡喜苾芻今從僧伽乞終身學
處僧伽今與歡喜苾芻終身學處若
諸具壽聽與歡喜苾芻終身學處者
默然若不許者說第二第三亦如是
說僧伽已與歡喜苾芻終身學處竟
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
持佛告諸苾芻授學之人所有行法
我今當說授學苾芻不應受住本性
善苾芻恭敬禮拜逢迎合掌不同一
座凡坐之時應在卑座不同經行設
有同行應退一步若向長者婆羅門
家不應將住本性苾芻為伴設同
去者今彼前行不同室宿不與他出
家并受近圓不受他依止不畜求寂
不作單白白二白四羯磨不應是作
秉羯磨人亦不耆教誡苾芻尼設耆
不應去見他苾芻破戒破見破威儀
非正命皆不應舉亦復不得作諸制
令不同長淨及隨意事每至晨朝常
須早起開諸門戶取舉燈臺灑掃房
院以新牛糞隨處塗拭可於廁上亦
塗令淨咸可安置水土及茶勿令闕

根本說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殊

事所須之水可適寒溫於水竇處洗令淨潔鳴捷維敷座席可備眾花燒香供養若自能者隨時說頌讚數佛德若不能者可請餘人若是夏月應須持扇扇諸苾芻凡欲座時於大苾芻下在末寂上每受食時令心安靜食若了時為取匙席所有食器置於本處掃灑食處恒於眾中告知日數作如是白大德僧伽聽今是月一日大眾人人咸可用心為造寺施王及護寺天神國王大臣師僧父母十方施主應說經中福施妙頌若自不能請餘人作餘日准知時諸苾芻共分房舍不與授學人佛言應與不與利養佛言應與其授學苾芻不修善品佛言應修此之行法乃至斷盡煩惱以來常應順行不行得罪于時苾芻如佛所勅次第作已歡喜苾芻至念慈懃策勵無倦便斷五趣繫縛煩惱證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搗空刀割香塗愛惜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十卷第四

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志皆恭敬是時歡喜證得果已仍依前制所有行法不敢虧違佛言不應更行應隨大小次第而坐與住本性人而為共住

緣在王舍城時具壽畢隣陀婆瓊從出家後常嬰疾病有同梵行者來問言大德起居輕利安樂行不荅言具壽我常病苦寧有安樂問言何苦荅言患飲問比服何藥荅言曾吸藥烟得蒙療損大德今何不服荅言曰佛未聽服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有病者聽吸烟治病苾芻不解安樂火上直亦吸烟烟不入口佛言可以兩枕相合底上穿孔於中著火置藥吸之事猶未好佛言應可作筭彼以竹作此還有過佛言不應用竹可將鐵作彼作太短佛言勿令太短彼作太長佛言不應太長可長十二拈勿令尖利亦勿麤惡置枕孔上以口吸烟彼既用了隨處棄擲佛言不應輕棄可作小俗威舉彼置於地佛言不應置地令壞應掛為牙杖上或梵竿上鐵便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十卷第五

生垢佛言應以藥油塗拭後於用時洗拭辛苦佛言不應水洗應置火中燒以取淨

第二門第六子攝頌曰

藥湯應洗浴 灌鼻開銅蓋 乘輦老病聽 須知便利事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苾芻身遭疾苦詣醫人處告言賢首我身有病幸為處方荅言聖者作藥湯洗方可平復荅曰佛未聽許醫言聖者世尊大悲此必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醫人若遣作湯洗者隨意應作佛既聽許用藥湯洗諸苾芻不知何藥為湯遂白暨言佛已許我作藥湯浴不知當用何藥醫曰聖者我亦不知何藥然曾讀輪王方中見此湯名仁等大師是一切智問當為說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但是治風根莖花果及皮木等共煮為湯洗身除疾諸苾芻以湯洗時皮膚無色佛言以膏油摩彼便多塗膩汚衣服佛言以淨瓦指之復無顏色佛言洗將了時於其湯內置一兩涕油令身潤澤又具壽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十卷第六

畢隣陀婆婆有痛乃至茲苦問言何苦答言我患鼻中洩出堅問比服何藥答曰曾為灌鼻大德今何不灌答曰佛未聽許時諸慈慈以綠白佛佛言若有病者我今聽以獲油灌鼻慈慈直令傾置鼻中膩汙身體佛言不應如是慈慈復用茶感而灌事猶未好佛言不應用茶又於小布中灌有過同前佛言不應以小布灌可用銅鑊及錫作灌鼻筒慈慈便為一紫佛言應作兩紫彼作失利及以慈惡佛言勿令失利慈慈必若不淨洗手灌鼻佛言應淨洗手受取藥已方灌鼻中又復畢隣陀婆婆患渴慈慈來問仁有何疾答言患渴無物飲水白佛佛言當飲水銅鑊

又復畢隣陀婆婆有諸親族來就聽法聽已言歸告其妻曰聖者畢隣陀婆婆說美妙法我已聽受妻曰佛出世間仁獲利益夫曰何故汝等而不聽法妻曰我是女人出外羞耻若其聖者畢隣陀婆婆得來至此為我說者當聽受之夫便為請答言賢曰我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第一誦

身有病不能詣彼答曰聖者我取舉來報曰佛未聽許慈慈舉舉時諸慈慈以綠白佛佛言由是緣故聽諸慈慈若有病乘舉佛既聽已時畢隣陀婆婆即便乘舉將諸弟子詣彼請慶時六眾慈慈在路遇見問諸弟子言乘舉者誰答曰是我耶波駛耶六眾曰世尊聽諸慈慈乘舉耶答曰聽許又曰世尊大慈知諸擇子身形柔軟不能徒步所以聽乘時六眾慈慈手相謂曰我等亦可在嚴好舉至第二日以妙纓毛及諸鈴鐸莊飾之具垂繫舉上乘向街衢諸長者婆羅門見已問曰聖者此是何物報曰世尊聽我乘舉報曰豈汝沙門尚受欲樂乎六眾默然時諸慈慈以綠白佛佛言無病慈慈若乘舉者得越法罪有二因緣方得乘舉一者年老衰羸二者帶病無力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長者心懷正信共無信婆羅門詣迦多林隨處觀看至一樹下見便利處婆羅門曰長者沙門擇子極不淨累花果樹下而還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第八誦

不淨長者曰諸聖者等皆是大德豈自便轉耶應是白衣作無儀事言談之際忽見一摩訶羅必慈以衣覆頭樹下便利無信婆羅門見已報長者曰仁言白衣作此不淨看此慈慈以衣覆頭樹下便轉豈白衣乎于時長者極懷羞耻默然無對時諸慈慈以綠白佛佛言慈慈不應於諸樹林下大小便利若故犯者得越法罪佛既聞已諸慈慈等在路而行至大林所便利來逼以護戒故抑不便轉更招餘疾時諸慈慈以綠白佛佛言慈慈道行若至大林處隨意便轉佛既聽許道行林處而作便轉時有慈慈在聚落中於樹林下不敢便轉遂於日中被炙辛苦時諸慈慈以綠白佛佛言但是荆棘林下隨意便轉其耶波雞施復以大便汚他菜園佛制慈慈不得生草上大小便利時諸慈慈往無草處便轉糞穢狼藉時諸長者婆羅門見已共譏笑曰沙門擇子大好儀式共集一食亦一處便轉時諸慈慈以綠白佛佛言由是緣故我今聽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第九誦

諸苾芻作廁彼便寺外作夜出怖畏

虎狼師子及諸賊等以緣白佛佛言

寺內應作諸苾芻不知何處應作佛

言應在寺後西北隅作復不知云何

作佛言有二種廁一者直舍二者傍

出言直舍者如方丈屋廁在其中言

傍出者於房後簷架木傍出周以板

障令廁在中於外可置洗手足屢及

著餅屢廁安門扇并須橫店外置木

屢入時應著時一苾芻入廁復有苾

芻重入佛言不應如是凡入廁時須

彈指警咳其在廁者亦應如是廁極

臭氣佛言應為直次洗拭令淨置茶

土等勿損飛蟲諸苾芻以手洗廁心

懷嫌惡佛言但直瀉水以掃簣指不

應用手時諸苾芻廁內洗手足久待

不出佛言外安洗手足屢彼便速置

佛言近者由是我今聽諸苾芻若作

廁時所須雜物皆可作之佛聽作廁

時諸苾芻有小便者亦在廁中有大

便者不得疾入久待招病佛言應可

別作小便之處諸苾芻不知何處佛

言近廁應作通水令出別安門扇法

皆如廁

第二門第七子攝頌曰

水餅知淨觸 願世尊長壽 毘斯尼涅隸

敬囑俱開五

緣在室羅伐城時當暑熱有婆羅門

為渴所逼欲須飲水行入寺中至苾

芻處告言我渴仁可與水苾芻持觸

餅水令飲婆羅門見已問言聖者此

餅為淨為是觸耶答曰是觸若尔何

緣持此授我報曰餅在一處我遂將

來報言聖者淨觸兩餅不應淨雜別

處安置若有沙門婆羅門來求水者

清其渴之豈非福耶婆羅門嫌水不

飲捨之而去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大

衆應可置淨水餅供渴乏者佛言大

衆置淨水者時有長者問佛許已多

以餅凡施於寺內其須者即便持

去或守園人及諸俗旅隨意將去苾

芻見時不為遮止未久之間餅器皆

盡時諸苾芻告彼施主曰仁所捨器

今皆破盡宜更持來答言聖者我施

多器因何速盡苾芻以緣具報施主

彼言聖者諸凡俗人我无不與何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第十頌

遮止令其換費時諸苾芻以緣白佛

佛言不應如是捨而不問衆應差違

掌器物人佛聽許已時諸苾芻不為

簡擇隨意便老佛言有五事即不應

差云何為五若有愛患怖癡亦復不

知所有器物藏與不藏復有五事應

差若無愛患怖癡善知器物藏與不

藏應如是老集衆同前對衆應問汝

苾芻某甲能為大衆作掌器人不依

言能者令一苾芻作白二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苾芻某甲樂與僧伽

作掌器物人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

應許僧伽今差此苾芻某甲為衆作掌

器物人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僧伽

聽此苾芻某甲樂與僧伽作掌器物

人若僧伽許苾芻某甲作掌器物人

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已許苾芻

某甲作掌器物人竟由其默然故我

今如是持

時有人來為渴須水苾芻新餅咸水

投與俗人將舊餅水授與苾芻佛言

不應如是應將新器供諸苾芻舊器

與俗苾芻用訖即便取舉白衣用了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第十頌

隨處輕弄佛言皆須取取必苦不善防護致有損失佛言應為庫貯必苦依教而作時有商主從北方來請佛及僧於三月內為辦供養便作是念我今供養不欲徒他求諸器具我當自辦即以白銅赤銅作多食器於三月中以上妙飲食供養如來及聲聞衆期限滿已將諸器具施與衆僧必苦便將此器內凡器庫中手相振觸致有損壞佛言銅瓦之器應別安置時有渴乏婆羅門來入逝多林到必苦慶告言聖者願與我水必苦即持水罐及繩與婆羅門彼問聖者此何所為答曰我無舊水自可取用婆羅門曰仁等憐愍一切衆生若能豫辦少多飲水極為善事必苦報曰佛未聽許時諸必苦以緣白佛佛言大衆宜應豫安淨水必苦聞已隨處安置或在中庭或居房內簷前門側今水不淨佛言不應如是應作貯水堂必苦聞已不知何處安置佛言可於入寺門東邊作停水處室中間黑佛言應安窓牆地上有泥應以埽砌并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 第七品 殊

水今出應安門扇并安鈕店貯水餅現不應置地安木牀上若無木牀應以埽埽現以物支勿令傾側水餅不淨時時應洗不知以何物洗佛言應以旃蓆并諸雜業雖頻洗刷仍有臭氣佛言應畜多器更平咸水一分安水一分應乾遂於日中曬曝佛言陰慶令乾便不蓋口土入現中佛言應須蓋覆勿以不淨手觸應淨洗手彼觸現時頻頻洗手致有勞倦佛言若是淨銅瓦器指不觸水取亦無犯或以乾牛糞屑揩手去膩亦得佛既聽許豫置其水不知使誰應作佛言當使弟子門人其安置水處所須之物皆應豫辦

佛在劫比羅城多樹園時大世主必苦尼為答與善屬必苦尼有五百人來詣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佛為說法于時世尊忽然變噴時大世主高答弥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壽命長遠住過劫數其五百必苦尼聞大世主說此語時咸即同聲如世主所願有地上藥叉鬼神聞五百必苦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 第七品 殊

尼說此語時皆共同聲咸說斯願虛空藥叉神聞聲亦說斯願如是四天王宮及三十三天夜摩天都史多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乃至梵天手相聞聲咸說斯語唯願世尊壽命長遠住過劫數余時世尊告大世主喬答弥必苦尼曰汝今與一切衆生作大障礙由汝斯語五百必苦尼及地上空中乃至梵天聞汝此說佛慶不應如是恭敬如是恭敬者不名為善大世主曰大德世尊云何於如來慶申其恭敬得名為善佛言喬答弥於如來慶應作是語願佛及僧久住於世常為和合猶如水乳於大師教令得光顯喬答弥若作如是恭敬無上正等覺者是名善禮時一必苦即說頌曰

世主喬答弥 致敬如未足 願奉尼延壽 劫住化衆生 佛母般重心 發言申礼敬 不應於佛所 作如是願詞 時大世主喬答弥便作是念佛於衆中讚歎和合乃至大師現住於世必苦僧衆復未乘離我今宜可入於涅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 第七品 殊

勝便詣佛所札雙足已自言世尊我
今意欲疾入涅槃作是語已世尊默
然如是再三佛皆默然今時大世主復
自言世尊我今意欲疾入涅槃佛言
喬答彌汝為涅槃作此語耶答曰為
涅槃故說如是語佛言既為涅槃說
是語者我更何言諸行無常悉皆如
是時五百苾芻尼又自言世尊我等
意欲疾入涅槃佛告諸苾芻尼汝等
為涅槃故作此語耶答言如是佛言
汝等既為涅槃說如是語我更何言
諸行無常悉皆如是時大世主及諸
苾芻尼等聞佛說已心大歡喜頂禮
佛足詣難陀處白言聖者我今意欲
疾入涅槃難陀曰為涅槃故說此語
耶同佛所說如是復往具壽阿尼盧
羅怙羅阿難陀乃至諸上座所頂禮
白言聖者我等意欲疾入涅槃難陀
及諸上座等問曰為涅槃故作此語
耶答言如是報言汝等既為涅槃說
此語者我等何言諸行無常悉皆如
是于時大世主與五百苾芻尼頂禮
諸上座等辭還住慶到本寺中於七
日內為諸三衆演說妙法既聞法已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十六卷 第十 第十六

今無量衆生證得廣大殊勝利益諸
苾芻尼各各出寺就空閑處隨其次
第半跏端坐乃至五百悉皆如是時
大世主喬答彌即入三昧以勝定力
隨念所為隱身不現即於東方上界
虛空現四威儀行住坐卧入火光定
即於身內放種種光青黃赤白及以
紅光一時俱現身下出火上流清水
身下出水上發火光東方既余南西
北方亦復如是五百苾芻尼與大世
主喬答彌現相無異時大世主復入
初定從初定起入第二定從第二定
起入第三定從第三定起入第四定
從第四定起入於空處從空處起入
識處從識處起入無所有處從無所
有處起入非想非非想處從非想非
非想處起次第進入至初靜慮而般
涅槃五百苾芻尼皆同大世主喬答
彌次第順進入諸禪已亦般涅槃今
時大地悉皆震動四維上下朗然明
照於虛空中諸天叫聲猶如擊鼓是
時諸有苾芻或在妙高山或餘山中
乃至城邑聚落蘭若林間寂靜之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十六卷 第十 第十六

觀此相已斂念觀察見大世主喬答
彌與五百苾芻尼皆般涅槃時諸苾
芻復作是念世尊慈母既般涅槃我
等宜往相助供養舍利作是念已各
各隨力持諸香水詣大世主喬答彌
等般涅槃處今時世尊與憍陳如婆
迦波大目犍連阿尼盧舍利弗大目連
等及餘聲聞大眾為供養大世主喬
答彌等舍利故皆來集會時勝光大
王與太子諸目及諸眷屬亦為供養
舍利故來至其處給孤長者仙授長
者故舊長者及鹿子母等與眷屬俱
亦至其處復有諸國大王與其眷屬
無量百千皆來集會時勝光王將種
種寶衣嚴飾之具裝五百寶舉復持
種種香花幢幡寶蓋及諸音樂時具
壽難陀阿尼盧陀阿難陀羅怙羅等
四苾芻舉大世主靈骨世尊亦以右
半舉舉自餘苾芻各舉諸苾芻尼靈
骨以悉重心廣設嚴飾送置寬平空
閑之處今時世尊即舉大世主喬答
彌及五百苾芻尼所蓋上衣告諸苾
芻曰汝等看此大世主喬答彌等壽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十六卷 第十 第十六

百二十歲身無老相如十六歲童女
余時勝光王等及諸大衆各持種種
香水焚燎其身世尊為衆演說無常
法已還至寺中洗足就座而坐告諸
苾芻汝等當知如是之事皆由見他
健實之時願言長壽是故苾芻若他
健時不應言長壽若故言者得越
法罪

時諸苾芻見是事已咸皆有疑自佛
言世尊是大世主喬答弥及五百苾
芻尼等曾作何業由彼業力年百二
十身無老相如十六歲童女佛告諸
苾芻其大世主喬答弥五百苾芻尼
等所作之業汝等善聽彼由自業乃
至果報還自受

及等苾芻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
二萬歲時有佛世尊名曰迦攝波如
來應正等覺十号具足出現於世在
娑羅痾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時彼
世尊化緣已盡入無餘涅槃如薪盡
火滅時有國王名吉利枳為供養彼
如來舍利起四寶塔縱廣一踰繕那
高半踰繕那王有大妃及五百嫫女

按本經所有部帙卷第十 第十九卷

年既朽邁王便弃捨自相謂曰何故
大王今於我等捨而不問衆共議曰
由年衰老是故不問時有嫫女作如
是語諸姊妹修何業得不衰邁能
令願滿王妃答曰若供養迦攝波佛
舍利塔者所願皆遂咸言極善王
允許即持種種末香塗香花鬘環珞
幢幡寶蓋諸妙香樂諸於塔所廣設
供養殷重讚歎五輪敬札右繞行道
長跪合掌發如是願以此供養無上
福田所有善根願我生生乃至壽終
身無老相汝等苾芻其王大妃及五
百嫫女者今大世主喬答弥及五百
苾芻尼是由此福力乃至今生百二
十歲無有老相猶如十六童女汝等
苾芻當知皆是由自業力廣說如前
如是應學

緣在室羅伐城今時世尊制諸苾芻
見他健時不云長壽者於此城中有
一長者雖復娶妻竟無男女年既衰
邁錢財喪盡告其妻曰我今年老更
無子息意欲出家妻云任意即詣逝
多林於苾芻處而為出家并受圓具

按本經所有部帙卷第十 第十九卷

後於異時佛為大衆宣說法要時老
苾芻在衆外坐舊妻忽來問夫健實
諸苾芻等無有一人願言長壽其妻
見已心生不忍便以左手握土繞苾
芻頭向外而棄又願長壽時諸苾芻
共觀其事妻前捉辟惡口罵詈告言
聖子仁今何故於慈憐內而為出家
此逝多林常有五百青衣樂又由我
呪願令汝長壽若不尔者定被樂又
吸其精氣不應住此宜可歸家即奉
共去時諸苾芻告言摩訶羅住此莫
去彼不肯住苾芻便捉一辟曳之時
摩訶羅唱言我痛我痛苾芻白佛佛
言可問摩訶羅何邊辟痛為是苾芻
捉者痛為是妻捉者痛若言苾芻捉
痛彼心樂去隨意放行若言妻捉者
痛彼心樂住不應放去時諸苾芻如
言即問答言仁等所捉辟痛遂放令
去即便歸舍因與出家近圓為大障
礙佛言年老苾芻皆樂長壽如此之
類見健實時應云長壽若不言者得
越法罪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心懷正信共一

按本經所有部帙卷第十 第十九卷

無信婆羅門詣迦多林時有信長者忽然變噴諸苾芻不言長壽其不信者願言長壽告云仁今乃於惡家之內生敬信心此迦多林常有五百青衣樂又由我願言令仁長壽若不爾者定被樂又吸爾精氣不應久住宜可早出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俗人之類皆樂長壽若見變時應云長壽若諸苾芻見老者變小者應起一札口云畔睇若小者變噴大者應言無病若不作者俱得越法罪

佛在婆羅痾斯仙人墜處施鹿林中佛令五苾芻住正定位於善說法律既出家已於受飲食嗽嚼之類進止威儀皆未能解俱往白佛其事云何佛言汝等苾芻有五種可啖食一根二莖三葉四花五果五種可啖食一麤二飯三麥豆飯四魚肉五餅彼復不知以何助味佛言應共乳酪酥蜜魚肉乾脯雜菜之類此若無者可和水食凡潤溼滋味充人色力得脩善品

第二門第八子攝頌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第三三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安門扇鈕孔皮替屢中窓內闌網扇樞開扇須羊甲

緣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造作房舍不知安門佛言安門復不安扇廢修寂定佛言安扇不安門鈕開閉時難佛言應安門鈕及鑰匙孔開閉時作聲佛言聲處可安皮替房中黑闇佛言應安窓牖近下安置遣諸賊難佛言不應近下彼便登高同前室闇佛言不應太高太下應須屢中苾芻作時外寬內狹佛言應令內闊外狹有鳥雀入佛言張網既著網已復不安扇夜有蛇蝎等來入室中佛言宜安窓扇被風吹開佛言應者轉樞上復安店開閉時難佛言應用羊甲杖而開閉之作小鐵叉子用如羊甲

第二門第九子攝頌曰

鐵鋸及鐮子鐵錘并木杓釜牀電五百斧鑿來皆許

緣在王舍城時具壽畢隣陀婆蹉有病諸苾芻來問尊者何疾答曰我患風赤大德比服何藥答曰我先病時以熱鐵鋸置餅水內用此湯水揩洗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第三四條

身時便得瘳損若如是者今何不為報言世尊未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今開許風病苾芻以鐵鋸煖水洗沐身形開佛許已苾芻燒鋸熱不能舉佛言應以鐵鎖繫之待熱牽出苾芻以鎖俱牽火中熱不堪捉佛言鎖留在外勿置火中可近鐵鋸以泥團裹之投冷處牽出置於水中隨意用時諸苾芻以屎豆牛糞淨洗其鋸佛言不應更洗置火便淨時諸苾芻先煖觸水後煖淨水佛言先煖淨水後煖觸水若不爾者得越法罪

緣屢同前苾芻來問畢隣陀婆蹉尊者何疾答言我有如是病大德何不醫療報言具壽我先曾畜小溫藥鎗子今時闕事是以病增問言今何不畜答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有病苾芻聽畜溫鎗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長者願為僧伽造立浴室於中火炭隨屢縱橫佛言聚合一處苾芻不知用何物聚佛言以鐵作錘佛既聽已諸蘭若苾芻不能得鐵佛言以木作杓大便燒壞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第三五條

第四一冊

三九九

言以牛糞和土作泥塗之方用

緣慶同前時一苾芻身有疾苦詢醫人所問言賢首我有如是病幸為慶方醫言聖者應如是治療其苾芻為煎藥故須釜從長者借用已却送長者曰我今便施聖者苾芻曰佛未聽許長者曰若余置地而去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聽取于時毗舍佉母子母聞佛聽諸苾芻言釜遂送五百口鐵釜時諸苾芻不知云何佛言次第行與苾芻佛既遣行諸年少者不得佛言應與瓦釜

緣慶同前有一苾芻於冷地卧食飲不消詣長者慶從借牀席用充卧具病即得除用已却送長者曰我今便施聖者苾芻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受取時毗舍佉母子母聞佛聽諸苾芻受牀即送五百張牀時諸苾芻不知云何佛言次第行與苾芻

緣慶同前時有苾芻須窻從長者行用已却送長者曰施與聖者苾芻報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第七七條

言受取時毗舍佉母子母同前送五百窻乃至次第行與苾芻

緣慶同前時一苾芻為染衣服要須斧用從長者借了已却送彼曰施與聖者苾芻報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為大衆故應受其斧緣慶同前時有苾芻牀橫忽折從長者借鑿用已却送彼曰便與聖者報曰佛未聽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為大衆故應受其鑿

第二門第十子攝頌曰

許介斧三梯竹木繩隨事下灌造寺法說難施四緣

緣慶同前時一苾芻牀脚忽折為須斲介從長者借用已還主廣如上說乃至為衆應受

緣慶同前佛在鹿子母舊園中許諸苾芻營造寺宇及以制底苾芻造既高大不知以何登上佛言作梯苾芻不知以何物作佛言用三種物謂竹木及繩隨意應作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身患疾苦行之醫所問言賢者我有如是病苦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第七八條

者身幸賜方藥醫言聖者應為下灌必得除損答曰世尊未許醫曰大師慈愍聽許無疑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有病緣開聽下灌

緣慶同前如佛所說造苾芻寺僧房應作五層佛殿應作七層門樓七層若造尼寺房應三層佛殿五層門樓五層苾芻不知云何昇上佛言可於門側角頭作曲道而上有三種道謂石板土苾芻不解下層以木中間用土上層安石上重下危遂令墮毀佛言下層安石中層用土上層以木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 第七七條



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一 貴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十子攝頌之餘難陀因緣

緣在劫比羅城多根樹園世尊有弟名曰難陀身如金色具三十相短佛四指妻名孫陀羅儀容端正世間罕有光華超絕人所樂見難陀於彼經綿纏著無暫捨離添愛情重畢命為期世尊親知受化時至即於晨朝著衣持鉢將具壽阿難陀為侍者入城乞食次至難陀門首而立以大悲力放金色光其光普照難陀宅中皆如金色于時難陀便作是念光明忽照定是如來令使出看乃見佛至即便速返白難陀曰世尊在門聞此語已即欲速出迎札世尊時孫陀羅便作是念我若放去世尊必定與其出家遂捉衣牽不令出去難陀曰今可暫放札世尊已我即却迎孫陀羅曰共作要期方隨意去以莊濯額而告之曰此點未乾即宜叩至若遲違者罰金錢五百難陀曰可也即至門首頂

札佛足取如來鉢却入宅中威滿美食持至門首世尊遂去即與阿難陀世尊現相不令取鉢如來大師威嚴尊重不敢喚住復更授與阿難陀阿難陀問曰汝向誰邊取得此鉢答曰於佛邊取阿難陀曰宜授與佛答曰我今不敢輕觸大師默然隨去世尊至寺洗手足已就座而坐難陀持鉢以奉世尊食已告曰難陀汝食我殘不答言我食佛即授與難陀食已世尊告曰汝能出家不答言出家然佛世尊昔行菩薩道時於父母師長及餘尊者所有教令曾無違逆故得今時言無違者即告阿難陀曰汝與難陀剎除驕驕答曰如世尊教即命剎駁人為其落髮難陀見已告彼人曰汝今知不我當不久作力輪王汝若輒爾剎我駁者當截汝腕彼便大怖畏取刀具即欲辟出時阿難陀便往白佛佛便自去詣難陀處問言難陀汝不出家答言出家是時世尊自持瓶水灌其頂上淨人即剎便作是念我今敬奉世尊且為出家暮當歸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一 第二分

既至日晚尋路而行今時世尊於其行路化作大塊見已便念孫陀羅斯威遠矣無緣得去我今相應或客致死如其命在至曉方行憶孫陀羅愁苦通夜今時世尊知彼意已告阿難陀曰汝今宜去告彼難陀令作知事人即便往報世尊今令作知事人問曰云何名為知事人欲作何事答曰可於寺中檢校眾事問曰如何應作答言具壽凡知事者若諸苾芻出乞食時應可灑掃寺中田地取新牛糞次第淨塗作意防守勿令失落有平章事當為白僧若有香花應行與眾夜閉門戶至曉當開大小行處常須洗拭若於寺中有損壞處即應修補聞是教已答言大德如佛所言我皆當作時詣苾芻於小食時執持衣鉢入劫比羅城為行乞食于時難陀見寺無人便作是念我掃地了即可還家遂便掃地世尊觀知以神通力令掃淨處糞穢還滿復作是念我除糞穢方可言歸故箒取持糞穢盡復作是念閉戶而去世尊即令開一戶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一 第三分

更開餘戶披戶便開遂生憂惱復作是念縱賊損寺此亦何傷我當為三更作百千好寺倍過於是我宜歸舍若行大路恐見世尊作是思量即起小徑佛知其念從小道來既遇見佛又欲相遇路傍有樹枝蔭伍垂即於其下隱身而住佛令其樹舉枝高上其身露現佛問難陀汝何處來可隨我去情生羞耻從佛而行佛作是念此於其婦深生戀著宜令捨離為引接放出却比羅城詣室羅伐既至彼已住毗舍佉摩子母國

今時毗舍佉摩子母國佛有弟名曰難陀身如金色具三十相短佛四指與佛俱來我暫往札或客得見是時難陀於小食時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次第巡至摩子母家時毗舍佉見彼客儀相好光飾與餘不等即作是念此豈不是佛之弟耶便起淨信札其雙足將手觸著彼身柔軟女是觸毒近便損害難陀稟性多欲便起染心遂即流精墮毗舍佉頭上世尊知已化彼不淨令作蘇合香油手觸黥之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第十一 第五品 寶鬘

作如是念何因此處得有如是微妙香油是佛神通變幻香物遂生希有歡躍之心讚言善哉佛陀善哉遠摩善哉僧伽善哉說法律不可思議能令如此難陀之類就欲男子授佛法中專修梵行時彼難陀起追悔心豈非我犯眾教罪耶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言難陀無犯若有如是多欲之人應以皮帶子盛勿致疑惑佛言多欲畜皮帶子者苾芻不知以何皮作佛言應用三種羊鹿鼠皮即便生用迷有臭氣佛言熱之當用洗已曬乾曬時見女生欲染意遂乃精洩穢汙下裙佛言應為兩枚一曝一晝時有精多其皮墜壞應將物糲可安沙土時有苾芻羞而噉食及繞制底佛言解安屏處淨洗手已噉食札敬後於一時難陀在石上坐憶難陀羅即於石上畫作其像時大迦葉波因過其所見彼畫石問言難陀汝何所為答言大德我畫難陀羅形報言具壽佛遠苾芻作二種事一者習定二者讀誦汝今棄此自畫婦形聞已默然迦葉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第十一 第五品 寶鬘

波白佛佛作是念苾芻作畫有此過生佛告苾芻難陀痴人憶難陀羅畫其形像是故苾芻不應為畫作者得越法罪

時諸苾芻聞佛制畫於制底處不敢塗香佛問阿難陀何故如來疑爪窺觀彼所不著塗香及香泥灑地時阿難陀以緣白佛佛言應以香泥隨意塗拭不得畫作眾生形像作者得越法罪若畫死屍或作髑髏像者無犯佛念難陀愚癡染惑尚憶其妻愛情不捨應作方便令心止息即告之曰汝先曾見香醉山不答言未見若如是者捉我衣角即就捉衣于時世尊猶如鵝王上昇虛空至香醉山時引難陀左右顧眄於果樹下見雌獼猴又無一目即便舉面直視世尊佛告難陀曰汝見此瞻獼猴不白佛言見佛言於汝意云何此瞻獼猴比難陀羅誰為殊勝答言彼難陀羅是釋迦種猶如天女儀容第一舉世無雙獼猴比之千萬億分寧及其一佛言汝見天宮不答言未見可更捉衣角即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第十一 第六品 寶鬘

便執衣還若鵝王上虛空界至三十三天告難陀曰汝可觀望天宮勝處難陀即往歡喜園娑身園應身園交合園圓生樹善法堂如是等處諸天苑園花果浴池遊戲之處殊勝歡娛悉皆遍察次入善見城中復見種種鼓樂絲竹微妙音聲廊宇疎通牀帷映設處處皆有天妙娑女共相娛樂難陀遙觀見一處所唯有天女而無天子便問天女曰何因餘處男女雜居受諸快樂汝等何故唯有女人不見男子天女答曰世尊有弟名曰難陀投佛出家專修梵行命終之後當生此間我等於此相待難陀聞已踊躍歡欣速還佛所世尊問言汝見何天勝妙事不答言已見佛言汝見何事彼如所見具白世尊佛告難陀見天女不答言已見此諸天女比孫陀羅誰為殊妙自言世尊以孫陀羅比此天女還如香醉山內以瞎獼猴比孫陀羅罪百千万倍不及其一

佛告難陀修淨行者有斯勝利汝今宜可堅修梵行當得生天受斯快樂

樓觀經有諸佛名經卷第十一 第七段 主

間已歡喜默然而住

尔時世尊便與難陀即於天沒至遊多林是時難陀思慕天宮而修梵行佛知其意告阿難陀曰汝今可去告諸苾芻不得一人與難陀同座而坐不得同處經行不得一竿置衣不得一處安鉢及著水瓶不得同處誦誦經典阿難陀傳佛言教告諸苾芻苾芻奉行皆如聖旨是時難陀既見諸人不共同聚極生著愧後於一時阿難陀與諸苾芻在供侍堂中縫補衣服難陀見已便作是念此諸苾芻成弃於我不同一處此阿難陀既是我弟豈可相嫌即去同坐時阿難陀速即起避彼言阿難陀諸苾芻事容見弃汝是我弟何乃亦嫌阿難陀曰誠有斯理然仁行別道我遵異路是故相避答曰何謂我道云何尔路答曰仁樂生天而修梵行我求圓寂而除欲染聞是語已倍加憂感

尔時世尊知其心念告難陀曰汝頗曾見捺洛迦不答言未見佛言汝可捉我衣角即便就執佛便將去往地

樓觀經有諸佛名經卷第十一 第八段 主

獄中尔時世尊在一邊立告難陀曰汝今可去觀諸地獄難陀即去先見灰河次至劍樹糞屎火河入彼觀察遂見衆生受種種苦或見以鉗拔舌拔齒拭目或時以鋸割解其身或復以斧斫截手足或以竿鑊鑊身或以棒打刑刺或以鐵錘粉碎或以鎔銅灌口或上刀山劍樹碓擣石磨銅柱鐵牀受諸極苦或見鐵鎚猛火沸騰熱燄洪流煮有情類見如是等受苦之事復有一大鐵鑊然湯沸中無有情觀此憂惶問獄卒曰何因緣故自餘鐵鑊皆煮有情唯此鑊中空空沸涌彼便報曰佛弟難陀唯願生天專修梵行得生天上暫受快樂彼命終後入此鑊中是故我今然鑊相待難陀聞已生大恐怖身毛皆豎白汗流出作如是念此若知我是難陀者生又鑊中即便急走詣世尊處佛言汝見地獄不難陀悲泣兩淚哽咽而言出微細聲自言已見佛言汝見何物即如所見具白世尊佛告難陀或願人聞或永天上勤修梵行有如是過

樓觀經有諸佛名經卷第十一 第九段 主

是故汝今當求涅槃以修梵行勿樂生天而致勤苦難陀聞已情懷愧恥默無所對今時世尊知其意已從地獄出至迦多林即告難陀及諸苾芻曰內有三垢謂是煙欲瞋恚愚癡是可弄捨是應遠離汝當修學

今時世尊住迦多林未經多日為欲隨緣化衆生故與諸徒衆往占波國住揭伽池邊時彼難陀與五百苾芻亦隨佛至往世尊所皆禮佛足在一面坐時佛世尊見衆坐定告難陀曰我有法要初中後善文義巧妙純一圓滿清白梵行所謂入母胎經汝當諦聽至極作意善思念之我今為說難陀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佛告難陀雖有母胎有入不入云何受生入母胎中若父母赤心共為姪愛其母腹淨月期時至中蘊現前當知今時名入母胎此中蘊形有其二種一者形色端正二者容貌醜陋地獄中有容貌醜陋如燒灰木傍生中有其色如烟餓鬼中有其色如水人天中有形如金色色界中有形色鮮白無色

界天元無中有以無色故中蘊有情或有二手二足或四足多足或復無足隨其先業應託生處所感中有即如被形若天中有頭便向上人傍生鬼橫行而去地獄中有頭直向下凡諸中有皆具神通乘空而去猶如天眼速觀生處言月期至者謂納胎時難陀有諸女人或經二日或經五日半月一月或有待緣經久期水方至若有女人身無威勢多受辛苦形容醜陋無好飲食月期雖來速當止息猶如乾地灑水之時即便易燥若有女人身有威勢常受安樂儀容端正得好飲食所有月期不速止息猶如潤地水灑之時即便難燥云何不若父精出時母精不出母精出時父精不出若俱不出皆不入胎若母不淨父淨若父不淨母淨若俱不淨亦不受胎若母根門為風病所持或有黃病痰瘕或有血氣胎結或為冥增或為服藥或受腹痛病蟻瘡病或產門如馳口或中如多根樹或如犁頭或如車輪或如藤條或如樹葉或如麥芒

界天元無中有以無色故中蘊有情或有二手二足或四足多足或復無足隨其先業應託生處所感中有即如被形若天中有頭便向上人傍生鬼橫行而去地獄中有頭直向下凡諸中有皆具神通乘空而去猶如天眼速觀生處言月期至者謂納胎時難陀有諸女人或經二日或經五日半月一月或有待緣經久期水方至若有女人身無威勢多受辛苦形容醜陋無好飲食月期雖來速當止息猶如乾地灑水之時即便易燥若有女人身有威勢常受安樂儀容端正得好飲食所有月期不速止息猶如潤地水灑之時即便難燥云何不若父精出時母精不出母精出時父精不出若俱不出皆不入胎若母不淨父淨若父不淨母淨若俱不淨亦不受胎若母根門為風病所持或有黃病痰瘕或有血氣胎結或為冥增或為服藥或受腹痛病蟻瘡病或產門如馳口或中如多根樹或如犁頭或如車輪或如藤條或如樹葉或如麥芒

或腹下深或有上深或非胎器或恒血出或復水流或如鷄口常開下合或上下四邊闊狹不等或高下凹凸或內有虫食爛壞不淨若母有此過者並不受胎或父母尊貴中有卑賤或中有尊貴父母卑賤如此等類亦不成胎若父母及中有俱是尊貴若業不和合亦不成胎若其中有於前境處無男女二愛亦不受生

難陀云何中有得入母胎若母腹淨中有現前見為欲事無如上說衆多過患父母及子有相感業方入母胎又彼中有欲入胎時心即顛倒若是男者於母生愛於父生憎若是女者於父生愛於母生憎於過去生所造諸業而起妄想作邪解心生寒冷想大風大雨及雲霧想或聞大衆開聲作此想已隨業優劣復起十種虛妄之想云何為十我今入宅我欲登樓我昇臺殿我昇牀座我入草菴我入菴舍我入草叢我入林內我入牆孔我入籬間難陀其時中有作此念已即入母胎應知受胎名羯羅藍父精

界天元無中有以無色故中蘊有情或有二手二足或四足多足或復無足隨其先業應託生處所感中有即如被形若天中有頭便向上人傍生鬼橫行而去地獄中有頭直向下凡諸中有皆具神通乘空而去猶如天眼速觀生處言月期至者謂納胎時難陀有諸女人或經二日或經五日半月一月或有待緣經久期水方至若有女人身無威勢多受辛苦形容醜陋無好飲食月期雖來速當止息猶如乾地灑水之時即便易燥若有女人身有威勢常受安樂儀容端正得好飲食所有月期不速止息猶如潤地水灑之時即便難燥云何不若父精出時母精不出母精出時父精不出若俱不出皆不入胎若母不淨父淨若父不淨母淨若俱不淨亦不受胎若母根門為風病所持或有黃病痰瘕或有血氣胎結或為冥增或為服藥或受腹痛病蟻瘡病或產門如馳口或中如多根樹或如犁頭或如車輪或如藤條或如樹葉或如麥芒

母血非是餘物由父母精血和合因緣為識所緣依止而住譬如依酪瓶鑽人勿動轉不已得有酥出異此不生當知父母不淨精血羯羅藍身亦復如是

復次難陀有四辟喻汝當善聽如依青草至乃得生草非是至至非離草然依於草因緣和合蟲乃得生身作青色難陀當知父精母血羯羅藍身亦復如是因緣和合大種根生如依牛糞生至糞非是至至非離糞然依

六因緣和合至乃得生身作黃色難陀當知父精母血羯羅藍身亦復如是因緣和合大種根生如依素生至素非是至至非離素然依於素因緣和合至乃得生身作赤色難陀當知父精母血羯羅藍身亦復如是因緣和合大種根生如依酪生至身作白色廣說乃至因緣和合大種根生復次難陀依父母不淨羯羅藍故地界現前堅韌為性水界現前溼潤為性火界現前溫煖為性風界現前輕動為性難陀若父母不淨羯羅藍身

聖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但有地界無水界者便即乾燥悉皆分散譬如手握乾灰等若但水界無地界者即便離散如油滴水由水界故地界不散由地界故水界不流難陀羯羅藍身有地水界無火界者而便爛壞譬如夏月陰處安園難陀羯羅藍身但有地水火界無風界者即便不能增長廣大此等皆由先業為因更互為緣共相招感識乃得生地界能持水界能攝火界能熱風

界能長難陀又如有人若彼弟子熟調少糖即以氣吹令其增廣於內空虛猶如藕根內身大種地水火風業力增長亦復如是難陀非父母不淨有羯羅藍身亦非母腹亦非是業非因非緣但由此等眾緣和合方始有胎如新種子不被風日之所損壞堅實無穴藏舉合宜下於良田并有潤澤因緣和合方有芽莖枝葉花果次第增長難陀此之種子非離緣合非等得生如是應知非唯父母非但有業及以餘緣而胎得生要由父母精血因緣和合方有胎耳難陀如明眼

聖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人為求火故將日光珠置於日中以乾牛糞而置其上乃有火生如是應知依父母精血因緣和合故方有胎生父母不淨成羯羅藍身之為色受想行識即是其名說為名色此之蘊聚可惡名色託生諸有乃至少分剎那我不讚歎何以故生諸有中是為大苦譬如糞穢少亦是臭如是應知生諸有中少亦名苦此五取蘊色受想行識皆有生住增長及以衰壞生即是苦住即是病增長衰壞即是老死是故難陀誰於有海而生受味卧母胎中受斯劇苦

復次難陀如是應知凡入胎者大數言之有三十八七月初七日時胎居母腹如搗如癰卧在糞穢如處鍋中身根及識同居一處壯熱煎煎受辛苦名羯羅藍狀如粥汁或如酪漿於七日中內熱煎煮地界堅性水界溼性火界煖性風界動性方始現前難陀第二七日胎居母腹卧在糞穢如處鍋中身根及識同居一處壯熱煎煎受辛苦於母腹中有風自起

聖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名為遍體從先業生觸彼胎時名類部胎狀如稠酪或如凝酥於七日中內熱煎煮四界現前

難陀第三七日廣說如前於母腹中有風名刀鞘口從先業生觸彼胎時名日間尸狀如鐵箸或如鉏鋤於七日中四界現前

難陀第四七日廣說如前於母腹中有風名為內開從先業生吹擊胎箭名為健南狀如鞋履或如溫石於七日中四界現前

難陀第五七日廣說如前於母腹中有風名曰攝持此風觸胎有五相現所謂兩臂兩膝及頭臂如春時天降甘雨樹林鬱茂增長枝條此亦如是五相顯現

難陀第六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廣大此風觸胎有四相現謂兩肘兩膝如春降雨莢草生枝此亦如是四相顯現

難陀第七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為旋轉此風觸胎有四相現謂兩手兩脚猶如聚沫或如水苔有此四相

摩訶衍有部說卷第二 第十六章 貴

難陀第八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翻轉此風觸胎有二十相現謂手足十指從此初出猶如新雨樹根生難陀第九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分散此風觸胎有九種相現謂二眼二耳二鼻井口及下二穴

難陀第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堅韌令胎堅實即此七日於母胎中有風名曰普門此風吹脹胎藏猶如浮囊以氣吹滿

難陀第十一七日於母胎中有風名曰疎通此風觸胎令胎通徹有九孔現若母行立坐卧作事業時彼風旋轉虛通漸令孔大若風向上上孔便開若向下時即通下穴辟如鍛師及彼弟子以橐扇時上下通氣風作事已即便隱滅

難陀第十二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曲口此風吹胎於左右邊作大小腸猶如藕絲如是依身交絡而住即此七日復有風名曰穿駁於彼胎內作一百三十節無有增減復由風力作百一葉處

摩訶衍有部說卷第二 第十七章 貴

難陀第十三七日於母腹中以前風力知有飢渴母飲食時所有滋味從臍而入藉以資身

難陀第十四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線口其風令胎生一千筋身前有二百五十身後有二百五十右邊二百五十左邊二百五十

難陀第十五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蓮花能與胎子作二十種脉吸諸滋味身前有五身後有五右邊有五左邊有五其脉有種種名及種種色或名伴或名力或名勢色有青黃赤白豆酥油酪等色更有多色共相和難陀其二十脉脉別各有四十脉以為眷屬合有八百難陀此八百脉前後左右各有二百難陀此八百脉各有一百道脉眷屬相連合有八万

前有二万後有二万右有二万左有二万難陀此八万脉復有衆多孔穴或一孔二孔乃至七孔一一各與毛孔相連猶如藕絲有多孔隙難陀第十六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甘露行此風能為方便安置胎子

摩訶衍有部說卷第二 第十八章 貴

二眼處所如是兩耳兩鼻口咽胃腸
令食入時得停貯處能令通過出入
氣息辭如陶師及彼弟子取好泥團
安在輪上隨其器物形勢安布令無
差舛此由業風能作如是於眼等處
隨勢安布乃至能令通過出入氣息
亦無差失

難陀第十七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
曰毛拂口此風能於胎子眼耳鼻口
咽喉胃腸食入之處令其滑澤通出
入氣息安置處所辭如巧匠若彼男
女取塵翳鏡以油及灰或以細土指
拭令淨此由業風能作如是安布處
所無有障礙

難陀第十八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
曰無垢能令胎子六處清淨如日月
輪大雲覆蔽猛風忽起吹雲四散光
輪清淨難陀此業風力令其胎子六
根清淨亦復如是

難陀第十九七日於母腹內令其胎
子成就四根眼耳鼻舌入母腹時先
得三根謂身命意

難陀第二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

難陀第二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曰堅固此風依胎左腳生指節二十
骨右腳亦生二十骨足跟四骨膝有
二骨胫有二骨脛有二骨胫有三
骨脊有十八骨肋有二十四骨復依
左手生指節二十骨復依右手亦生
二十腕有二骨臂有四骨臂有七骨
肩有七骨項有四骨頸有二骨齒有
三十二骨獨離四骨難陀辭如望師
或彼弟子先用鞭木作其相狀次以
繩經後安諸泥以成形像此業風力
安布諸骨亦復如是此中大骨數有
二百餘餘小骨

難陀第二十一七日於母腹中有風
名曰生起能令胎子身上生肉辟如
泥師先好調泥泥於牆壁此風生肉
亦復如是

難陀第二十二七日於母腹中有風
名曰浮流此風能令胎子生血

難陀第二十三七日於母腹內有風
名曰淨持此風能令胎子生皮

難陀第二十四七日於母腹中有風
名曰滋湯此風能令胎子皮膚光悅

難陀第二十五七日於母腹中有風

難陀第二十五七日於母腹中有風

名曰持城此風能令胎子血肉滋潤
難陀第二十六七日於母腹中有風
名曰生成能令胎子身生髮毛爪甲
此皆一一共脉相連

難陀第二十七七日於母腹中有風
名曰曲藥此風能令胎子髮毛爪甲
悉皆成就難陀由其胎子先造惡業
慳嗔恚惜於諸財物堅固執著不肯
惠施不受父母師長言教以身語意
造不善業日夜增長當受斯報若生
人間所得果報皆不稱意若諸世人
以長為好彼即短若以短為好彼即
長以盛為好彼即細若以細為好彼
即麤若支節相近為好彼即相離若
相離為好彼即相近若多為好彼即
少若少為好彼即多愛肥便瘦愛瘦
便肥愛怯便勇愛勇便怯愛白便
黑愛黑便白難陀又由惡業感得惡
報瞋瞋瞋瞋瞋瞋瞋瞋瞋瞋瞋瞋瞋
不樂聞手足摩躡形如餓鬼親屬皆
憎不欲相見况復餘人所有三業向
人說時他不信受不將在意何以故
由彼先世造諸惡業獲如是報難陀

難陀第二十七七日於母腹中有風

由其胎子先修福業好施不慳憊慳貪之於諸財物無懷著心所造善業日夜增長當受勝報若生人間所受果報悉皆稱意若諸世人以長為好則長若以短為好則短麤細合度支節應宜多少肥瘦勇怯顏色無不變者六根具足端正超倫辭辯分明音聲和雅人相皆具見者歡喜所有三業向人說時他皆信受敬念在心何以故由彼先世造諸善業獲如是報難胞胎若是男在母右脇踞而坐兩手掩面向母脊住若是女者在母左脇踞而坐兩手掩面向母腹住在生藏下熟藏上生物下鎮熟物上刺如縛五處拙在大標若母多食或時少食皆受苦惱如是若食極膩或食乾燥極冷極熱鹹淡苦醋或太甘辛食此等時皆受苦痛若母行欲或急行走或時危坐久坐久卧跳躑之時悉皆受苦難胞當知處母胎中有如是等種種諸苦逼迫其身不可具說於人趣中受如此苦何况惡趣地獄之中苦難比喻是故難胞誰有

聖德太子傳卷第二 第三十五

智者樂居生死無邊苦海受斯厄難難胞第二十八七日於母腹中胎子便生八種顛倒之想云何為八所謂屋想乘想國想樓閣想樹林想牀座想河想池想而實無此妄生分別難胞第二十九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花條此風能吹胎子令其形色鮮白淨潔或由業力令色黑黑或青色更有種種雜類顏色或令乾燥無有滋潤白光黑光隨色而出難胞第三十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鐵口此風能吹胎子髮毛爪甲令得生長白黑諸光皆隨業現如上所說難胞第三十一七日於母腹中胎子漸大如是三十二七三十三七三十四七日已來增長廣大難胞第三十五日子於母腹支體具足難胞第三十六七日其子不樂住母腹中難胞第三十七七日於母腹中胎子便生三種不樂倒想所謂不淨想臭穢想黑闇想依一分說

聖德太子傳卷第二 第三十五

難胞第三十八七日於母腹中有風名曰藍花此風能令胎子轉身向下長舒兩臂趣向產門次復有風名曰趣下由業力故風吹胎子令頭向下雙脚向上將出產門難胞若彼胎子於前身中造眾惡業并墮人胎由此因緣將欲出時手足攪亂不能轉側便於母腹以取命終時有智慧女人或善醫者以煖酥油或榆皮汁及餘滑物塗其手上即以中指夾薄刀子利若鋒芒內如囊前黑闇臭穢可惡坑中有無量至恒所居止臭汁常流精血腐爛深可厭患薄皮覆蓋蓋業身瘡於斯穢處推手令入以利刀子齧割兒身片片抽出其母由斯受不稱意極痛辛苦因此命終設復得存與死無異難胞若彼胎子善業所感假令顛倒不損其母安隱生出至辛若難胞若是尋常無此厄者至三十八七日將欲產時母受大苦性命幾死方得出胎難胞汝可當觀當求出離

聖德太子傳卷第二 第三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一 第三設教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貴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二門第十子攝頌難陀因緣之餘

佛告難陀凡胎生者是極苦惱初生之時或男或女墮人手中或以衣裏安在日中或在陰處或置播車或居牀席懷抱之內由是因緣皆受酸辛楚毒極苦難陀如牛剥皮近牆而住被牆蟲所食若近樹草樹草蟲食若居空處諸蟲啖食皆受苦惱初生亦亦以燻水洗受大苦惱如癩病人皮膚潰爛膿血橫流加之杖捶極受楚切生身之後飲母乳垢而得長大言血垢者於聖法律中即乳汁是難陀既有如是無邊極苦無一可樂誰有智者於斯苦海而生愛戀常為流轉無有休息生七日已身內即有八万户重縱橫啖食難陀有一户蟲名曰食髮依髮根住常食其髮有二户蟲一名杖截二名齧頭依頭而住常食其頭有一户蟲名曰繞眼依眼而住常食於眼有四户蟲一名駢逐二名奔

走三名屋宅四名圓滿依腦而住常食於腦有一户蟲名曰指葉依耳食耳有一户蟲名曰戴口依鼻食鼻有二户蟲一名遙擲二名遍擲依唇食唇有一户蟲名曰蜜葉依齒食齒有一户蟲名曰木口依齒根食齒根有一户蟲名曰針口依舌食舌有一户蟲名曰利口依舌根食舌根有一户蟲名曰手圓依脰食脰復有二户蟲一名手網二名半屈依手掌食手掌有二户蟲一名短懸二名長懸依腕食腕有二户蟲一名遠臂二名近臂依臂食臂有二户蟲一名欲吞二名已吞依喉食喉有二户蟲一名有惡二名大惡依胃食胃有二户蟲一名環貝二名螺口依實食實有二户蟲一名有色二名有力依血食血有二户蟲一名勇健二名香口依筋食筋有二户蟲一名不高二名下口依脊食脊有二户蟲俱名脂色依脂食脂有一户蟲名曰黃色依黃食黃有一户蟲名曰真珠依腎食腎有一户蟲名曰大真珠依膏食膏有一户蟲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第三設教

日未至依脾食脾有四戶蟲一名水命
二名大水命三名針口四名刀口依
腸食腸有五戶蟲一名月滿二名月
面三名暉耀四名碑面五名別住依
右腸食其腸復有五蟲名同於上依
左腸食其腸復有四蟲一名穿前二
名穿後三名穿堅四名穿住依骨食
骨有四戶蟲一名大白二名小白三
名重雲四名臭氣依脉食脉有四戶
蟲一名師子二名備力三名急箭四
名蓮花依生藏食生藏有二戶蟲一
名安志二名近志依熱藏食熱藏有
四戶蟲一名鹽口二名蘊口三名網
口四名雀口依小便道食尿而住有
四戶蟲一名應作二名大作三名小
形四名小束依大便道食糞而住有
二戶蟲一名黑口二名大口依腔食
腔有二戶蟲一名癩二名小癩依腠
食腠有一戶蟲名曰愚根依脛食脛
有一戶蟲名曰黑項依脚食脚難隨
如此之身甚可厭患如斯色類常有
八萬戶蟲日夜嗽食由此令身熱惱
羸瘦疲困飢渴又復心有種種苦惱

樂業經切有部說金耶難事卷第二第三張貴

憂愁悶絕衆病現前無有良醫能
為除療難陀於大有海生死之中有
如是苦云何於此而生安樂復為諸
神諸病之所執持所謂天神龍神八
部所持及諸鬼神乃至羯吒布單那
及餘貪默諸鬼所持或為日月星辰
所厄此等鬼神作諸病患逼惱身心
難可具說

佛告難陀誰於生死樂入母胎受極
辛苦如是生成如是增長飲母乳止
妄生妄想及諸飲食漸至長成假令
身得安樂無病衣食恣情壽滿百歲
於此生中睡眠減半初為嬰兒次為
童子漸至成長憂悲患難衆病所逼
無量百苦纏惱其身難可說盡身肉
諸苦難忍受時不願存生意便求死
如是之身苦多樂少雖復暫住必當
謝滅難陀生者皆死無有常存假使
樂食資養壽命得延年歲終歸不免
死三所救送往空田是故當知生無可
樂來世資糧應勤積集勿作放逸樂
修梵行莫為懶惰於諸利行法行功
德行純善行常樂修習恒觀自身苦

樂業經切有部說金耶難事卷第二第三張貴

惡二業繫在於心勿令後時生大退
悔一切所有受樂之事皆悉別離隨
善惡業趣於後世難陀壽命百年有
其十位初謂嬰兒位卧於襁褓二謂
童子樂為兒戲三謂少年受諸欲樂
四謂少壯勇健多力五謂盛年有智
談論六謂成就就能善思量巧為計策
七謂漸衰善知法式八謂朽邁衆事
衰弱九謂極老無所能為十謂百年
是當死位難陀梗槩大位略說如是
計准四月以為一時百年之中有三
百時於春夏冬各有其百一年十二
月總有一千二百月若半月為數總
有二十四百半月於三時中各有八
百半月總有三萬六千晝夜一日晝
食惣有七萬二千度食雖有絲不食
亦在其數不食緣者所謂瞋恨不食
遭苦不食或求索不得睡眠持齋掉
戲不食事務不食食與不食而共合
集數有八許并飲母乳人命百年我
已具說年月晝夜及飲食數汝應生
狀難陀如是生成長大身有衆病所
謂頭目耳鼻舌齒咽喉胃腹手足疥

樂業經切有部說金耶難事卷第二第三張貴

癩癰在水腫效。風黃熱癰衆多。病支節痛苦難。隨人身有如是病。苦復有百一風病。百一黃病。百一痰癰病。百一摠集病。摠有四百四病。從內而生難。隨身如癰。箭衆病所成。無暫時停。念念不住。體是無常。苦空无我。恒近於死。敗壞之法。不可保愛。難隨凡諸衆生。復有如是生。受苦痛。謂截手足。眼耳鼻舌頭及支分。復受獄囚枷鎖。相械鞭打。拷楚飢渴。困苦寒熱。雨雪蚊蠅。子風塵猛獸。及諸惡觸種種。諸惱無量。無邊難可具說。有情之類。常在如是堅難。苦中愛樂。沉沒諸有所欲。苦為根本。不知棄捨。更復追求。日夜煎迫。身心被惱。內起燒然。無有休息。如是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受別離苦。惡憎會苦。求不得苦。五取陰苦。四威儀苦。行立坐卧亦皆是苦。若常行時不立坐卧。即受苦無樂。若常立時不行坐卧。若坐不行立卧。若卧不行立坐卧。受極苦而無安樂。難隨此等。皆是捨苦求苦。唯是苦生。唯是苦滅。諸行因緣相續而起。如來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二第六卷

了知故。說有情生死之法。諸行無常。非真究竟。是變壞法。不可保守。當求知足。深生默患。勤求解脫。難隨於善趣中。有情之類。生處不淨。苦劇如是。種種虛誑。說不可盡。何況具說於三惡趣。餓鬼。傍生地獄。有情所受。楚毒難忍之苦。

復次難隨有其四種。入於母胎。為何四。一者有情正念入正念住。正念出。二者正念入正念住。不正念出。三者正念入不正念住。出四者三皆不正念。誰是正念入住。出如有一類凡夫。有情性受持戒。數習善品。樂為勝事。作諸福行。極善防護。恒思質直。不為放逸。有大智慧。臨終無悔。即更受生。或是七生預流。或是家家。或是一來。或是一闍。此人由先修善行。故臨命過時。雖苦來逼。受諸痛惱。心不散乱。正念而終。復還正念入母胎內。了知諸法。由業而生。皆從因緣而得。生起常與諸病作居止處。難隨應知。此身恒是一切不淨。窟宅。體非常佳。是愚癡物。誘誑迷人。此身以骨而作。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二第六卷

開筋脉相連。通諸孔穴。脂膏骨髓。共相纏縛。以皮覆上。不見其過於熱。窟中不淨。充滿。履毛。爪齒分位。老別執我。我所故。恒被拘牽。不得自在。常出涕唾。穢汗。流汗。黃水。痰癰。爛壞。脂。腎。膽。肝。肺。大腸。小腸。屎。尿。可惡。及諸重類。周遍充滿。上下諸孔。常流臭穢。生熟二藏。蓋以薄皮。是謂行廁。汝應觀察。凡食。噉時。牙齒咀嚼。淫以涎。嚼咽入喉中。髓腦相和。流津。腹內如犬咬枯骨。妄生夢想。食至臍間。嘔逆。覆上還復。却咽難隨。此身尤徒羯羅藍。頻部。陀闍。尸健。南鉢。羅奢。佉。不淨穢物。而得生長。嬰兒流轉。乃至老死。輪迴繫縛。如黑闇坑。如臭壤。井常以鹹淡。苦辛酸等食味。而為資養。又母腹火燒。煮身。根不淨。糞。鍋常嬰熱。苦母若行立坐卧之時。如被五縛。亦如火炙。難可堪忍。無能為喻。難隨彼胎雖在如是。糞穢坑中。衆多苦切。由利根。故心不散乱。復有一類。薄福有情。在母腹內。或橫或倒。由其先業。因緣力故。或由母食。冷熱。鹹酸。甘辛。苦味。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二第六卷

不善調改或飲漿水過量或多行煩
欲或饒疾病或懷愁惱或時倒地或
被打拍由是等緣母身壯熱由身熱
故胎亦燒然由燒然故受諸苦惱由
有苦故便即動轉由動轉故或身橫
覆不能得出有蓋解女人以酥油塗
手內穢孔中緩緩觸胎令安本處手
觸著時胎子即便受大苦惱難陀辭
如幼小男女人以利刀削破皮肉散
灰於上由斯便有大苦惱生胎子楚
毒亦復如是雖受此痛由利根故正
念不散難陀此胎如是住母腹中受
如斯苦又欲產時辛苦而出由彼業
風今手交合支節拳縮受大痛苦欲
出母胎身體青瘀猶如初腫難可觸
著飢渴逼迫心懸熱惱由業因緣被
風推出既出胎已被外風觸如割塗
灰手衣觸時皆受極苦雖受此苦
由上利根故正念不乱於母腹中知
入住出恙皆是苦難陀誰當樂入如
是胎中

難陀誰是於母腹正念入住不正念
出難陀如有一類凡夫有情性樂持

樓本說巧有部說系那雜事卷第三 第九段

戒修習善品常為勝事作諸福行
其心質直不為放逸少有智慧臨終
無悔或是七生預流或是家家或一
來或是一間此人先修善行臨命
終時雖苦來逼受諸痛惱心不散亂
復還正念入母胎中了知諸法由業
而生皆從因緣而得生起廣說如上
乃至出胎雖受如是諸極苦楚由是
中利根故入住正念不正念出廣說
如上乃至誰當樂入如是胎中

難陀誰是正念入胎不正住出難陀
如有一類凡夫有情性樂持戒修習
善品常為勝事作諸福行廣說如上
乃至臨終無悔或是七生預流等臨
命終時眾苦來逼雖受痛苦心不散
亂復還正念入母胎中由是下利根
故入胎時知住出不知廣說如上乃
至誰當樂入如是胎中

難陀誰是入住出俱不正念如有一
類凡夫有情樂毀淨戒不修善品常
為惡事作諸惡行心不質直多行放
逸無有智慧貪財慳吝手常拳縮不
能舒展清惠於人恒有希惡心不調

樓本說巧有部說系那雜事卷第三 第十段

順見行顛倒臨終悔恨諸不善業皆
悉現前當死之時猛利楚毒痛惱逼
切其心散亂由諸苦惱不自憶識我
是何人從何而來今何處去難陀是
謂三時皆無正念廣說如上難陀此
諸有情生在人中雖有如是無量苦
惱然是勝處於無量百千俱胝劫中
人身難得若生天上常畏墜墮有愛
別離苦命欲終時餘天告言願汝當
生世間善趣云何世間善趣謂是人
天人趣難得速離難處更復是難云
何惡趣謂三惡道地獄趣者常受苦
切極不如意猛利楚毒難可辭喻饑
鬼趣者性多瞋恚無柔軟心諂誑煞
害以血塗手無有慈悲形容醜陋見
者恐怖設近於人受飢渴苦恒被障
礙傍生趣者無量無邊作無義行無
福行無法行無善行無淨質行手相
食取強者楚弱有諸傍生若生若長
若死皆在閻中不淨糞屎垢穢之處
或時暫明肝謂蜂蝶蚊蠅蠅蛆蟲
之類自然復有無量無邊生長常聞
由彼先世是愚癡人不聽經法恣身

樓本說巧有部說系那雜事卷第三 第十一段

語意貪著五欲造衆惡事生此類中受愚迷苦難陀復有無量無邊傍生有情生長及死皆在水中所謂魚鼈龜龍蟬蜍蚌蛤蝦蟆之類由先世業身語意惡如上廣說難陀復有無量無邊傍生有情聞屎尿香遠往其處以為食飲所謂猪羊雞犬狐貉鴉鷲烏鴉鴉鴉禽獸之類皆由先世惡業所招受如是報難陀復有無量無邊傍生之類常以草木及諸不淨充其飲食所謂爲馬馳牛驢騾之屬乃至命終由先惡業受如是報

復次難陀生死有海苦哉痛哉猛饑燒然極大炎熱無一衆生不被燒炙斯等皆由眼耳鼻舌身意熾盛猛火貪求前境色聲香味觸法難陀云何名為熾盛猛火謂是貪瞋癡火生起病死火憂悲苦惱毒害之火常自燒然無一得免難陀懈怠之人多受衆苦煩惱嬰纏作不善法輪迴不息生死無終勤策之人多受安樂發勇猛心斷除煩惱修習善法不捨善軛與休息時是故汝今應觀此身皮肉筋骨

根說阿含經卷第三 第二張

血脈及髓不久散壞常當一心勿為懈怠未證得者勤求證悟如是應學難陀我不共世間作諸諍論然而世間於我強為諍論所以者何諸知法者不與他諍離我我所共誰為諍由無見解起妄執故我證正覺作如是語我於諸法無不了知難陀我所言說有差異不難陀言不也世尊如來說者無有差異佛言善哉善哉難陀如來所說必無差異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異語者不誑語者欲令世間長夜安樂獲大勝利是知道者是識道者是說道者是開道者是大導師如來應正等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世間之人無知無信常與諸根而為奴僕唯見掌中不觀大利易事不修難者恒作難陀且止如斯智慧境界汝今應以肉眼所見而觀察之知所見者皆是虛妄即名解脫難陀汝莫信我莫隨我欲莫依我語莫觀我相莫隨沙門所有見解莫於沙門而生恭敬莫作是語沙門喬答摩

根說阿含經卷第三 第二張

是我大師然而但可於我自證所得之法獨在靜處思量觀察常多修習隨於用心所觀之法即於彼法觀想成就正念而住自為洲渚自為歸處法為洲渚法為歸處無別洲渚無別歸處難陀云何苾芻自為洲渚自為歸處法為洲渚法為歸處無別洲渚無別歸處如是難陀若有苾芻於自內身隨觀而住勤勇繫念得正解了於諸世間所有患惱常思調伏是謂隨觀內身是苦若觀外身及內外身亦復如是難陀次於集法觀身而住觀滅而住復於集滅二法觀身而住即於此身能為正念或但有智或但有見或但有念無依而住於此世間知無可取如是難陀是謂苾芻於自內身隨觀而住外身內外身為觀亦次觀內身受外受及內外受而住觀內心外心及內外心而住觀內法外法及內外法而住勤勇繫念得正解了於諸世間所有患惱常思調伏觀集法住觀滅法住復於集滅二法觀法而住即於此身能為正念或但

根說阿含經卷第三 第二張

有智或但有見或但有念於此世間知無可取如是難陀是謂苾芻自為洲渚自為歸處法為洲渚法為歸處無別洲渚無別歸處難陀若有丈夫稟性質直遠離詭誑於晨朝時來至我所我以善法隨機教示彼至暮時自陳所得善以法教且陳所得難陀我之善法現得證悟能除熱惱善應時機易為方便是自覺法善為覆護親對我前聞所說法順於寂靜能趣善提是我所知是故汝今見有自利見有他利及二俱利如是等法應當修學於出家法謹慎行之勿令空過當獲勝果無為安樂受他供給衣食卧具病藥等物令其施主獲大福利得勝果報尊貴廣大如是難陀應當修學

復次難陀未有一色是可受樂能於後時不變壞者無有是處不起憂悲不生煩惱者亦無是處難陀於汝意云何此色是常為是無常大德體是無常難陀體既無常為是苦不大德是苦若無常苦即變壞法我諸多聞

按說初有部說耶難事卷第十二 第十三 廣

聖弟子衆計色是我我有諸色色屬於我我在色中不言不也世尊於汝意云何受想行識是常無常大德皆是無常難陀體既無常為是苦不大德是苦若無常苦即變壞法我諸多聞聖弟子衆計受等是我我有受等受等屬我我在受等中不不也世尊是故應知凡是諸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廣若細若勝若劣若遠若近所有諸色皆非是我我不有色色不屬我我不在色中如是應以正念正慧而審觀察受想行識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廣若細若勝若劣若遠若近此等亦非是我我亦非有此等我也非在此中如是應以正念正慧而審觀察若我多聞聖弟子衆如是觀察於色狀患復於受想行識亦生狀患若狀患已即不染著既無染著即得解脫既解脫已自知解脫作如是言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今時世尊說此法已時具壽難陀速塵離垢得法眼淨五百苾芻於諸有

按說初有部說耶難事卷第十二 第十三 廣

漏心得解脫今時世尊重說伽他告難陀曰

若人無定心 即無清淨智 不能斷諸漏 是故汝勤修 汝常修妙觀 知諸蘊生滅 清淨若圓滿 諸天悲欣慶 親友共交歡 往來相愛念 貪名者利養 難陀汝應捨 勿親近在室 及於出家者 念起生死海 窮盡苦邊際 初從羯羅藍 次生於肉疱 肉疱生門戶 開尸生健南 健南漸轉變 生頭及四支 衆骨聚身皆從業因有 頂骨合九片 頷車兩骨連 齒有三十二 其根亦如是 耳根及頸骨 膠骨并鼻梁 臂膊與咽喉 揔有十二骨 眼眇有四骨 肩膊亦兩雙 兩臂及指頭 揔有五十骨 項後有八骨 脊梁三十二 此各有根本 其數亦四八 右脇邊肋骨 相連有十三 左脇相連生 亦有十三骨 此等諸骨 錄三三相續連 二二相鉤牽 其餘不相續 左右兩腿足 合有五十骨 揔三百十六 支柱於身內 骨節相鉤綴 合成衆生體 實語者記說 正覺之所知 從足至於頂 雜穢不堅牢 由此共成身 脆危如蘆舍 無桴唯骨立 血肉遍塗治 同機關木人

按說初有部說耶難事卷第三 第三 廣

亦如幻化像 應觀於此身 筋脉更纏繞
淫皮相疊覆 九處有膏門 周遍常流溢
屎尿諸不淨 辟如倉與萬 威諸穀麥等
此身亦如是 雜穢滿其中 運動骨機關
危脆非堅實 愚夫常愛慕 智者無染著
痰涎汗常流 膿血恒充滿 黃脂雜乳汁
腦滿髓髓中 腎腦瘦瘠流 內有生熟藏
肪膏與皮膜 五藏諸腸胃 如是臭爛等
諸不淨居同 罪身深可畏 此即是惡家
無識航欲人 愚癡常保護 如是臭穢身
猶如朽城郭 日夜煩惱逼 遷流無暫停
身城骨牆壁 血肉作塗泥 盡緣貪瞋癡
隨處而莊飾 可惡骨身城 血肉相連合
常被惡知識 內外苦相煎 難陀汝當知
如我之所說 晝夜常繫念 勿思於欲境
若欲遠離者 常作如是觀 勤求解脫處
速超生死海

敬心奉澡浴 淨水及塗香 并修諸福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八頌

獲斯殊勝報

時諸苾芻聞是說已咸皆有疑為斷
疑故請大師曰大德難陀苾芻先作
何業由彼報得金色之身具三十相以
自嚴飾望世尊身但少四指於姪欲
境極生受著大師哀愍於生死海強
拔今出方便安置究竟涅槃願為
說佛告諸苾芻難陀苾芻先所作業
果報成熟皆悉現前廣說如上即說
頌曰

假令經百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諸苾芻過去世時九十一劫人
壽八萬歲有毗鉢尸佛如來應供正
等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
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現於世與
六萬二千苾芻遊行人間至親慧城
王所都處往親慧林即於此住時彼
世尊有異母弟於姪欲境極生受著
其毗鉢尸如來應正等覺於生死海
勸令出家方便安置究竟涅槃時彼
國主名曰有親以法化世人民熾盛
豐樂安隱無諸詐偽賊盜疾疫牛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九頌

稻蕨在處充滿王異母弟極耽姪淖
王聞佛衆住親慧林將諸王子親侍
大目及內宮女人民翊從往詣佛所
頂礼佛足退坐一面尔時世尊為彼
王衆宣揚妙法示教利喜得殊勝解
其弟耽欲不肯出門時大臣子及餘
知友撫摩之類詣而告曰善友知不
王及王子并諸內宮大臣人衆往毗
鉢尸佛所躬行礼敬聽受妙法獲殊
勝解人身難得汝已得之如何今時
耽著姪欲不肯出門彼聞責已心生
愧耻俛仰相隨同行而去時佛弟苾
芻見諸徒侶共行而去問曰何故君
等將此一人共伴而去時彼同伴具
以事白苾芻曰我是佛弟昔在家時
於諸欲境極生耽著幸蒙大師強牽
令出安隱將趣究竟涅槃更有如是
愚癡之輩與我相似仁等慈悲強共
將去誠為大善今可往詣無上大師
得至佛所必生深信時彼同伴共至
佛所佛觀彼類稱根欲性而為說法
既得聞已深起信心從座而起偏袒
右肩合掌向佛白言世尊唯願大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十頌

及諸聖衆明至我家入溫室澡浴佛
默然受彼知受已禮佛雙足奉辭而
去遂至王所申恭敬已白言大王我
詣佛所聞法生信於姪欲境起厭離
心奉請佛僧明至我家入溫室浴如
來大師慈悲為受佛是人天所應供
養王今宜可灑掃街衢嚴飾城郭王
作是念佛來入城我當嚴飾然我之
弟孰欲難諫佛今調伏實誠希有
答言甚善汝今可去營辦澡浴所須
之物我當隨力嚴飾城隍弟生大喜
辭王而去王告諸臣曰當可唱令普
告諸人明日世尊將入城內諸舊住
者及遠方來汝等諸人咸當隨力嚴
飾城郭灑掃街衢持諸香花迎大師
入臣奉王教普告令知具宣王勅時
諸人衆於彼城中除去瓦礫遍灑香
水燒諸妙香懸衆幡蓋散花供養如
天帝釋歡喜之園時彼王弟辦諸香
湯及香油等莊嚴浴室敷置牀座毗
鉢尸佛漸欲至城王及諸臣太子后
妃宮人嫫女及諸人衆咸出奉迎遇
禮佛足隨從入城時彼王弟引佛世

婆提初有部毗奈耶律卷第三十二 第三十二

尊入溫室內授香水等以充澡浴見
佛世尊身如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周遍莊嚴見已歡喜生深信心洗浴
既竟著衣服已即便頂禮世尊雙足
發是願言我今幸遇最上福田微申供
養願此善因於未來世身得金色與
佛無異如世尊弟於欲境中深生耽
著強拔令出得趣安隱究竟涅槃願
我當來得為佛弟獲金色身亦復如
是我於欲境生耽著時強牽令出受
淨深河得趣涅槃安隱之處汝等必
當勿生異念彼親慧王孰欲之弟即
難施慈蓋是由於昔時請毗鉢尸佛
入浴室中香湯澡浴淨心發願彼之
善因今為佛弟身作金色我於耽著
難欲之境強拔令出捨俗出家究竟
涅槃至安隱處

婆提初有部毗奈耶律卷第三十二 第三十二

人棲隱之處時有獨覺出現於世哀
愍衆生樂處閑靜世間無佛唯此福
四于時有一獨覺尊者遊行人間至
斯聚落周旋觀察屈彼園中其守園
人既見尊者告言善來為解勞倦尊
者住此即於中夜入火光定園人見
已作如是念此之大德成斯勝行即
便夜起往就家尊告言大家宜於今
者生慶喜心於花園中有一大德來
浸我宿成就妙行具足神通放大光
明遍照園內長者聞已疾往園中禮
雙足已作如是言聖者仁為求食我
為福因幸住此園我常施食彼見懇
懃即便為受住此園內入勝妙定解
脫之樂復作是念我此身輪迴生
死所應作者並已獲得宜入圓寂永
證無生作是念已即昇虛空入火光
定現諸神變放大光明上燭紅輝下
流清水捨此身已神識不生永證無
餘妙涅槃界時彼長者取其屍骸焚
以香木復持乳汁而滅其火取餘身
骨置新瓶中造蜜堵波懸諸幡蓋深
生敬信灑三十種衆妙香水并發大

婆提初有部毗奈耶律卷第三十二 第三十二

願求諸相好汝等苾芻勿生異念住時長者即難陀是由以勝妙供養敬信業故今受果報感得三十殊妙勝相時諸苾芻更有疑念重請世尊大德難陀苾芻曾作何業若不出家棄塵俗者必當紹繼力輪三位佛告諸苾芻難陀先世所造之業果報熟時必當自受廣如上說過去世時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有迦攝波佛出現世間十号具足在婆羅痾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依止而住時彼城中王名訖栗枳以法化世為大法王廣如上說王有三子謂大中小彼迦攝波佛施化事畢猶如火盡入大涅槃其王信敬取佛餘身以諸香木栴檀沉水海岸牛頭天木香等焚燒既訖滅以香乳取其舍利置金寶瓶造大窣堵波皆用四寶縱廣正等一踰繕那高半踰繕那安相輪時王之中子親上中蓋汝等苾芻勿生異念時王中子者即難陀是由於昔時敬心供養安置中蓋斯之善業於二千五百生中常為力輪王化一洲內今此生中若

樂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不出家者還作力輪王得大自在時諸苾芻更復有疑請問世尊大德難陀苾芻曾作何業於佛弟子善護根門最為第一佛言此由願力難陀苾芻於迦攝波佛時捨俗出家其親教師彼佛法中善護根門稱為第一盡其形壽梵行自持然於現身竟無證悟於命終時便發菩提願我於佛所盡斯形壽梵行自持然於現身竟無所證願我以此修行善根此佛世尊記未來世有摩訶婆當成正覺等釋迦牟尼我於彼佛教法之中出家離俗斷諸煩惱獲阿羅漢如親教師於斯佛所善護根門最為第一我亦如是於彼教中守護根門最為第一由彼願力今於我所諸弟子中善護根門最為第一如是苾芻若純黑業得純黑報若純白業得純白報若雜業者當受雜報是故汝等離純黑雜業修純白業如是應修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部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責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三門別門擣搗頌曰

三衣及衣架 河邊造寺塔 拭面拭身巾

寺座刀應高

第三門第一子攝頌曰

三衣條量量 牀脚拂遊塵 行履著鞋履

行石須躡畜

緣在室羅伐城如佛所說苾芻應畜

割截支伐羅時諸苾芻即便割截長

條短條不能相似以緣白佛佛言長

條短條下應參差割截應須齊割彼

復不知云何齊割佛言長條短條應

隨其量可取竹片量截長短方定

緣履同前時諸苾芻作友伐羅葉不

相似便不端正以緣白佛佛言若作

衣時葉應相似苾芻不知云何相似

佛言可取竹片量葉寬狹然後裁之

佛言應量葉者時諸苾芻作葉極大

佛言不應大作然葉相有三謂大中

小大寬四指或如鳥張足小寬二指

或如母指面此內名中諸苾芻於不

淨地總刺其衣遂便后汗佛言應以牛糞淨拭其地作曼荼羅待乾淨已於上作衣佛言作曼荼羅者然牛糞難得佛言應以水灑其地淨掃置衣緣處同前時諸苾芻作夫牀脚遂便損地佛言不應失利應可平作然猶致損佛言應作糠帚置牀脚下或破帛經案

緣處同前有婆羅門因出城外行遊疲極食時既至入迦多林見其食處敷妙椅座置好飲食見生希有發信敬心即脫上被敷上座坐處出門而去後於異時衣便垢膩其知事人數之下座彼婆羅門後回他事來至寺中行詣食處於上座所不見其衣巡次過觀見敷下座彼作是念我衣新物又是貴價因何今日穢汙若斯且待片時察其何故乃見知事安置座已捉衣拂地彼見如是知其汙緣告知事曰此之小事仁不解耶先當灑水次掃令淨然後敷座由不解故致損我衣起嫌耻心捨之而去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每於食處應先灑水次

設法經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二六

掃令淨然後敷座方成應法時知事人於塵土座上敷其座褥遂多垢汙招過同前佛言先可拂拭牀座次敷暨褥苾芻不知以何拂拭佛言應以一衣用拂牀座時彼知事拂以好衣佛言應用故衣其知事者拂以故衣不久破碎即皆棄擲佛言不應即棄裂為細片繫在杖頭用拂牀座經久無堪遂還棄擲佛言雖不堪用不應棄擲應剉和泥及和牛糞用填柱孔或塗牆隙欲令施主福利久治

緣處同前時有年少苾芻隨於一處而作經行彼經行時令地損壞時有長者入寺過觀至經行處便作是念地尚如此聖者之足其狀若何作是念已問言聖者誰令此地有損壞耶苾芻報曰此即是我經行之處長者報曰地既如此足如之何幸當舉足我試觀足即便舉示其皮並穿長者見已起悲念心報言聖者我有鞋能欲為敷設在上經行於足無損答言長者佛未聽許彼言聖者仁之大師性懷慈念此定應許苾芻以緣白佛

法華經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二七

佛言我今聽彼精勤警策經行苾芻應畜鞋能隨意無犯還告長者彼即為敷苾芻便受多時足踰遂為兩段各在一邊長者後來見其狼藉問言聖者因何鞋能零落至此若見破處何不縫治苾芻以緣白佛佛言長者所說斯實善哉見有破處即可縫治或以物補若其碎破不堪修理應可和泥或和牛糞於經行處而為塗拭能令施主增長福田

緣處同前有苾芻病往醫人處報言賢首我有如是病為處方藥彼言聖者服如是藥當得平復即為處方還歸住處料理藥時須得杵石便詣餘家暫借充用彼人便與磨藥既了以石相還答言聖者此即相遺隨意持歸答曰佛未聽許若如是者可置地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許杵石并軸他若施時隨意應受

第三門第二子攝頌曰

衣架及燈籠勿使蟲傷損熱開三舍合可記難隨身

緣在室羅伐城苾芻隨處而安衣服

法華經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二八

便多垢膩被蟲蟻穿苾芻以綠白佛
佛言不應隨處而置衣服當作衣架
苾芻即便穿壁安衣令壁損壞佛言
不得穿壁初造寺時應出木坎上置
永竿時諸苾芻房內置竿竿前不作
佛言簷前亦作勿令闕事

緣處同前佛言應作衣架者蘭若苾
芻求竹無處佛言應將葛蔓橫繫
置衣或葛亦無佛言以繩為竿

反

緣處同前如世尊言夜闌誦經者彼
誦經時有蛇來至少年見已驚忙大
喚唱言長脊長脊凡夫苾芻悉皆驚
怖遂令聽者因斯廢闕以綠白佛佛
言當可然燈以誦經典苾芻夏月然
燈損蟲佛言應作燈籠苾芻不知云
何應作佛言應以竹片為籠薄疊遮
障此若難求用雲母片此更難得應
作百目瓶苾芻不解如何當作佛言
今瓦師作如燈籠形傍邊多穿小孔
瓦師難求佛言應用瓶瓦打去其底
傍穿百目置燈蓋已向下而合若孔
有蟲入應以紙絹及薄物而掩蓋之
緣處同前時當盛暑苾芻苦熱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第三波多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萎黃病瘦無力今時世尊知而故問
具壽阿難陀曰何故諸苾芻身體萎
黃病瘦無力時阿難陀具以事自佛
言應作涼舍苾芻不知如何當作
佛言應近寺外為三面舍三邊築牆
架作偏敞疎微來風不同於寺四面
有壁苾芻即便於內安牀外置行柱
佛言中安行柱復不開窓還遭熱悶
佛言置窓彼著窓時或太高下佛言
應與林齊有諸鳥雀來入房中佛言
應置窓樞勿令得入風雨飄灑應安
窓扇苾芻食時開門室闢佛言食時
開門苾芻熱時於自房內但著下裘
及僧脚崎隨情讀誦并為說法作衣
服等於四威儀悉皆無犯

緣處同前今時世尊既與難陀剃髮
出家并受近園已將詣香山及三十
三天至捺落迦周旋觀察還逝多林
諸客苾芻未識難陀見彼身作金色
具三十相周匝莊嚴有老苾芻見時
謂是如來便起迎接既識知已方生
悔心苾芻以綠白佛佛言於難陀衣
應為記驗若更有此人亦為記識此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第六波多

是正覺此是餘人

第三門第三子攝頌曰

河邊制齒木 羅怛遣出門 合訶不合訶
二行應與風

緣在室羅伐城時勝慧河邊諸苾芻
輩以善方便榮勵勤修斷盡諸惑證
阿羅漢果時諸苾芻威儀庠序所為
審諦能使眾人敬信深重今時世尊
告諸苾芻勝慧河邊苾芻住處近彼
村坊所有人眾獲大善利時具壽阿
難陀聞世尊語即解其義由近大師
久為侍者或聽其言或時親相皆即
解了若世尊欲得見者說讚美言尊
者了已便寄信報河邊苾芻諸具壽
世尊讚歎意欲相見仁等可來彼既
聞已更相告語佛於我等為讚歎言
事須相見當欲如何一人報云更何
所作我等當去遂不觀察所應作事
若不觀者雖阿羅漢不能預知復共
議云去為善事即告諸苾芻曰仁等
當知世尊大師讚歎我等意欲相見
今者可去諸苾芻曰若如是者我等
同行即共相隨涉路而去漸漸遊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第七波多

至室羅伐舊住諸苾芻出迎慰問便於寺外有大喧聲世尊聞已知而故問阿難陀曰寺外何故有大喧聲阿難陀曰勝慧河邊諸苾芻來皆共來至停在寺外寺內諸人咸出迎接更相問訊致此喧聲于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汝今宜往告勝慧河邊諸苾芻衆皆可還去勿住於此于時尊者承佛教已詣苾芻所告言具壽當知世尊有教仁等還去勿住於此時彼聞已執持衣鉢遊適人間佛告諸苾芻曰諸有村坊所居之處若有勝慧河邊苾芻住者近彼村坊所有人衆獲大善利阿難陀聞復還寄信苾芻重來如是至三諸苾芻執持衣鉢復往人間介時世尊復告諸苾芻曰勝慧河邊苾芻住處人皆獲利時阿難陀問佛頻讀彼令信報彼諸苾芻共相謂曰具壽何故世尊讚歎我輩欲得相見願往佛所令我還來應由我等普告多人致令還去我今宜可不告諸人默然而去時諸苾芻密持衣鉢詣世尊所札佛雙足退坐一面佛告

相本說一切有部大藏經卷第十三 第八十

具壽向難陀曰汝今可覓閑房靜處為我及彼勝慧河邊諸苾芻輩敷置座褥尊者奉教安置既了還至佛所白言大德我於一處敷設已了唯佛知時是時世尊往勝慧河邊苾芻住處即於門外洗雙足已於一房中就座而坐加趺端身住現前念時諸苾芻亦各洗足入房而坐住現前念今時世尊便入初定河邊諸苾芻亦入初定世尊從初定出入第二定第三第四定次入空處識處無所有處次入非想非非想處定其河邊苾芻亦復如是隨佛世尊出入諸定世尊從非想非非想定出入無所有定諸苾芻亦從非想非非想定出入無所有定乃至入至初定諸苾芻亦復如是入至初定世尊念曰我入初定諸苾芻亦入初定我乃至入非想非非想定諸苾芻亦入此定我復從非想非非想定出入乃至初定諸苾芻亦皆同我我今應可作餘相狀而入初定便非獨覺聲聞所行之境作是念已即入其定時諸苾芻共相謂曰仁等

相本說一切有部大藏經卷第十三 第八十一

當知大師世尊住於自定我等亦可自定而住便入自定介時世尊至天明已即從定出大衆皆集佛於衆中就座而坐時具壽阿難陀從座而起整衣服露右肩札雙足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大德世尊頻頻讚歎勝慧河邊諸苾芻等意欲相見彼諸苾芻皆來至此不蒙問及佛言阿難陀我已共彼諸人語訖依聖語聖法律共相安慰阿難陀白佛言未審云何名為聖語法律共相慰問阿難陀隨次入房就座而坐各並端身住現前念我入初定河邊諸苾芻等亦入初定我從初定出入第二定第三第四定次入空處識處無所有處次入非想非非想處定河邊諸苾芻等亦復如是隨我出入諸定我從非想非非想定出入無所有處定我復乃至入初定是諸苾芻亦復如是入至初定阿難陀我作是念我今應可作餘相狀而入初定便非獨覺聲聞所行之境作是念已即入其定時河邊苾

相本說一切有部大藏經卷第十三 第八十二

苦自指謂曰大師世尊住於自定我等亦可自定而住阿難陀此謂聖語聖法律共相安慰我作如是相安慰已阿難陀白佛言善哉大德聖語聖法律共相安慰極善世尊聖語聖法律共相安慰世尊既與河邊諸苾芻四遠諸人共相謂曰佛共河邊諸苾芻輩以聖語聖法律而相安慰既聞此事諸長者婆羅門皆來禮拜問苾芻此諸苾芻即為長者婆羅門宣說法要口出臭氣時彼諸人左右顧眄共相謂曰此之臭氣從何而來諸苾芻曰此之臭氣從我口出自言聖者豈可日日不嚼齒木耶答曰不嚼彼曰何故諸苾芻曰佛未聽許答曰聖者若不嚼齒木得清淨耶時諸苾芻默然無對以緣白佛佛言彼婆羅門長者所作譏耻正合其儀我於餘處已教苾芻嚼其齒木而汝不知是故我今制諸苾芻應嚼齒木何以故嚼齒木者有五勝利云何為五一者能除黃熱二者能去痰瘡三者口無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三卷 第七品 貴

臭氣四者能食飲食五者眼目明淨佛制苾芻每嚼齒木時一年少苾芻於顯露處而嚼短條世尊至彼苾芻見佛深生羞耻云我不應對世尊前吐出齒木即便吞咽遂饒喉中諸佛常法無忘失念今時世尊便舒無量百千功德所生左手旋環万字能除怖畏善施安隱捉少年頭屈右手指內彼口中納其齒木與血俱出世尊告曰汝何所為苾芻以事白佛佛作是念在顯露處嚼齒木者有如是過告諸苾芻曰有一少年於顯露處嚼短齒木有是過生故諸苾芻於顯露處不嚼齒木亦非短條苾芻違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言苾芻不應於顯露處坐嚼齒木者時有少年苾芻於老者前坐嚼齒木佛言不應今有三種事可於屏隱處謂大小便及嚼齒木佛言不將短條充齒木者時諸六衆便用長條以充齒木諸苾芻見共生嫌耻報言是毒汝等豈可執杖戲耶答曰佛教洗口云何是戲汝豈不見嚼短齒木幾將命終蒙佛救護得存餘壽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三卷 第七品 貴

豈可汝等於我衣鉢有希願耶令我早亡共為羯磨然長齒木有利益厚一得然釜煮飯二得鞭打小師彼聞皆默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長條將充齒木嚼長條者得越法罪苾芻不知齒木長短佛言此有三種謂長中短長者十二指短者八指二內名中佛言應在屏處嚼齒木者時有老病羸弱不能行就隱屏之處佛言病人應可畜洗口盆苾芻便用隨宜瓦盆安在房內脚便傾水流汙地佛言洗口之盆形如象跡時有苾芻朱盆無處佛言應就水竇邊嚼齒木苾芻遠嚼不近竇口佛言應可近邊方一肘地佛教嚼齒木時苾芻不知刮舌其口仍臭佛言嚼齒木已當須刮舌苾芻不知用何刮舌佛言應畜刮舌篋佛聽畜篋六衆苾芻便以金銀琉璃頗黎寶作諸婆羅門長者見已問言聖者此是何物答曰賢首世尊令我用刮舌篋彼言豈汝沙門釋子貪欲樂耶六衆默然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有四種刮舌篋苾芻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三卷 第七品 貴

畜云何為四謂是銅鐵鎗石赤銅時諸苾芻便即刮舌傷損佛言不應利作然此四難求佛言應磨齒木屈以刮舌苾芻磨破便用刮舌作瘡佛言磨齒木已兩片相指去上籤刺然可用之苾芻磨齒木已不知作聲默然而棄遂便墮在護寺天神頭上復生嫌取佛言不得默棄應可作聲若不作聲者得越法罪苾芻唯於齒木一事作聲而棄大小行時涕唾吐利及吐水等所有棄擲皆不作聲佛言凡有如是所棄之事皆須作聲大師既制恒磨齒木苾芻道行求難得遂不敢食佛言不應斷食若無齒木應用熟豆土屑及乾牛糞以水三遍淨漱隨意食勿復生疑

緣處同前時具壽舍利子有二求寂一是准隨二羅怛羅後於異時尊者舍利子欲往人間告二弟子曰我欲人間隨意遊適汝等二人為住為去准隨白言鄒波默耶我願隨逐羅怛羅曰鄒波默耶我住於此舍利子言若如是者以汝付誰答言以我付囑

根云說切有部藏卷第三第十卷

尊者鄒波默我依彼住報言羅怛羅彼是惡人恐行非法答曰鄒波默耶我事如父彼何為惡即便付與行趣人間縱去之後鄒波默告羅怛羅曰汝未作如是如是事答言不作鄒波夷瞋言癡物此尚不作餘何肯為羅怛羅言仁豈是我親教師及軌範師耶鄒波默轉更瞋盛遂扼其項推出寺門便於門外啼泣而住時大世主苾芻居與五百門人來禮佛足見其啼泣問言聖者羅怛羅何故啼泣報言喬答彌大德鄒波默手扼我項推令出寺彼作是念我今不應棄佛之子而向餘處即共門徒圍繞而立次有憍薩羅主勝光大王擬入園中敬禮佛足見羅怛羅同前問答王作是念我今不應棄佛之子及以佛母而向餘處即圍繞而立次有給孤長者亦入園中敬禮佛足見羅怛羅同前問答長者作念我今不應棄佛之子及以佛母國主大王而向餘處即圍繞而住是時門外大眾雲集致有惡聲世尊大師知而故問具壽阿難陀

根云說切有部藏卷第三第十卷

曰何故門外多人聚集有大喧聲尊者阿難陀具以上事敬白世尊佛告阿難陀實有苾芻驅他苾芻令出寺耶答言大德實有此事佛告阿難陀苾芻但於已房可得為主非於寺內不應驅他苾芻令出寺外違者得越法罪世尊既制不驅苾芻令出寺外時諸苾芻於弟子門人皆不敢訶責遂慢法式不肯奉行佛言應須訶責苾芻不知云何訶責佛言有五種訶法一者不共語二者不教授三者不同受用四者遮其善事五者不與依止言不共語者謂不共言語所有問答言不教授者於利害事皆不教詔言不同受用者所有供承皆不應受衣食及法亦不交通言遮善事者所有修行善品勝事皆不令作言不與依止者謂絕師徒相依止事不共同房如佛所言應訶責者苾芻於事不為簡擇即便訶責佛言不應隨事即為訶責若有五法方合訶之云何為五一者不信二者懈怠三者惡口四者情無善耻五者近惡知識時諸苾

根云說切有部藏卷第三第十卷

苾芻此五法方始訶責若不具五即不訶責佛言五法之中隨有一時即須訶責訶弟子時諸苾芻遂相攝受佛言若被親教師軌範師訶責之時餘人攝受作離間意是破僧方便得寧吐羅罪佛言不應攝受時諸苾芻皆不吝許因此難調更不恭敬或有出國或有還俗佛言應令苾芻教其改悔生恭敬心彼即令其不善巧者至彼人邊告言具壽汝親教師喚乞歡喜彼更高傍佛言應令善巧苾芻教令改悔深起殷心時彼本師見來求謝便不簡別即相容捨彼於善品不能增進復有少年因斯歸俗佛言具五種法應作懺摩一者有信心二者發精進三者生恭敬四者口出美言五者近善知識佛言於此五中隨有多少亦可懺摩然諸苾芻不合訶責而訶責者得越法罪應合訶責而不訶責亦越法罪不合容捨而容捨者得越法罪應合容捨而不容捨亦越法罪

若有於前黑品五法隨一現行心無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敬應可駢出若知彼懷有慈順者應可恕之若具五黑法者即可駢出若不駢者得越法罪佛言駢出即露體駢出佛言不應露體令去若是寂寂應與水羅君持及上下二衣然後令去若是近園或擬近園者應與六物駢其出寺皆不得露體令去

六物者三羅君持者二羅君持者

第三門第四子攝頌曰

造寺安落網廣陳掃地處求法說三童熟時應造舍

緣在室羅伐城如佛所言樹下卧具者清淨易得苾芻依此而為出家并受近園成苾芻性若得長利別房櫺閭悉皆得受苾芻造寺不安基階及以前簷佛言先安基階可與膝齊上置厚版立柱於上斗拏梁棟准次而安上布平版版上布軌於上復以磚軌和泥極須鞭築上安鹽石灰泥一重既余餘皆類知前安欄擔橫牽釘柱勿令墮落時諸苾芻或於此食有鳥雀來共相惱亂應安羅網不知以何為網佛言有五種網謂麻約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及猪皮等雖作得網不解安置佛言於網四角安小鐵鐐方便挂舉勿令雨爛後於此食鳥尚入者以物遮掩食了還開苾芻食時犬來前住希覓殘食苾芻不與望斷命終苾芻白佛佛言凡噉食時為施畜生留一抄食時蘭若苾芻所出飲食唯與野干遶餘鳥鳥便瞋恨作鳥音聲告賊賊曰林中苾芻多有金寶賊解鳥語至苾芻所從其索金報言我無即便打罵苾芻曰咄哉丈夫何因打我答言汝多有金何不相與苾芻曰我居林野何處得金願勿枉打賊曰汝定有金若不見與定斷汝命苾芻曰有瞋我者妄作此言定是我怨幸當實報賊曰鳥向我道苾芻曰由彼懷恨問曰何故苾芻具說上事賊師言聖者若不具言我定枉煞知已便放苾芻白佛佛言苾芻局心行施有此過生由此應知留食之時普施群生勿拘一類可於飯上以水澆溼餅須細擘散之於地隨意當食不應遮止若遮止者得越法罪苾芻造房天雨之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第四一冊

四二三

傍入簷下水流潑損佛言應作懸障遮
莖蓋不知云何作障佛言用版彼便
遍遮遂令屢暗佛言不應遍遮可留
明處版求難得佛言遽除席等權用
遮障既遠雨溼蟲蟻便生佛言夏雨
時安餘時應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第十張 貴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四 貴

第三門第四子攝頌之餘

三藏法師藏淨奉 制譯

緣處同前時給孤獨長者每於晨朝
往逝多林礼世尊足礼已掃寺內地
後於一時長者他緣不遑入寺世尊
經行見地不淨起世俗心作如是念
如何今彼帝釋天主從香醉山持簪
末至諸佛常法起世俗心乃至蟻子
咸知佛意若起出世心聲聞獨覺尚
不了知况餘能測時天帝釋既觀知
已便作是念大師何故起世俗心乃
見世尊躬欲掃除逝多林地既知佛
念便詣香醉山中取五百上妙掃簪
輕軟如綿至佛前住念時世尊意欲
令彼樂福衆生於勝田中植淨業故
即自執簪欲掃林中時舍利子大目
乾連大迦攝波阿難陀等諸大聲聞
見是事已悲皆執簪共掃園林時佛
世尊及聖弟子遍掃除已入食堂中
就座而坐佛告諸苾芻凡掃地者下
五勝利云何為五一者自心清淨二

者令他心淨三者諸天歡喜四者植
端正業五者命終之後當生天上後
時給孤長者來入林中聞佛世尊及
大弟子躬自執簪遍掃林中便作是
念如來大師及諸聖衆躬自執簪掃
逝多林我等云何敢以足蹈時彼長
者情懷愧悚立不敢前佛知故問諸
苾芻曰立者是誰苾芻自言大德彼
是給孤長者聞佛世尊及大弟子各
親執簪掃逝多林情懷愧悚當處而
立不敢前行佛告長者口誦經法當
可前行由佛世尊敬重法故諸阿羅
漢皆尊敬法長者即誦如他行詣佛
所礼雙足已退坐一面念時世尊為
說妙法開示勸導讚勵慶喜是時長
者聞法踊躍奉辭而去時諸苾芻咸
皆有疑請世尊曰希有大德自於正
法生尊重心讚歎恭敬佛言今者如
來離染瞋癡遠生老死無憂悲苦具
一切智於一切境皆得自在於法尊
重讚歎正法未為希有汝等當知我
於往昔具染瞋癡未離生老病死現
在憂悲苦惱為法因緣捨自身命汝

今言聽我當為說乃往古昔婆羅痾斯城中王名梵授以法化世人民熾盛安隱豐樂廣說如餘

時梵授王深信正法稟性賢善自利利他憐愍一切常行惠施有大慈悲離染著心曾無慳惜後於異時王大夫人忽然有娠便生異念求聞妙法夫人白王王命相師問其所以彼白王言由大夫人所孕聖胎遂生是念余時大王即為求法便勅大臣咸金滿箱周遍國界奉金求法竟未遂心月滿生子顏容超絕眾相具足廣說如餘王作是念此兒端正人所樂觀未生之時已希妙法宗親共集與作何名大臣自言王子未生已希妙法應與立字名求妙法王令八母乳養供承廣如餘說乃至如蓮出水年漸長大常求妙法竟未遂心王崩之後自紹王位告諸群臣卿當為我求於妙法群臣受勅即持金箱遍贈部內覓處求訪無法可得臣白王言在處遍求無法可得時求法王不滿所願常懷憂惱時天帝釋觀知王心為未

法故而懷憂惱即作是念王雖如此真偽未知我應往試遂即變身為大藥叉舉手張目形容可畏至王前立便說頌曰

常修於善法不作諸惡行此世及後生寤寐常安樂

王聞此頌心大歡喜告藥叉曰仁者當重為我說此如他時彼藥叉即報王曰王用我語我當為說王曰唯然願為宣說隨意無違時藥叉曰大王若實樂法者可作火坑七日七夜燒炭猛鐵投身入中我為重說王聞斯語倍增欣躍報藥叉曰此不敢違王即宣令遍告國中我為樂聞妙法七日之後當入火坑一切有緣樂希有者可來觀我既宣勅已舉國皆知無量眾生至期咸赴由王重法至誠所感於虛空中復有無量百千諸天鼓樂絃歌香花供養慶希有事重王至誠慈皆來集時彼藥叉又七日既滿便昇虛空告菩薩曰所期已至可入火坑今時大王遂立太子紹繼王位普召群臣咸乞歡喜共為辭別漸近火

坑臨岸而立即說伽他曰

如是炎熾大火坑紅燄如日令人怖我今歡喜投身入為法曾無悔懼心今我雖處火坑中決定當求希有事願此福利資舍識猛火變作妙蓮池

今時大王說伽他已便自投身入火坑內放身纔下時大火坑變作蓮池清涼可愛是時菩薩身無虧損時天帝釋見其希有人天歸敬復帝釋身即為彼王重說前頌

常修於善法不作諸惡行此世及後生寤寐常安樂

今時菩薩受斯頌已即出池中書之金葉遍贈部洲城邑聚落咸悉告知普令修學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求法王者即我身是為求法故棄身身命何況今時於勝妙法不生尊重是故汝等應當修學我於妙法恭敬供養尊重讚歎如是誠心依法而住自利利人法皆具足苾芻聞已歡喜奉行

如世尊說若掃地時有五勝利時有老宿苾芻棄禪誦葉入地多林皆親

掃地佛言我於知事人作如是說非諸耆宿莖莖修行業者然於我所依善法律而出家者有二種業一者習定二者讀誦莖莖聞佛為知事人密作是說其知事人不能遍掃迦多林地佛言隨要當掃若月八日或十五日應鳴鐘雅松集眾僧共為灑掃時諸莖莖既奉佛教於掃地時談話俗事遂使護寺天神及非人類并餘法眾聞說戲論生嫌賤心佛言不應介應說法語或聖默然時諸莖莖既掃地已塵土坐身不信敬人見生嫌賤佛言既掃地了除去其穢應可洗身若不洗者以水濯手拭去塵至洗手濯足如常所為佛言每至八日十五日觀察林數莖莖松作佛言不應介可令弟子詳審觀察恐有蚤虱及以汗穢如佛所言見淨掃地誦經而踊者悉莖莖灑地然後淨掃作粍茶羅餘人見時不敢足蹈佛言應誦伽他過無犯勿生疑惑如是應知諸香臺殿幡竿制戍如來形影皆誦伽他然後足蹈若不介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律卷第十四 第七十 誑

介時北方有一國王送二童子與勝光王以為國信一名默索迦一名波洛迦其默索迦能作飲食波洛迦解敷牀座凡邊國人性多饕餮每因遊行便入市中取他魚餅隨意而食介時食主即便苦打時二童子還至王所自言大王我向屋中少取魚餅時彼家人苦打於我極困幾死王聞語已勅告市人汝等當知所有飲食自須掌護我此二童不應輒打後於異時王罷朝已暫為偃息時二童子各在一邊為王按摩搖動王足見王不語一云王睡二云如是王間起念豈非此二有私語耶遂便伴睡伺其所說時默索迦告波洛迦有後世耶答言何有後世時波洛迦告默索迦曰世間頗有阿羅漢不默索迦曰世間無有阿羅漢果時王聞彼二童子語已便作是念此二童子俱起惡見一是斷見一是邪見王告大臣大臣轉語遂令國內遠近咸知王三童子是邪惡見人時給孤長者於大眾中分明告示震師子吼作如是言若於我舍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律卷第十四 第七十 誑

命終者必得生天王聞語已作如是念長者若來此二童子我當付囑後於異時給孤長者來至王所自將小童持其坐物既置座已介時童子即便出外與餘童子共為戲樂小童去後王作是念今正是時以二童子用相分付即便竊告守門人曰長者童子勿使入來門人奉教不令其入長者坐久心念還家從座而起顧盼使童王言長者何所顧耶自言大王我覓使童王言長者我有二童今付長者可領將去彼觀王意俛仰而取復作是念何因大王付我二童復思此二先是惡見王今試我令遣將去是時長者即共還家既至家已命掌庫人曰此二童子所須之物悉皆給與又復告彼市肆諸人若二童子有所須者君可與之明書價直我倍酬還時二童子至掌庫所求索所須皆隨意得告掌庫者曰我所求覓君皆與耶答言盡與童子復問誰遣如是答是長者二童相謂長者於我父母無異我所求者皆悉無違復於異時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律卷第十四 第七十 誑

隨入市諸人遇見皆喚二童汝來我
處隨意所食二童報曰昔時遇見各
掩食盤今日遠觀悉皆喚我非無所
以幸為說之諸人答曰汝昔強食一
無酬宜今時長者倍還其價我等緣
斯故相命食二童聞已復相謂曰長
者慈悲深見憐愛還白長者若有作
業幸當見付報言且住後當令作後
時長者將彼二童入迦多林俱持簪
簪令掃僧地長者有緣須還本宅告
二童曰我緣須出汝等且留淨掃寺
中屏除糞穢作是事已方可還家地
既淨已欲除糞掃佛神力故令糞元
盡時此二童孝敬於主竭誠用力除
糞不停令時佛告阿難陀曰為此二
童應留殘食時阿難陀留殘命食二
童作念要除糞了我當還家而不食
此聖者殘食佛以神力除東畔時西
畔還在除西畔時東畔還在如是艱
辛至日將暮

佛告阿難陀今此二童當近汝宿汝
復遍告諸苾芻等我先所說善事當
隱惡事顯露欲令二童捨惡見故宜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四 第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現其善汝等苾芻有得定者如定而
住至於初夜時阿難陀宣佛教已時
諸苾芻即於初夜或放光明或現奇
相二童見已告阿難陀曰此是何物
阿難陀曰彼是阿羅漢現諸神變時
二童子自言聖者於世界中有阿羅
漢耶阿難陀曰豈汝二人不自親見
何所欽疑然此二人先起邪見謂無
應供今見神通邪見便息而生正見
佛於中夜起世俗心如何令彼釋梵
諸天咸來至此廣說如上時諸天眾
觀知佛心咸來佛所由彼威力有大
光明二童見已問阿難陀此是何光
答曰此是梵釋及餘天眾來詣佛所
現此光明問言聖者有他世耶答曰
汝既親見何所疑疑彼二童子先時
邪見誼無後世今見天眾即於此時
生正見心深自慶幸俱詣佛所頂禮
雙足退坐一面令時世尊稱其根性
說四諦法示教利喜令得開悟以金
剛智杵斷二十種有身邪見山證預
流果既得果已重禮佛足自言世尊
我今願於如來善說法律出家所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四 第一

成苾芻性勤修梵行世尊即便命言
善來默索迦波迦汝修梵行時彼
二人於佛言下躡躡自落瓶鉢在手
如初剃髮經七日來進止威儀同百
歲者頌曰

世尊命善來默除衣著體威儀如百歲
隨佛意皆成

今時世尊親教授彼二苾芻精勤無
倦未久時間得羅漢果廣說如餘乃
至梵釋諸天所共敬重

今時世尊度默索迦及波洛迦令出
家已勝光大王既聞是事情生熾耻
如何世尊度此邪見令其出家斯非
善事由彼邪見人所共知世尊聞已
作如是念於我眾中聲聞弟子諸戒
斷盡功德尊重同妙高山如何國王
生輕慢想斯成大失我今宜可彰彼
二人有殊勝德時給孤獨長者來禮
佛足在一面坐聽佛說法示教利喜
于時世尊默然而住長者即便從座
而起合掌恭敬白言世尊唯願大師
及諸聖眾明就我家為受微供佛默
然受長者知已禮佛而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四 第二

余時佛告阿難陀曰汝今宜去告默
索迦波洛迦曰汝等二人明日宜應
至長者家為眾行水時尊者奉佛
教已至二人所具陳佛教時彼一人
奉佛勅已報言尊者如世尊教我當
奉行便作是念何故世尊捨諸宿
及以中年於我二人曲為顧命今我
行水豈非世尊欲於我所彰其勝德
我等宜應滿世尊願余時長者即於
其夜具辦種種淨妙飲食所謂五收
食五嚼食即於晨朝敷設牀座及咸
水器莊嚴已訖遣使白佛飲食已辦
唯願知時余時世尊者衣持鉢與次
諸眾詣長者家至其食處就所設座
及諸大眾悉皆坐已足時長者復遣
使人白勝光王曰我於今日在自家
中請佛及僧微設供養唯願大王
來隨喜時王聞已便與太子及內官
人扈從相隨至長者宅共申隨喜既
至佛所礼足而坐

余時具壽默索迦於上座前立手執
瓶水神力加持令所注水從上至下
次第洗手余時具壽波洛迦於下座

佛本說一切有部阿毘達磨集論卷第三 第三十二 竟

前立執淨瓶水神力加持亦令其水
從下至上次第漱口時勝光王見是
事已便作是念斯何者宿大德慈
親於佛前取現神力即起尋水至下
座邊見波洛迦手持瓶水後更尋水
至上座邊見默索迦持瓶而立極生
希有長舒右手出讚歎言希有佛陀
希有達摩善哉正法能於現世令默
索迦波洛迦等捨罪惡見證獲如是
殊勝之德時彼長者既見大眾悉坐
定已便以自手行諸飲食大眾飽已
洗手漱口嚼齒木已畢除鉢器即取
小席親於佛前長跪聽法

余時世尊為勝光王及大長者隨機
說法示教利喜從座而去

時諸苾芻至住處已咸皆有疑請世
尊曰大德此默索迦波洛迦曾作何
業生在邊地一是斷見一是邪見又
作何業於佛法中而為出家斷盡諸
惑得阿羅漢漢佛告諸苾芻此之二
人自作業果報成熱廣說如前乃至
果報還自受之汝等諦聽乃往古昔
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迦攝波

佛本說一切有部阿毘達磨集論卷第三 第三十三 竟

佛出現於世時此二人投彼佛法而
為出家二人為伴往詣邊國無教授
師自修禪定實無所證作證解心臨
命終時誹謗聖法生邪見心作如是
語迦攝波佛誑惑世間斷盡煩惱得
阿羅漢我於諸惑不能斷盡何有餘
人得阿羅漢漢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
時二人無師習定者即默索迦波洛
迦是由謗聖法生邪見故經歷多時
墮於惡趣復於多生常處邊地起邪
見心乃至今身還生邊地起邪見心
由彼二人讀誦受持蘊界處緣生道
理及處非處等皆善巧由斯業力於
我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惑得阿羅
漢無師習定有如是過是故汝等不
應無師輒自習定若輒學者得越
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長者於闍若處
造一小室時有苾芻於此而住時屬
春陽為熱所逼形色萎黃瘦損无相
欲移住處往白長者仁當守護我欲
他行長者問曰有何闕少而欲他行
苾芻答曰我無闕乏然為時熱室小

佛本說一切有部阿毘達磨集論卷第三 第三十四 竟

難居長者答曰若畏熱者為造地窟
答言長者佛未見聽苾芻以緣白佛
佛言須地窟者隨意應作長者為作
至夏月時復多溼氣便不堪住後白
長者言我欲他行同前問答然為地
況疾癆病增不堪居住長者答曰若
如是者為造大舍苾芻告曰世尊未
許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任為大舍長
者便造以無簷故柱危欲破以緣白
佛佛言安簷若恐摧者應安邪柱以
釘釘之

第三門第五子攝頌曰

石鹽安角內藥器用甕甔安替誦經時
以物承其足

緣在王舍城竹林園中時具壽畢隣
跼蹠蹠從出家後身常抱疾有同梵
行者來相問訊言上座四大安隱不
答言我患寧有安隱復問上座比來
曾服何藥答曰曾服石鹽若今今何
不服答言賢首佛未聽許苾芻以緣
白佛佛言我今聽許苾芻應畜先施
婆藍苾芻隨處安置遂令銷滅佛言
不應如是隨宜安置應可畜甕甔便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四 第五張

竹甕亦還銷失佛言應用甕甔安鹽
於內遂用新角更令臭穢佛言應用
牛糞水煮洗乾無損佛言石鹽應安
角中者不解安蓋塵土便入佛言若
蓋苾芻不解佛言還應用甕甔畢隣
跼蹠蹠因患問答同前須畜藥碗佛
言應畜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長者娶妻未久
便生一息年漸長大遂於善說法律
而為出家但臥空牀未有甕席長者
後時入寺遊觀便見其子但臥單牀
更無甕席告言聖子自餘苾芻皆有
甕席汝何故無答曰諸人多是有舊
出家先來貯畜我新捨俗由斯未有
答言若余我舍有好甕甔可用敷卧
答言佛未聽許以緣白佛佛言聽用
甕甔苾芻即便不以物觀赤體而卧
遂多垢膩長者入寺見其垢惡便不
識認問其子曰更得禪耶答言舊物
父言因何垢汙以至於此答曰為無
觀替致令汙染父曰此意價物令其
損壞汝今宜可安替而用苾芻以緣
白佛佛言雖是私物亦應安觀若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四 第五張

尊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佛言應誦經者可昇高座
其人坐師子座下垂雙足致有勞倦
佛言應作承足牀苾芻不解佛言若
座不移動應以甕作若移轉者可用
甕為雖以版作移舉時難可於四角
各安鐵鐸隨意擎去時有求福苾芻
及信心俗族於足趺上塗以香泥時
誦經師不敢足蹋佛言以草及葉替
而方蹋勿致疑心

緣處同前佛言作承足牀林中苾芻
此物難得垂足勞倦以緣白佛佛言
以石支足

第三門第六子攝頌曰

拭面巾疎薄唾盆并觀體纖槽砌地
日光珠浣衣

緣在王舍城畢隣跼蹠蹠身常抱疾
頭面垢膩問答同前乃至上座先持
何物答曰持拭面巾今何不持答言
佛未聽許以緣白佛佛言有病無病
應持面巾

緣處同前畢隣跼蹠蹠苦熱身黃問
答同前乃至上座先持何物答曰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四 第五張

疎薄衣今何不持荅言佛未聽許以緣白佛佛言熱時應著疎薄之衣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苦患癰癰於牀兩邊弄其涎洩令不淨潔天將欲曉門人入房禮問安否洩唾汗額苾芻見問即以事荅苾芻曰我試觀之便入房中見其洩唾牀邊狼藉告諸苾芻共生嫌耻云何苾芻於僧房中洩唾不淨以緣白佛佛言非是合棄洩唾之處不應輒棄若在閤中不頭扣地而為禮拜須致敬者口云畔畔但有請白咸應如是若患傷寒涎洩流出應以器承著器物時致有傾側更多穢汙佛言可安支物彼置圓繩然由傾側佛言其承唾盆及洗口器形如象跡底凸向內置地安穩棄唾水時即便却出佛言盆內安物苾芻不解佛言應截草置中或安沙土等有多繩附佛言應扇去之盆有臭氣佛言時時應洗洗已不曬致有虫生佛言曬乾復有苾芻涎唾不止待器乾時事便廢閣佛言應畜二盆更手而用苾芻答下讀誦經行若洩唾

按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四第十八卷

時隨處棄擲佛言不應令棄者得越法罪然於寺中四角柱下各安唾盆若有唾者可棄於此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名曰毛血昔於五百世若生若死常處地獄後生人趣處在居家常好戲身戲樂無厭不思地獄後於異時在佛法中出家修行見佛說法於三藏教說地獄苦傍生餓鬼人天差別開地獄時極苦現前身諸毛孔並血流出衣裳點汗常有臭氣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如此苾芻應畜襯身衣苾芻即便披在衣外遂生譏醜佛言應在內披其身瘡癢將此衣搭佛言不應如是若有濃血當以樹葉作湯徐徐洗除其襯身衣時時浣濯曝令乾緣在王舍城具壽畢隣陀跋蹉身常抱疾同梵行者問荅同前乃至上座先持何物荅曰曾持鐵槽安藥湯浸若介何不持用荅言佛未聽許以緣白佛佛言病者當畜鐵槽緣在室羅伐城時諸苾芻於夏雨時旋繞制底有泥汙足佛言應可布軌

按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四第十八卷

上以碎軌和泥打之復安礪石灰泥塔大難遍佛言應齊一尋此亦難辦佛言安版復更難求佛言步步安軌苾芻寺門及寺內地多有泥陷佛言如上所作准事應為緣處同前有一長者於靜林中造一小舍苾芻寄住時當寒節苾芻觸冷身形羸瘦來告長者曰我欲他行荅言聖者有所開耶報言無乏但為苦寒長者曰仁住於此我與日光珠今常得火荅言長者佛未聽許荅曰佛大慈悲必聽受用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若須日光珠者聽畜隨時出火長者便與苾芻受用時有五百群賊欲打小城過苾芻屢告言須火報曰現無賊曰何方得火荅曰賢首有日光珠能出於火便示其處賊去破城迴至於此欲奪其珠問珠何處苾芻示珠賊取而去苾芻患寒至長者所報言我寒具如上說長者曰珠在何處荅曰有賊將去長者曰此貴價物不密舉掌令賊將去深成可惜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此之貴珠不應示賊應

按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四第十八卷

與其火如日光珠月光亦令

緣處同前六眾苾芻令浣衣人洗濯衣服時浣衣者多得他衣浣浣未了時鄒波難陀至曰晡後便持故衣詣洗衣處報言為浣否曰現有多衣明當為洗便生忿怒彼言勿瞋可留而去我今為洗即便留衣與眾多衣一處同浸遂令赤色染壞他衣彼見愁惱掌頰而住多人來見皆共譏嫌苾芻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浣衣故生眾譏嫌告諸苾芻曰鄒波難陀以赤色衣汗他衣物是故苾芻不應以赤色衣今他洗浣作者得越法罪六眾聞已便將白衣今彼洗浣彼便撥打今衣損破佛言苾芻衣皆不應令浣衣人洗

緣處同前六眾聞佛不許令他洗浣衣物即便持衣至洗衣處以物纏頭於池水邊自洗衣服眾人見譏嫌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至洗衣處自洗衣服作者得越法罪緣處同前苾芻便於大版木上撥打浣衣令衣破壞佛言不應令應在盆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四 第三張貴

中以暖水浸徐徐自手洗濯令淨佛令手洗苾芻不能佛言用脚時有手足皆悉不能佛言令他為洗應可自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四 第三張貴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五 貴

第三門第七子攝頌曰

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拭身履地咽石器生疑或染衣有種種隨意盡如藍

緣在室羅伐城苾芻洗已淫體披衣色壞兼與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畜拭身中時有苾芻無巾可得佛言洗已片時蹲地以洗裙拭體然後披衣苾芻草屣上有塵土即便撥打令網系斷佛言不應令復用水洗轉加爛壞佛言不應令可將溼帛拭是故苾芻應持拭鞋履物言洗裙者可同舖布一掃帶是西國法也

佛在占波國揭伽池側時有龍女信心純善其子不信不依法律其母遂便勸令聽法子今宜去於聖者邊聽聞正法令汝獲福其子不變本形而去至誦經處少年苾芻見之驚怖便唱長聲長聲其餘苾芻未離欲者皆生恐怖即以毛繩繫其龍項擲於寺外其子歸家母見問言汝向聖者處

聽正法不答言阿母不須說此無慈愛人母曰彼於汝處作何非法即便具說毛繩損項母曰由此因緣名為聖者若是餘類然汝無疑子便默然時彼朋友皆共譏笑唱言破項見謂弄時身體黃瘦氣力衰弱母元告曰何故汝身萎黃若是答言阿母常有知識調言破項我負著耻致斯羸瘦母曰由汝不變本形遂招此過若變形去不被毛繩今可變形往惡妙法隨所聞見皆稱汝心若依本形藏身而聽彼之信心不隨母語默然而往母作是念聖者毛繩繫龍子項欲聽法者與作難緣我今為此當往白佛過初夜分身放光明來至佛所札佛雙足在一面坐由彼龍女身光明故今揭伽池周遍照耀龍女白佛言大德我子不信勸令聽法至誦經處聖者既見便以毛繩急繫其項弄之寺外項便傷損彼諸朋友見而調弄唱言破項由被戲弄身體萎黃氣力羸損唯願世尊於諸聖衆略為遮制勿以毛繩繫諸龍子慈愍故世尊知已默

然受請是時龍女札佛而去今時世尊至天曉已於僧衆前就座而坐告諸苾芻曰昨夜龍女來至我所札雙足已退坐一面由彼威光遍照池側悉皆明朗而白我言大德我子不信勸令聽法至誦經處聖者既見便以毛繩急繫其項弄之寺外項便傷損彼諸朋友見而調弄唱言破項由被戲弄身體萎黃氣力羸損唯願世尊於諸聖衆略為遮制勿以毛繩繫諸龍子慈愍故世尊知已默

食佛言弃已不應即去可於露地弃

然受請是時龍女札佛而去今時世尊至天曉已於僧衆前就座而坐告諸苾芻曰昨夜龍女來至我所札雙足已退坐一面由彼威光遍照池側悉皆明朗而白我言大德我子不信勸令聽法至誦經處聖者既見便以毛繩急繫其項弄之寺外項便傷損彼諸朋友見而調弄唱言破項由被戲弄身體萎黃氣力羸損唯願世尊於諸聖衆略為遮制勿以毛繩繫諸龍子慈愍故世尊知已默

之待入穴已然後可去綠在王舍城城中有一長者善閑石作造諸石噐隨時貯賣多獲利物便作是念作何方便獲多福業能於現世得利無窮我今宜可請佛及僧就舍供養於石噐中而致飲食獲多福業得利無窮即詣佛所廣說如上乃至佛衆皆來就家坐定長者便將新噐行與上座舊噐授與下行苾芻生疑不肯為受佛言出處淨故應為受之勿致疑惑長者供養皆令飽滿佛為說法從座而去綠在室羅伐城苾芻須洹世尊聽許苾芻煮淫淥木令淥色壞佛言曬乾然後煮用於日中曬令淥不好佛言不應日中曬曝於陰處曬致令醜出佛言非在烈日復非極陰隨時曬曝又復以衣與淥木同煮令衣損壞佛言別煎淥汁一度煮已即便弃擲佛言三煮方弃苾芻三度煮汁皆一處安佛言三皆別安不能記知何者初中後佛言言字記其次第苾芻以汁澆在衣上佛言不應先於盆中置淥

然受請是時龍女札佛而去今時世尊至天曉已於僧衆前就座而坐告諸苾芻曰昨夜龍女來至我所札雙足已退坐一面由彼威光遍照池側悉皆明朗而白我言大德我子不信勸令聽法至誦經處聖者既見便以毛繩急繫其項弄之寺外項便傷損彼諸朋友見而調弄唱言破項由被戲弄身體萎黃氣力羸損唯願世尊於諸聖衆略為遮制勿以毛繩繫諸龍子慈愍故世尊知已默

汁已然後投衣便多著汁曬時流下佛言不應多著或時漆少令衣班駁佛言不得極多極少應處中斟酌在地

曬衣塵土便行佛言不應令復於草束上曬汁句一邊佛言可於繩上或在竿上便搭繩上中無漆色佛言可於繩上搭衣一邊以竹夾夾定若恐損衣以物替夾必蓋不數翻轉汁向一邊佛言應數翻轉時有必蓋作重大衣漆安繩上重不能勝佛言數草上曬數須翻轉有以新汁而漆舊衣有以新衣投之舊汁佛言新衣新汁舊衣舊汁不應異此有以新衣曝於陰處便以故服曬在日中佛言新在日中故於陰處漆衣之時以第三汁先用漆衣次中後初佛言先初次中及後漆衣既竟不以水接衣色班駁佛言應以水接衣蓋漆了當日水接佛言應待明日正漆衣時風雨來至必蓋憚惶不知何處欲曬衣服佛言應置簷前即於簷前漆衣令漆汁干地俗族見問聖者何因此處得有流血

太言非血是我漆處遂生蟲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三款 貴

以綠白佛佛言漆衣之處或以牛糞或用土塗拭

緣處同前給孤長者創造此寺施佛僧已所有牆壁未為彩畫便作是念我今請佛欲畫僧寺至札佛足退居一面白言大德寺牆未畫我今欲畫佛言隨意長者不解來白必蓋必蓋不知用何彩色便往白佛佛言善哉長者不知汝今復問應用四色青黃赤白及雜彩色以充圖畫

第三門第八子攝頌曰
造寺所須物穿牀札敬儀別畜剃髮衣花鬘挂眠象

緣處同前於此城中有一長者施食必蓋數至其舍遂令長者住歸戒中後於異時因說七種有事福業報言聖者我欲隨一福業發意修營必蓋答曰善哉應作問言聖者我作何事答曰可為眾僧修營住處聖者我今現有造寺之直然善善伴助我修營答言長者仁當辨物我助修營善哉聖者即授錢物必蓋念曰此物即是屬四方僧如何費用造器具耶我於

餘處別更求覓長者錢物貯於庫中後時長者作如是念聖者好心為我造寺試往觀察其狀如何往觀其處一無營造問必蓋曰許為造寺何意空無答曰既無作具用何營造報言施物何不替為答曰物在庫中長者曰宜用此物造諸器具答曰此物屬四方僧我不敢用長者言造寺元屬四方眾僧費用何過答言長者我往白佛有教當行長者言隨意往自便告諸必蓋必蓋白佛佛言此物用造器具修營寺宇時彼必蓋營造寺時巡家乞食長者見恠為我造寺因何行乞寺中錢物可充食用如其少者我更持來答曰豈我一人食四方物長者言我意相通此有何過必蓋曰我問世尊必蓋白佛佛言營作之人應食寺物雖聞許食尚敢貪食佛言不應貪食彼作上食佛言不應絕上應觀餘寺體例為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六款 貴

緣處同前時有必蓋忽患腹痛數去迴轉致有疲困必蓋白佛佛言於牀穿孔隨時轉易即於好牀穿破作孔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七款 貴

佛言應取故牀若藤織者應割為孔若條編者擘開為穴若病老後隨事料理由數迴轉下部瘡痛佛言於牀孔邊可安軟物不淨墮地以瓦盆承勿令高舉養臭外并更覓餘盆如是展轉無器可得佛言不應認亦可畜一盥洗而曬乾無第二盆應安樹葉其盆雖洗臭氣不除應用油漆如佛所教應看病人時有老少慈苦咸來問疾少至便札病人老來病人致敬緣此枉接病苦轉增佛言彼身不淨不應敬札自身汗濡不合札他設他札時亦不應受若有違者俱得越法罪具壽鄒波離請世尊曰如世尊說若不清淨不應受札亦不札他者大德不知抱有幾種不淨汗濡佛告鄒波離有二種不淨一敬嚙不淨二穢汗不淨言敬嚙不淨者謂齧齒木噉諸飲食根果餅菜之類若食噉時及以食了未淨漱來皆名不淨穢汗不淨者謂大小便及以料理不淨處并刺髮時乃至未淨洗濯漱口已來皆名不淨有如是等不淨觸時受

佛本說一切有部別部論卷第五 第八 敬

札札他成招惡作金口明文此方不同致令別道急遽沉緣處同前長壽鄒波離請世尊曰大德如世尊說妙花婆羅門作如是語自言喬答摩我乘車時或控馬轡或舉鞭大嗽當余之時願表知我婆羅門妙花頂札佛足并問起尸又言喬答摩若復見我涉路行時或脫草屣或時避道或時舒臂當余之時如前表知我申敬問又言喬答摩或時見我在自象中共人談說若移坐處或去上衣或除頂帽當余之時如前表知我申敬問世尊未審如來聖教之中亦同如是札敬法耶佛告鄒波離不應如是而行札敬凡是口云我今敬札但是口業申敬若時曲躬口云畔睇此雖是札而未具足然鄒波離於我法律有二種敬札云何為二一者五輪著地二者兩手捉臚而皆口云我今敬札彼云無病若不令者俱得越法罪緣處同前時諸苾芻隨著何衣剃除鬚髮還披此服而為食噉及札大師不信之人見生嫌耻沙門釋子實不清淨用剃髮衣便將敬食

佛本說一切有部別部論卷第五 第九 敬

還披此服敬札大師我等云何於此生敬苾芻白佛佛言不於三衣隨披其一而剃髮然應別畜剃髮之衣即應披此衣而除鬚髮時有貧乏此衣難得佛言應用僧脚蔽遮身而剃除髮了時苾芻不洗諸俗人見皆共譏嫌沙門釋子剃髮已不知洗浴可惡之甚苾芻白佛佛言剃髮了時宜應洗浴時有老病氣力衰微或復有時求水難得佛言如此之類應洗五支謂頭及手足緣處同前時有敬信婆羅門及居士等以妙花鬘來施苾芻皆不敢受俗人報曰聖者廣說如上乃至我今豈可捨諸善品往後世耶幸當為受苾芻白佛佛言見施花鬘宜應為受彼受得已隨處棄擲彼見嫌曰我以貴價買得此花供養仁等何因湯棄佛言不應輕棄苾芻便用於髮爪窻觀波懸以供養彼言聖者豈我不見髮爪塔耶我於先時已供養塔今故持來奉上仁等苾芻得已挂房門上俗人見時謂是佛殿即便敬札佛言勿

佛本說一切有部別部論卷第五 第十 敬

安門外應置房中彼靈處安同前批
過佛言應安屏處時復襲香但是香
物能益眼根苾芻不知云何屏處佛
言可於臥處挂在頭邊

第三門第九子攝頌曰

好座并牀施香泥及鉢龍油器法語行
衣袋持三索

緣在室羅伐城佛告諸苾芻若得妙
好牀座僧伽應受別人不得得大倚
牀此亦是僧非別人也

緣處同前信敬俗人以上香泥來施

苾芻皆不敢受俗旅報曰聖者我今

以仁為福田廣說如上乃至我今豈

可捨諸善品往後世耶幸當為受苾

芻白佛佛言應受既受得已對面并

地彼起讎嫌我以貴價買得此香仁

今并擲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并擲便

將塗拭駭爪佛塔廣說如前乃至受

已應置頭邊塗於壁上時時鼻嗅凡

諸香物能令眼明時有信心長者請

苾芻眾就舍而食以上香泥塗苾芻

足皆不敢受報言聖者諸有信敬婆

羅門他施香泥彼得塗頭或摩身體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五 第十

我敬仁等以香塗足因何不受苾芻
白佛佛言為受塗足香泥受已并擲
諸俗人見廣說如前善哉仁等當為
我受將至寺中隨情所作苾芻白佛
佛言如前不應對面并擲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隨處安鉢令其
損壞苾芻白佛佛言不應隨處安鉢

應為鉢龍時諸苾芻穿牆而作佛言

不應如是初造寺時於諸房中作安

鉢處佛言應作鉢龍者蘭若苾芻无

作龍處佛言應用葛草或以草索編

籠塗以牛糞或將泥拭置鉢於中有

塵土入佛言應還如是作蓋合之不

應置地宜可施系挂在樹枝苾芻出

行隨身將去不信者見共起讎嫌問

言聖者所持之物為是龍籠及安祇

猴耶佛言若出行時不應持去可如

舊處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人間遊行三一

聚落求停止處主人既許即便洗足

復從乞油其家有共將油來施苾芻

無器展手欲受女人報言聖者雖解

乞油不知持器報言小妹佛未聽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五 第十一

女人默然苾芻白佛佛言應持油器
聞佛聽許時鄒波難陀將二弟子各

持油器相隨乞油有一婦人將油來

施見器極大提甕告曰聖者誰能施

滿此大油瓶苾芻曰奇哉慳惜隨沒

意施更有信心婆羅門等自當添滿

女人默然苾芻白佛佛言不應持大

油器從人乞覓佛制大已便持小器

將以乞油所用不足佛言不應持極

小器然器有三種大者二抄小者一

抄二內名中應如是畜

緣處同前有二苾芻一老一少隨路

而行說非法語時有不信心藥叉問

其所說而作是念此釋迦子談說非

法隨路而行我今宜可吸其精氣即

隨後而去復作是念前事已去此不

可退更作邪言當吸精氣相隨去時

復遇藥叉是敬信者彼便問曰汝欲

何之以事具答彼便報曰此二行人必

論法語汝宜且待勿逐苾芻我今共

汝且申談論答言知識我於此二必

不相放時二藥叉即隨後去彼二苾
芻說非法語至歧路邊一請給孤獨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五 第十二

園一向廣子母舍時彼小者礼上座足唱言好去上座答言具壽願汝無病勿為放逸時二苾芻各隨路去彼不信藥又奮迅形儀欲吸精氣後來藥又報言汝今不應輒為造次彼二苾芻已說妙法汝自不解湯生瞋恚彼復問云何者是法汝豈不聞大云無病勿為放逸得無病者佛言大勿放逸者衆善之本如世尊說若不放逸者能得不死處若作放逸人終歸於死路

彼聞法已心生歡喜隨路而歸時後藥又便作是念此即是我所為之事我今宜去白世尊知既至佛所礼雙足已在一面坐白言大德有諸藥又是非人主於佛法中情懷信敬復有藥又專懷不信凡藥又衆於佛法中多不敬信諸有苾芻隨路行時作法語恐藥又聞作無利事唯願世尊制詰苾芻應存正念隨路行時莫非法語願慈悲故世尊知已默然而受時彼藥又知佛許已礼足而去尔時世尊藥又去後於大眾中就座而坐

按本經所有經名即華嚴經卷第十三第四頁

告諸苾芻曰我聞藥又作如是說苾芻在道作非法言隨路而去無信藥又伺求其便令所為非諸出家者隨路行時作法語是故我今制詰苾芻隨路行時所有行法苾芻涉路行時有二種事一作法語二聖默然於止息處說聖伽他

世間五欲樂 或復諸天樂 若比受盡樂 十分不及一 由集能生苦 因苦復生焦 八聖道能超 至妙涅槃家 所為布施者 必獲其義利 若為樂故施 後必得安樂 緣處同前苾芻作三衣竟置在肩上隨路而行遂被汗濡并塵土汗佛言應以帛盛置肩而去苾芻不知如何作帛佛言可長三時闊一時半其一時半中疊縫之一頭開口形如為鼻佛言不應如是可當中開口不安恂細塵土猶入佛言應安恂細苾芻以常用衣置之於下非常用者安在於上取時翻攪令衣雜亂佛言常用者在上非常用者在下

緣處同前時有群賊於路劫人遂入村中諸人覺出趁賊敗散隨處依投

按本經所有經名即華嚴經卷第十三第四頁

時賊求水無綆及罐賊帥令人上樹還望若有來者可隨借用見有苾芻隨路而來遂相告曰有釋子來彼多者事必有罐索若有者善彼若無者當破其腹取血飲之作是議已還望而住苾芻來至問言聖者頗有井索及水罐不答言我無時賊聞已即便闌亂各持刀杖左右觀瞻衆中上首是阿羅漢即便觀察何故諸人各持刀杖觀見彼賊欲然苾芻告諸賊曰何故仁等情生闌亂彼具報知上座告曰仁等勿憂我皆為辦必得清水恣意飲足即取苾芻所有腰條共相連接復取其鉢繫使堅牢放下井中隨意取水觀察無魚飽足令飲諸人虔悅報言聖者如其無水我於仁等拒害不疑善哉聖者當持井索苾芻報曰當順尔言賊便礼足隨路而去時諸苾芻亦皆飲水感滿君持并添淨罐淨罐者持者當俱尋前路漸至給園苾芻見已慰問善來善來仁等尋途得安隱不即便具告苾芻白佛佛言由是我今聽諸苾芻須持井索苾芻

按本經所有經名即華嚴經卷第十三第四頁

聞已持極長繩佛言不應尔便持極短繩言不應尔然繩有三種謂長中短長者一百五十吋短者十吋二內名中有度足水尚持長繩佛言可量地勢長短隨時

第三門第十子攝頌曰

須剃刀應蓄及剪甲等物支牀并偃枕香土用隨情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頭髮既長詣剃髮人處報言賢首為我剃髮彼作是念沙門釋子強力使人虛費功勞竟無酬直即取刀具揩拭延時作如是念我速剃者更有人來如是連延廢我家業報言且去午後方來隨言而來復言晡後晡時既至復道明朝常作誑言竟不為剃有知識苾芻問言具壽何因數數頻來此家為是宗親為是知識答言不是但為髮長欲求除剃彼人誑我為此頻來知識報曰汝不聞乎工巧之人難得實語我解剃髮佛未見聽苾芻白佛佛言若有苾芻解剃髮者宜於屏處更互剃髮勿使俗流致生譏笑時彼苾芻聞是

樂說而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五 第十七後

教已至知識所報言具壽世尊聽許仁今可來為我剃髮答言善哉雖佛聽許豈以指頭為仁剃髮須刀磨石并須鉗子及剪甲刀子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許為僧伽故畜剃髮刀并雜所須物

佛在劫比羅城多根樹園佛令釋子家別一人得出家已牀無承足卧不安寧然彼先時支體柔軟所卧之物悉皆華曼今時牀下身卧不安無多火力便詣醫所問言賢首我無火力當為處方醫人報曰可相隨去觀所住房於所卧牀如何安置見其卧牀頭邊低下報言聖者由所卧牀頭邊低下致令四大火力衰微可於牀脚下安支足物答曰佛未聽許佛大慈悲必應聽許苾芻白佛佛言於所卧牀應安支足彼依言作病仍不除復問醫人與我方藥醫曰若眠卧時當安偃枕答曰佛未聽許廣說如上佛言卧時當安偃枕苾芻不解云何當作佛言作枕之法用物長四吋闊二吋其四吋疊作兩重縫以為帶內貯

樂說而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五 第十八後

綿絮可用支頭

緣在王舍城畢陁陀跋蹉性常抱疾廣說如上乃至問言先持何物答言我於先時用香熏土報曰今何不持報言佛未聽許以緣白佛佛言為病因緣任持香土

雜法第三門了

第四門總攝頌曰

上座及牆櫺緣破并養病梅茶猪麋寺鉢依栽樹法

第四門第一子攝頌曰

上座番次說或可共至終灑作非時漿處不為限齊

如世尊說半月半月應為長淨苾芻不知違誰說戒佛言應令上座於說戒時上座常誦有一住處上座不能諸人報曰說戒將至何不溫尋答言具壽我自無力知欲如何苾芻白佛佛言上座不能第二應說復有住處第二不能廣說如上第二不能令第三作復有住處第三不能廣說如上佛言苾芻應作番次說戒時諸苾芻番次說時或有能者或復不能能者

樂說而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五 第十九後

為說其不能者不知如何佛言其不能者求能為說復有住處說戒番次至不能者轉覓餘人彼不肯與不知如何佛言其能說者常可豫請如世尊言今上座說戒上座不能可令第二第二不能令第三作此若不能令番次作此復不能應求能者或常請作有一住處無有一人惣誦得戒然其上座誦得四波羅市迦餘皆不誦時諸苾芻便不說戒佛言不應惣停說戒隨所誦者即可為說上座應可誦四他勝次座可誦僧殘次座誦二不定其次三十其次九十其次四對說法其次眾學其次七滅應作如是誦過戒經不應不誦

緣在室羅伐城具壽鄒波離請世尊曰如佛所說時非時漿者云何為時云何非時佛言其不瀆者為時其淨瀆者為非時仍以水滌滌之為淨緣處同前是時六眾常多惡欲慳垢所纏向餘住處非理受用或一切時或房分齊時或日分時或親友時云何一切此即是我春時住處此是夏

處此是冬處名一切時云何分齊此是我房此是他房云何日分時此是且時住處此是晡時住處云何親友時此是我軌範師處此是親教師處此是弟子處此是門人處此是知識住處由如是故多人來往惱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於住處自作如是限齊受用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後不說可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五 第二十 頁



初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貴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四門第二子攝頌曰

牆柵屋剝具不著打光衣得少亦平分洗淨儀應識

緣在室羅伐城其給孤長者施寺之後道俗諸人來往者眾長者念曰今者寺園便成大路我今宜可塹築高牆即往佛所白言世尊今此寺園便成大路欲安園牆不知得不佛言長者隨意應作長者即於四面悉以牆圓至夏雨時其水不出致令淹漬長者後時來札佛足見其水滿作如是念我先築牆不通水實致令水滿傍若許者為實通出白佛佛言隨意通水時諸牛犢踏損其牆或以角觸長者見已作如是念我雖築牆未為木柵廣說如上佛言應為木柵時有惡人盜木將去長者來見柵被賊偷隨處零落長者以事白佛柵外安壘佛言隨作長者即於柵外周匝安壘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屋名曰廣瀨頭

嚴極長誦刺疑人處求彼刺疑彼作是念諸擇迦女強使我作實說如前必苦所請許丘僧伽得畜刺疑具等宜於屏處更相刺疑

緣處同前世尊既許難陀出家時孫陀羅作好法衣打治先淨以牙揩拭寄與難陀難陀得已披此好衣手擎上鉢對諸大衆馳聘而行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著好衣有如是過告諸苾芻此是非法所不應為難陀癡人者此衣服手擎好鉢馳聘衆前是為非法若有苾芻著熟打衣得越法罪世尊既制著熟打衣有信心婆羅門居士將熟打衣施與苾芻苾芻不受廣如上說豈令我等無善資糧起於後世願當受取苾芻以緣白佛佛言隨意受取既受得已除去衣光任情受用苾芻以手接衣光仍不去佛言置於露地待潤接之亦不能除佛言以水浸去亦不捨除佛言若水浸已隨意受用勿生疑惑若有信心婆羅門居士等施與大衆熟打好衣准上應用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第三張黃

緣處同前時此城中婆羅門居士手在於要處衆集堂中共為言語告言汝等知不沙門喬答摩及聲聞弟子所得利養不共均分不如外道時衆會中有一婆羅門先無淨信告諸人曰明日宜共君等親觀喬答摩等是均平不諸人曰善時婆羅門遂將白疊一雙入捨多林即以其疊於上座前施四方僧白言聖者我以此疊施與衆僧隨意受用上座報曰大婆羅門願無病長壽汝此布施是心莊嚴是心資助善扶勝定得妙菩提天上人中受勝衣服時婆羅門聞是語已詐現恭敬禮拜而去

今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陀曰汝可告諸苾芻彼婆羅門故來入寺欲求暇隙施此疊衣汝諸苾芻應可均平各取少分或用補衣或為拘紐或方手許隨用資身時阿難陀受佛敎已告諸苾芻世尊有教彼婆羅門來求暇隙所施疊布汝等可應平等共分各取少分或用補衣或為拘紐或方手許隨用資身苾芻聞已報尊者曰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第三張黃

世尊教我等奉行苾芻得已便即平分如前受用於明日且彼婆羅門在城門立時諸苾芻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既至門所彼婆羅門言聖者我施衆疊仁等作何受用有一苾芻報大婆羅門曰衆僧得已平等共分我所分得便補破衣一人報曰我所分得者用為拘紐一人報言我所分得者方如手許隨身受用時婆羅門既聞斯語便作是念我等所說並是虛言湯相謗說沙門釋子所得利養不共均分我今親驗知諸苾芻是具德者實是均平心無偏黨可於此中而為出家時婆羅門起信心已往詣佛所頂禮雙足而白佛言唯願世尊慈悲許我於善說法律而為出家并受近園成苾芻性於世尊所勤修梵行佛告婆羅門善哉善哉汝能發此勝上之心而未出家智者了知諸出家者有五勝利廣如下說乃至世尊及聖智者志皆讚歎當求出家世尊即命婆羅門曰吾來苾芻便是出家即成圓具策勤正念勇猛不息摧破五趣生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第四張黃

之輪如前廣說斷諸煩惱復阿羅漢果乃至釋梵諸天悉皆恭敬佛告諸苾芻濟及餘人知量而受復如是利是故苾芻若得餅食乃至極小猶如樹葉衆共分張若得衣物乃至極少堪作燈炷衆亦共分

緣處同前時此城中有一婆羅門常樂清淨希願出家便作是念頗有洗淨愜我心者當依彼法而為出家其婆羅門遊方未覓廬外道及婆羅門修行之處見便利了有不洗淨有入池中以百土塊而洗淨者見斯穢惡或事繁多甘不稱心無歸依處時婆羅門復作是念我皆遍看無遂意者唯有沙門釋子未往觀察即詣迦多林乃見具壽舍利子携持瓶水可受三升向便利處見已生念此是沙門喬答摩上首弟子我且觀察如何洗淨即隨後去若阿羅漢不入定時不能觀察他人意趣舍利子既見彼人隨從而行遂便敍念觀此婆羅門何故隨我乃知此人心求潔淨欲於我所同其善惡復觀其人有善根

佛本行經卷第六 第三十五

不與誰相屬遂見彼人先有善根繫屬於我作是觀已即於上風安置法眼唯著僧脚絛及下裙而已次於一邊執石之上置末土七聚以為一行各如半挑復於此邊更行七聚又於一畔別安一聚持一籌片并三塊土入廁室中不閉其門方便令彼遠處遙見便利既了籌用拭身便以左手取其一上向下洗淨復取一土洗小便處既清淨已次將一土偏洗左手右手持瓶至其土處瓶安左膝令水斜出注有三又本先以七聚一一用洗左手又取七土二兩手俱淨洗拭兩臂亦令淨潔又取一土目洗澡瓶事了徐去威儀寂靜披著法衣後更以水而洗雙足次至房中取淨瓶水瓶三漱口方始任情隨所作務彼婆羅門見是事已深起信心便作是念善哉要法餘莫能加外道設用百土洗淨不如釋子但須二七作是念已頂礼舍利子雙足自言聖者我今願於尊者之處善說法律而為出家并受近圓戒苾芻性勤修梵行作不放逸合

佛本行經卷第六 第三十六

利子報言善哉善哉婆羅門汝能發此殊勝之心斯為善事如佛所說諸智慧者見五利故當樂出家云何為五一者出家功德是我自利不共他有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二者自知我是卑下之人被他驅使既出家後受人供養礼拜稱讚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三者從此命終當生天上離三惡道是故智者應求出家四者由捨俗故出離生死當得安隱無上涅槃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五者常為諸佛及聲聞衆諸勝上人之所讚歎是故智者應求出家汝今應可觀斯利益已便與出家并十學處次受圓具如法教誡策勵勤修斷諸結惑證無生法得阿羅漢果離三界染觀金與土平等不殊刀割香塗了無二想如手搗空心無罣礙能以大智破無明殼三明六通四無礙辯悉皆具足於三有中隨處受善利養恭敬無不棄捨帝釋諸天所共讚歎舍利子將羅漢弟子親詣佛所俱礼雙足具陳上告

佛本行經卷第六 第三十七

佛告舍利子汝能如是以善方便引

導衆生於我法中國斯制戒為清淨

事福利無邊論聖教金口親言事合事

史有開建隨後少傳未盡其旨故今學所遺遺德七百年中對法未備或以簡牘

先事便通佛身戒於上猶手反無用之在戒則戒非非法亦非戒法亦非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由何

緣業具壽舍利子以清淨事調伏引

攝彼婆羅門能令出家到國寂處佛

告諸苾芻非但今日調伏彼人今得

安樂於往昔時以清淨事已曾調攝

令捨賊徒歸依三寶受持五戒汝等

當聽乃注古昔於一聚落有婆羅門

妻誕一女儀貌端正年既長大處女

在家有五百群賊夜劫其村時彼賊

肺渴逼湏水入婆羅門舍見彼少女

告言女子我今渴逼有水將來共言

且待即急然燈取水觀察賊師問曰

何所觀耶答言觀水問曰有何可觀

答言恐有草駭飲時致患報曰我是

狂賊欲害汝村唯斯非理應與毒藥

何憂草駭為我患乎女聞是語說伽

他日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第八張

凡賊所為者枉奪他財物隨若作不作

我常依法行

知水淨已即便授與是時賊師飲水

既訖情生歡喜報言少女汝是我妹

勿起異心女曰我實不須如此賊人

以為兄弟常常於他物作劫奪心物主

見時射以毒箭遭此命過苦痛難言

我聞兄三倍生憂感仁今若能歸依

三寶持五戒者我為仁妹賊便美語

告其女曰汝言甚善我當作之女即

為說三歸五戒今起信心群賊奉持

共事歸路汝諸苾芻勿生異念往時

賊師即婆羅門是彼之少女即舍利

子是昔時觀水為清淨故今賊受戒

捨惡歸依今復以其洗淨之法今生

希有拔出愛河登涅槃岸長辭苦海

永證無生

佛告諸苾芻汝等當知此是常行恒

須在意如是洗淨有大利益令身清

潔諸天敬奉是故汝等從今已去若

苾芻苾芻尼學戒女永寂男求寂女

耶波索迦耶波索迦歸依於我以我

為師者咸應洗淨如舍利子若人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第九張

作如是洗淨者不應繞塔行道不合

札佛讀經自不札他亦不受札不應

毀食不坐僧牀亦不入衆由身不淨

不如法故能令諸天見不生喜所持

呪法皆無効驗若有犯者得惡作罪

若作齋供書經造像不洗淨者由輕

慢故得福寡薄若晨朝午後不齋齒

水即不合食亦不成齋同前得罪汝

等皆應依我言教無得自欺作不淨

法懈怠放逸為下品行當墮惡道時

諸苾芻聞佛教誨皆大歡喜如法奉行

第四門第三子攝頌曰

緣破須隨智明月間便領依止知差別

三人共坐聽

緣在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諸苾芻

著故舊衣無心愛惜時衣邊畔皆悉

破落苾芻白佛佛言隨所損處以線

絡之雖復橫絡線復下垂更著堅線

絡令牢固因佛言當觀僧伽服猶若

身皮時諸苾芻更無餘衣常披大衣

於其腋下流汗濡汗臭氣不淨令衣

疾破苾芻白佛佛言可於腋邊別安

怛緣苾芻不知如何安怛佛言用物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第十張

一肘半間一張手而為其怙佛言不應用白物怙應以壞色彼用袈裟色佛言不_{此袈裟色}赤石赤土染之必蓋縫著佛言應可展綰遂於一邊安怙佛言兩畔綠邊俱可安怙顛倒任披若有臭氣時時垢洗

緣處同前有婆羅門娶妻未久便生一女名為明月年漸長大時大世主便度出家與授近園時大世主將五百苾芻尼往詣佛所札雙足已退坐一面佛為說法乃至默然而住時大世主既聞法已從座而起整衣一肩合掌恭敬白言世尊已為苾芻說此奈耶唯願慈悲亦為尼說佛言无有是處如來大師親對於尼說此奈耶法然於苾芻尼衆有聞一遍即能持者我當為說時明月苾芻尼在衆中坐即起合掌白言世尊唯願為說受尊言一聞領悟佛為彼說一頌無遺佛告諸苾芻於我法中聲聞尼衆一聞便領者明月苾芻尼斯為第一佛作是念非一切處有明月可求及相似者亦不可得是故苾芻亦應受

持必苾芻尼_此奈耶為苾芻尼說復應教詔有問為答如是念已告諸苾芻如所念事乃至有問為答如世尊說由依戒故由住戒故修習於法若定若慧如理相應此明月尼隨順於戒由依戒故由住戒故定慧相應發起勇猛正勤策勵廣說如前得阿羅漢果壞五趣輪出生死海廣說乃至憚梵諸天皆為供養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此明月苾芻尼曾作何業彼業異熟得大聰慧有大辯才聞持之中說為第一於佛教中出家修行斷諸煩惱證阿羅漢佛告諸苾芻此明月尼曾作業果報成就廣說如餘汝等苾芻乃往古昔九十一劫人壽八萬歲有佛出世名毗鉢尸十号具足與六万二千苾芻往親慈城住勝慈林中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便生一女年漸長大其父信敬至隨意時遂便將女往苾芻尼寺以刀子及針行與尼衆作隨意施時彼女子見斯善事心生歡喜白其父曰我亦隨情與諸尼衆作隨意施父

持必苾芻尼_此奈耶為苾芻尼說復應教詔有問為答如是念已告諸苾芻如所念事乃至有問為答如世尊說由依戒故由住戒故修習於法若定若慧如理相應此明月尼隨順於戒由依戒故由住戒故定慧相應發起勇猛正勤策勵廣說如前得阿羅漢果壞五趣輪出生死海廣說乃至憚梵諸天皆為供養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此明月苾芻尼曾作何業彼業異熟得大聰慧有大辯才聞持之中說為第一於佛教中出家修行斷諸煩惱證阿羅漢佛告諸苾芻此明月尼曾作業果報成就廣說如餘汝等苾芻乃往古昔九十一劫人壽八萬歲有佛出世名毗鉢尸十号具足與六万二千苾芻往親慈城住勝慈林中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便生一女年漸長大其父信敬至隨意時遂便將女往苾芻尼寺以刀子及針行與尼衆作隨意施時彼女子見斯善事心生歡喜白其父曰我亦隨情與諸尼衆作隨意施父

曰善哉隨汝意作其女即取刀子及針金銀珍寶種種異物奉施尼衆為隨意事即於衆首合掌禮拜而發誓言願我以此於尼衆中敬心福施所有善根於未來世令我獲得大慧大辯具足聞持汝等苾芻勿生異念往時女者即明月是由彼昔日於尼衆中行刀子等所有善根復發弘願願我未來得大辯才聞持具足由彼業緣今受斯報又於迦攝波佛時出家修行為苾芻尼乃至盡形持戒無缺竟無所證時親教尼於彼佛法中間持第一時彼弟子發如是願我親教師於此法中惣持第一如佛授記於未來世人壽百年有佛出世名釋迦牟尼於彼法中我當出家佛亦記我於尼衆中惣持第一由肯願力今受斯報汝等應若純黑業得純黑報廣說如前是故汝等應當修學緣處同前有少年苾芻共老苾芻人間遊行至室羅伐時老苾芻向應子母舍少者詣給孤獨園於一苾芻請為依止住少多時白其師曰阿遮利

持必苾芻尼_此奈耶為苾芻尼說復應教詔有問為答如是念已告諸苾芻如所念事乃至有問為答如世尊說由依戒故由住戒故修習於法若定若慧如理相應此明月尼隨順於戒由依戒故由住戒故定慧相應發起勇猛正勤策勵廣說如前得阿羅漢果壞五趣輪出生死海廣說乃至憚梵諸天皆為供養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此明月苾芻尼曾作何業彼業異熟得大聰慧有大辯才聞持之中說為第一於佛教中出家修行斷諸煩惱證阿羅漢佛告諸苾芻此明月尼曾作業果報成就廣說如餘汝等苾芻乃往古昔九十一劫人壽八萬歲有佛出世名毗鉢尸十号具足與六万二千苾芻往親慈城住勝慈林中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便生一女年漸長大其父信敬至隨意時遂便將女往苾芻尼寺以刀子及針行與尼衆作隨意施時彼女子見斯善事心生歡喜白其父曰我亦隨情與諸尼衆作隨意施父

耶我於彼寺安置衣鉢暫往取來報
言子隨去速來答言彼無他事尋即
旋歸禮足而去既至彼已象先有制
若於一宿無依止師即不應往便詣
苾芻而為依止既至天明情欲歸去
到師房所扣門而進自言敬禮阿遮
利耶四大安不師曰不安彼便念曰
師今有疾我即棄去是所不應世尊
由斯制須依止于相瞻視我今宜住
待老當行即便供給病遂瘳損自言
觀察臥具我今欲去報言子汝無聞
之不答言我無聞之然我本心不擬
住此但為暫來取自衣鉢此眾有利
假令一宿亦須依止我懼眾法請作
依止見師有病我作是念師有疾病
我今棄去是所非宜具陳其意師曰
善哉善哉具壽共住門人於親教師
及軌範師共相瞻侍應如是作若有
諸餘共住門人於二師處亦應如是
增長善法如蓮花出水斯為善事汝
當好去常為謹慎勿作放逸違犯師
足奉辭而去漸至給園到其師處合
掌致敬師言善來具壽何故遲遲彼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第四

便以事具白和師曰善哉具壽汝
能如是於其師處敬重相看能令善
根日夜增長如蓮露水師作是念為
前依止為更授耶苾芻白佛佛言有
緣去即擬還來宜依舊師無勞更授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專修靜慮有小
苾芻請作依止即便為作生如是念
如佛所說寧作屠兒不與他出家反
受近圓而不教誡共住既令門人亦
然我修禪寂無緣教授宜付餘人令
教讀誦誦一苾芻報言具壽教此讀
經答曰共立妄期我當教讀若有之
少能供承者我不相違答言若有關
少我自供給即便教讀後於異時彼
便染患其依止師如法供給迷便忘
老其依止師復自染患彼不迴顧瞻
察其師如是至三竟不看侍報言汝
去別求依止答曰家作依止是過流
思一無關之今何驅遣報曰汝無聞
之我有開乏汝之病苦我自供承我
病至三不曾迴顧汝作如是不恭敬
事若有與汝作依止者可於彼住彼
聞然不能教答苾芻白佛佛言於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第四

依止師可為供侍當觀師三與父母
無異違者得越法罪時有教讀阿遮
利耶身嬰疾病受法弟子不為瞻侍
及其病差還來問經師曰汝去我身
病苦曾不相看誰復更能教令習讀
可覓餘人共相指示復便無對苾芻
白佛佛言於依止師應為供侍於教
讀師亦為供給者後於異時依止教
讀二俱染患不知於誰而為供給苾
芻白佛佛言若其能者二俱看侍若
無力者可供依止若無教讀隨處得
住若無依止不合停居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與他出家并受
圓具即便弄擲人間遊行於彼弟子不
以衣食及法而相攝養此便於餘而
求依止其師即以衣食法共相資助
如世尊說有四攝事布施愛語利行
同事時彼門人於其師處倍生敬重
情無捨離後於異時其親教師遊行
事周還來給園少年苾芻皆起迎接
其年老耆咸唱善來彼舊弟子見不
起座諸苾芻告曰見尊者來少皆迎
接老唱善來因何汝今見本師來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第四

不移座豈成合理答曰豈彼於我出家近圓能以衣食及法共相資助令我憶念見而迎接必當報曰勿作是語如佛所說若復有人依託師主於佛法中剃除鬚髮而披法服以淨信心出家修行彼人於師乃至盡壽四事供養未能報恩汝作是言非為應理彼便默然必苦白佛佛言弟子門人纔見師時即須起立若見親教師依止即捨如佛所言見親教師即捨依止者諸苾芻不知云何如下具說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與一少年而為依止經半月已至長淨時來到師處白言阿遮利耶我今敬禮有所請白欲守持長淨師言賢首何因我得是汝之師彼云我以阿遮利耶而作依止師曰如汝傲慢不相敬重誰與依止隨汝意去別覓餘師彼便默然若苦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日不三時札敬師主有如是過是故應知弟子門人每日三時須就二師而申札敬即告諸苾芻曰是故汝等弟子門

每日三時應就二師而申札敬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與一少年而為依止思養供給愛念如子時彼弟子遇有他緣須向餘處白其師曰阿遮利耶請為觀察房舍臥具我今欲向人間遊行師言子無闇乏不答言阿遮利耶我無闇乏然欲人間隨處遊歷不久還來報言子去若於中路生退悔者即可迴來白言甚善奉教當還至中路已便生退悔作如是念我依止師有所須者悉皆供給我奔他行不為應理今可迴歸遂却還住緣師見問曰汝今復來有所遺忘答言我無遺忘然我路中作如是念我依止師有所須者悉皆供給更求何事在外遊行為此還來師言甚善師復生念即舊依止為更與耶苾芻白佛佛言若依止師有心願應門人無願應心是則名為不捨依止若依止師無願應心門人有願應心此亦名為不捨依止若二人俱有應心亦不名捨若二人俱捨名失依止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為眾導首有少年來從習讀師於異時忽染時患

諸習讀人曾不看侍如是至三皆不顧問後時病老弟子皆來請其師曰教我習讀或云教誦師言具壽我三染患汝等無人迴顧者我若有見汝如此傲慢能相教者可就於彼而為讀誦苾芻白佛佛言教誦誦師亦應瞻侍彼悉皆作便惡善品佛言應為番次是時有一老瘦苾芻先就依止餘人報曰老人明日當番答言何故於師作直供給汝等安隱我常侍養諸人報曰斯為善事如佛所說若昔病人即是看我汝善丈夫隨意當作彼便供給因斯病差來請師曰教我讀經報言且住未至汝番後請師曰教我聞誦答曰未至汝番答其師曰番承供給是我當番讀誦授經餘人巡次宜當好住我出他行師言且住有所須者我皆為作彼便默然苾芻白佛佛言常供侍者不得同餘勿令有廢次及餘人時有二人一聽一憐授聽者時以其文長憐便事闕佛言應更次授

緣處同前六眾苾芻向門徒舍出牀

覺世所有部歌宗耶難事卷第六第十張貴

覺世所有部歌宗耶難事卷第六第十張貴

覺世所有部歌宗耶難事卷第六第十張貴

今坐六人同坐其牀遂破一時大笑
餘苾芻見告言具壽作斯非法不知
慙耻仍更大笑彼共答曰我豈飲酒
敢惹絲耶報曰此亦不久必當見作問
曰我何非法答曰豈可不見牀重破
耶答曰豈可木盡巧匠身亡彼便默
苾芻白佛佛言不應一牀六人同坐
彼遂五人還同前過四人亦亦佛言不
應四人若於一牀三人得坐若大木
枯兩人同坐小者唯一違者得越法罪
第四門第四子攝頌曰

養病除性罪將圓不昇樹王臣不受戒
斬手不應為

緣處同前具壽鄒波離請世尊曰如
佛所說若見病人應供給者用何等
物而為供侍佛言鄒波離但除性罪
餘清淨物隨意供給

緣處同前時具壽鄒波離有一求
寂欲受近圓師即為笑作羯磨師及
屏教者并餘七人遂將求寂并持座
物先至壇中灑掃田地敷其座席諸
人未來鄒波離隨左右顧見樹開
花即命求寂汝可取花行與僧眾彼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第二分廣

便昇樹墮地傷手嚴闍近圓苾芻白
佛佛言汝等應知如轉輪王第一太
子將受灌頂次當王位於此時中倍
加守護欲近圓人亦復如是善加愛
護是故不應令將近圓人輒昇高樹
今昇樹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名曰廣大是勝
光王之所委寄曾於一時因有過失
被王訶責長者便作是念凡是國王
難久恆承宜應遠避我今可去求作
出家如是念已詣迦多林六眾苾芻
恒今一人在門邊住時鄒波離隨住
在門首見廣大來即以美語告言善
來何故難觀猶如初月答言大德豈
可不聞世人有語希逢致敬數見便
輕問言廣大何緣得來答言聖者凡
是國王難久承事今難得意終致滅
身我欲出家頗能濟度報言賢首能
發此心極為善事凡出家者有五勝
利廣如一說諸佛聲聞及諸智者共
所稱讚今正是時即便引去與出家
受圓具時勝光王問諸群臣不見廣
大為遇病耶答言彼無患疾大王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第三分廣

青田斯即去詣迦多林而為出家王
曰誰作斯事答言聖者鄒波離隨王
聞此語心懷瞋恨今使往報聖者我
所訶者即度出家今可度我及惡生
太子勝驎行兩皆與出家可自稱王
統領城邑使者至寺具說王言鄒波
離隨聞王此語報使者曰汝持我語
報汝國王可來至寺并將惡生勝驎
行兩悉與出家我當作王此亦何損
豈我就宅詎訪廣大今其出家彼自
來求我使濟度隨時利益獲福無邊
王聞此語更起譏嫌時諸苾芻以緣
白佛佛作是念度王大臣有如是過
是故不應輒度此等告諸苾芻曰汝
等當知鄒波離隨是愚癡人度大臣
廣大今王起嫌是故苾芻不應度大
臣出家見來求請應須詰問汝非三
臣不若不詰問與出家者得越法罪
佛既制已時有外國人來無人委識
又本國王元未聽許至苾芻所求請
出家皆生疑慮不與出家佛言若有
此輩外國之人應與出家勿生疑或
緣處同前具壽阿難隨曾於一時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第三分廣

剃鬚髮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行至街衢有一婆羅門是大學士於好顯敞高堂之慶教授五百婆羅門子讀四明論時彼博士傲慢自高不存札節情懷毒害輕蔑於人見尊者阿難陀已命弟子曰汝能以手擯此禿沙門頭不答言我能時彼弟子承其師命即便以拳擯尊者頭時阿難陀四望顧視婆羅門更加瞋恚復令弟子更打其頭尊者念曰我何願瞻宜可默去既至逝多林飯食訖洗鉢已告諸苾芻具壽不應往某街巷處問曰有何過患答曰彼有婆羅門稟性毒害不聞禮節教諸弟子讀誦明論令一弟子拳擯我頭苾芻問曰汝何恣犯致彼瞋恨答曰我是無過亦是有過問曰其事云何答曰我元無過彼今擯頭由我願瞻重更來打先是無過後是有過時鄒波難陀聞已問言尊者作何言說答曰有片許事鄒波難陀曰我尚略聞願更重說即為具說時鄒波難陀即三點頭口中唱諾作如是念我今自解治彼小

教本觀有部四部論事卷第十六 第三十四偈

人使剃頭人逆順淨剃指摩以油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入室羅伐城漸次至彼婆羅門教學之處彼有餘事未觀苾芻時鄒波難陀即在其前經行來去婆羅門見命一弟子曰汝去擯彼禿頂沙門鄒波難陀聞是語已告婆羅門曰汝無知物何用遣他不自來打婆羅門發大瞋心即便自去拳打其頭鄒波難陀即捉其臂報言癡物鄒波難陀被汝所打我今將汝共至王邊便捉其臂牽曳前行婆羅門發聲大喚弟子俱來復捉一臂共相牽挽餘人續來並皆曳去鄒波難陀有大氣力牽挽婆羅門及五百弟子皆至王門六眾法介若懷忿怒至王門時王殿遂動王親相已報左右曰出門觀察豈有聖者六眾來耶即便出觀見鄒波難陀將五百婆羅門子俱到門外王言喚入彼便面見問言大王向使聖者阿難陀不出家者合受何位王言聖者當作力輪王王作何人答言我為從者又曰王先有制觀諸

教本觀有部四部論事卷第十六 第三十四偈

苾芻猶如太子觀苾芻居事等妃后是事故免不並餘人王於我等俱生愛念然有婆羅門違王教勅報以拳打聖者阿難陀頭彼復懷瞋亦打我頂其事合不王聞大怒告近臣曰卿今可去新婆羅門手大臣即將婆羅門到街巷處告眾人知時彼父母并餘親族及諸知友悉皆來至悲啼而淚發聲號哭作如是語苦哉我子苦哉我子皆共前行白法官曰善哉大臣我子有憊王今斬手既犯國憲非是枉刑然婆羅門以右手活命若斬左手斯誠曲惡大臣聞之即斬左手後於異時婆羅門手瘡漸差迷挽左手舉右臂點節誦書鄒波難陀遙見舉手倍生忿怒還至王所白言大王為王之法勅令無違斯成快樂王雖知國無如是事報言聖者我有何事答言前時出勅斬婆羅門手彼手現全王喚臣來問言婆羅門何不斬手答言斬訖若介聖者鄒波難陀見為諸人舉手教讀大臣白言見彼父母悲啼相勸諸婆羅門右手為活幸

教本觀有部四部論事卷第十六 第三十五偈

當截左為此即便截其左手王言為彼父母截其左畔今由我勅更截右邊即便往新時婆羅門既無兩手垂

辟而住後時鄒波難陀在傍而過問言何故垂手不同昔日來打我頭彼聞懊惱默無所對時諸婆羅門長者居士并諸人眾皆生譏耻作如是言沙門釋子無有慈悲違行刑戮作苦切事截他人手苾芻白佛佛作是念苾芻斬他手時有如是過是故苾芻不應斬截他人手足告諸苾芻曰鄒波難陀愚癡之人作非沙門法而不應為於我法中出家捨俗作斯惡業若有苾芻斬人手足者得吐羅底也罪是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以何緣故具壽阿難陀護彼婆羅門鄒波難陀意存酬報佛言非但今日阿難陀起擁護心鄒波難陀行酬報事斬截其手汝等當聽乃往古昔於一園中花果浴池在處充滿時有隱人依止而住唯食根果飲水自怡但著皮衣更無所顧於果樹下加趺而坐思量法義上有獼猴攀果今落打破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彼頭今時隱人說伽他曰我終不起念今汝苦身亡由汝自作慳當折斷命報

時彼隱人先共獵師以為知友獵師因出至彼林中到果樹下隱人有所事奔此而去見彼不在遂於樹下暫時停憩時彼獼猴便將大果打獵師頭時彼獵師頭先無疑其果纔落頭遂血流苦痛經心舉頭觀樹遂見獼猴拋擲枝上便即發弓射以毒箭從樹而墜因此命終汝等苾芻勿生異念昔時隱人即阿難陀是往日獼猴即婆羅門是其獵師者即鄒波難陀是彼時為阿難陀之所擁護鄒波難陀之所酬報乃至今時亦復如是一護一奔由此應知先業因緣終不亡失慶說如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已康高麗國大藏都監奉抄剛造

卷第十六 第三十七 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貴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四門第五子攝頌曰

折荼獲陀夷大衣暫時用師讀婆羅連取鉢已物想阿市多護月賊想取自衣此頌與廣釋盜戒不異故更不出尋彼可知

第四門第六子攝頌曰

猪麋多羅果毛縵黑喜還安置刀子針不用瑠璃器

緣處同前時當儉歲有竊盜者偷得他猪往園林中煞而取食骨及頭蹄弃擲而去六眾常法晨朝起已昇寺閣上四方瞻顧若遙見有烟群鳥亂下即便相命共往觀看既見園林烟揚鳥下遂相告曰難陀鄒波難陀彼處定有可取之物我等宜往或有所得至彼便見猪骨頭足共相謂曰糞掃之物斯為足矣可煮而食即便自煮是時猪主尋蹤遂至見其煮肉報言聖者著大仙服作此非宜報言賢者若我得作煞生事者豈可不能取

好摩鹿上妙之肉而充食耶何容取此諸骨頭足自煮而食有人盜得好肉已食餘骨頭蹄是他所弃充糞掃物於我何辜彼言聖者然出家人不應作此可惡之事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如是取糞掃物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盜者取他甘蔗中間食訖根梢弃去六衆行見遂相告曰尊者多有糞掃物可共取將即便取取時甘蔗主尋蹤求至見彼六衆共取殘蔗報言聖者著大仙服為非法事苾芻言賢首若我得為偷盜事者豈可不能取好甘蔗隨意取食而復取他所弃之物然此甘蔗有人盜來食好弃惡我等取取斯有何過彼言聖者此譏嫌事非出家人之所應作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如是取糞掃物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盜者取多羅果於園林中好者選食惡者弃去六衆因行見此遺物事同甘蔗乃至被俗訶責苾芻白佛佛言取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此城中有賣香童子有

緣處同前時有賣香童子有

好毛綖極生愛樂不同餘物後因染

意雖加醫療無効將終遂集諸親告

言我亡之後勿以火焚將此毛綖纏

裹我身并於林野現在諸親共安慰

日汝不須怖宜遭病者並悲身亡下

久之間自當平復然命盡難留奄然

氣斷由於毛綖生重受故捨命之後

生大瘦鬼中時彼親族以五色彩裝

飾喪與毛綖纏尸送至林處苾芻見

已告屍林苾芻黑喜曰具壽有賣香

人因病身死以好毛綖用裹屍骸弃

在林內是糞掃物可往取之彼便疾

往詣屍林所取其毛綖時彼非人即

便起屍堅捉其綖作如是語聖者黑

喜勿取我綖几屍林人多有匈膾便

報鬼曰癡人汝由愛綖生餓鬼中今

更欲往捺洛迦耶汝今宜放黑喜受

難陀曰何意門前非人啼泣即白佛

言有黑喜苾芻取彼毛綖佛作是念

省此非人深生愛著若不得綖必歐

熱血因即命終告阿難陀曰汝即宜

云報彼黑喜還非人綖若不與者歐

血而死既與綖已令使前行到彼林

中報言汝卧後以綖蓋時阿難陀宣

教語彼黑喜苾芻廣如上說乃至後

以綖蓋黑喜聞已告阿難陀曰如佛

所教不敢違越即報鬼曰愛毛綖者

可在前行至林遣卧隨言即卧以綖

蓋上時彼非人便以脚踏黑喜苾芻

黑喜有大力僅得免死苾芻白佛佛言

苾芻不應隨宜輒取屍林處衣亦復

不應作如是與若取衣時從足向頭

若與衣時從頭向足苾芻當知屍林

處衣有五過失云何為五一惡彩色

二臭氣三無力四多虱五藥又所持

若其死屍身無瘡處不應取衣聞佛

制已六衆即便將狗而去不信見譏

問言聖者仁將犬去向彼空林豈然

畜耶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將狗隨去

便以刀傷損而取其衣佛言不應如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緣處同前時有賣香童子有

是有至蟻損傷身者後當取衣彼得衣已即便即披佛言不得即披可七八日置叢林中待風日吹曬已然後浣滌方可披著即披入寺旋札制底苾芻白佛佛言屍林苾芻苾芻所有行法我今應制屍林苾芻披死人衣不得入寺不札制底若樂札者離一尋外不受用僧房及牀敷等不入衆坐不為俗人宣說法義不往俗家若有

緣須至者應立門外主命入者答曰

我住屍林若言我今獲大福利幸蒙

聖者勝杜多人來過我舍聞如是語

即應入舍不坐牀座若喚坐者答曰

我住屍林若說難遭即應為坐勿致

疑惑屍林苾芻不依教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所有刀針隨處

安置被垢所損苾芻白佛佛言不應

隨處安置應安針氈苾芻不解如何

當作佛言應用氈片或於布帛多黃

臘拭方裹刀針即不生垢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彼先

停貯假琉璃器有尼渴逼欲求水飲

詣彼尼所問言聖者我為渴逼與琉

璃器欲將飲水報言此即是器汝可

持用時墮地便破後於異時吐羅難陀憶所借器即從彼索還我器來彼言聖者手執不牢墮地打破別造當還答言與我舊物如是多時故相煩擾告諸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尼於琉璃器飲水有如是過故尼不應於此器中飲水噉食若受用者得越法罪

第四門第七子攝頌曰

寺中應遍畫然火并洗浴鉢水不蹈葉

連鞋食不應

緣處同前給孤長者施園之後作如是念若不彩畫便不端嚴佛若許者

我欲莊飾即往白佛佛言隨意當畫

聞佛聽已集諸彩色并喚畫工報言

此是彩色可畫寺中答曰從何處作

欲畫何物報言我亦未知當往問佛

佛言長者於門兩頰應作執杖藥叉

次傍一面作大神通變又於一面畫

作五趣生死之輪簷下畫作本生事

佛殿門傍畫持賜藥叉於講堂處畫

老宿苾芻宣揚法要於食堂處畫持

鉢藥又於庫門傍畫執寶藥叉安水

堂處畫龍持水瓶著妙璚瑤浴室火堂依天使經法式畫之并畫少多地獄變於瞻病堂畫如來像躬自看病大小行處畫作死屍形容可畏若於房內應畫白骨髑髏是時長者從佛聞已札足而去俟教畫飾既並畫已時有不作意苾芻隨處然火烟熏損畫苾芻白佛佛言我聽苾芻作然火堂若有須者於此然火非於餘處作者

得越法罪時有病人要須然火於房

簷下不敢輒然佛言可寺外或寺中

庭然待烟盡方持火入

緣處同前苾芻於簷下洗浴濯損壁

畫佛言不應可於寺內近一角頭

面向佛像而為澡浴或可別作洗浴

之室室中有泥佛言安軌應為水竇

若有不淨時時洗浹或近水渠為澡

浴事

緣處同前於此城中有婆羅門其子

遇患至醫人所問言我子有如是病

幸為處方其人信敬報言仁可向聖

衆處乞取鉢水用洗身形必當得差

鉢藥又於庫門傍畫執寶藥叉安水

時婆羅門聞已便去往給園中六衆在門鄒波難陀見婆羅門報言善來何現遲遲猶如初月彼言畔睇聖者

我實希未今幸相見若數來者仁生

賤心問曰仁何故來答言聖者我子

病重往問醫人彼言可乞聖衆鉢水

洗得病除我故來乞幸願施與鄒波

難陀報言且住我為取水即便入寺

食已洗鉢取殘餅麩菜餅果雜菜以

水和攪持出寺外報婆羅門曰此是

鉢水汝可取用彼言聖者我兒寧死

豈能將此不淨之物用洗身耶鄒波

難陀曰如汝信心堅固成就其子亦

應得病瘳損時婆羅門深生輕賤必

豈白佛佛作是念由將惡物置在鉢

中有如是過是故我今告諸苾芻不

以惡物置於鉢內若有作者得越法

罪然諸苾芻授他鉢水所有行法我

今當制先可三遍淨洗其鉢盛水滿

中以佛經頌呪之數遍然後授與若

不依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每食敢時替鉢

之菜便以脚踏俗旅見譏沙門擇子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第八

實不清淨安鉢之菜脚踏而食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蹈菜而食作者得越法罪

佛在廣嚴城時有苾芻善草履食俗

旅譏云沙門擇子食不清淨佛言不

應如是著鞋履食作者得越法罪時

諸病人脫去草履食便增病佛言若

病人不脫草履踏上而食

第四門第八子攝頌曰

無鉢度大賊安居無依止五年同利養

負重不應為

緣在室羅伐城鄒波難陀度一弟子

無鉢可與衆人食時各自洗鉢置於

淨處出行礼塔新出家者見鉢便念

此有開鉢我今將去食後當還即便

欲取上座阿若憍陳如鉢餘人報言

具壽此是尊者鉢汝不應將復更取

餘尊者焉勝賢善等鉢苾芻問曰汝

無鉢耶答言我無誰先無鉢度汝出

家答曰鄒波難陀耶鄒波難陀曰我出

家苾芻譏耻除彼惡行誰不與鉢令

他出家苾芻白佛佛言不應無鉢與

他出家作者得越法罪凡欲與他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第九

出家者先當與辦所須六物三衣敷具鉢及水羅具壽鄒波難陀請世尊曰知其無鉢與受近圓成近圓不佛言

成受衆得越法罪時有苾芻以其小

鉢或絕大鉢或以白鉢與受近圓成

近圓不佛言成受衆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大賊偷他物時主既

覺已弃物逃走往逝多林道行既回

止一樹下掌頰而住時鄒波難陀於

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於路見

賊問汝何人答曰我是貧人問言若

余何不出家答曰說我情事方論出

家我是大賊誰當攝受答曰世尊教

法慈念為先誰不悲憐共相引接汝

須發意我與出家善哉聖者我今出

俗鄒波難陀即與出家并受圓具報

言賢首豈見於鹿能養鹿耶室羅伐

城處所寬廣即是祖父所行之處宜

當乞食以自供身聞是語已於日初

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巡歷之時彼

諸俗人咸皆憶識遂相告曰此是大

賊今得出家復共譏曰善哉沙門釋

子知是大賊亦與出家白曰巡家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第十

知處所夜便作賊竊取他財苾芻白
佛佛作是念度賊出家有如是過告
諸苾芻曰若是大賊勿與出家度者
得越法罪時有苾芻不知是賊而不
與出家遂作難緣乘出離道佛言若
知是賊不與出家者若不知者隨意當
與若有人來求出家者應先問言汝
非大賊不問出家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住處有一苾芻多有
門人而來依止此師命過無依止人
共相謂曰我既無依欲何所作苾芻
自佛佛言彼諸門人應更求覓有德
之人供給好房放免知事侍人臥具
咸令無闕若得者善必其無者時諸
苾芻不應於此處經第二夜灑施違
者得越法罪復有苾芻於一住處欲
為依止其依止師忽然命過諸人議
曰我欲如何白佛佛言此等亦可求
依止師同前供給若得者善若其無
者苾芻於此不應為夏違者得越法
罪復有苾芻於一住處作前安居有
一依止師遇患身死諸人議曰我欲
如何白佛佛言應可求覓依止師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第二夜度

前供給若得者善若其無者時諸苾
芻應向餘處求依止師而為後夏違
者得越法罪

復有苾芻依止一師作後安居師遂
身亡佛言可於兩月共相檢察謹慎
而住過兩月已有依止人同前供給
若其無者不得更過第二長淨可向
餘處求依止師違者得越法罪復有
苾芻於一住處出家圓具本師身死
不知如何佛言所有事業皆悉同前
依止師作如有違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於一聚落有大長者造一
住處眾事具足捨與四方僧伽後於
異時被官拘執苾芻聞已弃寺他行
有三寶物被賊偷去長者得脫苾芻
知已還來相問長者先知弃寺而去
失受用物長者自言何因聖者弃寺
他行答曰我聞長者為王所執心生
惶懼遂即逃奔答曰我雖被禁餘有
宗親豈皆拘執彼能供給何事苾芻
彼聞默然苾芻白佛佛言不應逃走
應問寺主所有宗親寺主被拘仁等
頗能相供濟不若能者善若不能者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第二夜度

五歲以來隨緣乞食守護而住寺主
脫者善若不脫者於隨近寺五年之
中同一利養別為長淨應作羯磨數
座席鳴捷推言自告已大眾皆集令
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今某住處造寺施主若
為王若為賊之所拘執若僧伽時至
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此住處與某
住處於五年中作同利養別長淨白
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今某住處造寺施主若
為王若為賊之所拘執僧伽今此住
處與某住處於五年中作同利養別
長淨若諸具壽聽此處彼處於五年
中作同利養別長淨者默然若不許
者說僧伽已於此處彼處於五年中
作同利養別長淨竟僧伽已聽許由
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若滿五年主來者善若不來者乃至
十年如是應作同利養別長淨主來
者善若不來者所有財具及諸雜物
寄隨近寺牢閉寺門隨意當去若主
來時所寄之物悉當還彼若還者善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第三夜度

不還者必蓋得越法罪

緣慶同前六衆必蓋身擎重檐俗族見時便生譏笑我等俗人有父母妻子三官人事共相養育自身負檐正是共宜仁今為誰作斯勞苦彼聞默念必蓋白佛佛言必蓋不應身持重檐作者得越法罪是時六衆聞此制已即於頭背腰髀而擎重檐還招譏醜不應如是擎持重檐作者得越法罪第四門第九子攝頌曰

四依求六物賊盜必蓋衣委寄五種殊須知染方法

緣慶同前時有婆羅門欲求出家往逝多林既入寺已見諸必蓋執錫持鉢欲行乞食彼見必蓋作如是念我今問彼何處行耶問言聖者欲何處去答曰我行乞食問曰豈諸必蓋皆乞食耶答曰諸有大德衆所知者多諸施主持食來施無知識者自行乞食彼作是念我若出家還同乞食有何殊異宗提釋子不免劬勞復作是念我今更可問餘必蓋唯依乞食而作出家為更有餘事即詰餘人所被

緣慶同前時有婆羅門欲求出家往逝多林既入寺已見諸必蓋執錫持鉢欲行乞食彼見必蓋作如是念我今問彼何處行耶問言聖者欲何處去答曰我行乞食問曰豈諸必蓋皆乞食耶答曰諸有大德衆所知者多諸施主持食來施無知識者自行乞食彼作是念我若出家還同乞食有何殊異宗提釋子不免劬勞復作是念我今更可問餘必蓋唯依乞食而作出家為更有餘事即詰餘人所被

既見已同言何故仁今得來答言聖者有事須來今欲請問仁等何依而為出家答言善問且當安坐吾為汝談其人心欲希求出家禮已而坐必蓋報言於佛法中為出家者有四依事出家近圓成必蓋忙云何為四佛告必蓋者糞掃衣清淨易得乞食活命在樹下居用陳棄藥清淨易得依此出家成必蓋性時婆羅門聞是語已報言聖者詐能依此而為活命我之本意求覓出家見此難行我今辭去遂與出家近圓為大障礙必蓋白佛佛作是念未出家人先告四依有如是過由此必蓋見未出家未近圓者不應為彼說四依法若近圓後方可為說預先說者得越法罪

緣慶同前有一長者娶妻未久便誕一男年漸長大其父瞋責便作是念父難承事宜可出家便往逝多林時鄒波難陀見而問曰何故得來答曰我欲出家報言斯為善事如佛所說夫出家者有五勝利廣說如前佛所讚歎然出家者須得六物問言何者

緣慶同前時有婆羅門欲求出家往逝多林既入寺已見諸必蓋執錫持鉢欲行乞食彼見必蓋作如是念我今問彼何處行耶問言聖者欲何處去答曰我行乞食問曰豈諸必蓋皆乞食耶答曰諸有大德衆所知者多諸施主持食來施無知識者自行乞食彼作是念我若出家還同乞食有何殊異宗提釋子不免劬勞復作是念我今更可問餘必蓋唯依乞食而作出家為更有餘事即詰餘人所被

為六答曰三衣鉢盂水羅敷具報言我無鄒波難陀曰汝今且去我為方求所須六物彼辭而去知父已弃不歸本舍往親眷家親屬知是長者之子欲求出家便不放去即為娶妻具壽鄒波難陀求得六物後於異時入城乞食見彼童子報言賢首我得六物汝今可來當為出家答言聖者我亦求得所須六物問曰如何六物答曰所謂眼耳鼻舌身意鄒波難陀問曰此是何物彼即答曰我諸眷屬為我娶婦具足六根由是我今不能出家以此因緣遂與出家近圓為大障礙必蓋白佛佛言從今已後若貧人來欲出家近圓者應可為借所須六物何以故於善法律出家近圓成必蓋性實難遭遇既近圓已後自經求還他本物

緣慶同前時有衆多必蓋人間遊行中路遭賊劫奪必蓋所有衣物往逝多林賣所盜物被奪必蓋亦至林所見自衣鉢悉皆識認即皆大聲告諸人曰捉賊捉賊我等衣鉢是此劫來

緣慶同前時有婆羅門欲求出家往逝多林既入寺已見諸必蓋執錫持鉢欲行乞食彼見必蓋作如是念我今問彼何處行耶問言聖者欲何處去答曰我行乞食問曰豈諸必蓋皆乞食耶答曰諸有大德衆所知者多諸施主持食來施無知識者自行乞食彼作是念我若出家還同乞食有何殊異宗提釋子不免劬勞復作是念我今更可問餘必蓋唯依乞食而作出家為更有餘事即詰餘人所被

聒聲遠聞賊便走散苾芻各各自取衣鉢隨處而住作如是念此等諸物更合取不苾芻白佛佛言不應驚彼其所劫者即是彼物如佛所言其所劫者即是彼物者復有苾芻人間遊行賊奪其物賊手觸着苾芻衣鉢苾芻便奔遂於衣鉢廢闕受用佛言苾芻失物不應造次即作捨心乃至其賊心未安隱作屬已心來見時應取復有苾芻同前遭賊賊詣給園賣其衣物苾芻見衣悉皆憶識執捉其賊將付王家即便枷棒打拷楚毒受衆苦惱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將賊付彼官人可為說法從其乞物若不與者應還半價若仍不與應全與直何以故成就衣鉢事難可得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用牛糞土及以齒木并雜漆汁行出外時無顧戀心弄擲而去時諸苾芻雖見棄去有疑惑心皆不敢用遂便爛壞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作親友想用凡是親友可委寄人有其五種一者心相愛慕二者近為得意三者是所尊重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第十七 貴

者久故通懷五者間用已財心生歡喜此五人物雖不問至用時無吝又復觀知他所弃物作無主想用亦無過緣處同前佛許漆衣便於寺外露地及經行處而為漆作被塵土汙及風雨溼苾芻白佛佛言可於寺內而為漆作寺內漆時漆汁墮地猶如血色俗人見時作如是語聖者此處煞牛羊耶答曰非煞衆生是漆汁墮地報言聖者漆汁墮地何不掃除佛言可於漆處牛糞及泥塗拭令淨彼遂重塗損石灰地佛言石灰地處可以水洗餘處應塗若違者得越法罪

第四門第十子攝頌曰

須知栽樹法賊綏作神通若得上被衣不應割去縷

緣在王舍城竹林園中尔時世尊於勝身山今天帝釋得見諦已其影勝王即於此處建大法會盡摩揭陀所有人衆悉皆雲集山無樹木人衆聚時為熱所困報苾芻曰善哉仁等可於此處栽植樹陰答曰世尊未許報言貢首有何違處苾芻默然佛言我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第六 貴

聽種樹苾芻種樹便弃而去其樹便死時諸人衆至第二年還來集會同前熱逼問言聖者先栽樹耶答曰已種今何故無報言種了弃去不為防守致使摧殘後多枯死俗人曰仁等初生父母若不將養必當損壞樹須將護持大方行苾芻白佛佛言不應種樹即弃他行苾芻不知云何養護冬月忍損應以草蓋野火便燒佛言當於四邊壘整遮護復為熱傷佛言應通窓穴夏雨如常停水爛壞佛言夏時可除圍壁應通水穴其樹未大弃去同前致損苾芻白佛佛言種樹行法我今當制若是花樹花發隨行若是果樹著子方去時有苾芻有要緣務事必須行不知云何佛言應委守園人及親友者隨意而去

緣處同前時北方健陀羅王附上毛綏與影勝三王既得已將奉尊者畢隣陀婆蹉尊者便披向阿蘭若賊聞此事王得上綏與尊者披在阿蘭若共相議曰此是好物我等如何一人報曰可行奪取餘更何云即便夜至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第七 貴

阿蘭若處杖扣其門尊者問曰汝是何人答言聖者我是賊徒問曰欲何所覓答曰欲取上綫若如是者暗中舒臂賊便展手是時尊者作念加持勿令此綫被截被燒出莫令盡其賊遂即抽出一邊板之不已便成大勢不知窮盡遂以刀割刀不能傷復以火燒火不能著告言聖者畢隣跪姿踐何因惱我答言癡人汝不惱我我何惱汝盡汝勇健努力拔取我終不放賊相謂曰尊者有太神通我非彼敵宜當逃竄勿被王取便奔毛綫滅影而去茲若白佛佛作是念由披上綫往蘭若中有如是過告諸茲若曰畢隣跪姿踐所作非理披此上綫往蘭若中是故茲若不應披此上價之綫往曠野中若有作者得越法罪若有蘭若茲若得斯好綫應著村中令人守護後有蘭若茲若得他好綫寄在俗舍身往林中遂被蟲食佛言不應如是於其衣內安苦荼葉或安阿魏或苦楝葉此等若無應安架上時時曬暴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第三張 貴

緣在室羅伐城給孤長者常來礼佛及諸尊者時屬寒天見諸茲若躡脊而卧長者既見不修善品隨處而眠問言聖者世尊之教一向專修何故聖者弃其善品隨處而卧答言長者我忍寒苦何暇專修長者聞已已而辭去既至宅中以五百張白疊敷帳持來寺內奉施僧伽茲若得已裁其縷續染以赤石隨意而披長者復來於諸房門觀其帳疊悉皆不見問言聖者我施帳物今何不見茲若以事具答報言聖者我以如是勝妙上帳因何割壞唯願留續受用茲若白佛佛言僧祇之物不應割續直尔而用割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第三張 貴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貴

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第五門摠攝頌曰

焚屍詰三轉捨墮我身亡界茲若不應不合五皮用

第五門第二子攝頌曰

焚屍誦三智目違因打三不應廣大作多獲諸珍寶

緣在室羅伐城迦多林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娶妻卡久便誕一息年漸長大於佛法中而為出家遇病身死時諸茲若即以死屍并其衣鉢并於路側有俗人見作如是語沙門釋子身亡弃去有云我試觀之見已便識報諸人曰是長者子各共生嫌於釋子中為出家者無有依怙向若在俗諸親必與如法焚燒茲若白佛佛言茲若身死應為供養茲若不知云何供養佛言應可焚燒具壽鄒波離諸世尊曰如佛所說於此身中有八万户至如何得燒佛言此諸蟲類人生隨生若死隨死此無有過身有瘡者觀

察無蟲方可燒殯欲燒殯時無蟲可得佛言可奔河中若無河者穿地理之夏中地溼多有蟲蟻佛言於藁薄深處令其北首右脇而卧以草棒支頭若草若藁覆其身上送喪苾芻可令能者誦三啓無常經并說伽他為其呪願事了歸寺便不洗浴隨處而散俗人見識咸言釋子極不淨潔身近死屍身不洗浴佛言不應令應可洗身彼即俱洗佛言若觸屍者連衣俱洗其不觸者但洗手足彼還寺中不札制底佛言應札制底

緣在王舍城具壽舍利子及大目連於時時中往觀地獄餓鬼傍生人天五趣巡行觀察至無間獄時舍利子語大目連曰具壽宜當為此無間有情息猛發苦時大目連聞是語已即昇虛空於大獄上降注洪雨沛如車軸獄中猛發令空中雨隨處銷亡時舍利子見是事已報目連曰具壽且止我滅其火蒼言隨意時舍利子入勝解三摩地降注天雨令無間獄地並成泥咸得清涼皆蒙息苦遂見外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第三

道瞞刺掌由昔為他說惡邪教報受大身於其舌上有五百鐵犁耕墾流血見二尊者報言大德仁等若往瞻部洲中傳我所說報我門徒曰由我生時口說邪法欺誑他故彼惡業力墮無間中於我舌上有五百鐵犁耕墾流血受極苦惱然汝供養我本塔時我身苦痛倍更增劇從此已後勿為供養時二尊者聞彼語已默然而受從地獄沒至王舍城二人相隨共入城內便於中路逢諸外道並是執杖推磨之流外道議曰我欲打彼沙門輝子一人報曰今正是時然有過方打不損勿聽我且先問釋我意者善若不遂心打之未晚舍利子在前而至問言苾芻正命衆中有沙門不舍利子作是思惟何心見問觀知欲打即說頌言

正命衆中無沙門釋迦衆內沙門有

若阿羅漢有貪愛即無凡小愚癡人時彼外道不開頌義報尊者曰汝讚歎我當隨意去尊者即便順路而行尊者目連前業將熱緩步而來外道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第三

即見問言苾芻正命衆中有沙門不若不豫觀雖阿羅漢智亦不行答言汝等衆內寧有沙門如佛所說此是初沙門此是第二沙門此是第三沙門此是第四沙門除此已外更無沙門婆羅門但有空名說是沙門婆羅門而無其實如是我於人天之中及聲聞衆說無誑言作師子吼又復汝師瞞刺掌由在人中說邪惡法誑惑人故生無間獄受廣大身於其舌上有五百鐵犁耕墾流血受極苦惱彼寄我言我由人中說惡邪法誑惑衆生今墮惡趣受耕舌苦摠報徒衆汝等更勿供養我塔每供養時我身若痛倍更增劇從此已後憶我言教諸人聞已便生忿怒作如是語諸人當知此禿頭沙門非但於我強論過失并我大師亦被誹謗今欲如何一人報曰直須熟打餘更何言豈不平章有過方打今既謗我大師斯為巨過打便合理衆即以杖打尊者身遍體爛熟由如提筆即便四散時舍利子恠其在後遲晚不來遂即往看見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 第四

形體碎如提筆而布于地問言具壽何意如此答言舍利子此是業熟知欲如何舍利子言具壽豈非大師聲聞衆中稱說神通取爲第一何乃至斯答曰業力持故我於神字尚不能憶況發通耶時舍利子以七條衣疊摺其身猶若瓔珞抱持至寺諸人驚集問舍利子尊者何緣身至如此答曰執杖外道打令爛熟遂緩下衣徐置于地時諸苾芻問舍利子曰豈非大師聲聞衆中說尊者目連神通第一答言實說仁等當知業力最大然大目連有大氣力以足右指蹴天帝釋戰勝之宮能令搖動幾欲崩倒於聲聞中如來讚說有大威力神通第一然由前世業力所持於神字尚不能憶況發於通是時目連作如是念我以不淨無用之身親於佛邊而爲給侍奉行教命隨力隨能無有違犯於佛教主少酬恩惠誰於德海盡能報謝我於此身不能荷負無邊苦器深生厭離當求寂靜無宜久停即留命行捨其壽行時有苾芻未得聖道

相承說初有部說事卷第十八第五卷

者見是事口極生憂惱起出離心即往林中阿蘭若處受下卧具少欲自居屏棄人間專修寂靜于時王合城中并餘住處人皆普聞執杖外道共打聖者大目軋連遍身支節悉皆爛熟碎如提筆時舍利子自以衣疊摺若瓔珞持至竹園僅有殘命極受苦痛不久將死時有百千大衆摺華竹園諸臣白王執杖外道共打聖者大目軋連遍身支節碎如提筆時舍利子自以衣疊摺若瓔珞持至園中僅有殘命極受苦痛不久將死三既聞已深生痛惜便與內宮太子宰相城內諸人悉皆雲集詣竹園中諸人見王即便開路至尊者所涕淚橫流猶如大樹崩倒于地執足號啼悲嘆言曰聖者何因忽至於此答言大王此是前身自作業熟知欲如何王極瞋怒告大臣曰卿等即宜奔馳四散覓彼外道若捉獲者置於空室以火焚燒尊者報曰大王不應作如是事我先作業猶如瀑流注在於身非餘代受王報臣曰若如是者上命難違若捉

相承說初有部說事卷第十八第六卷

得時應令出國王又白言我之所有皆奉聖者隨意受用王言聖者豈非大師聲聞衆中稱說尊者神通第一何不飛騰遠逝斯苦痛答言大王是大師說然業力持我於神字尚不能憶况發通耶如來大師不爲二語親說如陀曰
假令經百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
我今受報知更何言時未生怨三以衣掩淚命諸譬曰於七日中不令聖者遍身支節平復如故者我當奪汝現在封祿復令大臣躬爲瞻養懸懸致敬礼尊者足奉辭而去時大目連告舍利子曰具壽當知願垂恩願垂恩恕我當涅槃舍利子聞而告曰我等二人俱求善法同時出家同證甘露同歸圓寂舍利子言當如是作尊者馬勝聞大目連身遭苦楚來至其所而申慰問告言具壽當知非山非海中無有地方所亦不在空裏能避於先業如影隨人云無有安住者善惡業不亡無上尊所說

相承說初有部說事卷第十八第七卷

難陀阿難陀阿尼盧陀頤離伐多跋
陀迦羅怛羅等諸大聲聞咸與辭別
云欲涅槃時彼尊宿告言謹慎舍利
子侍者唯陀與苾芻眾詣那羅陀村
在都彌陀寺東
南二十餘里許
具壽羅怛羅亦與苾
芻眾隨後而行時舍利子便以愛語
告羅怛羅曰

若有志求於解脫 當知一切悉無常
世間無有可愛事 決定應觀莫放逸
形命無常無有樂 猶如畫水不暫停
了知一切皆如夢 危生同聚亦如是
敬佛敬法供養僧 佛法藏為依止
汝羅怛羅如我囑 於耆宿者應親近
三藏教中有疑處 除我更無能答者
若有宜應問世尊 為汝解疑宣實義
具壽羅怛羅答曰

我觀是次第佛亦不久滅如樹燒四枝
其身寧久住

時羅怛羅札舍利子足右繞三匝了
知諸行皆悉無常即便迴去尊者舍
利子將求寂准陀以為侍者於摩揭
陀國人間進行漸至那羅陀村北外
攝波林依止而住為諸親屬演說法

初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第十張

受今住三歸受五學處聞舍利子將欲
涅槃時有無量百千眾生悉皆雲集
尊者觀察如是人眾堪應受化順其
根性方便說法開示勸導讚勵慶喜
今彼眾生或得煩法或得頂忍世間
第一或得預流一來不還或復出家
得應供果或植無上菩提種子或植
獨覺聲聞種子足時尊者濟度親
屬及諸大眾生淨信已於初分上

昇虛空放光明現諸神變入無餘
依妙涅槃界當圓寂時大地震動四
方焰起流星墮落於虛空中天鼓發
響諸苾芻眾或在北俱盧東西二洲
或居妙高餘七山慶雲香山等諸巖坎
窟江河之側隨處禪修受解脫樂時
彼諸人見地動已便作是念何意大
地忽然震動眾念觀察見其親教已
入涅槃皆作是念我今不應無親教
師於瞻部洲安隱而住作是念已直
者弟子有八万阿羅漢同時皆悉入
般涅槃

忒時大目犍連於日初分執持衣鉢
以神通力支持身軀入王舍城次第

初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第十張

乞食還至本處飯食訖振衣鉢洗足
已詣世尊所札雙足已白世尊言
此身皆是膿血聚 無堅危脆常動搖
猶如毒餅我捨除 唯願大師哀愍恕
又說頌曰

我今無有償意將為滿足生死海無邊
離怖昇彼岸我伴舍利子大智已圓寂
我今隨後去唯願大雄知
佛告目連汝欲涅槃白佛言世尊我
欲涅槃又問汝欲涅槃白佛言善哉
我欲涅槃又問若汝欲得入涅槃者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隨汝所欲我更
何言時大目連寂後禮佛合掌恭敬
右繞三匝奉辭而去時大目連往林
園村為諸親族說法要已廣如前說
為受歸戒發心獲果者其數無量尊
者遂於晡時入般涅槃所有弟子七
万七千阿羅漢同時皆悉入于涅槃
時二聖者涅槃之後所有親屬婆羅
門居士等取其身骨造窣祿波皆造
諸人皆作生天解脫勝妙之業

時具壽阿難陀及羅怛羅聞舍利子
并大目連入涅槃已悲泣盈目往詣

初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第十張

佛所化佛足已俱立一面具壽阿難
陀白佛言世尊

我聞身子目連滅周遍身心皆動搖
目視諸方悉闇冥假使聞法心迷亂
余時世尊告彼二人曰

汝等勿生惱思愛皆離別先為汝等說
是故莫憂悲生者不免死世界無常定
輪迴五趣中終無得存者

時求寂准陀為耶波馱耶焚燒供養
已取遺骨舍利并持衣鉢詣王舍城
既至住處置衣鉢洗足已至具壽阿

難陀所頂礼足已在一面坐白言大
德知不我耶波馱耶大德舍利子已
入涅槃此是遺身并三衣鉢時阿難

陀即將准陀往詣佛所頂礼佛足在
一面坐白世尊言

我聞身子滅形體若癡人不辯於方隅
聞法心無解

今未寂准陀來詣我所作如是言大
德知不我耶波馱耶大德舍利子已
入涅槃我已焚燒供養取遺身舍利
并持衣鉢並皆至此今欲如何佛告
阿難陀舍利子必當將諸戒蘊入涅

按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事卷第六第十四至十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縣耶不令世尊將諸定慧慧蘊解脫
蘊解脫智見蘊入涅槃耶不令世尊
又我自覺所說之法謂四念住四正勤
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持
持以法入涅槃耶不令世尊具壽舍
利子不將如是無漏法蘊及三十七
菩提分法入於涅槃然具壽舍利子
具戒多聞少欲知足樂寂靜行常有
勤勇正念現前有正知慧速疾慧出
離慧趣入慧大利慧寬廣慧甚深
慧無等慧空慧具足開示勸導護勵
慶喜聞悉解了慶喜宣揚情無怯弱然
我與舍利子於佛法中同共受用今
既涅槃由斯憶念令我憂愁悲啼不樂
佛告阿難陀汝勿憂愁悲啼不樂無
容得有如斯道理從緣生法欲令常
住者無有是處既知諸法性常滅壞
不應憂感阿難陀我先曾於慶喜宣
說一切思愛歡樂之事悉皆無常終
歸離別譬如大樹植根深固莖幹枝
條花果繁實皆皆充滿枝條出者必
先摧折如大寶山峯高峻者必先墮
落今亦如是佛為上首慈當僧伽現

按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第十五至十六

住於世而舍利子先般涅槃又阿難
陀若舍利子所去之處於彼方隅名
稱充滿我無憂慮是故汝今勿生憂
念世相如是終歸離別若我現在或
復去世如是應知自為洲渚自為救
護法為洲渚法為救護無別洲渚無
別歸依又阿難陀汝可自為洲渚乃
至無別歸依然於我法弟子之中能
持戒者則為第一云何慈當自為洲
渚自為救護法為洲渚法為救護無
別洲渚無別歸依若有慈當觀於內
身勤行正念知諸世間諸憂愁憂
生煩惱或於外身或於內身或內外
身如是廣說觀受心法勤行正念知
諸世間諸憂愁憂生煩惱如是名
為自為洲渚乃至無別歸依時阿難
陀聞佛說已頂礼佛足退辭而去
時諸慈當咸皆有疑諸世尊曰聖者
目連曾作何業被諸外道訾毀其身世
尊告曰汝等慈當大目連自所作
業無人代受乃至廣說乃往古昔於
一城處有一婆羅門妻誕一男年既
長大為其娶婦兄於婦處淫生愛戀

按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六第十六至十七

母與新婦見懷念心於其母處不為敬重母責子曰汝受其婦與我相連婦聞是語遂生惡念此之老母年過容華於已耳邊未能動足離而更於我夫主強說過非從是已後常求母過後於異時婦見姑嬖作私隱事遂告其夫共生惡念子告婦曰愚癡老耄尚不息心於我少年強生言責遂起惡心作疎害語如何得有勇力之人打彼身形碎如提草汝等必當勿生惡念住時婆羅門子即大目連由於父母發生惡念作無義言於五日生中身常被打破如提草乃至今日寂後生身於我弟子聲聞眾中神通第一尚受斯報是故汝等當知先所作業必須自受無人代當乃至廣說如是應學諸法當眾聞已奉行

時諸法復請佛言由何緣故諸外道等不打舍利子而害目連佛告苾芻非但今日放一打一過去亦尔汝等應聽乃往古昔於一村邊有多童子群聚遊戲見二摩納婆隨路而來遂相告曰我今打此二人又共議曰無

佛說阿含經卷第八 第七十五

宜即打且可問之若可意者我不行杖如不可意方可打之一人問曰何時有寒一摩納婆念曰何意相問看其形勢擬欲相打即便答曰不問冬夏時但今有風起風生寒即有無風寒定無童子聞言遂便放去次問第二者彼便報曰

冬月定有寒夏時寒不有此事人皆識無智共生疑

時諸童子聞已瞋熾熱打而去汝等必當住時放去者即舍利子是其被打者即大目連今時亦尔

時諸法復更有疑請世尊曰希有大德具壽阿難陀生大憂惱世尊大慈能為開解佛告諸法我今開解慶喜憂懷未成希有我於往昔已為慶喜除其憂感汝等應聽過去世時迦尸國婆羅施斯城王名梵授乃至廣說豐樂安隱其王有子名曰善生善生有子頗貌端正宗親聚會乞與立名諸人議曰此是迦尸國王之孫應名迦尸孫陀羅後於異時善生三

佛說阿含經卷第八 第七十六

子忽然命過時梵授王憐愛子故兩手抱屍悲啼啼哭提臂大發憂懷悶絕時迦尸孫陀羅有方便智作如是念大王憂惱或致身亡我今宜可為解憂結即詣王所禮足白言大王我有所欲王曰汝欲何物答曰與我造車用日月為輪裝校精妙可疾將來若不與者至第七日我自當破而取命於王聞是以更增憂懼告其子曰誰作斯無益是愚者所言定知我不能強欲令求竟

其子白言

大王我非愚國主是愚者抱此憂屍肉變子苦悲難日月纔出時普照於人世能除四方闇開發大光明父王今不知子云生他趣地獄傍生人天異道中非處勿攀緣人王善惡察慧慈愍須定意唯法可歸依王聞童子語身心皆欣躍拔除憂毒箭便棄子屍骸

汝等必當勿生異念住時迦尸孫陀羅者即我身是善生者即舍利子是其梵授王即阿難陀是即說頌曰王子即我身我父舍利子阿難陀梵授

佛說阿含經卷第八 第七十七

往昔事應知

今時世尊出王舍城往憍薩羅國人
閒遊行至室羅伐城給孤獨園時具
壽阿難陀於舍利子遺身之骨香花
供養給孤長者聞舍利子已入涅槃
有遺身骨具壽阿難陀親為供養便
詣其所札雙足已自言聖者知不尊
者舍利子今已涅槃彼即是我先所
尊堂長時日夜敬仰深仁將彼骨
隨處供養我亦有心欲申供養惟願
見與報言長者我亦如是先所尊敬
無由相與廣說乃至給孤長者往詣
佛所自言世尊惟願慈愍與我具壽
舍利子遺身之骨欲申供養佛告阿
難陀汝於同梵行者供養遺骨於如
來所未為供養未是報恩於如是事
若能作者是於如來真為供養是大
報恩所謂能與他人出家及受近圓
或與依止教誨讀誦榮勸禪思專求
出道勿令虛度何以故阿難陀如來
世尊於三無數大劫之中為諸有情
倍受無量百千萬種難行苦行方證
無上正等菩提阿難陀由依止我為

樓觀經卷第六 第三十 貴

善知識故今諸有情於生老病死憂
悲苦惱皆得解脫是故汝今應與長
者遺身之骨令其供養時阿難陀蒙
佛教已即持身骨授與長者何故阿
難陀不違佛教如佛昔時行菩薩道
於父母師長尊重之處所有言教曾
無違逆今有言教無敢違者是時長
者得身骨已札佛而去持歸本宅置
高顯處與其居家并諸眷屬咸以所
有香花妙物具申供養時此城內人
眾共聞尊者舍利子於摩伽陀國鄰
羅聚落已般涅槃所有身骨未寂准
應持付阿難陀尊者阿難陀持來至
此佛今授與給孤長者持歸宅內共
申供養時勝光王及勝勝夫人行雨
夫人并諸長者鄒波索迦毗舍佉
波斯迦及餘人眾咸持香花奇妙供
具詣長者宅俱申供養或有曾因舍
利子故得證道者追念昔恩亦來供
養後於異時給孤長者有緣須出鎖
門而去時諸大眾咸持供養來至門
所見其門閉共起譏嫌長者何因障
生福路長者迴還家人告曰多有人

樓觀經卷第六 第三十 貴

來欲申供養見門鎖開咸起譏嫌云
障福業長者聞已便作是念此即是
緣可往白佛札佛足已在一面坐白
言世尊多有人眾於尊者舍利子遺
身舍利情生敬重持諸妙物各申供
養來至我宅我有他緣鎖門而去諸
人來見共起嫌言長者閉門障我福
路若佛聽者我今欲於顯敞之處以
尊者骨起窠觀波得使眾人隨情供
養佛言長者隨意當作長者便念云
何而作此言應可用輓兩重作基次
安塔身上安覆鉢隨意高下置平頭
高一二尺方二三尺唯量大小中堅
輪竿次著相輪其相輪重數或一二
三四乃至十三次安寶瓶長者自念
唯舍利子得作如此窠觀波耶為餘
亦得即往白佛佛告長者若為如來
造窠觀波者應可如前具足而作若
為獨覺勿安寶瓶若阿羅漢相輪四
重不還至三一來應二預流應一凡
夫善人但可平頭無有輪蓋如世尊
說如是應作此蓋不知若為安置佛
言如世尊住法處中應安大師制底

樓觀經卷第六 第三十 貴

諸大聲聞應在兩邊餘尊宿類隨大小安置凡夫善人應在寺外長者既為造窣覩波已白佛言若聽許者我為尊者舍利子慶窣覩波設大施會佛言隨作時勝光王聞大長者請佛欲為尊者舍利子慶塔設會王作是念我當助作即於城中攝鈴普告現在城中所有人物及餘四遠商估之類若有來觀此法會者所賣貨物隨情交易不取其稅時有五百商人於大海內遭遇黑風欲破船時彼諸人先於尊者舍利子所曾受歸戒各各稱念復賴諸天共相扶助得出洪波平安屆此聞勝光王作如是教咸生是念王由昔業受斯勝位今復無厭更修檀捨我等云何而不營福商人皆共起敬信心即以衆多金銀珍寶真珠貝玉於法會中盡心供養捨之而去苾芻受已不知如何處分其物佛言螺貝堪受響者應向瞻部影像處用自餘所有珍寶應留多少與舍利子塔修理所須若有衣物堪懸供養者應留多少可於齋日懸

繫說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八之三

供養所餘諸物衣裳疊布及錢貝等現前僧眾應共分之是同梵行財理合用故此據舍利子塔物作斯處分若是佛塔之物皆入塔用
第五門第三子攝頌曰
詰問今憶念問彼容許不教授事不為長淨及隨意

佛在室羅伐城時六眾苾芻不審見聞疑即便詰問苾芻諸苾芻聞已冬生著耻形體羸瘦顏色萎黃氣力減少不能讀誦如理思惟乃至佛告諸苾芻從今已去苾芻不以不審見聞疑詰他苾芻若作如是詰責他者得越法罪詰問既今如是應知憶念問部不為教授長淨隨意類此應知皆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八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剛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八之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貴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五門第三子攝頌曰

佛三轉法輪初度五人已不喚名族等俱尸宣略教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婆羅痾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今時世尊告五

苾芻曰汝等苾芻此苦聖諦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汝等苾芻

此苦集苦滅聖諦是所了法如是應知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苦聖諦是所了法如是應知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苦集聖諦是所了法如是應斷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苦滅聖諦是所了法如是應證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順苦滅聖諦是所了法如是應修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

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順苦滅聖諦是所了法如是應修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

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順苦滅聖諦是所了法如是應修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

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順苦滅聖諦是所了法如是應修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

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順苦滅聖諦是所了法如是應修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

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順苦滅聖諦是所了法如是應修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

生眼智明覺

生眼智眼覺汝等必當此苦聖諦是
了法如是已知於所聞法如理作
意能生眼智明覺

汝等必當此苦集聖諦是了法如
是已斷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
智明覺

汝等必當此苦滅聖諦是了法如
是已證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
智明覺

汝等必當此順苦滅道聖諦是了
法如是已修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
生眼智明覺

汝等必當若我於此四聖諦法未了
三轉十二相者眼智明覺皆不得生
我則不於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一
切世間捨離煩惱心得解脫不能證
得無上菩提

汝等必當由我於此四聖諦法解了
三轉十二相故眼智明覺皆悉得生
乃於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一切世
間捨離煩惱心得解脫便能證得無
上菩提

今時世尊說是法時具壽憍陳如及
阿若維陀等五百四千萬那由那諸
人皆大歡喜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九 第三法貴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八萬諸天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佛告
憍陳如汝等此法不答言已解世尊
汝解此法不答言已解善逝由憍陳
如解了法故因此即名阿若憍陳如
阿若維陀等

是時地居藥叉聞佛說已出大音聲
告人天曰仁等當知佛在婆羅痾斯
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廣說三轉十二
行相法輪由此能於天人魔梵沙門
婆羅門一切世間為大饒益令同梵
行者速至安隱涅槃之處人天增咸
向獲羅減少由彼藥叉又作如是告
虛空諸天四大王眾皆悉聞知如是展
轉共剎那須臾盡六欲天須臾之間乃
至梵天普聞其響梵眾聞已復皆遍
告廣說如前因名此經為三轉法輪
時五苾芻及人天等聞佛說已歡喜
奉行

今時佛為五人三轉法輪令彼出家
近圓成苾芻已時五苾芻於如來處
頻喚名字及以氏族或云具壽佛告
諸苾芻汝等不應於如來處喚其名
字及以氏族或云具壽何以故若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九 第三法貴

苾芻於如來處喚名氏族及具壽若
此是癡人於長夜中多受苦惱作無
利益是故汝等更不應於如來處喚
名字等若更喚者得越法罪如佛所
說不應於如來所喚名字等得越法
罪者時有少年苾芻除佛世尊於餘
耆宿苾芻之處喚名字等乃至具壽
苾芻白佛佛言年少苾芻亦復不應
於耆宿處喚名字氏族或云具壽然
有二種呼召之事或云大德或云具
壽年少苾芻應喚耆者為大德老喚
少年為具壽若不令者得越法罪佛
在俱尸那城壯士生地婆羅雙樹間
今時世尊臨般涅槃告諸苾芻曰我
為汝等已廣宣說毗奈耶藏未曾略
說我今更為說其略教汝等應可諦
聽善思至極作意汝等苾芻或時有
事我從先來非遮非許然於此事若
違不清淨淨者此即是淨應可
行之若違清淨淨不清淨者此是不
淨即不應行此可奉持勿致疑惑

第五門第四子攝頌曰
捨墮物不分蚊虻隨意畜三股杖作金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九 第四法貴

第四一冊

四六三

水鉤鉤披經令覆再一下瀑多泉出井此是
七食之儀也若在寺者即以常用并末端
三指以鉤鉤內中連起有青銅者鉤可
在中下十至水灌法鉤覆鉤今深井亦得
之若別有可連起河池水竟時運至可
其法也者以如來聖教為本所制戒律
有性達達性重性罪之內無生家初是
故智者理宜存得是命果報來世當生
且神州之地四百餘城出家人動有萬
可通水事存心者當習俗生常見佛
學三門到口傳其法行人進修教習
不違古人之教而河責十惡初罪律受
且地共有層兄來寺入寺不違古人之
生與共有之彈指聲如響如響如響如
千生萬生既知教理宜如響如響如響
物草獲善惡復有令人持之如響如響
不見大九水灌法鉤覆鉤今深井亦得
之若別有可連起河池水竟時運至可
其法也者以如來聖教為本所制戒律
有性達達性重性罪之內無生家初是
故智者理宜存得是命果報來世當生
且神州之地四百餘城出家人動有萬
可通水事存心者當習俗生常見佛
學三門到口傳其法行人進修教習
不違古人之教而河責十惡初罪律受
且地共有層兄來寺入寺不違古人之
生與共有之彈指聲如響如響如響如

時諸苾芻每用羅竟不數洗濯不浹
乾不日暴不翻轉令羅疾壞佛言凡
用羅者應為洗等若不作者得越法罪
時有苾芻濾大衆水使衆既多遂生
勞倦佛言若衆大羅運水不供者應
作羅水釜苾芻不知如何作佛言若
銅鐵瓦應作釜形底下為孔大如蓋
許作蓮臺形可高四指上安多孔大
如簾簾上以疊裏或用絹布纏以細
繩於中濾水用了洗覆如上堆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第八張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時諸苾芻以風壁風及諸蟲類懸於
於地彼便問絕苾芻白佛佛言凡是
生命不應懸弄亦不應隨處轉弄
懸風安故帛此若無者可安木孔牆
隙壁風置青草中此若無者置涼
處若更有餘蟲可於所宜處安置具
毒膠液離諸世尊曰濾漚之水不觀
得飲不佛言不得由不觀故大德不
漚之水觀得飲不佛言得以觀察故
緣處同前如佛所說衆安居了應張
羯耻那衣時勝光王聞佛許已便以
羯耻那衣寄奉大衆勝光夫人及行
雨夫人給孤長者及諸居士敬信之
流咸送多衣以充僧用時諸苾芻但
取一衣作羯耻那餘皆還主王問是
已報言聖者我等此物已捨與僧如
何今者更重取苾芻白佛佛言由
是我今聽諸苾芻受取此衣隨彼多
衣應差多人作張衣者當取其一作
法守持餘應奉畜當為僧加作安居
利物

第五門第五子攝頌曰

死後賜授別委寄者身死他方通委寄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第八張

若死對餘人
緣在室羅伐城時此城中有一長者
誕生三子其最小者於佛法出家遊
行人間去後未久父便遇病將死之
際總命諸親告二子曰家中所有咸
可取來彼便集聚遺為三分二子人
各與一其餘一分與出家者作是記
已因即命終如有頌曰
續聚皆消散崇高必墮落合會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時彼二子如法焚葬憂慘而居彼出
家者聞父身云便生是念我有兄弟
今可言歸為其說法既到舍已兄弟
相見共盡哀情兄曰弟不須哭父亡
之日遺留一分財物相與弟作是念
如世尊說死後與者不成善與遂不
受之苾芻白佛佛言俗人死者有希
望心苾芻死時心無希望此是俗人
有希望心取時無過隨意應用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身嬰疾病告餘
苾芻曰當好瞻侍我我有衣鉢當屬
於汝彼便看侍不久命終彼見身死
便取衣鉢安已房中時諸苾芻共來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第十張

借問云者衣鉢今何在答言彼已與我具告其事苾芻白佛佛言彼之愚人生命在日何不與死後方施無如是法云死方與應索其物大眾共分准分應與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對彼苾芻分別衣物忽尔身云彼苾芻便取其物置已房中昇彼屍骸既焚燒已還歸房內時知事人入二者室次第觀察見其衣鉢及濾水羅尋將此物來至衆內苾芻問曰此物且來餘有多物何不將來答曰房中唯此更無他物餘人報曰有一苾芻是其知友若問彼者知其有無問彼答曰對我分別我取其衣苾芻白佛佛言此是作法不應便留可奪取共分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對彼分別衣鉢忽尔命過此便持衣捨與僧伽入衆問曰此是誰物答言我物對彼分別彼遂身亡我持此物捨與大眾苾芻白佛佛言作法應令雖對分別物不屬彼當自取用

緣處同前復有苾芻對他苾芻分別衣物所對苾芻忽然歸俗後時憶念

聖教功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第七十二條

彼某甲苾芻曾於我所分別其衣我雖還俗彼物屬我我宜就索既至彼已報言聖者仁曾對我分別衣物今可與我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以彼苾芻為委寄者即還對彼而作分別有如是過是故我今制諸苾芻不應對彼委寄之人分別衣物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復有苾芻對他苾芻分別衣物其所對者是闍諱人常與苾芻諍競紛擾既懷瞋忿便欲出去六分別衣人見去啼泣報言勿去離復苦留而不肯住諸人謂曰汝勿留此好為圖諍亂惱衆人答言如何我不留住我常對此分別衣物餘處無有委寄之人苾芻白佛佛言若委寄苾芻設居海外但令身在還指委寄亦無有過時有苾芻於極遠方指他苾芻作委寄人彼便命過苾芻聞時已經多日不知云何苾芻白佛佛言初既聞已所有新舊物即於餘人而作委寄第五門第六子攝頌曰

界外不與欲將行不展轉說戒隨意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第七十二條

違者並捨德

緣處同前時六衆苾芻雖居界外亦與界內者欲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忘界外與界內人欲見佛不許時有苾芻欲出界外臨將發足僧伽有事六衆即便強令說欲苾芻白佛佛言欲出界者不應取欲六衆聞已遂於界外更手與欲乃至六人展轉相與苾芻白佛佛言不應界外展轉與欲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半月應說戒者六衆便於界外欲與清淨佛言不應如是又取將行者欲又於界外展轉取欲清淨廣如前說佛言皆不應作者得越法罪

如佛所說安居了時苾芻可於三事見聞疑作隨意事六衆苾芻便於界外作隨意事又留將行者又界外展轉亦如上說皆不應為

第三門第七子攝頌曰

應可知人數隨意任行等不與俗同坐老少應隨夏

緣處同前時此戒中有婆羅門因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第七十三條

出外入遊多林生希有心我今試問
寺中現住可有幾人既見苾芻問其
人數苾芻報曰我不能知婆羅門曰
勝光大王憍薩羅國所有兵衆尚可
數知寺內僧徒何因不測彼默無對
苾芻白佛佛言應知人數苾芻即便
一一別數或時屈指忘不能憶苾芻
白佛佛言應可行籌既揔數已告衆
今知苾芻不知何時應數佛言應於
安居時數復有長者入遊多林見諸
苾芻勤加習讀繫念靜思見斯事已
深生淨信欲知僧數擬設中食便問
苾芻於斯住處揔有幾人彼報其數
札已而去既至舍中報家人曰我欲
明日請佛及僧就舍而食有衆許人
隨其僧衆汝當具辦報曰甚善即於
家中具請供養時彼長者於衆集時
送至寺中報知事人曰仁當為我教
白僧伽某甲長者明當請佛及諸大
衆就舍而食既白知已奉辭而去有
餘苾芻從人間來至給孤園內時彼長
者即於其夜具辦種種美飲食已訖
設座席安置水乳齒木澡豆旦令使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律卷第十九

人往白佛衆告其時至幸願降臨苾
芻僧衆於日初分執持衣鉢詣長者
家于時大師於寺而住令人取食有
五因緣如來大師不親赴請云何為
五一自宴坐二為天說法三為瞻病
人四觀財具五為制學處此中為者
欲制學處時彼長者准計僧數安置
座物飲食亦然及見多人來至其宅
報典座曰聖者所告人數多少我為
准擬既過先數其欲如何典座報曰
有客新來今須生喜答曰仁若先言
我當辦食苾芻默念于時大眾有飽
足者有被飢者苾芻白佛佛言典座
應觀客數告施主知復有苾芻臨中
而至佛言此亦告知我今為彼衆首
上座說其行法上座應當先觀徒衆
及以飲食若人多食少者應告施主
日賢首人多食少可平等均行若人
少食多者告言賢首大有飲食可隨
意行若其上座不善觀察不依所制
者得越法罪又至施主家當須觀水
瀉蟲及齒木土屑並令備足勿使闕
少食前食後洗手澡漱並須如法若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律卷第十九

不檢校者上座次座皆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與諸俗人同座
而坐時敬信者見便譏笑告言聖者
仁是出家常修梵行云何乃與常行
媼欲不淨之人而同一座彼聞默念
苾芻白佛佛言諸信俗人言合道理
故諸苾芻不應與俗人同座而坐坐
者得越法罪聞佛制已遂與永寂同
處而坐信者告曰仁已近園因何得
與小師共座答曰此非俗人是出家
者斯有何過彼聞默念苾芻白佛佛
言亦復不應與未近園者同座而坐
佛不許已時老苾芻與少者同座復
有少者與老一處不相恭敬苾芻白
佛佛言老少不應雜座若無夏者得
共二夏者同座一夏者得與二夏者
同座若二夏已去共大三夏者皆得
同座佛既制已時諸苾芻在於俗舍
但得與其大三夏者同座而坐座席
難求佛言若俗舍內座難得者雖親
教軌範亦得同座以物隔中無致疑惑
第五門第八子攝頌曰
不應居貯座不誘他未寂不為博賭物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律卷第十九

亦不食席殘

緣處同前聽法之時應敷座席時有求寂亦居軟座因而睡著遂失便利汗其座褥苾芻白佛佛言求寂不應坐軟座褥時具壽舍利子求寂准陀來聽法時苾芻便與鞭拈令坐問言大德何故與我堅硬座物答言軟座佛遮求寂報言大德我豈同彼有過失耶佛言若有用心求寂與其軟座餘即不應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訶責求寂遂便遣出遊多門外啼泣而住時鄒波難陀見而問曰汝何意啼答曰被師訶責報言子來我當與汝衣鉢及鉢絡繫條之類隨所須者不令闕乏遂喚歸房白佛佛言於弟子處訶責之時不應決捨可作帶韁棄留眷念心還擬取攝應令苾芻開語求寂彼言我今不用彼親教師大德鄒波難陀我所須者咸皆供給我更不能往舊師處彼師聞已作嫌罵言我與出家而鄒波難陀遂誘將去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誘他弟子輒誘將者得吐

律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九 第一張 寅

羅底耶罪是破僧方便故

緣處同前是時六衆有緣事時即便引佛法僧寶而為呪捨或引鄒波難陀阿遮利耶而為呪捨有信敬俗人間呪捨時作如是語我等俗流尚不引佛及師為捨仁等出家何故引佛及師而作盟捨是所不應彼默無對苾芻白佛佛言俗生譏耻時合其宜然出家者本求實語不應盟捨若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是時六衆苾芻隨有事至即以衣鉢繫帶等物而為賭賭俗侶見時共生譏耻告言仁等豈可同俗流耶緣有事來便賭衣鉢斯非合理答曰有何非理豈敢惹弄而飲酒耶彼便默然苾芻白佛佛言俗人譏耻誠是合宜苾芻不應賭物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每於晨旦於寺閤上遙望野田或見煙浮或觀鳥下便往其處觀有何物曾於一時見前事已躬往觀之於叢林處有虎殘肉喜而持來入迦多林其虎尋氣來至

律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九 第一張 寅

寺所夜於門外啼叫出聲世尊知而故問阿難陀曰何意虎來大聲啼叫阿難陀曰彼虎所藏餘肉尊者近喜持來寺中佛言苾芻食虎殘耶白佛言食阿難陀如師子王殺好麋鹿取其精肉飲鮮血已決捨而去然其虎類食肉既飽藏舉殘肉是故苾芻不食虎殘食者得越法罪然衆首上座所有行法我今當制凡是上座見行肉食時應可問言此是何肉非虎殘耶又非不應食物不問而受得越法罪

第五門第九子攝頌曰

不合自藏身不為言白等若得上價續賣之應共分

緣處同前於一城中先有僧寺時難陀鄒波難陀因行人間過到此寺于時大衆多獲利物時諸苾芻雖見此二知其惡行曾無一人為解勞者時鄒波難陀自難陀曰阿遮利耶此諸黑鉢常生傲慢我等豈可為作惱緣且共潛身隱居一處觀彼如何分張利物答言甚善應如是作遂即隱身

律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九 第一張 寅

竊觀分物既見分已報言斯分不善是惡分張仁可白衆言欲分衣報曰分時不見今何處來苾芻白佛佛言欲分利時先白衆知僧有利物今欲共分所有苾芻不應轉去時諸苾芻重聚其物普告衆知不應出食即分其物時彼二人還自藏隱及衆分了同前出告此不成分報言先已告衆仁何處來二人告曰雖言告知可鳴捷稚苾芻白佛佛言言白告知復打捷稚方可分物時諸苾芻復還殺物告衆令知復打捷稚共分其物二人復藏分了方出同前詰責諸人報曰豈可不聞告衆及捷稚聲即便告曰雖告衆知及鳴捷稚仁等豈可共行籌耶苾芻白佛佛言言白告知復打捷稚并可行籌方共分物時諸苾芻復還殺物為三事已如前復藏分了方出同前詰責諸人告曰具壽何故如是故惱衆僧告曰捷稚并復行籌故不現身待了方出答曰仁等何故云我惱僧仁等豈可對衆行耶此慙不須我今出去苾芻白佛佛言雖作三

樓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第三張

事仍對衆行若不現前即不須與斯曰善分勿致疑惑然諸苾芻不應故作惱衆僧事若故惱者得越法罪緣處同前時給孤長者以寺捨與四方僧竟使用種種上妙彩色內外圖畫此城人衆既聞長者圖畫已周覽來觀者遂有無量百千人衆皆集寺中城內有一大婆羅門以是勝人衆所欽尚於大王家得一毛絨即便披服作玩好心入逝多林周觀寺宇發希有念便將毛絨施四方僧此中雖言現前非常如佛所說有現衣物乃至截為燈炷平等共分苾芻遂便割絲為片衆共分張時婆羅門夜作是念彼是上綖我宜與直贖取將來旦起入寺至其門所見諸苾芻問言聖者我所施綖人作何用苾芻報曰仁可隨喜我等割破大衆共分一人告曰我將作帽一云作靴一云繳胥一云絨鉢中報言聖者彼是上綖因何截破宜應出賣既得錢貝衆可共分苾芻白佛佛言彼婆羅門所言稱理是故苾芻若得如是上價綖時賣取錢貝

樓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第三張

然後共分

第五門第十子攝頌曰

五皮不應用餘類亦同然若患痔病時熊皮履應著

緣處同前時六衆苾芻自相謂曰難陀耶波難陀於此城中所有人衆我等皆從乞得餅直然於王家調為師邊曾不見施今可就覓或容見與一人報曰應如是作然須豫設少多方計應取師子皮以為鞋履於繫為處上風而行為聞氣時即便驚走答曰善計我今且去從彼乞求若得者善若不與者怖為未遲即於晨朝詣調為師處報言賢首仁等何太無末福心曾於我等不施少多餅果之直彼言聖者我等豈可繫屬於仁以餅果直共相供給六衆聞已點頭唱諾奔之而去遂於他日著師子皮鞋於其為處上風而立時彼群鳥聞師子氣遺失便利驚怖奔馳時彼為師鉤斷為頂不能令住六衆遙見告言賢首急牽急牽答言鉤斷不住如何手牽六衆報曰我能令住答言聖者若能

樓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第三張

今住斯成大思六衆曰共立盟言若能與我餅果直者我當令住報言即與彼便急步至爲下風爲不聞氣即不驚走諸調爲人問言聖者仁解呪耶答曰我無異術若如是者云何令爲怖不怖耶彼便以實告彼爲師彼言聖者仁等如何作斯非法不饒益事若其王家取勝大爲因此驚怖走入山林仁等必當招大罪罰彼聞微笑默然無言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著師子皮鞋有如是過即告諸苾芻曰汝等從今不應更著師子皮鞋若著此者得越法罪聞佛不許便用席皮而爲鞋履佛言此亦不應然有五種爪牙等獸皮不應用所謂智爲智馬師子虎豹佛不聽已時具壽鄒波離請世尊曰若更有餘爪牙之類皮得用不佛言亦不應用用者得惡作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身嬰痔病詣醫人所告言賢首我有痔病幸爲處方報言應用此皮作鞋著時病差若曰世尊未許醫言佛是大慈必應見許

按本說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九 第二四段

苾芻白佛佛言爲病應著多重難得佛言若無應取一重并毛替其履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九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按本說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九 第二四段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貴

第六門摠攝頌曰 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此二頌攝至第三十一卷半

猛獸筋不應燈光及勇健獸毼度屈法因許高答弥屈不前長者可與餘卧具不合漬水汙第六摠應知

第六門第一子攝頌曰

猛獸筋皮縱擁前後擁後兩角及尖頭諸靴皆不合

緣在室羅伐城佛言苾芻不應有五猛獸皮有爪牙者謂智象智馬師子虎豹是時六衆用彼獸筋還同有過佛言不用此筋而縫鞋履六衆便用皮縱有過同前復用其皮補鞋佛言皆不合用如是應知履屨之屬若擁前擁後兩角尖頭麻履諸靴皆不應著皆越法罪除兩三重草屨 如斯之類西國外國東國爲活命因緣特心方用

內攝頌曰

四大王初誕光明普皆照父母因斯事各為立其名

尔時菩薩在觀史天宮王舍城中有

王名曰大蓮花以法化世人民熾盛安隱豐樂無諸盜賊室羅伐城王名梵授唱捨屠城王名大輪憐憫毗城王名百軍此等四王皆是法王以法

化世廣說如餘是時菩薩於天宮上以五種事觀察世間云何為五一觀遠祖二觀時節三觀方國四觀近族

五觀母氏六欲諸天三淨母腹摩耶夫人因寢夢見六牙白象來降腹中

千時大地六種震動放大光明遍滿世界勝天光明世界中間黑闇之處

日月不照悉皆明了所有衆生皆得相見菩薩生時如下所說四大國王

皆誕太子見大光明如鎔金色各各自言由我生男威神力故能令天地

光曜希奇各為立名用符靈瑞時大蓮花王告衆人曰我子生時如日光

影乾坤洞照勝妙希奇應與我子名曰影勝

我子生時光明殊勝普照世間應與我子名曰勝光其大輪王告衆人曰

我子生時如大燈光遍皆明照應與我子名曰燈光其百軍王告衆人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第二張

我子生時光如日出無不明了應與我子名曰出光各各自謂子之功能然並不知由菩薩力

內攝頌曰
腹中天子護生已
躡蓮花舉手獨稱尊
灌洗花衣落

余時菩薩降母腹中天帝釋主令四天子各持器仗守護其母勿令人及

非人輒為損害菩薩處胎不為胎中血垢所汙汗辟如衆寶聚在一處不相

濡汗菩薩在腹亦復如是又如清淨妙琉璃寶置五彩上明目之人分明

見別母觀腹內分明亦亦父母雖持胎身無勞倦自然奉持五種學處謂盡

形壽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於諸丈夫絕煙滌意十月滿

足往藍毗尼林攀無憂樹枝暫時佇立便於右脇誕生菩薩余時大地六

種震動放大光明與入胎無異菩薩生時帝釋親自手承置蓮華上不放

扶侍足蹈七花行七步已遍觀四方手指上下作如是語此即是我最後

生身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梵王捧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第三張

天帝執拂於虛空中龍王注水一盥一冷灌浴菩薩初誕生時於其母前自然并現香泉上涌隨意受用又於空中諸天下散盪鉢羅花鉢頭摩花拘勿頭花奔陀利花并餘種種奇妙香末天妙音樂自然發響天妙衣纓從空亂墜更有衆多奇妙靈瑞如餘

處說
內攝頌曰
阿私多觀相
都刺陀勸師
五百瑞現前
父王立三字

于時南方於大山中有古仙人名阿私多善知世界成壞時節時有一人

名都刺陀聰明辯慧數來參謁阿私多仙共論世間成壞之事聞已傷歎

即於仙處而為出家後於異時共此仙人在石窟中見光明照異相希奇

即說如他問其師曰
何故此光明遍照猶如日充滿山林處
忽現此希奇
仙人答曰

若是日光便赫烈今此涼冷現希奇

必是無上牟尼尊初出母胎彰此瑞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第四張

此是菩薩出胎相光明清淨世希有
辟如金色滿十方勝照三有皆明徹
都刺陀白其師曰鄔波默耶若如是
者今可共行往觀菩薩師日子今知
不菩提薩埵有大威神無量諸天悉
皆雲集我等雖至頂謁無由待入城
中為立名已如其重出我望遙迎菩
薩生時聞釋迦等五百侍者同時而
生闍維迦等五百侍女亦同時而誕
上象廐馬皆生五百五百伏藏自然
開發隣國諸王皆奉信物大臣見已
白淨飯王曰大王今日國祚興隆王
子誕生嘉瑞咸應五百侍男五百侍
女上象上馬各生五百五百伏藏自
然開現諸國朝賓奇珍摠集王聞告
已心大欣躍告大臣曰太子生後諸
事皆成宜與立字名一切事成

領他此是菩薩取初立字名一切事

成是時菩薩乘四寶輦無量百千人

天翅從入劫比羅城諸釋迦子體懷

憍慢立性多言菩薩入城皆悉默然

牟尼無語王見是已報諸臣曰諸釋

迦子體懷傲慢立性多言太子入城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五水 中

皆悉默然牟尼無語應與太子名曰
釋迦牟尼此是菩薩第二立名時此
城中有舊住藥又名釋迦增長時人
敬重立廟祠祀但是釋種生男女已
今淨澡浴抱至藥又處而申敬禮時
淨飯王以上酥蜜滿太子口告大臣
曰可抱太子往禮藥又大臣抱至時
彼藥又遙見太子即自現身至菩薩
所頂禮其足目歸白王王聞是已生
希有心今我太子於天神中更為尊
勝應與立字名天中天此是菩薩第
三立名

內攝頌曰

付母養太子今觀大人相阿私多速至

親觀牟尼形

今時父王便以太子付諸養母隨時

澡浴乳哺飲食常令安隱適悅身心

養母便以上妙塗香塗摩身體具諸

瓔珞授與父王王即抱持瞻視歡喜

即便摠命諸婆羅門國中所有解占

相人知算計者令觀太子告言君等

宜可瞻察我聞古仙作如是說具三

十二大丈夫相者有其二事若在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六 中

者當為輪王普王四洲以法化世七
寶成就所謂輪寶為寶馬寶珠寶女
寶主藏臣寶主兵臣寶主千子具足勇
健忠良能伏悉敵周圍海內無諸患
惱人民豐樂安隱而住若出家者剃
除鬚髮服袈裟衣成等正覺有大名
稱充滿世間時諸相師聞王說已悉
共觀察咸白王曰誠如大王所說之
事三十二相若成就者唯有二事謂
輪王及佛乃至有大名稱充滿世間
王復問曰其相云何時彼相師悉皆
具答一一別指三十二相具有廣文

以共餘經及律論等
事無差別故不須錄

今時阿私多仙人告都刺陀曰摩納

婆比者菩薩已入城中立三名訖我

等宜往禮拜瞻顏各乘神通騰空而

去由彼菩薩威神之力去劫比羅城

可一驛許遂失神通足步而去既入

城已到王門所報門人曰汝去白王

阿私多仙今至門首使去白王王曰

隨入誰遽大仙即詣王所王見仙至

遙唱善來奉吉祥事為洗足已妙師

子座安置令坐王礼足已白言大仙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七 中

何事得來仙說他日

國主我今至 欲見王太子 瞻仰半屋尊
導師中第一

王言太子睡著 荅曰雖睡我欲觀
王便抱現觀 菩薩眼雙眸不合仙既
見已說他日

良馬不多睡 半夜暫時眠 所為事未成
因何久安寢

仙復問曰 諸占相人有何記說 王言
大仙彼相者云 當作輪王化四天下
仙以伽他而荅王曰

相者語多謬 末劫無輪王 有此勝福緣
斷惑當成佛 若是化四洲 輪王相非顯
分明大師相 成佛定無疑

仙人遍觀見成佛相 已復更觀察 久
近當得無上甘露轉妙法輪 遂見二
十九年捨王城去六年 苦行當成正

覺復觀自身得幾時 住得見佛不知
不見佛便生憂惱 涕淚盈目王見懷
愁說頌問曰

若男若女來觀者 咸悉歡喜遍身心
仁今親觀相非常 何因泣涕盈雙目
假使太子相非善 短壽多病不吉祥

（本經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八張黃）

唯願大仙如實言 勿令我意增憂悵
仙人荅曰

假使霹靂從空下 可畏來臨太子身
此於無上今屋尊 如毛髮許不能損
假使烈火騰風從 利劍如霜現在前

毒藥黑蛇一時來 至太子處皆銷散
我傷早死不見佛 流淚盈目難裁忍
弃無上法我前云 未有事業能成就

此有大福除衆惱 證甘露法為導師
若能聞教如說行 咸歸寂滅無為處
王聞太子證甘露法 默然無語凡諸

世人皆為邪心之所擾亂 出言詭詐
不能依實時彼仙人而告王曰 比日
大王每作是念 何時得令阿私多仙

足步入城與我相見 及諸人衆致敬
懇懇我哀慈故 徒行至此今時事了
將欲出城可為掃除淨修 郭邑時淨

飯王勅令諸臣 嚴治道路 普告城邑
皆共修營巷陌 康莊塗拭 清淨灑以
栴檀香水 散以占博迦花 幢蓋陵空

香烟滿路 見者愛樂 如歡喜園 復遠
播鈴遍皆宣告 諸人當知 或先住城
中或他方新至 所有人衆 皆悉存心

（本經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九張黃）

明日晨朝 看大仙出衆既聞已各至
途中瞻望 仙人步出城闕 咸生希有

悵望而歸時 阿私多仙還向本山 繫
心禪寂 以智方便 發起神通 報命將

終遂便遇 患難加藥 餌瞬息無幾時
那刺陀來 札師足白言 大師我本出
家求甘露味 師所得者 幸願共分 師

曰我亦同 汝本出家時 意求甘露竟
無所獲 空處生涯 彼雪山側 劫比羅
城太子興世 相師共記 當成正覺 号

天人即稱 一切智汝當於彼而求出
家捨高慢心 當自謙下 勤修梵行 作
不放逸 當於今時 獲甘露味 說伽他曰

如來出世難遭 遇今得逢 時甚希有
汝莫放逸 至心求當獲無生甘露味
作是語已 即便命終 如有頌言

積聚皆銷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皆別離
生者咸歸死

今時阿私多仙命終之後 弟子那刺
陀如法焚燒殯葬 事訖割捨憂感 遂
詣婆羅痾斯於諸仙內而共住止 其

（本經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十張黃）

屋王所生太子名曰燈光王付八母而為膳養是事無闕乃至年漸長大技藝博通文武所須無不綜習

釋迦菩薩為童子戲燈光太子亦為童戲菩薩受太子灌頂時燈光亦受太子灌頂菩薩出四門觀見老病死患遂於三夫人處生厭離心所謂牛護夫人鹿養夫人名稱夫人此為上首六千婢女咸皆捨棄於其中夜踰城而去往空林所修出家業依止仙人學殊勝定離欲界欲次從曷羅摩子習無所有定斷無所有處欲更無導者便於六年專修苦行不別證悟將為無益遂即住情而為遊縱敢好飲食酥油塗身湯水澡浴往聚落中於難陀難陀力二牧牛女所食十六倍上妙乳糜迦利迦龍王尊重讚歎於善吉邊取吉祥草詣菩提樹下自敷草已端身正念加趺而坐心念口言若不斷盡諸漏我終不解加趺是時菩薩以慈心器仗降伏三十六億千魔眾已證無上智受梵天請往復羅迦斯三轉十二行法輪時燈光王

持菩薩初有部經卷第十 第二經

亦於此時受灌頂大三位以法教化遍遊居國人民咸感安隱豐樂廣如餘說由王力故百姓歌詠歡會相次隨處供養勝上天神穿五百池五百渠水令人受用無有闕乏

第六門第二子攝頌曰

燈光得為王有五殊勝物因叙奇異事廣說健陀羅

時燈光王有五勝物云何為五一者勝雄象名曰草山二者勝母象名曰賢善三者勝馳名曰海足四者勝馬名曰衣頸五者勝使者名曰飛鳥其象日夜行一百驛母象日夜行八十驛馳日夜行七十驛馬日夜行五十驛飛鳥日夜行二十五驛其王雖有如是勝物快樂安隱然而四大不調忽有不睡之病由此疾故於酥起憶於酒生愛時諸醫人以種種妙藥與酥和煎上王令服王不肯用時太子中宮咸知酥藥能治不睡皆奉藥酥王更憎睡王乃勅曰若有人當在我前說酥名者當斬其頭王既無睡便於初夜與內宮人共為歡戲於中夜

持菩薩初有部經卷第十 第二經

時至象馬廐而為檢閱於後夜時觀諸庫藏自持利劍問守更人曰誰為警覺若第一問及二問時不應答者乍容忍恕至第三問不相答者便斬其首由斯嚴酷隱燈光名共安餘字号曰猛暴燈光王於異時命大夫人及內宮曰我親警覺余何眠睡答言不王我亦警覺如是逮宵不得眠睡云白王曰若使我等通宵不睡者是則無由稱可王意又此不眠廢我等業王曰若非余業誰復應為答言太子應作時王即便行告太子曰何不警覺答曰我為警覺後遂不能便白王曰若常令我為警覺者便廢王業此非我事王曰誰復應為答言大臣應作王即便行告大目曰何不警覺答曰我為警覺後遂不能便白王曰若常令我為警覺者誰輔佐王如法化世此非我事王曰誰復應為答言散兵應作王即便行詣散兵所告言我自警覺汝等何因不為警覺後遂不能便白王曰若常令我為警覺者如何為王共他交戰此非我事王曰

持菩薩初有部經卷第十 第二經

誰復應為答言百姓應作王即便行詣百姓所同前問答時彼國人番次守更而為警覺時賣香童子當其番次念王暴惡或當煞我遂於夜中掌賴懷憂時彼知識見而問曰仁何故憂彼即以事具答知識彼便報曰汝家不遠有人名曰健陀羅何不相求為警覺事童子報曰如我惜命彼寧肯為誤使鬼求定不能作告言與其錢物必當為作即往相求彼人報曰若能與我五百金錢我當為作即便許彼健陀羅曰且當與半若我命存相還未晚如其身死此即屬君隨情所用即便與半彼得錢已多買酒肉及諸餅果王執杖人並皆命食咸令飽足報諸人曰王今警覺我當番次問諸人曰大王如何作警覺事彼皆具報所有因緣健陀羅曰幸願君等為我思量答曰我等蒙君所賜美饌在腹未消云何不為問曰我等為君欲作何事答曰若王來問誰警覺時我令覺答言如是時健陀羅即於中夜以毛毯繫膝坐而暫睡王於初

報云說切月部說云耶難事卷第千 第四百一第章

夜與宮人戲笑於中夜時觀諸象馬便於後夜間守更人諸人告曰健陀羅汝覺勿睡大王欲求彼遂警覺王便告曰警覺者誰健陀羅聞作如是念我若初言即為答者後時不然定當斬我頭落于地即不言應王更喚之誰為警覺彼還默然第三復命警覺者誰答言大王我是健陀羅王曰健陀羅汝思何事彼有智慧於世間事善能談說答言大王我思世事

內攝頌曰

鵲鷦鷯飲乳 芒草尾身齊 斑駁與毛同 沙盆水不溢 鹽麩水差別 衣瓦變成塵 是謂健陀羅世間思十事

王曰汝於世事何所思量健陀羅曰世有奇事且如鵲鷦鷯鳥有毛無毛以秤秤之輕重相似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目驗王曰若然者善我自親觀健陀羅至曉得鵲鷦鷯鳥對王秤看後去其毛秤便相似王曰此有何緣答曰由風扇羽王曰汝有妙智答曰由王故然王遂默然時健陀羅愁過一宵以手摩頭而還舊宅時賣香童

報云說切有部說云耶難事卷第千 第四百一第章

子持餘半物還健陀羅是時國中但當番次皆以五百金錢雇健陀羅求其警覺為知更次王於後夜問言誰覺答曰我健陀羅王曰汝何所思答言大王我思世事王曰云何世事答曰長項白鶴以水和乳令飲但飲其乳唯有水存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目驗王曰若然者善至曉便將鶴鳥對王令飲果如所言王曰此有何緣答曰鳥口性醋若飲乳時遂便成酪致令水在王言汝有妙智答曰由王故然王遂默然復於他夜王問誰為警覺如前答言我為警覺王曰汝何所思答言大王我思世事王曰云何世事答曰世有芒草以物推打與不推者若以秤秤輕重相似餘草不然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目驗王曰若然者善至曉便將芒草對王推打便以秤秤果如所言王曰此有何緣答曰棒打之時便有風入乃至王遂默然復於他夜三復問言何人警覺答曰我健陀羅王曰汝何所思答曰我思世事王曰云何世事答曰有

報云說切有部說云耶難事卷第千 第四百一第章

告靈覺尾與身等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目驗王曰若然者善至曉便將麗來對王比度誠如所言王曰此有何緣答曰我於春時見緣樹下尾與身齊乃至王遂默然復於他夜王復問言答曰我為警覺王曰汝何所思答曰我思世事王曰云何世事答曰大王我思雉鳥於其身上隨有斑駁還有介許莖毛仍除其尾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目驗王曰若然者善至曉即得一雉對王果如所說王曰汝何得知知答曰我先數知王曰汝有妙智答言曰王故然王遂默然又復問言何人警覺覺答曰我健陀羅王曰汝思何事答言大王如沙滿盆還將盆水添滿不溢沙水同處兩不相礙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目驗至曉即以盆盛沙滴水令滿其水不溢王遂默然又王問是誰警覺覺答言是我警覺王復問言汝思何事我思世事云何世事我思以鹽一升和一升水其水不增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目驗至曉即以水和鹽王親自試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一

王問何故答言鹽從水出得水依舊王遂默然王復問言何人警覺依前而答王曰汝思何事答言我思世事王曰云何世事答言我思以水一升和一升麴揣不相著王曰此事實不答言王當目驗至曉取水及麴對王和試王問何故答曰我本國人並多食麴常見如此王云汝能記事答言是大王力王遂默然王復問言何人警覺同前問答乃至云何世事答曰我見世人常於日夜機杼織切所出絹布綺繡之屬不知何去王曰我亦不知此物何去健陀羅曰此等諸物終歸為土王曰誠如汝說終歸為土王復問言何人警覺同前問答乃至云何世事答曰我見世間諸陶師等日夜不住多作瓦器不知此物向何處去時王答言我亦不知向何處去健陀羅曰此等諸物化為泥土王言如汝所說爛為泥上

內攝頌曰

猛光親問母知從緣所生與彼五百金
駭之令出國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一

小時大王既見健陀羅多有情智應答巧便即更問曰汝多智慧能了世間種種事業我不能睡此有何因健陀羅曰唯願大王寬其罪賜無畏敢為王說王曰賜汝無畏隨意說之時健陀羅即白王曰王從緣生王曰汝今罵我健陀羅曰王今實說豈敢相罵如其不信任待至明旦王自驗知王報言好至天明已時健陀羅掘地作坑滿填牛糞上安敷具令王卧息即便得睡王自證知尚疑虛實遂入宮中問其母曰我今有事要須問知當可實說我從何生母曰大王今可說我無畏我當為說王言與母無畏即便報曰汝昔父王多諸姝女因行他國綿歷歲時我起欲心忽見一姝作如是念此是丈夫我共行欲可不樂乎於時彼姝變成男子與我交通便覺有娠因茲生汝王既聞已作如是念彼健陀羅有大明慧能知我本從緣所生我施無畏不可刑戮今者應可重與賞賜令其出國勿使眾人知如是事遂即賜與健陀羅五百金錢令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一

其出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 第二十張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

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內攝頌曰

猛光侍縛迦 金光醫羅鈴 鄒剌隨得果
妙疑鈴持油

尔時猛光王默自思念我今嬰此不
睡之病日覺有增欲設何方令得康
愈應可占集國內醫人療我此病作
是念已所有醫人皆悉占集王即報
言我有此病不能眠睡可共療治諸
醫白王此病非常我等諸人無能療
者然王舍城頻毗婆羅王有子名侍
縛迦為大醫王衆所知識具大智慧
能療斯疾時猛光王遣使齎書往頻
毗婆羅王所書曰白影勝王可令侍
縛迦大醫齎來相見欲有所療幸不
見違若不來者當須多貲草穀兵衆
相迎時頻毗婆羅王得書讀已生大
憂愁掌頰而住作如是念若送我子
後恐更來須即隨言我境便是附庸
之國若不與者彼國兵強倍相撓擾
侍縛迦見王憂色跪而白王何故憂

悒王曰由汝多能解此伎術令我煩
憂知更何道又白王曰請說其事是
時父王具陳書意時侍縛迦聞已白
王願賜教命奉旨當行王報言子彼
猛光王性極暴惡不論善否但起瞋
心即皆煞害恐行無道在賊汝身侍
縛迦曰若不能自護己身何名醫也
唯願大王勿生憂苦我赴彼期王曰
隨汝意行善須防護勿令我及國人
中宮大小共生憂念重白王曰願勿
懷愁必無斯理我觀病勢方便消息
今彼不瞋王便默然時侍縛迦問未
使曰彼猛光王今患何病何所宜食
何不宜耶是時使者具陳病狀大醫
聞已以酥合膏色如酒色味如酒味
香如酒香既合成已選擇良晨陳設
嘉瑞別其親屬與使同行行往毘
厘國路次曲女城於彼城中有一醫
童聞大醫王欲向毘厘國持一詞
梨勒果奉上醫王既得言交共申莫
逆問童子曰彼猛光王患如是病汝
等何故不為醫療童子答曰彼王所
患不得眠睡宜與酥治王性憎酥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 第三張 脫

愛於酒又性暴惡若有人於王前說
醉即斬其首為是醫人知王性惡悉
皆逃散無敢治者是時醫王報童子
曰法弟當知我為彼王以酥合膏與
酒無別汝可與我同共性彼若我現
相方便指授汝可斟量而與其藥汝
可住看我當出去王病差後我當賞
汝亦令彼王多賜汝物童子言好遂
共進發漸至王城時猛光王聞醫王
至便作是念彼侍婢迎者既是王子
復是醫王應為威禮迎入城關時王
即令嚴飾城郭修理街衢陳設儀仗
王及太子群寮人庶皆悉出迎是時
醫王便與無量百千人眾前後圍遶
共入城中時猛光王待彼醫王歇息
之後歡顏慶慰問醫王曰我有警覺
病不得睡眠今時極重宜為療治醫
王答言我當為治然須藥物其藥多
在諸國及餘城處唯我能識餘人不
知或餘人知我不能識或有俱識或
有近者或有遠者唯願大王與我賢
善母象隨意取騎時王答言善哉隨
意王命謂象人曰若大醫王須賢善

世說新語卷第二十一 雜記

象任取乘騎汝等不應輒為遮止告
諸大目井守門者曰醫王或可旦出
中還中出夜至乘賢善象須有出入
隨意莫障諸目及守門者奉王教已
不敢留礙是時醫王取象乘騎或於
白日或於夜半來往不恒人無恠者
時猛光王報醫王曰何不醫療答言
王且洗浴既洗浴已令王散食時王
既食了已侍婢迎白王我今將得摩
伽陀國上妙美酒王今可飲時猛光
王生大歡喜云可將來是時醫王令
伴童子現相指授取介許來王既得
藥尋即服之既服藥已王便睡著是
時醫王知王睡已遂乘象走至其夜
半王遂睡覺即便噫氣遂聞醉晃王
乃大瞋令諸左右急可捉取侍婢迎
來當斬其首是時諸人即皆往捉所
知走已便白王言今不見走將遠
矣王更大怒便喚飛鳥乘葦山大為
遠赴醫人繫項將來當斬其首如若
見時彼解幻術與汝藥物皆不得受
是時飛鳥既奉王命乘第一象急往
追赴尋其象跡至摩羅林飛鳥起

世說新語卷第二十一 雜記

及喚言大醫王喚速來答曰汝何須急
來食養摩羅果飛鳥答曰我奉王命
彼解幻術所與之物不須受取報曰
汝不須怖今既飢渴我取一顆摩羅
羅果各共食半飛鳥即念共食一顆
豈有術乎醫王取一葦摩羅先食半
顆餘殘半者於指甲中先藏毒藥剖
其半顆今藥入中持與飛鳥飛鳥受
果即食時飛鳥先患癩病既食果口
藥病相當即上變下瀉不能自持
醫王入村告村人曰此是猛光王第
一大象及賢善母象及飛鳥使者必
等好看勿令損失若有參差必獲重
罪喝此語已尋路而去諸人奉命看
養飛鳥令得病差彼醫童子治猛光
王既得病差是時飛鳥却赴王所王
見問曰醫人何在飛鳥答曰王得醫
人欲何所作我捉得時當斬其首答曰
王今病差百病復除應合賞賜何因
斬首王聞此言善哉善哉隨意重賞
報彼大恩飛鳥即作勅書報醫王曰
仁是醫王合得重賞何故逃走信至
可來文王賞賜侍婢迎還書報曰我

世說新語卷第二十一 雜記

藉皇恩珍財靡闕王若於我生歡喜者請所賜物並迴與彼侍醫童子是時大王多以財貨賞賜醫童王又遣使人將大璽一領價直百千兩金送與醫王侍縛迦得衣便作是念此合王著何人堪受復作是念世尊乃是無上大師是我之父宜將奉獻即詣佛所奉上其璽世尊見施於阿難陀日應將此衣作支伐羅時阿難陀即便割截作佛三衣有餘白佛佛言汝及羅怛羅隨應着用時尊者阿難陀作上下二衣復與羅怛羅作僧脚靴服

復次應知醫羅鉢龍因緣之事昔於觀史多天宮殿之上有書佛語問答之詞頌曰

何處王為上於涼而涼者無涼而有涼何者是愚夫何處愚者愛何處智者喜誰和合別離說名為安樂

若佛世尊不出於世此之頌義無人能受亦無解者若佛出現有能受持及能解義時北方多聞藥叉天王有緣須至觀史天宮見斯問頌心生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六十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有便記其文不能解義持至本宮書在版上今時得又尸羅國有舊住龍王名醫羅鉢長夜希望何時得見世尊出世時彼龍王有一親友藥叉名曰金光因至北方多聞天所於彼版上見此書頌因即憶持不能解義時此藥叉持往得又尸羅國與醫羅鉢龍王而告彼曰親友此是佛說深義無人能解汝可記此法頌并持金篋滿中威金遍遊諸國聚落城邑唱如是言若有能解此頌義者我與金篋而為供養若處無人能解了者即可告言此處無人不名國邑作是唱已復往餘處龍王聞已敬受經頌即自化身為摩納婆形并持金篋遍遊諸國城邑聚落漸次行至婆羅痾斯國於其城內四衢道中唱如是語現在城中諸人眾等及以外來四遠商客當聽我語即說其頌此之問頌是我將來若能解者即與金篋而為供養乃有元量百十人眾悉皆雲集其中有聰明博識情起貢高亦有聞已心生希慕驚怖非常然無有能為解者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六十頌

者龍王唱言婆羅痾斯既無智人此非城邑時諸婆羅門居士等咸報摩納婆曰勿為斯唱此非城邑我此城中有上智人住阿蘭若且待彼來當解斯義問曰彼名字何答曰名鄰刺陀若如是者我今且待時鄰刺陀於靜林中得信未至時彼化龍當前而住自言大仙我今將此問頌詞句來至於此若人解者我與金篋而為供養時鄰刺陀聞已記憶告摩納婆曰當為汝釋問曰何時答曰十二年後自言大仙時太長久復言六年答言太久三年一年六月三月一月半月乃至七日自言大仙我待七日化龍報曰大仙隨意我且虔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六十頌

鹿林中時彼聞已心大歡喜馳即往詣薄伽梵所見三十二相炳著其身八十隨好莊嚴赫奕圓光一尋以為映佩明逾千日示若寶山色相殊妙心神寂怕過十二年修禪定者既得親觀生希有心如無子人忽得於子如貧窮人得大寶藏猶如太子得紹王位如久積集善根有情初得見佛時那刺陀深心歡喜亦復如是漸至佛所札雙足已退坐一面世尊隨彼意樂隨眠根性差別當機為說四聖諦法今彼悟解既聞法要以金剛智杵摧破二十薩迦耶見山證預流果見寶諦已頂礼佛足自言世尊我願於佛善法律中而為出家成茲多生堅修梵行佛言汝先許為摩納婆解釋頌義應先往彼為其說已然後出家白佛言我雖獲得如是智見然於頌義未解宣陳既無辯才設往何益佛言汝可往彼作如是語汝可為我說其問頌彼若說已應如是答

受處能別離此則名安樂
彼若告言我不能解更為說頌
若人聞妙語解已修勝定若聞不了義
彼人由放逸
彼若聞頌更作是語
汝今說佛語我未聞其義迷情不能了
疾可為除疑
說此語時汝可對彼以爪截茶若更
問言世尊出世報言已出若言何處
答曰在施鹿林中那刺陀受佛教已
至摩納婆所作如是語汝可說頌即
以頌答具告其事乃至報佛在鹿林
中時囉羅鉢便作是念我若於那刺
陀前現本龍身彼便輕我若為婆羅
門身往世尊所此婆羅門斯有大婆
羅門解三明書及四明論彼若見我
為摩納婆形共生嫌議諸婆羅門生
高貴族何故自界向喬耆摩盧復作
是念作本龍身往世尊所龍有多怨
恐為障導我今應可作轉輪王詣世
尊所即便化作轉輪聖王七寶導前
并九十九俱胝兵旗麾從千子圍遠
如半月形各以種種寶物而作莊嚴

復有無量種種外道沙門梵志百千
人眾而為輔翊於王頭上持百支傘
蓋威光赫奕猶如日月往世尊所介
時世尊於無量百千大眾之前而為
說法時諸大眾遙見輪王無量百千
軍眾圍遶生希有心共相謂曰此之
輪王從何處來世所未見豈非梵天
王等來供養耶時諸人等或有愛樂
心生貪著願此王身各生異念王至
佛所頂礼雙足却坐一面

今時世尊告言汝愚癡人於迦葉波
佛時受佛禁戒不能護持遂便破戒
感此下劣長壽龍身今者何故還起
詐心誑我徒眾汝今還可復其本形
龍王自言世尊我是龍身多諸怨惡
恐有眾生共相損害今時世尊告金
剛手曰汝可護此龍王勿令損惱時
金剛手受世尊語已便為守護隨後
而行是時龍王從坐而起別至一處
遂復本形身有七頭廣長無量頭枕
婆羅痼斯城尾在得叉尸羅園
由先惡業一一頭上各生一臂羅大
樹被風搖動膿血皆流露汗形骸臭

微可惡常有諸虫蠅蛆之類遍其身
上晝夜啖食令他嫌耻不樂觀見是
時龍王即以本身詣世尊所頂礼雙
足却住一面時諸大衆見此龍身恐

怖可畏離貪欲人尚生恐怖况未離
者見此龍身處處鱗甲皆悉穿裂瘡
潰膿流種種異色身體凹凸高下不

平其形廣大能不驚懼皆白佛言此
是何物來世尊前尔時世尊告諸大
衆此是前來轉輪王身汝等於彼生

死榮華心生愛樂此是本形彼是化
作由先惡業報受斯苦彼諸人等聞
佛說已各懷憂惻然住而住龍王白

言唯願世尊為我授記當於何日捨
此龍身佛告龍王當來人壽八万歲
時有佛出世号曰慈氏十号具足為

汝授記當免龍身是時龍王即於佛
前悲號啼哭諸頭眼中一時出淚咸
十四河駛流驚注佛復告言汝且裁

止莫大啼哭流淚不止令國破亡龍
白佛言而我本心不害小命何况損
國作是語已頂礼佛足忽然不現

是時大衆咸皆有疑而白佛言此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卷第三 第一夜眠

宿世作何惡業頭上生樹身出膿血
廣說如上佛告諸大衆欲知此龍宿
世因緣報得苦身自作自當無餘代
受廣如上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必當應當一心聽我所說乃往
過去於賢劫中人壽二万歲時有佛
出世名曰迦葉波十号具足在婆羅

痾斯施鹿林中休止而住此龍于時
於佛法中出家修行善開三藏具習
定門於寂靜處靜思樹下而作經行

以自榮勵于時醫羅樹葉打著其額
即便忍受後於一時繫心疲倦從定
而起榮念經行業還打額極生痛苦

發瞋怒心即以兩手折其樹葉擲之
于地作如是語迦葉波佛無情物上
見何過各而制學處今受斯苦由彼

猛毒瞋心毀戒命終之後墮此龍中
醫羅大樹生於頭上膿血流出多有
諸蟲蟻蛆啖食臭穢非常汝諸苾芻

於意云何善開三藏習定苾芻壞醫
羅業者豈異人乎今此龍是苾芻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卷第三 第二夜眠

知黑業黑報白業白報雜業雜報是
故汝等應捨黑雜修純白業乃至說
頌如前

尔時那剌陀仙人詣世尊所頂礼佛
足退坐一面而白佛言世尊先所許
者我已作訖欲於如來善法律中出

家修學節言善來苾芻聽汝出家可
修梵行聞是語已歸段自落如曾割
髮已經七日法衣著身瓶鉢在手威

儀整肅如百歲苾芻頌曰
世尊命善來 除除衣者體 即得諸根寂
隨佛意皆成

時諸苾芻見那剌陀既出家已諸同
梵行者不知云何嘆其名字以緣白
佛佛言此苾芻姓迦多演那應將此

姓即以爲名時諸苾芻即依此笑尔
時佛告迦多演那曰然於世間有二
依止謂有見無見復由煩惱而作嬰

纏於此二見常爲國執煩惱不除恒
懷我憐與苦共生隨苦俱滅汝迦多
演那由無礙惑自生智慧正見現前

如佛所見何以故世間生法正智見
已世執無見即不復生世間滅法正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卷第三 第三夜眠

智見已世執有見即不復生迦多演
 那於此二邊勿為執著如來常住中
 道而為說法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
 故彼生即是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
 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
 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
 老死憂悲苦惱如是極大苦蘊相續
 而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即是
 無明滅故行滅行滅故識滅識滅故
 名色滅名色滅故六處滅六處滅故
 觸滅觸滅故受滅受滅故愛滅愛滅
 故取滅取滅故有滅有滅故生滅生
 滅故老死憂悲苦惱滅如是極大苦
 蘊悉皆散滅于時迦多演那聞佛說
 已即於座上觀知生死五趣輪迴有
 為無常苦空無我心開意悟斷諸煩
 惱證阿羅漢果三昧六通具八解脫
 得如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
 已辦不受後有心無障學如手搗空
 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
 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
 皆悉恭敬因佛與名迦多演那從是
 已後名大迦多演那

樂說有部等經卷第三十五

今時盟迦且國人多疫死喪與相次
 屍骸遍野王及國人悉皆憂惱目白
 王曰王今宜可修諸福業或云供養
 沙門婆羅門或云可作呪術藥法王
 聞議已祈請攘災患皆倍作異除疫
 痛百姓安寧告守門人曰汝等須知
 若有沙門婆羅門等來入城中能除
 疫者即當報我今時如來大師知此
 國人多遭疫病死亡無數欲存救照
 無上世尊常法如是觀察世間無不
 聞見恒起大悲利益一切於救護中
 寂為第一寂為雄猛無有二言依定
 慧住顯發三明善修三學善調三業
 度四瀑流安四神足於長夜中修四
 攝行捨除五蓋遠離五支超越五道
 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普施開七
 覺獲離世八法示八正路永斷九結
 明開九定充滿十力名聞十方諸自
 在中取為殊勝得法無畏降伏魔怨
 震大雷音作師子吼晝夜六時常以
 佛眼觀察世間誰增誰減誰遭苦厄
 誰向惡趣誰陷欲沮誰堪受化作何
 方便拔濟令出無聖財者令得聖財

樂說有部等經卷第三十五

以智安勝那破無明眼膜無善根者
 令種善根有善根者令更增長置人
 天路女隱無尋趣涅槃城如有說言
 假使大海潮或失於期限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如母有一兒常護其壽命
 佛於所化者慈念過於彼佛於諸有情
 慈念不捨離思濟其苦難如母牛隨犢
 佛作是念誰能調伏盟迦且國猛光
 大王并後官姝女及諸人庶世尊觀
 知大迦多演那於當能調伏彼即便
 告曰大迦多演那汝可觀察盟迦且
 城猛光大王及宮內姝女并諸人庶
 令得安樂尊者白佛如世尊教于時
 尊者至明旦已執持衣鉢入婆羅門
 斯次行乞食食已執持衣鉢與五百
 苾芻往盟迦且國路次達鞞鞠社國
 時此城中有一婆羅門是尊者故舊
 知識家有一女儀容端正美色超絕
 鬚彩光潤無與比者因此立名號為
 妙鬚有音樂人從南方來見女妙鬚
 頭鬚奇好詣婆羅門所告言大婆羅
 門此女頭鬚是我所須可與我與我以
 一千金錢用酬償直婆羅門答曰婆

樂說有部等經卷第三十五

羅門法不應賣疑何故汝今作非法語彼不遂心默然而去後於異時父便命過母聞聖者大迦多演那與五百人來至此國不遠而住為夫新死心懷憂感聞尊者來更加思念掌頑而住其女妙疑見母憂愁問其所以母今何故以手掌頑懷憂而住母曰聖者大迦多演那是汝亡父故舊知識今來至此汝父身故家復貧窮不能辦得一中供養故我懷憂女曰若介樂人買疑酬直千錢可取其價以充供養我疑後時更復生長願母勿憂母聞語已知有淨信詣樂人所告言仁者我女頭疑仁先求買酬直千錢必其須者可還前價答言老母當時我等要須此疑今乃無用若其出賣可取半價答曰任意即便酬直取疑將去

介時尊者行至其城於一靜處安心而住婆羅門來詣尊者所頂礼足已白言聖者行途安不我夫在日與尊者相識幸見慈愍明日午時受我微請尊者曰我眾極多幸何能濟問言

佛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卷第五 第十八

聖者眾有幾多答有五百人報曰甚善尊者默然介時老母知受請已礼足而去即於家中辦諸供養至明清旦敷設牀席寬貯淨水往白食辦願聖知時于時尊者於小食時執持衣鉢與五百人至女人舍就座而坐見坐定已老母即便自手行與種種上妙飲食食了醫齒木澡漱訖屏除然已取一小席坐聽說法尊者欲為說法問言介女妙疑今在何處答曰容儀不整未敢轉來雖阿羅漢不觀不知即便殷念觀彼女心知極淳善告言彼女心善可嗟將來即命出房至尊者所以殷重心礼尊者足退坐一面母曰此是妙疑雖知輕觸請與尊者為女母重白言既相繫屬要有因緣事須詰問此女今者欲與誰家尊者報曰我出家人不應問其俗事然此女兒必當獲得內外莊嚴瓔珞之具穀各五百五大聚落以充封邑母曰我是貧家誰當見與如是勝事尊者曰勿作是語此女福德高遠以般若心於勝福田而與供養必當獲此

佛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卷第五 第十九

殊勝果報勿懷憂惱母便默然尊者為其母女亦教利喜說妙法已從坐起去漸漸遊行至盟逝王國纔入城中所有灾患半皆除時守門人往白王曰王今知不有五百人容儀殊異纔入城內所有灾患半皆除息王曰此誠善事應申供養時諸婆羅門來白王曰我於晝夜極大辛苦作除障事是我威力灾患半銷未久之間悉當除弥何因今說白彼必諸苾芻呪願彼王無病長壽已辭王出去王告目曰門人報我有五百人容儀殊異纔入城內所有灾疫半皆除弥諸婆羅門言我於晝夜極大辛苦作除障事是我威力灾障半銷未久之間悉當除弥不由外人我今不知是誰功力卿等宜當將諸苾芻及婆羅門至為庵中於不淨地以麤米餅投醋漿水令彼俱食食罷去時兩朋皆問大王今日設食

如何諸目白王如是應作即於為庵如敷設食食了出時門人先問婆羅門曰仁等今日受王供養其食如何

佛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卷第五 第二十

彼便大怒高聲唱曰我等觀此非法貧王但以庶餅惡糜澆醋漿水設婆羅門何福之有門人聞已默念而住彼去之後若若次來問言聖者王所設供其味何以答言賢首施主所惠受者應食足得充軀以終日夜時守門者便入見王具陳二說王既聞已復告曰卿今更可於為廡中清淨之處設美食已還同前問即於淨處歎好座席敬奉名飡飲出之時仍如前問婆羅門曰卿如刹利灌頂大王所設精奇獲福無量門人報曰王宮厨餽事難一唯因何今日不見哩嫌彼便默去次若若來問如前答門人入見以事白王王復出教如於為廡馬廡亦然淨穢精麤問答相似王聞語已作如是念諸若若眾是真福田非婆羅門也便起深信即行詣彼大迦多演都處禮足而坐令時尊者為王說法亦教利喜默然而住王復禮足白言尊者幸願慈悲及諸聖眾明就我宮為受踈食尊者默許王見受已禮辭而去即於其夜辦上妙食晨

朝起已敷設座席安淨水器遂令使人往白尊者食已備辦願聖知時是時尊者曰初分時執持末鉢將諸若若詣設食處就座而坐王令倡妓奏諸音樂歌舞齊發尊者僧眾整容端坐双搖諸根鼓樂聲了王問尊者曰管樂如何堪聽察不尊者答言大王其見聞者方知善惡王曰諸根內聞容可不知對境馳心何不聞見尊者欲令體悉其事作善方便而告王曰王今頗有合死人不王曰欲須何用答曰王可以鉢平滿盛油置彼手內令人執刀隨後驚怖不應損害報言若油一滯墮于地者當斬汝首任其遊履并復於前多置妓女奏諸音樂還來至此問持油人美女容儀音樂好不然後於我方生實信王聞告已皆如所言次第而作彼人來至問曰美女容儀音樂好不答言大王其見聞者方知好惡王曰汝有眼耳何不見聞答言大王若我油鉢一滯墮者彼執刀人當斬我首橫屍在地我於此時恐鉢傾側怖頭落

地一心持捧辛苦迴來何暇能知美女容儀歌舞善惡王遂無言默念而住尊者問曰大王見不王言已見大王此人但為一生之命懼遭大苦殷重正念不為縱逸善護自身況我若若於諸歌舞並皆捨棄此是多生苦痛因故寧容輒更欲見聞耶王觀油鉢審察其情於尊者邊倍生敬重是時太子諸王內宮婢女及眾士庶皆來隨喜以種種上食供養若若時眾食了嚼齒木澡漱已并除鉢器於尊者前三居卑座問尊者曰餘處頗有以妙飲食供五百聖眾與我等不尊者曰王是國主控御百城隨念皆來無所乏少以上飲食供五百僧豈成希有我昨來時於一聚落家有少女恨已貧窮遂自剪髮賣得五百金錢於我徒眾敬設名飡斯成希有

王聞是語作如是念彼女之髮價直五百諸天婢女難以為比當須審察彼是何人我當取之尊者德高理難致問遂命使者曰汝今可行隨尊者來處於何村邑有女賣髮得五百金

錢奉為尊者大迦多演鄉設食供養
是誰之女我要須見使知王心即行
尋問展轉遂至建犖鞠社城既至城
中周遍詢訪知其處所適奉求心整
憩息已詣婆羅門舍於其門立見母
出來問安隱不母便問曰仁今至此
欲何所求答曰欲求妙髮以為替事問
言為誰答曰為猛光王以充國后母
曰甚善然妙髮不少恐事不成使昔
日其物幾何母曰內莊嚴具數滿五
百外諸瓔珞其數亦然五大聚落以
充封邑得此物者我當與女使者聞
已馳還報王曰言大三我求得女王
曰今共何言答曰我報其母王取充
后王曰彼索妙髮使便具說王聞報
已語言隨其所索多少皆與使銜王
命還向女家共相許可卜選吉日廣
備禮儀前後行軍威嚴旗鼓從建
犖城將至盟逝居國既入城已即於
是日所有疫癘並悉消除國界休寧
人民安樂因此嘉應遂共号曰安樂
夫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一
第二十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一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二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內攝頌曰

樓上遂增長 婬女夜觀星 因作馬鳴聲
商人抱枯骨

尔時猛光王住盟逝居城此有長者
娶妻未久留在本宅自為興易持貨
他方其夫去後妻恣衣食煩惱增咸
遂昇樓閣遍觀男子於日中瞻望
不息後於異時其猛光王乘妙香為
於宅邊過女人既見生欲深心便以
花鬘過擲王慶墮王肩上王即仰觀
見有少女顏容端正光彩超絕左右
顧謂自謂無雙王既見已知彼深意
報言少女若有愛心何不暫出答曰
妾是少婦無緣得出王若顧念可幸
謹門王心被惑不能前進即便下為
步入其舍歡懷既暢便即有娠智慧
女人有其五事一知男子有欲心無
欲心二知節候三知受胎時知是彼
人胎四知是男五知是女遂白王言
王今知不我已育娠時王即以上真

珠璣珞付而告曰必若生女任介自
取如其是男與此璣珞當送我兩女
人敬諾王便捨去後經數月娠相外
現時彼舊夫書來告曰汝可父隱我
望不久當至本鄉女人聞已生大憂
愁遣使自王我已有娠舊夫將至今
欲如何王遣信曰汝可寬懷我有方
便令彼不來女便默介王與彼信我

者持箱既至王所即便開印乃見珠
璣及以孩子王識珠璣報曰此是我
兒抱付夫人云是汝子夫人得已即
呪願曰願兒長壽今此孩子與作何
名王曰有福孩兒被牛所護應名牛
護又安樂夫人親為撫養母亦改号
名牛護母

色有異餘人即問言汝是勇健壯兒
頗曾聞道有圓勝王與猛光王戰猛
光大敗知此事不答曰我聞此事未
知虛實答曰不虛耕人亦不知此人
是猛光王便報之曰猛光王身居本
國彼是客來遂被欺陵隨處逃竄謀
目猛將何所用為王若比來以我為
爪牙者久以長繩繫圓勝頭曳入城
中言話未畢婦來餉食縫紉為器夫
即洗手將欲就食顧盼王曰雄猛丈
夫略觀形勢似有飢色我貧窮者有
此羞餐必不相嫌幸當同味時猛光
王尋作是念我若不食飢取命終即
便下乘取替脊坐洗手足已一處同
餐其婦便以缺緣凡盞酌酒令飲王
作是念雖知盞缺於不缺處我當飲
之王有智策善閑時務復更思曰於
不缺處我若飲者或恐彼人去相欺
憐我今宜於所缺處飲令彼於我深
生愛念是時耕夫自於破處先飲時
毒次過與王王既得已還於破處而
飲耕夫念曰此大丈夫情無間隔我
缺處飲同處飲之我今宜可深生敬

今要須如是之物汝可遠向其處求
來既涉長途奄經時歲女人月滿便
誕一男容貌可觀當代希有天將欲
曉即以酥蜜盛滿口中箱安軟綿抱
兒置內白氈通覆上絡珠璣密合其
箱朱條急繫繫璣印上報婢使曰可
持此箱至王門所淨拭一壇箱置於
上并安燈火在一邊住有人將去汝
可歸來使依教作時有衆牛隨路而
出行至箱所圍繞不進時猛光王與
安樂夫人在高樓上望見群牛繞箱
而住命使者曰汝觀門外何意諸牛
群聚而住使者曰門有一箱絡以朱
條繫璣封印王曰汝急將來夫人白
王箱中之物王當與我王言隨意使

于時北方得又尸羅國王名圓勝所
治國化安隱豐樂人民熾盛廣說如
餘於諸國樹常有花果膏雨順時乞
食易得後於異時王與諸臣在高樓
上歡娛恣意告諸臣曰頗有餘國如
我境中豐樂安隱得相似不大目白
言有盟逝且國王名猛光彼亦豐樂
安隱花果不絕與此不殊彼有賈人
來至於此王遣使來既至具問聞其
富盛王生嫉心報諸臣曰君等嚴兵
我欲伐彼其王即自親整四兵向盟
逝且國漸至彼城侵掠無度殘暴非
理人不聊生猛光大王既聞賊至亦
嚴四兵出相拒戰猛光不如兵衆分
離遂騎單馬逃向餘處至荒野外見
一耕人名曰增長躬自犁作王觀容

缺處飲同處飲之我今宜可深生敬

重令其交道久而不喪如是念已報其婦曰賢首此大丈夫是我得意親善知友尔可將去至本貧家以油漆身湯水沐浴為設飲食馬須好飲恣其水草婦遂將歸如言皆作情懷莫逆供給所須于時圓勝王有餘小國名曰渴沙來相抄掠侵漁百姓時諸大目作書告王具論其事願王善自思量於其書未并為頌曰
如王於他國 勤勞降伏彼 於已之國土 亦當勤守護

時圓勝王讀其書已作如是念我若領兵歸本國者諸人皆謂我彼他降逃還本邑我今宜可共其和好方歸故居遂令信入報猛光王曰知識事已去者更不可退宜暫出來希欲相見自餘勝負並不須論望得促膝交襟共申莫逆事同平昔我方歸故城內諸目得其信已共作是議若報王無彼定欺我宜設方便且答時情裁書報曰知識既解來封寫好情深意雖實然能無猶豫兩國同聚各致狐疑雖逆來心我無違出然此太子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五

曰牛護是我所生今出相見共申歡意隨情去留是時即令牛護出見圓勝歡懷共盡遂解兵國旋旂本國時猛光王諸大臣等共相議曰他方怨敵已如雨散自已國王急當求覓四方遠近馬使追尋時猛光王聞彼圓勝抽兵已去便報耕人增長曰我今除怖辭汝言歸余若入城當過我宅答言大丈夫仁之名諱我亦未詳如何復時相訪過宅王曰誰復不知我所住第汝入城時應如是問多馬人家今在何處作是告已驟轡而行至本城門報守門人曰汝今應知若有人來問多馬宅者可將見我遂入宮中後於異時盟逝居城有大節會遠近諸人皆湊城邑時耕夫婦報其賀曰今日城中有大節會我今亦往觀眾聚集并復因便問多馬家夫言賢首凡諸豪士豈可言皆有實當於三處能見其人一謂被他戰破二謂他所欺三謂身為人主喪亡家國餘何能見妻曰彼雖難見應觀聚集夫妻即去至其城內耕夫念曰我試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六

之告守門者曰咄男子多馬人家住在何處時彼門人聞其告已遂執夫妻送至王所王繞過見尋便驚歡喜唱善來復更告曰增長汝何得至答曰故來奉覓增景見王坐師子床諸目輔翊既未善識然念于懷不委何辜拘執至此王知有疑欲令憶故即便離座脫去天冠王先闔額增長既見憶識其容夫妻一時俱拜王足時王即便威興儀式引入後宮洗沐香湯著妙衣服方丈甘饌百種千名王自親臨觀其所食食罷延就上妙宮闈綺帳芬芳適時安寢王勅內宮曰此是我父母凡有所須飲食衣服及以卧具奴婢僕使悉皆供給時猛光王恭敬彼已人皆恭敬王子大目內外士庶無不敬重耕人增長既見非分恭敬供養滿七日已情懷愧慙前白王言我今奉辭欲歸還戶王曰汝今住此共我治國增長答曰我是耕夫寧知國事王曰汝豈不我君得作國大臣者即以長繩繫圓勝頸牽入盟逝居城今乃方云我是耕夫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七

堪王事宜應且住勿念還家彼便默
余王遂強立為國大相創為宰輔供
膳尚慮後於異時王因問曰汝今好
不答曰朝餐尚乏好事安在王曰不
須憂惱即當令汝衣食豐盈時王即
告五百大目曰卿等宜應供給增長
是時諸人共出衣食既增養活因此
時人号为增養從此以後時王問汝得好
不答曰衣食雖精然朝官大臣並相
輕賤何有好耶王曰若如是者宰目
聚會評論之時汝往其中無敢輕者
答言大王我是耕夫敢狎朝貴王曰
汝但赴集我令彼敬彼便默余後於
異時因有朝會王意欲令宰貴諸人
敬增養故方便為問今於國中現有
如是不安隱事卿等如何令其德息
時有大目作如是識若作斯計方能
除殊王言不可次有諸目各呈異見
王皆不可乃問增養曰此欲如何答
曰若作如是計方能消滅王對諸目
遂然其策將為當理諸目見已各生
是念增養出言王皆信用此亦不應
共為輕侮後時王又問增養好不答

根本經一切有部藏經卷第三 第八 頌

曰住處尚無餘何能好王告諸臣曰
卿等宜可與增養覓宅目曰有某
大臣今已身死所有妻妾奴僕之類
住在宅中王曰可將此宅及妻子等
并餘財物咸賜增養既得宅已問增
養曰比得好不答曰家中人眾以我
耕夫咸生輕慢王曰若如是者汝洗
浴時我令使喚汝作是語待我浴訖
當去見王增養白言如何我得違大
王命王曰是我所教誠非過客又汝
欲食時我令使喚汝應答云待我食
了自當往見正汝食時我到汝宅與
汝同餐答言大王我今豈敢與王共
食王曰我許非過如是作時彼皆恭
敬增養聞命便往宅中及正洗時三
令使喚去有急事汝可即來使至傳
命增養報曰待我浴了方去使者立
後宅內諸人相與言曰今此宅主見
排王命自生高慢即招殃禍又相告
曰非宿貴人少得勢時便生傲慢家
人又曰姊妹當知諸昇高者必當墮
落此人今日定遭王戮事乃不遲既
洗沐已不赴王期即伊就食王復令

根本經一切有部藏經卷第三 第九 頌

使報云有事宜可急來雖聞王教報
云且去食罷方行使去報王王既聞
已自乘大馬至彼宅中問言增養汝
今欲食否曰欲食王曰不請我耶吞
言奉請宜可就餐宅內諸人共相謂
曰我之家長與國王言戲事若平懷
各生希有舉目相看時王即便淨洗
手足一處同餐宅內居人見是事已
悉皆戰懼互相謂曰我比輕賤此是
耕人今者同觀與國王共食又共議
曰知欲如何王既共餐事難輕忽我
等從今下應致敬若不敬者定招禍
患眾然其語共生敬畏
王於異時又問好不答曰有一大臣
是王親族常欺罵我寧有好耶王曰
我若作言斯或有尋至於進退汝自
當知答曰我所作者願王不責王曰
我無恚責增養異時隨路而去見二
童子貧無親屬持彈并丸在道而戲
時有婢使頭戴水瓦在傍而過一童
子曰我以乾丸彈汝作孔一人又云
乾丸作孔此未希奇我彈溼丸而掩
其孔此成奇事既共議訖即以乾丸

根本經一切有部藏經卷第三 第十 頌

彈令作孔次彈湮丸擄之令合于時
增養還見其事情生希有便作是念
此二小童可令我伏彼王親屏除
然罵問二童曰汝是誰家子答曰我
無親族隨時活命報曰若余可於我
所共汝為活答言隨命既蒙叔採問
曰我更何為答曰汝但習彈後若見
人與我聞諍當以不淨塗丸彈於口
內答言我能後時與彼王親共為爭
覓童子即以鐵丸還彈口內彼便吐
出以手擄口急走出外因斯耻辱更
不相陵王復問言汝得好不答言王
之內人以我耕夫並生輕賤王曰若
如是者我入宮時汝來門所問言王
在何處若言在內汝可語言萬機之
務棄而不知鎮處後宮何能辦事又
若見我在內住時汝於側殿在我牀
上垂脚而眠我自出門為汝舉足令
上答言大王我豈二頭令王舉足君
目位別高下殊途現阻人情豈有斯
理王曰是我所愛汝復何憾如是作
時中宮於汝不敢輕慢彼便默余後
於異時來入內宮問王安在隨王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二 第一張 跋

教次第皆作乃至王與舉足內人見
時皆不忍可欲致楚辱王言汝莫是
我所愛此有何辜然相謂曰共見此
人受王愛念我等不應更為輕慢王
若知者於我知刑從是已後悉生恭敬
王於異時問言好不答言今時得好
其猛光王性愛女色與諸少年在高
樓上談說世事因告之曰汝等頗知
何處都城有好美女有云曲女城有
或云出地蓋城中有云諸餘城固且
未須論於此城中有賣色女名曰善
賢客色端嚴世所殊絕如天姝女在
帝釋宮亦如日光映諸星宿王聞是
說倍悅常心迷惑失所情希就見即
於其夜脫去御服著凡庶衣自持五
百金錢往善賢舍彼女見已歡唱善
來報婢使曰與此丈夫沐浴清淨婢
即依教為其洗浴揩摩身體時有一
人復持五百金錢來詣門首報言我
欲來宿然此姪女常法如是後有人
來殺前至者與後同歡是時婢使見
猛光王客顏可愛與凡庶不同即便
落淚作如是念此人豈非刹帝利種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二 第十二張 跋

儀貌端正舉世無雙如何姪女起罪
惡心非理枉煞彼所零淩落在王身
王即仰觀問女何故忽然淩落答言
無事王有疑心頻更研問汝當語我
此必有緣彼遂次第說其所以王即
問言少女我已失計頗有方便得走
出不答曰此舍四邊有人持劍共相
警衛走出無由然有出處極成穢惡
亦何用在言王曰隨好隨惡可指其
處我命須存答言某處容可走出然
是廁孔釘以鐵釘若能拔得斯為走
路王言汝行指處我試拔之女指其
處王投身下拔廁孔釘雖勞筋力未
能得出
余時於此牆外去斯非遠有婆羅門
住善識星文中夜出旋仰觀天漢其
妻持水隨後而行婆羅門告曰汝今
應知我觀星宿王遭大難辛苦非常
妻曰國家機密何用在言餘人若聞
定遭刑戮婆羅門曰我家底蔭元由
國王王受艱辛我寧安隱便於中庭
遙望危星求念而住王於廁孔聞其
語聲盡力掘釘拔之遂出即從孔內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二 第十三張 跋

隨糞而行不淨需身半苦出外天星
遂改時婆羅門見星改變告其妻曰
王雖受苦今已得出既存性命我為
幸甚王便急步潛入城中至安樂夫
人處夫人倉卒見而問曰上天無私
何意如是王乃次第具向說之夫人
聞已泣淚橫流即以竹篋刮去不淨
先以香土遍洗次將種種香屑衆妙
香水而沐浴之次拭塗香著上衣服
暫時安寢以至天明於正殿坐告大
臣曰諸陰陽師識星曆者皆應嘆
臣即誦命王問之曰我於昨夜其事
如何荅曰王夜安隱更無異事王曰
於某坊處有婆羅門善知星曆可
將來即令使去至婆羅門宅報言
嗟即便著衣欲赴王所其妻告曰我
先已報國家機密何用在言仁不聽
採令遣召問婆羅門遂觀察日辰知
無惡事告其婦曰汝不須怖皆是吉
祥行詣王所王既遇見高聲唱言善
采大師可相近坐婆羅門便即祝願
願王壽命延長就座而坐少時停息
王乃問言婆羅門汝解星曆不荅曰

根本說一切有部律部雜事卷第二 第一四九

隨我力能薄聞多少王言大師我於
昨夜其事如何荅言大王昨夜遭難
非常辛苦由王福力僅余命存王既
聞已告諸目曰如大師說我於昨夜
命幾不全諸陰陽師未聞曆算從今
已去絕其封樣婢女善賢宜將頭髮
繫惡馬足踏之令死所居之宅以驢
耕墾其家婢使與我洗者命入後宮
令知國事時諸大臣如王所言悉皆
依作王問婆羅門曰仁既憂我我得
命存今欲報恩汝何所願荅言大王
暫問家中來申所願王言隨意便即
歸告告家人曰王與我願隨意所須
悉皆給與汝等諸人各欲何事妻曰
君欲何物荅曰我欲五大聚落常為
封邑妾曰若如是者我欲將牛百頭
恒供乳酪子曰我願上馬寶車而為
乘馭女曰我願上妙璣珞以寶莊嚴
其婢使曰我願好磨香石是作食所
須時婆羅門便作是念既有斯事不
可直說宜作頌言從王乞願遂至王
所白大王言如我家中所有求願幸
容其罪得盡於詞聊作頌言以申

根本說一切有部律部雜事卷第二 第一五〇

其事

我願五封邑 婦牛一百頭 子欲為寶車
女愛諸璣珞 家中有婢使 須石用磨香
有此所願求 大王哀見與
時猛光王聞其說已還特頌荅遂其
所願

與汝五封邑 婦牛一百頭 子與馬寶車
女賜諸璣珞 家中小婢使 與好石磨香
既有此願求 悉皆令滿足

王告大臣曰隨所欲者皆可與之三
語婆羅門曰大師與我共治國事赤
心相助平論萬機荅言大王我是婆
羅門理不應知國家之事時王即便往
立婆羅門為國大臣王之隣境名曰
渴沙有相違背遂令增養持兵往伐
既破彼軍多獲資物屯兵野外方欲
入城王聞欲來整軍自出見渴沙少女
身多癰疥問增養曰頗有丈夫與此
女兒同眠宿不荅曰非直同歡枕席
終亦騎其夫背令作馬鳴王曰豈當
得有如此事耶荅曰王當目驗是時
增養即將少女付與醫人汝可善治
多醢藥直凡所須者我無有憾醫人

根本說一切有部律部雜事卷第二 第一五一

為療慈皆平復次以衣服飲食隨意
資養容顏可愛有異常倫是時增養
遂將為女名曰星光增養告曰我若
請王來宅中食汝可具諸環珞好自
嚴身於王前現女受言教後時增養
敬白王曰我之貧宅願王暫過王曰
汝不請我何緣得去答曰今即奉請
明當就宅王曰善哉增養遂即廣陳
威饌具設珍著請王入宅香水沐浴
奉無價衣飯食將了清談而住時女
星光遂於帷內遍擲小物尋即索帷
報其父曰過我邇來王見少女顏貌
起絕遂生深愛問增養曰此屬於誰
答言臣女問曰已與他人答言曾未
王曰何不與我答曰王若不嫌隨意
將去王即感陳禮事娶入後宮世間
常法得新棄故不入舊園愛著星光
餘事皆廢增養念曰此正是時往日
所言即今應作問星光曰汝能騎王
背上今作馬鳴不答曰待我思量未
知能不凡智慧女人不學自解遂著
垢衣卧破牀上王來問曰何意如是
答言大王由天瞋我今遭禍忘王曰

後漢書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五

汝曾於天何所求願答曰王使我父
往伐渴沙當余之時我於天所心有
祈願若父將兵降得彼國平安歸者
我若婢時所得夫主駙其背上今作
馬鳴王今娶我豐足內人誰能為我
報其宿願凡為欲愛所牽無所不作
答曰夫人汝之所求斯誠為我願無
疾患我悉作之彼默無語王曰汝何
默然止汝於天更有祈願答曰更無
求願然於當時復作是念令婆羅門
大目呪願兼使樂人彈琵琶曲王曰
此亦可得婆羅門大臣我之自有彈
琵琶者此可方求答曰可為求之于
時健陀羅國有一商人持諸貨物至
溫逝尼城遂與婬女共相交涉既生
染著情乱荒迷所有錢財悉皆費用
家人僕使隨處逃亡是時婦女見其
窮匱報言仁者我無田地耕種復無
店店興易唯仰交遊聚集以為活命
若有財貨可即持來無即須行宜容
後客答曰我貧無物若其有者更將
何用然我於汝深生愛念且當容受
勿苦相駭許我宅中始知相愛婬女

後漢書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五

曰若能隨言皆作且客居住答曰我
悉為之

是時婦女情欲馳遣既大便已遂以
棄按安其糞上報曰汝可以齒嚙去
棄按彼便嚙取女即以脚踏其糞脊
報言貧寒物如斯惡事因何口作汝
是不淨潔人當離我去即馳出宅其
人舊業解彈琵琶即以音聲而自存
活王報增養曰汝女於天作斯祈願
婆羅門大臣我自先有彈琵琶者何
處可求答曰有健陀羅人客彈琵琶
以自活命將帛掩目引入宮中王曰
當如是作王與大臣昇七重樓上遂
命大目具說其事增養帛掩彼目引
彼昇樓于時星光著鮮白服騎王脊
背淨行大目為王呪願琵琶發響王
作馬鳴時健陀羅作如是念七重樓
上寧得馬鳴應是我儔被女人所弄
情發於衷乃為歌曰

此事多相似此事人共知 錢財皆散失
穢法行甚幽

于時手彈琵琶口誦不歇王即問曰
歌辭異常有何義味彼即次第以事

後漢書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五

白王王作是念此人知我不宜住此便與五百金錢遠馳出國後時大目諫曰凡為國主勿被女人之所欺弄王聞內慙一無言對王命增養曰婆羅門大臣見譏於我汝頗能令其婦脫彼髮耶答曰我試觀之便往宅中問其妻曰王被婆羅門欺直譏誚汝頗方便能令其婦脫彼髮耶答曰無勞豫說別後方看夫曰若能作者斯為好事長情之智必有長情之婦其妻即便與大臣婦共為交好既得意已告曰夫人我之夫主極深相愛隨我索者悉皆為作答曰雖有愛言豈能勝我我於夫處常得自在餘莫能過答曰汝若於夫有自在者試脫其髮我今疑汝定不能為答曰但看剃竟方知能不其婦即便著故髮衣卧單牀上呻吟而住大目問曰何意如是答曰天神怒我報曰汝豈家貧不能酬賽令天神輩於汝生嫌隨汝所求悉皆為作使神歡喜患苦銷除問曰汝於神處何所許耶答曰仁先在家未有仕宦國王初命我即求神令

增養說一切有部經卷第三十二 第三十

我夫主王王將去所求福意安隱歸來當剃其頭髮供養天神自余已來家道昌熾錢財巨富我貪受樂遂忘賽神由此傷心致令天怒我今定无何路求生夫曰汝所求天便成為我宜可開奏悉為辦之妻便附信報增養婦曰我夫已許悉皆為作婦既聞知便報增養大臣之婦已附信來我夫已許待暫間奏增養入見啓王事辦請更不疑大臣若來願知此事王曰已知不勞言囑時彼大目來至王所自言大王我有祈請須實天神於六月甲不出庭戶願垂恩許得遂所求王曰善哉還至宅中即便剃髮既憐著耻不出于外其婦今使報增養婦曰頭已脫訖婦告增養增養白王王聞大喜即令使者喚大目來于時增養教二童子誦其歌曲歌曰

增養說一切有部經卷第三十二 第三十一

七重樓上馬鳴聲 看此大臣頭剃却其一童子即便近前脫大目帽見無頭髮現在朝臣撫堂大笑大臣內懷羞耻外愧於人曲脊低頭一無言答出門而去是時增養所為事了便自譚誕昌言告衆曰若被女人如是輕弄者豈有能成國家之大事王於昇殿報大臣曰卿頗有便能使增養受辱耶答言大王我且觀察未知能不其姉妹子妙問幻術告曰大臣增養每於朝會常輕弄我汝若能作辱彼事者即是與我除大羞耻答言阿舅容我籌度其事如何既思量已答言歸驛即以幻術化作廣大商侶於大糞聚化為房室取枯骸骨作商主婦頗容端正人所樂觀王之國法若有大衆商侶來至城者或王自看稅或令增養時王不出令增養受稅既至營中問言何者是商主室彼便指示既入室中見商主婦容儀可愛能惑人心纔覩見時即便淩著報言少女若能與我同歡愛者汝之商侶從放稅直答言隨意報去不應盡曰可

增養說一切有部經卷第三十二 第三十二

待夜中幻師即便掩畫為夜增養共
幻女行其非法以手抱咽因茲睡着
幻師遂乃解其術法是時增養抱彼
枯骨卧糞聚中大目即去自言大王
暫迂神駕賜觀增養王出城外既至
彼已彈指令覺報言增養與女野合
豈敢突耶增養見已自念如斯調弄
是王所作我今何用如此活為寧當
自死更不求生復便念曰捨命極難
我今宜去就彼尊者大迦多演那處
從來出家即行就礼白言大德我欲
出家尊者即與出家授五戒十戒已
次授近圓略教誡已令讀增一阿笈
摩經時猛光王既無增養情不能安
遂令還俗如舊安置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聖德太子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二 第二十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賄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內攝頌曰

牛護獵師死 放宮天授歸 猛光向得又
殺人聲八夢

時猛光王曾於寐後作如是念牛護
太子我喪之後能有智力紹王位不
我今宜可試其智榮今使喚來告言
我於內宮少有營務須經七日汝可
權時代知國事太子即便受命監國
於利非利賞罰適宜有虧非者官司
執送太子見已問男女曰共相愛不
答言相愛太子聞已告諸目曰彼既
相愛何不隨情告左右曰自今已後
勿禁姦非諸人聞已恣情造過太子
每於國事嚴加檢察王經七日尋自
出宮問增養曰我之亡後牛護太子
能紹位不增養曰彼能紹繼然於姦私
者雖其造惡王問何故增養以事具
答王作是念牛護太子為當於他女
人情無妬忌為當於已妻室亦無妬
耶我且試驗時有北方健陀羅客寄

住城中王聞有智告曰汝可與彼牛
護大妃共行非法彼聞即便以手掩
耳若作此非我無活路王曰王事須
然此無有過若不作者便成違勅答
言大王必須然者此難倉卒要須漸
次方可得為王曰隨汝所須次第當
作答言大王先近彼宅造大店舍王
當給我貨物之直作斯方便望漸相
親王即依言給其錢物彼即造店收
諸貨物廣列芳筵時太子妃母有一
婢使遂來店處買諸香藥時健陀羅
問其婢曰少女汝為誰買答曰是牛
護妻母令我來買問曰彼母何名報
言字某答曰彼即與我母字是同我
今看彼與母無異即少取其價多與
香物婢至家已其母問曰有何因緣
先將此直得物全少今乃極多彼以
上事具答其母母言大善彼即我子
如是再三見其物多遂遇歡喜後時
店主報其婢曰汝可白母我欲參見
婢便白母母曰任來婢還報已遂乃
多持香物行造彼家亦既相見抱母
而哭母曰汝何意哭答言阿母顏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第二十三

第四一冊

四九三

一同我母情主悲感由是哭泣母曰我是汝母更無勞泣遂令彼此愛念情深其牛護妻在傍而立母曰介來此是汝兄可執其足懇懇致敬女隨言作遂問母曰此女何名答其名字報曰我家長嫂亦如是名形貌相似即為我嫂母曰善哉從茲已後倍增憐念既至宅已子時店主情懷詭詐佯病而眠時彼婢使來買塗香報言少女我病極困母何不來暫相看也答曰彼不知患我當還報歸報知母即來問問言愛子汝何所患答言我患極困母曰當問醫人隨病設藥答曰阿母斯非藥療我緣此病必定命終母曰汝勿憂愁作何方便能令病愈答曰有療病藥然得之無由母曰但使有者我皆為辦答言阿母我若得與牛護大妃歡愛通者病可得差母聞大怒曰汝貧寒人欲得王妃何不命斷彼即振衣捨之而去是時店主復行詭詐便作契書我身死後宅及財物悉皆與彼太子妃母遂將書與母讀書已忿怒即除便作是

相承說一切有部經卷第三十三第廿五

念我懷瞋色奔背而來彼更於我倍生殷重情義無歇難得其類我緣此事為問女看勿使因斯致傾身命即便笑女為說店主久故恩懷彼是汝叔遇病嬰經不暫看問答言阿母豈無醫人為其療疾母曰彼病難治或當致死我聞彼說若得長嫂共為歡愛者此病可除女便怒曰此貧寒人欲得王妃共行非者何不即日以取命終母曰貴賤無定汝今頗知大公根本是誰所生答言不知母曰從羯所生今得為王有大兵眾汝之夫主是長者婦生當亦為王汝可共彼而為歡愛若有子者當得為王此亦何損由母勸故彼遂許通母便遣信報健陀羅曰見汝懇懇女已相許汝自知時可來相就是時店主聞已報王事將成辦暫令牛護出彼宅中王作是念我亡之後牛護為王牛護有子當紹帝業若健陀羅共妃生子此若為王絕我宗嗣可與其藥令不生子即便與藥告健陀羅曰汝共彼女行非法時先服此藥王報牛護曰汝且

相承說一切有部經卷第三十三第廿六

少時勿還宅內有別籌度彼便不去健陀羅服藥與女交通一處而睡王作是念彼應事畢報言牛護汝可還家既至舍已見健陀羅與妃一處三辭而睡太子即舉其手并將衣覆彼三通宵共寢乃至天明遂作是念無人見不即便還店既至明日王語太子我夜夢見汝婦與外人私通答言大王夢見我眼親觀王曰汝如何見彼即具說王曰汝於女處無妬心耶答曰我無王曰此有何因答言大王變聽我從生來知宿命事我憶往昔為商主婦其夫持貨與易他方我報夫曰願欲隨行夫曰誰當與汝共相給侍由斯辛苦不可相隨婦便啼泣餘人見已告商主曰仁婦啼泣欲得相隨商主具報難事餘人告曰但令將去我為供給遂即將去於險路中有五百羣賊來破商營遂殺商主時五百賊共婦行非時諸賊於更破商營得一少女皆生愛著時婦見已起嫉妬心此女共我爭夫主耶便即令人擲空井中因斯命漸大王往時婦者

相承說一切有部經卷第三十三第廿七

即我身是我念往昔共五百賊行其
娼欲尚無足心何況一男而有足日
我憶是事不復於女生嫉妬情以此
觀知世間愚人多將女婦置於宮內
共為衛護理合男子防諸女人豈容
女人防守男子王曰誠如汝說能斷
妬心世間難事雖有此理我未能行
今時盟遊居城有一獵師其妻端正
情極愛重欲去畋遊作如是念我若
留妻往山林者恐與他人作諸非法
我若不去既無別業餬口交無宜可
勢將共行林野即便共去同居草庵
為畋獵事然諸禽獸貴以充糴後於
異時猛光王因獵而出其馬驚馳至
獵人處獵人認識還唱善來王便下
赤息一樹陰獵人自念我今豈得以
舊宿肉奉灌頂大王宜取新者以相
供侍即持弓箭行湊荒林時王周顧
見其少婦儀容可愛起泳著心欲恣
既經共行非法是時獵者獲得新肉
持以歸來見婦共王作不軌事因生
忿怒作如是念此王違法今可殺除
復念寧容為小婦女而害大王時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第六品

師子忽然而至殺其獵師欲命時
便於王處起慈愍心遂得託生四大
王天三見夫死作如是念此之少女
我與交通無宜輕棄即便安慰置在
傍邊時王大臣周旋顧覓共至王所
問言此是誰女王曰是我境中此何
足問宜可將去置於後宮王罷旋遊
還至城闕然王宮內多有宮人王作
是念此捕獵人將一少婦獨住林野
尚不護得況我而能守多宮女即便
攝鈴吹角鳴鼓普告城邑諸人當知
若有舊住或復新來咸應聽語我今
中宮所有內人悉皆放捨隨其所樂
任意樂橫與外人交通不以為過又
告內人曰我今放汝夜出宮外隨意
歡遊鼓聲響動即須還入若有違者
當斷汝命但是女人皆樂男子況復
王宮鎮被幽繫時諸宮女皆夜出外
以求男子隨其所樂在處遊行唯有
安樂夫人牛護之母及星光妃為護
王情不出於外王告安樂曰汝可出
外覓別丈夫答曰我實不能捨王出
外別覓餘人時王復告星光妃曰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第六品

何不去求外丈夫然彼年少容華情
色難忍於他男子常有愛心雖在宮
中情希出外聞王告默受其言即
便夜向市中見賣香男子顏容端正
告曰汝可共我為相愛事報言暫為
持燈待我計籌費用之數方可隨情
時彼男子取受既多平難周悉通宵
計籌乃至天明既動鼓聲無違更住
星光弃燈在地便欲出門男子曰且
可須更共為歡愛答曰無容更住王
有教令鼓聲亦動不入宮者當斬其
頭我無二首寧容久住遂別而去王
見問曰星光汝共外人為歡戲不答
言無暇王曰何意彼便次第具說向
王王時默然王重宣令如前告知皆
放宮人夜中任意與外交通其響遠
聞流遍餘處
時憐憫毗闍國出光王聞猛光王有斯
教令皆放宮內夜出私行便問大臣
瑜健那曰我聞猛光王放諸宮人任
行私好我欲暫往共彼交歡答言彼
猛光王於大王處常懷不忍事若怨
家聞王自來定為非義答曰丈夫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第六品

事好惡湏決汝宜住此我且他行答曰大王意正誰敢相留幸願前途好為謹慎時出光王極愛女色遠大目諫便往盟逝居城遂於夜中見星光女問知是已復觀儀容捉特舉世無雙報言制帝利種美女星光可來與我共為歡戲答言隨意可教甄席王日汝可教之時彼二人各懷高慢不敷卧褥已徹天明鼓聲既動女便欲去王日且住可共交歡答日王有教令鼓聲亦發不入宮者當斬其命我今無暇更得久停星光遂即於王指上脫取金環手持而去其出光王亦歸本邑王問星光日汝得男子共交歡不答言不得問其何故彼即次第具說因緣并出指環此是彼物我脫將來王讀印已告增養日其出光王將大軍眾來入城內無人警覺與我宮人密求歡愛寧得於彼為放捨耶答言大王此迴竊至我不豫知如若重來必不相放

時出光王還已聞知遂告大目瑜健卿如前所說大目諫日王前竊去彼

機字說切有部韻事卷第十三 第九

不覺知遂令安隱得歸本邑今時彼王極為防衛若重去者必不平安不去為勝目雖苦諫王不受語王既發引目亦隨行至盟逝居城止一宅內增養覺已令多壯人於其宅邊拔劍防守告言此宅若有女人出者放去勿放男子時瑜健卿知其事勢作如是念我今不應見王遭難默而奔捨作何方便令其走出遂即令王著婢便衣頭戴水器令人隨後以杖駭行去汝取水速可歸來王待澡漱時守衛人謂是婢使遂不禁止既至池邊奔坂而走增養入宅覓王不得但見瑜健卿即將見王極由此人令出光王走時瑜健卿前白王日我比蒙王身命存活今令走出正是其宜此諸目等受王封祿縱其走去豈成道理王乃大責增養日何有敵國宮王來此行私君等公然令其走去若餘方便獲得者善若不得者當受極刑聞已驚惶思求方便時是南方有機巧師新來至此增養問日汝有智力能作如是如是機關物不答言我且學

機字說切有部韻事卷第十三 第十

作望有成功是時增養遂藏王家葦山大為遍告城邑葦山大象走出外廩莫知所在遠近悉皆聞斯爾已報工人日應以木作葦山為形彼即隨言作機關為於此為中安五十人為黨及水多貯象內告言汝等宜動機關可令此為往情悶毗不速而住王若四兵共來看者為可迴還若獨來者即捉其三置於為內急走歸國工人聞教並依言作遂令大為至憊悶毗不速而住是時牧牛羊人及諸雜役者見為奇絕咸共觀望有說此為從山林來復云此是極光王所失大為遠來至此有來白王說其所以比聞極光王有葦山大為世所超絕白王福力自來至此遠近都會有千億人皆來瞻視三聞是已極生大喜告瑜健卿日可即鳴鼓遍告皇都共整四兵多持器索領諸人眾共出城圍看縛大象目依王教次第皆為從雲毛俱集加野時為內人見王兵至遂便却走大目奏日於縛鳥事王先善知作何誘引得令相近王日四兵

機字說切有部韻事卷第十三 第十一

且退我獨往看于時衆退唯王獨行并將妙響琵琶自隨而進其爲內人見王獨來即便住爲三至爲所諸人便出投王入爲遂動機關猶如疾風還歸本國時出光王既被執有大兵衆俱發大聲王被賊捉王被賊捉遂多加兵赴至國界大臣告曰既至他境無宜更入並可還歸王既被將別思方便

時出光王被他所執至溫逝王城增養大員將出光王至溫光王所自言大王此是出光王王見欣喜推鐘鳴鼓人衆雲奔巨億百千衢路闌登王勅增養曰可依國去奔彼出光王曰此出光王於調爲法善知其妙王若殺者此法隨滅且復令人就其受學解盡妙術除弄不難王曰若如是者卿可自學答曰此即便是受學大師如何當答既有斯事與世相違王曰誰堪就學答言王女天授稟性勤榮明識通達人皆共知今彼就學當盡其妙王然其計即語女曰有一丈夫具十八種惡相彼人善解調爲文書

世說新語卷之三 卷之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以憐憫障汝可就學我當於汝後漸學習汝亦無宜見惡人面若其見者定死不疑即便隔憐就學其文時瑜健那在憐憫毗國作如是念我今宜應覓王消息如其命在作解縛緣必也不存別求繼瑜健那妹名曰金勝機巧多情倍勝兄智報言小妹汝今宜往溫逝王城問王消息如其命在作解縛緣必若身亡別與繼嗣聞已默然內思其事即便變服爲外道女形乞丐自資著故衣服漸漸行去至溫逝王城問守門人曰出光大王今命存不門人答曰彼王於汝有何怨惡答曰殺夫并子財物收將門人曰王在未死現教王女調爲經書如是展轉於王四門悉皆具問彼並同答遂作種種方便求及於人匿影藏形與出光王相見周旋四顧出細音聲問言大王今得存在彼亦驚惶周迴顧盼答言小妹今且未亡復作餘緣親觀天授問言少女汝今就誰學調爲法答言阿母有一丈夫具十八種惡相我於彼邊隔憐而學答曰字有文

世說新語卷之三 卷之三

夫具十八種惡相此是出光大王儀貌端正衆相具足世間希有誰復誑汝作此惡言若謂是虛妄惟目擊彼聞其說情喜內充遂即棄帷覩王顏狀心生愛慕如猛風吹報言阿母實如所說頗有方便能令國主與我通不母曰我今告汝雖復遠求難逢此類況汝自愛正是其宜此是剎帝利王灌頂受位我爲方便令契汝心既遣言交即便歡合天授與王極相愛念于時金勝速便遣信報其兄曰幸當安心勿爲遠慮王女天授從出光王學調爲法兄得信已便著五種屏處環路上覆草衣自号春花伴作癡狀即便行詣溫逝王城遂於街巷康莊之所或卧或起口出狂言而爲歌曰春時可遊戲春時可爲樂我即是春花共爲遊賞事

若有人識云此是瑜健那者即解金環密相求及若不知者云是狂人不相齒錄所到之處若是三家或大目舍皆得衣食以當朝飢漸復窺覩得至出光王處略申言議後時其女天

世說新語卷之三 卷之三

授報出光日我父若知必為重職可豫為方便走出為佳出光答曰若介汝今可於王處作如是語我學調為且讀其文走榮馳未親目見願王與我賢善母為隨意乘騎看其去就與經文合不即以此議奏大王知王語掌為人曰賢善母為可與天授隨意乘騎或旦出中還或脯來昏去或初更後夜往返無恒或復宵歸或時晨至時瑜健郝作逃走計背負為糞以出城門門人問曰春花用糞何為答曰王家設會充歡喜國人謂狂言不以為意以草裹糞於橋間路掛在樹枝為屎玩感負持而出門人見問答曰王家設會用作飲漿人皆共笑竟無採錄還於走路取掛樹枝時出光王與其大目及金騶天授並於某時某處期款不移時出光王遂與天授乘其母為到所期處大目金騶及妙音琵琶一時俱發共生歡喜王即彈琵琶大目唱歌曰

共乘賢善為和彈妙音曲天授與春花手舞同歸去王自為商主得還憐肉獸

樂談一切有部金剛經卷第三

第五十五

畢我思願長歌且為樂

出光去後失其時節不入宮中猛光王報增養曰何故移時天授不入增養遂覓知其已走白王曰其出光王

乘賢善為并將天授逃走出城王聞驚怒告曰汝可急乘驀山大為趣彼

惡人將來見我即乘大為隨路而去大為奔馳相望欲及瑜健郝即於樹

枝取其為糞弃地而去大為遂艱不肯前行逡巡之間母為遂遠經多踰

縵郝復還起及瑜健郝取為屎玩擲之于地大為復艱更得前行至自遭

壅情離憂怖其時增養作如是念此是他界宜可迴還或此大為亦被將

去既不遂意失望而歸至本城已王問之曰有何消息答曰已走至國無

可退尋王便掌類憂愁而住

余時出光王既還本國死而復存遂即請命沙門婆羅門商人貴勝親族

知識貧窶無依連近星奔皆至王所廣行檀捨為大設會與天授夫人隨

意歡樂後於樓上共天授戲曰我行誑術將得汝來夫人曰我父亦行誑

術

時出光王語瑜健郝曰卿頗能得解我憂耶答曰欲何所作王曰當以長

繩繫猛光頸牽來至此令學鐵工答曰將賢善為天授隨來安隱歸還豈

非憂解如王所說我更思量未知得不既思策已報王得去遂便收取

退居城所須貨物覓好商主求妙美人璵璠嚴身皆令具足為商主婦作

是事已商旅便發漸至盟近居城其猛光王聞大商旅來至我城王自出

觀收其稅直既至營所問言商主住在何處引人指攜王便到彼開門而

入直進中庭觀商主婦顏容挺特昔所未見莊嚴美妙迥絕人間於此城中無與等者王起添意報言賢首共我

交歡共曰此是林禪隨意所須既為欲添嬰纏無所不作即便坐卧共作交通志意昏迷不記先後商主即便以衣遍覆復令四人舁牀大眾歌唱出

樂談一切有部金剛經卷第三

第五十五

盟遊居城後門而去因即長行時諸
從者或復攜鈴而為歌曰

人間致子能食月 賦沙門王債主牽

大地及樹上虛空 雄女能將猛光去

是時城中所有商人見此歡樂皆云

商旅欲發悉皆隨去城中人物皆悉

不知王之去處增養恠王隨處求覓

彼諸商旅將猛光王漸至情悶賦國

諸臣慶賀曰大王國位昌延所願皆

遂其猛光王將來至此王曰與著鎖

械令學織工仍勿使人報天授後

特王與天授共在高樓隨意遊觀其

猛光王因有少婦出織師舍于時出

光樓上遇見報天授曰汝識彼人不

王先聞額女細觀望遂便憶識流淚

交襟作如是念今此惡王蹟類我父

到斯若處我若不殺此惡王者我更

不名為天授也我雖行殺今彼不知

王性利根知其懷恠告大目曰我於

猛光已報怨訖卿宜為彼洗沐身體

威設香浴廣作威儀送其還國彼依

王教次第悉為放令歸故是時天授

作如是念我若即今為殺方便彼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第十八後漢

惡智便見猜疑且復引時更待他日
強為言笑以送愁情天授忽然著垢

弊衣卧破牀上出光見已問言何故

答曰天神瞋我王曰夫人何乏有願

不酬答曰我先所許事不可求王曰

汝何所許豫生憂懼意所須者悉當

為辦答曰我父昔日幽禁王時遂於

天神情生啓告我若與王安隱得達

情因毗者我當共王七日七夜不御

飲食日既滿已將好花鬘從足拍端

羅至于頸與置城頭我即為王設大

施會命婆羅門衆數滿千人咸與供

養大王今日多有內宮豈復於我能

生憂念以此毒量定死無惑王曰此

即是汝為我祈天更不須憂恠皆為

作從是已後作殺方便即於城下繫

二狗兒日日常與美肉令食如是長大

乃至食肉與人身量等遂即與王要

心七日飲食俱斷天授於夜私自飽

食王於七日期心不食身體羸瘦不

自支持既滿七天天授遂笑諸結驂

人汝可煮線多作香腸速將來進勅

瑜健那曰今日大王戒期已滿卿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第十九後漢

嚴飾城隍廣修施會設婆羅門一千
餘衆諸大巨輩各作駝馳不欲令知

內宮密事時瑜健那奉勅皆作掃拭

街衢香水灑洒香爐寶蓋無不普薰

散諸雜花在處充滿甚可愛樂如歡

喜園處處皆有種種鼓樂音聲適合

舞妓翩翻當此開時天授遂即將王

上城令其卧地以花鬘纏繞從足至

頂間無空處即便推下既落城根二

犬俱食血肉皆盡白骨殘餘時有鴉

烏鵲驚野干之屬食肉禽獸欲食殘

骸時大城中所有人衆驚惶震怖傳

云大王自立城上觀其設會墮落城

隅因此命終被火所食人衆聞已號

叫聲聲拔髮椎背喧滿城郭時諸苾

芻咸皆四散或向餘處或詣給園諸

大目等衆聚共議何為大王而自上

城城下何因有大來食諸巨僉議見

花鬘線方知定是天授豫為惡計然

我大王既生忿怒即以紫礦作室令

天授入中以火焚燒受苦而卒故知

然憐相報未有休日時諸苾芻咸走

疑心請世尊曰大德其出光王先作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第二十後漢

何華由彼業力生彼犬食佛言諸若
此出光王昔自造業因緣會遇成
熟現前如瀑流水無能遮尋出光作
業誰當代受諸若凡所作業非於
外四大而得成熟但於自己蓋界處
中受苦樂報如有頌言

假令經百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若若乃往古昔於一都城有婆
羅門大臣依彼而住當時元佛有獨
覺者出現於世憐愍貧窮樂居靜處
世間唯有此一福田有一獨覺遊行
人間遇至此城於一靜林依而止宿
至天曉已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時彼
大目將諸犬等出城遊獵見此獨覺
一無礙犯有大人相遂放犬令食諸
若若於汝意云何勿為異念彼大目
者豈異人乎今出光是於無罪過聖
人之所放犬令食以斯業力五百生
中常遭犬食而取命終汝等若若當
知若若黑業得純黑報若若白業得
純白報若若雜業當得雜報以是因
緣應捨黑雜二業當修白業汝等必

佛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二 第三十張

若當如是學

時憐憫毗闍國出光王死嗔逆且猛光
王無有怨讎安樂而住曾於一時在
高殿上與諸大臣作非法言論問諸
人曰何處城邑聚落之中有好婬女
有云大王得又尸羅城下名圓勝於
此城中有一倡女顏容殊妙善六十
四能於此人間大地之內未有丈夫
親相見時不生耽染王繞聞說容顏
智慧即生愛著無增養曰縱使遠求
如斯女類非難可得我今宜往共彼
交歡若言大王彼圓勝王於長夜中
是王恐隙彼即常在得又尸羅王自
往者彼若知時定為非義若曰我今
意正事不可違卿住於斯我當行矣
若言上命難違去時隨意然須謹候
時王即乘草山大象行向彼城於其
路中有石杆山安象此中身詣城內
既至彼已便脫頸上勝妙珠璣價直
千萬與彼潘女便共交通時嗔逆且
城大臣人眾婆羅門等恠不見王莫
知去處共相謂曰王非凡庶去必人
知又曰王既豈足內宮更何所覓又

佛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二 第三十張

曰我等宜應共問增養即便俱至問
曰大王今者不知去處若曰君等何
乃疾欲見王且復忍心不久當見問
曰何時可見若曰滿十二年諸人皆
忿報言仁今熟王欲擬自立能出如
是不義之言若七日內見王者善若
不見者當立餘王斷汝形命增養聞
已默然懷憂而住時牛護母國大夫
人見增養慈命而問曰卿今何故情
事憂惶若曰夫人大婆羅門及諸日
等作如是語具告前事我今寧得情
不憂耶夫人曰卿可以蜜和酥塗糠
麥子威以金盤持至上廐馬所當前
而跪作如是語若有能得今日行到
得又尸羅城者可食金盤酥蜜糠麥
馬雖聞告竟無一食是時有一瘦弱
老馬別在一邊垂耳而住便至其所
手捧金盤具如前說彼聞語已就盤
盡食即以此事具告夫人夫人曰可
去被鞍若見異狀卿不須怖宜可對
前現雄猛勢有勇氣者物不能欺即
便往彼舉鞍欲被馬遂奮迅蹶異形
儀告言大夫汝頗曾見如是馬耶彼

佛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二 第三十張

便拔刀答言智馬藥又汝頗曾見如是騎馬人乎答言不見報言智馬藥又若能不變常則而行去者善若不去者當斬汝首血流于地答曰丈夫共立要期我當為去勿更將我重至此間答曰隨意共去我不負心即乘其馬漸至得又尸羅城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剛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第三十段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四 賤

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攝頌在前

介時猛光王在得又尸羅婬女之舍見增養來問言卿何為來即皆以事具答王曰我且歡樂待七日滿當可共去日既滿已往石柅山自駕其為鳥遂大吼去斯不遠有解相人聞為鳴聲作如是語我聽為鳴知其意趣日行百驛還至南海飲水充虛增養聞說遂即共王同乘其為隨路而去至一陶家有坏凡器為便脚踏凡師見憂增養曰有如此人依地而活王遂心疑作如是念增養此言見護於我嗔我一人依國地活斯言何義後當懷念默然而去復於行路見鵲為當道生卵為脚踏碎鳥見悲則增養見已便作是語此不應作致有憂悲王復生念此言還是見護於我行婬女舍是不應行後當重憶尋路而去復於路邊在一樹下乘為而過於樹枝上有一黑地縱身垂下欲墮於

王增養見已便即拔刀斬為數段落地宛轉增養曰此不應作而強作之王復生念此言還是見護於我已經三度後當憶念復於他日為乃速行不肯緩去方欲至城增養自王前有相師作如是語為行百驛還向南海飲水充虛看此急行定不肯住當抱樹枝縱身而下王與增養抱枝而下詣一園中任為走去王語增養卿今可去竊報安樂云我今至在芳園中即行具告彼聞告已歡悅無極時王媿耻不向大門即便於一水甃欲入宮內時有二女不識是王遂相告曰我聞大王已至一女我意思量於此甃入王聞其語便作是念我今增養竊告夫人彼乃隨情遍語城邑遂於別日情懷不忍告增養曰汝於我處頻作數種無益惡言而譏誚我豈我一人受用大地汝於某處作如是語此諸人等受用大地以自活今復於某處作如是語此不應作致有憂悲造婬女舍我不應往復於某處作如是語此不應作而強作之豈我同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四

第三十段

女處是不應作又我與汝在芳園內
令汝獨去竊報夫人去我今來停在
園內汝便以語通告城隍是則於我
作無利事增養驚懼作如是語靈祇
共鑒明察我心實不譏王前於陶家
見有坏器為脚踏破陶師見憂我見
斯事作如是語此諸人等依地土活
中於路次見有小鳥於道上生卵為
行踏碎鳥遂悲鳴我見斯事作如是
語此於不應行處而生其子後於樹
枝見蛇下樹欲螫於王我遂斬為數
段在地我作是語於不應為處而強
作之於斯等事我直說之非譏王也
又云令入宮內竊報夫人便將此語
通告城邑者此亦不然我唯獨入竊
語夫人豈敢於王作無利事王曰任
汝分疏云非是過我於小門欲入城
時親見二女作如是說一云王來一
云從此道入若不說者彼何得知若
曰彼是飛行魅女潛身密聽聞王語
聲此亦非我為無益事王曰汝今無
過可自安心勿為怖懼又復我行去
後有婆羅門云王不來更立餘者咸

婆羅門云王不來更立餘者咸

須殺却今正是時答曰婆羅門且待
先殺飛行惡人王曰彼何能殺答曰
我作方計殺除壁得王曰除惡為善
時此城中有大目子先閉明呪增養
詣彼問曰飛行魅女殘害生靈如何
設計得令除盡答言阿父我能捕得
即便斬取死人之手變作啞鈴羅托
付人令賣報言汝可持此詣市中賣
若以錢來買者即不須與如其笑者
錄取其名并記形狀其人一一依教
而作於此城中錄笑者名得五百人
王聞是已報增養曰有此人如何
能殺答曰我解方便王不須憂王曰
隨汝自作遂於城邊料理一處令使
淨潔復宣告令王今欲作無遠大會
求請天神汝諸姊妹咸可來集女聞
王命意欲求財悉皆聚集雖無名字
亦為貪來便有五百餘人彼大目子
皆以呪索禁縛使住增養令人持刀
搃然王曰此妖雖殊尚有諸婆羅門
即令遍語我造無量不善之業已熟
五百飛行魅女仁等為欲救濟我故
日日應來一處受食彼聞歡喜皆悉

婆羅門云王不來更立餘者咸

來受王勅門人曰諸有受食婆羅門
眾汝宜好數來報我知門人敬諾王
又告曰汝等城邑諸人宜作上食供
養婆羅門時婆羅門為貪好食便受
王請皆來集會食罷欲出門人數之
物有八万便即自王數滿八万王聞
思忖如何一時能殺多命遂令一一
婆羅門正啖食時屠人持刀背後而
立告言若聞我道取酪聲汝等一時
齊斬其首如是教已彼依言作乃至
悉斬其首
時王既殺眾婆羅門已即於其夜夢
見地震六字聲空出六字聲復有八
夢地震六字者謂六無我鄙心若空
出六字者謂諸誰平今彼我云何八
夢所謂一者見白旛檀香濕遍體塗
拭二者見赤旛檀香水澆灑其身三
者見頭上火然四者見兩腋下垂大
毒蛇五者見二鯉魚舐其兩足六者
見二白鵝飛空而來七者見大黑山
當面而來八者見白鷗鳥頭上遺糞
是時彼王既作如斯眾多夢已即大
驚怖遍身毛豎作如是念豈緣此事

婆羅門云王不來更立餘者咸

王位有虧身命損失便召解夢婆羅門至而告彼彼作是念王此好夢我嘗說惡若言好者更增高揚長其惡見餘婆羅門更見誅戮作是念已共為籌議報言大王此非善夢王言為說當有何報答曰此夢表王國位將虧身當殞殘王聞是已生大憂惱余時彼王復作是念頗有方便今我身存王位不失耶我今宜可詣尊者迦多演那處請問吉凶豈非與我為惡地乎既至彼已頭頂礼足在一面坐以夢具白尊者答言大王頗於餘處問此事耶答言聖者於餘亦問於何人邊問答曰於婆羅門處彼何所記王即以彼所說具白尊者答曰大王彼等常受欲樂欣願生天餘何所識王之所夢是其善瑞不須驚怖不由此故失位身亡所以者何如王所聞地有六聲是何先地如是應知即是於王共相警誡令王改惡從善昔有六王非法化世身壞命終墮於地獄此寂初王在地獄中受大極苦而說頌曰即是初六字

婆羅門言解夢婆羅門言

第六段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六万六千歲地獄中燒煮現受大極苦未知其了時其第二王亦說頌曰即是第二無字無有苦過降了自然不知我類共同然此由前惡業其第三王亦說頌曰即是第三我字我所得衣食或理或非理餘人食受樂令我獨遭殃其第四王亦說頌曰即是第四鄙字鄙哉我壽命有物不能捨飲食不惠人令身無利益其第五王亦說頌曰即是第五心字心常欺誑我鎮被愚癡常地獄受苦時無人肯相代其第六王亦說頌曰即是第六若字若我生人趣常修於眾善由其福業力必得上生天故此六聲報彼先業又復大王空中六聲是誰先地如是應知王住宅內有大竹竿於中多有微細蟲食軟者皆盡遺餘堅韌諸蟲不樂恐命不全共說此頌以告宅主即是眾初諸字諸軟處皆食唯有韌皮存願王知不樂

婆羅門言解夢婆羅門言

第七段

更別安餘者

王去舊竹別安新者遂令多蟲而得存活又復大王王有掌馬人名曰近親先暗一目彼人於日在鳥巢中打破卵于鳥見子死心生怨恨悉皆鳴叫而說此頌即是第二誰字

誰復能相為刺人令眼瞎不殺我子孫除解心憂惱

王當遮止勿使更然

又復大王於王園中有遊戲池水先平滿多有魚鰲鰕蟇所居有一白鷺鳥常食其魚今池乾無水鳥見是事遂生嗟歎而說頌曰即是第三平字平地水恒滿多有諸魚鰲取食以充軀今時水皆盡

王今宜可以水添之駭鳥令去

又復大王王此園中有一大山名曰可畏有雄鳥為母為並慈生盲唯有一子恒為供侍為父母故出外求食遇見雌鳥相隨而去漸為誘誑將至園所遂便被縛懷念父母悲憂內疚不食水草而說頌曰即是第四今字今父母孤獨生盲無引導處在深山中

婆羅門言解夢婆羅門言

第八段

第四一冊

五〇三

無食誰看養

正今宜可令放彼爲得與父母共爲歡樂

又復大王住宅中有被縛應脫離昔羣心生憂惱而說頌曰即是第五彼字

彼羣皆受樂 水草任情遊 唯我受拘繫 晝夜獨懷憂

王宜解放任往山林

又復大王於住宅中有鵝被繫仰瞻空裏見有群鵝飛騰而去情生憂惱而說頌曰即是第六我字

鳥用皆已去 飲啄盡隨情 我身何罪業 被繫無聊生

王起悲心亦宜解放

又復大王夢見八事是何先地者如見白梅檀香泥遍塗拭者有勝方國王送大白綾來奉大王今至半路經七日後必當來至此爲先地

又見赤梅檀香水澆灑身者有健陀羅國王送赤毛寶綾來奉大王今至半路經七日後亦當屆此山爲先地又見頭上火然者有槃那國王送上

經說一切有部經卷第十四 第九段 終

金騶來奉大王在路而來經七日後亦來至此山爲先地又見兩腋下垂大毒蛇者有支那國王送二寶劍來奉大王隨路而行七日當至此爲先地又見二鯉魚欲兩足者有師子洲國王送一雙寶履來奉大王尋路而來七日當至此爲先地

又見二白鵝飛空而來者有吐火羅國王送二駿馬來奉大王尋路而來七日當至此爲先地

又見大黑山當面而來者有羯陵伽國王送大烏王二頭來奉大王尋路而來七日當至此爲先地

又見白鷗鳥頭上遺棄者牛護之母安樂夫人此爲先地王自當知然王不應於婆羅門處更起惡心時猛光王聞是說已歡喜踊躍如死重無深生信仰礼足而去還至宅中如尊者教皆悉奉行別安人竹遮掌馬人拈

竭池中添水令滿放爲并鹿及被繫鴉滿七日已如所記事皆悉到來王見是已更於尊者極生敬重作如是念但我宅中所有吉祥皆是聖者福

經說一切有部經卷第十四 第十段 終

力所致我今且以初得大綵奉持供養後以王位奉禪尊者即告使者曰可持此綵將奉尊者迦多演那彼便將去奉授尊者次告安樂夫人及星光妃牛護太子增養大目曰仁等當知今此諸國所有大王咸持國信來獻於我汝等愛者隨意當取時安樂夫人即取金騶星光少妃取赤毛寶劍牛護太子取其二馬增養便取二劍大目取其寶履唯餘寶馬王自取之時猛光王他獻五寶皆共分託便往尊者處礼雙足已在一面坐自言大德慈造和深事難具說謹持國位奉獻尊者唯願慈悲哀憐納受尊者報曰世尊有教遮諸忿怒不受王位王曰若如是者當受半國答曰此亦不聽王曰若作國主是佛所遮受用五欲理應無損我悉奉施答曰大王所有諸欲佛皆不許王曰此不應者所有受用及上受用供身資具辛當爲受隨情而用答言大王待我自佛王言任意請佛

今時佛在室羅伐城迦多林住是時

經說一切有部經卷第十四 第十一段 終

大師無不知見遂作是念假令迦多演那於諸受用及上受用自無所須然為未來諸慈慈故應可受取如是念已起世俗心諸佛常法若起世俗心時乃至現緣亦知佛意若作出世心時聲聞獨覺尚不能了何論當類于時世尊為斯事故通知迦多演那

意趣遂起世俗心即今迦多演那天耳天眼彼此聞見是時尊者即自言世尊慈慈得取受用之物及上受用不佛言為欲哀愍未來世中諸慈慈故又令施主福報增故是故我今聽為四方僧伽得取受用之物及上受用非是別人此中受用謂是村田上受用者謂是牛羊等于時尊者請世尊已白猛光王曰世尊已許為四方僧伽得取受用及上受用為欲哀愍未來世中諸慈慈故又令施主福報增故時王即為尊者遂造大寺四事供養悉皆充足莊田牛畜施四方僧

佛告諸慈慈我今最初許解波索迦為諸聲聞四方僧眾施受用物謂是

盟迦且城猛光王為首又最初許解

波索迦為諸聲聞四方僧眾施其餅食謂是驚峯山摩揭陀主影勝大王為首又我最初許解波索迦為諸聲聞四方僧眾施其卧具謂是室羅伐城給孤長者為首又我最初許解波索迦為諸聲聞四方僧眾造獸訶羅謂是婆羅痾斯善賢長者為首

內攝前頌曰
猛光一切施 影勝施餅初卧具 諸給孤善賢造僧寺

余時猛光王曾於宮內與安樂夫人一處夜食王性愛酪夫人持一酪按在王前立當時其星光被妙寶總華前而過鏡色內微猶如電光照王夫人悉皆明了夫人見光便大驚惟問言大王此何明照為是電光為是燈

佛告曰此非電光亦非燈然星光被其寶鏡從此而過是彼光明王曰如斯寶鏡汝亦不取乃取金錫誠無識鑒豈我宮中無金錫也誰言外方女能知物好惡答言大王斯何得有如此智慧豈非王教取寶鏡耶王曰是彼自取非我所教王及夫人因

相輕忽便致瞋忿遂持酪按擲三頭上王先聞顛因被挾傷便自手摩云我頭破血流腦出今時定死生路無由命未斷來且先殺却便勅增養曰汝今宜可然此安樂無用婦人增養聞已便作是念王極於此深生愛念由懷忿恨忽作此言不應造次即斷其命待瞋定後更觀意趣方殺不難屏處且安勿令王見作是念已自言如是我當即殺遂便截舉王既念息問增養曰安樂夫人今在何處答言大王奉勅令然我順王言已斷其命王曰斯為異事亦當然我及以星光牛護太子并一大臣汝自灌頂為大國主彼於我所作輕慢事且為誠曷後更平章豈合因斯即行刑戮增養曰王聽辭喻諸有智者因辭喻言得聞其事

內攝攝頌曰
文鳩死赤體 三種難不應 觀无厭不眠 撻奴其七頌

第一內子攝頌曰
林內文鳩死 樹下撻狼亡 此世他世中

四盲暗應識

大王於往昔時有一名山泉須清此果木敷榮於大樹顛有二鳩鳥為巢而往便採好果填滿其巢報唯鳩曰賢首此中貯果不應輕食且求餘物權自充飢若遇風雨飲食難得方可共取答曰善事遂遭風日之所吹暴果遂乾枯巢中欠少雄鳩問曰我先語汝果不應食待風雨時方可食敢因何汝遂獨食果耶答言我不食果問曰我先以果填滿此巢今既欠少不食何去答曰我亦不知何緣欠少二鳩皆云不食兩語遂致紛紜時彼雄鳩亂啄雌頂因此而亡雄鳩在傍看果而住忽為天雨果復盈巢雄鳩念曰今還巢滿明非彼食便就雌鳩為讖謝曰

可愛彩鳩宜速起 巢中欠果非汝食今看少處滿如前 汝今恕我斯僂各時有諸天空中見已而說頌曰
汝共好文鳩 樂在山林處 愚癡無智慧 終後受憂惱

是時增養復說二頌

樂於山有樂於林處者三

第五 鹿

如彼愚癡鳩 無辜同類 不知形命盡

懺謝苦生憂 大王亦同彼 無辜瞋所受
已遭加刑戮 徒目生憂惱

更說譬喻王當曉之又復大王昔有

長者時屆秋天持黃豆詣田欲種

置於樹下向迴轉處樹上猴猴下來

偷種把得一掬還上樹顛綠樹上時

遂遺一粒便放滿樹尋樹而下覓一

黃豆長者見之即以杖打因此命終

時有樹神見說頌曰

如彼癡猴猴 弃把求一粒 由斯被他打

痛苦至身亡

王前遣我已殺夫人為小瞋心便亡

大利今求重見其可得乎王告增養

曰因何一語便然夫人答曰王豈不聞

大師無有二所出唯一言決定不參差

王言亦如是

王曰我情闇亂令然夫人汝即隨言

豈成道理增養曰王豈不聞世有二

聞即以頌答

大王今應識 世有二種聞 一謂是生盲

二者不知法 此世及後生 復有二種聞
一謂罪惡見 二者壞尸羅

樂於山有樂於林處者三

第六 鹿

第二內子攝頌曰

赤體空無用 杵曰唯應一 患害起疑心
輕賤事須漸

王語增養曰汝殺安樂夫人我今赤

體答曰王豈不聞世間有三赤體不

為好相云何為三

河無水赤體 國無主亦然 女人夫賀亡

所向無歸趣

王曰汝殺夫人遂令宮內唯見空虛

答曰王豈不聞世間更有三種空虛

云何為三

銚馬道行遲 設食無兼味 家中有淫女

是三種空虛

王曰彼好夫人於五欲樂全未受用

汝遂殺却答曰王豈不聞世有三事

亦不被受用云何為三

賣炭人好衣 浣衣者鞋履 女在王宮內

无受用應知

大王非直此三更有三種不被受用

云何為三

幽澗春花發 少女守貞心 夫主遠征行

無用終朝夕
王曰汝便造次殺却夫人罪合杵曰

樂於山有樂於林處者三

第七 鹿

答曰王豈不聞更有餘人合當拚曰
木匠不善察衣工用長綆御者不觀車
此三當拚曰

大王非直此三合當拚曰更有三種
大何為三

使者更遣使遣作令他作少女愛倡狂
此三應拚曰

大王非直此三更有餘三合當拚曰
云何為三

放牧於田內剃髮居林藪常在於婦家
此三應拚曰

王曰我出一語汝使殺夫人誠哉大苦
答曰王豈不聞世間更有一語為定

乃有三種云何為三

王但出一語女人一出嫁聖者一現身
此三唯有一

王曰汝今自造患害得我一語遂煞
夫人答曰王豈不聞世間有三自造

患害云何為三

力弱者著甲無伴有多財年暮富少婦
此三當自害

王曰我今疑汝別有異心如何一道
遂煞夫人答曰王豈不聞世有三

見時令他起疑云何為三

見淺智人脩上行見勇健者元瘡痕
見衰老女說蕭貞此三能使他疑感

王曰汝極輕賤我如何造次煞却夫
人答曰王豈不聞世有三事被他輕

賤云何為三

無事多言語身著垢弊衣不請赴他家
此三被人賤

王曰汝欲漸漸長我怨家煞愛夫人
更有何物答曰王豈不聞更有三種

事須漸漸云何為三

食魚須漸漸登山亦復然大事不卒成
此三須漸進

第三內子攝頌曰

三種患癡人離間有三別下品應重裂
奸詐事應知

王曰汝是愚人如何煞我所愛夫人
答曰王豈不聞世間亦有三種患癡相

云何為三

委付不相知供承急性者造次便相捨
此謂三愚相

王曰汝是離間我之親友煞却夫人
答曰王豈不聞世間亦有三種離間

云何為三

知友不親近或復太親密非時從乞求
三種當離間

王曰汝是下品人殺我夫人答曰王
豈不聞更有三種下品之人云何為三

於他物起貪自財生愛著見他苦心悅
斯為下品人

王曰汝合車裂然我夫人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三種合車裂死云何為三

性拙造機開畫不知彩色壯兒無巧便
此三皆合死

王曰汝大奸詐然我夫人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三種奸詐之物云何為三

女人三度嫁出家復還俗網鳥脫籠飛
此三解奸詐

第四內子攝頌曰

難得為他事孤獨爭多虛相違合重打
失去行無益

王曰難得夫人汝今煞却答曰王豈
不聞世間更有四種難得云何為四

兔頭難得角龜背難得毛煙女難得一夫
巧兒難實語

王曰汝為他害然我夫人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為他人事云何為四
為他受寄物作保及證人為行無路
愚人作斯事

王曰汝煞夫人令我孤獨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孤獨之事云何為四
生時唯獨來死時唯獨去遭苦唯獨受
淪迴唯獨行

王曰汝之所作虛多實少然我夫人
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虛多實少
云何為四

貧苦行他乞魚子及菜花秋日起重雲
此虛多實少

王曰汝所作事深是相違然我夫人
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相違之事
云何為四

光影及明闇晝夜善惡法此四於世間
常是相違事

王曰汝合重打煞我夫人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合打之事云何為四
帛打生光澤毆打即能行婦打依隨聲
鼓打即便鳴

王曰煞我夫人汝可失去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失去之事云何為四

撰卷一百四十四高麗大藏經卷一百四十四

風起塵驚去眾驚失歡聲承事无用人
德慶行違逆

王曰汝行不合事然我夫人答曰王
豈不聞更有四種不合之事云何為四
國王為妄語賢人患雷乱沙門起瞋恚
智者事迷愚

王曰汝為無益然我夫人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无益之事云何為四
无益日下燈大海中降雨飽食更重食
承事無事人

第五内子攝頌曰
不應事不觀不善合駭却驚怖不歡
渴憶難思憂

王曰汝作不應事殺我夫人答曰王
豈不聞更有四種不應為事云何為四
不請強教授他睡為說法不應求強求
慈兒相撲

王曰汝不堪觀殺我夫人答曰我雖
不堪觀更有四種可觀之事云何為四
勇士戰可觀可觀呪除毒親會食可觀
可觀能誨善我

王曰汝煞夫人是不善事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不善之事云何為四

撰卷一百四十五高麗大藏經卷一百四十五

在家未勤務出家有貪欲國主不尊重
大德為瞋恚

王曰煞我夫人汝合駭却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合駭之事云何為四
御者令車傾不解量牛力持牛多羣乳
婦久住親家

王曰殺我夫人見汝驚怖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不應怖而怖云何為四
鷄鵝與鷄鷄白鷄及蒼鷄如斯四種鳥
恒常有怖心

王曰我无夫人情不歡樂云何汝煞
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不樂之事
云何為四

獼猴不樂村魚鼈非石山盜賊非檀室
狂夫狀已妻

王曰汝合弃捨殺我夫人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合弃之事云何為四
為家弃一人為村一家弃為國弃一村
為身捨大地

王曰汝煞我夫人我之渴憶无滿足期
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四種不知足事
云何為四

火元足草期及姪他婦女渴時胸中飲

撰卷一百四十六高麗大藏經卷一百四十六

飲他酒難足

王曰汝然我夫人是難思量焉答曰
王豈不聞更有四種難思之事云何
為四

國主賤難知途中忽遇賊家中女婦聞
難思施物來

王曰汝然夫人是可憂傷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四種可憂傷事云何為四

老帶帶娼情惡婦被夫遣姓女年衰朽
出家有賤志如斯四種事皆悲可傷悲

第六內子攝頌曰
元狀可愛事不共戲奪財不共爭惡心
無依伴不信

王曰安樂夫人我觀無狀汝便殺却
答曰王豈不聞更有五種無狀之事
云何為五

國主及為王名山與大海世尊身相好
觀時無有狀

王曰夫人可愛汝遂然之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五種可愛之事云何為五

美貌出名家溫柔不為惡婦德皆圓滿
斯人真可愛

王曰不應與汝共為戲樂然我夫人

第五回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二十二 第二二五條

答曰王豈不聞更有五種不可共戲
云何為五

小兒及毒蛇間豎偏生子隨宜無識者
此不應共戲

王曰然却夫人即是奪我財物答曰
王豈不聞更有五種奪人財物云何
為五

舞樂與醫人賊及於典獄王家出入者
此五奪人財

王曰殺我夫人汝今不堪共為爭竟
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六種不共爭竟
云何為六

大富及極貧下賤極高貴極遠及極近
此六不應爭

王曰汝有惡心殺我夫人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六種惡心之人云何為六

雖見不相看連逆不親附好說他過答
望報與他財雖施還擬索是惡心相狀

王曰汝殺夫人我无依怙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七種無依怙事云何為七

老病僧惡王老家長惡口不開於法律
重病無醫療不依尊者教是七無依怙

王曰汝然夫人不中為伴答曰王豈

第六回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二十二 第二二五條

不聞更有七種不中為伴云何為七
詭戲人樂兒博弄與娼女就酒賊黃門
此七不為伴

王曰汝殺夫人不中委信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七種是難委信云何為七

深冰者至咽猓狼及為馬黑地頭鬚豎
面威少鬚鬚於斯七事邊應知難委信

第七內子攝頌曰
不睡及不欲九惱無悲心十惡十相違
十力夫人現

王曰汝然夫人我不能睡答曰王豈
不聞世間更有八事令人無睡云何
為八

熱病瘦病及咳嗽貧病思事極懷瞋
心有驚怖被賊牽如斯八事令無睡

王曰汝然夫人我不欲汝答曰王豈
不聞更有八種不可欲事云何為八

病老死飢餓受別怨家會遭國破亡
八事人不欲

王曰汝於我處大為憂惱殺却夫人
答曰王豈不聞世有九種憂惱之事

如此等事現在前時當須會忍云何
為九

第六回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二十二 第二二五條

若愛我怨家 或憎我善友 反憎我已身
已作現當作 九事若現前 當須自開解
勿復生嫌恨 自惱惱他人

王曰汝無悲心然我夫人答曰王豈
不聞世間有十種元悲之類云何為十
層牛屠羊屠鷄猪 捕鳥捕魚獵諸獸
置兔作賊為魁贍 斯之十惡元悲心
王曰汝是倖惡人然我夫人答曰王
豈不聞人有十惡云何為十

惡聲惡口無善耻 背親弃恩無有悲
強賊竊盜食難供 常作邪言是為十
王曰汝作相違事是不可信殺我夫
人答曰王豈不聞更有十種相違之
事是不可信云何為十

所謂日月火 水童女婦人 必勞婆羅門
露形者人冀

此中日相違者冬時近下然不極熱
春時極遠然能毒熱月相違者若初
少時人皆拜礼及其圓大無有札者
火相違者如有熱病更須火炙又如火
炙瘡火炙方老水相違者如冬月時
池水冰冷人皆不飲井水雖燠然人皆
飲用春陽之月池水溫煖人皆共飲

佛說阿含經卷第三之三 三三三

井水雖冷人不樂飲 此處亦方顯法 童女

相違者若未嫁時常憶夫家及其嫁

去尋常啼泣而憶本舍婦女相違者

若女少年人皆樂見翻將衣帔蓋體

而行及至年老人不樂見便露頭面

隨路而去必苦相違者若少年時所

食飲食皆有氣味食已消化然不能

得及其年老所食飲食皆無氣味食

不能消然豐供養婆羅門相違者若

小童子年七歲時未有欲意而復令

其受戒五年專修梵行及至成年欲

情興感而不禁止方縱行非露形相

違者如露形外道若在室中即披衣

服及其出外翻更露形人冀相違者

若冀淫時水上浮出及其乾燥翻更

下沉是謂十種相違之事三言增廣

如是諸事且不須論我今重問當依

實答以何勢力殺我夫人答言大王

我於何處得有勢力敢害夫人六王

當知彼佛世尊如來應供正遍知

行足善逝世間解无上士調御丈夫

天人師佛世尊今有聖者迦多演那

是彼弟子彼佛世尊所有智力無能

佛說阿含經卷第三之三 三三三

障礙為法輪王成就十力殊勝之威

具大智慧轉大梵輪於四眾中作師

子吼此可方名有大勢力云何為十

所謂處非處如實而知智力由能成

就如是智力殊勝之威具大智慧轉

大梵輪於四眾中作師子吼是為初

力又於眾生三世業報若豪若事因

緣具熟如實而知是第二力又於靜

慮解脫三摩地三摩鉢底煩惱淨處

如實而知是第三力又於眾生所有

根性差別如實而知是第四力又於

眾生所有勝解如實而知是第五力

又於種種世界如實而知是第六力

又於一切處遍行如實而知是第七

力又於前生種種生處皆悉憶知所

謂一生二生乃至十生二十三十乃

至百生千生乃至無量萬生成劫壞

劫乃至無量成壞悉皆憶念如是種

類如是眾生我所住處某名某族如

是飲食所受苦樂如是受生命有脩

短死此生彼如是方國昔時生處悉

皆追憶如是廣說如實而知是第八

力又得清淨天眼超越人間能觀眾

佛說阿含經卷第三之三 三三三

生所有生死形色善惡族類界高生
善惡趣隨業而往如實而知若有眾
生作身惡行語意惡行謗毀賢聖心
生邪見由此惡業為因緣故身壞命
終生在地獄若有眾生作身善行語
意善行不毀賢聖心生正見由此善
業為因緣故身壞命終生在天上如
前廣說如實而知是第九力又得諸
漏已盡於無漏中得心解脫能自覺
了證圓滿法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
作已辦不受後有如前廣說如實而
知是第十力

成就此力殊勝之處具大智慧轉大
梵輪於四眾中作師子吼大王此是
如來有大勢力餘莫能加是名有力
亦時增養說如是等諸要義已猛光
大王默然無答增養念曰王既默然
一無言說何用多時共相調誑我今
宜可將出夫人即便引現流淚盈目
誓首王前敬禮雙足以妙伽他而陳
謝曰

三應於此了無常 展轉相承有家法
王法見惡常含忍 國大夫人幸當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

第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世間妙語王先問 我因問答聊陳說
王力能調大狂為 況此愛婦承遠事
於天尊重婦德具 始終共聚唯此一
我以為主作沉吟 今此夫人見客恕
亦時王見生大歡喜亦以妙伽他答
增養曰
汝宣如是美妙語 皆是於我生愛心
今賞賜汝曲女城 安樂夫人我客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部監奉

勅剛造

集經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四 第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五 照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第三子攝頌曰

勇健與寶器 妙光蘭若中 因能活開瞽
不度損眾者

佛在廣嚴城祇桓池側高閣堂中時
有眾多婆羅門長者等在大眾處共
為議論咸作是語沙門喬答摩常懷
耽欲及聲聞眾亦復多貪作是語時
有勇健長者亦眾中坐聞斯語已答
諸人曰此事未知我今仁等自當目
驗大師世尊為是多欲為是少欲及
聲聞眾亦復如是長者歸舍惣觀所
有金銀器已往詣佛所禮雙足已奉
問起居在一面坐余時世尊為彼長
者宣說妙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長
者離座偏露一肩合掌向佛白言世
尊願降慈悲并慈諸眾明當就宅受
我微供佛默然受時彼長者知佛受
已奉辭而去長者亦復請諸外道白
言我於明日請佛及僧就舍而食仁
等亦可於彼同食次詣城中婆羅門

第四一冊

五一

諸居士等報言我請佛僧及外道眾明於舍食仁等亦可共來隨喜供奉佛僧長者即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飲食若取食者皆食於晨朝時敷設座席安置水盆齒木豆屑所須事已令使白佛飲食具備願佛知時

今時世尊將諸聖眾於日初分執持衣鉢往詣長者設供之處就座而坐長者即共婆羅門諸居士等持好金銀琉璃頗梨珠妙盤器欲於佛僧次第行與佛告阿難陀汝今宜去告諸苾芻此是長者意欲試察行四寶盤汝等皆不應受尊者慶喜受教而告苾芻依教竟無一人輒受其器長者見已即取赤白銅器次第行與奉上妙食手自供養皆令飽滿飯食訖嚼齒木澡漱已取鉢器長者便取昇席對世尊坐佛為說法示教利喜并說施頌鐸敬擊已從舍而去時諸外道並作非法形儀隨情亂坐不依次第長者即告守門人曰若見外道持鉢琉璃頗梨寶器而出門者汝可奪取若言長者與我者答曰與仁覓食非

佛說阿含經卷第三

第三

佛說阿含經卷第三

第三

是捨施若不還者即可打撻強奪其器長者便以四寶盤器行與外道彼便高聲從索與我金盤或云授我銀器遂便撻亂忿競交與杖打手擒牽歐脚踏共相陵辱無可觀採長者見已現瞋怖相令其靜息次行食與彼玩食罷各持器去門人遮止答言長者是長施可留而去彼不肯留門人遂打信更紛紜驅聲外徹廣嚴城中所有居人男女大小聞是事已並皆雲會長者告諸人曰仁等頗見佛及苾芻與外道眾差別相不答言我見長者曰佛及聖眾少欲知足非如外道鄙惡法律而相撻謗諸人倍更於佛僧眾深生敬重篤信彌隆設有不信及處中人亦於佛眾起敬信心余時世尊既到住處洗足已在大眾中就如常座既坐定後告諸苾芻曰少欲之行有斯勝益故諸苾芻不於金銀琉璃頗梨寶器中食食者得越法罪若離欲人隨施主意若是凡夫或往天上或至龍宮波羅葉力設食之時

皆是金等妙寶盤器無餘雜物必當恐犯不敢取食以緣白佛佛言若於其處無餘器物可求得者設金寶器亦應取食勿致疑惑佛在室羅伐城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受用豐足如毗沙門王娶妻未久便覺有娠其妻即於是日形貌光彩異於常時月滿之後便生一女顏容端正人所樂觀令色斯姿眾相具足於其誕日室中明照猶如日光休應嘉聲流遍城邑諸人共議有某長者誕生一女容儀挺特見者樂觀眾相圓滿初生之際室有光明猶如日光於日月中有千萬人發希奇心集長者舍共觀希有于時他方有一相師善闡先地聞其奇異亦往觀瞻見希有已四顧而告諸人曰君等知不此女具相舉世皆無准依相書當與五百夫去共行歡愛諸人報曰看此珠相五百未足為奇四遠皆聞相師所記竟未觀察闌墮街衢是時長者經三七日後為大歡會命聚宗親為女立字皆云此女當作何名咸言誕生之際室

佛說阿含經卷第三

第三

有明照猶如日光應與此女名曰妙光長者遂使養母八人共為瞻視廣如餘說乃至童年稍漸長大容華雅麗庠序超倫伎樂管絃無不備習光彩赫奕綺服芬芳於已宅中鮮明逾照猶如天女處妙花園觀此奇姿儀容可愛威光挺特舉世無雙假使隱遁仙人難欲之輩尚能牽彼起涼欲心何況無始時未積集煩惱姪欲增歲年少丈夫而不迷惑其父晝夜及以家人防守嚴更無由得睡

時憐薩羅主勝光大王太子大目并餘國三王子之類咸共問親求為婿娶由妙光女相師授記與五百人共行欲事皆生譏耻不共成親然於宅中內外人滿門牕戶牖皆共窺看雖備守防難為禁止長者見已恐貽家禍情地無安即便念曰女年長大雖非偶類求者當與人皆耻嚮靡見近於是長者見無人取心生憂惱病苦嬰纏身形羸損時此城中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娶妻未久即便身死如是展轉更索餘妻第二第三乃至子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第五 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七恙皆病死由其先世作妻短命業惡嚮流布遂令時人與其著字名曰殺婦時殺婦長者獨居難活更覓餘女至彼女家問其誓事父母報曰豈我今欲殺自女耶遂更思量求諸寡婦諸人答曰豈我今欲殺自身乎長者諸慮覓婦不得遂於妻室斷絕求心即往外道沙門婆羅門及諸雜類梵行人所與之共住長者念曰我父先是屬佛鄔波索迦更復何煩隨諸外道我今宜可與佛弟子而為共住漸申供養終當出家即便數往逝多林中有舊知識問言汝數入寺求出家乎答曰我今無事已是出家何等更作彼問其故報曰我一婦死更取還亡如是二三乃至七世人著字喚為殺婦並由前世惡業所招我自思念父先屬佛更何所之遂即發心投苾芻眾知識報曰雖知如此然於妻室道理終須若無男女宗胤持絕更可求覓諸餘雜類答曰我欲如何但所求者皆云豈我欲殺女耶若余何不求諸寡婦答曰比亦見求彼云我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第五 跋

豈自殺若如是者妙光美女何不往求答曰相師授記通五百人豈令我作姪女舍一切丈夫悲皆捨棄報曰汝有信心誰復輒入唯除苾芻時來過願汝今可問答曰彼多不肯見娶於我報曰彼亦憂勞或相適配長者即去到彼家中彼父見已唱言善來欲何求覓對曰中心有願未敢在言父曰說亦何損答曰欲求妙光以為誓對報言相與即設威禮以女娶之車馬賓迎持歸室內便以家中所有鐸鑪悉皆付與語言賢首我室舊法歸依佛僧此是福田無餘歸趣汝可隨時數申供給答曰善哉我當隨作時彼長者於日中延諸苾芻就舍而食妙光自手常為供養若見苾芻頗容姝好色澤超倫者即記在懷是時長者有緣暫須外出報言賢首我於某處有事須行汝於福田供承莫絕答曰如是長者復去報苾芻曰我有他緣須適餘處唯願聖者於日中就舍受食答言願汝無病我當就食長者行後苾芻就宅是時妙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 第五 跋

第四一冊

五一三

以夫不在於茲前現其姿態作嬌媚相茲若見已各並食訖還至寺中更相告曰仁等知不過失相現今欲如何一人告曰我明不去彼何所為一人復曰我乞食人當行乞食諸人云善茲若明日無一人去後時長青事了歸家問妙光曰聖者福田常來食不答曰一日來食後更不來長者思量豈非此婦於聖者前現嬌媚相彼懼過患是故不來便向寺中懇懇重請答曰我是乞食人可依常法白言聖者我已付知更不同前恐生過患茲若便受彼禮而去便於他日茲若就食長者遂遣妙光入室返繫其戶長者戶外自手授食茲若食時妙光室內生分別想某甲聖者如是足跡如是曹背臂項面目乃至頭頂如是繫念分別便生極重愛染遂被欲火內外燒然遍體汗流奄便命過茲若食訖如常澡漱為說頌已辭之而去長者開戶嘆妙光曰汝可出來我欲共食彼既命終寂無言嚮長者便入見躡于地謂是睡著欲令警覺以手

推摩方知命過悲啼哀慘告家人曰

我是薄福下品之人如斯寶女忽然先棄可報諸親云女身死宗親既聚恚來弔哭推曹懊惱自撲于地或於長者與罵詈言如是紛紛遂便日晚以五色疊裝飾喪輿送至林所是時去林不遠便有五百群賊餘處行盜來此居停路有一人見賊營已遂生是念妙光美女今已身亡四連宗親俱送林所勿此群賊因生過患我宜速去報彼令知到林告曰去斯不遠有五百賊欲至於此君等急去勿令相害諸親聞已咸備喪儀令人守護衛悲投淚各並入城其諸賊旅遂到林傍防守之人隨處巡竄諸賊見種種莊嚴皆共往觀無不驚怖云永共聞見彼容儀雖復神亡儼然如活觀其容貌不異平生共相謂曰斯女妍華昔所未見縱令遠覓此類難求各起涼心共行非法即銀五百金錢置側而去至天曉已四遠聞微妙光雖死餘骸尚得通五百人獲金錢五百諸茲若泉亦復聞知時諸茲若

咸皆有疑詰世尊曰妙光前身曾作

何葉具足光明初誕之時室皆照曜今雖身死通五百人得金錢五百世尊告曰汝等茲若其妙光女前身作葉終須自受果報熟時無人相代乃至一頃廣如上說

汝等應聽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

授為大法王廣如前說當此城中有一婢女名曰賢善顏容端正人所樂見其王親舅先與交通時有五百牝牛人至芳園中共為歡戲各相謂曰我於園中是事皆足唯無少女共作交歡可竟將來眾皆云善欲取誰來皆云賢善即往其所報言少女可至芳園共為歡戲報云若得金錢千文我當共去無者不行答曰且取五百待歡戲罷五百方還女去隨意諸人即與五百報云前去我嚴香花著衣服已後即隨行諸人去後女尋生念我若與彼五百人通得存活不已留五百其欲如何遂起異計王之親舅曾與我交若作依憑或容救濟遂令婢使往詣舅邊作如是語我忽失意於五百人取五百金錢許為歡戲我若與彼五百人通理難存活如其不去倍罰金錢我與親舅先曾得意如何方計得使消通婢到具說舅依王力不令女去亦不還錢于時世間無佛有獨覺者出興于世哀恤貧窮依下卧具隨得而食世間唯有此一福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 第十二 疏

因時此獨覺人閒遊歷至婆羅痾斯求寂靜處欲為安止見五百人一處聚集共見尊者身心俱寂特異常倫此真福田平難遭過宜與供養以拉來因斯共籌量辦好飲食感使滿鉢度奉聖人獨覺常儀口不說法唯現身相令發善心即騰虛空現諸神變於身上下水火流光凡夫見通疾生信敬猶如大樹崩倒全身札彼上人各發弘願我於如是真實福田所申供養以此善根願與賢善婢女假令身死酬錢五百共彼交通汝等慈苦應知往時賢善女者即妙光是昔五百人即五百群賊是由於聖者興供養故復由發願彼之業力於生死中受諸流轉五百生內常與五百金錢共行非法乃至今日妙光婢女其命雖終於彼遺骸還與金錢共行惡事是故汝等當知作業無人代受乃至一頃廣說如前汝等應捨黑雜修純白業如是應學諸慈苦眾聞佛說已歡喜奉行

佛說世尊作如是念由諸慈苦向如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 第十二 疏

是家受飲食時有斯過患諸慈苦日其妙光女由於慈苦起分別想遂令命過是故汝等不應行詣如是人受其供養生斯過失若有慈苦詣如是家生過失者得越法罪

佛在王舍城有一慈苦是修定者彼便報往阿蘭若修習禪思時有魔女生非法心詣慈苦食慈苦不受彼作是語聖者若不見受我當於仁作無益事答言大妹我持戒者汝復何能作無利益彼即對前作不忍聲從是以後常求其便時彼慈苦曾於靜處以衲裹身忽然睡著魔女見已作如是念此即是我報怨之時即擊慈苦向影勝王所住閣上王正睡著即以慈苦放在王上王遂驚覺問言是誰若曰我是沙門問曰是何沙門答曰是釋迦子王曰聖者何故來此彼即以事具向王說王曰何故於此怖難之虞而為居止若我於佛未生信者必於仁處身命不全亦復能令聖教淪喪彼聞語已默然而歸告慈苦眾時諸慈苦以緣白佛佛作是念此由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 第十三 疏

苾芻於怖難處而為居止有斯過患
即告諸苾芻大王形勝善說識嫌是
故苾芻不於如是怖難處而為居止
若有住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身生癰瘰能治
醫王因來見患即便為破有緣別去
不與安藥于時苾芻轉增痛苦時諸
苾芻見其苦痛更相告曰諸君若
有解者可為除苦時有少年苾芻即
便為作醫王自念我向破癰瘰不與
安藥今宜可與即行問曰我為破癰
未與安藥答言已作問曰是誰答曰
是少年者醫王察看知是好藥報言
若於他日我不在時應如是與答曰
我且隨宜權行此法然佛世尊未見
聽許報言世尊大悲必應開許苾芻
自佛佛言若諸苾芻有善醫者應與
安藥可在屏處勿令俗見若敬露處
作者得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淨信婆羅門居
士等來詣寺中問苾芻曰我有如是
病當服何藥并敬何食時諸苾芻不
解醫者一無言答其善醫者亦復生

疑不為陳說時諸俗族不樂而去苾
芻白佛佛言若有苾芻善解醫方應
為陳說此成無犯

緣處同前余時世尊現大神變已威
伏外道憂悅人天所有外方諸非人
眾隨其住處城邑聚落設在世界中
間亦皆俱來詣室羅伐城世尊大師
常為天龍藥叉憍薩羅主勝光大王
勝鬘夫人行雨夫人仙授故舊毗舍
佉盧子母更復有餘諸來大眾飲食
衣服共申供養令諸來者皆得充足
有諸非人亦生愛著咸依此住不還
故居若起欲心即便變形為夫智像
共其婦女而行欲事所生男女作非
人形手足頭面異常人像或有其眼
赤黑或有頭大身短或有綠色純青
或有雜黃黃色其母見已便大驚惶
遂於陰處棄其孩子彼非人父見其
子時為加精氣或有初生之際影翳
人形及其大已作非人像其母亦復
同前棄擲鬼父見時便加養育漸至
成人時六眾見已共相告曰難陀耶
波難陀彼諸黑鉢竊我門徒長養成

人即便將去我今攝殺如是門徒今
諸黑鉢不復牽誘時耶波難陀於日
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便於路次
見黃髮人即作是念如此形儀非黑
鉢所養若出家者我當度脫即便就
彼問言賢首汝誰家子答曰我無依
怙唯獨一身若如是者何不出俗答
曰誰復與我黃髮之人作出家師主
報言賢首大師教法以慈悲為上汝
若能者我當與汝為出家師彼生喜
悅隨至寺中即與出家并近圓事於
數日內教行法已報言賢首汝可不
聞處不養處室羅伐城土地寬廣父
所行處乞食資身以自存活即於他
日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時有女人持
食出施見彼苾芻推背告言誰與仁
者黃髮之類而為出家答曰耶波難
陀耶波難陀報言除彼惡行誰更能
於世尊教法令生過患諸不信者於
衢路中村坊之所共為譏誚沙門釋
子所為非法黃髮之輩亦度出家必
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度如是
人出家有斯過失是故苾芻不度黃

駁告諸葛葛時諸俗旅訶誠宜應法是故必苦不應與彼毀法衆人而為出家若有作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說如是等類不與出家必苦不知何謂毀

法衆人佛言有二種鄙惡毀辱法衆云何為二一謂種族二謂形相言種族者謂家門族胄下賤昇微貧寒賤品客作自活飲食不充或旃茶羅卜羯婆木作竹作浣衣酤酒獵師等類是名種族鄙惡云何形相謂疑有黃青赤白或疑如鳥毛或復無髮或復頭廣長匾或作驢頭或猪狗頭或作諸傍生耳或復无耳或時眼有諸病謂黃赤太大大小等或時眼暗耳聾或時牙齒有病或復無齒或復截根二根下墜風病或復全無或身太廣太細或氣瘦或皮色可惡或時手足不具或疥癩等病斯等皆是大仙所遮不應度脫如有頌言

汝於家勝教具足受尸羅至心當奉持無障身難得端正者出家清淨者圓具實語者所說正覺之所知

特耶波難陀持其黃髮賣與戲兒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七

言若賣髮者得率吐羅底也罪第六門第四子攝頌曰
默索等三同志由將并問大神通大藥刀子下天宮

緣在室羅伐城時具壽耶波離有二求寂一名默索迦二名波洛迦此一相親情懷莫逆一告一曰汝可近圓我於親教并及汝身皆為給侍不令有乏彼聞語已亦如是說時此二人更相護惜竟無一人受近圓者時具壽耶波離請世尊曰大德願得一親教師一屏教師一羯磨師得與弟子二人同時受近圓不佛言得此二誰大佛言無有大小得與三人同受不佛言得此三誰大佛言亦無大小得與四人同受不佛言不得何以故非衆為衆而作羯磨理相違故若如是作者得越法罪世尊此等諸人既同時受無大小者云何致致及為知事人并受利物佛告耶波離此等諸人不應相札若作知事及受利物隨他差與而受之

緣處同前時耶波離請世尊曰大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十

當來之世人多健忘念力寡少不知世尊於何方域城邑聚落說何經典制何學處此欲如何佛言於六大城但是如來久住大制底處稱說無犯若忘王等名欲說何者佛言王說勝光長者給孤獨耶波斯迦毗舍法如是應知於餘方處隨王長者而為稱說若說昔日因緣之事當說何處應云婆羅痾斯王名梵授長者名相續耶波斯迦名長淨隨時稱說若於經典不能記憶當云何持佛言應寫紙葉讀誦受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七



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賤

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第六門第四子攝頌之餘常現大神通事
余時薄伽梵在王舍城羯蘭錫迦池
竹林園住于時國王大臣婆羅門長
者居士城邑聚落所有人民商主之
類皆共尊重恭敬供養大師世尊及
苾芻衆多獲利養飲食衣服卧具醫
藥資身之物然諸外道不蒙王臣婆
羅門等之所恭敬不獲飲食乃至資
身之物時魔王波旬作如是念我於
長夜惱喬答摩不能得便我今宜可
於諸外道而為惱亂是時六師瞞刺
擊等非一切智作一切智憍亦於王
舍城依止而住魔王波旬即便化作
瞞刺擊形往末羯利瞿舍梨子處即
於其前現諸神變身出水火降雨雷
電時末羯利瞿舍梨子問言瞞刺擊
汝能成就如是希奇殊勝之德答言
我證如是復往珊逝移陞刺知子處
復往阿市多難舍甘跋羅處復往脚
拘施迦多演那處復往胆揭爛陀慎

若但子處皆於其前現諸神變身出
水火降雨雷電

又復變作末羯利瞿舍梨子形皆往
其處即於其前現諸神變身出水火
降雨雷電彼皆問言末羯利瞿舍梨
子汝能成就如是希奇殊勝之德答
言我證

又復變作珊逝移陞刺知子形皆往
其處廣說如前乃至答言我證次復
變作阿市多難舍甘跋羅形如前所
說次復變作脚拘施迦多演那形次
復變作胆揭爛陀慎若但子形皆於
其前現諸神變身出水火降雨雷電
彼皆問言汝能證得如是希奇殊勝
之德答言我證見是事已彼皆自作
如是之念彼並具大威神有殊勝力
除我一人無斯威德彼於異時此六
大師在唱誦堂悉皆聚集共為議論
咸作是說我等昔時皆為國王大臣
婆羅門居士商主之類皆共尊重恭
敬供養多獲利養飲食衣服卧具醫
藥資身之物我等今時無復如是恭
敬供養飲食衣服悉皆斷絕然而沙

婆沙二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第三張 賤

門喬答摩為諸王等恭敬供養資身
之具悉皆豐足諸人當知我等應以
神通道力嘆沙門喬答摩今來共我
捕上人法若喬答摩現一神變我當
現二彼若現二我當現四彼若現四
我當現八彼若現八我現十六彼現
十六我現三十二但是喬答摩現上
人法我皆二倍三倍勝彼所為時彼
六師諂影勝王所玩願王已作如是
語大王當知我等具大神通有大智
慧沙門喬答摩亦復自稱具大神通
有大智慧願王聽許以智慧者共智
慧人捕量神變上人之法若其沙門
現一變時我當亦現二倍三倍神通
之事若彼行至半路之時我等就彼
亦行半路共捕神通時影勝王答六
師曰仁等雖活死屍无異因何能以
上人之法嘆如來耶彼聞是語皆辭
而退

後於異時王出大城為礼敬故往至
佛所六師遂於中路見影勝王作如
是語廣如前說請捕神變王曰兩度
來說事不可追若更言者擒汝出界

按本說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第三張 賤

彼便默去至住處已復還共議仁等當知王於沙門深生敬信此不可期憍閃毗勝光大王為性中平无有阿曲眾所共聞若喬答摩向彼城者我等受其捕神通力後於異時世尊隨緣出王舍城往室羅伐漸次到彼住給園中六師外道亦隨後至既停息已詣勝光王所為呪願已作如是語大王當知我等有大神通具大智慧沙門喬答摩亦常自謂有大神通具大智慧願王聽許以智慧者共智慧人捕置神變上人之法若其沙門現一神變我當現二如是乃至三十二倍廣如前說若彼行至半路之時我等亦行半路共捕神通時勝光王答六師曰若如是者仁等且住待我白佛時王即從世尊所禮雙足已在一面坐合掌恭敬請世尊曰外道六師欲以神通上人之法命召世尊捕置道德唯願慈悲降伏外道慶悅入天令信心者歡喜踊躍其不信者滅罪惡源大師聞已告勝光王曰大王當知我於聲聞弟子作如是說汝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第四品 終

苾芻勿於來往沙門婆羅門長者居士等前現其神變作上人法然我於諸弟子說如是法汝等苾芻於勝善法應須掩覆罪惡之事發露為先時勝光王如是再三勸請世尊世尊無三還如是答佛告大王佛有五事必定須作云何為五一者未曾發心有情今彼發起無上大菩提心二者久植善根法三太子灌頂授記三者於父母所令見真諦四者於室羅伐現大神通五者但是因佛受化眾生悉皆度脫

亦時世尊復作是念古昔諸佛皆於何處現大神通見在室羅伐城復念何時大眾雲集見七日後如是知已告勝光王曰三今應去觀機應會我當作之王曰欲在何時佛言待七日後三禮佛足奉辭而去便詣外道處告言仁等當知七日之後如來為眾現大神通仁等若有所為事者隨意應作外道聞已展轉共議沙門喬答摩或可逃寬或竟已明我等諸人欲何所作共相議曰沙門必定求覓已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第三品 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六 第六品 終

相即辭而去遂便詣一寂靜之處共為議曰何處更欲覓我朋派一人告曰於某城內有一五通宜可就彼共為計策必當相助一人報曰彼無刀能現諸神變然於雪山寂靜之處茂林清池花果繁實松風吐韻好鳥和鳴彼有五百仙人依止而住其中多是證得五通我等宜可詣彼共議既至彼處相問訊已自言仁等與我同修梵行我等今欲喚彼沙門喬答摩共指神通上人之仁與我等為伴助不彼皆答曰斯為善事我願共成大集之時應現異相見我相時即行相助

余時六師敬奉其說辭之而去後於異時勝光王有異母弟王子名曰哥羅整眼香鬘具諸瓔珞於王宅邊近城而過王之內人在高樓上見哥羅去愛其美貌便以花鬘遙擲王子花墮肩上餘人共見有怨惡者見是事已遂白大臣臣白王曰王子哥羅於王內人有私情好王聞造次初不詳審即令大臣則其手足彼承王教將

詣市中令魁膾者截其手足時彼親族及諸人眾皆共悲啼驚其苦切圍遶而往時有外道在傍直過王子諸親請外道曰哥羅王子被王所瞋截其手足足仁等頗能以實語力令此王子所截手足平復如故耶外道聞已默然無對尊者阿難陀因行乞食亦來此過諸親報曰王子哥羅被截手足聖者頗能令其平復同昔日乎尊者答曰君等且住待我白佛還來相報諸人聞已生大歡喜作如是語王子今時還得壽命時阿難陀即便疾去往迦多林置鉢飯已詣世尊所具陳上事佛告阿難陀汝今宜去令彼眷屬以王子手足如舊安置然後方以實語請之應如是說真實之語所有眾生無足二足及以多足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元想非想非非想如來於中寂為第一所有諸法若有為若無為無染欲法寂為第一所有大眾群類聚集然於其中佛聲聞眾寂為第一所有戒禁精勤苦節修持梵行清淨聖戒寂為第一此之實語

若不虛妄當令王子哥羅所截手足平復如故

時阿難陀聞佛說已自言世尊當如是作禮佛足已即便往彼哥羅之處令其眷屬以彼手足如舊安置時阿難陀如佛所教以實語請之作如是說所有眾生無足二足等廣如上說乃至清淨聖戒寂為第一此之聖言無虛妄者即可令此王子哥羅所截手足平復如故作是語已王子手足即便平復時諸人眾見是事已悉皆踊躍出大音聲歡未曾有尊者阿難陀勝諸外道即將王子往詣佛所禮雙足已在一面立白言世尊大德此是王子哥羅于時王子亦禮佛足在一面坐余時世尊順其根性意樂差別而說法要王子聞法證不退果并得神通時勝光王聞尊者阿難陀為哥羅王子說實語力手足如故即詣哥羅所告言王子汝客怨我答言客怨王曰哥羅可來歸舍答言大王我已離欲今於此住奉侍如來不應歸故王言善哉隨情所作時王即為

於一林中造經行處即於中位以彼支節分分相連即名山林為分林時勝光王往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自言世尊若佛許者始從城門至逝多林所作現神通舍佛言任作王即造舍塗拭修營張設百千殊妙幢蓋灑以香檀香水散以元價名花懸諸彩幡飄颻可愛金珠曜目寶鏤和鳴燒海岸香烟雲成蓋猶如初利歡喜之國為佛世尊即以金銀琉璃頗梨瑪瑙種種莊校盡世希奇微妙莊嚴寶師子座時彼外道鄒波索迦亦各隨力為彼六師造其六座皆以外道而為侍從在前居座遣使報王大王當知我等已至可嘆沙門喬答摩王聞告已即與中宮及三大目并諸城邑遠近人庶悉皆共詣神通舍所王告使者摩納婆曰汝往禮佛當傳我語請問世尊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力安不作如是白此諸外道並皆集會願佛知時使者摩納婆受王教已往詣佛所問安隱已在一面坐自言世尊勝光大王頂禮佛足請問世尊

法華經疏卷第六

第十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力安不佛言願彼大王及汝自身無病安樂摩納婆目勝光大王作如是白此諸外道並皆集會願佛知時佛告摩納婆汝可云

今時世尊以神通力加被摩納婆猶若鶡王舒張兩翼上昇虛空往神通舍時諸大衆見乘空來悉皆踊躍歡未曾有王見希奇深心敬信告諸外道曰如來大師已現神變仁等次第可現希奇彼言大王今既元過大衆雲集設現神變未知是誰為是沙門為是我等時哥羅王子以神變力往香醉山取波種種奇妙林樹花果資繁好鳥和鳴隨樹而至於神通舍北面安置三見是已特生希有告外道曰如來大師已現神變仁等次第亦可現之彼言大王豈不前言今既元過大衆雲集設現神變未知是誰次有貧人蘇達多長者以神通力於三十三天取如意樹於神通舍南面置之王見是已倍生歡悅告諸外道曰如來大師已現神變仁等可為外道

法華經疏卷第六

第四一冊

五二一

答曰大衆既多誰知勝負我及沙門未能分別時有百千遠近方國種種人民悉皆集會於虛空中有百千億諸天大衆亦皆雲聚樂觀神變余時世尊變出房外淨洗足已復入房中就座而坐火光定遂於門鉤孔中出大火光至神通舍悉皆火著諸外道言大王此是沙門現神通事所住堂舍皆被火燒燬彼沙門來滅其火王聞默然竟不能答懷憂而住如是勝勝夫人行雨夫人仙授故舊給孤長者毗舍佉母更有諸餘淨信之類及處中人悉皆驚愕諸外道師并彼弟子見大火然悉皆歡喜時彼火光咸悉遍燒神通之舍除其塵垢皆令清淨光明更甚一無所損自然火滅由佛神力及天力故時王見已倍發歡心如死重蘇便命外道曰如來大師已現神變仁等今可出已神通彼便默然任顏無對

余時世尊遂便作意即以右足踏其香殿西方名佛所住處為佛座俱如佛香殿是香供知是金此是香空香空香殿之義不可細細詳說故但略其所以性之殿即如此方王階階下之殿然名

法華經疏卷第六

第十一

高麗堂佛殿者斯乃
不顯而示之意也

是時大地六種震動繞動正動極動
繞震正震極震東踊西沒西踊東沒
北踊南沒南踊北沒中踊邊沒邊踊
中沒由斯大地普遍動故於雪山內
五百仙人見瑞相已悉皆驚覺共相
謂曰彼同梵行者現斯瑞相我等宜
行即便進發世尊為彼所化生故便
放金色微妙光明從世尊所至五百
人於此中間無不明照時諸仙人遙
見世尊圓光妙彩如寶山王千日
輝莊嚴具足三十二相照耀金軀八
十種好隨形炳飾時彼諸仙見佛相
已心便澄定如久習禪如無子得子
貧人獲寶如樂王者受灌頂位亦如
有人宿植善根最初見佛時諸仙人
既至佛所禮雙足已在一面坐亦時
世尊依彼根性隨機差別順四諦理
而為說法彼聞法已以智金剛杵摧
二十薩迦耶見山獲頓流果既見諦
已即從座起合掌恭敬白言世尊我
於佛所願得出家并受近圓成茲苦
性於大師所而修梵行今時如來即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六 第三十條

命善來茲茲可修梵行於佛言下疑
疑自落如曾刺疑已經七日法服著
身瓶鉢在手威儀具足如百歲老翁
即如法教授彼自榮勵精勤不怠摧
五趣苦輪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廣
說如餘乃至帝釋諸天所共敬重余
時世尊與此五百仙人羅漢茲茲及
餘茲茲眾天龍八部前後圍繞往神
通舍於大衆前昇師子座時有鄒波
斯迦名神仙母來詣佛所自言世尊
唯願大師勿煩神慮我自與彼外道
之類共搆神通現上人法伏諸外道
慶悅人天令敬信者心得歡悅其不
信者為結因緣佛告神仙母曰无煩
汝意汝雖有能得與外道共相摧伏
現神通事然諸外道作如是說非沙
門喬答摩能現神變但是聲聞女人
現如是事作上人法汝今應坐時貧
蘇達多長者求寂准跪求寂女提鬚
蓮華色茲茲巨更有無量諸神通者
皆詣世尊同前咨請佛如前告令其
復坐時大目連合掌向佛自言世尊
願勿為慮我共外道搆其神變現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六 第三十條

人法摧伏外道增長人天佛告目連
知汝有力能摧外道然彼外道作如
是說非沙門喬答摩能現神變但是
聲聞大目連有斯威德能現神通
共我為敵汝宜復坐佛告勝光王曰
誰請如來共諸外道搆神變時三
即起偏露右肩合掌向佛自言世尊
我今請佛共諸外道現其神變上人
之法降伏外道慶悅人天令敬信者
倍復增長其未信者作信因緣今於
未來沙門婆羅門人天大衆皆蒙利
益長夜安樂佛受王請默然而住王
知受已復座而坐

余時世尊便入如是勝三摩地便於
座上隱而不現即於東方虛空中出
現四威儀行立坐卧入火光定出種
種光所謂青黃赤白及以紅色身下
出火身上出水身上出火身下出水
如於東方南西北方亦復如是現其
神變既現變已即還取攝於師子座
依舊而坐佛告王言此是諸佛及聲
聞衆共有神通大王誰請如來對諸
外道及人天衆當現無上大神變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六 第三十條

王從座起還復同前作如是說我請
世尊為諸大衆當現無上大神通事
降伏外道廣說如前佛便默然王知
受已復座而坐令時世尊便以上妙
輪相万字吉祥觀其指謂從元量
百福所生相好莊嚴施无畏手以摩
其地起世間心作如是念如何諸龍
持妙蓮花大如車輪數滿千葉以實
為蓋金剛為鬚末至於此諸佛常法
若起世俗心時乃至現蟻亦知佛意
若作出世心聲聞獨覺尚不能知况
會獸類及以諸龍能知佛念時彼龍
王知佛意已作如是念何因世尊以
手摩地知佛大師欲現神變湧此蓮
花即便持花大如車輪數滿千葉以
實為蓋金剛為鬚從地踊出世尊見
已即於花上安隱而坐於上右邊及
以背後各有元量妙寶蓮花形狀同
此自然踊出於彼花上一一皆有化
佛安坐各於彼佛蓮花右邊及以背
後皆有如是蓮花踊出化佛安坐重
重展轉上出乃至色究竟天蓮花相
次或時彼佛身出火光或時降雨或

如來觀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放光明或時授記或時問答或復行
立坐卧現四威儀佛神力故假使童
兒亦能現見如來影像令時世尊現
神變已勝光大王及內宮女王子大
目及諸城邑他方遠客無量百千元
數大衆悉皆雲集瞻仰神通目不暇
捨於虛空中亦有無量百千諸天大
衆共觀神變不改威儀恭敬供養情
無窮皆慶慶皆有鼓樂音聲盡長
鳴歌僊遊發假令禽獸亦皆歡喜各
出音聲鳥鳴象吼駝叫牛鳴孔雀
鸞各為哀響人天大衆觀佛神變歎
未曾有時彼諸天於虛空中奏諸天
樂亦散衆花所謂鉢頭摩花拘物頭
花分陀利花曼陀羅花以天沉水栴
檀香栴及以諸香悉皆散布以天妙
衣及人間上服綰紛而下令時如來
廣現如是神變事已為欲調伏受化
有情故說伽他曰
汝當求出離於佛教勤修降伏三死軍
如鳥摧草舍於此法律中常為不放逸
能竭煩惱海當盡苦邊際
自餘所有衆多化佛一時宣說如是

如來觀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二十六 第二卷 戒

伽他

日光若未現 燄燄粗舒光 曠輪上太虛
燄火從斯沒 如來光未顯 外道出希奇
佛光照世間 降伏師弟子
令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所有神變汝
等憶持大神通事今將隱沒說是語
已神變皆無時勝光王告六師曰大
師世尊已現神變仁等今者可作神
通時外道瞞刺拏無所答即便以
肘觸末羯利瞿舍梨子如是向末展
轉相觸乃盡六人竟无一人敢為應
對再三王命今現神通時彼六師還
相禁觸同前默然縮項低頭如入深
溝竟無酬酢時金剛手大藥叉主作
如是念此六瘡物久惱世尊須作方
便令其改性更不敢然悉皆逃竄作
是念已即放猛風雨電交注彼神通
舍隨處崩摧外道邪徒並皆離散或
有驚怖入山穴中林樹草葉潛藏而
住或入天堂祠室抱腹懷憂佛神通
舍一無傾動令時世尊觀是事已說
伽他曰
衆人怖所逼多歸依諸山園苑及樹林

如來觀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二十六 第二卷 戒

制底深蘊處此歸依非勝此歸依非尊
不因此歸依能解脫眾苦諸有歸依佛
及歸依法僧於四聖諦中恒以慧觀察
知苦知苦集知永起眾苦知八支聖道
趣安隱涅槃此歸依最勝此歸依最尊
必因此歸依能解脫眾苦

今時世尊觀諸大衆根性差別隨眠
各異為其說法令彼聞已無量百千
億數大衆得殊勝解或得初果二果
三果阿羅漢果或有發聲聞菩提心
或有發獨覺菩提心或發无上菩提
心於大衆中所有衆生皆悉至心歸
向三寶世尊為彼大衆說法亦教利
喜所作事了從座而去時有瞢刺擊
等弟子與其師主在於一處問其師
曰鄒波駄耶何者為實時諸六師各
生欺誑共相調弄作如是語世間是
常此為實事又有說言无常是實又
云亦常亦无常又云非常非無常是
謂為實又云有邊无邊又云亦有邊
亦無邊又云非有邊非无邊又云身
中有命又云異身有命又云死後有
我又云無我又云亦有我亦無我又

按說初有部等取諸事卷三六 第九卷 賦

云非有我非無我唯此是實餘皆虛
妄雖說此語惜多耽憊但頭俯仰憂
火燒心欲求水飲便往池所於其岸
路有一黃門見而說頌

汝今獨行何處去 狀同相觸折角牛
釋迦妙法不能知 亦如野牛隨處走
時瞢刺擊聞此頌已亦便說頌

无常在我目前行 我身無有強健力
諸有輪迴受苦樂 我今解脫求安處
日光極熱吐炎暉 我今身心並疲倦

汝當無諂互相報 何處得有清涼池
黃門聞已復說頌曰

近此即有清涼處 鵝鴨鮮花皆遍滿
汝是極惡生盲者 不見芳池共相問

瞢刺擊復說頌曰

汝今非男亦非女 向池之路不相教

我速須往覓清涼 求歇身心諸熱惱

時彼黃門教其已瞢刺擊即詣池

所既至池已以沙玢繫頸入水自沉

因即命過時彼弟子更相問曰仁等

頗有見我鄒波駄耶不皆去不見又

相問曰仁等頗曾見鄒波駄耶有所

說不一人答曰見說世間皆常唯此

按說初有部等取諸事卷三六 第二二卷 賦

是實餘皆是虛又云我說无常又云
亦常亦无常又云非常非無常又云
有邊又云無邊又云亦有邊亦无邊
又云非有邊非无邊如前具說時諸
弟子共相謂曰仁等應知所有言說
悉並不同我今宜可覓親教師問其
實事即便求覓於其中路見童女來
伽他問曰

賢首汝頌見瞢刺擊大師不將衣覆身
立地手中金

童女答說即以伽他而答之曰

彼是地獄人 屢手從他乞 手足皆白色

見在水中沉

弟子亦以頌答

汝勿作是語 斯為不善說 以法作衣裳

今尼佉法注

童女復答

露體人間行 誰將此為智 今他衆共見

了无羞耻心 覩面露身形 便將此為法

毗沙門王見 刀割定无疑

時諸弟子聞是語已默然而去即詣

池所見其師主以沙玢繫頸沉沒而

亡弟子之中有樂成者共作是說此

按說初有部等取諸事卷三六 第二二卷 賦

事是實餘皆虛妄亦以沙尹繫頸自
沉而死所有餘衆並皆四散依止遠
方佛現如是大神變已人天大衆志
皆歡喜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六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七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六門第四子攝頌之餘明大藥事

尔時世尊以其無上神通變化利益
之法降諸外道皆令退散默無所說
逃竄邊方時諸苾芻見是事已咸皆
有疑詰世尊曰如來大師以神通力
然正法炬摧妄見幢降伏邪徒實成
希有善哉大聖不可思議能作如是
大利益事世尊告曰汝等應知如我
今者已捨三毒具一切智得大自在
到於彼岸獲無上果調御丈夫為人
天師今彼退散未成希有何以故我
念過去未離染欲瞋恚愚癡生老病
死憂悲苦惱具纏縛時尚能降彼六
師眷屬不敢酬答逃竄邊方乃至淪
沒汝等苾芻宜應諦聽乃往過去有
鞞提離國王名善生以法化世廣如
餘說時王夫人容貌端嚴王極愛寵
及一子人皆樂見此子福力於其
國中風雨順時穀稼豐稔飲食易得
經三七日乃命親屬方為立名王作

是念此兒生已飲食易得應與此兒
名足飲食即以此子付八養母如法
供給至年長大世間技藝悉皆通達
勇健忠良人無過者彼大夫人恃子
之勢頗生怠慢王有教令多不順從
王由是事每有憂色時大目等見三
不悅白言大王何故似懷憂悵王即
為目具說其事目曰若如是者何不
更娶調柔具賢德者令大夫人漸亦
和順王曰於何處取目曰隣國王女
宜可娶之王曰彼有宿嫌如何娶娶
目曰善作方便令彼相親王且安心
目往觀察大目即去見隣國王既至
彼已問其誓事彼王聞已報大目曰
若作誓姻可先立要我女生子立作
儲君不相違者我當妻與大目答曰
伏從王命王曰卿可還國報彼王知
許斯要者重來相見答曰報國太子
皆由大目既有誠言敢有差二遺信
白王時王聞已備禮迎歸情甚相得
王曰此女調柔極相恭順問言今何
所欲即便合掌白言大王若賜願者
我若生子請作儲君王聞是言遂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七

憂惱作如是念今此所求我若許者足食王子勇健忠良多閑技藝容貌超絕舉世無雙去何奔此別有建立我於今時誠難取捨未即相答于時大目觀王容色知有憂念自言大王何故憂色三便以事具告大目曰此不足憂我先求督已共立要今隨所欲勿問彼情未審夫人非石女不設今生者男女未知彼所願求王今宜順王告夫人隨汝所願於後不久夫人生子端正異常三七日後方與立字諸親共問今此孩兒欲立何名王曰此子未生已求王位應與立字名曰求王付母八人令其供侍年漸長大仍未策立夫人本國惟王違信即遣使人來報王曰先有盟要我女生子立作儲君今正是時請存言信若不余者我嚴四兵必相討伐王聞驚怖計無所出生大憂愁目曰王何憂色王即具告目曰言大王更無餘計宜立求王以為太子足食王子宜即可除王曰不應如是作非法言我曾聞有煞父之子未曾見說殺子之父此

檀經有部經卷第七 第三卷

不仁事非我所為目曰不能殺者所為殘害王曰此與斷命事亦何別目曰如其不然請速馳擯王曰善人無罪何事遽逐目曰欲求其過豈不易得然此王子且立儲君太子足食自當知也時王即便選擇吉日立彼求王以為太子足食知已遂作是念王棄於我住必見誅遂詢其母具陳此意我今欲向半遮羅國冀延形命母聞是語心如箭射前抱兒頸驚惶悲涕即以伽他告其子曰汝本坐卧高林褥所著衣服並鮮華去何獨去向他方盧末寢地能存活汝比時覺常安隱涼宮綺觀任遊從去何寒熱胃肌膚野外飄零獨辛苦王宮為馬任乘騎珍華美膳隨時食上妙衣服袪寒暑云何奔此徒窮林鼓樂歌恒遍奏能令聽者悅心神衆人敬仰鐘隨從汝獨懷憂欲何去王子答曰誰恒受安樂誰復常艱苦厄屈人皆有倚伏必相隨苦樂更迭變常如星演迴會合憂苦生世法皆如是

檀經有部經卷第七 第四卷

是時王子以如是等悲苦言辭白其母已即便辭去往半遮羅將至彼國苦於飢渴遂往路邊樹下停息四顧茫然偃卧而睡時半遮羅大目因有行次至王子所察其儀範有異常倫佇立久之觸令睡覺問曰汝是何人誰家之子答曰我是鞞提醯國王之子名足飲食報曰何故來此王子即便以事具答近知已引至王所白言大王此是善生王子名足飲食其父立少廢長出奔於此王遂笑問于時王子具以緣白王既聞已悲喜交集歡喜慰喻廣賜封邑以女妻之未經多時生一男子容儀可愛衆歡希奇誕生之日令王國中飲食易得乃命宗親與其立字此是足食三子之胤纔生之後多足飲食應号此兒名多足食王付八母令其購侍後既長大才藝遍通足食王子尋便殞逝妃常追悼悲不自勝王見如是即便念曰女人之性皆念丈夫我今宜可改醮大臣并急隨去既至彼家歡懷得意近大臣家有難妬宿相師見已作

檀經有部經卷第七 第五卷

如是語若其有人食此雞者當得為王大臣聞已不問相師便殺其雞謂其妻曰汝可營膳待我朝還夫人即令烹煮時多足食從學堂來不見其母為飢所逼見有沸鑪便作是念我母未來暫觀鑪內有可食不遂見雞頭即便截取以充小食母既來至問言食未答曰且食雞頭母即與食令歸學所大臣既至去我須食夫人與肉不見雞頭即問其故答曰見果食說臣作是念為全食肉方得為王為少亦得既生疑念便於行路訪問相師見而告曰仁於先時作如是記若食雞肉便得為王為當全食少食亦得答曰雞不全食食頭即得若其有人已食雞頭若殺彼人取頭食者亦得為三大臣聞已便作是念可殺此兒取頭充食若母不知此事難作先當問母其意如何後因語次戲問妻曰夫主與子欲誰為王其婦聞說遂主猶慮作如是念我今若道以子為王此人即便奔擲於我今時宜可順彼為言答曰寧使夫主為王此之女

櫻桃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第六

人聰明解慧豫審先機去此大臣為雞頭故欲殺我子今正是時須為防護可共豫計勿使身危即於屏處報其子曰汝食雞頭父欲相殺可捨此國向朝提醢彼即是汝祖宗舊履親烟眷屬並悉現存汝若至彼必受安樂子聞告已俛仰辭母往朝提醢欲至彼城於一樹下因乏而賒于時求王身嬰重病因即命於彼國舊法若未立嗣王靈輿不出三元後嗣不知立誰時諸羣臣咸皆訪問誰堪為主我今欲立時大臣等於樹陰下見彼大夫瓌偉異常人間罕匹日光雖度樹影不移眾人共觀咸歎希有此善男子妙相端嚴更無過者樹影留覆因是非凡可觸今寤彼既覺已同諸人曰何故相驚答曰仁合為三故相覺耳報曰覺王之法豈合如然諸人問曰其法如何答曰先奏美音漸令覺悟群臣聞已作如是念此非貧子定出高門即共問曰仁住何方誰家之子

櫻桃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第七

了三高聲奕亮自述祖宗告諸人曰我昔先三名曰善生子子足飲食我其兒名多足食時六大臣聞是語已皆生踊躍咸云我等今者還得本王威德威儀廣陳音樂千軍萬眾從入城中灌頂稱三化洽黎庶舊多足食斯名遂隱由宗重起子曰重興年幼為三諸目見傍所有勅令多不奉行王於暇日出城遊觀聚落居人並皆存問此等是詐所管封邑答曰咸是其甲大臣所有便生念曰城邑聚落咸屬大臣我雖是王但有宮闈及食而已自餘國產並皆無分有乎國憲將如之何時有天神知王所念空中告曰王不須憂於此國中有一都處名曰滿財城內有人名曰圓滿當生一子子為大藥成立之後與王共理臨機制斷無遠不伏王極快樂垂拱安神時三令使往滿財城訪問圓滿為有為無若其有者應觀彼妻為有娠不使者受命即往尋求見其夫主問婦有娠使還奏曰是事非謬彼婦懷娠王既聞已即令使去召圓滿

櫻桃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第八

來善言慰喻即以城賜為封邑告
日汝婦有娠好須養護勿令傷損月
既滿已便誕一男形貌端嚴世間无
比三七日後欲為立名諸親議日未
知此兒欲作何字母便告日我抱宿
跡遍問諸醫雖進湯藥竟无瘳損及
懷此子病苦即除宜與孩兒名為大
藥母說頌日

於諸患苦中大藥家為勝此是藥中妙
可名為大藥

後時其父有擎大藥詣池澡浴於其
道上見有魚骨謂是寶珠蹠之令出
大藥報日

見地有魚骨脚蹠謂真珠自業不肯修
強覓他遺寶他所弃魚骨斯非是寶珠
豈有毗沙門弃珠於道上

父將大藥既至池已置於岸上脫衣
入水見白鶴鳥在荷葉上便作是念
我取此鳥即欲前就鳥遂高飛大藥
報日

鳥居荷葉上見父已高飛无宜更近前
欲取他生命

又於他日肩持大藥往涼伽河方為

檀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律卷第三十九 第九經 藥

洗浴既至河所置兒岸上脫衣入河
有大鋼鈴隨流東下時有白鵝蹠蹠
其上父見生疑不知何物顧問其子
大藥報日

疎伽東注下鋼鈴隨流去白鵝居在上
斯非是餘物

又於他日同前澡浴持大藥去置於
岸上時有澡瓶及草隨流浮去鳥居
其上大藥同前以頌白父是時大藥

既漸壯年與諸童子一處遊戲眾共
識日我等元主可尊大藥為王大藥
立已揀諸童子將為輔佐從是之後

朋黨日多時有老婆羅門娶得少婦
客遊他鄉隨路而去時婆羅門行趣
葉薄欲為便利有一虛人來問女日

彼是汝父耶祖耶女日非父非祖乃
是我夫虛人報日汝無著恥不愧友
朋於此世間美妙丈夫遍滿大地豈

可不見因何逐此老婆羅門汝此容
華虛令喪失宜應弃彼與我為妻當
彼老公來誨誨者於大眾所引我為

夫其女受言即與虛人隨路而去時
婆羅門就池洗已覓婦不得登高口

檀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律卷第三十九 第九經 藥

聖見人將去即便急走至其婦所捉

一手牽時彼虛人亦牽一手婆羅門
日汝偷我婦虛人日我能設誓此是

我妻元非汝婦因生鬭讎各相牽引
少年怨力女被將去時婆羅門自知
无力莫有相助行於曠野大叫高聲

云賊劫婦是時大藥與諸童子戲野
林中聞彼大叫失婦之聲時諸童子
報大藥日仁既稱王有斯非理叫云

失婦何不相救大藥聞已即令諸童
子執彼三人問言向爭何事婆羅門
日我老无力被賊劫婦賊日此人長

語實是我妻大藥問女誰是汝夫彼
便指賊此是我夫是時大藥見婆羅
門推胃懷愧自擗于地即便伺察驗

彼真虛問少年日汝於何處得此婦
來答日從妻舍來問日有何飲食答
日肉羹及飯加以清觴大藥日若如

是者我觀其食以辯真虛即令以指
挾口竟无一物空見流涎問婆羅門
日尔從何來答日從婦家來所食何

檀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律卷第三十九 第九經 藥

已知少是賊劫彼老妻即與重拔掘地為窰埋之齊咽以孔雀膽書其額上作如是字諸有偷婦賊者准此科罪如是乃有偷牛羊等數有五百皆悉同此而為治罰

時重與王現有村城皆被六目之所控執王作是念我今力弱將欲如何遂憶大藥思與相見不告諸臣整軍而出往滿財城欲看大藥途經險阻聞有大叫遙觀求覓不見有人王之左右周旋顧察見五百賊埋身出頭即報王知讀其額字去皆是賊王見此事問言誰苦楚汝諸人答曰此是大藥童子准法而作不罰元辜王聞釋善起悲愍心遂便釋放是時大藥及諸童子聞王軍至隨處而住時滿財城所有人眾聞王欲至悉皆營辦吉祥之物金瓶持水幢蓋幡旗出城迎候王慰問已問言圓滿之子名曰大藥今可速來父曰王曰童子幼小未堪奉命王曰可令前進父便引見王見童子嘉其容儀雅麗兼有勇略之手以其尚小不任委寄且留付父

樂聖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之七

第七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迴軍都邑至本城已作如是念我今可試大藥童子智策才術即令使往語曰滿曰汝可以砂投繩長一百肘速遣將來圓滿聞勅極大驚怖深懷憂惱作如是念我自生來未曾聞見如是之事以砂作繩憂惱而住大藥見父問曰父何憂色答曰我未曾聞如是之事王從我索砂繩百肘以此方便加罪於我大藥報曰使人何在令我得見傳語奏王父令使見大藥報曰仁當為我奏大王曰父陋小目寡聞少見又無智策仰測天心未審大王須何色繩王慶帝都朝多勇人請垂一肘以據亦人非直百肘短繩千尋亦應可辨使去白王具陳其事王曰此是父說為子言乎對曰是大藥語王既聞已生希有心憶彼天神所言是實當令我國霸王可期後於異時王復令使往彼城中遣其作飯熟可將來又告曰其穀不得曰內春搗亦不令一粒米碎不居室內不在於外悉煮之時非火非元火將飯來時不行於道不於非道不得步

樂聖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之七

涉亦不乘騎勿令見日復不在陰擊飯之人非男非女使持王命至滿財城使命圓滿共相慰問具以王教告彼令知聞更驚惶憂惱而住大藥見憂進白父曰何故憂色父遂具告大藥曰此不足憂我當盡辦即取稻穀多集諸人令一一粒以指搗糠米元有碎既辦得米便求煮處即於門外簷下安釜煮之上赫日光傍以火炙其飯便熟持飯去時告使者曰汝可一足履道一足踐糞所持飯器置於頂上蓋踈布傘非日非陰一足著鞋一足徒跣此即非步非乘使用閭人便是非男非女持飯至已進入奉王王問使者彼皆具答王聞大喜是誰所為答是大藥王極驚為噫謂使者曰大藥謀略深遠有大智慧善閑法式觀其計策實為王佐之才

樂聖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之七

第四一冊

五二九

寧得不憂三索園池如何將去大藥
日父不須憂我皆為辦令王歡喜即
報使曰既奉王命敢不遵行但為此
處園池長白荒野進止法式皆未詣
知若至都城恐有輕觸伏願大王降
一小園暫來相引隨後而去此事可
成使還具奏王曰是誰之言答言大
藥三倍驚歎實為希有

後於異時復令使去送特牛五百令
彼養飼專供乳酪勿令事闕使至具
報圓滿喜悅大藥見父同前問答父
曰寧得不憂三還特牛令供乳酪既
求非所得之尤由若不遵王命致招
重罰大藥曰請父勿憂我思其計令
王聞已不微乳酪即召父子二人具
教其事決向王城伺王出時相去非
遠以大木五盃繫於父腹上以裙覆宛
轉于地啼哭呻吟汝以香花告諸天
眾於十方處咸請護持願令我父產
生安隱既受教已父子相隨至王都
處見三欲出去之不遠如所教事次
第皆作子啼出聲告四天王曰願降
慈悲得令我父三安隱王聞其聲

法華經卷第二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七 第五十七

令使往問何故出聲使見一人宛轉
于地其腹甚大號叫出聲子以香花
告諸天眾使人問曰汝何所為答曰
我父欲產不能安隱為此悲啼請天
擁護使迴白王王喚父子問作何事
即具報王我父欲產不能得出是以
悲啼王聞笑曰我未曾聞丈夫生子
其子曰曰誠如王言王知丈夫不合
產孕何故付五百特牛令彼圓滿供
於乳酪王頗曾聞特牛生子既元兒
子乳酪何來王笑言曰是誰之計使
日皆是大藥王瑩其智後於異時王
與大目共相議曰大藥多知少有傳
類更以餘事試察精神即送一驢令
圓滿養護勿以纏繫不置室中不餓
刈草隨處而放使到彼城驢付圓滿
具告其事汝應善養勿令損失如不
依教當罪汝身圓滿聞已喜笑前射心
作如是念此之難事天无奈何況當
人也大藥見父問答同前報曰父不
須憂我皆為作即於晝日暗中放牧
夜入宅於迦露處既元纏絆其事
難為專勒二十一人夜中看守一足

法華經卷第二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七 第五十七

之下各配五人一人乘之更遞掌執
終而復始王令人密察如何看守使
報其事王曰若如是者驢无走路如
何如罪大目曰可勒乘者於夜睡時
乘驢潛遁勿使人知彼皆隨作諸防
守者至天曉已報圓滿言驢已失矣
既聞告已恐喪形命憂惱燒心大藥
知已作如是念如稍寬縱設計可成
臨急相迫情懷恐懼告其父曰略有一
計為之稍難若父不憚者懃當希
免罪父曰但令免死餘復何辭大藥
即便剃父頭髮以為七道仍以青黃
赤日彩色塗身令乘一驢往王都邑
唱大音聲云大藥今至并將父來剪
飾示儀誠是奇異時王大目聞斯說
已共作是語大藥遠來此為善事然
辱其父有罪憲章王及諸人皆出城
外共迎大藥觀其所作為實為虛王
及城人觀知是實于時大目遂白王
曰如何大王先作是語大藥聰慧智
策過人觀此所為一何鄙賤王問大
藥曰何故汝令令父毀辱以至於此
答言大王今以為榮不知其辱自有

法華經卷第二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七 第五十七

衆多善巧智慧今以此事供養於父
王曰汝智與父孰為優劣答曰我勝
王曰我不曾聞子勝於父子從父生
養有勞倦以此而言父勝於子大藥
曰惟王審察父子誰賢王與大臣俱
言父勝大藥前進稽首自言大王前
令養驢遂便逃失此驢乃是驢父理
勝於兒願王招領勿為重責王及大
臣聞是語已嗟奇計智絕代希有王
極歡喜遂即廣施威禮拜為大臣所
有國事皆委裁決聲譽日聞衆事明
察遠近委信莫不歌戴

時有婆羅門早開書論為娶妻故多
用財賄未久之間作如是念我為娶
妻多有所費令我宅內財物空虛獨
守貧居豈能存濟遂向他處自衛已
技求覓珍財得五百金錢持以還舍
既至村側作如是念我婦少年頗容
美麗與之離別已歷多時室無男子
任情所作寧知彼意可委信不我此
金錢不宜持入於曠黃後遂往空林
多根樹下穿地埋舉便之故宅其妻
先與外人私通名曰善聽於此夜中

按案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婆羅門

感設芳饌食已同居時婆羅門既至
宅所扣門而嗟妻還問曰汝是何人
答曰我是某甲婦聞其名遂藏善聽
於卧牀下即去開門詐現喜相引之
令入共至房中為設餘饌令其飽滿
食已便念豈非此婦與外私通因何
夜中有斯美食其夫性直問言賢首
今非好日復無節會因何得有此上
食耶答曰近於夢中有天告我汝夫
欲至為此我知作食相待夫曰我誠
有福方欲至舍天遂告知食已同寢
各問安不婦曰君離我去年月已深
求覓財錢有所得不答曰薄有所得
婦遂陰言意告牀下云我善聽須知
其報問曰得幾許來答得五百金錢
婦曰安在何處而不告我答曰且自
安隱明日將來婦曰我與君身事同
一體何須隱避而不告知彼性惡直
答曰安在城外云我善聽須知處所
問在何處答曰在某林中多根樹下
婦曰聖子行路辛苦且當安寢知其
購已作如是語善聽聞者可速為之
即從牀出向多根樹下取得金錢持

按案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第二品

還本宅其婆羅門既至天曉往藏錢
處唯見空坑一无所觀即自拍頭推
曾大失還向宅中諸有親屬及餘知
識共來問曰何故憂悲答曰我久經
求非常辛苦得金錢五百遂於昨日
曠黃之後既絕人行藏某樹下歸舍
而宿今來欲取被賊將去諸人報曰
此之委曲餘不能知汝今可問大藥
彼有智略起絕諸人汝若歸投錢應
還得自餘方便非我等知時婆羅門
行啼泣淩至大藥所共相問評即以
前事而告大藥彼便問曰仁豈向人
說耶時婆羅門悉具告大藥念曰
其婦必與外人交通作斯非理即便
安慰婆羅門曰且可忍心勿生憂惱
所失之物當為尋求問曰仁家頗有
大不答言有今可歸舍報其婦曰我
先於大自在天像前作如是願我若
平安得歸故第者當請八婆羅門為
設供養亦延其四我請四人婆羅門
既報婦已還至大藥所報言已作大
藥曰八人來時可於我舍將一人去
令住門前諸人入時令其瞻察告其

按案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七 第三品

人目汝可觀彼八婆羅門何者狗見
逆面而吠何者弭耳掉尾向前見此
相時今當記憶可令其婦自行飲食

觀於誰處哀盼言笑使受教已即往
其家在門而立所謂八人次第令入

狗見皆吠唯於善聽弭耳前迎區區
作聲掉尾而喜是時使人記識善惡

次於食時其婦行食於善聽處揚眉
共笑有異餘人使還以事具告大藥

大藥聞已即便彈指奇哉此人果偷
他物遂令使者喚善聽來而責之曰

豈婆羅門有如是法他人之物竊作
已財汝所取者即應還彼答曰敢為

重擔不取他財是時大藥告使者曰
此是惡人可禁於獄隨常國法重加

苦楚彼聞苦語便大驚怖自言大目
願見救護我當還物即取金錢封元

未開付與大藥便以本物還婆羅門
彼得歡喜作如是念我年衰老還得

本錢者並是大藥之力我今宜可重
報其恩即減半錢持奉大藥大藥受

已還却分付告曰我務濟人寧求自
利于時國中善名流布王及諸巨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七 第五三二

庶之類既聞知已作如是語我等有
福感此勝人共相保護不令枉橫輒
有侵欺

時有一人因向他方還來舊所在其
城外池邊歇息於皮袋中取麩而食

忘不繫口餘麩旋行時有毒蛇入於
袋內其人既至不審觀察繫袋持歸

於城門外路逢相師告言男子我觀
汝壽命在須臾其人雖聞不將為慮

去之稍速悔不徵尋便作是念我今
宜去先問大藥然後歸家彼多智策

能為我決并持麩袋至大藥所具陳
其事大藥念曰豈非袋內有惡毒蛇

文彼相師作如是語於眾人前即令
置袋于地以杖扶開有大毒蛇從中

而出張鱗吐毒躡身而去諸人見已
共歡希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七 第五三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七 第五三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八

賤

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第六門第四子攝頌大藥之餘

是時大藥既知國事特領四兵遍觀
國界每至城邑聚落問諸人言此等

聚落誰所管耶諸人答曰此是某大
目彼是某大目攝之屬已將為封邑

大藥聞知所有村城皆六大目之所
管攝國主但唯內宮及飲食而已既

遍觀已還自王曰何處城隍及以聚
落是王所有王曰我今元力知當奈

何幸蒙上天豫告於我滿財城內在
圓滿家當生一兒名曰大藥既長成

已立為大目端拱垂衣化洽黎庶為
是因緣汝從胎中我奉天命諸事供

給今既成人親近於我大目之位汝
今已得宜可順彼天所記言廣設智

護共宣國化令我自在安隱為王是
時大藥稽首致敬自言大王伏願无

慮我當助王令得安樂大藥即便於
自國界所有城邑屬六目者令使告

曰諸君當知此為大目不遵國令致

使賦役辛苦非常饕餮甚邪不相存
濟我今以實相告若用語者長受安
樂不復辛苦所課賦稅隨力有元眷
屬妻子永无勞弊君等六城各自守
守假令王命及六目退无宜用語設
其自至亦勿開門報云大藥目來我
當賓伏於其國內聞斯教已並悉休
行不違舊令時彼諸目共白王曰諸
城反叛其欲如何王曰卿等可嚴四
兵隨處討伐諸目各至彼不見隨目
奏王曰我等無力王可自來王即親
行彼亦不伏徒勞戰陣淹滯多時諸
城奏曰我於大王无心違背六目暴
虐由是不隨若令大藥目來我皆降
伏三即令使往喚大藥彼聞勅召馳
至王所諸城百姓聞大藥至皆悉无
違開門令入大藥即便剷除虐政更
制輕耕彝倫協叙小大無怨感歌毒
造共喜來蘇賑貧窮恤孤寡猶如父
母各生慈念國內人衆悉皆雲集尾
從大王俱至城所聲聞隣國遠近稱
揚王乃以女嬀于大藥雖蒙賞愛无
驕恣心時有異方貢士來投此王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第五

求禁樛王不見許復求大藥大藥哀
慙遂便招納極以衣食令無乏短時
有婆羅門來從大藥求索糠麥即便
遣與時掌庫者苟事遷延不即持惠
後於異時王與大目反諸寮度朝集
一處王告衆曰私密之事誰可告知
有云密事應語知識有云父母有云
妻子然大藥默无所說王曰大藥卿
何不言答曰言何容易如我所見凡
隱密事不可告語一切男子况復女
人王曰豈並如此大藥曰此之虛實
王當目驗後時王家失孔雀鳥大藥
捉得別處藏舉將餘孔雀對婦前殺
報云汝豈不聞王失孔雀答曰我聞
大藥曰此鳥即是可疾料理我欲充
食不得向人共論此事婦聞便念我
父於此委寄非常今者如何殺鳥而
食誠哉鄙事無懼惡章又將餘女類
容美履以妙莊飾引入宅中報其婦
曰此之少女是王宮人我愛將來勿
傳斯事婦聞此語深生忿怒我父如
何不審思察任用反陋无宗族人補
為大目妻以國事豈以王宮內人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第五

充已室所愛好鳥殺以為養又復外
國客人共相招納供給衣食養為養
士婦以此事具白王知父於其人深
相委寄我觀惡行實元以加今可令
其退歸田里王聞此語情生異見遂
令魁膾將大藥去准法刑戮時旃荼
羅以赤髮花繫於頸下打惡聲鼓惡
人隨逐舉刀怖懼如火魔卒送向尸
林臨將就刑無人肯殺觀者悲泣愛
若已親各出哀言為求天佛時外國
客給衣食者報諸人曰我能殺此將
出城時彼婆羅門執大藥衣裾從索
糠麥一升是時大藥見此事已而說
頌曰
國王不可親 惡人難附近 但是隱密事
不語婦人知 我不食生鳥 不設內宮人
不憶作欺心 負他糠麥債
是時大藥欲就刑時作如是語使者
聞已謂大藥曰汝智過人作無義語
答曰此無義語非汝所解可將我語
至大王處使以此語往白王知王雖
聽言亦未能了遂令使往喚大藥來
問曰言何無義答曰語深有理王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第五

其事如何大藥自言願王善聽略陳
頌意所言國王不可親者王先國中
所有城邑並不自屬但唯飲食內宮
而已我運籌策座彼強自寧國安
咸令復業皇基熾盛率土歡謠庫藏
豐盈皆是我力今欲殺我將報昔恩
故云國王不可親也言惡人難附近
者昔有貧人他鄉遊客來投王處乞
求活命王不見納遂至我邊我見貧
寒給以衣食得存性命不思恩分今
來親我言隱密事不語婦人者王昔
因朝告諸人曰若有密事誰可告知
有云父母妻子等廣說如前我去皆
不可親當密觀察王當目驗王家
雀我實不食別將餘鳥令婦煮羹王
宮內人我無交涉宮人環瑤權假將
來暫借餘女居我宅內若不信者可
喚將來王喚宮人對觀無異言不負
他嫌美者王令魁膾將殺於我其人
遂至急捉衣裾口云還我一升糠麥
意道無悲不知機變昔時乞妻見死
來微王聞頌義察其事已知大藥無
過歡喜釋放便備盛禮拜為重目是

聖教初有卷第廿八 第五張

時大藥稽首白王曰觀諸女人可共
密言不所賜女者於我無用請即取
我今自訪言行德義氏族相當聰
慧女人以充家室即薛王去作婆羅
門像手執淨瓶掛吉祥線身著鹿皮
面塗三畫往本城中欲求其婦路中
日暮見婆羅門彼便相問仁從何來
大藥答曰我從鞞提醯城來欲向何
處答曰向滿財城問曰汝於此處頗
有相識欲投宿耶答曰先無便將歸
舍如法安置大藥見彼婆羅門婦知
非貞素既經宿已旦便欲去婆羅門
曰我此貧居即是君宅往來停宿幸
不為疑大藥便許執手而別遂於前
路於麦田中見有少女儀容端正似
出良家便生愛念問言賢首汝名
何答曰我名毗舍佉誰家少女答曰
聚落中尊是我之父大藥念曰雖有
客儀未識其智今可試之大藥即往
刈麦田中高舉兩手以脚跡毗舍
佉曰已知護手足亦宜然大藥念曰
此女有智即便告曰少女耳璫可愛
光彩異常答曰為蓋臭身有何好

聖教初有卷第廿八 第六張

又曰甚好容貌答曰父母所生非開
容飾問曰父何處去答曰一身兩事
問曰此言何義答曰身行取棘斷其
舊道更通新路母在何處答曰歸家
取種欲植晚田問曰汝能與我為妻
室不答曰此由父母非我所知問曰
向滿財城路在何處平直柔軟復元
棘刺汝應指示令我安行女指曲路
即自前行行至池邊變衣而坐眇其
一目試彼大藥識知我不須更大藥
行至池邊遙見便識而說頌曰
身著元纁不織衣 元非艷線所成就
一眼宜應指示我 何路當往妙花城
是時少女聞其語已微笑而言曰
滑路宜應去 海道不須行 遙見大藥林
近邊而可過 復見作麁地 有樹著赤花
并左右邊行 當尋此道去
大藥隨語尋路而去至妙花城去城
不遠往毗舍佉宅不見父母遂問城
主曰君等若能與我毗舍佉者深成
恩造時彼諸人聞是語已俱生忿怒
報言婆羅門汝乞索人實无羞耻因
何造次求毗舍佉此女儀容與天仙相

聖教初有卷第廿八 第七張

似即宜遠去離我或隔若更重來令狗食汝時婆羅門既爭所望還至毗舍佉所女還見已遂唱善來是時大藥具陳上事向問諸人幾不被打女曰君作非理是無智計求親之法不應如是是藥曰如何應作女曰先且相識次當親附後可延請設諸美食有所陳者方具說之既聞告已乃至設食次第皆作後來毗舍佉諸人告曰當隨汝意論此事時父母來至大藥遂與城主共到彼家告其父母婚嫁之事答曰君等且住待我思量諸人告曰無宜更思此婆羅門少年端正博綜經書四明五論无不通達徒延歲月此葦難逢即可轉與无宜更佳是時諸人既對大藥誠言與女即以為定於其父母奉以上衣毗舍佉亦留禮贈還向鞞城欲詣中興王處於其中路過他設會得糧麥一升裹在衣裾往先投宿婆羅門處扣門而嘆其婦出問汝是何人答曰是汝夫友婦曰我夫不在不納外人可向餘家以求宿處大藥便念此有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卷 藥

事不容我宿未及遠去見有餘人進入其宅大藥又念由有外人下令我入如是躊躇其夫遂至即笑開門婦聞聲聲魂神驚愕不知何計遂以私人安小帶內夫與大藥同時入門大藥告曰我此糠麥何處得安婦曰可馮于地答曰恐兒侵食遂觀屋角及於牀下一無所見傍有小帶大藥思量人定在此告其婦曰麥置帶中婦曰我家所有並安於此如其著麥物欲如何夫曰此停婦女何不出物安麥篇中彼便逆拒不許近前婦知意止無奈之何遂便驚怖計无所出報言驚淫恐當損大藥曰汝不須憂我不令損即取草及乾牛糞於篇四邊欲以火炙其婦心急恐被火燒即令別人報彼父曰汝子遭厄急即可求父聞走至知子在篇報大藥曰汝若須篇我當酬直可索幾多答曰金錢五百如是論時四邊然火父曰我兒今死何用錢為遂與金錢與篇將去大藥明日遂分一百留與主人所有事緣悉皆告語汝婦惡行自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卷 藥

深防遂即裁書與婆羅門令往妙花城并附金錢四百與毗舍佉并報城主云我非行客是王大臣自為求醫前至於彼其毗舍佉善當養護大藥便即往鞞城其婆羅門持書及錢至毗舍佉處授所持書及金錢三百毗舍佉得書云

四極可成衣少二不能織如其裁有閤械足可令輸

既讀書已次領金錢唯得三百遂於牀下求覓足械使者問曰欲何所求答曰今有王家罪人欲須械足既得械已報使者曰我不曾解若為安置仁可引脚我暫試看其婆羅門稟性愚直遂便舒脚內彼械中毗舍佉即以逆摺打令牢固國使者曰何故禁我報曰彼寄四百汝倫百文使者念曰此真希異二俱有智其事難欺便以百錢依數還了父母既來以錢呈亦報言前來我者非貧婆羅門乃是鞞提醯國王大臣名曰大藥父母眷屬聞此言已皆大歡喜我等有福得與如是第一大目而為智對與隆家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卷 藥

莫在其人從是已後與毗舍佉澡浴
衣服飲食牀座悉皆精妙既豐資養
儀容倍常端嚴可愛是時大藥行到
本城王及諸臣聞大藥至咸皆慶喜
既見王已王問大藥求得妻不答言
已得王曰何如答云少女容華顏貌
超絕聰明多智辯慧殊倫與我為妻
是當其匹我今啓王為將來不王曰
卿是大臣更無過者所須儀禮事在
精奇任意莊嚴令衆歡悅大藥承命
即與餘臣婆羅門居士及諸人衆為
馬車步率領四兵往妙花城至毗舍
佉處共為娯嬉禮事既畢將還娯嬉
歡樂而住時有北方五百商人皆
為販馬來至娯嬉於此城中有五
百婦女儀貞端正序可觀歌舞言
詞並皆超絕所有商客來至此者凡
是財貨皆令罄盡五百倡女就五百
人各為歡戲唯商主一人未被惑亂
彼倡女中窺第一者往商主處求為
親密彼不見許更與諸人日來至
而彼商主貞確不移更復頻來共為
言笑商主曰我無邪念徒勞往返倡

相本說一切有部毗舍佉經卷第三十八 第七十張時

女曰若君虧志與我何物答曰與上
馬五疋若無私過汝當與我五百金
錢作此契已倍與方便來相媚諂然
不能使商主傾心諸商人曰城中第
一不可逆情商主報曰我於昨夜夢
與交通何勞親見諸人聞已共報倡
女彼女即便將諸手力來徵商主當
副前言與馬五疋汝已虧志共我行
非商主曰汝無著耻証枉好人便詣
王家斷事官所平章至暮暮時未分
明日可來更為詳審大藥還家遲於
常日毗舍佉曰來何晚耶彼即具言
猶未平斷婦曰君等諸人明開道理
此尚不了豈成智乎大藥曰我等未
開汝能來不婦曰我誠為斷觀智如
何君先奏王曰諸目衆并牽五馬共
至池邊可於衆中喚彼倡女問曰商
主與汝實行非法可將實馬如其夢
裏池中影馬隨意牽歸若言影馬无
實可持者夢中行欲事亦同然大藥
聞已深生嗟歎即於明日奏王曰目
集諸人衆并及倡女共往池邊五馬
牽來於岸上立如毗舍佉計次第咸

相本說一切有部毗舍佉經卷第三十八 第七十一張時

問王衆既聞皆生希有王告大藥曰
卿等昨朝作是斷者无煩今日重集
劬勞此是誰計答曰是毗舍佉我昨
晚歸具陳其事王等嗟異云毗舍佉
有大智榮名稱流布遠近咸知時有
北方獻二草馬一是母一是女形容
大小毛色無殊母之與女莫能分別
王衆同觀無人辨識毗舍佉聞已告
曰毛鞭者是母軟者是女衆歎希奇
復於異時有呪蛇人將二毒蛇來詣
王所形狀相似雄雌未識人皆不委
大藥以事告毗舍佉彼聞微笑答曰
君等迷此何謂智人王所識知虛食
封祿大藥曰汝能知不答曰深識應
以軟物繫於杖頭向蛇脊揩拭脊若
曲動者是雄其不動者是雌即隨言
作目驗不虛人皆嗟善
時有南國商人將栴檀杖來至王所
兩頭相似本末難知問毗舍佉同前
譏笑可將此杖置池水中本即下沉
未便上出試果如言人皆歎美王作
是念我今且欲試諸大目誰取有智
即於樓上更豎幢竿竿頭安置光明

相本說一切有部毗舍佉經卷第三十八 第七十二張時

寶珠日光輝照影落池內與珠不別告諸人曰若入池中得此珠者我當賜與人皆入池求不能得大藥還報毗舍佉彼便答曰可向上望尋得珠本隨言而取三曰是誰上智答曰是毗舍佉王乃與珠弥更稱善時諸大目見毗舍佉儀容挺特舉世無雙皆悉有心共為私愛以妙珠寶通使往還然毗舍佉曾無異念見求不已告大藥曰於君國境有如斯事見他好婦遂即私求深誠鄙惡答曰此是世法人皆共傳然彼婦女是貞確者即不隨從婦曰我欲辱彼勿當見責答曰隨意婦曰君可稱病我自時大藥如言辭之以疾諸臣遣使問毗舍佉報云夫患我意无違即造木人形同大藥卧在牀席覆以薄衣報諸人云我夫病困形命無幾可隨自力與我相親勿令人見遂即造六大櫃安六房中大目來者報云且藏此處恐有人知待入中已即牢鎖閉如是六目咸入於櫃告諸人曰大藥已亡王及諸目中官寮庶咸作是念如是勝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下第八七強戒

一朝殞歿各生憂苦號哭失聲時毗舍佉便昇六櫃來至王所自言大王大藥身死所有珍貨咸在櫃內宜親領受并說二頌王見悲慘今日身亡便將物至于時大藥從側門入花纓飾體來詣王前含笑而白王言於我愛念極深幾死不傳即取此貨王曰非我索財是毗舍佉身自持至作如是語大王今當知大藥身已謝此是彼珍寶開櫃可親觀我夫形影沒孤寡无依附恐有外人欺失此三家物大藥曰若余王可開看何物珍寶既開櫃已時六大目各從中出王問其故六目答曰我等由情欲遂被女人欺願乞大王恩不敢更如是王曰世間輪轉皆由色欲既遭此辱合受重懲卿等且歸後別量度王乃歎曰嗚呼女人能有如是貞素殊操計策起倫昔未曾有大目輔相被辱至斯因此便能制航欲者王既慶悅於毗舍佉倍加封祿諸國普聞是時大王作如是念大藥有福感得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下第八八強戒

如是智慧之妻便告大藥曰汝當為我求一夫人具才智者能令內外國政安寧我唯端拱安樂而住大藥對曰何處可求王曰我聞半遮羅國有一女名曰妙藥儀容絕代雅思起群宜往求督理亦應得大藥答曰彼是隣國事若怨讎先以方便然後求及王令輔相自往言督時彼王目見便到已便共議曰報提醯王多有兵力共交督者情事相親彼若自來吉凶之事隨意當作如是議已即便許諾卜選良辰可於某日宜未就此共作督姻使還白王求得彼女當於某日期以禮成彼王至日廣設珍饌所有飲食皆和毒藥時半遮羅王令使報報提醯曰我已備辦當可速來其使至已大藥白王未可倉卒當善量議隣國為怨自古常事每有諍陣難共相親王曰與誰評論答言大王願不為慮我有鸚鵡名曰具相有大智慧善識人情使往彼城觀已還報王言任意是時鸚鵡既受言已嘲罵審到彼城中依于樹杪四顧觀察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八下第八九強戒

誰可量議通信去未誰堪委付竟无
一鳥共為籌度遂入王宮於竹林中
見舍利鳥巢即至巢邊共相慰問汝
從何來具相答曰我從北方室利王
處來先是監國使者以舍利為婦年
少容貌端正無比恭勤智慧善解言
詞因蹇出遊被鷄擒去我為此故憂
箭中心隨處追求聯翩至此我無傷
匹願汝為妻答曰我不曾聞亦所未
見鷄鷄之鳥以舍利為妻但聞鷄鷄
還將鷄鷄為婦是時具相更以種種
方便言詞共相勸諭而說頌言
我是北邊王 室利守國使 舍利為我婦
智慧有言詞 蹇因遊戲出 遂被鷄將去
我緣求彼故 飄飄回至斯
舍利答曰

舍利鷄鷄妻 未曾聞是事 還將鷄鷄對
智者所共知

各說頌已更復評論得意相通便為
妻室既為交密情無間然是時具相
見彼王家造作種種上妙餅食色類
衆多皆是希有具相見已告舍利曰
何意宮中營斯感饌我今頗得嘗其

提婆說一切有部宗義疏卷第二十八 第七段時

味不答曰雖有如是上妙餅食悉皆
安毒問言何故答曰為辨提醢王欲
來成札作斯飲食然有密意害彼王
軍具相委問細察知已而說頌曰
咸云此王女 鷄與辨提醢 雖有此傳聞
未知虛與實

舍利答曰

王不與彼女 愚者謬稱量 以此為方便
意欲行誅戮

是時鷄鷄知此事已如大商主得上
奇珍踊躍歡欣告舍利曰

我今還北方 報室利國王 得好聰明婦
相似解言詞

舍利答曰

聖子汝今去 見彼室利王 七宿早須還
元宜更遲晚

是時鷄鷄飛上虛空不久便至大藥
之所以事具告大藥次第悉以白王

勸不須往是時彼王知此不去整四
兵衆詣辨提醢四面圍合進退无從

王與大藥共為謀計其欲如何大藥
曰不可交兵應為離間時彼營內有

五百大目皆以國家珍寶而重贈遺

提婆說一切有部宗義疏卷第二十八 第十一段時

諸目既得咸生異念不隨王語大藥
與三作斯事已令使報曰非我不能

與君共戰既為妻父即是密親當善
思量身存為本今至我所活不自由

若不信言當須親驗我將某物與某
大目六五百人皆受贈賜可即搜問

足了真虛彼即尋求悉皆是實彼知
事異中夜取軍既至城已遂便擒然

五百大目諸目之子令繼父葉大藥
白王事已如是且無他難我欲暫往

求女為督得未知須觀其意王曰
隨去大藥將兵往半遮羅國中停

止彼王便喚可入城來答曰我不入
城且宜向彼大臣家住王曰隨意時

諸臣子共作是議殺我等父皆由大
藥既是慈憐不應輒放臣白王曰辨
提醢王自無計策興隆三業皆是大
藥之功由此不能有所侵掠且留於
此勿令四出我將兵衆往破彼城王
乃稱善即領四兵至辨提醢國圍造
其城于時大藥知半遮王從某道去
向辨提醢大藥訪知彼王珍寶咸在
某處并女妙藥一處同居大藥即便

提婆說一切有部宗義疏卷第二十八 第十一節時

強入宮中將女妙藥及諸珍寶物率兵衆別路而歸既見王已惣集朝官慶喜無量時半遮國使至奏王亦寶及女被他將去王得信已爰命放師時此國三廣施大札督燐已畢即榮妙藥為大夫人時半遮王令使責書與妙藥曰我懷憂悶汝豈不知可細尋求誰傳此事食和毒藥欲害彼王女得書已推察其事知是大藥鸚鵡傳通密信令使報父父得書已覆遣使報通此消息皆由鸚鵡察知事已往還相報遂致紛披喪亂家國彼之鸚鵡可附將來女籠鸚鵡寄與父王王見鸚鵡倍生瞋恚由此俾鳥亡國喪親更勿評論即宜殺却鳥乃誓首而白王曰幸願依我祖父死法以取命死亦無恨王曰隨彼死法而斷其命屠者問曰死法如何鸚鵡答曰廢經我尾灌以膏油焚火令著任其自死屠者如言作已而放鸚鵡遂即飛二虛空奮迅毛羽火延空室燒盡無遺遂入池中洗沐而去騰雲振翼往巖提醯大藥問曰汝生還耶鸚鵡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八 第二下疏

答大藥歡喜半遮羅王瞋心猛厲更與女書由此鸚鵡燒我宮室必須牢縛急送將來女即如言還送鸚鵡王見大怒令婦毛羽煮以沸湯屠者去毛弃之簷外報言汝去飛鸚下見掉以慈虛到一神祠鸚鵡便欲食遂告鸚曰兄食我身肉繞一日如其見放於日中上好肉食常令飽滿鸚曰誰當信汝答曰為作盟要又復我无翅羽不可飛空一兩日間目觀虛實復告鸚曰雖是恩慈未得其處持我至彼王天祠邊徐放于地鸚隨言作至神祠處進其堂內入神背後一小穴中其守天祠人以諸香花神前供養鸚鵡言曰汝去報王王有惡行諸神共瞋比遭裏禍皆是我作若不供養殃咎未休可於日日多獻生肉胡麻豆子各置一升如是存誠我為恩害時守護人便將此語白大王知王曰若如是者隨所言教我當慈為作是祭神經多時節鸚食生肉鸚鵡食麻毛羽漸成堪得飛騰欲有去意告守護人曰汝可報王介所多時供養於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八 第三下疏

我更有一事汝不得違王及中宮城隍索康成刺驢驢俱來我所我當施與富樂無窮使者白王王即隨作盡除驢驢至天祠中礼天神足求哀懺謝鸚鵡飛出空中說頌曰
凡事皆及報無有不報者汝落我身毛我今還刺汝

作是語已搏霄而去至大藥所問曰何意遲遲令我見佐即便具說此所經事大藥聞已極生歡悅具白王知王嗟希有報言大藥汝真有福所感眷屬皆悉聰明毗舍佉神智過人鸚鵡為世所難及

後於異時王作是念於諸臣中誰家有智於諸大臣人付一狗令其養飼齊余許時教作人語諸臣將狗各還其舍倍加養飼然無方法能令人語大藥得狗亦將至家去常食牀不遠而繫其狗每見大藥食時芳香芬烈餅果盈前雖有希堅不與一片但將廢食而養餒之支濟性命不令其死形容消瘦僅得存軀王愍命目所養之狗可將來集試復觀察解人語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八 第三下疏

諸狗既至悲皆肥悅並不解語唯大藥狗羸瘠異常王曰卿狗何瘦蒼言大王我所食者常與同味狗便語曰此人妄語我常受飢幾將至死大藥曰此解人言王所親見王便大喜嗟異諸人

後於異時王試諸臣誰有智慧便以諸羊人與一口報言養令肥咸不得使其肉有脂膏諸人無智皆養令肥大藥得羊常與飲食令其飽足形貌肥壯然刻木為犢時來恐怖羊雖飽食脂膏不生殺已共觀果如其事王曰何意餘羊有膏卿羊無耶以事具答王曰深存奇智

後於異時諸大臣子數有五百同集芳園共為歡會言論之次各相問曰於誰室中有奇異事或餘慶見官客說之是時諸人悲皆說已次問大藥之子汝之宅中有何奇異答曰我家有石以呪力持置在水中浮而不沒諸人報曰未曾聞見石浮水上即共立契贈五百金錢子還報父我言浮石賭五百金錢父曰不應現石將鉞

和合親切有部說集雜事卷第八 第三十四

五百酬彼諸人大藥家中教一狝猴善聞音樂告其子曰汝因集會可問諸人誰復見有奇異之事他皆說已汝當報曰我有狝猴善聞音樂歌舞然筑無不脩解諸人報曰前無浮石已罰五百金錢今若更虛倍輪千直如其是實我出千錢便將狝猴共至王所令作音樂是事皆成彼出千錢以酬賂直王曰我曾不見如是之生大慶悅廣賜珍財歎曰大藥之智於諸眾中寂為第一

時此城中有婆羅門聰明智學善四明娶妻未久便生一女顏貌端正名為烏曇婆羅門自立要曰若有子子於我邊學與我齊肩者我此妙女當嫁與之女漸長大於此國中有婆羅門生一男子形容可惡具十八種醜陋之相父母見已極生不樂名曰惡相雖漸童年不教為學此兒醜惡令我羞耻其兒長大自恨尤識遂入城中以求學問至彼聰敏婆羅門所禮而致白我來請益幸見哀憐彼便納受未久之間所有書論悉皆學盡

和合親切有部說集雜事卷第八 第三十四

婆羅門便生是念我先立要如其有人學盡我業者我當以女妻之此兒雖復容貌醜惡難違本契若負心者不得生天設令諸人見笑於我我无違要即為具礼以女娉之其女威光儼然可畏遂令惡相不敢近前惡相念曰我今為客情懷怯憚宜將歸舍隨意所為是時烏曇既見惡相心生不悅作如是念我具容華夫便醜陋為人所笑生亦何顏惡相遂便將還本處於其中路道糧皆盡至一池邊為飢所逼時有行人和楚欲飲烏曇從乞彼便減與惡相持將一邊自食烏曇告曰宜分多少聊用充虛惡相告曰古仙有制女不飲麩為斯不與次於曠野忽逢遺肉惡相取食不與烏曇告曰此亦古仙不許女食烏曇念曰我無福德父母嫁我與此惡人深生悔恨以至烏曇跋羅樹惡相上樹取果而食妻曰可打共食無宜獨食遂墮生果熟者自食報云可熟熟者告曰若欲熟食上樹自取彼為飢故即便上樹摘果而食惡相見已便

和合親切有部說集雜事卷第八 第三十四

作是念我無相分感得如斯輕躁之婦自上高樹摘果而食又復我身未能自濟誰堪更養此無用妻既生嫌賤便下取棘圓樹而去于時中興王因出遊獵至彼林邊其女失夫情生苦惱大叫悲哭王聞其聲王便命曰此既空林誰為啼哭尋聲遂至烏曇女邊觀彼客儀疑是天女或是諸神問言神仙何故來至於斯女以頌答大王今當知我非是天女亦非諸神類無天受苦辛

時王使人扶令下樹歡懷莫逆宛若平生遂與同車將入宮內是時惡相隨路而行起悔恨心我為非法如何曠野獨奔少妻可覆取之相隨歸舍至彼樹下不見烏曇餘人告言國王將云與之同乘共入宮中惡相聞之倍生憂感詣王門所無由得進見運輒人即便隨入望見其婦與王歡感自念何緣雙得交語即託餘事高聲說頌告曰
汝在金牀上 花露自莊嚴 不共我歡娛 巧匠持刀斧

樓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卷之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女聞報曰

飢渴至池邊 從君覓飲 報言女不合 長恨可嗚聲 同行經曠野 獸肉不相分 念此至示枯 舞時演著節 自上烏曇樹 熟寐不相應 憶此身心悼 兩妳向前垂 惡相報曰

汝不憶念我 碩學多才智 為人專少虧 弃我長離別 登山自墜死 服毒取身亡 殺罪汝身當 巧兒牢把鑿

女人報曰

住意山頭死 隨情食毒亡 我愛汝見輕 奈何應打鼓

此中語頌第四句皆是當時取目語

時彼二人意託餘言共相對答王便問曰夫人言義何所談乎我聞不解

可為申述烏曇即便向王具說此是我夫父母嫁與有大智慧洞解四明今為相求未至於此王曰汝可默然無勞共語又汝今日意欲如何更與彼人存昔愛耶答曰寧有斯事自當令彼於我生端然此婆羅門多解呪術不應造次告責其人王即以緣報大藥知大藥曰願王勿憂我令彼女

樓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卷之三

第四一冊

五四一

王愛重其婆羅門身形鄙劣夫人光彩超群不敢親附是時大藥報婆羅門曰仁來宮內欲何所求答曰我婦大王將入宮內問曰識汝婦不答曰我識大藥曰宮女五百皆笑未前若是汝妻即當牽取如其謬誤乃斬汝頭彼言隨教王勅宮人並皆在館示至我所即皆聚集如帝釋宮二百婢女隨從烏曇皆詣王所大藥遂報婆羅門曰識汝妻不惡相既見非常嚴飾猶如龍蛇被呪所禁一無言說又如婦日不敢目視時婆羅門還壁而住諸女皆過有一從婢形如餓鬼在後而行惡相捉之云是我婦大藥曰若是汝婦隨意將行即便持取而說頌曰

上人還愛上 中人自愛中 我是餓鬼示 還恰汝餓鬼 弃此天宮處 相隨向鬼家 色類正相當 求餘不可得

復於異時大藥因有少過王意不平遂不與語王與宮女向苑園中竟日遊戲是時夫人脫頸真珠璆珞便直百千兩金掛樹枝上忘而不取日暮

樓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卷之三

言歸睡至中宵然後方憶時彼真珠
獅猴見之持上高樹王令使去急可
取珠使去不獲時有乞兒拾殘食已
將欲出國使者遂執更無人入還我
珠璆答曰我是乞人不見璆路即便
打拷將付禁官乞者自念我今應設
方便若更住此被餓而亡告使者曰
我得珠璆持與某甲長者之子使者
即便取長者子同一木枋而械其足
時長者子每至食時多持上味乞人
從寬子乃叱曰汝為此故引我將來
不能與汝子既食罷欲去旋迴答曰
我時未至不能共去彼便曼語告曰
可共我行令汝安樂報曰可為要誓
當隨汝言彼既設誓遂共流行于報
家人曰明日已後常將兩人食來乞
人因此情生歡樂作如是念我於昔
時遍行城郭尚不能得應食充軀今
餐美味更何所少然我不能獨身而
卧即引城中第一倡女此亦共我分
璆珠女既至已同慶禁身便與交
歡得意而住乞人念曰設禁我身滿
十二年亦未求出然於五欲尚未圓

樓觀所藏卷之第五 卷之五 卷之五

滿美妙音聲終須悅耳復引樂人共
取璆珠彼雖稱枉不免禁身音聲隨
情更無所乏如是遷延遂經多月諸
人勞倦共告乞人曰汝放我等令汝
安樂乞人自念斯等既出宜復相憂
如我思忖自非大藥計策鑒明能令
我身免斯幽獄即引大藥之子亦共
分珠其子既禁大藥便念我子被幽
寧容閑住即入白王我雖有德子無
過各因何我子報復禁身王曰百千
兩金真珠璆路乞人將去於外共分
具說所由以告大藥即白王曰願不
須憂此妙頭珠無人將去以目之計
必望求得其所繫人請皆放出王令
釋放大藥入園檢失珠履仰觀高樹
見有狝猴念彼珠璆是此將去然須
方便始可得之即白王曰還可如前
宮人並出頭下璆珠咸悉莊嚴狝猴
遇見取珠掛頸大藥曰宮人起舞狝
猴見亦舞大藥曰可並位頭猴亦位頭
珠便墮地王見大喜鑒其奇智捨罪
榮珂重增封祿時彼六巨臣因聚一處
共為議曰我等昔時王俱愛重分疆

樓觀所藏卷之第五 卷之五 卷之五

畫野並得安居今日由斯貧賤下但
報呈薄伎遂得當途致令我等喪亡
祿位侵城奪邑知欲如何一巨告曰
我等六人共為盟要所有言契誓不
相負同心戮力杜絕怨讎大藥及王
於我無恨可令祿位還復如先如是
議已明日六巨共詣園所大藥既見
六巨一處同聚必有非常之議便告
具相鸚鵡曰汝往園中觀彼聚集作
何籌議還來報我鸚鵡即去隱影林
中聽彼言說時彼六巨既至園中各
以男女共為誓對作如是語既為親
密元復猜疑謀計之事勿令外洩以
實相告一云我先曾食王家孔雀一
云我與內人交通餘並各述已情共
為謀事如是六人更相告語便共同
盟一處而食鸚鵡聞已告大藥知大
藥入內具白王曰王之大臣如是忠
素伏惟恩察事欲如何王具問知悉
皆是實即便擯斥驅逐邊方佛告諸
苾芻汝等勿生異念往時大藥者即
我身是中興王者舍利子是彼六巨
臣者即六師是我於昔日擯彼六巨

樓觀所藏卷之第五 卷之五 卷之五

今為三界最尊現大神通還駢六師
外道汝等必當於善知識應當親近
然由智識聰敏通明一切內外典藉
終能成就如是威德汝當修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剛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九

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第六門第四子攝之餘明佛從天下等事

今時佛在室羅伐城既現大神通降
伏諸外道利益無量眾隨類悉歸依
一切人天咸令歡喜遠近城邑婆羅
門等及工巧人並皆來集室羅伐城
於世尊處而為出家時彼諸人所有
眷屬皆來尋覓至此城中見已告曰
仁等捨俗而來出家欲令我等若為
存活若汝若愛者可住於斯當受
其法彼曰善哉我當修學即皆出家
時婆羅門等見已讚歎此等工人出
家捨俗我有作務欲使何人時諸苾
芻以緋白佛佛作是念工巧之人來
出家後還當若時所有作具由是因
緣致生譏訕告諸苾芻曰既出家後
不應更畜工巧之具若仍畜者得惡
作罪佛制戒後時有瞽人既出家已
隨處遊行至室羅伐有舊苾芻身嬰
苦病見客苾芻來報言具壽可為我
治答曰佛不許我先是瞽人更言瞽

具欲將何物而療病耶以緋白佛佛
言我今聽許諸苾芻輩先是瞽人得
持針刺物若是書吏得持筆墨若剃
髮人得畜剪刀子

緣處同前現神變後人天歡悅佛及
苾芻多獲利養今時世尊為欲斷其
利養過故遂昇三十三天於玉石殿
上三月安居近圓生樹為母說法并
餘天眾具壽大目連在逝多林而作
安居是時四眾既無世尊咸悉共詣
大目連所頭面禮足在一面坐尊者
見來即為說法隨機演暢示教利喜
默然而住是時四眾各從座起偏袒
石肩合掌恭敬白尊者曰大德頗聞
如來大師今於何處而作安居尊者
答曰我聞佛往三十三天於玉石殿
上而作安居近圓生樹為母說法是
時四眾既得聞法知世尊所在深生
歡喜禮足而去至安居竟四眾還來
禮尊者足在一面坐尊者為說法已
大眾各起禮足白言大德諸人久不
見佛咸生渴仰我等願欲奉見世尊
善哉大德不憚勞者願為我等至世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九 第三十

尊嚴傳我等言頂禮佛足伏惟大師自一夏來起居輕利無病少惱安樂住不復更為白牒部洲內所有四衆久違聖顏咸希親奉我等四衆無有神通能至三十三天禮世尊足親觀

見佛世尊與大目連有所論說即於佛前告大目連重叙其事由其敬信三寶清淨聖戒廣說乃至得來生此復有天子告大目連重叙其事廣說乃至來生於此

牒部洲作此自今時世尊告目連曰汝今可往牒部洲中告諸四衆滿彼七日已佛從天處向牒部洲於僧鵝奢城清淨曠野烏曇跋羅樹邊而下時大目連聞佛語已頂禮佛足即還入定猶如壯士屈申辭頃於三十三天沒牒部洲中出告諸四衆滿此

哀愍我等時大目連默許其請衆知許已禮辭而去尊者觀知大衆去已即入勝定猶如壯士屈申辭頃即於此沒至三十三天現遙見世尊於玉石殿為諸天衆無量無邊說微妙法時大目連不覺微笑作如是念世尊至此諸天圓遶猶如牒部四衆無邊今時世尊知大目連心之所念告言目連此之大衆非自能來皆由我力而有來去是時目連既至佛所禮雙足已退坐一面普觀大衆自言世尊念此大衆甚奇希有悉皆雲集由彼前身於佛法僧清淨聖戒生不壞信深心成就於彼命過來生於此佛告目連如是如是此諸大衆由彼前身於佛法僧清淨聖戒起不壞信深心成就於彼命過來生此時天帝釋

復有天子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我由前身於佛深信於彼命過來生於此復有餘天作如是語我由前身於法於僧於清淨聖戒深生淨信具足受持於彼命過來生於此時有無量百千天衆親於佛前悉皆證得預流果各禮佛足隱而不現今時目連見衆去已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自言世尊牒部洲中所有四衆各並虔誠來至我所作如是語大德我等久不見佛咸生渴仰我等願欲奉見世尊善哉大德不憚勞者願為我等至世尊處傳我等言頂禮佛足伏惟大師自一夏來起居輕利無病少惱安樂住不我等四衆無有神通能往三十三天禮世尊足親觀供養然彼諸天能來至此善哉世尊慈悲哀愍從彼天處下

羅樹邊而下時諸四衆各持香花往僧鵝奢城時彼城中所有人衆聞佛將至皆大歡喜淨除諸穢掃飾街衢灑以香水名花遍布幢幡繒蓋處處莊嚴如歡喜園誠可愛樂於一勝處敷妙高座企想如來是時如來為三十三天衆說當機法亦教利喜已即於此沒將諸天衆至夜摩天為說法已即於此沒復將天衆至觀史多天為其說法如是至於化樂他化自在梵衆梵輔大梵少光無量光光音少淨無量淨遍淨無雲福生廣果无煩無熱善見善現至色究竟天皆為說法亦教利喜已即於此沒至善現天如是向下乃至三十三天是時帝釋白

佛言世尊今欲詣瞻部洲答言我去
自言為作神通為以足步答言足步
帝釋即命巧匠天子曰汝應化作三
道寶階黃金吹琉璃蘇頗脰迦答言
大善即便化作三種寶階世尊處中
蹠琉璃道索訶世界主大梵天王於
其右邊躡黃金道手執微妙白拂價
直百千兩金并色界諸天而為侍從
天帝釋於其左邊躡頗脰迦道手擎
百支傘蓋價直百千兩金而覆世尊
并欲界諸天而為侍從佛作是念我
但步去者恐外道見謠沙門喬答摩
以神通力往三十三天見彼妙色心
生愛著神通即失足步而還若以神
通徒煩天匠我今宜可半以神通半
為足步往瞻部洲今時世尊俯寶階
下去此十二踰善鄉人氣上薰如死
屍臭令彼諸天不能鼻嗅世尊知已
化作牛頭旃檀香林令氣芬馥聞者
歡喜佛作是念若瞻部洲男見天女
女見天男情生愛染由媼欲心極熾
咸故便歐熱血悶絕命殄我今宜可
以神通力令男見天男女觀天女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第七十 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是作已不令染愛擾燒其心
今時具壽須菩提在一樹下晝日閑
居遙見世尊諸天大眾恭敬圍遶咸
德尊重從三十三天而來至此便作
是念所有此等大德諸天悉皆碎佛
當往天處此諸人眾百年之中並皆
身死佛化緣盡亦復涅槃斯等咸嚴
无不磨滅善哉世尊處處懇勤作如
是語諸行無常體恒變易生滅之法
是可惡事我今於此深起厭心於五
取蘊觀察無常苦空无我如是知已
以智金剛杵摧二十種有身見山獲
預流果得不壞信即便速疾捨加趺
坐右膝著地合掌恭敬遙礼世尊瞻
仰而住
今時毘鉢羅苾芻居作如是念佛從
天上下瞻部洲作何方便我得最初
礼世尊足大眾皆集無地旋踵若其
直今作苾芻居形者人皆見輕莫由
進路我今宜可現大神通即以身
化為輪王七寶前導九十九億軍眾
圍遶千子具足微妙莊嚴如半月形
詣世尊處時有無量億眾沙門婆羅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第七十一 頌

門外道內道無邊四眾悉皆影附歎
未曾有上持白蓋翊從雲奔猶如白
日放千光明朗月澄輝出於星漢如
是嚴飾壯麗難思至世尊所大眾見
已皆生希有瞻仰忘疲各生異念何
處得有如是國王軍容可愛多是他
方輪王帝主既見是已各生求願如
何令我得受斯樂大眾聞路令彼近
前今時毘鉢羅夷苾芻在斯眾會告諸
人曰此非輪王乃是毘鉢羅苾芻居
自現神通來礼佛足時眾問曰大德
云何知是毘鉢羅耶答曰毘鉢羅
花香氣芬馥毘鉢羅色舉眾同然故
知是彼現斯神變時苾芻居既至佛
所便攝神通前礼佛足在一面住
今時世尊既安坐已告毘鉢羅曰
汝今可去勿苾芻居當我前立居對
大師現神通者是非理事被佛訶已
便詣一邊佛作是念居對佛前現神
通者有如是過我制諸居於大師前
不現神力告諸苾芻曰從今已後諸
苾芻居不應於大師前而現神通作
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九 第七十二 頌

第四一冊

五四五

今時大衆見此輪王有大威勢心生
願樂求生人道或見諸天光明可愛
皆生願樂求往天中今時世尊見斯
事已為欲遮其入天願故隨彼機緣
為說妙法彼聞法已得豫流果或一
來果及不還果或有出家斷諸煩惱
獲阿羅漢果或發聲聞菩提心者或
發獨覺菩提心者或發無上大菩提
心者或發燄頂所有善根或發中下
忍心皆令大衆歸信三寶今時世尊
即以此緣而說頌曰
設作轉輪王 或復生天上 雖得於勝定
不如預流果

今時世尊為諸大衆示教利喜說妙
法已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
何意具壽鄔陀夷聞誦鉢羅香氣知
是彼丘佛告諸苾芻非但今日聞香
得知於過去時亦曾聞香而知其事
汝等應聽於過去世婆羅痼斯城有
一商主娶妻未久便即有娠是時商
主欲入大海求覓珍寶告其妻曰賢
首我向何方求妙寶貨汝看家室宜
可用心答曰聖子若如是者我亦隨

佛本經有部本耶耶事卷第三十九 第九十

去答曰誰當與汝共相供給彼使啼
泣徒伴見悲問言何故答曰欲得共
我一處同行我不見隨為此涕淚伴
日彼意欲去何不隨之答曰誰相供
給伴曰但令共去我為相供即便將
去既入大海被摩竭魚破其船船是
時商主因此命終餘人亦死其婦伶
仃遇得一版幸因風便飄至海洲有
金翅鳥王於此居住遂將此女以充
妻室未久之間昔所懷娠誕生一子
顏貌端正後於異時復生鳥子形如
金翅其父遂亡是時衆鳥立子為王
母告子曰汝承父族身得為王此是
汝兄今可將去向婆羅痼斯於衆人
中立為國主答言國母我當為立時
婆羅痼斯城現有國王名曰梵授以
法化世安隱豐樂廣如餘說王於朝
集在衆中坐時金翅鳥王以雙足爪
擒其兩臂棄於大海諸妙瓔珞莊嚴
其兄將至王城置師子座上告諸臣
曰此是汝王好當伏事如有相違還
令汝等俱淪大海人皆畏懼奉教而
行目亦不敢告今斯事衆人皆謂是

佛本經有部本耶耶事卷第三十九 第九十

梵授王時王報金翅鳥曰於時時問
與我相見答言我來後於異時王有
母鳥月滿生兒但現其頭身不能出
自白王知王曰牽入後宮令諸宮人
作實語盟要使其速出應如是呪若
除王外無男子者宜令為子女隱生
出即便牽入時諸內人皆作盟誓若
我除王更無人者為子宜出雖作此
誓為極辛苦若兒不能生人皆大叫
不知如何時有牧牛女宅去斯不遠
聞人叫聲問其所以何故宮內有大
叫聲諸人具告牧牛女曰我為盟要
能使為兒安隱得出諸人聞已具告
大臣大臣白王遂娶入內女即便以
實語為前為要我從生來除一夫外
無別男子此事實者即願為子安隱
產生作是語已為便生子而尾不出
女見微笑作如是語此之小過亦不
相容內人問曰今有何過答曰我於
先時抱他孩子其兒失尿流入我陰
當余之時似如受樂緣此小過尾不
隨身由斯實語尾亦隨出自報王曰
為子已生王曰誰能令出于時大臣

佛本經有部本耶耶事卷第三十九 第九十

以事具曰王遂傷曰我之宮女咸不貞良唯牧羊人獨見清白王曰噉牛女來我須自問女至王問汝以實言今爲生子耶荅曰如是王作是念母既賢善女亦應然我試問之汝有女不荅王言有其字如何荅名妙容曾與人未荅未曾與阿母若如是者當可與我荅隨王意即辨儀禮娶入宮中王復念曰宮女非貞已虧盟誓若今住此必行非法後因金翅鳥來王即具告其事弟宜晝日將我婦去安海洲上夜可持來荅言善好遂便以婦付與金翅如其言契晝去夜來時彼海洲有好香花名曰去醫婦便日日結此花賜送與梵授時婆羅痼斯有婆羅門子因取樵水須往山林見緊鄰羅神女遂將婆羅門子入石龕中便與交通共相得意其女若出求花果時自既出已便將大石掩閉其門人不能動後經多時誕生一子其子行時身形連疾遂與立字名為速疾父於子前每常歎說婆羅痼斯是好住處汝今應知子問父曰父何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九上三張

生荅曰婆羅痼斯是本生處荅曰若余何不還鄉父曰汝母若出求花果時必將大石掩其穴口我不能動欲逃無路荅曰我當爲問父言大善子便數數取石試之乃至力成能排大石報其父曰戶既得開共父逃走父曰汝母暫爲花果須出急即還來無由得去若其於路逢見我者必定相害荅曰我作方便令彼還來父言好事母持果至于便取敬爵而吐出母曰何意如是豈不美耶荅曰母懶遠去近覓苦果誰復能食故須奔却母曰若令我當遠去覓好果來荅曰善哉爲覓好者母至明日即便遠去子報父曰今是走時無宜更晚遂去其石父子俱逃至婆羅痼斯父生之處其母來至見石室虛推胃大哭隣人問曰何意帝耶即以事具荅隣人曰彼是人類走向人間亦何事憂苦母曰我不憂此相與別離但恨未曾教其一伎令得活命彼便荅曰我亦覓向婆羅痼斯若有活緣汝可與我我若見時轉授於子其母即以筌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九下三張

授之報言姊妹若見我見面親付與語言汝可彈此筌篋以自活命其第一絃指不應觸若觸者必有損害彼即持去時婆羅門將兒速疾付師受學師即教詔兒因暇日即疾入山採取薪木遇見隣人問速疾曰汝比何如荅曰常受飢苦知欲如何報曰汝母相憶泣涕恒流何不往彼荅曰彼是藥又誰能共住荅曰若不能去我今與汝活命之物不得與他荅言不與即授筌篋報言彈此而爲活命其第一絃指不應觸若觸者必有損害荅曰善哉我如是作即持筌篋至學堂處見諸同侶彼便問曰汝來何遲荅曰見我母友授此筌篋諸人問曰汝能彈不荅言我能汝可爲彈我等共聽彼即爲彈初絃不觸彼言何故不觸初絃荅言觸者必生過患汝今但觸何過之有即便指觸時諸學生不能自持悉皆起舞舞緣斯日晚至先生處問曰何遲彼即具荅先生問曰汝能彈不荅曰我能若余爲彈一曲彼即爲彈初絃不觸先生曰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九下三張

意初絃不以指觸答言若觸恐有過生汝但指觸斯有何過即便彈觸先生及婦悉皆起舞不能自持所居屋舍悉皆崩倒瓦器之屬盡破無遺先生大瞋即扼其項駝出村外既被斥逐隨處孤遊唯彈箏篴而自活命

時有五百商人賁持貨物欲入大海諸人議曰衆事皆有但无音樂何以自娛至大海中誰解憂悶一人報曰速疾婆羅門子解箏篴篴可相隨去即將速疾共至船中於大海內諸人

告曰汝箏篴篴共相娛樂即便為彈初弦不觸諸人問曰何不觸弦答曰

若觸有過彼言但觸能作何過即為彈觸其時舢舨船跳躑海中遂便破碎

所有商人悉皆漂沒同時命過唯有速疾一人得存過版逢風天緣命活

遂便吹至金翅鳥洲於一園中更無男子唯見梵授王婦妙客女人因與

言交共行網密晝日相見夜即別離問言汝每於夜何處去來彼既通懷

悉皆具告答言賢首若如是者何不將我共至婆羅症斯女答言好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九 蓮華經

汝俱行問男何字我名速疾汝復何名我字妙客其女即便漸持小石乃至與人輕重相似斟酌得去即喚速疾同乘金翅向婆羅症斯女曰余可合眼開即損睛欲至城邊聞人叫驚遂作是念易歸欲至開眼瞻望鳥急趁風兩目便瞎于時妙客置之園內自向王邊後至春時名花盡發衆鳥哀鳴王與宮人入園遊觀時妙客女亦在其中速疾聞彼去馨花香即為頌曰

風吹去馨花 芳香真可愛 猶如海洲上 與妙客同居

時梵授王聞此頌聲勅內人曰遍可觀察誰作此聲諸人答曰有患眼人作斯聲爾王便喚至問曰汝作頌聲

答言我作汝應更作我試聽之便作是念豈非雅頌王樂聽聞我為作之

或容賞賜即還說頌 風吹去馨花 芳香真可愛 猶如海洲上 與妙客同居

時王問曰言海洲者去斯遠近以頌

答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九 蓮華經

妙客所居處去斯有百驛超過於大海有洲真可愛 王既聞已以頌答曰 汝願曾聞見我所愛樂者 若是妙客身汝可說其相

是時盲人以頌答曰 腰間有万字 臂前有一旋 常結去馨花 寄來與人主

王聞語已便作是念此人惡行難安海島亦復通彩既無所用宜應與此

忿恨居懷乃為頌曰 妙客具瓔珞 付與此盲人 宜可速乘驢 驅之出城郭

于時二人被王擯出盲人將婦隨處摸遶至日暮時投大聚落於空天窟

權且居停時有群賊五百夜入此村諸人覺知悉皆除剪唯有賊師一人

走入天窟反閉其戶村人來問廟中者誰盲人答曰我是客人非關賊類

諸人告曰若有賊者即宜速出是時賊師報妙客曰汝何用此盲瞎人乎

宜可出之與我同活妙客便許推出盲人村人見之遂斬其首既至天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九 蓮華經

賊帥便將妙客而去至一河邊无有舢舨不能得渡賊報婦曰賢首河既汎漲無由共過汝且住此洗浴身體所有瓔珞我先將過安彼岸已還來相取婦言隨意便脫衣裳及諸瓔珞與其賊帥入水而坐即作是念豈不此人將我物走通告彼曰

大河今汎漲瓔珞汝持將我生如是心恐汝今偷去

賊帥聞已以須通報

汝夫無過令他殺誰信於我有親心所有瓔珞我持行恐汝得便還傷我是時賊帥即便將物弃婦而行其女遂即露體出河入草而住去此不遠有老野干口銜肉齧循河而去時有一魚從水躍出擲身岸上野干見已弃所銜肉欲取其魚魚入水中肉被鷄撥兩事俱失垂耳而愁于時妙客於草叢內遙見野干即說頌曰

肉被鷄將去魚復入河中兩事並皆亡愁苦如何益

是時野干聞頌聲已四顧而望不見一人乃為頌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九 第十八頌 頌

我不為歡笑亦不作歌舞誰在草叢中以言相調戲

妙客聞已在草叢中報野干曰我是妙客野干聞聲即膜罵曰汝罪過物不自著耻反來相調以頌答曰

舊習已殺却新夫將物行彼此無歸代愁怨草中鳴

妙客聞已即以頌答

我今還奉舍貞心事一夫恐損於宗族不復作狂愚

是時野干亦以頌答

假使涼伽水逆流烏鳥白鵲部生多羅汝能專守一鳥與鴿鷓鴣同共一樹棲彼此相順從汝能專守一假使蛇鼠狽共在一穴遊二物情相愛汝能專守一假使用龜毛織成上妙服寒時可披著汝乃有貞一假使蚊蚋足可使成樓觀堅固不搖動汝能專守一假使蓮花莖作橋令衆渡大鳥亦能過汝能專守一假使大海中水中生火聚諸人皆共向汝能專守一

是時野干說是頌已告妙客曰我且作斯戲調之語我能令汝還得依舊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九 第十九頌 頌

國夫人將何酬報答曰知識若能令我還心昔者我當日供給肉食不使乏少野干曰若如是者當用我言應入涼伽河內令水至咽合掌向日念天而住我為報王野干便去至王

聞處出大叫聲作如是語妙客今在涼伽河中洗心練行宜疾喚取還入後宮王先曾學野干之語既聞其事告大臣曰卿今宜往涼伽河邊我聞妙客在彼勤苦改心易操即可將來

與我相見時諸大臣既見妙客即以瓔珞衣服嚴身將至王所王見歡悅還依昔日為大夫人遂日中常以好肉供給野干後便即絕是時野干還伺王宮相近之處叫聲告曰妙客汝不以肉共相供者我當令王熟打於汝與舊不殊夫人聞怖即還給與野干之肉汝等苾芻勿作餘念往時妙客者即唄鉢羅苾芻是彼時速疾者即鄒陀夷是往時聞去嚼花香氣知是妙客今聞唄鉢花香知是彼

是時野干說是頌已告妙客曰我且作斯戲調之語我能令汝還得依舊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九 第二十頌 頌

第四一冊

五四九

第六門第五子攝頌曰

度居八敬法 且欲依次生 二部事各殊
還俗居不度

佛在劫比羅城多根樹園時大世主
與五百釋女往詣佛所禮雙足已退
坐一面佛即為說種種妙法示教利
喜令時大世主既聞法已深心歡慶
從座而起合掌向佛自言世尊頗有
女人於佛法中出家近圓成茲若
性堅修梵行得第四沙門果不佛言
大世主汝應在家著白衣服修諸梵
行統一圓滿清淨無染此能獲得長
夜安隱利益快樂如是三請佛皆不
許頂禮雙足奉辭而去

今時世尊著衣持鉢出劫比羅城往
取葦聚落時大世主聞佛去已與五
百釋女自剃頭髮皆著赤色僧伽肚
衣常隨佛後隔宿而去世尊到彼住
相思林中時大世主涉路疲極塵土
蒙身便詣佛所禮佛足已退坐一面
令時世尊為說妙法亦教利喜時太
世主既聞法已從座而起合掌自言
世尊頗有女人於佛善說法律之中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第九 第二十一 頌

出家受近圓成茲若居性堅修梵行

證得第四沙門果不佛言大世主宜
應剃髮著緋條衣乃至盡形堅修梵
行統一圓滿清淨無染此能獲得長
夜安隱利益快樂如是三請佛皆不
許時大世主知佛世尊煩請不許遂
於門外啼淚而立時具壽阿難陀見
已問言喬答弥因何啼泣而立答言
尊者我等女人世尊不許出家作茲
若居是故啼泣阿難陀報言喬答弥
可住於此我問如來今時阿難陀詣
世尊所頂禮足已在一面立白佛言
世尊頗有女人於佛善說法律中出
家近圓成茲若居堅修梵行證得第
四沙門果不佛言得有若如是者願
許女人出家佛言阿難陀汝今勿請
女人於我善說法律之中出家近圓
成茲若居性何以故若許女人為出
家者佛法不久住譬如人家男女少
多即被惡賊破其家宅女人出家破
壞正法亦復如是又復阿難陀如作
田家苗稼成熟忽被風雨霜雹所損
女人出家損壞正法亦復如是又復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第九 第二十二 頌

阿難陀如甘蔗田成熟之時遭赤節

病便被損壞元有遺餘若聽女人出
家損壞正法不得久住速當滅盡亦
復如是具壽阿難陀復白佛言是大
世主於世尊處誠有大恩佛母命珍
乳養至大豈不世尊慈悲攝受佛告
阿難陀實有斯事於我有恩我已報
訖由因我故得知三寶歸佛法僧受
王學處於四諦理無復疑惑得預流
果當盡苦際證會無生如是之恩更
為難報非衣食等可相比喻今時世
尊告阿難陀曰汝為女人求請出家
成茲若居者我今為制八尊敬法盡
壽修行不得違越我此所制如種田
人夏未秋初河渠之虞堅修隄堰不
使水流溉灌田苗隨處充足八尊敬
法亦復如是云何為八阿難陀詰茲
若居當從茲若求出家受近圓成茲
若居性此是初初敬法事不應違乃
至盡形諸若若居當勤修學
阿難陀半月半月當從茲若求請教
授此是第二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
形當勤修學阿難陀無若若居不得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第九 第二十三 頌

安居此是第三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

阿難陀若苾芻居不得詰問苾芻憶念苾芻所有過失謂毀戒見威儀正命阿難陀若苾芻居見苾芻戒見儀命有毀犯處不應詰責苾芻見居有毀犯處應為詰責阿難陀此是第四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阿難陀苾芻居不得罵詈瞋恚訶責苾芻苾芻於居得為此事此是第五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阿難陀若苾芻居雖受近圓已經百歲若見新受近圓苾芻應當尊重合掌迎接恭敬頂礼此是第六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阿難陀苾芻居若犯眾教法者應二眾中半月行摩那馳此是第七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阿難陀若苾芻居夏安居已於二眾中以三事見開疑作隨意事此是第八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九 第二十四張 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九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鑒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九 第二十四張 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 跋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內攝頌曰

近圓從苾芻 半月請教授 依苾芻坐夏
見過不應言 不瞋訶礼少 意喜兩眾中
隨意對苾芻 斯名八尊法

阿難陀我今已制苾芻居八尊敬法皆不應違若大世主喬答弥能奉持此八敬法者即是出家受近圓成苾芻居性時具壽阿難陀聞佛所說八尊敬法頂礼佛足奉辭而去詣大世主處作如是語大世主當知世尊已許女人於佛所說善法律中出家受近圓成苾芻居性然佛世尊制諸苾芻居行八尊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當勤修學我今為說世尊所制八尊敬法今應諦聽善思念之時大世主言願為我說一心聽受尊者告曰如世尊說諸苾芻居當從苾芻求出家受近圓成苾芻居性此寂初敬法事不應違乃至盡形諸苾芻居當勤修學如是至終一一具告時大世主

聞尊者阿難陀說敬法已深心歡喜頂戴奉持白阿難陀言大德譬如貴族四姓家女澡浴身體拭以塗香淨治髮爪衣服鮮潔時有餘人以占博迦盟鉢羅等結作花鬘持授彼女是時女人既見花來歡喜而受置於頂上大德我亦如是以身語心頂受如來八尊敬法時大世主受敬法時及五百釋女即是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余時具壽鄒波離請世尊曰如佛所說若大世主受持敬法則是則出家是則圓具成苾芻尼者未審自餘女衆其事云何佛告鄒波離自餘女衆如法次第當與出家及授近圓時諸女人聞是教已不知云何是其次第以緣白佛佛言大世主為首及五百釋女受尊敬法是則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自餘女人皆當如是次第受之若有女人求出家者詣一尼所申禮敬已彼尼即應問其障法若無難者應可攝受授以三歸并五學處先

乃至命存歸依佛陀兩足中尊歸依達摩離欲中尊歸依僧伽諸衆中尊如是三說師云好答云善

禮尊像次禮其師宜令合掌教作是語阿遮利耶存念我某甲始從今日

次授五學處教作是語阿遮利耶存念如諸聖阿羅漢乃至命存不殺生不偷盜不欲邪行不虛誑語不飲諸酒亦如是此即是我五支學處是諸聖阿羅漢之所學處我當隨學隨作隨持如是三說願阿遮利耶證知我是鄒波斯迦歸依三寶受五學處師云好答云善

緣在室羅伐城余時世尊令大世主喬答弥及五百釋女受八尊敬法佛聽即是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因此尼衆轉授餘人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如是展轉更授餘人尼衆增盛後於異時詣上座苾芻尼詣大世主喬答弥所作如是言善哉聖者當知我等苾芻尼衆出家已久諸餘苾芻尼少出家近圓未久今依大小手相恭敬作是語已時大世主喬答弥言諸

妹可待須臾我詣聖者阿難陀處諮問斯事即往具壽阿難陀所說如上事阿難陀曰大世主且待少時我往白佛時阿難陀即詣佛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白言世尊諸上座苾芻尼衆出家已久有餘年少苾芻近圓未久今依大小手相恭敬是事得不佛告阿難陀汝今不應口說斯事何以故若其女人不於善法律中而出家者諸有信心長者婆羅門等見諸苾芻咸持美食共相給施令元闕乏阿難陀復有信心長者婆羅門等以新淨白疊敷在街衢作如是語願仁沙門踰斯疊上令我長夜獲大利益長得安樂阿難陀復有信心長者婆羅門等以毳布地作如是語願仁沙門足蹈我髮令我長夜獲大利益長得安樂復次阿難陀若其女人於我所說善法律中不出家者我諸弟子所有威德假令日月具大光明不能映蔽況餘死屍外道之類復次阿難陀若其女人不出家者我之教法滿一千年具足清淨無諸染汙由出家

緣在室羅伐城余時世尊令大世主喬答弥及五百釋女受八尊敬法佛聽即是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因此尼衆轉授餘人出家近圓成苾芻尼性如是展轉更授餘人尼衆增盛後於異時詣上座苾芻尼詣大世主喬答弥所作如是言善哉聖者當知我等苾芻尼衆出家已久諸餘苾芻尼少出家近圓未久今依大小手相恭敬作是語已時大世主喬答弥言諸

故減五百年是故阿難陀我令百歲
近圓苾芻居應當尊重合掌迎接恭
敬頂禮新受近圓苾芻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居有四人衆事
五人衆事十二人衆事起彼便物集
二部僧伽事務既多遂妨教授讀誦
思惟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二衆
事別唯除出罪近圓及半月等法事
須共為餘皆別作

今時室羅伐城有一長者娶妻未久
遂即有娠月滿生女生已父亡母養
既大其母亦歿後時吐羅難陀居因
乞食入其舍見女問曰汝屬於誰答
言聖者我無依怙曾未屬人報言若
如是者何不出家女曰誰與我出家
居曰我能與汝可隨我去彼即隨行
至居住處便與出家後被煩惱之所
牽纏遂便還俗時吐羅難陀居因出
乞食遇見其女問言少女如何得活
答言聖者我無依怙辛苦存生報言
若尔何故更不出家答曰我已還俗
誰與出家居曰我能即與出家遂行
乞食長者婆羅門見已皆共譏嫌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 第五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釋迦女能為善事或時出家而修梵
行或時罷道還俗隨情所為豈
非善事諸居聞已白諸苾芻苾芻白
佛佛作是念由還俗居有如是過從
今已去諸還俗居更不得出家其長
者等善為譏笑損壞我法是故苾芻
居一捨法服已歸俗者不應更令出
家若與出家者師主得越法罪

第六門第六子攝頌曰

因度喬答弥 出家有五利 可於五衆內
訶責事應知

緣處同前今時婆羅痾斯有一長者
名瞿答摩大富多財娶妻未久便持
財貨往得叉城而為興易既至彼已
便詣一家而求住止時彼主人長者
号曰名稱見唱善來歡懷命坐因即
相知共為交密時瞿答摩賣舊持新
還歸故邑後於異時主人長者因為
興易到婆羅痾斯遂授瞿答摩家而
為停止彼見為喜唱言善來共申久
好時得又長者告瞿答摩曰作何方
便我等歿後所有子孫共為親愛不
相疎隔瞿答摩曰善哉斯語今可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 第六跋

作拍腹之親我等二家若生男女共
為誓嫌彼言可尔我意同然時彼長
者賣舊持新遂歸本宅其婦有娠月
滿生男經三七日聚會諸親與兒作
字名曰遊方于時婆羅痾斯瞿答摩
聞彼生男情甚歡悅便作是念得又
長者共我交親今既生男我當生女
彼是丈夫可作嚴身璆珞衣服令使
送去并持書曰聞君生男情甚欣悅
今送衣服璆珞垂納受得又長者得書
領信還以書答時瞿答摩得書表意
情求於女未久之頃婦遂有娠月滿
生女雖儀貌端正而瘦減常人諸親
物集與之立字衆皆議曰此女形瘦
是瞿答摩女應與立字号曰瘦瞿答
弥時彼長者聞其生女作如是念我
友生女豈得徒然可寄衣璆用申歡
慶彼即是我新婦何疑遂裁書曰聞
君誕女慶喜交懷聊寄衣璆用申欣
賀幸當為受異表不空彼覽書已報
書答曰許作交親今皆遂願各待成
立共嫌誓姻時瞿答摩既披書已女
漸成笄教其學識得又長者亦復教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三 第七跋

第四一冊

五五三

兒令解衆善長者先時有私通婦女以兒付彼令學陰書此論女人與男妓交通私密矯誑難知之事多時學已報言阿母我已學得今欲還家其母報曰汝可善學且勿歸家答言阿母我已善學憶舍須歸母即私把紫鍊綿團告言汝若定去不肯住者我自打頭令破流血答言阿母必苦相留我且未去母曰寒窮物自言善學陰私書者汝尚不知豈有我為他兒自打頭破我擬將淫紫鍊綿於頭上按令赤汁流下人見謂血汝實元智未可言歸既聞母語遂且停留未久之間復言阿母我欲還家其母報曰汝應且住答言我去母曰汝若去者我授井死答言阿母必其如此我不歸家母曰愚癡物自言善解陰私書者汝尚不知豈有我為他兒自授井死我擬井中多置草褥投身而下人見謂死汝實無智未可言歸復經少時又言阿母我欲還家母曰汝已慙慙再三言去若不住者我作乳糜食託方去乳糜熟已盛銅槃中多安酥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 第八 戒

蜜對兒盡食食已還復吐著槃中命言汝食答言阿母吐出之食云何復食母便啼泣隣家聞已皆來共問何意啼哭母便具告隣人答曰為汝作糜何因不食報言此是吐出云何可食母即捫臂大哭告諸人曰豈有吐食持與人乎隣人皆集強令其食彼兒見逼遂欲食糜母便捉手掌打其面報言癡人自謂善解陰私之書汝實無智寧容目擊吐食而便食之因即駭出不與同住時長者子既被斥逐遂還故居自為商主將五百商人多持賄貨南之中國每對諸人說歌女色漸次遊行至婆羅痼斯時諸商人往還來去皆與娼女共作交通由聽善言不入娼舍娼女議曰姊妹當知此地商人先多交往今並離欲不復相看一女告曰我聞商主善解陰書於諸女人極生厭賤由是諸人皆絕還往衆中有一年老娼女問諸人曰彼是丈夫不答是丈夫諸根具足報言我女若能誘得彼者於衆女中立為衆首答言如其得者立為第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 第九 戒

若不得者其欲如何答曰當酬汝等五百金錢衆人曰善其母即便就商主邊賃宅而住多貯衆貨不令闕乏商主家人時來店所有所求覓老母問曰汝屬誰家報言我屬商主母曰我兒持貨亦向他方自為商主豈不如此者及他人汝從今日來我家中若有所須皆隨意取既聞此言數數來取商主遂恠問家人曰汝於何處得斯異物家人白言去此不遠有一老母所住之家多貯衆貨自言我兒持貨亦向他方自為商主豈不如此求及他人汝等所須來隨意取我有所須即從彼覓商主聞已於其母所情生愛念告家人曰其母既能如此資給事同我母家人往彼報其母曰商主於母深生愛念與母不殊老母曰何時當得見子面耶答曰善哉我報商主即便還報商主聞已報言善事遂即行詣老母店中既相見已歡笑迎接母便問曰汝名字何答曰我字遊方母曰我子商主亦同此名汝即是彼體無差異往來我處勿作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 第十 戒

他心答言如是情無間別母命其女汝可進來與兄相見女即出來共相致問于時商主見彼女來儀貌端嚴舉世無匹便生愛著如猛風吹不自覺知何所投措片時醒悟告其母曰誰家少女報言愛子是汝之妹問曰已屬他不答曰未有所屬報言阿母若介何不與我母曰欲令事汝不擬與他然有一過使我懷疑歡合暫時欲去便弃答言阿母頗能相與必不弃遺母曰若如是者所有財物將入我家方信汝心言無有二答言可介遂將財貨運入其家家有後門入即將出知物盡已告曰宜還告日可共成親母即遂報諸娼女等可於某日各自嚴身著上妙服咸至我家共為歡會至成親日商主見恠問言阿母何因大會更無男子唯有女人老母嬌言男子未至時有一女遂共商主耳語君可不知我等並是娼女耶商主念曰我被娼女之所欺誰其女交歡已經多日報商主曰與我金錢答曰我之財貨並入汝家更從我索何物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十二卷

相與女即默然後時商主因酒睡著遂將蓮蔭裏束送著街衢天曉人行即便睡覺見身如此深生悔惱泣淚橫流飢火所燒為求飲食遂往傭力人邊覓雇身處于時瞿答摩長者更造新舍多雇作人令往屋中隨處求覓覓長者子來時瞿答摩見彼容儀極為軟弱告使者曰我觀此人似未曾作更覓餘人彼聞語時重加憂惱悲淚交流觀長者面長者便恠問言女誰家子從何處來名字何等彼即哽咽聲嘶答言阿父當知我是北方得又邑人名曰遊方我以天緣來至於此我今不知何所趣向今遭苦難死活難期時瞿答摩見語悲哀情生愍念問曰汝識得又城人名稱長者不答言阿父我薄福人彼即是父時瞿答摩聞說父已知是舊親更鍾慈愛美言告曰汝可无畏勿生悲慘當作丈夫是汝舍宅既蒙安慰遂息愁懷長者即便賜以衣服嚴身之物澡浴塗香飲食房舍凡其所須皆令無乏復告婦曰汝可為女備辦璆珞莊飾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十二卷

之具丈夫既至當作娼婦遂對宗親告遊方曰今是吉辰共為娼婦遊方答言阿父我未成親且求財貨長者告曰宅中財物隨意所須既無乏少更求何用然遊方本意往姪女舍欲報私讎答言阿父我成親日廣備禮儀豈等凡流隨宜嫁娶長者默然是時遊方出城遊觀於大河中見有死屍隨流而去岸上烏鳥欲食其肉舒散不及遙望河邊遂以爪捉著搭拉其散散便長去食其死肉食肉足已復得一著搭拉今縮如故無異遊方見已取著而歸遂將五百金錢往姪女舍報言賢首往以無錢縛我昇出今有錢物可共同歡女見有錢遂便共聚是時遊方既得其便即將一著搭拉鼻梁其鼻遂出長十尋許時家驚怖惣命諸醫令其救療竟無一人能令依舊醫皆弃去女見醫去更益驚惶報遊方曰聖子慈悲幸忘舊過勿念相負為我治之遊方答曰先當立誓我為汝治先奪我財並相還者我當為療答言若令差者倍更相還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十二卷

對眾明言敢相欺負即取一箸指彼鼻梁平復如故女所得物並出相還得物歸家廣為誓會命聚宗族娶婦成親時瞿荅摩城外有宅報女夫曰汝可將婦詣彼停居彼有村坊悉皆給汝既至彼已安樂而住未經多日婦即有娠欲至生時報其夫曰我欲歸家今母看養荅言隨意既到舍已便即生男遂將此子還向舊居未經多時復有娠體欲至生日復更同前求還母處即將一子共夫乘車遂於路中夫乃下車詣一樹下縱身而睡毒鉅來蜇因此命終婦在車中便誕一子生已下車便至樹邊報夫主曰我已生兒君宜慶喜大哭不語後以手觸方知命終婦哭掙臂痛惱憂塞時有強賊盜其牛去唯有空車重增悲咽四向顧望不復見人携抱二兒却還本所行至中路遇大風雨河水泛漲求途無由即作是念若將二子一時渡者我及於子俱並不存遂留大子懷抱小兒既得渡河置於岸上迴取大兒浮至中流有野干乘遂銜

按此經中野干乘遂銜

小子子啼聲母遙叫喚大子意謂其母相喚擲身入水因即命終母急上岸赴彼野干遂得其兒看已命過遂便號哭棄彼河中復見大男隨流而去情為猶活即入水浮觀之知死痛切悲啼速便上岸夫兒離背獨行曠野唯著一衣號慟而去推背惻惻不能自裁時行時坐宛轉於地是故苾芻當知先葉果報熟時必須身受無可逃避當念之時在家父母并諸親屬俱遭霹靂感悲命終唯有一奴得存餘命悲啼啼哭急走而來女見問之汝何行急彼便倒地悲叫而言听有家親咸遭霹靂唯我一身得全餘命女聞號叫悲不自勝說伽他曰我於先世中曾作何惡業夫兒及父母眷屬一時終我是薄福人獨行隨處示親族皆零落何面欲求生寧在於山藪曠野無人處不住於家宅憂愁日夜增說是頃已即與奴別隨意東西唯獨一身至一聚落遇到一家見有老母撚劫貝線攢寄停止母遂相容便到母邊共其撚線有一織師少年時來

按此經中野干乘遂銜

母處買劫貝線母於異時便持細縷往少年處彼問阿母昔日縷鹿今何細妙母曰此非我作問是誰為荅有客入彼能妙作報言阿母我獨一身更无兼手何不與我衣食相供荅言我歸問彼知意報來即貴價取縷設好飲食香花莊飾令母還歸瘦瞿荅見而問曰阿母何處賣線得錢身香花彩荅言少女非直貴價得錢身服花彩更乃飽饕美食歡喜歸來女曰我惟非常為此相問即於女前說織師如復言少女彼之織師未有妻室汝能共活衣食相供荅言阿母勿說斯語我於家室深生厭患隨宜活命更不求餘母曰女人无依理難存濟宜覓處所以自安身遂說百種因緣令其改嫁女便心變從彼所求織師既知以禮迎去時彼織師性多毒害雖無罪過常行杖楚其女即往告老母曰何意將我付與藥又常受苦楚知欲何計報言少女汝勿懷憂若有男女自相憐愛家產資財並皆屬汝其女未久便即有娠其夫知已

按此經中野干乘遂銜

不加楚毒妻生傍意不並尋常織師
覺已懷恨而住後該織師共為聚集
酒醉還家扣門而嘆其時婦屬產期
閉門而坐雖聞叫喚無由出看織師
性惡復加酒醉懷恨在心更增忿怒
婦生子畢方與開門告夫主曰我已
生兒君宜喜慶夫聞斯語懷毒在心
便作是念有娠之時已憐於我今既
生子更長高心若不煞之必為嫌隙
即報妻曰汝速然釜以油置中見油
沸已告其婦曰汝可以見投於釜內
妻曰此是君兒新生無識有何過失
而欲殺之是不可也即以廢杖打其
脊上世間憐愛無過自身不能受苦
遂即舉兒置油釜內夫見熟已報之
汝今可食此肉答曰我欲如何自食
子肉夫遂倍常苦楚逼害忍苦不已
遂食其肉如世尊說

染欲是小過 愚者亦能除瞋癡是大殃
智者當速離

于時織師遂生悔恨坐卧不安如火
燒心極懷憂惱煩然睡著妻作是念
其人煞于令我食肉人中藥又可宣

抄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七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逡巡即持道糧走出城外時有北方
商人欲還本國便共為伴隨時活命
彼大商主見此女人容儀端正便生
愛念問言少女汝屬於誰欲何所適
報曰我先有夫毒蛇蜚死一子新生
被野干所害一子兩歲溺水而亡父
母親知咸遭霹靂我無依託隨處遊
行且寄商人以求活命商主念曰此
女容儀率求難得即便納受以為己
妻忽於中路狂賊破營財物並將夫
身被殺賊帥見女儀容可愛給以衣
食遂納為妻後被北方國主誅其賊
帥遂將此女為大夫人未經多時王
便崩背于時臣佐作大禮儀准其國
法以人殉死王及妃后葬入陵中板
賊破陵穿孔已穴瘦瞿答弥在於墓
中土塵入鼻即便噓噴群賊聞聲悉
皆驚怖謂起屍鬼四散奔馳時瘦瞿
答弥見墓開明方從孔出既出外已
四顧忙然憂惱百端求生無路加以
飢渴內迫身心因即癡狂不記先後
遍體泥塗手足皸裂露形而去漸漸
孤行途經万里至室羅伐如世尊說

抄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八卷

衆生業報難可思議先所作業悉皆
自受惡緣斯盡善果方生次復前行
至迦多林所介時世尊大衆圍遶為
說妙法彼遙見佛三十二相八十種
好周遍嚴身世間無匹圓明赫奕超
日千光如寶山王觀者忘倦女極瞻
仰遂得本心觀已形容深生著恥即
便坐地不敢遊行於一切時如來大
師無不知見恒起大悲饒益一切於
救護中寂為第一寂為雄猛無有二
言依定慧住顯發三明善修三學善
調三業波四瀑流安四神足於長夜
中修四攝行捨除五蓋遠離五支越
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普
施開七寶花離於八難樂入正路未
斷九結明開九定滿足十力名聞十
方於諸自在寂為殊勝得法無畏降
伏魔怨震大雷音作師子吼晝夜六
時常以佛眼觀諸世間誰增誰減誰
遭苦厄誰向惡趣誰陷欲泥誰能受
化作何方便拔濟今出無聖財者令
得聖財以智安膳那破無明膜無善
根者令種善根有善根者令得增長

抄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九卷

第四一冊

五五七

置人天路安隱無尋趣涅槃城如有
頌言

假使大海潮或失於期限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佛於諸有情慈悲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如母牛隨犢

余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汝向眾外可
以上衣授與商主之婦瘦瞿答稱令
其披著將來聽法時具壽阿難陀奉
佛教已即行詣彼捨衣覆之將至佛
所禮足已退坐一面如來大師觀
彼根性隨機說法於四諦理令其解
悟以智金剛杵摧二十種有身見山
獲預流果既得果已便從座起合掌
向佛歎未曾有自言世尊唯願慈悲
許我於佛法律捨俗出家成苾芻且
而修梵行世尊知已付與大世主彼
既得已即令出家并授近圓教讀毗
奈耶如法教誨彼即策勤一心無懈
觀知五趣輪轉不停諸行無常畢歸
磨滅斷三界惑破五趣輪證得阿羅
漢果三昧六通具八解脫得如實知
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
後有心無障礙如手搗空刀割香塗

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無有異於諸
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
余時世尊告諸苾芻於我弟子苾芻
且中瘦瞿答稱持律第一是時諸且
聞佛記已有諸且眾詣瘦瞿答稱聽
其說法時瞿答稱欲令諸且生厭離
故即便為說本業已緣諸且聞已便
向苾芻廣說其事後於異時瘦瞿答
稱來禮佛足諸苾芻見共相耳語說
彼業緣時瘦瞿答稱禮佛足已奉辭
而去

余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陀曰是諸
苾芻共相耳語為說何事時阿難陀
以緣白佛佛告阿難陀眾生菜報難
可思議由心造作一切世間皆因業
生依業而住凡自作業當受其報時
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世
尊此瘦瞿答稱先作何業夫被地墮
而死一子野干所害一子溺水而亡
父母親知咸遭霹靂自食子肉心乱
癡狂漸漸遊行來詣佛所善法律中
出家近圓斷諸煩惱證阿羅漢蒙佛
授記於眾中持律第一佛言汝等

苾芻當知此且由先作業果報熟時
皆須自受非外四大等乃至說頌廣
如餘處汝等苾芻當一心聽往古昔
時於一聚落有長者住大富多財娶
妻經久迥無兒息心懷憂惱我有多
財了無繼嗣身亡之後並入官取婦

問何憂夫以事答婦作是念我今未
知由夫薄業我無福耶不生子息豈
非天主於我情生異念更覓餘妻親
對我前掌頰而住廣說愁詞我宜自
行不勞他遣告其夫曰我有惡業不
懷男女可更覓婦男女當生報言賢
首汝豈不聞家有二婦欲將冷水飲
麩無由於其宅中常為鬭諍共相惱
乱無有停歇妻作矯情報言聖子宜
可娶來彼若年顏與妹同者我便於
彼如妹看之與女相似如女瞻養夫
聞此語遂更求妻於異聚落有一長
者妻生一女復有二子女既長大父
母並亡其人遂來至二弟處求姊為
妻彼便見與作大禮儀共相誓婦人
皆法介得新志舊不念前妻舊婦腹
中先有惡病不生男女兒夫棄擲極

生嫉妬因即病差便即有娠報夫主曰我今有娠君當喜慶夫曰賢首汝若生子我歿世後得為繼嗣自作家主婦曰誠如所說君之後妻若不藥我墮胎必有斯理夫曰賢首我先語汝家有兩婦定相惱亂汝今無事早發斯言婦便默余月滿生兒母便念曰此子幸蒙天緣得生必被後妻之所損害我今付彼令養為兒作是念已語後妻曰小妹此兒與汝共作養育俱為己子情勿間然彼言善事遂共恩養未經多時遂生惡意作如是念此非我子豈繼我家若長成日母作夫人子為曹主我充婢使此必無疑何用養然宜當早殺既生惡念如火益薪其焰轉熾懷毒惡心亦復如是遂以竹籤刺兒喉內子患楚痛極苦號啼問後母曰何意孩子悲啼答言不知母即抱持哀憐撫拍子懷苦楚啼泣更增即使以妳置彼口中方見竹籤驚忙拔出其兒因此便即命終母懷痛切悲啼號哭起月則喚親隣來集問其所以答言我兒後母嫉

機說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三十三 跋

妬竹籤其口苦楚命終親隣聞已悉皆驚集問言何意啼淚交流具以事答遠近隣伍諸人咸萃共瞋後母告言小兒無過何因苦殺彼既聞已起智作誓我若嫉心殺此兒者當令夫主妻地墮死一子野干所害一子溺水而亡父母親知咸遭霹靂我食子肉心亂癡狂赤體遊行無所知覺汝等必害於意云何其長者後妻豈異人乎此瘦瞿答彌且是由彼往昔極毒害心殺他兒子重為言誓由此業故夫被地墮一子野干所害一子溺水而亡父母親知咸遭霹靂自食子肉心亂癡狂露形而去無所覺知又諸苾芻乃往迦葉波佛時此瘦瞿答彌於彼佛法出家為尼乃至命終修治梵行無所證獲依止一尼為師波駄耶彼佛法中持律第一彼佛世尊亦與授記瘦瞿答彌臨終發願我於迦葉波如來無上等覺教法之中至盡形壽修治梵行所有善根如迦葉波佛授摩納婆當來之世人百歲時得成正覺名釋迦牟尼我願於彼如

機說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三十四 跋

來法中而得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如迦葉波佛說我耶波駄耶於諸尼中持律第一我亦如是蒙佛記為持律第一時諸苾芻復白佛言大德彼之父母先作何業咸遭霹靂夫造何罪被妻地墮二子何憊一被野干損害一為溺水而亡佛告苾芻各自作業皆悉成熟廣如前說汝等苾芻當一心聽此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迦葉波如來應正等覺十号具足出現於世在婆羅痾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今時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去城不遠於河彼岸造一住處諸方僧來咸住於此長者以財付與村人令其興易時有一人三度將財並皆散失長者嘆問汝無智慧三度將財並皆散失若不還我不放汝歸答言長者更容一度將財興易若不還還夫妻二子沒為奴婢遂作明契長者與財復還散失長者即便取其夫妻及子充寺浮人在城居止每日渡河向寺供給身常煮飯妻及二子雜營諸味時有羅漢苾芻知僧捨

機說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三十五 跋

按時逢天雨河水泛溢夫妻及子並皆不至時阿羅漢恠其不來即往告曰日時將至何故不行欲令衆僧悉皆闕食聞是語悲生瞋恚父母親識聞已咒言彼人無事共相苦切何故不遭霹靂而死夫作是語此在路來何不被害地重死一子復言何不溺水而死一子又言何不被害野干所煞汝等必當勿生餘念往時淨人者豈異人乎即夫妻是彼父母等即霹靂死者是彼時夫者即被地重死者是彼時二子者即溺水死及野干害者是此等皆由過去於羅漢處以毒害心出慮惡語皆受斯報汝等必當由是因緣我常宣說黑業得黑報白業得白報雜業得雜報汝等應當勤修白業離黑業時諸苾芻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頂禮佛足奉辭而去

緣處同前介時愚癡惡生釋子無辜咸被誅戮釋女尊親兄弟姊妹以及夫主悉皆喪滅各懷憂苦於佛所說善法律中來求出家得出家已辭如

鈴嚮憂想漸除後為欲纏煩惱還咸不能禁止如世尊說大黑毒地有五過失云何為五一者多瞋二者結恨三者怨讎四者無恩五者惡毒女人亦亦瞋恨多讎無恩惡毒女人毒者謂有一類多欲染心時諸釋女必當且共集議論往吐羅難陀苾芻已所到已頂禮一邊而坐自言聖者欲心煩惱實難禁制常惱女人云何能止報言姊妹更欲何為汝等少年可捨學處宜覓商人少年男子多有財者共作交通煩惱欲心自然止息我若少年共汝同去諸君聞已礼足而還遂更共議諸姊妹等聖者吐羅難陀作如是語我等云何欲為安處或有說言吐羅難陀所言極善我等宜行求覓其事或有說言諸姊妹女人於佛善說法中得出家者甚為難遇宜可往問聖者瘦瞿答弥咸云可介即共詣彼頂礼雙足自言聖者欲心煩惱實難禁制常惱女人我等云何方便能止報言諸姊妹勿道欲名何以故其味甚少過患極多如世尊說諸有智

人於姪欲處知有五失故不應為云何為五一者觀欲少味多過常有衆苦二者行欲之時常被纏縛三者行欲之人永無厭足四者行欲之人無惡不造五者於諸欲境諸佛世尊及聲聞衆并諸勝人得正見者以無量門說欲過失是故智者不應習欲又復智人知出家者有五勝利云何為五一者出家功德是我自利不共他有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二者自知我是卑下之人被他驅使既出家後受人供養礼拜稱讚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三者從此命終當生天上離三惡道是故智者應求出家四者由捨俗故出離生死當得安隱無上涅槃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五者常為諸佛及聲聞衆諸勝上人之所讚嘆是故智者應求出家汝等應可觀斯利益以懇重心捨諸俗網求大功德汝等姊妹為當欲聞我於先世習欲之時所有過患為於今生習欲苦惱諸君答曰且止先世願說今生時瘦瞿答弥即宣說自一生來喪失父母夫主兒子

死亡并食子肉生入墓中癡狂迷亂
次第為說諸屋聞已悉皆恐怖身毛
驚豎便用心聽視瘦瞿答彌面時瞿
答彌觀其根性隨機說法於四聖諦
令彼開悟彼等聞法獲預流果廣如
前說既得果已白瘦瞿答彌幾將失
我被吐羅難陀陷欲泥中未沉生死
瘦瞿答彌問曰彼作何事即具陳如
上報曰姊妹知欲如何彼為惡行損
壞佛法少欲諸屋共生嫌耻云何茲
苦且令他捨學與俗交通時茲苦且
白諸苦茲苦以緣白佛佛言苦茲苦
且不應教他捨其學處勸令歸俗若
相勸者得吐羅底也罪

緣處同前介時有一苦茲苦且訶罵苦
茲苦著苦便即默然時諸苦茲苦以
緣白佛佛言苦茲苦且不應訶罵苦
若犯者得越法罪如且不得訶罵苦
苦如是亦復不應訶罵苦茲苦及正
學女求寂男求寂女如是下三眾各
住頭不應訶罵五眾皆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一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刺譯

第六門第七子攝頌曰

尼不在前行見僧應起敬白僧半加坐
歸俗語元緣

緣處同前介時具壽大迦攝波在亮
子母東林住處於小食時著衣持鉢
入城乞食吐羅難陀尼亦復乞食遙
見大迦攝波便作是念我今宜可治
此愚人若迦攝波次第至家吐羅難
陀即先入其舍在門扇後立迦攝波
來告言聖者宜過家无熟食尊者即
去作是語已還至餘家迦攝波來同
前言告如是展轉乃至多家皆聞斯
語情生怪異若阿羅漢不豫觀者於
事不知便即入定觀誰惱我見吐羅
難陀苦茲苦尼告言姊妹汝今無憊然
是具壽阿難陀作斯過失強請世尊
令如是等惡行女類出家近圓諸苦
茲聞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苦茲尼
多有過患苦茲乞食處苦茲尼不應
前行作是念已告諸苦茲迦攝波善

說其事是故我今制諸苦茲尼苦茲
乞食尼不前行諸苦茲尼便不敢行
因此乞求難得向苦茲說苦茲以緣
白佛佛言苦茲乞食處苦茲尼不應行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苦茲尼在元
量百千大眾之中而為說法介時具
壽大迦攝波因行至彼眾見皆起吐
羅難陀端坐不動眾人即白吐羅難
陀曰聖者大迦攝波人天恭敬我等
遙見咸志驚起聖者端然不移於座
極為不善答曰彼乃元是外道邪徒
極愚極鈍而來出家我是釋女從佛
出家博通三藏善閑說法契含真理
問答無滯何合見彼從坐起焉時眾
聞已皆志譏嫌苦茲以緣白佛佛言
信心長者婆羅門等善作譏嫌從今
已後苦茲尼遙見苦茲應從坐起若
有犯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說若見苦
茲從坐起者後於異時蓮花色苦茲
尼於寺門首為諸大眾演說法要時
具壽阿難陀因行乞食至尼住處蓮
花色尼遙見彼來急從座起阿難陀
來即坐其座問言姊妹汝為大眾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一

第四一冊

五六二

何教法報言演說其經于時具壽阿難陀即為大衆廣說其義蓮花色尼一心佇立聽其說法阿難陀為貪說法不令尼坐久立疲倦被日照身熱悶倒地是時衆中無信心者共相議曰我聞蓮花色尼無諸染欲今見阿難陀美貌容儀遂生異念欲大燒心便即倒地諸苾芻聞以緣白佛佛言汝等苾芻諸長者婆羅門善說其過從今已後若苾芻尼於苾芻處來聽法時應言姊妹就座而坐苾芻若為說法忘命令坐苾芻尼應可白知隨處安坐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汝等苾芻由此譬喻能解其義汝等應聽我略教誨言日出者謂是如來出現於世喻如日出放大光明衆鳥皆鳴者謂說法人按量義理農夫耕作者謂是諸餘信施檀越於我弟子營福智田群賊皆散者謂是魔軍及諸外道悉皆逃迸如是苾芻如來大師於諸聲聞弟子所應作者教令疾作為欲哀愍以大悲心成就利益所應作事我已作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汝等苾芻由此譬喻能解其義汝等應聽我略教誨言日出者謂是如來出現於世喻如日出放大光明衆鳥皆鳴者謂說法人按量義理農夫耕作者謂是諸餘信施檀越於我弟子營福智田群賊皆散者謂是魔軍及諸外道悉皆逃迸如是苾芻如來大師於諸聲聞弟子所應作者教令疾作為欲哀愍以大悲心成就利益所應作事我已作

訖汝等作者自可修行當離誼閑獨處閑居往空林中在一樹下或空室內或在山崖或依坎窟或在草積或於露地或向塚間或屍林處隨宜卧具起得支身如是等處當可端心勤修靜慮莫為放逸勿於後時情生悔恨此則是我之所教誡時諸苾芻聞佛說已便往山林坎窟之中茂林清沼花果勝處一心靜慮遠離放逸諸苾芻尼亦近玉園於閭林中或在餘處受用隨時供身卧具加趺而坐宴默思惟遂有蟲未入小便處因生苦惱世尊聞已告諸苾芻諸尼不應加趺而坐以修寂定應半加坐是時諸尼奉教而作尚有細蟲入身相惱佛言應以故破衣及以軟葉而為掩蔽方始半加當修寂定

緣處同前具壽鄒波離請世尊曰大德若苾芻尼捨戒歸俗重求出家得與出家近圓不佛言鄒波離一經捨戒更不應出家

緣處同前具壽鄒波離請世尊曰大德先制苾芻尼不得詰問苾芻所有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汝等苾芻由此譬喻能解其義汝等應聽我略教誨言日出者謂是如來出現於世喻如日出放大光明衆鳥皆鳴者謂說法人按量義理農夫耕作者謂是諸餘信施檀越於我弟子營福智田群賊皆散者謂是魔軍及諸外道悉皆逃迸如是苾芻如來大師於諸聲聞弟子所應作者教令疾作為欲哀愍以大悲心成就利益所應作事我已作

過失所謂破戒破見破威儀破正命者頗有餘緣諸苾芻尼得詰問苾芻諸過失不佛告鄒波離必無因緣諸苾芻尼得有詰責苾芻如前罪類所有過失

第六門第八子攝頌曰

長者與殘食殘觸不相避不問隱屑事近圓座應知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娶妻已久不生男女後時財物悉皆散盡告其婦曰我今年老不能求財欲往逝多林為出家事妻言聖子君若出家我何依託亦去出家夫言賢首可共同去長者將妻往大世主喬答彌處頂禮雙足自言聖者此是我婦樂於善說法律之中而為出家願慈納受我今亦往逝多林所而求出家答曰善哉男子夫妻能發此勝妙心俱共出家斯為好事如世尊說出家之人有五勝利功德無邊聖所稱歎五勝利者如前廣說汝今可去我與出家時大世主喬答彌即與落髮長者即往逝多林處求一苾芻為作出家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汝等苾芻由此譬喻能解其義汝等應聽我略教誨言日出者謂是如來出現於世喻如日出放大光明衆鳥皆鳴者謂說法人按量義理農夫耕作者謂是諸餘信施檀越於我弟子營福智田群賊皆散者謂是魔軍及諸外道悉皆逃迸如是苾芻如來大師於諸聲聞弟子所應作者教令疾作為欲哀愍以大悲心成就利益所應作事我已作

于時城中遠近咸聞皆言長者有福
今得出家多獲勝妙四事供養後於
異時入城乞食妻必當尼亦來乞食
時世飢饉乞求難得遇見其妻問言
仁者若為存濟妻曰時世飢饉乞求
難得辛苦存生便即告言我今多得
飲食供養若佛聽者減半相與時必
當尼還至本處向諸尼眾具陳其事
尼既聞已向必當說必當白佛佛言
若諸必當有如此必當尼時世飢饉
乞求難得者必當有食應可相與勿
致疑惑如世尊說若必當有如此必
當尼時世飢饉乞求難得有食相與
勿致疑惑者必當乞食得已便即減
半與必當尼恒來就食乃於他日其
必當尼別處得食而不來就必當作
念尼應餘處得食為此不來何勞留
分思惟是已便不出分尼於明日遂
來覓食報言仁者昨不見來遂不出
食今雖有者已成殘宿忌觸不堪受
用尼聞斯語禮足而還至且住處具
說其事尼白必當必當白佛佛言從
今已後必當殘福必當尼得食必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六卷 第七

尼殘必當得食

緣處同前時有必當於僧眾中問必
當尼與僧不同隱屑之事尼聞著耻
俯面而住時諸必當以緣白佛佛言
必當不應問必當尼所有隱屑之事
然必當尼自可相問必當若問得越
法罪必當又問同戒隱事彼復著慚
佛言可令尼隔方問彼尼彼以其事
告彼隔者隔尼聞已方報必當由不
對言少著慚故

緣處同前具壽舍利子等與一必當
尼受近圓已說頌告言

汝於家勝教具足受尸羅 至心當奉持
无障身難得端正者出家 清淨著圓具
實語者所說正覺之所知

說是語已時必當尼月期忽下舍利
子告言姊妹汝可起去尼為著耻便
不肯起時舍利子觀知所以即便起
去諸必當尼曰姊妹纔受近圓未離
壇場豈合惱亂阿遮利耶今起不起
答言姊妹彼是大人不容見我猥屑
之事仁等可不自知更責於我我為
踣踞於前而坐月期忽下云何起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七卷 第七

諸尼聞已向必當說必當白佛佛言
自今已後與女近圓勿令踣踞可坐
軌上或坐草座或復小褥子上由諸
女人身柔軟故

第六門第九子攝頌曰

必當餘具應樂必當尼且踣踞板
不著裝身物

緣處同前余時大世主喬答弥與五
百必當尼遊行人間日將欲暮到近
多林作如是念時今已過日既將暮
不暇入城我等宜共隨時居止待至
天曉方可入城即於寺中露地而眠
而有衣服為塵土所汙至天曉已復
作是念若不頂礼大師至城還須重
來即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坐佛
見衣服塵土所汙知而故問喬答弥
日衣服何因被塵土汙即以事具白
于時佛告具壽阿難陀曰必當所有
餘長卧具不與必當尼耶白言不與
佛告阿難陀從今已後必當受用餘
殘卧具應與必當尼勿致疑惑如世
尊說應與必當尼卧具者時諸必當
分卧具時皆取下忍留上好者與必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八卷 第八

苦尼佛言不應好者留與苾芻尼應與應者隨時供給勿令闕事須食應與緣處同前介時具壽大迦攝波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時吐羅

難陀苾芻尼從外而來欲入住處遇河水泛溢見迦攝波在板橋上吐羅難陀作如是念此愚鈍物今可治之速往橋邊用力蹋板時迦攝波遂即落

河水服並溼鉢沉水底錫杖隨流迦攝波曰姊妹汝無過犯乃是具壽阿難陀作斯過失強請世尊度如斯類思行之女於佛法內出家為尼苾芻聞已以緣自佛佛作是念由苾芻尼

多生過失告言自今已後苾芻尼不應共苾芻同橋上行若行得越法罪如世尊說苾芻尼不得共苾芻同橋行者時有大橋安隱廣大諸苾芻尼不敢共行佛言如是寬廣大橋共行

無過

緣處同前介時吐羅難陀苾芻尼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第行至勝驍夫人處夫人見已唱言善來即敷座令坐共為言議時吐羅難陀

卷之三 第三十卷 第十張 第七段

尼問勝驍曰姊妹何故驚慌腰細耶答言聖者何須問此我但以物結束為悅王意尼曰我今等閑且問答言聖者我用物纏是故驚也尼曰由此眾人見者相受勝驍默然尼至佳處亦著此衣諸尼問曰此非法衣豈合尼畜白諸苾芻苾芻白佛佛言此非法衣著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介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又見夫人乳房圓正問答同前夫人曰我著覆乳房衣又見夫人著承乳房衣又見著勒腰衣吐羅難陀見皆皆問如上具答尼即學作者用此衣佛言皆不合著用者得越法罪

第六門第十子攝頌曰

不漬水汙衣 不持死胎子 不吞於不淨 觸已子非他

緣處同前介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入城乞食時大迦攝波在城乞食臨渠塗行吐羅尼見便作是念我今宜可治此愚人遂持大埽速至傍邊遙擲塗內穢惡臭水汙其衣服迦攝波曰汝無憊犯然是阿難陀作斯過失具

卷之三 第三十卷 第十張 第七段

說如上諸苾芻聞以緣自佛佛言苾芻尼不應以穢惡水汙苾芻衣服若犯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介時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娶妻未久將諸財貨出外與易妻敢好食著妙衣裳欲心熾盛遂共一男而作私通因即有娠既經多月而作是念我宜墮胎若不落者夫到之日必當害我遂即墮胎情懷憂念我今落

訖何處安置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因乞食入其舍告言妙相可與鉢食答言聖者可去无授食人我懷憂惱報言妙相可有人亡答言無有人亡然我墮胎不知欲棄何處報言妙相我若為棄頗能常供乞鉢食不答言我

與我之侍者及知事人亦能與不答言並與即以鉢盛彼死胎向空舍中而為棄擲時彼舍內先有衆多湯行男子室中聚立見而問曰禿頭釋女欲何所作答曰只由汝等無賴狂夫通他婦女造斯過失令我棄胎男子聞已惡罵而去時彼男子路逢諸尼報言罪過物汝吐羅難陀尼現作如

卷之三 第三十卷 第十張 第七段

是棄胎惡業諸尼默尔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尼當大鉢有如是過是故諸尼不持大鉢告諸苾芻土羅難陀作非沙門行當知諸尼不應作此非法之事不持大鉢若尼持大鉢作如是事者得越法罪如佛所制尼不持大鉢者諸尼不知持何等鉢佛言苾芻小鉢是尼大鉢

緣處同前時苾芻多尼既將一鉢不淨置在口中復將一鉢置下根內衆生業報難可思議遂耶懷娠生童子迦攝波時苾芻多尼不敢手觸兒便啼哭諸親問言何故兒哭尼聞默尔餘尼答曰世尊制戒不許觸男故不敢近為此帝哭彼即答言世尊大悲云何已子不聽手觸母不觸者豈可命存尼聞稱善往告苾芻苾芻白佛佛言已子應觸長養抱持無有過失緣處同前佛言已子應觸長養抱持者女人多愛便捉此兒從肩至肩竟共抱持其兒便瘦諸親見問何意如是彼遂具說咸共譏嫌以緣白佛佛言諸尼不應觸他孩子若觸得越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卷 第十二條

法罪

第七門惣攝頌曰

苾芻尼不住僧脚崎三形道小羯磨時沾酒尼根轉寺外不背第七攝應知第七門第一子攝頌曰

苾芻多與兒宿王舍藥叉神施兒表繫項稱名與祭食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苾芻尼不得與男同一室宿時苾芻多苾芻尼遺童子迦攝波出外令宿子即啼哭諸親聞已問苾芻多曰童子迦攝波小兒夜何啼哭尼默尔不對諸尼報曰世尊不令苾芻尼與男子同一室宿為此令出由是夜帝諸親曰世尊大悲若童子小兒不與母宿當招禍患可白世尊諸尼向苾芻說苾芻白佛佛言苾芻多尼應從僧伽乞與子同室宿羯磨應如是乞敷座鳴犍稚尼衆集已苾芻多合掌隨應致禮於上座前或於草坐塼上或塼上坐合掌而住作如是白大德尼僧伽聽我苾芻多苾芻尼生男欲與子同一室宿今從尼僧伽乞與子同一室宿羯磨願尼僧伽與我與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卷 第十三條

子同室宿羯磨憐愍故如是三說已次令苾芻多尼離間處善見處湏一苾芻尼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尼僧伽聽此苾芻多苾芻尼為自生男此苾芻多今從僧伽乞與子同室宿羯磨若僧伽時至聽者苾芻尼僧伽應許苾芻尼僧伽今與苾芻多與子同室宿羯磨白如是次作羯磨大德尼曾伽聽此苾芻多苾芻尼為自生男此苾芻多今從苾芻尼僧伽乞與子同室宿羯磨苾芻尼僧伽今與苾芻多與子同室宿羯磨若諸苾芻尼僧伽聽與苾芻多與子同室宿者默然若不許者說苾芻尼僧伽已與苾芻多與子同室宿羯磨竟苾芻尼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若苾芻尼已蒙僧伽作與子同室宿羯磨竟宜應與子同室而宿勿致疑惑其苾芻多伴尼亦共同宿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其有子尼應與子宿非是餘人共餘人宿者得越法罪是時苾芻多子年長大猶共同宿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尼若子大不應

摩訶僧祇律卷第三卷 第十四條

同宿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住時此城內於一山邊有藥叉神而為居止名曰婆多此常擁護影勝大王中宮妃后王臣宰輔及諸人眾由彼力故王及諸人悉皆安樂時降甘雨苗稼善成花果泉池在處充滿常无飢餓乞求易得諸有沙門婆羅門貧窮孤獨商估之類悉皆來湊摩揭陀國時此藥叉亦皆覆護婆多遂於自類族中娶妻同住是時北方健陀羅國復有藥叉名半遮羅恒住於彼亦常能擁護令彼國中安隱豐樂與摩揭陀境事無差異時彼藥叉亦於同類娶妻共居後於異時諸方藥叉共為聚會此二藥叉又得申歡愛共為親友執別之後各還故居婆多藥叉取摩揭陀上妙花果送與半遮羅彼以北方所出花果送與婆多如是多時共申情好復因聚會重得交歡是時婆多語半遮羅曰作何方便我等歿後所有子孫共為親愛不相踈隔半遮羅曰善哉斯語我意同尔婆多曰今可共作指

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卷第五十五

腹之親我等二門若生男女共為眷屬彼言可尔時婆多妻未經多時遂有娠體月滿生女容貌端嚴見者愛樂其女生時諸藥叉眾咸皆歡慶諸親立字名曰歡喜于時半遮羅聞彼生女情甚歡悅便作是念婆多藥叉是我親友今既生女我當生男彼即是我所愛新婦可作嚴身瓔珞衣服令使送去并持書曰聞君生女情甚歡悅今送衣服願垂納受時婆多得書領信還以書答然半遮羅意唯求男子未久之頃婦遂有娠月滿生兒與其立字既是半遮羅子應号半支迦時婆多藥叉聞半遮羅生一男子便作是念我友生男豈得徒然可寄衣瓔用申歡慶彼即是我女夫何疑遂裁書曰聞君誕子慶喜交懷聊寄衣瓔用申欣賀幸當為受美表不空彼覽書已報書答曰許作交親今皆遂願各待成立共作眷姻時婆多藥叉婦還有娠其時諸山出聲如大象吼月滿生時其山復吼諸親識曰此之孩子詭胎之日及以生時山皆鳴

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卷第五十六

吼既是婆多之子應名婆多山既長大已父遂身亡自為家主是時歡喜年既長成報其弟曰我今欲得遊王舍城現有諸人所生男女悉皆取食弟言大姊曾聞我父於此城主及諸人眾常皆擁護令得安樂離諸憂惱我今宜可更加守衛此則是我所防境界若有餘人為損害者我應遮護尔今何得生此惡心宜除此念然藥叉又由於前身發惡邪願習氣力故復告其弟說如前事弟知姊意事難迴改作如是念我力不能遮其惡念然父在曰許嫁與他我今宜可作眷姻事即便裁書與半遮羅藥叉曰我姊歡喜年既長成宜可為親當速來此彼得書已便為盛禮至王舍城娶婦歸故既至本城經多時已與其夫主情義相得作如是語仁者當知我意欲得王舍城中現在人眾所生男女皆取食之答言賢首彼皆是汝家族住處餘未侵害尚欲相遮寧容汝今輒為酷虐與斯惡念勿更弄言由彼前身所發邪願熏習力故作不忍

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卷第五十七

聲懷嘆且默後於異時便生一子如是次第更生五百其最小者名曰愛兒時五百兒威勢成立母恃豪強欲行非法夫頻勸誨竟不受言夫知彼心默尔而住是時歡喜便於王舍城中隨來去處現在人眾所生男女為次食之尔時城中既失男女所有人眾皆共白王臣等男女皆被盜將不知是誰作斯巨害痛惱中極欲遣如何願王慈悲善為尋察王即勅令諸處街衢四面城門令兵守捉時諸兵士亦被偷將日覺少人不知去處婦人懷娠者咸亦被偷將向餘處于時王舍城中大災盛起諸王臣佐重啓大王今此國中生大災難具說上事王聞驚怪即喚卜師問其所以答曰斯之災橫皆是藥叉所作宜可速辦諸妙飲食而為祭祀王下明勅擊鼓宣令告諸人曰无問主客在我境者皆須備辦飲食香花掃灑街衢城隍聚落種種嚴飾鼓樂音聲鈴鐸幡幢于時王舍城人既奉王勅各以精心備辦飲食香花等物嚴飾街衢如欲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 第十八 雜

魯國嚴嚴祭祀畢勞僞設災橫不除普愍憂惶莫知所計于時守護王舍城天神於睡夢中告諸人曰汝等男女咸被歡喜藥叉之所食敢汝等宜可往世尊處所有災苦佛當調伏諸人報神曰此既取我男女充食則是惡賊藥叉何名歡喜因此諸人皆笑為訶利底藥叉又王舍城人聞是事已皆往佛所頂礼佛足白言世尊此訶利底藥叉又女於王舍城所居人眾便於長夜作不饒益我等於彼先無惡念然彼於我懷毒害心所生男女咸志盡去以充飲食唯願世尊憐愍我等為作調伏尔時世尊默然受請彼等咸知佛受請已頂礼雙足奉辭而去至明清旦佛即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即往訶利底藥叉住處時藥叉女出行不在小子愛兒留在家內世尊即以鉢覆其上如來威力令兄不見弟弟見諸兄時藥叉女迴至住處不見小兒即大驚忙觸處尋覓及問諸子愛兒何在答言我等並皆不見便自提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 第十九 雜

曾悲泣交流屑口乾焦精神迷亂懷痛切速趣王城遍行諸坊康莊道路園林池沼天廟神堂客舍空房皆求不得更加痛切便即癡狂脫去衣裳大聲號叫唱言愛兒汝今何在遂出城外巡歷村莊大聚落中皆覓不復即往四方乃至四海亦皆不見被駭露形宛轉於地肘行膝步踴躍而坐如是漸次到瞻部洲七大黑山七大金山七大雪山無熱池香醉山覓皆不得情懷苦惱氣咽不通又往東方毗提訶西瞿陀尼比俱盧洲亦皆不見便往等活黑繩眾合叫喚大叫哭熱極熱阿鼻止頻部陀尼剌部陀阿吒吒呵呵婆呼呼婆青蓮花紅蓮花大紅蓮花如是等十六大地獄皆亦不見又往妙高山處先登下層次登第二第二層直過多聞天宮至妙高山頂先入眾車園次入雜寶歡喜皆覓不見即往圓生樹下乃至善法堂中入善見城欲入帝釋眾勝殿中時有金剛大神與無量藥叉守門而住見彼來入便即數出善見城外情加

法苑珠林卷第三十 第二十 雜

痛切至多聞天處於大石上投身躡地悲啼號哭自言大將軍我小子愛兒被他盜去莫知何在願見施我多聞天曰姊妹不須憂惱自作癡狂汝今且觀近汝家室畫日遊處誰來居止答言大將軍沙門喬答摩在彼而住報曰若如是者宜可速往彼世尊所而作歸向彼當令汝得見愛兒彼聞斯語情生歡喜如死蘇生還來本處遙見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圓明赫弈超日千光如妙寶山深生渴仰憂惱悉除情同得子既至佛所頂禮佛足退坐一面自言世尊我久離別小子愛兒唯願慈悲令我得見佛告訶利底藥叉女汝有幾子答言我有五百兒佛言訶利底五百子中一子若元有何所答言世尊我若今日不見愛兒必吐熱血而取命終佛言訶利底五百子中不見一兒受如是苦況他一子汝偷取食此苦如何答言此苦倍多於我佛言訶利底汝既審知愛別離苦云何食他男女耶答言唯願世尊示誨於我

佛說阿含經卷第三 第三經 禮

佛言訶利底可受我戒王舍城中現在人眾皆施无畏若能如是不起此坐得見愛兒答言世尊我從今已去依佛教勅王舍城中現在諸人皆施无畏作是語已時佛令彼得見愛兒于時訶利底歸依如來請受禁戒城中人眾皆得安樂離諸憂惱時訶利底母親於佛所受三歸依并五學處不殺生乃至不飲酒前白佛言世尊我及諸兒從今已去何所食取佛言善女汝不須憂於瞻部洲所有我諸聲聞弟子無於食次出眾生食并於行末設食一盤呼汝名字并諸兒子皆令飽食永元飢苦若復有餘現在眾生及江山海處諸鬼神等而應食者皆悉運心令其飽足佛告訶利底又復我今付囑於汝於我法中若諸伽藍僧尼住處及諸兒常於晝夜動心擁護勿令衰損令得安樂乃至我法未滅已來於瞻部洲應如是作尔時世尊說是語已時訶利底母五百諸兒及以諸耒藥叉等眾皆大歡喜頂礼奉行時諸苾芻聞佛說已咸

佛說阿含經卷第三 第三經 禮

皆有疑請世尊曰訶利底母先作何業生五百兒吸人精氣食王舍城人所生男女佛告諸苾芻汝等諦聽此藥叉女及此城人先所作業還須自受汝等苾芻乃往過去王舍城中有牧牛人娶妻未久遂即有娠是時无佛但有獨處出現人間樂居寂靜受用隨宜邊際具世間唯有此一福田時此獨覺遊行人間至王舍城為大設會有五百人各各嚴身威持飲食并將音樂共詣芳園於其路中逢見懷娠牧牛之女持酪漿瓶諸人告言姊妹可來舞蹈共為歡樂女見相喚便起欲心舉目揚眉共為舞蹈由其疲頓遂即墮胎城中諸人皆向園內女懷憂惱掌類而住便以酪漿買得五百菴沒羅果時彼獨覺來至女傍其女遙見身心寂定威儀庠序在路而行情生敬仰遂即近前頂礼雙足持香美果奉施聖人諸獨覺者但以身化口不說法欲饒益彼女人故如大鵝王開舒兩翼上昇虛空現諸神變凡夫之人見神通時心便歸向如

佛說阿含經卷第三 第三經 禮

大樹崩投身于地合掌發願我今於此真實福田所施功德願我當來生王舍城於此城中現在人眾所生男女我皆取食汝等必當於意去何彼牧牛女豈異人乎即訶利底藥叉女是由彼往昔奉施獨覺五百菴沒羅果發惡願故今生王舍城作藥叉女生五百子吸人精氣食散城中所有男女汝等必當我常宣說墨業黑雜業業離黑雜業白報汝等應當勤修白業離黑雜業乃至果報還其自受時諸苾芻聞佛說已心大歡喜頂礼佛足奉辭而去

緣慶同前時訶利底既受如來三歸五戒已遂披諸餘藥叉神等而作災難即將諸子施與眾僧若見苾芻行乞食時皆化作小兒隨後而云王舍城中女人見時多生憐愛即來抱持彼便隱沒時諸女人白苾芻曰此是誰子荅言訶利底兒女人報曰此是怨家毒害藥叉所生子耶苾芻報曰彼已皆捨毒害之心為諸藥叉與作災難為此將來施與我等女人作念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四 緣慶

藥叉之女能捨惡心將子奉施我等諸子何不施與遂將男女施與僧伽僧伽不受女人自言聖者尚能納受毒害藥叉女兒何故不受我等男女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應受諸苾芻奉教雖受不為守護縱其自意隨處遊行諸苾芻白佛佛言若將一男施與僧伽一苾芻為受以故袈裟片繫其項上而為守護若多施與於上中下座隨意受之同前守護勿致疑惑時諸父母遂將財物還來贖取諸苾芻不受佛言應受彼於後時情生愛戀復將衣物施與苾芻希報恩故苾芻知心而不為受佛言應受如世尊說應受贖兒財物者時六眾苾芻遂從父母要索金價佛言不應索價應隨彼意知足受取

緣慶同前時訶利底藥叉女既將諸子施與僧伽夜卧患飢啼泣至曉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晨朝應持飲食稱其名字而祭祀之或有欲得齋時而食佛言應與或有非時欲得飲食佛言應與或有欲得食苾芻鉢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五 緣慶

殘食佛言應與或有欲得食諸不淨佛言應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一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部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六 緣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三禮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七門第二子攝頌曰

尼不住蘭若 不居城外寺 不許門前望 亦不視窓中

佛在王舍城竹林園於此城中有一姪女名蓮花色銜色為業以自活命時有婆羅門來告言少女好不汝可與我行歡愛事報曰汝有錢不答言我无女曰可去覓錢後來相見答言我覓便往南方隨處經紀得五百金錢還來女處時蓮花色白依尊者目連善知識故因即出寮近園得阿羅漢果隨情所樂出王舍城向室羅伐余時世尊未遑慈喜尼住阿蘭若時蓮花色遂往蘭林於閑靜處宴坐入定受解脫樂時婆羅門持五百金錢至王舍城問諸人曰蓮花色女今何處去答言彼已於釋子法中而為出家向室羅伐彼聞告已即往遊多林問慈喜曰聖者王舍城女名蓮花色遊行至此今在何處答言彼女已捨

非法而為出家在蘭林中專修妙觀彼便往就報言少女先有誠言今持錢至汝可與我共為歡樂報言婆羅門我已棄捨罪惡之業汝今宜去報言少女汝雖捨我我不捨汝豈可起來必不相放報言汝於我身何處支體偏生愛樂答曰我愛汝眼即以神力拔其兩眼而授與之時婆羅門便作是念此禿沙門女能作如是妖術之法拳打尼頭棄之出去即以此緣告諸尼眾尼白慈喜慈喜白佛佛作是念由慈喜尼住阿蘭若有如是過自今已後慈喜尼不應還靜在蘭林中及空野處若有住者得越法罪緣在室羅伐城如世尊說慈喜尼不應住阿蘭若時諸慈喜尼便在街衢坊巷坐修禪寂還招前過以緣白佛佛言慈喜尼應居寺內修習時有信心俗人聞佛令尼於寺中修定遂於城外為造尼寺尼來居止還被諸賊及憚惡人來共相侵燒慈喜白佛佛言不應城外安置尼寺應在城中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慈喜尼於尼

寺門前佇望而立見有人來即便調弄時諸俗旅皆共譏嫌慈喜白佛佛作是念尼住門前有如是過故尼不應住在門下若慈喜尼在門前立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如佛所制諸尼不應立門首者便於窓中而望遙相調弄起過同前佛言此亦如前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三子攝頌曰

許著僧脚崎有男池不浴 交衢不應越 宜在一邊行

緣處同前時諸慈喜尼於寺院內便著五衣作諸事業熱悶疲勞因此羸弱即白慈喜慈喜白佛佛言尼於寺內應披僧脚崎作諸事業俗人來見遂起欲意信心者見共作譏嫌慈喜白佛佛言諸俗人等若嫌斯事從今已去慈喜尼對長者婆羅門不應著僧脚崎而為事業若著者得越法罪若對俗人作者可用僧脚崎覆兩肩臂披五條衣然後執作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慈喜尼遂往男子洗浴之處而為洗浴有諸少年男

子亦來洗浴見屋入水共相議曰觀此
禿沙門女身如野水牛尼白苾芻苾
苾白佛佛作是念由苾芻尼往男子
浴處有斯過失從今已去苾芻尼不應
往男子浴處洗身若往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吐羅難陀苾芻尼立在四
衢道中見俗人來即便調弄諸人報
曰禿沙門女豈合於四衢道中調弄
我等尼白苾芻苾苾白佛佛言自今
已去苾芻尼不應為四衢道過應近
一邊取便而去若直過者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四子攝頌曰

若是二形女或是合道類或常血派出
及是无血人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與二形女而
為出家見餘尼來便現異相彼問言
妹汝是何人答言姊我是二形人尼
白苾芻苾苾白佛佛言此是非男非
女不應出家縱受近圓不發律儀護
可速擯出自今已去若有女人來求
出家應須先問汝非二形不若不問
與出家者師主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與二道合女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出家若小行時大便俱出汙其處所
餘尼來入見已問言誰汙處所答言
姊妹我本无心欲汙其處為二道合
欲小行時大便俱出尼白苾芻苾苾
白佛佛言此是非男非女不應出家
縱受近圓不發律儀護可速擯出從
今已去若有女人來求出家應須先
問汝非二道合不若不問與出家者
師主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與常流血女
出家衣點汙多有蟬附諸尼問曰
妹身常流血耶答言我是常流血女
尼白苾芻苾苾白佛佛言此亦同前
不堪共住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與無血女出
家見有餘尼於時時中月期水現遂
生嫌耻報言小妹汝有邪思不能離
欲於時時中有月期現答言阿姊何
故見嫌此是女人常法汝可無耶答
言我无血人何有期事尼白苾芻苾
苾白佛佛言此是黃門女宜應擯去
不生善法若見有女求出家時應可
問言汝非無血不若不問者得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法罪

第七門第五子攝頌曰

道小著內衣近苾芻不唾僧屋不對說
當於自眾邊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尼度道小女出
家時彼女人向小行處久而方出餘尼
問曰何遲出耶答曰知欲如何我身
道小根不具是故遲耳尼白苾芻
苾苾白佛佛言此是黃門女即應擯
緣處同前時有諸尼為月期下汙衣
卧具多有蟬附雖加浣洗還同前汙
佛知告曰如此色類應著內衣諸尼
便著時吐羅難陀苾芻尼亦著此衣
入城乞食街中墮落諸人見問此是
何物遺在地上尼瞋答曰惡生種
可速問汝家母姊當為汝說佛言若
苾芻尼著內衣應須安帶繫腰不生
此過若不安帶繫腰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具壽大迦攝波於小食
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吐羅難陀尼
見速至傍邊唾地唱言極惡極鈍物
迦攝波曰此非汝德然是阿難陀過
令惡行女人於善法律中強請出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四一冊

五七一

苾芻以緣白佛佛言吐羅尼所為非沙門法諸婬女人於苾芻處尚不出此鄙惡之言從今已去苾芻尼見苾芻不應唾地唱言極愚極鈍若作者得越法罪

緣慶同前時有苾芻犯過見苾芻尼來便喚令坐彼問聖者欲作何事報言我為犯罪今欲說悔尼即對坐苾芻自言阿離移迦存念我苾芻某甲犯某罪我今對阿離移迦發露說罪不覆藏由發露故得安樂住尼言聖者亦犯如是過耶斯非善事苾芻默然苾芻言白佛佛言苾芻不應向苾芻尼邊說罪宜於清淨苾芻見解同者發露說罪若作者得越法罪

緣慶同前時有苾芻尼犯罪見苾芻來虔誠恭敬頂礼雙足合掌請言聖者憐愍我故願見少坐苾芻問曰欲何所為答言聖者我為犯罪今欲對說苾芻對坐尼即合掌自言聖者存念我某甲苾芻尼犯某罪廣如上說佛言苾芻尼不應向苾芻邊發露宜於清淨苾芻尼邊說罪若作者得越法罪

此三行有無量諸經第十卷第二十一

第七門第六子攝頌曰

苾芻作羯磨尼可用心聽數座令人坐尼座應分別

緣慶同前如世尊說苾芻苾芻尼羯磨事別除共羯磨者尼在僧中作羯磨時不能無畏作法不成苾芻白佛佛言苾芻應為作羯磨苾芻尼應聽諸尼不知云何諦聽佛言至心善思念之告言此是初羯磨竟第二第三應如是作

謂是二眾
尼或也

緣慶同前如世尊說應可誦經者時諸苾芻不敷座席佛言應敷後於異時尼來聽法便坐好座時有一尼月期忽下行其座褥聽訖便去知事人來欲取舉置見多緩附以緣白佛佛言尼來聽法不應令坐好座如世尊說苾芻尼不得坐好座聽法者時有尼來即與小座時大世主喬答彌因未聽法令坐小座大世主曰我在俗時尚不曾坐如此小座況今能坐諸苾芻言大世主是世尊教不令苾芻尼坐好座聽法大世主曰我豈同彼有可惡過由彼前尼心不存念故有

此三行有無量諸經第十卷第二十一

過生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今聽許若苾芻尼心存念者來聽法時應與好座勿生疑惑

第七門第七子攝頌曰

沽酒姪女舍途中不觸女隨時間內衣歌舞不應作

緣慶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於小食時著衣持鉢次第七食見一俗女著妙衣環問曰少女因何得此上妙衣環答言聖者我因沽酒得此衣環尼便作念此好方便心緣不捨前行乞食又逢一女著弊故衣羸弱而去問曰汝屬誰家答言聖者我無所屬但得衣食我即與作尼曰若尔何不沽酒答言聖者如我之類豈能沽酒凡沽酒家須得寬宅牀榻座席蓋杓盤椀錢本多侍供承如法客來无乏方有利潤尼曰若尔所須之物我為汝辦所得之財能與我不答言我與便近尼寺造一大宅所須調度皆患與之多與本錢令其沽酒諸有飲者多來於此餘沽酒家皆起嫌妬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多獲利後時王設

此三行有無量諸經第十卷第二十一

大會皆喚沽酒家諸人報言吐羅陀
陀莖莖尼寺邊有大店肆多酤美酒
諸人皆飲多取利物何不喚來偏告
我等使者既聞往擒其女即便大叫
告言聖者吐羅難陀王家使人枉相
牽捉願見出來尼聞速出即便罵言
倖惡物汝何所為牽我女兒使者答
言聖者豈合置店沽酒耶報曰我以
脚蹋惡家項上作沽酒業何關汝事
問言聖者亦有怨家乎答曰汝即是
惡將我女去因此問諍諸長者婆羅
門見問言何故廣說其事共作譏嫌
諸釋迦女自為掉舉作非法事充沙
門女不遵淨行而為沽酒莖莖以緣
白佛佛作是念吐羅難陀尼所為重
非釋女法從今已去莖莖尼不應沽
酒若沽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莖莖尼著衣
持鉢次第乞食見一媼女著好衣環
問曰少女何處得此上妙衣環答言
聖者我街賣色而得此衣尼作是念
此好方便我今試看得出生不心緣
此事而行乞食遂於一處見少年女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莖莖尼著衣持鉢次第乞食見一媼女著好衣環問曰少女何處得此上妙衣環答言聖者我街賣色而得此衣尼作是念此好方便我今試看得出生不心緣此事而行乞食遂於一處見少年女

衣服垢膩形帶飢色行步虛羸體骨
端正問言少女汝屬誰家答曰我元
所屬但得衣食我便屬彼答言若介
何因不作姪女業耶彼便即以兩手
掩耳報言聖者我之家族未曾聞作
如斯惡事尼言少女凡是女人多為
此業汝非王女亦非長者婆羅門等
貴族所生然諸女人皆愛男子我不
出家亦當自作彼問該誘便答尼曰
聖者若作姪女可即得耶衆緣僞具
方辦其事先須廣宅衣服鮮華瑤瑤
莊嚴見者愛念若有男子來入舍時
隨其貴賤飲食香鬘皆須供給尼言
少女凡是所須我皆為辦與汝衣食
所得財物能與我不答言志與尼於
近寺造一大宅所須之物悉皆備辦
澡浴香花衣服瑤瑤皆給與之窓口
所殮容儀肥盛諸媼女中寢為第一
遂使諸人皆來臻湊彼諸姪女見此
事時共生嫉妬吐羅難陀尼多獲財
物後時王設大會多用塗香使者即
便集諸姪女共作塗香諸女謔言告
使者曰吐羅難陀尼寺邊亦有姪女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莖莖尼著衣持鉢次第乞食見一媼女著好衣環問曰少女何處得此上妙衣環答言聖者我街賣色而得此衣尼作是念此好方便我今試看得出生不心緣此事而行乞食遂於一處見少年女

宜可喚來使者既去喚女擒來彼便
大叫告言聖者今有王臣揀我將去
尼便疾出語使者曰汝儻惡人將我
女去答言聖者亦作姪女業報曰我以
脚蹋惡家項上作姪女業何干汝事
廣說如前乃至佛言從今已去諸莖
莖尼不作姪女業若有違者得吐羅
底也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莖莖尼將一
少女於林野處大路之次銜色為業
因此求財為他所執尼便惡罵廣說
如前乃至若有作者得吐羅底也罪
緣在王舍城時六衆莖莖每於伎樂
人中共作歌舞共相議曰諸大德我
等常被樂人使作歌舞者皆由十二
衆莖莖尼彼若不將衣鉢等物私與
伎兒令惱我者彼即不能令我作樂
宜可治罰今正是時可為計投鄒波
難陀曰宜可共打咸言可介遂便同
往遙見吐羅難陀莖莖尼共相謂曰
此尼是頭首宜可苦治即前共捉或
有拳打頭上或以脚蹋腰間或用錫
杖而為打拍遍體青腫不復能行以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莖莖尼著衣持鉢次第乞食見一媼女著好衣環問曰少女何處得此上妙衣環答言聖者我街賣色而得此衣尼作是念此好方便我今試看得出生不心緣此事而行乞食遂於一處見少年女

油指身卧在牀席諸尼見問何故如此答言被打問曰是誰報云尊者六衆汝作何過答曰彼是法兄我是法妹共相教誨自是常途豈比餘人何勞問過諸尼聞已咸共譏嫌云何必莖打諸尼衆白諸莖莖莖莖莖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莖莖若打尼時觸其身體告諸莖莖若打尼者是不應為得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如世尊說尼者內衣者雖著此衣仍猶點汗諸尼具多有蠅蟲遂生厭惡憂惱居懷尼白莖莖莖莖白佛佛言我今許尼內衣之上更著覆裙諸尼即便奉教而衣仍點汗佛言於時時中當為浣洗於眠卧時常須繫念若不尔者得越法罪

緣在王舍城時有莖莖名曰本勝身死之後昇至屍林以火焚葬時十二衆莖莖尼即於其傍自為歌舞諸尼嫌耻以事白佛佛言尼法不應自作歌舞作者得越法罪

第七門第八子攝頌曰

緣在室羅伐城如世尊說尼者內衣者雖著此衣仍猶點汗諸尼具多有蠅蟲遂生厭惡憂惱居懷尼白莖莖莖莖白佛佛言我今許尼內衣之上更著覆裙諸尼即便奉教而衣仍點汗佛言於時時中當為浣洗於眠卧時常須繫念若不尔者得越法罪

僧尼振若轉至三皆攝出廣說法典緣蓮花色為便

緣處同前時具壽鄒波離請世尊曰大德尼若振轉其事云何佛言同舊近圓及依夏次移向僧寺復白佛言世尊尼轉振時即依本夏送向僧寺僧若轉振還依本夏向尼寺不佛言此亦送向尼寺大德此之二人至彼處已振還復轉其事云何佛言隨其所應還歸本處大德此復更轉如是至三此復云何佛言若至三轉即非僧尼當須擯并勿憶疑惑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名曰天與大富多財娶妻而住復於一處有一長者名曰虞子彼亦大富娶妻而住此之二家共誇財富各言已勝後為親友阻好性來但有異物必相贈遺時此城中諸人有事至芳園所悉皆集會籌議既畢各並還家時二長者天與虞子於園中住共為談說天與告曰作何方便我等歿後所有子孫共為親愛不相疎隔虞子曰善哉斯語今可共作指腹之親我等二家若生男女共為誓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名曰天與大富多財娶妻而住復於一處有一長者名曰虞子彼亦大富娶妻而住此之二家共誇財富各言已勝後為親友阻好性來但有異物必相贈遺時此城中諸人有事至芳園所悉皆集會籌議既畢各並還家時二長者天與虞子於園中住共為談說天與告曰作何方便我等歿後所有子孫共為親愛不相疎隔虞子曰善哉斯語今可共作指腹之親我等二家若生男女共為誓

彼言可尔我意同然作此議已各還本處後時天與妻生一女容儀端正起絕常倫而性多啼哭若有莖莖來至宅中為父說法孩子不啼攝耳專聽三七日後諸親歡會為女立名共相議曰此女愛法攝耳專聽天與之女可名法與付八養母恩慈撫育速便長大如蓮出水時鹿子長者聞彼生女作如是念我友生女豈得徒然可送衣璵用申歡慶彼即是我新婦何疑并傳語曰聞君誕女慶喜交懷聊寄衣璵用申欣賀幸當為受其表不空天與領信還以語答彼若生男定為誓婦于時鹿子得語表心情求男子未久之頃婦遂有娠月滿生男三七日後諸親歡會為兒立名共相議曰此兒生日屬毗舍佉星應名毗舍佉亦付八母抱持養育時天與長者聞鹿子生男作如是念鹿子長者共我交親今既生男我已生女彼是女夫可作嚴身璵璵衣服令使送去并傳語曰聞君生男情甚欣悅今送衣服願垂納受彼得信已傳語報曰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名曰天與大富多財娶妻而住復於一處有一長者名曰虞子彼亦大富娶妻而住此之二家共誇財富各言已勝後為親友阻好性來但有異物必相贈遺時此城中諸人有事至芳園所悉皆集會籌議既畢各並還家時二長者天與虞子於園中住共為談說天與告曰作何方便我等歿後所有子孫共為親愛不相疎隔虞子曰善哉斯語今可共作指腹之親我等二家若生男女共為誓

久許交親今皆遂願各待成立共作
誓姻法與長大情樂出家跪白父曰
我今情樂善說法律而為出家父曰
小女我有先言以汝嫁與鹿子長者
子毗舍佉彼即是夫誠為不可蓮花
色尼是其門師時來相問法與自言
聖者我於善說法律情樂出家而受
近圓成茲蓋尼性願來於此密與出
家何以故我又遮制元由得出尼曰
善哉少女能發此心樂為出家諸欲
味少過患極多如世尊說諸有智人
於婬欲處知有五失故不應為云何
為五一者觀欲少味多過常有衆苦
二者行欲之人常被纏縛三者行欲
之人永無厭足四者行欲之人無惡不
造五者於諸欲境諸佛世尊及聲聞
衆并諸勝人得正見者以无量門說
欲過失是故智者不應習欲又復智
人知出家者有五勝利云何為五一
者出家功德是我自利不共他有是
故智者應求出家二者自知我是卑
下之人被他驅使既出家後受人供
養禮拜稱讚是故智者應求出家三

相續說阿含經卷第三十二 第二十二 法

者從此命終當生天上離二惡道是
故智者應求出家四者由捨俗故出
離生死當得安隱無上涅槃是故智
者應求出家五者常為諸佛及聲聞
衆諸勝上人之所讚歎是故智者應
求出家汝今應可觀斯利益以殷重
心捨諸俗網求大功德是故我今度
汝出家且應住此我往白佛時蓮花
色尼至世尊所頂禮雙足在一面立
合掌白言大德世尊天與長者女名
法與於佛所說善法律中情樂出家
并受近圓成茲蓋尼性為父先擬嫁
與鹿子男毗舍佉父母遮護不聽出
家于時佛告具壽阿難陀汝往告諸
尼衆天與長者女法與情樂出家可
使蓮花色尼往法與處告其女曰奉
世尊教與汝受三歸護并五學處即
於家中剃髮出家受其十學時阿難
陀奉世尊教告彼足衆諸尼共集蓮
蓮花色尼至彼告言少女今尼僧伽
奉世尊教使我於此與汝出家先受
三歸并五學處當用心受既為受已
告言汝今是近事女次授十學處語

相續說阿含經卷第三十二 第二十二 法

言汝已出家訖當勤修學如世尊教
依法護持時女欣悅深生渴仰一心
聽受蓮花色尼觀其根性隨機說
法於四諦理令彼開悟以智金剛并
摧二十種有身見山獲預流果時蓮
花色尼來白世尊奉大師教所作已
訖佛告具壽阿難陀曰汝往告諸尼
衆可使蓮花色尼往彼家中授法與
六法六隨法二年正學時阿難陀如
世尊教告諸尼衆使蓮花色尼至法
與處依佛教勅授與六法六隨法告
言汝今已是正學女應二年中奉教
修學如世尊教依法護持復更隨機
為說妙法彼聞法已獲一來果是時
法與於二歲中學六法六隨法年漸
長大容儀挺秀超絕常倫時諸親族
共來瞻視鹿子長者知女長成令使
往告天與長者曰男女成立宜共成
親可選吉辰式修感禮天與答曰善
哉斯事應如是為即便召集諸陰陽
師占其吉日其天與長者遠近親族
令使告知我女法與某日成禮若長
若幼皆須熱集共申歡慶諸莊嚴具

相續說阿含經卷第三十二 第二十二 法

皆可持來時鹿子長者亦告親知然彼宗親眷屬廣博咸來集會滿室羅伐城時僑薩羅主勝光大王乃至中官及諸寮庶皆聞天與長者女法與嫁與鹿子長者見某日吉辰共為誓曾諸親想集闐壺城中王告大臣婦等亦應共彼相助于時大臣領宣王命令其境內聚落村坊諸貴族所有嚴飾奇異之物咸可資持助長者誓會時諸貴族聞王命已咸持種種奇異之物皆來借助是時城隍康莊巷陌人眾充滿掃灑嚴飾無諸雜穢燒香普馥散以名花如歡喜園皆可愛樂法與遙見怪其奇異問家人曰今欲非時為白花會耶家人答曰由汝福報為此非時作白花會與汝成禮女聞斯語情生憂惱遠詣父所跪白父言我於五欲情无愛樂願父聽我詣王園伽藍苾芻尼處父曰汝未生曰我有誠言嫁與鹿子長者男毗舍佉彼是汝夫今不由我然僑薩羅主勝光大王寮庶貴賤咸悉知聞汝嫁與鹿子男毗舍佉彼豈容汝詣王

根本說行有部藏事第三卷 第一七九

園寺耶汝欲令我及諸宗親四禁牢獄明日誓姻勿為造次又諸親族咸來告言少女汝今不應為倉卒事汝既感年梵行難立彼聞告已即便驚勵作意勤修專求聖道竟未能得離欲方便於此時中世尊大師無不知見諸佛常法恒起大悲饒益一切於救護中軍為第一取為雄猛无有二言依定慧住顯發三明善修三學善調三業渡四瀑流安四神足於長夜中修四攝行捨除五蓋遠離五支超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普施開七覺花離於八難樂八正路永斷九結明閑九定滿足十力名聞十方於諸自在軍為殊勝得法无畏降伏魔怨震大雷音作師子吼晝夜六時常以佛眼觀諸世間誰增誰減誰遭苦厄誰向惡趣誰陷泥誰能受化作何方便捷濟令出无聖財者令得聖財以智安膳那破无明膜元等報者令種善根有善根者令得增長向人天路安隱无尋趣涅槃城如有說言

根本說行有部藏事第三卷 第二八〇

假使大海潮或失於期限佛於所化者清淨不過時佛於諸有情慈悲不捨離思濟其苦難如母牛隨犢余時世尊於經行所遂便微笑口出五色微妙光明或時下照或復上昇其光下者至無間獄并餘地獄見受炎熱普得清涼若處寒水便獲溫暖彼諸有情各得安樂皆作是念我與汝等為從地獄死生餘處耶余時世尊令彼有情生信心已復現餘相彼見相已皆作是念我等不於此死而生餘處然我定由無上大聖威德力故令我身心現受安樂既生敬信能滅諸苦於人天趣受勝妙身當為法照見真諦理其上昇者至色究竟天光中演說苦空无常无我等法并說二伽他曰汝當求出離於佛教勤修降伏生死軍如象摧草舍於此法律中常為不放逸能竭煩惱海當盡苦邊際時彼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還至佛所若佛世尊說過去事光從背入若說未來事光從臂入若說地獄事

根本說行有部藏事第三卷 第二八二

光從足下入若說傍生事光從足跟入若說餓鬼事光從足指入若說人掌入若說轉輪王事光從右手掌入若說天事光從臂入若說聲聞事光從口入若說獨覺事光從眉間入若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事光從頂入是時光明繞佛三匝從口而入時具壽阿難陀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如來應正等覺照微細笑非無因緣即說伽他而請佛曰

口出種種妙光明 沅滿大千非一相
周遍十方諸刹土 如日光照盡虛空
佛是衆生軍勝因 能除憍慢及憂感
無緣不啓於金口 微笑當必演希奇
安詳審諦半晨尊 樂欲聞者能為說
如師子王震大乳 願為我等決疑心
如大海內妙山王 若無因緣不搖動
自在慈悲現微笑 為渴仰者說因緣
今時世尊告阿難陀曰如是如是阿難陀非無因緣如來應正等覺現微笑阿難陀汝見法與童女我付苾芻尼衆次第授與三歸五戒十戒作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式又摩拏於二年中與六法六隨法不明日出嫁眷屬皆集阿難陀曰我皆已見佛言阿難陀無容得有住其家內食殘宿食不久即應證不退果及阿羅漢果汝今應往告諸尼曰法與已於二歲正學六法六隨法尼衆應遣蓮花色尼為使者往彼家中作梵行本法時阿難陀告諸尼已尼衆共集令蓮花色至其家內與作本法已告法與曰汝今不久當受近圓又復更為隨機說法得不還果發生功力時蓮花色尼往白世尊佛告阿難陀汝往苾芻尼衆傳我所教作如是語僧尼二衆應授法與近圓以蓮花色尼為使者時阿難陀承佛教已告尼衆并集僧伽於二部中以蓮花色尼為使者即於其處授法與近圓衆作法已時蓮花色尼往告言少女二部僧伽已與汝授近圓竟佛所聽許當善奉行又為說法彼聞法已深起厭心於五取蘊觀察無常苦空三我如是知已以智金剛并壞諸煩惱獲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得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三

心實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心結障等如手搗空刀割香塗愛憎不起觀金與土等元有異於諸名利無不棄捨釋梵諸天悉皆恭敬無容得有阿羅漢尼諸漏已盡處白衣家食殘宿食受行俗法于時法與既得果已白父母曰二親當知我已獲得阿羅漢果今欲往詣王園尼寺父母告曰若如是者恐惹王法罪及我身可為設計與佛同去答言善哉願為方便時天與長者即請世尊及苾芻僧令使復告鹿子長者曰善文當知我女法與不樂為俗必定出家宜可早來強為督攝于時鹿子啓憍薩羅主勝光大王言臣共天與先有誠言指腹為親彼女今欲捨俗出家目將諸親強為督攝王曰隨意是時長者即命宗親擬為督攝其天與長者辨諸飲食令使白佛供設已辦願佛知時于時世尊者亦持鉢將苾芻衆赴天與家就座而坐諸餘僧伽各依次坐天與長者共諸親眷咸持種種上妙飲食供佛及僧皆令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四

第四一冊

五七七

飽足時庚子長者并諸眷屬王子大臣及諸人衆將毗舍佉設禮儀來至門首欲為誓娶時天與長者知佛大衆飯食了澡漱訖收鉢已坐卑下席并諸眷屬於大師前聽說法要亦時世尊為說妙法示教利喜已從座而去時法與尼斷三界惑得無所畏嫁娶之事復在目前王子大臣及諸人衆并毗舍佉與其親族備設音樂佇立相待時法與尼隨世尊後出至門前時毗舍佉見法與尼遂便舒手捉法與尼無量百千大衆俱見于時法與尼現神通如大鵝王舒張兩翼上昇空界為神變事是時王目及毗舍佉所有眷屬并諸人衆見神變已皆生希有舉身投地如大樹崩遙禮彼足而申懺謝唱言聖女證悟如是殊妙勝德欲令在家受諸欲樂食殘宿食理所不應是時法與尼身而下為諸大衆宣說妙法其聽法者元量百千得殊勝解有得預流一來不還果者或有於佛法中出家斷諸煩惱得阿羅漢果或發聲聞獨覺大菩提

根本經四有部經卷第二十五

心復令大衆歸依三寶求出生死時法與尼既獲大利往詣佛所禮足而去亦時世尊告諸苾芻於我法中聲聞尼衆善說法者即法與尼軍為第一時諸苾芻聞佛說已咸皆有疑請世尊曰此法與尼曾作何業於其本宅而為出家蒙佛開許遣使得戒即於其處獲阿羅漢果說法人中軍為第一唯願慈悲說其本業佛告諸苾芻法與前身所作之業果報熟時還須自受非於餘處廣說如餘乃至頌曰假令經百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

根本經四有部經卷第二十五

家授三歸依并五學處及正學法二部僧伽亦復使尼與授近圓已于時老尼觀彼根性隨機說法即於家中證阿羅漢果彼佛稱讚說法尼中軍為第一是時老尼便作是念此女出家并受近圓聞法解悟獲阿羅漢果皆由依我得此勝利作此念已即便發願我於迦攝波如來應正等覺教法之中至盡形壽修治梵行所有苦根如迦攝波佛授摩納婆當來之世人百歲時得成正覺名釋迦牟尼我願於彼如來法中如此女人不離本宅而得出家受諸學處聞法解悟斷除煩惱獲阿羅漢果如迦攝波佛稱讚此尼說法尼中軍為第一願我當來亦復如是汝等苾芻於言云何其老尼者豈異人乎此法與尼是白彼往昔迦攝波佛教法之中至盡形壽修治梵行所有善根迴向發願在宅因使得為出家受諸學處成苾芻尼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蒙佛記為說法第一汝等苾芻由是我說黑業得黑報雜業得雜報白業得白報汝等應當

根本經四有部經卷第二十五

勤修白業離黑雜業乃至說頌時諸
苾芻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頂礼佛足奉辭而去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二 第八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二 禮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七門第九子攝頌曰

寺外不為懺 獨不令剃髮 不賃尼寺屋
軌等不指身

緣慶同前有一苾芻尼詣苾芻慶從
其受學尼有過失訶責令去便往寺
中委習而卧其親教師見而問曰何
因委卧答言阿遮利耶見責於我知
欲如何師言少女更何所作彼軌軌
師令法住故訶責於汝宜應速去從
乞歡喜答曰善哉我往請謝向迦多
林房中不見遂即求覓見在寺外隨
慶經行便就礼足彼不為受棄之而
去諸男女見謂欲染纏心告其尼曰
我知聖者懺謝之意彼不受者可來
相就仁有所須我當為覓尼懷著耻
默然歸寺尼告苾芻苾芻白佛佛作
是念由諸苾芻不受尼懺致使耽欲
迷男女起惡分別告諸苾芻苾芻尼
不應寺外從苾芻乞歡喜苾芻應受
懺謝不得棄去若不依者俱得越

去罪

緣慶同前諸苾芻尼令剃髮人淨除
其髮尼見少年心生欲染苾芻以緣
白佛佛言汝諸苾芻尼心常躁動若
不繫心恒被誑惑女人之性欲心猛
利從今已去苾芻尼不應獨令他人
剃髮若剃髮時應令一尼近邊而坐
其剃髮人若生欲念現異相者彼尼
報言賢首當知女身骨肉假成虛妄
不實於苾芻尼勿生異念招地獄苦
若苾芻尼作邪思者應言小妹汝已
捨家棄俗緣務汝當憶念於三衆中
受近圓時作何要捨如世尊說諸欲
染者少味多過汝今宜可棄捨惡念
存出家心如是說者善若不告者伴
尼得越法罪

緣慶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勸一
長者為造尼寺有多尼衆於此居停
後於異時五百商估人從南方來而
室羅伐欲求停處而不能得即於街
衢權且倚息日將欲暮天復降雨各
懷憂愁掌頰而住時吐羅尼見而問
曰賢首天既降雨何不急救所將貨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二 第八卷

物覓停寄處答言聖者我等客人遍求停止今此城人不存仁義房不肯賃知欲如何尼曰諸子夜既侵星天

今降雨何故不言多與價直若不取舉所有財貨悉皆損壞誰當肯取答言聖者觀此人情難為籌度縱與倍直亦不容受是我惡業知欲何言

忍至天明方可移覓尼曰諸子必能倍與可入寺中答言善哉如聖者言即移入寺時吐羅尼亦入寺內所居

尼衆悉皆駢出賃與商人諸尼散出泥雨夜黑散向餘寺衣服溼徹既至寺已彼尼問言姊妹何故夜深衝雨而至皆即廣陳上事諸少欲尼聞如

是語各共譏嫌去何苾芻尼施主造寺駐尼令出賃與俗人以緣白佛佛言不應以寺賃與俗人賃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男子洗處遂入其中以軌指身而為洗浴諸男子見便起欲心共相議曰看此

禿尼學我洗浴因生譏笑以緣白佛佛言不應於此姓欲乱心愚暗人中指身洗浴苾芻尼軌指身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律經卷第三之三 第三張 禮

第七門第十子攝頌曰

不以骨及石若木或奉指唯用半摩身餘物皆不合

緣處同前佛不許尼軌指身者尼便以骨以石以木及奉而指身體還同前過佛言應用手指除手已外用餘物指身者得越法罪

第八門惣攝頌曰

除塔懺門前被老不應畜不共女由婦寫藥三衣鉢

第八門第一子攝頌曰

除塔損波離僧制不應越尼元難聽入教誡等隨時

緣處同前時本勝苾芻身亡之後焚燒既畢十二衆尼取其餘骨於廣博處造牢觀波以妙繒綵幢蓋花鬘置於塔上栴檀香水而為供養又差二

尼能讚頌者於日中常持土屑及以淨水若見餘處客苾芻來便與土水令洗手足授以香花引前頌讚旋繞其塔後於異時有一羅漢苾芻名

劫卑德與五百門徒遊行人聞至室羅伐路在塔邊若阿羅漢不觀察時

根本說一切有部律經卷第三之三 第四張 禮

不知前事遙見彼塔作如是念誰復於此新造如來爪髮之塔我行礼敬

即便往就時彼二尼見其至已與土及水令洗手足授與香花讚頌前行引五百人旋繞其塔礼已而去去塔

不遠尊者鄒波離於一樹下宴坐而住見而問曰具壽劫卑德應可觀察礼誰塔耶便作是念具壽鄒波離何

故令我苻念觀誰塔耶即便觀察見其塔內有本勝苾芻骸骨由彼尚有瞋習氣故便生不忍却迴報言具壽

鄒波離仁住於此佛法苑生捨而不問鄒波離聞默然不對時阿羅漢告諸門徒曰具壽汝等若能敬受大師

教法者宜可共往於軌聚處人持一軌毀破其塔時衆門徒既奉師教各取一軌於少時間悉皆毀壞二苾芻

尼見是事已失聲啼哭速往告彼諸餘尼衆時十二衆尼及餘未離欲尼既聞毀塔高聲大哭今日我兄始為

命過時吐羅難陀苾芻尼便問二尼小姝誰向彼說答言大姊彼是客僧無由得知尊者鄒波離不遠而住向

根本說一切有部律經卷第三之三 第五張 禮

客人說時吐羅難陀尼報言小妹妹我纔聞說即知是彼先刺駭人有斯惡行雖復出俗本性不移宜可苦治令其失壞如世尊說壞徒衆者衆不應留我今宜去豈得捨之發大瞋恚便持利刀鐵錘木鑽往尊者所欲斷其命時鄒波離遙見諸尼疾疾而來便作是念觀此諸尼形勢忿速必有異意欲害於我宜可觀察即便入定觀見諸尼各懷瞋恚欲來相害于時尊者情生忿速不以神力加被大衣便即斂心入滅盡定諸尼既至以刀乱斫鐵錘木鑽遍體銳刺今時尊者由定力故更无喘息與死不殊諸尼議曰我等已殺惡行惡家報讎既了宜可歸寺作此語已捨之而去時具壽鄒波離從定而出見衣損壞即還住處諸尼見問言具壽何故如此答言具壽諸尼若尼幾殺於我問言何故尊者即便具陳上事諸尼欲若若既聞斯說咸共譏嫌共相議曰大德當知若若若尼於若若處設有瞋恨但應不札恭敬問評豈合造次手執利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卷第六張

鐵錘木鑽往殺具壽鄒波離幾將斷命何有斯理一人告曰諸大德此事已去不可更追從今已往欲何所作答曰此欲如何宜行白佛又曰何須白佛且立條章勿使諸尼來入迦多林內諸人既共作明制已諸尼既聞悉皆不入不生恭敬時大世主常法如是於日中來礼佛足方隨意去彼入寺時若若告曰喬答弥衆僧立制不許尼入寺中遮不聽入答言聖者我豈同彼作大過失報曰衆僧作制我欲如何尼即却迴還其住處今時世尊知而故問阿難陀曰豈大世主身有病耶答言无病若尔何故不來時阿難陀以事白佛佛言阿難陀是諸若若擅作斯制然諸若若尼繫屬若若若不入寺不生恭敬從今已去諸若若尼若入僧寺應須白知守門若若方可得入亦復不應教誡於尼如世尊說白知方入不為教授者諸尼不知云何為白佛言尼入寺時當如是白聖者當觀我欲入寺守門若若應問尼言姊妹汝不懷障難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卷第七張

刀錘者聽入若不知入僧寺者得越法罪若若見尼入寺不問亦同前罪如世尊說若若不應教誡諸若若尼者時六衆若若教誡不息佛言若若若尼有過若若僧伽未與歡喜誦為教誡得越法罪如教誡法長淨隨意亦皆准此

第八門第二子攝頌曰

尼懺不應輕隨意不長淨更平當教謝尼衆坐應知

緣慶同前時有一尼就若若受業因不可意訶責令去既至寺中師問令懺至房請謝慶說如前是時若若見來礼懺以脚躡頭棄之而去尼即默然還歸寺內諸尼見問小妹妹從軌範師已收謝訖答曰莫更逢見如是之師問言何故即以事具答諸尼聞已皆共譏嫌姊妹當觀輕蔑女人乞歡喜時而不為受又復以脚躡頭而去尼白若若若若白佛佛言諸尼衆等正合譏嫌從今已去尼來懺時不應為頭棄之而去如是作者得越法罪尼被責時不應造次即求懺謝然須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卷第八張

次第方求懺摩彼皆不知如何次第應可先遣苾芻若苾芻尼鄒波索迦鄒波斯迦至其師處善為方便令彼心喜方為懺謝

緣處同前如佛所說當於三處謂見聞疑為隨意事苾芻夏罷作隨意了復為長淨有苾芻曰我觀長淨及以隨意皆為清淨故知長淨即是隨意或有說云隨意長淨二事各別白佛佛言二事雖殊皆為清淨是故當知作隨意已無勞長淨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先有瑕隙情生不忍共相見過於隨意時在大眾中更相憶念手為詰責於戒見儀命各說犯科于時所有得意知識及以二師諸同學等各為朋扇因此聞覺大破僧伽別生異見有處中人共相遮止告言諸具壽勿為聞諍住出家心如世尊說若於其處有諸苾芻共為聞諍各相論說忿竟而住者我於其處尚不樂聞況當住彼事若銷停我即當往若彼苾芻棄捨三法多作三法云何棄捨三法所謂棄捨無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三十三 第九十

善根无瞋善根無癡善根云何多作三法所謂多作貪不善根瞋不善根癡不善根彼諸苾芻即便忿竟共為聞諍更相論說懷恨而住若彼苾芻棄捨三法多作三法云何棄捨三法所謂棄捨貪瞋癡三不善根云何多作三法所謂多作无貪瞋癡三種善根此諸苾芻即不忘覺共為聞諍更相論說懷恨而住是故汝等苾芻當捨惡法修行善事時諸苾芻聞諍不息有處中人共相遮止告言具壽勿為聞諍住出家心彼諸苾芻懷瞋不歇更相聞諍諸俗旅見共生譏耻此禿沙門作隨意時無出家心常懷聞諍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諸苾芻長者婆羅門理合譏嫌從今已去若苾芻知苾芻有瑕隙者不應一處共為隨意先須懺謝方可共為時諸苾芻作隨意日而為懺謝更增忿竟心不能捨佛言作隨意日不應懺謝七八日前宜預懺者時諸苾芻皆共懺謝佛言一切苾芻不應為懺於有瑕隙情相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三十三 第九十

者而為懺謝共乞歡喜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五年應作頂髻大會時諸婆羅門長者居士各諍勝上作無遮大會二部僧伽志皆雲集如世尊說各依夏次而坐是時諸尼依夏坐時便大喧內佛言女人性貪於大會時應二三四依次而坐自餘諸尼於相知處隨情而坐

第八門第三子攝頌曰

門前不長淨當須卷三尼若至長淨時老人待尼白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苾芻羯磨別尼羯磨別除共羯磨者時長淨日諸苾芻尼志皆來至迦多林所而為長淨苾芻與尼於大門首共為長淨諸長者婆羅門等見其喧內皆來共觀彼立而住佛問是已告諸苾芻勿於門首而為長淨時諸苾芻即與尼眾寺內長淨因共聚集多為言話以緣白佛佛言由是苾芻不應與尼於其寺中而為長淨諸尼不知還來寺內佛言尼來半路苾芻往彼共為長淨時諸苾芻奉教而作時有婆羅門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三十三 第九十

者在道遊行中路遇見苾芻與尼而為長淨遂生異念起邪分別共相議曰此禿沙門男與禿沙門女談說何事一人謂曰且觀此意況更何所論我等在家私說言語尼曾默聽於此空處向苾芻說苾芻聞已向王家說王於我等所有科罰皆是禿男禿女而為護持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半路而為長淨於長淨日當老二尼半月半月往至僧中告其清淨請教授事諸尼遂遣无勢力者往至僧中不肯申說清淨之事佛言應遣能者二人難得佛言一人有力得往僧中彼雖至寺見佛及僧大眾咸重欲向何人而告清淨即介還來是時尼眾不為長淨白佛佛言應差一人尼來白者眾雖差一尼復不知還同前過佛言被差苾芻應在門下彼來當白先受白已當告僧如僧即應以白二法差教授人

第八門第四子攝頌曰

被差不避去當問教師名著帽為鉢囊結鬚尼不合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第三卷 第七張 體

緣處同前佛言苾芻老人待尼告淨者雖在門首尼來到時報言莫近我莫觸我即便走去尼待不得還本寺中因此尼眾不得長淨苾芻白佛佛言被差苾芻不應走去當須為受作如是語姊妹當坐莫近觸我可告清淨若不為受即走去者得越法罪

如世尊說應可老人住在門所待尼教授者被差之人遲至門首時有露形通披毛綾於其門下觀生死輪尼見作念我應就彼告其清淨即便礼足合掌躡躡白言聖者存念彼即默念我今且觀彼禿沙門女說何言語王園寺尼故遣我來請問頂礼逝多林中聖眾足下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力勝常安樂行不衰灑隨日苾芻尼眾並告清淨外道聞已不識其言默然而住尼便教日聖者應言可介彼聞不解佯作嚙齧點頭而去時此二尼即還本寺其教授尼人後至門所暫時相待見无尼至還向房中若說戒者作單白已其授事人白大眾日誰將尼眾告淨事來眾中無人答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第三卷 第七張 體

言是我眾皆念曰豈非尼眾不來告淨更不遣人問其來不上座誦戒作袈裟隨了後說戒時告清淨尼復來門首不見有人還歸本寺苾芻尼眾長淨不成明日諸尼悉來僧所問言聖眾何故不受苾芻尼眾告清淨耶諸苾芻曰姊妹前長淨日老何尼來為告清淨先時二尼即前答曰是我等來至於門首當見如是形儀聖者觀生死輪我即於彼告清淨已遂還本寺苾芻聞說彼人形儀對說清淨即知是彼露形外道共相議曰此苾芻尼於外道邊告清淨事以緣白佛佛作是念由諸苾芻尼來告清淨不問教授人名有斯過失告諸苾芻二尼元犯從今已去若苾芻尼來告清淨應問教授苾芻名字問言聖者名字云何如其不問告清淨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說尼告淨時須問名者尼來告時先相識者亦問名字佛言相識苾芻不勞更問

緣處同前時大世主喬答弥身嬰病告尼來看問聖者何故不出房耶答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第三卷 第七張 體

言少女我身有疾問曰先持何物病
即消除答言我在俗時頭上著帽若
如是者今何不持答曰我今出家世
尊不許云何得持白佛佛言屋在寺
中應持頂帽

緣在王舍城時此城中有婆羅門巡
行告乞入一家中告言我乞主人報
日無物當去此人出時大世主入從
其乞食彼作是念此亦不與為獨我
耶欲求瑕隙佇立不去主人念曰幸
蒙佛母來入我家即疾敷牀命之令
坐接敘言笑取上飲食滿鉢持奉婆
羅門見嫉妬心生便告尼曰我觀鉢
中得何美味其尼示鉢即便唾中大
世主曰子今何故汗鉢中食汝若索
者我當施與時婆羅門默然不對尼
白苾芣苾苾白佛佛作是念女人之
性少有威德令彼愚人作惡業已多
招苦報告諸苾芣曰從今已去尼乞
食時應持鉢絡掩蓋而去諸尼不解
鉢絡云何佛言應作方尺布帛提上
兩角置鉢在中角施短轡將行乞食
得遮塵土復易擎持

神州比來元此鉢
將由下支角鉢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律第三十二卷 第十五張

動指不同平中鉢轉派法作時應取市小尺二尺疊
使正方傍邊四角作轡轡用時指握安穩也

緣在室羅伐城東國之人多愛園花
曾於一時城內諸人作大歡會各持
種種上妙飲食及諸音樂共誦芳園
時有一人遣使報妻宜結花驢令人
急送其人家內有妙花林妻即奉教
入園採取自不解結遂便命召結花
驢人時屬城中人民歡會諸結驢者
皆為他作竟求不得情懷憂念夫主
令我結妙花驢我自不解求人不得
知欲如何時吐羅難陀苾芣尼因乞
食入其舍告言少女與我鉢餅報言
聖者且去我今懷憂無人授與尼曰
少女汝有何事彼便具告尼曰汝何
不結答曰我先不解即問尼曰聖者
解不報言少女我今年邁昔在少時
何事不曉聖者若余憐愍我故願為
結驢報言少女若能與我種種飲食
即與汝結答言我與尼即安鉢一邊
舒脚而坐用意結驢女人見已嘆其
巧妙情甚歡悅多與鉢食尼詣餘舍
復與結驢多獲飲食方歸本寺時結
驢人至其女所告言與花我今為結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律第三十二卷 第十六張

報言汝求何晚花已結竟將向園中
問言誰結答曰聖者吐羅難陀彼便
譏耻沙門之女作非法事云何奪我
所作生業尼白苾芣苾苾白佛佛言
非沙門女法理合譏嫌是故尼眾不
應結驢作者得越法罪佛制不許尼
結驢者時屬世尊頂髻大會及五年
六年會時勝光王及勝驢夫人行雨
夫人給孤長者毗舍佉鹿子母仙授
教舊及大名等近士男近士女各求
勝上梵薦香花及以諸方僧尼悉皆
來集甚足花彩少結驢人時諸信心
覓結花者不可多得遂告諸尼曰我
等今者為供大師頗能相助結花幾
不諸尼答曰仁豈不知大師有教不
許諸尼結諸花彩我今云何欲相助
福尼白苾芣苾苾白佛佛言為三寶
事尼得結驢諸苾芣尼於大門首或
在廊下長舒兩脚而結花驢俗旅
見弄告言聖者皆是結驢之女而來
出家諸尼羞耻默尔而住苾芣白佛
佛言諸俗人輩稱理譏嫌諸尼不應
於大門首廊下簷前而結花彩作者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律第三十二卷 第十七張

得越法罪解結騷者當於密處勿使俗識

第八門第五子攝頌曰

不應畜銅器變酒令平復賃房與俗旅誑惑作醫巫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苾芻尼往銅器家告言賢首頗能與我作大銅鉢不荅言聖者是我本業何為不能問曰欲作大小報言極須大作問言聖者何用大鉢尼曰貧寒物汝不取價與我作耶與汝好價宜應大作匠者念曰隨彼大作於我何傷大鉢見了報言為我更作小者入斯鉢內復更為作如是漸小乃至七重皆入鉢內吐羅難陀令求寂女措拭令淨以五色線為絡次第盛之有請喚處即令小尼頂戴將去到已開設在傍安坐俗旅見問聖者今日開銅器鋪耶荅言寂人汝豈能知我所須器大者盛飯次著羹臠次受美園餘安雜味荅曰若尔更復多須有餘物來无安置處彼便默尔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尼畜銅鉢有如是過從今已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卷第三十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去諸尼不得自畜銅鉢若畜者得越法罪唯除銅匙及安盥盤子并飲水銅枕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妻誕一女右眼通睛將為惡相人無娶者有餘長者娶妻未久便即命終如是至七時人号为殺婦長者更問他女欲求為妻彼便報曰我今豈欲殺此女耶復索寡婦彼云我豈可自欲殺身既无妻室自知家務時有知識來相問曰何故自營家事豈可不能自事室耶荅曰我是薄福娶妻未久便即終亡如是更取乃至於七世皆身死時人号我名為殺婦報曰何不更求即便如上具說其事若尔通睛女兒何不索取報言彼亦不與荅曰我知彼家養女多時必應嫁娶即便就覓彼見問曰來何所須荅曰欲求娶女是何女耶眼通睛者父曰可隨來意宜於某日共辦營禮家酒熱壤傍求好者諸有酒家即皆為辦時吐羅難陀入通睛家從其乞食家人報曰我辦酒忙无緣與食尼問其故彼即是告我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卷第三十九頌

曰壤尼曰何故不令變為好酒荅言聖者我不曾解仁有方法幸當惠施尼曰少女我今年邁不復更為昔在少時何事不解荅言聖者憐愍我故變酒令好尼言少女頗能與我美食之直令汝酒好荅言多與尼曰可出酒甕我為瞻相即便昇出時吐羅尼上下觀甕何因酒壞乃知由熱即開窓牖令持溼沙安其甕下更取青苔繞甕經裏扇去熱氣因涼冷故酒便復好所有親族悉皆來集時諸酒家咸悉備擬性不來取令人往問何不取酒報言我酒變好无勞別取問言是誰教汝已壞之酒還令好耶報言聖者吐羅難陀於我有惡能為此事彼即譏嫌沙門釋女作非法事云何奪我所作生業苾芻白佛佛言此非沙門釋女之法理合譏嫌是故諸尼不應教他變已壞酒作者得吐羅底也罪

緣處同前時有長者樂為給施身忽染患漸加困篤自知形命將死不久所有財物悉皆給施沙門婆羅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卷第三十頌

孤獨七人善友親族唯有一舍猶未施他時吐羅難陀苾芻尼聞來至家中告言長者凡諸女人利養寡薄喜捨之次分惠少多答曰聖者來達我之財物悉皆施盡唯有此室尼言長者我本希望舉面而來今遣空還不釋元意報言聖者唯有此室仁意欲將我終不惜尼曰若介我今便受願除病苦後時長者遂便命過諸親來集以青黃赤白繒絲靈輿送往屍林時吐羅難陀苾芻尼聞長者命終疾疾至彼封閉其室立在一邊時彼親族焚燒既畢咸悉歸來見舍封閉問言誰閉尼曰其受施者自來封閉報言聖者施與何人尼曰施我聖者若介且賃與我後酬價直尼曰虛實答言實與尼即開門令入時有長者婆羅門來入其舍聞如是事皆共譏嫌沙門釋女作斯非法云何將屋賃與仙人尼白苾芻苾芻白佛佛言非沙門女法理合譏嫌從今已去諸苾芻尼不應賃舍與人賃者得越法罪緣處同前長者好施知欲命終悉皆

按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三

捨訖唯有一鋪尼聞來七事並同前乃至身亡尼便封閉諸人嫌耻苾芻白佛佛言若賃鋪者得越法罪緣處同前吐羅難陀尼入城乞食見師巫女搖鈴繞家談說凶吉多獲利物足得資身即便念曰是好方便我亦為之求得鈴已明旦入城即巡諸家搖鈴振響為他男女洗沐身形說說吉凶妄談來地有病患者天緣皆差遂使王城之內咸共知聞所有請祈无不咎竭自餘巫卜人皆不問時舊習巫詭諸人慶問言有事我為占相諸人答曰更不勞汝我有聖師善開眾事占相療疾皆悉稱心彼問是誰答言聖者吐羅難陀彼聞譏耻作如是語非法釋女妄為巫卜奪我資生苾芻白佛佛作是念尼作響巫有如是過妄為說詭招俗譏嫌告諸苾芻我今不許尼作響巫若有作者得越法罪

按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雕造

按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四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六子攝頌曰

不共女人浴 亦不逆流洗 鉢底應安替 不著琉璃盂

緣處同前有一女人往河水中洗浴身體洗訖上岸梳髮而住時吐羅難陀苾芻尼遂持澡豆往彼洗浴見女梳髮情生瞋嫉作如是念愚癡女子共我爭勝故梳頭段謂我先來元無段耶宜可苦治懲其後邊設更見我不敢爭勝遂即默持菴摩羅末撲其頭上以手授之女人問言聖者我有何過緣淨洗段以菴摩羅末撲我頭上尼曰汝作此解云吐羅難陀先來無幾頭既不淨可來更洗汝即譏嫌苾芻白佛佛言尼為非法理合譏嫌從今已去諸尼不應以雜末等撲他淨踐作者得越法罪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與諸居士眾往河中浴是時吐羅於駛流處逆水而立受其觸樂諸居士問言聖者為何事

荅言小妹我受觸樂諸尼報曰聖者此非淨法於駛流處立受觸樂所不應為荅言此是極淨有何乘理若不淨者誰有制處尼白苾芻苾芻白佛言諸尼理合作此譏嫌從今已去諸尼不應駛流之處逆水而立受其觸樂若受樂者得吐羅底也罪

緣處同前諸苾芻尼隨慶安鈴鐵遂生垢或因打擲多有損壞尼白苾芻苾芻白佛言諸尼不應隨慶安鈴應以薄錫替鈴而用如世尊說錫替鈴者諸尼以錫過裏其鈴俗旅見問聖者此是何物荅言仁者世尊制令以錫替鈴報曰聖者豈可佛令過裏鈴耶仁今妄說此非沙門釋女所作之事尼聞著耻默然不對苾芻白佛佛言俗旅理合譏嫌是故諸尼不應以錫過裏其鈴可為小替繞承鈴底彼作種種奇異形勢佛言不合替有二種一如菩提樹及多根樹葉二如手掌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陀尼得琉璃盃時有女人為有客來便詣尼慶告言聖者幸借琉璃盃尼即問曰汝何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卷 第二種

用荅言聖者為丈夫來无盃可飲尼與將去彼不存心手脫便破告言聖者我酬價直尼曰小妹不須價直還我舊盃荅言聖者別買盃替尼曰要須舊盃如是諍竟苾芻白佛佛作是念此由諸尼畜琉璃盃有斯過失告諸苾芻諸尼不應畜琉璃盃若畜者得越法罪

第八門第七子攝頌曰

由婦制錫杖 起舞時招罪 淫餅受請食 說法伴白知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大富多財婦生一子情大歡喜命諸親眷共為喜樂其婦及夫別房睡著天明不起時有乞食苾芻見彼多門遂入家內迷其出處遂便深入至長者房前彼即驚覺苾芻遂向婦邊而過長者見云此與我婦共行非法即打苾芻頭破而出鈴盃亦破婦覺報云苾芻無過可放令出時彼苾芻持此客儀至道多林苾芻問曰何故如是即便具說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乞食不應造次入多門家應將餅匙門前為記然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卷 第三種

後方入苾芻入時默然而入見其婦女露形走去俗人嫌耻佛言欲入舍時作聲警覺彼即呵呵作聲喧闐而入家人報曰仁豈小兒呵呵聲響而入我家荅曰佛令作聲而入為此呵呵荅曰更无方便可使作聲唯此呵呵能為警覺苾芻默然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呵呵作聲入他人舍佛制不聽遂拳打門扇作聲而入家人怪問何故打破我門默然無對佛言不應打門可作錫杖苾芻不解佛言杖頭安鐶圓如蓋口安小鐶子搖動作聲而為警覺狗便出吠用錫杖打佛言不應以杖打狗應舉怖之時有惡狗怖時瞋劇佛言取一抄餅擲地令食至不信家久搖錫時遂生疲倦而彼家人竟無出問佛言不應多時搖動可二三度搖无人問時即須行去緣處同前時有長者請佛及僧家中設食苾芻僧伽皆去赴供佛在寺中令人取食為五因緣佛令取食云何為五一者為欲閑寂二者為諸人天說法三者為觀病人四者為觀卧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卷 第四種

五者為諸聲聞人制其學處今此因緣為制戒故住在寺中時彼長者推為美舍令眾坐時屬寒雨長者行粥次行乾餅次授爐餅并與蘿蔔時有苾芻欲粥作呼聲爾乾餅者作百百聲與罽爐者作獵獵聲屋上下作索索聲瓶中飲水作骨骨聲此等諸聲殊響合時有苾芻先能歌舞聞其聲韻憶舊管絃抑忍不禁即從座起隨其音曲手舞逐之告大眾曰大德此是呼呼聲大德此是百百聲大德此是獵獵聲此是索索聲此是骨骨聲彈指相和無不合節於大眾中有不住心者即便微笑其用意者悉皆驚愕行食諸人無不大笑或生譏耻施主深怪請食苾芻情大羞耻將食至寺置在一邊礼世尊足世尊法尔共取食人歡言致問大眾頗得美食飽不自言大德美食雖足然施主致怪問曰何故以緣具曰世尊食訖出外洗足還入房中宴坐而住至於哺時方從定起於苾芻眾中就座而坐便告作舞苾芻曰汝以何心於施

便說切有部等部律中卷第五張指

主家而作舞耶答言大德有譏彼意及掉舉心而作於舞佛告諸苾芻若苾芻作掉舉而為舞者得越法罪若作譏彼心者无犯汝諸苾芻此等皆由作聲散食致斯過失是故苾芻不作聲食作者得越法罪佛既遮已時有信心俗旅將諸乾餅蘿蔔甘蔗來施苾芻皆不敢受問言聖者佛未出時我等皆以外道而為福田世尊出世即以仁等福田中上我等所有微薄施物持來供養仁皆不受豈令我等往後世時无路獲耶又如佛說及時而施但是新穀及以諸果剗熟之時先持奉施具戒具德後自食者得福无量唯願慈悲為我納受苾芻白佛佛言此諸施物宜當為受所有乾餅與美餅和食蘿蔔甘蔗截作小片食勿作聲

根本說一切有部律中卷第六張指

疲勞報言聖者待一時坐我併行食既生擾惱苾芻白佛佛言受他請時不應乱去在前去者至門相待一時方入若乱去者得越法罪如世尊言不乱去者有病苾芻侍者食訖方持食去待食虛羸苾芻白佛佛言有五因緣早請食來在房中食云何為五一者是客新來二者將欲行去三者身嬰病苦四者是看病人五者身充知事緣處同前時有長者大富多財情懷信敬請佛僧眾就舍而食世尊不去有五因緣令人取食廣說如上今為制戒苾芻食訖即便歸寺施主本心欲求聞法无一苾芻為其說法遂生譏耻苾芻白佛佛言理合譏嫌故諸苾芻不應食了即皆歸寺若即去者得越法罪當為說法佛令說法者苾芻不知誰當說法佛言應令上座為其說法若彼不能令第二者此亦不能令第三者此若无堪應番次與或隨能者當徵請之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先有信心於時

根本說一切有部律中卷第六張指

時中往迦多林聽聞正法遂於一時請佛僧眾就家受食苾芻皆去世尊同前有五因緣廣如上說此為制戒佛不親行令人取食如世尊說若其食了施主樂法應為說者眾老一人令住說法大衆咸去時彼施主并諸眷屬皆來一處有大威嚴共聽法要請言聖者為我說法苾芻見彼威力大故生畏懼心不能說法長者念曰我多眷屬苾芻情懼不為宣揚我宜為說報言聖者如世尊說布施招大富持戒得生天專修斷煩惱此是法當去

時彼苾芻聞是語已竟无言對復道而歸既至寺中諸苾芻問具壽住彼為說法不答言詎具壽獨留於我更無伴助施主親族有大威嚴皆來集會我生畏懼不能說法施主見我情懷怯懼返即為我宣揚妙法苾芻白佛佛言此之苾芻所言應理是故不應獨令說法從今已去老四苾芻與說法人為伴

緣在王舍城如世尊制說法苾芻應

緣在王舍城如世尊制說法苾芻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與四人伴者有請喚處是說法人及與四伴時伴苾芻遂向生緣或出便轉悉不自知臨時關事以緣白佛佛言與說法人為伴苾芻向餘處時應白而去若不自白者得越法罪

第八門第八子攝頌曰

瀉藥齒有毒刮舌莫應洗由其罪業盡證得阿羅漢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婆羅門娶妻未久遂生一子年既長大於善法中而為出家後於異時身忽染患性醫師屢告言賢首我身有疾幸為醫療報言聖者仁今可服如是瀉藥病得除愈苾芻即服纔一行痢冷水洗淨藥即不下醫來問言聖者瀉藥好不報曰賢首藥無氣力唯一行痢醫言聖者冷水洗淨耶報言如是醫曰聖者冷水洗淨去何轉瀉仁今更可服前瀉藥勿為洗淨瀉痢將畢方可洗之報曰賢首佛未聽許醫曰聖者藥法應尔不可相違苾芻白佛佛言若如是者我今聽許瀉痢未終宜當淨拭苾芻不知以何物拭佛言應用土塊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婆羅門娶妻未久遂生一子年既長大於善法中而為出家後於異時身忽染患性醫師屢告言賢首我身有疾幸為醫療報言聖者仁今可服如是瀉藥病得除愈苾芻即服纔一行痢冷水洗淨藥即不下醫來問言聖者瀉藥好不報曰賢首藥無氣力唯一行痢醫言聖者冷水洗淨耶報言如是醫曰聖者冷水洗淨去何轉瀉仁今更可服前瀉藥勿為洗淨瀉痢將畢方可洗之報曰賢首佛未聽許醫曰聖者藥法應尔不可相違苾芻白佛佛言若如是者我今聽許瀉痢未終宜當淨拭苾芻不知以何物拭佛言應用土塊

或以樹葉或將破帛故紙而淨拭之待瀉痢畢煖水淨洗

緣處同前於一林中有毒蛇住諸牧羊人放火燒林四面火來蛇即驚怖宛轉腹行衝火而出僅得存命投一樹下蟠身而住于時具壽舍利子遊行人間因至樹下見此毒蛇被火燒處身形破爛受諸苦惱便為觀察宿世因緣有善根不尊者觀見知有善根又復更觀與誰相屬見身與彼宿有因緣即以水灑說三句法告曰賢首當知諸行无常諸法無我涅槃寂滅宜於我所起觀淨心捨傍生身當生善趣于時尊者作是語已即便捨去時有鴉來銜去食食由此毒蛇於尊者處起善心故命終之後於室羅伐城善解六事一者自知報會二者教人說施法三者知受物法四者善知淨福五者善知淨羅門舍而為受生時具壽舍利子知彼命過即便觀察何處受生見此城中善解六事婆羅門舍而為受生為調伏故尊者頻往婆羅門家授與夫妻三歸五戒後於異時獨至其家婆羅門見白言聖者

緣在室羅伐城有一婆羅門娶妻未久遂生一子年既長大於善法中而為出家後於異時身忽染患性醫師屢告言賢首我身有疾幸為醫療報言聖者仁今可服如是瀉藥病得除愈苾芻即服纔一行痢冷水洗淨藥即不下醫來問言聖者瀉藥好不報曰賢首藥無氣力唯一行痢醫言聖者冷水洗淨耶報言如是醫曰聖者冷水洗淨去何轉瀉仁今更可服前瀉藥勿為洗淨瀉痢將畢方可洗之報曰賢首佛未聽許醫曰聖者藥法應尔不可相違苾芻白佛佛言若如是者我今聽許瀉痢未終宜當淨拭苾芻不知以何物拭佛言應用土塊

元侍者耶尊者答曰我之侍者非茅草生從仁處得婆羅門曰我无小兒堪為侍者我婦懷娠若其生男奉為侍者報曰願尔无病我已受之即便捨去彼婦月滿便誕一男飲母乳時爪齒損乳乳便腫大曾與童子一處戲時或因瞋忿若尔若齒有傷損處悉皆瘡腫久而平復時舍利子知彼小童出家時至往其家中為父母說

法彼見出來尊者便念即是我侍者乎父告兒曰汝未生時我許將汝供奉聖者為給侍人今可隨行勿生顧戀此即是其家後生人良久佇立觀尊者面隨後而去尊者至寺便與出家并授近圓依教令學後爾齒未生刮舌已不洗而弄繩來附上遂便命過次有守宮來食其繩因此而死次有黃狢來噉守宮還同喪命次有子食此黃狢亦復命終餘有殘者諸纖來受悉皆致死是時有一苾芻在傍而立見如是等事至明日旦時詣苾芻來於其處而嚼齒木見狗象一處命終怪其所以共相謂曰狗象

何因一處而死或言不知或言可共推尋誰作斯過時彼苾芻告諸人曰昨日婆羅門見是尊者舍利子弟子我見於此嚼其齒木刮舌之苾不洗而弄必應為此令其命殄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汝等苾芻當知人中亦有帶毒與地無異從今已去嚼齒木時既刮舌了應以水洗方可弄之不洗而弄得越法罪

如世尊說嚼齒木已洗方弄者有諸苾芻為水乏少不知如何佛言於灰土上揩拭弄之後於異時帶毒苾芻自捺衣裳曬曝迴轉于時具壽鄒波難陀來見捺衣告言具壽我樂相助報言善哉隨大德意時鄒波難陀性懷惡行即取新衣陰乾故衣日曝又轉乾衣日曝淫者陰乾彼言大德勿作如此時鄒波難陀還同前作如是再三遮不肯止其苾芻遂生瞋怒欲相擒擻鄒波難陀便即走去彼隨後逐時舍利子來見相趨告言具壽欲作何事彼瞋威故仍越不息鄒波難陀既被逐遂取樹枝遍打於彼仍

不止息時舍利子即以軟語安慰下令趣及鄒波難陀便遠走去彼瞋心或便咬其樹齒咬樹時其葉皆落苾芻白佛佛言如此之人不應相惱令生瞋恚如世尊說不應相惱令生瞋者後於異時鄒波難陀次當知事至毒苾芻所告言具壽作如是事彼見來告生大瞋恚苾芻白佛佛言此像毒人或先有惡心不應自往令其作務可使傍人報所作事彼聞應作勿令有聞彼毒苾芻勤修忘倦摧五趣輪斷諸煩惱證阿羅漢廣說如餘乃至人天無不恭敬諸苾芻白具壽舍利子言尊者弟子極懷瞋恚如此之人尚能證得阿羅漢果甚為希有于時尊者舍利子為諸苾芻廣說前緣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大德彼苾芻先作何業捨毒地身生於人趣佛言汝等苾芻彼自作業成熱之時還須自受廣說如餘乃至頌曰假令經百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當一心聽乃往過去此賢

劫中人壽二萬歲時有迦攝波如來應正等覺十号具足出現世間住娑羅宛斯仙人墮處施鹿園中此處必苦彼佛法中而為出家常修慈觀諸必苦見咸皆嘆言慈觀慈觀報言仁等更莫嘆我慈觀慈觀如是再三嘆仍不止於諸慈慈遂生瞋恨口出惡言我是慈觀汝是人中害純佛言汝等必苦於意云何迦攝波如來正法中出家修慈觀者豈異人乎此必苦是由彼往昔於佛聲聞弟子處起瞋恨心作惡口故於五百生中常作毒純餘殘業力於此人中受惡毒報由彼往昔讀誦作業修諸戒品於蘊界處緣起處非處得善巧故由彼善根於我法中而得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汝等必苦由是因緣我常宣說黑業得黑報雜業得雜報白業得白報汝等應當勤修白業離黑雜業時諸慈慈聞佛說已心大歡喜頂礼佛足奉辭而去

第八門第九子攝頌曰
三衣隨事者 蘭若法應知 浴室門妙花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三十四

不應住非處

緣處同前時諸慈慈每於寺內著僧伽服澣掃為壇牛糞塗地入廁便轉澣衣浣服如僧伽服七條五條亦皆同此作諸事業諸慈慈見一人報曰此等諸衣不作差別隨處著用理不應為如世尊說僧伽服者是其大承豈合不作差別而用咸言具壽善說斯語可共白佛佛言汝等必苦理合如是共相止諫僧伽服者是衣中三是故不應隨處著用作諸事業如世尊說僧伽服衣不應隨處著用者慈慈不知何處應著佛言入聚落時行乞食時隨取食時入聚食時礼制皮時聽佛法時晝夜聽法時礼拜二師及同梵行者時如是等處可披大衣唱多羅僧伽應於淨處披著及食等事其安恒婆娑任於何處隨意著用悉皆无犯

緣處同前如世尊說若日出已眾鳥皆鳴農夫耕作如前廣說乃至當離喧鬧獨處閑居宜可端心勤修靜慮時有慈慈寡聞淺識性空閑處而作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三十五

草薺晝夜勤思唯除乞食放牧人等皆悉共知時有群賊被他所害並多傷損飢渴所逼眾共籌量不知何去一人告曰彼蘭若中有釋家子凡諸沙門性多貯畜并有悲心情无怖怯仁等可去宜共往投必有所獲賊眾咸言善哉斯語宜可共去悉皆希望舉面同行至蘭若中慈慈見已便唱善來時諸賊人情生无畏住經少時告言聖者我寒須火慈慈報曰我居蘭若無火可求又言聖者渴困須水慈慈報无賊復告言聖者須少許錢用安瘡上幸見相與必苦報无賊復告言聖者我須故物欲經瘡處慈慈報无次索蘇油用塗瘡上慈慈報無復告言聖者飢困須食慈慈報無賊復問言聖者今是何辰屬何星宿慈慈答言我居蘭若不關斯事中有一人先知僧法遂生瞋恚告言聖者前事已過我更相問仁得阿羅漢不還一來預流果耶慈慈答曰我居蘭若賊言且致是事更問聖者得非想非非想處无所有處識處空處四靜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第三十六

定耶必苦報去我居蘭若賊言聖者仁是三藏持經律論耶必苦亦同前答賊言聖者汝字云何亦如前報賊言此是何方必苦亦同前報于時群賊所問之事必苦皆答我居蘭若賊便大瞋告諸人曰我等雖賊而此必苦乃是大賊何以故自身名号尚不能知詐現容儀詎惑人世時諸賊人於必苦處各懷瞋恨便共毆打身體皆破衣鉢錫杖悉皆摧裂僅存餘命賊於夜中捨之而去時此必苦既遭困辱至天明已詣逝多林諸必苦見問言具壽何故形容困頓若此即以是事具告時諸必苦以緣白佛佛言汝等必苦我為蘭若必苦制其行法住蘭若人須貯水火并畜蘇油麩及故帛食留少許須識星辰及知時節方隅所在善閑經律論乃至自知名字若蘭若必苦不依制者得越法罪緣處同前時有邪命外道身忽染患往醫人處請求救療答曰應作浴室洗汰身體病可得除答言賢首我於何處得有浴室隨時乞食活命而已

按此說可謂不為難事第三十四卷第七十後

報言聖者沙門釋子每於半月在浴室中洗浴仁可往彼洗沐身形必苦洗時彼便入內身披赭服謂是必苦皆不遮止彼疾洗已出坐暖身時有求寂來至其所喚言老人可共洗浴彼即搔頭不欲重洗求寂即便捉臂牽去彼作是語沙門釋子皆不淨潔以不淨手觸淨洗身答曰我是沙門汝是何物答言我是外道即告諸人曰誰將外道入浴室中以緣白佛佛言若洗浴時可守門戶見必苦入應問其名彼相識者亦問名号佛言不應尔

今時佛在憍薩羅國人間遊行至一聚落名曰欲犍彼有園林佛於此住於別村內有婆羅門名曰妙花封邑極多受用無乏勝光大王常為供養妙花有一親教弟子名曰樹生多聞聰辯論難无滯與五百人於妙花處學誦婆羅門諸要經典是時妙花聞沙門喬答摩釋迦之子弃捨俗業剃除鬚髮著袈裟服以正信心而為出家已獲无上正等菩提有大名稱遠

按此說可謂不為難事第三十四卷第八十後

近諸國無不知聞十号圓明人天恭敬不從師受自然證悟我生已盡梵行已立不受後有如實而知演說妙法所謂初中後善文義巧妙純一圓滿清淨梵行於憍薩羅國人間遊行今來至此欲犍聚落林中而住我先曾讀尚古之書若人成就三十二相莊嚴身者此人唯有二種事業如若在家當作轉輪王王四天下以法化世七寶具足所謂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女寶主藏臣寶主兵巨寶千子具足容儀端正有大威德勇健无雙所往之處他迎自伏周環四海無不稟化亦无怨敵刀杖憂苦但以正法教被黎元共行十善安樂而住若出家者如上所說證大菩提于時妙花聞此事已告弟子樹生曰汝今知不我聞沙門喬答摩釋迦之子弃捨釋種剃除鬚髮身服袈裟而為出家廣說如上乃至名稱普聞人間遊行今至憍薩羅欲犍聚落於大林中而為居止我先曾讀尚古之書若人成就三十二相莊嚴身者此人唯有二種事

按此說可謂不為難事第三十四卷第九十後

業如其在家當為轉輪王若出家者當得成佛名稱普聞廣說如上汝今往彼親為觀察所聞相好為實為虛樹生自言如大師教即與眾落著宿娑羅門聰明博識語世尊所既到佛前在一邊立諸婆羅門以種種言詞慰問世尊即便前坐世尊即為說微妙法示教利喜令彼欣悅彼摩納婆佛說法時著皮革屣佛前行時來暫聽以言亂問語畢便去於世尊前極懷高傷情無畏敬作拒逆心自謂起勝於時世尊告曰汝今豈合作如是事共解明論大婆羅門漫為言說問言喬答摩我有何過佛言我與學識大人共言議時汝著革屣經行不住不識次第无恭順心以言亂問而為違逆彼言喬答摩我婆羅門法行與他人而為言說立坐卧者皆共言談不成是過諸禿沙門被煩惱縛不生男女我於言次共作談論斯有何失佛言汝有所為來至我所汝於尊人未受教誨彼聞是語便生瞋恚不忍之心欲於佛所共為詰難即白

按此四句與前卷第三十四卷第二十七卷

佛言汝喬答摩諸釋迦種如野象類於娑羅門處不生恭敬供養尊重佛言樹生諸釋迦子有何過失汝作斯語自言喬答摩我於往時緣親教師及為已事詣初比羅城諸釋男女在高樓上見我入城在道而行志意逼指共相謂曰此是樹生摩納婆妙花然羅門弟子唯知遙指更元恭敬供養之心佛言摩納婆如百舌鳥多作聲音仁在巢中隨意言談此亦何過自言喬答摩世間唯有四種大姓所謂婆羅門刹利種舍衛達羅此等諸人志皆尊重供養恭敬諸婆羅門唯此釋種無如是事于時世尊即作是念此摩納婆將釋迦種類同野象毀過太甚我今宜可為彼宣說過去因緣根源種族令息慢心作此念已見摩納婆過去之世是釋迦子婢之所生即釋迦子是彼曾主告摩納婆曰汝今何姓自言喬答摩我姓箭道佛言摩納婆我今見汝往昔之祖是釋迦婢而生今諸釋子是汝曾王時餘者宿

按此四句與前卷第三十四卷第二十七卷

諸婆羅門共白佛言汝喬答摩勿言樹生是釋所生何以故此樹生者多聞聰辯論難無滯共喬答摩依正法語往還論議佛告婆羅門若言樹生多聞大智能擊論者汝等默然令彼言論若不能者彼可默然汝等即說婆羅門言樹生多智能與喬答摩而為論難我等且默尔時世尊命樹生曰古昔有王名曰甘麻生其四子一名炸口二名驢耳三名象肩四名足爪四子有過患皆殯尸時四童子各將已妹相隨而去往詣他方至雪山側於一河邊是處有仙舊所住處相去非遠各背草菴以自傳息遂捨親妹取異母者用充妻室各生男女時甘麻王憶諸子告大臣曰我子何在自言大王王昔有事悉皆擯斥具陳其事乃至各生男女三告臣曰我子能作如是之事答曰彼能王即舉身長舒右手而為歎曰我子能為如是之事由彼大人人口陳說故因此種族名為釋迦也摩納婆汝頗曾聞釋迦氏族如是之事答曰我聞摩納

按此四句與前卷第三十四卷第二十七卷

婆甘蔗王家有一好婢名曰知方容
貌端正與一仙人而為妻室遂誕一
子纔生即語且莫指身待我洗浴除
不淨已往昔之時人皆笑鬼名為前
道汝亦曾聞此種族不時摩納婆
便默尔如是弄三志皆具問彼默不
答時金剛手神於其頂上擬金剛杵
放上火光流酸輝赫告言摩納婆佛
三問時汝作矯心不應答者我即以
杵碎破汝頭而為七分佛威力故令
摩納婆見金剛手便大驚怖心憂毛
豎曰佛言喬答摩我先曾聞有斯種
族時彼者宿諸婆羅門作如是言誠
如喬答摩所說我等皆信今此樹生
源初種族實是婢兒時摩納婆見云
婢子心生憂被伍頭而住口不能言
尔時世尊見斯事已復作是念我今
宜可安慰樹生令離憂惱即為更說
種種因緣種種譬喻令彼止息高憐
之心捨除憂苦便告彼曰摩納婆且
置是事汝本求意今可求之是時樹
生即於佛身觀三十二相唯見三十
餘之二相疑不能見所謂陰相及以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四

舌相說伽他曰

昔聞大牟尼具相三十二我今觀佛體
一相遍身无未觀人中尊或容在隱處
廣長妙舌相口中人不知惟願為現相
除我心中疑正覺大名聞世人難得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四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五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九子攝頌之餘 說花婆羅門事
尔時世尊作如是念此樹生摩納婆
遍於我身欲觀三十二相已見三十
於二有疑陰舌二相未能得見我今
方便現陰藏相令彼見已即舒舌相
長至厥際廣覆面門彼既見已作如
是念沙門喬答摩衆相具足有二種
業在俗作輪王出家成正覺乃至名
聞无不周遍時摩納婆生大歡喜碎
佛而去于時妙花婆羅門於一園中
與諸耆宿言語而坐企望樹生尔時
樹生遙見妙花即便往就敬礼其足
及餘耆宿在一面坐妙花告曰摩納
婆彼喬答摩有善名稱充遍十方具
諸相好其事實不答言大師衆所稱
揚其事皆實汝頗與彼為言論不答
曰共語汝於彼處所有言論悉皆次
第向我陳說時摩納婆於世尊處所
有言論具白妙花彼既聞已發大瞋
恚即便舉足踰彼頭上怒云大好使

人能辦其事亦令我身沉淪惡道如汝共彼言論之時所有差失彼即引我亦在過中但為日晡不獲即往恭敬問計待至明日我當自去即於夜中偕辦種種上妙飲食饒至晨朝以車運載詣世尊所到已歡喜共申言問在座坐白佛言世尊我為喬答摩辦清淨食已載至此唯願慈悲哀憐納受時阿難陀於世尊後執扇招涼佛告阿難陀曰汝今可告於此聚落所有苾芻皆令集在常食堂中時阿難陀既往告已悉皆集在常食堂中即還白佛諸人盡集願佛知時世尊往彼就座而坐時婆羅門見佛僧眾悉皆坐已即以手持妙飲食供養佛僧大衆食竟嚼齒木洗手已屏取鉢器便取小席於佛前坐聽說法要

爾時世尊受婆羅門所設飲食唱隨喜已說伽他曰
祭祀火為軍 初頌論中軍 人中王為軍
眾流海為軍 眾星月為軍 光中目為軍
十方世界中 凡聖佛為軍 所為布施者
必獲其義利 若為樂故施 後必得安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五 第二十四

爾時眾中有一莫訶羅苾芻聞佛說此伽他之時食雖飽足尚咬乾餅作大音聲婆羅門見而白佛言喬答摩聲聞弟子依教行不佛告婆羅門有依不依喬答摩我今觀此有樂法者有貪食者喬答摩我有弟子名曰樹主來至佛所共言論不佛言彼來略共言論喬答摩共彼所有問答談論幸當為我廣說其事佛即次第為說時婆羅門白佛言喬答摩其樹生者無識寡聞心懷高慢不生畏敬輕觸尊顏唯願慈悲見容其過佛告婆羅門我已容恕時婆羅門復白佛言喬答摩我乘車時或控馬轡或舉鞭大噉當尔之時願表知我婆羅門妙花頂札佛足并問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氣力安不又白佛言喬答摩若復見我涉路而行或脫革屣或時避道或時舒臂當尔之時如前表知我申敬問又白言喬答摩或時見我在自眾中共人談說若移坐處或去上衣或除頂帽當尔之時如前表知我申敬問何以故喬答摩我婆羅門法唯云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五 第二十五

名稱所有衣食受用資具皆從名稱之所獲得故我於此善護眾人爾時世尊作如是念此婆羅門極大高慢我今宜可息彼慢心為其說法
爾時世尊即為宣暢示教利喜如佛世尊於尋常時說法之事謂說布施或說持戒五欲少味多諸過惡煩惱染汙沉淪生死清淨涅槃當求出離如是等法廣為陳說世尊知彼欣樂隨喜發清淨心堪為法器於殊勝事能得受持復為廣說苦集滅道四聖諦法譬如淨衣易受染色時婆羅門即於座上證見諦理無復疑惑得預流果即從座起偏露右肩前札佛足作如是語我今出離歸佛法僧受五學處願證知我是鄒波索迦具清淨念札佛足已奉辭而去

佛作是念彼婆羅門善為譏笑由老苾芻說施頌時與食不止是故不應此時取食告諸苾芻曰彼婆羅門善為譏笑由莫訶羅說施頌時與食不住致斯譏醜若有苾芻說施頌時食不住者得越法罪如佛所制說頌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五 第二十六

時不應食者彼不敢食遂令行末不食時過佛言若有苾芻說施頌時不聞說聲不解其義者應食无犯設若聞聲不解義者食亦无犯聞聲解義食者越法罪如佛所制聞聲解義不得食者於一住處衆坐人多遂使未行屈來至上彼聞施頌並皆不食日時遂過佛言此若聞聲兼解義者且不應食待說兩三頌訖後食無過

佛在婆羅痾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尔時世尊於小食時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有餘苾芻亦行乞食至一園中佇立而住見諸男女起惡尋思作邪欲念佛見苾芻知作邪念不善相應遂近其處告言苾芻苾芻汝於自身下苦種子流出臭糞蠅蟲不食無有是處彼既聞已作如是念世尊今者知我邪心即大驚怖身毛皆豎便出國中佛作是念苾芻非處而停住時有如是過即乞食已還至本處飯食訖取衣鉢洗足已入房宴坐於日晡時從定而起於僧衆中就座而坐告諸苾芻曰我向入城為欲乞食見一

苾芻亦為乞食至一園中起惡尋思作欲邪念我知彼人作斯惡念便就其邊而告彼曰苾芻苾芻汝於自身下苦種子臭糞流出蠅蟲不食无有是處彼既聞已作如是念世尊今者知我邪心即大驚怖身毛皆豎遂出國中是故苾芻不應非處而為住立若住立者得越法罪

有一苾芻聞佛說已即從座起頂礼雙足白言世尊大德於聖教中何者名為苦惡種子何謂臭糞流出蠅蟲皆食佛言苾芻苦種子者謂是三惡罪惡不善邪思量法云何為三謂惡欲尋思瞋恚尋思殺害尋思臭糞流出者臭糞謂是五欲色聲香味觸流出者謂欲經心以其六根追求六境流動不住蠅蟲者謂諸世間於六觸處无心制止起貪瞋等憂悲苦惱作罪惡業尔時世尊復說頌曰

下攝眼耳等被欲之所牽 苦子種身中臭氣常流出 若在於聚落或居閑靜處常於日夜中 不思於正法 由依罪惡念遂起妄尋思 遠離樂住緣 當受於苦報

若人修寂定 於勝慧勤行 常得安隱眠不被蠅蟲惱 親近於善友 勝人之所說若能如是學 更不受當生如世尊說苾芻不應非處住立者不知何者名為非處佛言非處有五曰令家婦女家沽酒家王家旃荼羅家是謂五處非所行境

第八門第十子攝頌曰由地觀卧具一衣不為礼 初至寺中時老年應礼四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欲去遊行所有卧具於親友處囑令看守時彼苾芻即以卧物安置舊處而不受用時有毒蛇來求住處遂於褥下蟠屈而居有客苾芻來投此而住暫停歇已行礼佛塔及餘苾芻日暮歸房舊住苾芻告言具壽此是水土燈油先敷卧具行來疲困洗足安眠由先業力不觀卧具遂即眠睡壓著其蛇蛇從褥出便螫苾芻苾芻受苦宛轉蛇上於片時間二俱命斷至天曉已主人來喚彼既身死無復枉承主人念曰行來疲極且縱安眠睡足之後自當

起覺食時欲至更來打門喚言可起食時欲至既無響應即取戶鑰開入房中見其身亡次翻卧褥復見地死衆共來看知被蛇螫以緣白佛佛作是念不觀卧具因致俱亡告諸苾芻曰受他囑者應將卧具付知事人或可隨時自為曠曝置於架上繫不令墮若欲眠時應須觀察彼於夜分燈火照看

佛言不應如是可於白日豫為觀察時諸苾芻無問新舊悉皆翻轉佛言舊者應觀其翻新者有概布時時抖擻不令得越法罪

緣在室羅伐城有二苾芻同房而住時一苾芻度一少年弟子弟子多睡久而方覺師每訶責後欲天明忽然驚起但披僧脚敍往詣師所其師正起欲著下裙弟子近前礼足而起既新剃髮戴起師裙在頭上住弟子所披亦便墜墮師弟二人悉皆形露彼苾芻見報言具壽我今善知汝等皆是丈夫男根具足時彼二人各懷羞耻默尔而去其師遂即訶責弟子餘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五卷 第九十

苾芻問汝有何過常被師瞋答曰昔瞋有緣今時無過師徒義絕我今行矣復問何事即具告知報言具壽汝誠有過訶責合宜聞便默尔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念其師訶成順法告諸苾芻從今已後不得著一衣礼他亦不得一衣受礼違者得越法罪

緣在王舍城如世尊言於他苾芻不相體患不為解勞時有衆多苾芻從異方來礼制底竟无一人為解疲極猶如被擯隨處而住或在簷前或居門屋或在樹下時有信心婆羅門居士等見已問言聖者何緣被擯隨處而住報言賢首我非被擯是客新來婆羅門曰若尔何不住在房內我無故識誰復相容為礼聖蹤暫來至此隨處停住不久當還諸人間說皆生嫌耻我等曾聞沙門釋子性懷平等何處得有平等之行見同梵行客人劍來而不容止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從今已去凡是客僧來入寺者先應礼拜者宿四人當前而立主應好心准法安置後於異時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五卷 第九十一

客苾芻遊行人間時將欲暮至王舍

城先知佛制礼老年者即問諸苾芻曰尊者阿若憍陳如今在何處答曰在竹林園中便即就彼扣門而喚時尊者憍陳如聞言是誰答曰我是客僧尊者喚入令其歇息客僧問言尊者大迦葉今在何處答曰具壽彼在畢鉢羅窟于時客僧如言往彼如前通問尊者喚入安慰停息客僧即問尊者准隨今在何處答曰彼在鷲峯山客僧便往致問尊者令入如前令息客僧問曰尊者十力迦葉今在何處答曰今在細你迦窟客僧便去既見尊者同前問答令其止息客僧答言今已天明當須乞食不可更留作如是語如世尊言客僧到處先令礼拜四者宿者此是方便治罰客人不令安隱時諸苾芻以緣白佛佛言我先豈令客苾芻礼大地尊宿唯遣礼訶當處老宿四人

內攝頌曰

世尊為高勝 廣說弟子行 行南問大師 為說七六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五卷 第九十二

緣在室羅伐城時具壽高勝於晡後時從定而起往詣佛所札雙足已退坐一面請世尊曰弟子事師所有行法唯願為說佛告高勝我今為說茲當所有弟子門人供事之法汝應諦聽凡為弟子於師主處常懷恭敬有畏懼心不為名聞不求利養當須早起親問二師四大安隱起居輕利除小便器為按摩身其師若言我今有疾應問所患便往醫處具說病由請方教療如醫所教便為療治若師自有藥物應用和合如其无者可問近親親者若多應問師曰何親處求得師教已如言可去若無親候應向餘家如教往覓或詣病坊施藥之處此若无者當緣自業於飲食中而為將息若病可時授以齒木其師欲嚼齒木之處應先淨掃作曼荼羅安置坐枯及盛水瓶器并澡豆土屑淨齒木刮舌篋既澡漱已除所須物若師患目應問醫人為作眼藥而塗拭之次應授衣餘衣疊疊勿使撩亂師札塔時當入房中灑掃其地若有塵土應

根本說一切有部律部第三十五卷 第五十二條

將牛糞或以青葉而揩拭之次應自札尊儀及札師主或問安白事於日中三時札拜當隨已力於同梵行者亦申札敬次應策勤坐禪讀誦每於半月須觀瞻牀席若至食時應洗兩鉢若是七食必當自持重鉢輕者與師若在寒時以重僧伽肚與師令著自持輕者若於熱時輕者與師自持重者若逆風行請師在前自身在後若順風行自身在前師在後若渡河水扶持令過若乞食時應問師主為當同行為當別去若言同行即可隨去若得乾麩豆餅及酸漿水置已鉢中若得米乳酪石蜜飯餅及沙糖安師鉢內乞得食已還至本處作二小壇布以諸茶可安二座踞坐飯食若別行者所乞得食將呈師主今得此食須者應取師主即應知量而受若住寺者弟子應先洗器往至厨中問知事人今為僧伽作何飲食其知事人敬而告知彼還白師今日僧伽作如是食可請取不依教持來師應知量觀時而受若其二師澡漱之

根本說一切有部律部第三十五卷 第五十二條

處應淨掃除作曼荼羅安坐牀子及以水器并土齒木如法揩洗若須洗足應為師洗或但用水或可塗油以屑指去更將水洗當授皮履問其食事又問為於此處修習善業為復向餘閑靜住處若言可向晝日佳處者應持坐物其所住處掃灑清淨於時時間牛糞塗拭若學讀者應為授經若學禪思教其作意若還來時應觀牀席自洗足已次札尊像及同梵行者隨力而札與師置座同前洗足若是寒時應守持心為暖湯水若是熱時應可持扇而為招涼師亦知時令其作業勿使空度若衣鉢等營作之時所有事業皆師物在前次營已物佛言高勝汝今應知諸苾芻眾所有弟子門人供給二師如父母想師於弟子當如子想若有病患共相瞻侍至老至死我今為汝略說其事應如是作若不依者隨於其事皆得越法罪若能如是弟子於師以敬順心為供侍者能令善法相續不絕譬如蓮花處在池中日夜增長是故汝

根本說一切有部律部第三十五卷 第五十二條

等當如是學時具壽高勝及諸苾芻聞佛說已歡喜奉行

緣在王舍城住鷲峯山時摩揭陀王未生怨王與佛栗氏國共相違逆未生怨王於大衆中告諸人曰安隱豐樂與我相違我欲興兵而往討罰皆令破散王告大臣行雨婆羅門言卿往佛所頂禮佛足為我問許起居輕利少病少惱氣力安不次復自言大德未生怨王對諸衆前作如是語彼國豐樂與我相違我欲興兵而往討罰皆令破散世尊許不如世尊記皆當領受還來報我何以故如來應正遍知者言無虛妄是時行雨奉王教已乘白馬車執持金杖掛以金瓶出王舍城往詣佛所至下車處足步而行登鷲峯山至世尊所歡顏教問在一面坐白言世尊摩揭陀王未生怨王頂禮世尊足下敬問起居輕利少病少惱氣力安不作是語已佛告婆羅門願王及汝無病安樂時婆羅門即以王語次第白佛廣陳其事未害世尊作何垂誨佛告婆羅門我不多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下誨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時在佛栗氏國曾於三月坐夏之時於彼而住我時為衆宣說七種不退轉法婆羅門彼國諸人護持七種不退法時國界人民日見增長善法無損婆羅門言我未能解大德所陳要妙之義唯願慈悲廣為我說令得開解

尔時具壽阿難陀在佛後立執扇招涼佛告阿難陀汝頗聞知佛栗氏國所有人民數多聚集評論法義不大德我聞彼國人多聚集評論法義佛告婆羅門若彼國中人多聚集評論法義應知彼國日見增長善法無損一阿難陀汝頗聞知佛栗氏國人多和合同起同坐評論國事答言我聞廣說如上

佛告婆羅門亦具如上說乃至善法無損一阿難陀汝頗聞知彼國人衆不應求事而不求之所應得事不令斷絕國之教令常樂奉行答言我聞廣說如上佛告婆羅門亦具如上說乃至善法無損一阿難陀汝頗聞知彼國女人及童女類或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下誨

母護父護兄弟姊妹姑嫜親族而相擁護有過訓罰是他妻妾乃至授花許為其婦不共舍卑行非法事答言我聞廣說如上佛告婆羅門亦具如上說乃至善法無損一阿難陀汝頗聞知彼國人衆於其父母師長之處恭敬供養隨順言教情無違惱答言我聞廣說如上佛告婆羅門亦具如上說乃至善法無損一阿難陀汝頗聞知彼國人衆於制戒處常修供養所有古舊恭敬法式不令虧廢廣說乃至善法無損一阿難陀汝頗聞知彼國人衆於阿羅漢教心殷重常生正念其未來者願皆來此其已來者得安隱住衣服飲食具醫藥所須資具皆悉給與無有乏少廣說乃至善法無損一

佛告婆羅門但令彼國所有人衆於斯七種不退轉法修行之時當知彼國常得增長元有損失善法隆盛婆羅門言大德彼國人衆於七法中隨行其一未生怨王不應興罰何況七法具足奉行婆羅門曰大德喬答摩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五下誨

第四一冊

五九九

我有多緣且欲辭去佛言隨意時婆
羅門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時婆羅門等佛去後佛告阿難陀汝
可過告鷲峯山處所有苾芻皆令集
在供侍堂中時阿難陀即便遍告諸
苾芻衆盡集堂已還至佛所在一面
立白言世尊苾芻盡集願佛知時佛
至堂所就座坐已告諸苾芻我今為
汝說七不虧損法汝等諦聽極善作
意去何為七汝等苾芻數多集會評
論法義應知苾芻福德增長善法无
損一汝等苾芻若和合同集同起同
坐同作法事應知福德增長善法无
損二汝等苾芻不應求者而勿苦求
所應得者不令斷絕所有正教常樂
奉行

如是當知福德增長善法无損三汝
等苾芻所有受著與食俱生喜願未
未諸有相續由此輪轉此若除者如
是當知得安樂住令諸苾芻福德增
長善法无損四汝等苾芻若有苾芻
久事出家修淨梵行滿二十夏者年
宿德大師所讚為同梵行者之所識

按本說一切有部律部第五卷 第十七條 增

知衆皆恭敬殷重供養所說言教樂
共聽聞如是當知福德增長善法无
損三汝等苾芻若有苾芻居阿蘭若
受下卧具生喜足心如是當知福德
增長善法无損六汝等苾芻若有
苾芻於同梵行者殷重用心常存正
念欲令不來同梵行者而來至此既
來三已作安樂住心不生厭於新衣
服飲食卧具醫藥所須資具皆悉給
與勿令少乏廣說乃至善法无損七
汝等苾芻能行如是七種法時當知
苾芻所有善法常得增長元有虧損
安樂而住

汝等苾芻復有七種不虧損法汝等
應聽去何為七若諸苾芻於大師處
恭敬供養尊重讚歎如是作時得安
樂住令諸苾芻衆得增長善法无損
一如是應知於法於戒於教授事不
放逸事於卧具事於修定事生殷重
心恭敬供養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
諸苾芻衆得增長善法无損二
汝等苾芻復有七種不虧損法汝等
應聽去何為七若諸苾芻不受作崇

按本說一切有部律部第五卷 第十八條 增

不受言談不著睡眠不樂聚集及近
惡友不貪名利余問他人常修於定
於增上證不生喜足无退屈心乃至
證得真實諦来无暫休息如是作時
得安樂住令諸苾芻衆得增長善法
无損七汝等苾芻復有七種不虧損
法汝等應聽去何為七若有苾芻有
淨信心有慙有愧具大精勤有念定
慧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苾芻衆
得增長善法无損八汝等苾芻復有
七種不虧損法汝等應聽去何為七
知法知義知時知量知自身知門徒
知他人行如是作時得安樂住令諸
苾芻衆得增長善法无損九汝等苾
芻復有七法去何為七若有苾芻修
念覺分觀時依空閑處依止離欲依
止寂滅遠離災難如是法勤喜安定
捨修觀之時依空閑處依止離欲依
止寂滅遠離災難如是作時得安樂
住令諸苾芻衆得增長善法无損汝
等苾芻是謂七法無有退轉應常修
習汝等一心懇勤守護令諸苾芻衆
得增長善法无損

按本說一切有部律部第五卷 第十九條 增

汝等慈苦復有六法令他歡喜汝應
諦聽我當為說去何為六一者我今
應以身業行慈謂於大師所及諸賢
聖同梵行處起慈善心以身札敬灑
掃塗拭作曼荼羅布列眾華燒香供
養或復為其按摩手足若見病苦隨
時供給如是作時令他歡喜受念敬
重共相親附和合攝受无諸違諍一
心同事如水乳合二者我今應以語
業行慈謂於大師所及諸賢聖同梵
行處起慈善心以語讚歎其實德
他不聞者令其普知讀誦經典晝夜
無歇如是作時令他歡喜受念敬重
共相親附和合攝受无諸違諍一心
同事如水乳合

三者我今應以意業行慈謂於賢聖
同梵行處起慈善心不生妬害慳嫉
之想於身語業所有行慈繫念思惟
無令斷絕設在危難亦不輟停况復
平居而乖正念於諸含識起悲愍心
不斷其命不行楚苦遠離煩惱至解
脫處如是作時令他歡喜受念敬重
共相親附和合攝受无諸違諍一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五 第三法 謹

同事如水乳合四者證有所得如法
利養乃至鉢中獲少飲食悉皆歡喜
共他受用不屏處食於同梵行者皆
无彼此如是作時令他歡喜受念敬
重共相親附和合攝受无諸違諍一
心同事如水乳合
五者於所受戒不破不穴不雜不垢
不穢初後淨持智人所讚同梵行者
不生輕鄙共持淨戒法食俱同如是
作時令他歡喜廣說乃至如水乳合
六者能生正見無有疑惑是聖出離
无能破壞速盡苦邊與同梵行者共
同此見如是作時令他歡喜廣說乃
至如水乳合
汝等慈苦是謂六種歡喜之法應常
修習懇懃守護令諸慈苦眾得增長
善法无損時諸眾聞佛說已皆悉歡
喜信受奉行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五 第三法 謹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六 禮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十子攝頌之二

內攝頌曰

眾集敬大師 聞法生正信 自述年衰老
說行兩因緣

尔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陀曰我今欲
性波吒離邑阿難陀言如是世尊即
與諸慈苦隨從世尊發摩揭陀國漸
次遊行至波吒離邑住制底邊時彼
邑人間佛來至悉皆聚會至制底處
詣世尊所頂礼雙足退坐一面尔時
世尊告諸婆羅門長者居士曰汝等
應知放逸之事有五過失去何為五
一者若婆羅門等為放逸時以此因
緣所有財寶受用之物悉皆散失二者
若放逸人以此因緣凡所趣向眾會
之處情生媿被又懷怯懼三者若放
逸人以此因緣有惡名稱流遍四方
四者若放逸人以此因緣臨命終時
心生悔恨五者若放逸人以此因緣
命終之後墮於地獄餓鬼傍生是謂

五種放逸之過

復次若婆羅門等行不放逸時有五勝利云何為五一者所有財寶受用之物皆不散失二者凡所趣向衆會之處情无親疏亦无怯懼三者有善名稱流遍四方四者臨命終時不生悔恨五者命終之後生於天上長受安樂是謂五種行不放逸利益之事余時世尊為波叱離邑諸婆羅門等演說法要示教利喜已默然而住諸婆羅門等即從坐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願佛慈悲哀受我等晝日遊從閑靜房舍余時世尊默然為受諸婆羅門等知佛受已頂礼佛足奉辭而去諸人去後佛即詣彼閑靜住處既至彼已即於房外洗足已入室宴坐時摩揭陀國行雨大臣便於波叱離邑四邊量度廣立封疆欲造城隍將罰佛栗氏國時此邑中有大勢力威德天神各求住處余時世尊於宴坐處即以天眼過於人天觀彼天神各求住處乃於晡時從宴坐起詣清涼處坐告阿難陀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六

汝豈不聞量度城邑白言我聞行雨大臣欲置城邑以自牢固將伐北城佛言阿難陀善哉行雨大臣有大智慧欲置城邑即與三十三天形狀相似我於住處以天眼觀見諸大神各求住處阿難陀但是勢力諸天欲住之處於此城內福德大人亦於其中而求住處但是處中諸天欲住之處其處中人及餘諸類亦於此住阿難陀於其城邑有勝人住止有勝人言議有勝商人來共交易往還无滯者謂即是此波叱離城然有三灾禍城當損壞所謂水火及内反逆時行雨大臣聞佛世尊從摩揭陀漸漸遊行至波叱離邑住制底處為諸人衆之所恭敬聞已尋往至世尊所修敬已畢共相慰問退坐一面佛為說法示教利喜已默然而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六

即於其夜備辦種種上妙飲食食既辦已至明清晨敷設座席安淨水盂澡豆齒木嚴辦既周即令使人往白時至飲食具備願佛知時世尊即於小食時執持衣鉢將諸僧衆詣大臣家至設食處就座而坐行雨大臣見佛大衆次第坐已自手奉持種種上妙飲食供養佛僧皆令飽足嚼齒木澡漱已双鉢訖行雨大臣即以金瓶注水在佛前立發是願言我此施供所有勝善等派之業當獲樂報以斯福力願此城內舊住天神於長夜中受勝利樂願稱彼名而為呪願余時世尊於彼大臣所設供養為隨喜故而說頌言

若人能有淨信心 恭敬供養於大衆
常依大師真實語 則為諸佛所稱揚
若有聰明智慧人 居於此勝妙處
供養持戒淨行者 復為宣說願伽陀
若合恭敬布施者 應可殷心修供養
由是天衆起恩慈 猶如父母憐赤子
既蒙諸天所守護 常得安然受勝樂
生生恒遇於善人 究竟當至無為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六

是時世尊為彼大臣示教利喜說妙法已從座而去時彼大臣了知世法終歸棄捨即整衣服隨世尊後作如是念世尊喬答摩從城出處我當於彼起大門樓渡彌伽河為作津濟時佛世尊知彼念已於城中道西趣郭門北面而行向河欲過時彼河中諸人欲渡或將草木瓠及浮囊憑而渡水往還不絕數有億千世尊見已作如是念我今為當安步中流水上而去為以神力從此岸沒於彼岸出即入勝定隨其所念并諸苾芻此沒彼出有一苾芻即於是時說伽陀曰

諸人求渡者往來非一數浮囊及草木欲越彌伽津世尊以神力并及於僧眾從此至彼岸不復起疲勞平川水流溢穿并復何為心根煩惱除豈更求餘物時行雨大臣於佛出城處為造門樓名曰喬答摩門河津階道名喬答摩路今時世尊既至此岸告阿難陀曰我今欲往小舍村比外彌波林佛行至彼既安坐已告諸苾芻曰此是尸羅此是三摩地此是般若由持戒力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二十六卷

第五波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定能安隱久住不退由修定故智慧得生由慧力故於深曠處心得解脫如是諸苾芻心善解脫得正解了我生已盡梵行已立不受後有所作已辦如實而知世尊復告阿難陀曰我今欲往販葦聚落村外林中自言世尊如是應去既至彼已時彼聚落人遭疫癘有一淨信鄒波索迦因茲命過復有善賢名稱等諸近事男亦皆命過時諸苾芻於小食時執持衣鉢入聚落中次行之食間此村中多有諸人遭疫而死既得食已各還本處餅食訖取衣鉢洗足已俱詣佛所禮佛足已在一面坐自言世尊我等入村行之食時聞有眾多鄒波索迦悉皆命過未知彼等當生何處佛言苾芻於此村中有二百五十諸鄒波索迦斷五下分結從此命過得化生身於彼涅槃更不退轉證不還果不復更求汝等苾芻復有三百餘人鄒波索迦從此命過薄斷深曠處得一來果暫來人間當盡告際汝諸苾芻於此村中有五百人並已命過能斷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二十六卷

第六波

結得預流果不復退轉於七有生人天還往當盡告際汝等苾芻何煩致問作斯擾惱生者必死此為常事若佛出世及不出世生死之法如來悉知為諸有情分別演說開示十二緣生法門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即是无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此無故彼无此滅故彼滅所謂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處滅六處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如是廣大苦蘊悉皆除滅我今復為汝等說法鏡經應可諦聽善思念之云何法鏡謂佛法僧聖清淨戒汝等於此深生尊重恭敬供養禮拜讚歎正信正念常不斷絕是名法鏡如是應持時諸苾芻聞佛所說依教奉行佛告具壽阿難陀曰我今欲往廣嚴城汝可告諸大眾時阿難陀言如是世尊佛及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二十六卷

第七波

僧衆漸至城所住菴沒羅林時此城中有一女人若夫非顏容端正衆所知識名養沒羅是此林主問世尊三住我林中著妙衣璚而自在飾命諸女屬共相隨從乘駕寶車詣世尊處既至林所便即下車徒步而進介時世尊於无量百千莖莖衆中而為說法于時世尊遙見女已告諸莖莖彼諸女衆欲來至此汝等應當繫念思惟勿生異想聽我所說汝等莖莖云何名為繫念思惟若有莖莖起罪惡念不善心時當即除遣應生工信發起精勤攝心令住正念不散使善法生惡念止息正智熏習圓滿增廣正勤相續勿為異念莖莖如是繫念思惟汝等復聽勿生異想莖莖應知往來所趣當善觀察屈申俯仰著僧伽藍執持衣鉢行住坐卧語默睡眠惛沉起時為對治法正念而住云何莖莖正念而住汝今當知謂觀內身策起正勤應善調伏於諸世間知是憂苦次觀外身內外身受外受內外受內心外心內外心內法外法內外法

佛說四阿含經卷第六

於此諸法繫念觀察攝心今住策起正勤勇猛不息應善調伏於諸世間知是憂苦莖莖如是繫念思惟是汝等正念而住由彼女衆欲來至此是我教勸之所教誨是時女衆來詣佛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介時世尊為說妙法示教利喜然然而住時養沒羅女從座而起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誰願哀慈與諸莖莖明日就宅受我敬供世尊默然知佛受已頂禮健足奉辭而去時廣嚴城諸果姑毗子聞佛世尊遊行人間住菴沒羅林各嚴種種馬寶車馭青馬駕青車青轡勒執青轡戴青帽擎青蓋帶青刀捉青拂著青衣璚洛塗香悉皆青色并諸從者皆服青衣復有果姑毗與諸從者別為一隊車馬衣璚悉為黃色復有一隊悉為赤色復有一隊悉為白色如是各別前後隊仗肩螺擊鼓出廣嚴城皆欲親觀如來頂禮恭敬世尊知彼欲來告諸莖莖汝等未見三十三天遊觀芳園者今可觀此廣嚴城中諸果姑毗子由其威

佛說四阿含經卷第六

德莊錦巧妙與三十三天出遊芳園等元有異諸果姑毗子既至林所便即下車徒步而進詣世尊所頂禮雙足退坐一面欲聽妙法世尊為說示教利喜各令慶悅介時會中有一婆羅門名曰黃鬚摩納婆從座而起整衣合掌白佛言世尊我今樂欲隨喜讚歎佛告摩納婆隨汝意說既蒙佛許即說頌曰
大三身持寶裝甲 今為國主獲善利
有佛現生於此處 名稱高遠著須弥
如日運華嚴池中 於夜開敷散芬馥
如日添暉照空界 光明遍滿於世間
當觀如來智慧力 如大明炬照昏冥
常為人天作智眼 諸求見者皆調伏
時諸果姑毗聞是說已同聲讚言大
摩納婆善說斯語是時會中有五百
果姑毗子各晚上衣持施黃鬚世尊
復為大眾說法示教利喜默然而住
時諸果姑毗子各從座起整衣合掌
而白佛言唯願世尊哀愍我等與諸
莖莖明日城內受我敬供佛言我與
莖莖已許養沒羅女明日就食白言

佛說四阿含經卷第六

大德我有所失不如彼女彼有智慧
先請世尊我等不能及時親觀恭敬
禮拜我於後時當興供養佛言甚善
聞佛讚已情懷歡喜頂禮佛足奉時
而去時摩納婆見彼諸人辭佛去後
少時而住即從座起整衣合掌白佛
言大德彼五百人聞我讚佛同聲慶
喜為妙語故各持一衣來施於我我
持奉佛唯願慈悲哀愍納受世尊為
受告言摩納婆若如來應正等覺出
現世間有五希有事亦現於世云何
為五謂於世間若有大師如來應正
等覺明行圓滿善逝世間解無上士
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現於世
凡所說法初中後善文義巧妙純一
圓滿清淨鮮白梵行之相當知此是
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世間第一希有
復次若有聽聞如是妙法能善作意
一心審諦攝斂諸根思念觀察當知
此是如來應正等覺出現世間第
希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等覺出現世間第三希有
復次若有展轉聽聞法者皆亦漸漸
依教奉持此是如來應正等覺出現
世間第四希有
復次諸聞法者繫念思惟即能通達
甚深妙慧此是如來應正等覺出現
世間第五希有
復次摩納婆知恩報恩名大善士少
尚不忘何況多思是故汝今應勤修
學摩納婆聞佛說已歡喜信受頂禮雙
足辭佛而去時菴沒羅女即於其夜
備辦種種上妙飲食至明清旦敷設
牀席置淨水盆齒木及屑遣使白佛
飲食已辦願佛知時令時世尊者承
持鉢與苾芻眾詣彼食處佛及大眾
次第坐已時菴沒羅女見佛大眾悉
安坐已半自奉行種種上妙飲食普
令飽滿餅食訖次授澡豆及以齒木
澡漱已收鉢竟遂取卑席於佛前坐
攝心聽法令時世尊即為其女說施
伽他曰
若人不慳能施與 見者愛敬咸親近
八眾會中无畏懼 得大利益具名聞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是故智人常惠施 能令長夜福增長
漸除煩惱破慳貪 三十三天受歡樂
修諸善業營功德 命終之後得生天
與諸女眾戲芳園 為佛弟子常安樂
令時世尊復為菴沒羅女隨機說法
示教利喜已從座而去還至住處告
阿難陀曰我今欲往竹林中洩可告
諸大眾時阿難陀如佛所教即與大
眾隨佛至竹林北住外攝波林時屬
飢餓乞求難得佛告諸苾芻今時即
儉汝等宜可求同意者於薛舍離諸
方聚落隨便安居我與阿難陀於此
處住若不如是求乞難得時諸苾芻
聞佛教已各依善友隨處安居唯阿
難陀獨留侍佛在於樹下而作安居
佛於夏內身嬰病苦受諸痛惱幾將
命沒作如是念我身有疾不久還謝
然諸苾芻散在餘處我今不應離諸
大眾而殷湏應以無相三昧觀察
自身今若停息作是念已即入勝定
所受諸苦如念皆除安隱而住時具
壽阿難陀於日晡時從定而起往詣
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立合掌白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

大德世尊我於向者身心迷悶莫辯
好惡所聞之法不能誦持由見世尊
受諸痛苦恐將寂滅今聞世尊未般
涅槃少得醒悟又言若諸苾芻不總
集者我不涅槃以此惟付故知更說
希有之法佛告阿難陀汝作是意謂
我教導諸苾芻故不涅槃者無有是
處何以故豈可我今更欲示諸苾芻
有之法阿難陀我所應說皆已說竟
忘令解了內外諸法所謂四念住四
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
道阿難陀諸佛如來常以此法分明
為說無有秘懷覆藏之心然阿難陀
我身有疾將欲涅槃便作是念吾今
病苦必定命終諸苾芻等各在餘處
我念不應離斯大眾而般涅槃宜自
用意以無相三昧觀察其身痛惱令
息即便入定所受諸苦悉皆除愈得
安隱住阿難陀我今衰邁身力羸弱
年將八十唯依二事而得存住如不
破車亦依二事以是義故汝今不應
憂愁若惱但諸世間有為之法從因
緣生而不滅壞得常住者無有是處

佛說阿含經卷第三十二 第四品

我先為汝常說是事一切世間樂欲
光華受念可意悉皆散壞思愛別離
無留住者是故當知於我現在及我
滅後汝等自為洲渚自為歸依法為
洲渚法為歸依元別洲渚無別歸依
何以故若我現在及我滅度若依法
者樂持戒者於我聲聞弟子軍為第
一云何苾芻自為洲渚自為歸依無
別洲渚無別歸依阿難陀若諸苾芻
能於內身善知身相繫念觀察攝心
令住發起勇猛降伏貪瞋及諸憂惱
如是外身內身內外身內受外受內
外受內心外心內外心內法外法內
外法於如是處繫念觀察攝心令住
發起勇猛降伏貪瞋及諸憂惱苾芻
若作如是觀者此則名為自為洲渚
自為歸依順法而住

內攝頌曰
行雨竹林內 修理波吒邑 渡河詣小村
漸向涅槃等

余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陀曰我今欲
往廣嚴城時阿難陀聞佛教已即隨
佛後至廣嚴城住重閣堂於小食時

佛說阿含經卷第三十二 第五品

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時阿難陀隨佛
而去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取
衣鉢澡漱畢洗足已佛即往詣取弓
制底樹下而坐告阿難陀曰此廣嚴
城物產華麗芳林果樹在處敷榮塔
廟清池甚可愛樂瞻部洲內此最希
奇阿難陀若有能於四神足修習多
修習欲住一劫若過一劫悉皆隨意
阿難陀如來已於四神足已多修習
欲住一劫若過一劫悉皆自在時阿
難陀默然無語如是世尊三唱前事
乃至悉皆自在阿難陀亦皆無語佛
作是念今阿難陀被魔所惑身心迷
亂我已再三分明告示竟無言說能
為啓請由是定知被魔所惑即便告
曰汝可依一樹下宴坐而住不應與
汝雜亂同居時阿難陀聞佛教已即
往晝日宴坐之處住一樹下余時惡
魔波卑來詣佛所頂禮佛足在一面
立合掌恭敬白言世尊涅槃時至唯
願善逝入般涅槃佛告魔曰汝今何
故云涅槃時至請我涅槃魔言大德
住者一時佛於尼連河側菩提樹下

佛說阿含經卷第三十二 第六品

成佛未久時我誦彼白言世尊當知
涅槃時至唯願善逝入般涅槃佛告
我言若我聖眾聲聞弟子未有智慧
通達聰明辯了以正法言摧伏邪論
顯揚聖教能流通者又諸苾芻苾芻
尼鄒波索迦鄒波斯迦亦未能得堅
修或品令我梵行得廣流布利益多
人及諸天眾者我今无宜入大涅槃
大德世尊今聲聞眾有大智慧具足
通達辯才無導以正法言摧伏邪論
顯揚聖教能使流通又諸苾芻苾芻
尼鄒波索迦鄒波斯迦能令梵行得
廣流布利益多人及諸天眾諸事圓
滿是故我今白世尊言涅槃時至唯
願善逝入般涅槃佛告魔曰汝且少
待如來不久却後三月入無餘依大
涅槃界時魔作念沙門喬答摩出言
無二定般涅槃情生歡喜忽然隱沒
佛作是念我今宜可入如是定隨彼
定力留其命行捨其壽行作是念已
便即入定留命行捨壽行于時大地
悉皆振動四方熾然星光墮落於虛
空中天鼓自鳴佛從定出說伽他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卷第十七 緣

諸有等不等 牟尼志已除由得內證定
如鳥破於殼

時具壽阿難隨於日晡時從宴坐起
便詣佛所頂礼佛足在一面立白言
世尊何因緣故大地振動佛告阿難
施有八因緣大地振動云何為八今
此大地依水而住水依風住風依空
住阿難施有時空中現大猛風水即
波動水若搖動地即振動阿難隨此
是初因緣大地振動

復次阿難隨苾芻有大威德具大功
用以神通力令此大地為小塵想入
無邊水想欲令大地悉皆振動若苾
芻尼及諸天眾大威德者若作此想
亦使大地悉皆振動阿難隨此是第
二因緣大地振動

復次阿難隨若大菩薩從觀史多天
下降母胎時大地振動諸世界中光
明晃耀倍勝天光世間所有極幽闇
處假使日月具大威光而不能照菩
薩現生母腹之時光明赫奕悉皆普
照諸有情類從生以來欲見自手尚
不能覩因光照了了得相見知餘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卷第十七 緣

情亦生於此阿難隨此是第三因緣
大地振動

復次阿難隨若大菩薩初生之時大
地振動廣如上說此是第四因緣大
地振動

復次阿難隨若菩薩成正等覺時大
地振動廣如上說此是第五因緣大
地振動

復次阿難隨若如來三轉法輪時大
地振動亦如上說此是第六因緣大
地振動

復次阿難隨若如來留命行捨壽行
時大地振動四面熾然流光赫奕於
虛空中天鼓自鳴此是第七因緣大
地振動

復次阿難隨如來不久却後三月入無
餘依妙涅槃界於此時中大地振動
四維上下朗然明照於虛空中諸天
叫聲猶如擊鼓阿難隨此是第八因
緣大地振動

余時具壽阿難隨白佛言世尊我觀
如來所說之事為留命行捨壽行因
此大地悉皆振動佛告阿難隨如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卷第十七 緣

如是我留命行捨壽行阿難陀言大德我親聞佛作如是說若有能於四神足修習多修習者欲住一切若過一切皆得自在大德世尊於四神足已修習多修習唯願世尊住世一切唯願善逝住過一切佛告阿難陀是汝之過作斯非理我已再三分明告汝汝自不能知其意趣由魔波界或亂汝心阿難陀汝意云何諸佛如來言有二不白言不尔佛言善哉善哉阿難陀如來大師出二言者无有是處我已許魔汝无宜請阿難陀汝今可往取弓塔邊側近苾芻皆令普集常食堂中時阿難陀即往遍告衆既集已詣世尊所頂礼佛足合掌白言大德世尊諸苾芻衆咸志來集常食堂所願佛知時佛從座起至其堂內就座而坐告諸苾芻汝等觀察諸行無常是變易法不可委信深可厭捨而求解脫汝等當知有勝妙法能於現世得利樂住未來世中亦復利樂汝等苾芻宜於此法受持讀誦善解其義謹慎奉行能令梵行久住不滅如是

經云此經有諸經名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之法便得弘廣利益有情哀愍一切安樂人云云何勝法能得現世利樂及後世利樂若諸苾芻受持讀誦善解其義謹慎奉行能令梵行久住不滅如是之法便得弘廣利益有情哀愍一切安樂人天所謂四念處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聖道當知此是現法利樂及後世利樂應當讀誦受持勿忘佛告阿難陀我今欲往重患村中時阿難陀聞佛教已即隨佛後世尊行至廣嚴城西北園林之界如大舍王全身右頤望廣嚴城願於佛前受教流通時阿難陀自言世尊如來右於徘徊周望城郭非無因緣唯願為說佛告阿難陀我今右旋顧視如汝所言非無因緣阿難陀此是如來應正等覺於末後望廣嚴城我今欲往刀士生處婆羅雙樹入般涅槃不復重来所以迴顧望此城邑時有苾芻問佛語已說伽他曰寂後迴顧望嚴城正覺不復還來此今欲詣彼雙林處壯士生地證無餘世尊訖至重患村已住於攝波林告

經云此經有諸經名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諸苾芻汝等當知此或定慧由習或故定便久住善修定故淨慧得生由有慧故於欲瞋癡而得解脫於如是等心解脫處聖弟子衆而實了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如是次第經過十餘聚落皆為衆生隨機說法至受用城北林而住于時大地悉皆振動四維上下煙燄洞然日月無光流星墮落於虛空界天鼓自鳴時阿難陀於日晡時從宴坐起往至佛所頂礼雙足在一面立合掌白言大德世尊何因緣故大地振動佛告阿難陀三因緣故大地振動云何為三而此大地依水而住水依風住風依空住空中風擊水即波生水若波浪地即振動阿難陀此是初因緣大地振動復次阿難陀若苾芻有大威德具大功用以神通力令此大地為小塵想作無邊水想能使大地悉皆振動若苾芻及諸天大威德者令大地動亦皆振動阿難陀此是第三因緣大地振動如前廣說

經云此經有諸經名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復次阿難陀若如來不久入般涅槃即大地動如前廣說阿難陀此是第三因緣大地振動時阿難陀白言世尊希有大德乃能成就如是不思議事如來應正等覺不久將欲入大涅槃由斯義故大地振動現希有相如前廣說佛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如來應正等覺實能成就如是希有之法阿難陀我昔曾於无量百千刹帝利衆令彼瞻觀我於今時隨其形重長短分齊我即與彼形相同顏色音聲亦皆相似彼所說義我亦同說其不了者我為說之以勝上法示教利喜令開悟已我便隱沒彼亦不知我何所在作如是語彼何處去為天為人非我境界阿難陀我能成就如是無量希有之法如刹帝利衆沙門婆羅門長者居士衆中悉皆如是欲界色界乃至色究竟天我皆往彼隨其形量長短分齊廣如上說乃至阿難陀我能成就如是无量希有之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六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七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十子攝頌之餘

按四部三藏律門次出廣說阿難陀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如是應知教有真偽始從今日當依經教不依於人云何依教不依於人若苾芻來作如是語具壽我從如來親聞是語聞已憶持說斯經典說此律教真是佛語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勿毀訾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檢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非是佛語是汝惡取不依經律當須捨棄

復次阿難陀若苾芻來作如是語具壽我於某住處見有大衆多是耆宿善明律藏我於彼處親聞是語聞已憶持皆依經律真是佛語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不毀訾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檢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非是佛語是汝惡取不依經律當須捨棄

汝惡取不依經律當須捨棄

復次阿難陀若苾芻來作如是語具壽我於某住處見有衆多苾芻皆持經持律持母經我於彼處親聞是語聞已憶持皆依經律真是佛語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不毀訾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檢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非是佛語是汝惡取不依經律當須捨棄

復次阿難陀若苾芻來作如是語具壽我從如來親聞是語聞已憶持說斯經典說此律教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勿毀訾應聽其語善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七

文句當歸住處檢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不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真是佛語是汝善取依經律教當可受持

復次阿難陀若苾芻來作如是語具壽我於某住處見有大衆多是耆宿善明律藏我於彼處親聞是語聞已憶持皆依經律真是佛語時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勿毀訾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檢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不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真是佛語是汝善取依經律教當可受持

復次阿難陀若苾芻來作如是語具壽我於某住處見有衆多苾芻皆持經律持母經我於彼處親聞是語聞已憶持皆依經律真是佛語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勿毀訾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檢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不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真是佛語是汝善取依經律教當可受持復次阿難陀若苾芻來作如是語具

壽我於某住處見一苾芻是尊宿智者我於彼處親聞是語聞已憶持皆依經律是真佛語此苾芻聞彼說時不應勸讚亦勿毀訾應聽其語善持文句當歸住處檢閱經文及以律教若彼所說與經律不相違者應告彼言具壽汝所說者真是佛語是汝善取依經律教當可受持

復次阿難陀初之四種名大黑說汝等苾芻應可善思三極觀察深知是惡此非是經此非是律非是佛教當須捨棄後之四種名大白說汝等苾芻應可善思三極觀察深知是善此實是經此實是律真是佛教當善受持阿難陀是謂苾芻依於經教不依於人如是應學若異此者非我所說

亦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我今欲往波波聚落波波山答曰如是世尊是時欲往俱尸那城壯士生地漸至波波邑依折鹿迦林而住諸人聞已衆議同行出波波邑往詣佛所到已礼足在一白坐佛為說法示教利喜時此衆中有銀師之子名曰准陀亦坐聽法

時諸大衆既聞法已辭佛而去准陀即便從座而起整衣服合掌向佛自言世尊唯願如來與諸聖衆明日就宅受我微供佛默然受知佛受已生大歡喜奉辭而去即辦種種上妙香美飲食敷設座席置清淨水土屑齒木已遣使白佛飲食已辦願佛知時世尊即於日初分時著衣持鉢與諸大衆赴其食處佛及僧衆就座而坐既見坐定准陀自手持諸供養奉佛聖衆于時有一罪惡苾芻遂竊銅瓶藏著腋下佛神力故不令人見唯佛准陀見此非法准陀知佛及僧念飽滿已即行淨水豆屑齒木屏鋒器澡漱已是時准陀便持小席在佛前坐即以伽他請世尊曰

我聞牟尼一切智 已超彼岸無疑惑
寂勝導師調御士 願說世有幾沙門
世尊亦以伽他答准陀曰

有四沙門無第五 我今為汝說次第
應知勝道及示道 淨道活命并汙道
准陀復請曰

世尊說何為勝道 云何名為示道者

何者名為淨活命 并汙道者願宣

世尊答曰

能除疑箭斷諸惑

唯希圖寂非餘慶

是謂天人之導師

諸佛說斯為勝道

善解第一取勝義

方便顯了微妙法

牟尼能破諸疑網

是名第二示道師

若於法句善宣說

依法少欲而活命

於無罪法善能修

是名第三正道活

身著沙門解脫衣

常為汙家不著耻

虛誣恒為不實語

是名第四汙道人

於大聲聞真法衆

諸在家人當善察

非我弟子悉皆然

是故當須起深信

云何无罪共罪居

淨與不淨同處住

由彼惡人為惡行

令於善士志生疑

勿以色相信前人

少時同聚便委付

廣險人多詐形貌

誑惑常行於世間

如以少金飾耳璫

體即是銅無所直

內假外實如真相

多攝門徒乱善人

尔時世尊見銀師子設供養已為說

隨喜福頌加他曰

若施福增長 寃讎皆止息 由善能除眾

惑盡證涅槃

佛為說法示教利喜作利益已從座

起

佛為說法示教利喜作利益已從座

起

佛為說法示教利喜作利益已從座

而去內攝頌曰

佛出廣嚴西迴顧望城郭經遊十聚落

寂後三波波

尔時世尊告阿難陀我今欲往拘尸

那城時阿難陀問佛告已即隨佛後

漸向波波邑未到金河於此中間路

邊暫住告阿難陀我今背痛汝可以

我唱唱羅僧伽疊為四重我欲偃卧以

自消息時阿難陀問佛教已即疾疊衣

自言已作願佛知時于時世尊自疊

僧伽肚枕頭右脇而卧兩足相重作

光明想正念安住念當速起如是作

意復告阿難陀汝可速往脚俱多

河取滿鉢水吾欲須飲并灑身體時

阿難陀聞已持鉢詣彼河邊時有五

百乘車繞新渡河水皆渾濁便底滿

鉢來至佛所自言大德有五百乘車

新渡此河水皆渾濁唯願世尊將洗

手足不堪飲用金河不遠清水可求

佛即受水洗足拭面身稍安隱即起

加趺正念現前端身而住

尔時有一壯士大臣名曰圓滿從此

而過見佛世尊在樹下坐容儀端正

眾所樂見身心寂靜極善調柔如妙

金幢光明赫奕見已就札世尊雙足

在一面坐佛問彼曰汝今愛樂沙門

清淨法耶為樂婆羅門法耶大目

犍言大德我樂迦羅摩淨法佛告大目

汝復何緣樂彼淨法答言大德其迦

羅摩曾隨路行住一樹下時有五百

乘車於此而過經少時間餘有人來

問彼言曰向見五百乘車於此過不

答言不見又問聞聲不答言不聞又

問仁豈瞋耶答言不瞋若不瞋者五

百乘車於此而過何不聞聞答言我

不眠睡心常覺悟而不見聞由定力

故彼聞是說便作是念希有上人澄

心寂慮乃能如是又車行震響塵空

驚飛蒙彼身衣而不聞見故我於彼

發淨信心愛樂其法佛告大臣汝意

云何五百乘車所發音響比虛空中

雷震霹靂何者為大白言大德非但

五百乘假令百千萬車作大音響豈

能大於雷震之聲大目當知我於先

時在此聚落住重閣內於小食時執

持衣鉢入村乞食食已取衣鉢洗足

竟於重閣中宴坐而住忽然雷震降大霹靂于時四牛及二耕夫并有長者兄弟二人聞此大聲因斯怖懼俱時喪命城中人民高聲大叫我於今時從宴坐起出閣經行時有一人從城出外來詣我所頂礼我足隨我經行我便告曰何故城中共出大聲有大喧鬧彼自我言城中向來天忽雷震降大霹靂四牛及二耕夫并長者

兄弟二人因斯怖懼俱時喪命因此城內共出大聲彼問我言大德豈可不聞此大震聲我報不聞彼復曰言世尊睡耶報言不睡我雖內覺而不外聞彼作是念希有如來應正等覺寂靜而住大雷震吼而不聞聲即於我所發淨信心圓滿聞已白言大德豈有於佛不生教信我今於佛深起淨心是時圓滿告使者曰汝可將我上新細縷黃金色疊奉覆世尊使者持來圓滿白佛言世尊此是上新細縷黃金色疊唯願哀愍為我納受世尊欲令彼獲勝利即便為受圓滿復言大德世尊我當更欲供養佛僧願

者為菩薩時受其食已便證无上正等菩提及以如來受寂後食入無餘依妙涅槃界阿難陀此二種施所獲果報无與等者阿難陀應知准陀為長壽業為多力業美願生天財食貴勝眷屬等業悉皆增長今時具壽阿難陀自言世尊聞陀此言性懷猛惡多瞋造次於諸法當常出不順震惡言詞佛滅度後去何共住佛告阿難陀我滅度後聞陀惡性此言應默摈治之彼被治時若生憂悔起敬仰心眾知改者共施歡喜如常共語

城內共出大聲彼問我言大德豈可不聞此大震聲我報不聞彼復曰言世尊睡耶報言不睡我雖內覺而不外聞彼作是念希有如來應正等覺寂靜而住大雷震吼而不聞聲即於我所發淨信心圓滿聞已白言大德豈有於佛不生教信我今於佛深起淨心是時圓滿告使者曰汝可將我上新細縷黃金色疊奉覆世尊使者持來圓滿白佛言世尊此是上新細縷黃金色疊唯願哀愍為我納受世尊欲令彼獲勝利即便為受圓滿復言大德世尊我當更欲供養佛僧願

見聽許佛言斯為善事見佛受已歡喜踊躍頂礼佛足奉辭而去佛告具壽阿難陀此金色黃疊以刀截縷我今欲著時阿難陀聞佛教已即便以刀截去縷纏持奉世尊佛即為著佛身威光令衣金色無復光彩時阿難陀自言大德世尊我隨佛後二十餘年未曾覩佛如是顏容威光赫奕何因緣故現斯光明非常顯著

佛告阿難陀有二因緣現其光相黑於常日云何為二者若菩薩即於此夜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二者如未即於此夜入無餘依大涅槃界於此二時現斯勝相又阿難陀我往金河阿難陀聞佛教已即隨佛後至彼河所佛即脫衣置於岸上唯著洗衣入河洗浴出已拭身告阿難陀曰准陀必當生追悔心汝可安慰報言准陀汝今多獲善利能為寂後供養大師受斯施已入無餘涅槃者甚為難遇應知准陀有二種因心生追悔應為開解作如是語准陀我自於佛親聞是語有二種施所受果報無與等

世尊復告阿難陀我今欲往拘尸那城阿難陀言如世尊教即隨佛後往壯士生地既渡金河去城不遠於路邊住告阿難陀曰我今背痛汝可以我唱四羅僧伽疊為四重我欲偃卧以自消息時阿難陀聞佛教已即疾疊衣自言已作願佛知時于時世尊自疊僧伽藍枕頭右脇而卧具說如前

復告阿難陀汝當宣說覺分之法時阿難陀自言大德世尊於此覺分自

復告阿難陀汝當宣說覺分之法時阿難陀自言大德世尊於此覺分自

證自覺親為我說依於閑靜依於離
欲依於寂滅斷諸緣務勤修於念擇
法精進喜安定捨此覺分法大德世
尊自證自覺之所宣說阿難陀汝說
如是七覺分法依閑靜等若多修習
勤精進者當得上正等菩提說是
語已佛即起坐正念思惟端身而住
時有苾芻而說頌曰

世尊自勸喻令宣微妙法可為諸病人
當說菩提分大師身有疾并為病苾芻
於覺分法門教演令開悟善哉阿難陀
白法皆圓滿聰明有大智巧說半尼法
於正念擇法精勤喜覺分輕安及定捨
善能分別說無上調御師樂聞覺分法
雖身有疾苦無諍尚起聽佛為法主尊
是能開導者為法尚殷重何況所餘人
復有諸賢聖於十力教法假令遭病苦
起聽不辭勞此等善持經及以明律論
尚樂聞正法餘人何不聽世尊離染教
聞已如說行繫念法精勤當得於善分
由心有喜故為此身輕安由安有樂生
從樂生於定由有妙定捨了諸行無常
能離三有生染著心不起能離諸有苦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二三 推

不樂於人天證無上涅槃如薪盡火滅
如是大利益皆從聞法生是故勸聽終
諦聽於妙法

余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陀今可進詣
拘尸那城答言如是即隨佛後至於
壯士生地住安羅林將欲涅槃告阿
難陀曰汝今為我於雙樹間安置牀敷
我當於彼北首而卧今日中夜必入
涅槃時阿難陀如教作已詣世尊所
頂礼佛足在一面立合掌白言如佛
所教並已安置是時如來即往就牀
右脇而卧兩足相重作光明想繫意
正念觀察而住為涅槃想時阿難陀
在佛背後憑牀而立悲啼啼哭出大
音聲作如是語善哉痛哉何期如來
速般涅槃何期善逝速般涅槃何期
疾哉世間眼滅每於先時諸方苾芻
采詣佛所佛為說法初中後善文義
巧妙純一圓滿清淨鮮白梵行之相我
因得聞甚深妙法彼於今日聞佛涅
槃不復更求遂令如是殊勝妙法隱
沒於世佛告諸苾芻阿難陀今在何
處白言世尊今在佛後憑牀悲慟作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二三 推

如是語廣說如前乃至殊勝妙法隱
沒於世佛即告阿難陀曰汝勿憂愁
悲泣懊惱何以故汝侍如來作身慈
業獲大利樂唯獨一身得無邊福作
口慈業及意慈業亦復如是得無邊
福阿難陀過去如來皆有如是供侍
之人如汝用心供侍於我來諸佛
亦有供侍與汝無異阿難陀世相如
是皆不久停畢歸磨滅無常住者以
是義故汝今不應悲啼涕泣生大苦
惱不見世間從緣生法常住不壞我
曾為汝廣說法要諸有可愛稱意之
事並歸無常悉皆離別今時世尊大
悲所熏為令阿難陀生喜悅故告諸
苾芻轉輪聖王成就四種希有之事云
何為四謂有刹帝利眾來詣王所
得見王深生慶悅復聞妙法倍加歡
喜如是復有婆羅門眾諸長者眾離
沙門眾來詣王所如上所說乃至倍
加歡喜汝等當知如轉輪王四希有事
此阿難陀亦復如是有四希有事何
等為四謂有四希大苾芻眾來至其
所情生欣慶復聞妙法重增歡喜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二三 推

是苾芻居眾鄒波索迦鄒波斯迦至阿難陀所亦復如是倍加歡喜汝等苾芻此阿難陀復有四種希有妙事云何為四若阿難陀與苾芻眾說法之時善能開解無有疑滯諸苾芻眾咸作是念善哉善哉此阿難陀宣說妙法幸勿默然莫辭勞倦然諸聽眾情無厭足時阿難陀既說法已默然而住或為苾芻居近事男近事女說法亦復如是時阿難陀聞是語已心便喜悅即白佛言世尊於此地中有六大城所謂室羅伐城婆多城占波城婆羅痾斯城廣嚴城王舍城何故世尊棄捨如是形勝福地就斯荒野磽确邊隅卑陋之所而般涅槃佛告阿難陀勿作是語拘尸那城是邊鄙卑陋不可樂處何以故阿難陀此拘尸那城乃往古昔有聖王都城名拘奢伐底安隱豐樂人民熾盛縱十二踰繕那廣七踰繕那城有七重垣院周匝圍繞此等皆以四寶所成謂金銀琉璃水精城門亦以四寶合成門門皆有大華表柱亦以寶成舉高

按此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律第三十七卷第十一品

七人城外渠壑深三人半其渠邊畔砌以寶軌於七院中各有多羅樹而為行列皆四寶成金多羅樹以銀為枝葉花果銀樹金裝琉璃樹水精裝水精樹琉璃裝此等諸樹風吹動時出微妙響悅可眾心於此樹間皆有浴池階基砌道亦四寶成四邊欄楯亦四寶成池中多有可愛之花唄鈴羅鉢頭摩俱物頭分陀利迦極軟花極香花常生花如是諸花人無護者隨其受用復於池岸有占博迦花摩利迦花美意花如是等花隨時開發阿難陀於林樹間多諸美女服妙璎珞隨意遊從所須飲食皆能給與又此城中所有航著五欲樂者於此遊觀皆遂其心又復常有種種鼓樂絲竹歌舞出妙音聲皆悉勸讚修諸福業持齋戒等又阿難陀於此城中有王名大善見七寶具足具四希有所謂輪寶象寶馬寶珠寶寶女寶主藏寶主兵寶四希有者所謂王壽命長遠初為王子次為太子次登王位後修梵行如是四位一一皆經八万四千歲

按此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律第三十七卷第六品

是名第一希有復次其王儀容端正世間無比是為第二希有又復少病少惱所御飲食安隱適時是為第三希有又諸人眾忠孝事王皆生父想王亦愛念猶如赤子王出遊時乘車而去勅馭者曰汝今宜可徐徐引車令眾見我王於人庶常生慈念是為第四希有

復次阿難陀時有國人持諸金銀末屑等寶來詣王所白言大王臣有此寶謹奉大王願哀納受時王告曰卿等當知如是諸寶我自豐足誠无所須諸人如是再三啓請王竟不受時彼念曰我持此物奉希奉進王既不受將如之何宜置王前各還本處作是念已置寶而去王作是念今此珠寶是依法得非是枉求我今宜用修造法堂時有八万四千諸城小王聞大王將建法堂咸詣王所白言唯願聖王不煩神慮臣等望欲為王營造今時大王告諸臣曰我足珍財無煩卿等諸王如是再三啓請王不然許時諸小王來捧王足或執衣襟合掌

按此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律第三十七卷第七品

啓白願天安住臣等為造王見懇動
默然而許諸王知已各還本處各持
金銀等寶又復人持一柱皆以寶成
來詣王所自言聖王諸有所須悉已
周備不知何處可欲興功其量大小
王曰於此減東簡形勝地縱廣一踰
繕郡可於彼作諸王聞已即就其處
興建法堂如其量數阿難陀其堂所
須椽梁枅拱間道鈎槍軒廊周帀如
是諸事皆用金銀琉璃水精等寶之
所成就其牀敷座席氎褥檀枕几案
箱篋衣服之流皆以衆寶而為在按
阿難陀於堂階下一一柱間各種一
樹樹身各列四寶枝葉花果互以寶
嚴如前所說微風吹動出和雅音如
奏天樂堂內悉以金沙布地拊檀香
水常為灑潤金繩界道寶網四懸盡
諸寶鈴盡世嚴飾是時八万四千諸
王同建法堂莊嚴事畢於此堂側多
造浴池皆方四十里所有階砌悉以
四寶而為嚴飾於其池中有四種花
池外復有諸陸生花並如前說又於
堂前處廣行列四寶多羅樹枝葉花

經卷四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七卷 第八種樹

經卷四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七卷 第九種樹

果皆平嚴飾風動發聲亦如前說所
在之地皆布金沙灑以香水寶鈴和
響在處皆懸是時諸王嚴飾既畢皆
共白王聖主當知所建法堂及諸林
泉備盡嚴麗願親臨幸王聞生念此
勝法堂我今不應先自受用宜請一
切沙門婆羅門等有德行者於此堂
中脩盡所有如法供養即隨所念設
大施會皆供給已復作是念我今不
應於此法堂放逸著樂遂將一人以
為執侍躬自入堂淨修梵行遂於金
閣銀座之上結加趺坐正念思惟遠
離欲界諸不善法除去尋伺證入初
禪從金閣起次昇銀閣坐於金座及
琉璃水精皆悉綺絜而為莊飾其王
於上皆能次第證會深禪除諸障累
尔時八万四千宮人姝女詣寶女所
自言大家我等諸人承王恩念久闕
侍衛情甚渴仰咸願拜謁希垂聽許
時大夫人報主兵目曰汝今應知我
等後宮久不見王情深戀慕將事朝
謁宜時嚴駕其目自言若如是者伏
請大家勅諸侍從所有莊嚴皆為黃

色復更自言然我今者且命八万四
千小國王等誠兵令集諸王依命初
令象駕都八千以長淨象王而為
上首次嚴馬駕以騰雲馬王而為上
首次嚴車駕以喜鳴轆車而為上首
如是二類亦八千皆寶莊嚴殊妙
第一國大夫人乘鳴轆車所將姝女
亦復如是其諸管從皆乘象馬威容
嚴肅旗鼓曜日駭天震地同往法堂
時王問曰何因緣故車馬繁雜出大
器聲謁者答曰國大夫人及小王類
并諸姝女悉著黃衣花鬘幢蓋黃
嚴飾其數繁廣不可勝言同來至此
方申拜謁王曰汝可於此堂外敷設
牀座吾將往觀使者奉命敷金座已
而白王言敷設已畢
時王從臺安詳而下次半階路遙見
黃色儀駐嚴威遂作是念是等威儀
甚可愛樂嚴飾鮮異何其盛哉王既
坐已國大夫人前致敬訖却住一面
自言大王以此八万四千寶女嚴飾
美麗敬奉大王願時哀納勿為棄捨
時小國王八万四千象各以兵寶而

經卷四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七卷 第十種樹

為上首自言大王今此象馬車乘及以八万四千城邑拘奢跋底城而為上首復有八万四千樓閣悉皆嚴飾甚為殊妙唯願大王哀憐納受而見覆護王曰姊妹當知我先與汝極為親密誰謂今日有若怨家以諸非法勸喻於我時夫人等聞彼大三變為姊妹泣而言曰今觀三意似弃我等以衣找淚重白王言何故大王先於我輩意甚親密今若怨家時王告曰汝等應知人命短促生者皆死我又諸人同歸滅壞設有姝女無量百千如怨詐親必能害已雖懷愛染終當離別臣佐車馬樓閣嚴飾如是妙物元量無邊一一皆有八万四千終歸無常不得久住是故智者速宜遠離勤修梵行勿生染著時夫人等聞王此語知不採納不稱所願時王如法廣勸誠已復歸金闕於銀座上結加趺坐於諸有情起大慈意遍滿十方布無限量普熏修已端心而住從慈定起次發悲心大喜大捨於諸有情亦復如是周遍十方其間及座綺牙

振華經初有部經卷第三十七卷 第三十二法禮

眾寶時王一一修習四梵住諸欲皆斷壽將盡時為死所逼情生憂悶命終之後得生梵天佛告阿難陀拘尸那城三金河岸娑婆羅樹壯士生地繫冠制衣於此周迴十二踰繕那如來昔為轉輪王於此中間六度捨命今復於此而般涅槃是為第七又復如來應正等覺於十方界更无第八捨身命處何以故我生已盡斷諸惑業更不於餘受後有故今時具壽鄒波摩那在佛前立佛告鄒波摩那汝今不應對我前住時此芑芑即辭佛前時阿難陀白佛言我侍世尊二十餘年未曾聞作此言如鄒波摩那茲當佛告阿難陀元量百劫長壽諸天共相嫌議作如是語世間唯有如來大師極難出世時乃一現如鳥量跋花今日中夜定入無餘妙涅槃界由此威德芑芑當佛前住我等无暇親近世尊供養恭敬阿難陀白言諸來天眾其數幾何佛言南自金河至拘尸那城雙林之度來至繫冠制衣於此周迴十二踰繕那皆有太威

振華經初有部經卷第三十七卷 第三十二法禮

德大排肩而住中間無有立杖之地時諸芑芑咸生疑心諸世尊曰具壽鄒波摩那先作何業有大威德佛告諸芑芑鄒波摩那先自作業今還自受廣說如餘乃至說頌汝等芑芑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二万歲時有佛出世名迦攝波十号具足住娑羅莊斯施鹿林中仙人墮處時鄒波摩那身為出家時諸芑芑著衣持鉢入城乞食此人當守寺時有黑風暴雨卒起既屬嚴寒彼作是念諸梵行者遭此寒苦衣服皆濕將欲來至我今宜應嚴辦相待作此念已入浴室中然火煖湯敷設牀席於其廊下繫繩為架詣寺門首望諸芑芑彼既至已入入室中取其濕衣淨浣濯已安在架上別將淨服與芑芑著既解勞之身心溫煖寒苦皆除歡喜適悅其守寺芑芑長跪合掌向大眾前而發願言我今為諸同梵行者除苦得樂所生善根如迦攝波如來應正等覺授摩納婆記於當來世人壽百歲時成等正覺号釋迦牟尼願我於彼佛

振華經初有部經卷第三十七卷 第三十三法禮

法之中而得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然火功德當願身光天莫能近汝等當知由彼願力於我法中而得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果有大威德為此諸天莫能逼近

時具壽阿難陀而白佛言大德世尊般涅槃後我當云何恭敬供養如來法身佛告阿難陀汝宜且止汝所問當當有信心婆羅門長者等自為施設復白佛言諸長者等所有施設其事云何佛言一一皆如轉輪王葬法又問轉輪王法其事云何佛言汝今應知轉輪聖王命終之後以五百斤上妙疊絮以用纏身上下各有五百妙衣以為裝飾於鐵棺中滿盛香油昇玉置內然後蓋棺以諸香木焚燒其棺次灑香乳以滅炎火方取玉骨安置金瓶於四衢道興建大塔幢幘金蓋諸妙香花恭敬供養尊重讚歎設大齋會阿難陀如恭敬供養轉輪聖王於我滅後人天供養當倍過此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汝今宜往拘尸城宣我言告五百壯士諸人當知

按說一切有部聖事論第三十七卷第三三張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如來大師必定今日於中夜時入無餘依妙涅槃界所應作者宜可速為勿後悔云此境內大師涅槃我等不知不為供養時具壽阿難陀聞佛教已持僧伽旃將一侍者即便往至拘尸城城衆集堂所五百壯士皆至於此共論餘事時阿難陀傳世尊命告諸壯士曰汝等既集咸應善聽如來大師今日中夜必入無餘大涅槃

界所應作者皆可作之勿後悔作如是語如來大師於我境內入般涅槃我等不能少與供養時諸壯士既聞是語各與妻子眷屬朋友僕使之類共相招引詣娑羅林頂禮佛足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為說妙法示教利喜時諸壯士從座而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合掌瞻仰而白佛言大德世尊我某甲等並是拘尸城尊貴壯士願盡形壽歸依佛陀歸依達摩歸依僧伽并受學處時阿難陀作如是念彼諸壯士於世尊處一一別受近事學者時既久妨廢園寂我今宜請與彼一時受其學處作是念已從坐

按說一切有部聖事論第三十七卷第三三張

而起整衣合掌而白佛言大德世尊諸壯士等并諸眷屬品類衆多各有如是別別名号欲歸三寶求五學處若各別受時恐淹遲唯願大悲一時為受時阿難陀對世尊前一時時名為受歸戒時諸壯士聞佛說法復受學處生大歡喜頂禮佛足奉辭而去

爾時世尊為菩薩時在觀史多天以五種事觀察世間六欲天子三淨母腹現白象相來入母胎時天帝釋告善愛健闍婆王汝今當知菩薩在觀史多天宮以其五事觀察世間六欲天子三淨母腹現白象相降神母胎我等宜往共為衛護時健闍婆王自言大天可去我且於此奏諸音樂是時菩薩出母胎時其天帝釋復告善愛音樂王曰汝今當知菩薩從母胎出我等宜往而為侍從答乃如前與諸童子共遊戲時其天帝釋復告音樂王曰汝今當知菩薩共諸童子遊戲可往侍從答乃如前菩薩觀知老病死已情生憂惱依託林野修諸苦行後食二牧牛女十六轉乳糜氣力宣

按說一切有部聖事論第三十七卷第三三張

第四一冊

六一七

通食諸飲食沐浴形體塗拭蘇油介
時帝釋復命樂神令其侍衛答亦如
前世尊降彼三十六億天魔軍衆咸
尤上智梵王來請詣娑羅迦斯三轉
十二行法輪制諸學處凡是有緣所
應度者皆已度訖詣拘尸那城寂後
而時天帝釋復命樂神廣如前說
乃至可往聽法答言我且奏諸音樂
時天帝釋復告樂神曰汝今當知大
覺世尊寂後而則必般涅槃可與供
養答亦同前余時世尊作如是念善
賢外道能至我所而受調伏樂神善
愛无自來法又復念曰凡是聲聞度
者如來亦度應佛度者餘不能度由
待勝上善巧方便我今應可度彼善
愛作是念已即便入定由定力故寂
後卧處化作一身又復化作千絃琉璃
莖簇於卧處沒自持莖簇詣三十三
天至善愛健闍婆王宮門而住其時
善愛自恃憍慢於彈莖簇謂无過者
於自宮中作樂歡戲情生愛著余時
世尊告守門者汝可往報善愛王言
有健闍婆來至門首欲求相見時守

持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七 第七九後禮

門者即入具報其王高慢報曰除我
更有健闍婆耶答曰更有今在門外
善愛聞已情懷不忍即自出門告言
丈夫汝是健闍婆耶佛言我今實是
健闍婆王若尔可求對奏音樂報言
大仙甚善我能共作佛即對彼共彈
莖簇佛斷一絃彼亦斷一然二音聲
並無闕處佛又斷二彼亦斷二然其
音韻一種相似佛又斷三斷四彼亦
如是乃至各留一絃然音聲不異佛
便憇斷彼亦斷之佛於空中張手
彈擊然其雅韻倍勝於常彼便不能
情生希有降伏憍慢知彼音樂超勝
於我世尊觀已即便隱彼健闍婆身
復本形相時彼樂神見佛世尊身真
金色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周匝莊嚴
赫奔光明超逾千日如寶山王觀者
忘倦見已欣悅深生敬仰礼佛足下
坐聽法要余時世尊觀彼根性隨機
為說四聖諦法令得開悟彼即能以
智金剛杵摧二十種身見邪山證預
流果既見諦已深自慶幸而白佛言
大德世尊我今所得非父非母非王

持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七 第八後禮

非天非我眷屬及諸知識非餘沙門
婆羅門等能為成辦如是勝事唯獨
世尊慈念哀愍令我今者枯竭血海
超越骨山開惡趣門開涅槃路置入
天道我今歸依佛法僧寶為鄒波帝
迦始從今日乃至盡形不殺生乃至
不飲酒受三歸依并五學處余時世
尊復為說法示教利喜已即便入定
天宮處沒還至雙林寂後卧處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七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剛造

持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七 第九後禮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八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八門第十子攝頌說涅槃之餘

余時拘尸那城有出家外道名曰善賢梵名善賢年百二十形容衰朽偃尸那城所有壯士於善賢處志生恭敬尊重供養如阿羅漢去斯不遠有大花池名曰曼陀枳你於池岸上有烏曇跋樹善賢梵志常遊於此往昔菩薩在觀史天作白象狀入母胎時被烏曇樹花始新出降誕之始漸有光色為童子時其花欲發狀老病死遠託山林其花猶大狀如鴟鵂修告行時現萎華相捨告行已氣息踈通數諸飲食廣如前說乃至成等正覺其華開敷梵王來請於婆羅痾斯轉法輪時其樹及花光色榮盛妙香芬馥遍諸方界然佛大悲普於有緣所在世界廣濟度已詎拘尸那為最後卧而此花樹形色枯萃見者驚歎是時善賢觀斯變異而作是念拘尸那城必有凶禍余時護國天神發大音聲告

諸人曰今日如來於中夜時必入無餘妙涅槃界善賢梵志聞其說已作如是念哀哉苦哉彼大沙門喬答摩氏必於今夜當般涅槃然我每於口所得法有懷疑惑常自思惟我於何時因何方便得見彼人詰咎未悟惜哉法眼不久將滅今宜速往親自啓問若蒙大悲垂哀為決於諸猶豫未得開解作是念已出拘尸那城詣雙林所于時阿難陀見佛日將沒在寺門外身心憂感露地經行善賢見已近而告曰汝阿難陀我聞沙門喬答摩具一切智於諸衆生平等濟拔然我每於自所得法有懷疑豫比常希願聽受未聞竟不果遂今聞天聲遙告我等如來今夜定入涅槃大德頗能為我詰咎容我面奉申述疑情阿難陀言善賢汝今不應作如是語故憫世尊然我大師今見背痛未能安隱善賢如是再三詰咎竟不為白又告曰阿難陀我昔曾聞古仙梵志昔年有德軌範人說諸佛出世如烏曇花億百方劫時乃一現如來今日定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八 第三

入涅槃我懷迷惑願見詰問唯希大德為我詰白我得見佛誠為幸甚阿難陀告言善賢今我大師身有乖違甚不安隱勿故相惱善賢再三如前告請尊者不允其志阿難陀與善賢於寺門外共言論時佛以清淨耳超越人天一聞說告阿難陀曰汝今不應遮彼善賢任來見我隨其請問何以故此善賢者即是我於軍後為外道說法令生正信親命善來為我弟子于時善賢聞佛世尊慈悲容許心生歡喜不勝抃躍詣世尊所共申種種往復言談却住一面白言喬答摩我欲詰問願垂聽許為我解說佛告梵志隨汝所問彼即問曰喬答摩我曾遍觀諸外道類各別立宗所謂瞿刺摩迦攝波子末塞羯利瞿黎子珊迦移毗剌知子阿市多難舍甘跋羅子脚俱陀迦多演那子眼揭爛陀慎若伍子此等諸師各述異宗未知誰是余時世尊即命善賢為說伽他曰我年二十九 出家求善法 又五十餘年 專行戒定慧 一心無散亂 唯求於正理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八 第三

除斯真法外無別有沙門

尔時世尊說此頌已復告善賢曰此是諸佛善說八聖道支甚為希有難可值遇除此已外欲求一二三四沙門道果終無可得是故能於善說法律八聖道支求沙門果必定當得復次善賢離八聖法諸有外道婆羅門等各執已見或說三世無因無果所修福善皆空無益是故我於沙門婆羅門衆中大師子吼而作是言凡有修行皆獲果報說此法時善賢梵志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於諸諦實得不壞信超越愛河斯諸疑網自然通達諸微妙法即從座起整衣合掌向阿難陀作如是語大師尊重事難諮請我觀大德獲大善利幸得值遇無上法王於諸師中灌頂取上由師力故我亦善證我今重希於善說法律而為出家求受近圓成茲善性修沙門行時具壽阿難陀白佛言世尊今此善賢聞法悟解心樂出家廣如前說乃至成茲善性唯願世尊哀愍拔濟尔時世尊即告善賢善來必當可修

聖說阿含經卷第四

梵行於佛言下如常威儀出家近圓成茲善性一心勤勇不為放逸作如是念善男子何故剗除鬚髮而披法服正信出家於無上道而修梵行於現法中得自證悟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尔時善賢起徹到心即便速證阿羅漢果得心解脫復作是念我今不忍見佛般涅槃宜可先去作是念已詣世尊所頂礼雙足退坐一面

白佛言大德世尊我願先入涅槃佛告善賢汝於今者入涅槃耶答言如是每三顧問佛言一切諸行皆患無常汝於所作自可知時我更何言善賢將欲入滅而作是念我今應為五種加持方可滅度諸來觀者皆見我身剗除鬚髮者僧伽藍莫令彼見外道儀式又諸外道未昇我時勿令身舉同梵行者方能昇去又入浴池洗我身時令諸外道不得其成同梵行者能洗我身又諸外道入水之時當令魚鼈擾亂不安同梵行者即無懼害又諸外道不能燒我遺身同梵行

聖說阿含經卷第四

者方令火著作此五種加持念已便入涅槃時諸外道聞善賢梵志已入涅槃將諸音樂幢幡傘蓋詣拘尸那城於四衢道告諸人曰汝等當知彼大沙門喬答摩常作此語唯我法中有八支聖道四沙門果外道中無廣說如前乃至作師子吼然我法中同梵行者大師善賢亦得涅槃與彼何異諸梵志曰汝等若言是我徒侶任自持去而諸外道多人共舉竟不能動況能持去茲告曰汝等不能我等自舉答曰可尔諸梵志即共舉去外道默然又諸外道來至浴池諸梵志曰今可為汝同梵行者洗浴其身彼入水時不得其底又被魚鼈之所擾惱茲善不尔茲善報曰此若是汝同梵行者宜自焚燒而諸外道以火焚燒竟不能著茲善然火遂便熾熾時諸人衆共嗤外道彼各懷慚低頭而去時拘尸那城諸士等見此希奇於世尊屢倍生敬仰發淨信心各懷慕慕作如是語大悲世尊為最後卧現身有疾支節不安尚能為彼善

聖說阿含經卷第四

賢說法令速證得阿羅漢果復令拘尸那城諸壯士等皆獲善利時諸莖咸皆有疑請世尊曰如來今時現身有疾支節不安尚能令彼善賢梵志出生死海證阿羅漢究竟涅槃盡諸苦際佛告莖莖汝等當知此未希有我今已斷根本三毒解脫生老病死愁憂苦惱具一切智於諸境界得大自在令彼善賢出生死海得最後邊住涅槃處不足為難我於往昔在生死中具貪瞋癡未斷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無有智慧能善思量在傍生內尚能為彼善賢梵志及拘尸那城諸壯士等自捨身命我為汝說宜應諦聽

乃往昔時於大山澤有一鹿王千鹿圍繞依林而住有大智慧豫識機宜於所居處獨者來見而往告王時王以兵周遍圍繞鹿王作念我若不能救濟眾鹿必被獵人之所屠害余時鹿王四顧瞻望而作是念我今作何方便能令羣鹿免斯苦厄遂見深山下有澗水駛流出谷諸鹿羸弱不能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卷 鹿王緣

浮越唐王入澗橫流而住作大音聲普告羣鹿汝等速來可從此岸擲上我背越於彼岸必得存活若不介者當遭屠害於是羣鹿次第悉躍大鹿王皆皆越駁河得離危難由諸群鹿蹄甲踐躡鹿王皮穿血肉皆盡唯餘脊骨雖極苦痛心無退轉志令群鹿安隱得渡仍懷願惡誰未渡者於群鹿中有一鹿兒不能越渡余時鹿王雖受極苦尚懷哀念不顧自身從水而出遂取鹿兒置於脊上渡至彼岸鹿王遍觀知渡盡已氣力將竭臨命終時而發誓願我救群鹿及此鹿兒救濟死厄不惜身命願我當求得成无上正等覺時令彼得渡生死羅網置寂後邊妙涅槃處佛告諸莖莖汝意云何勿生異念往時鹿王者即我身是其群鹿者拘尸那城諸壯士是其鹿兒者即善賢是

又諸莖莖如我无智在傍生內喘息不安受諸苦毒皮肉支節分解之時救濟善賢令至无畏汝等善聽乃往古昔婆羅痾斯時有國王名曰梵授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卷 鹿王緣

以法化世廣如經說王有智馬預知前事隣國敬畏志來朝貢馬既命終時諸小王令使報曰汝梵授王今可輸稅分與我等若不介者不得出城如見違者我等同來破滅其國王告使曰我不送稅亦不出城遂於國內訪求智馬後於異處遂便獲得時屬春序卉木敷榮群鳥和鳴甚可愛樂王乘智馬將諸姪女遊適芳園歡娛受樂時諸小王聞梵授王與諸臣佐及宮嫔女在外遊戲情无所懼未即入城相與謀計各嚴四兵至城門首大臣白王諸小國王不恭朝命敢與逆亂來扣城門願見警備王既聞已勅索智馬速嚴四兵我自討擊時王乘馬嚴兵攜眾共彼鬪戰王恃威力獨處先鋒遂被賊軍以棚中馬腸脘皆出受諸楚毒眾苦難堪形命無幾仍作是念王遭困厄我若不救是不應宜忍苦楚令王免厄得至城門到无畏處作是念已周迴願望元入城路然此城外有大浴池名曰妙梵近王宮闕於其池中有四蓮花青黃赤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卷 鹿王緣

白皆悲遍滿于時智馬不顧身命騰躍池中踐荷葉上負王度難直入宮中時王纔下馬便命絕時諸小王竟入園林處處尋覓竟不能得迴軍劫掠各還本居時梵授王既免危厄得存性命告婆羅痲斯諸大目等及眾人曰若有能救刹帝利灌頂大王命者如何恩賞諸臣曰王可分半國王曰此之智馬能全我命馬今既死欲何以報諸臣答言應為智馬於城四門宜作非時白蓮花會廣行惠施或修福業以資魂路王言甚善宜時疾作時王即令太子中宮嫪女臣佐吏民莊嚴衢路布列香花幡蓋明燈在處懸設元不充滿如歡喜園甚可愛樂王令擊鼓宣告遠近我於明日欲為智馬於城四門營建非時白蓮花會宜可告知集法場所受我供養時至雲集隨須給與普令稱意汝等必善於意云何彼時智馬即我身是我為彼王受諸苦楚身形分解不顧身命尚能救濟令離危厄

根本說一切有部經卷第三十

具壽善賢先作何業今為大師家弟子佛告諸苾芻汝等當知自所作業今還自受廣如餘處乃至說頌安等苾芻乃往古昔此賢劫中人壽二万歲時有佛出世名迦攝波十号具足在婆羅痲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時彼如來應正等覺有外孫子名曰无憂求解脫故而為出家謂解脫果自然可得於八正道而不勤修經歷多時竟无果證遊行人間隨處作夏時彼如來有緣皆度所作已辦如薪盡火滅於其中夜將入涅槃時彼苾芻在元憂樹下而此樹神聞迦攝波如來當般涅槃悲泣而淚零元憂之身亦當如觀問其神曰有何所以如是苾芻神神對曰今日中夜迦攝波佛將入涅槃時彼苾芻聞如是語情懷痛切悲心入心悲時涕泣聲大嗟樹神問曰何故悲神對曰迦攝波如來應正等覺是我親舅我雖依附而不勤修云此就遠羅中札敬我是凡夫無力速往是以悲哭樹神報曰然我有力令仁仁友至不知見佛得有益不

根本說一切有部經卷第三十

苾芻報曰我極勇猛若見佛者必能依行證獲果利是時樹神以神通力將此苾芻疾至佛所既見佛已發清淨心起廣大願時彼如來隨其根性為說妙法證阿羅漢果不忍見佛入般涅槃是故於先而取滅度時彼樹神既見世尊及苾芻涅槃已情懷慙慕作如是念今此具壽所獲勝利皆由我得以此功德願我來世迦攝波佛所授摩訶婆娑記人壽百歲得成正覺号擇迦牟尼彼涅槃時我得聲聞无學果已在先滅度佛告諸苾芻於汝意云何時天神者今善賢是由是義故於一切時遠離惡友近善知識應如是學

時阿難隨白佛言世尊我於靜處作如是念善知識者是半梵行諸修行者由善友力方能成辦得善友故遠離惡友以是義故方知善友是半梵行佛言阿難陀勿作是語善知識者是半梵行何以故善知識者是金梵行由此便能離惡知識不造諸惡常從善善純一清白具足圓滿梵行之

根本說一切有部經卷第三十

相由是因緣若得善伴與其同住乃至涅槃事无不辦故名金梵行何以故阿難陀我由善知識故令諸有情於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皆得解脫若離善友元如是事阿難陀於我所說應勤修學

今時佛告諸苾芻曰由是義故從今已去不應輒度外道出家并受近圓除擇迦種及事火留髻外道若披外道服來求出家及受近圓者問無障法以人應與何以故此是我親有緣緣故其事火人說有業用有因有緣有榮勸果故此等不勞共住即與出家并受近圓若是自餘外道之類求出家及近圓者其親教師應與衣服食僧常食四月共住若觀其人性行詞素堪濟度者應與出家并近圓事如是應知

復次汝等苾芻若法能於現在及未來世生長利樂者汝等應當受持讀誦為他演說勿使廢忘欲令梵行得久住世安樂人天利樂饒益諸衆生故此法是何所謂契經應頌記別誦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八 第十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頌自說因緣本事本生方便希有譬喻論議此十二分教若能受持讀誦如說行者能於現未生長利樂乃至慈愍群生佛法久住汝等苾芻我涅槃後作如是念我於今日無有大師汝等不應起如是見我令汝等每於半月說波羅底木叉當知此則是大師是汝依處若我住世無有異也又始從今日小下苾芻於長宿處不應笑其氏族姓字應喚大德或云具壽老大苾芻應喚小者為具壽然大苾芻於小者應應可存情哀憐覆護

生慈念心或以衣鉢鉢絡腰條共相濟給勿令闕事或復教授讀誦禪思使有日益如是能令我法增長若不介者法當速滅又汝等苾芻此地方所有其四處若有淨信男子女人乃至盡形常應繫念生恭敬心云何為四一謂佛生處二成正覺處三轉法輪處四入涅槃處若能於此四處或自親禮或遙致敬企念虔誠生清淨信常繫心者命終之後必得生天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八 第十三

復次佛告諸苾芻汝等有疑今應應問若於佛法僧寶告集滅道四聖諦處有疑問者我當為答

時具壽阿難陀白佛言世尊如我今者解佛所說命諸苾芻有疑當問然此衆中竟无一人於佛法僧寶告集滅道諦有懷疑惑更須問者佛言善哉善哉阿難陀汝能如實通達作如是語於此衆內我以智觀於諸寶中實無疑者此是如來寂後所作亦時如來大悲愍故遂去上衣現其身相告諸苾芻汝等今者可觀佛身汝等今者可觀佛身何以故如來應正等覺難可逢遇如為曇跋闍花時諸苾芻咸皆默然佛言法皆如是諸行無常是我寂後之所教誨作是語已安心正念入初靜慮從此起已順次第入第二靜慮乃至非想非非想處及滅受想定寂然宴默時阿難陀問尊者阿尼盧陀曰今我大師為入涅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八 第十三

為未入耶答曰佛未涅槃但住滅受
想定阿難陀言我曾從佛親聞此語
若佛世尊入邊際定寂然不動從此
無間世間眼閉必入涅槃今時世尊
從滅受想定出逆次第入非想非非
想處從非想非非想出入無所有處
次入識無邊處次入空無邊處次入
第四靜慮入第三入第二入初靜慮
從初禪出還入第二第三第四靜慮
寂然不動便入元餘妙涅槃界

余時世尊繞涅槃後大地震動流生
晝現諸方熾然於虛空中諸天擊鼓
時具壽大迦攝波在王舍城鵝蘭鐸
迦池竹林園中見大地動即便發念
觀察何事便見如來入大圓寂自念
我今既無大師唯依法住諸行法亦
知更云何復作是念此未生怨三
身之子信根初發彼若聞佛入涅槃
者必嘔熱血而死我今宜可豫設方
便作是念已即命城中行雨大臣仁
介知不佛已涅槃未生怨王信根初
發彼若聞佛入涅槃者必嘔熱血而

後世說有說無說事第三卷 第六經

死我今宜可預設方便即依次第而
為陳說仁今疾可詣一園中於妙堂
殿如法圖畫佛本因緣菩薩昔在觀
史天宮將欲下生觀其五事欲界天
子三淨母身作象子形託生母腹既
誕之後踰城出家苦行六年坐金剛
座菩提樹下成等正覺次至婆羅痾
斯國為五莖菴三轉十二行四諦法
輪次於室羅伐城為人天眾現大神
通次往三十三天為母摩耶廣宣法
要寶階三道下賤部洲於僧鵝奢城
人天渴仰於諸方國在處化生利益
既周將趣圖寂遂至拘尸那城娑羅
雙樹北首而卧入大涅槃如來一代所
有化迹既圖畫已次作八函與人量
等置於堂側前七函內滿置生酥第
八函中安牛頭旃檀香水若因駕出
可自王言暫遷神駕躬詣芳園所觀其
圖畫時王見已問行雨言此述何事
彼即次第為王陳說一如圖畫始從
觀史降身母胎終至雙林北首而卧
王聞是語即便問絕宛轉于地可速
移入第一函中如是一二三四乃至

後世說有說無說事第三卷 第六經

第七後置香水王便靜息是時尊者
次第教已往拘尸那城行雨大臣一
如尊者所教之事次第作已時王因
出大臣自言願王暫遷神駕遊觀園
中王至園所見彼堂中圖畫新異始
從初誕乃至倚卧雙林王問臣曰豈
可世尊入涅槃耶是時行雨默然無
對王見是已知佛涅槃即便踰眺聞
絕宛轉于地臣即移舉置酥函中如
是至七方投香水從此已後王漸無息
余時如來入涅槃時娑羅雙樹名花
下散弥覆金軀時有莖莖見斯事已
而說頌曰

世尊涅槃時 東勝妙樹 住枝下垂蔭
復散以名花

時天帝釋亦說頌曰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

時梵天王亦說頌曰

於一切世間 生者皆歸死 無常力震大

諸行盡淪云 大師世間眼 十力無與等

化緣既周遍 寂滅在雙林

余時尊者阿尼盧陀亦說頌曰

後世說有說無說事第三卷 第六經

佛無出入息 其心亦湛然 世眼今已閉
寂然安不動 世尊十力具 化盡入无餘
見聞諸有情 毛豎心驚怖 汝心莫沉沒
亦勿懷憂惱 佛證真本又 譬如燈焰滅
時諸苾芻見佛世尊般涅槃已各懷
悲感或有迷悶宛轉于地推胃大喚
心生憂慄或有尋思法理作如是說
我等今時宜自裁忍世尊常說一切
光華可愛樂事雖是尊重終歸無常
悉皆離別

時阿尼盧陀告阿難陀曰具壽宜應
勸誘大衆且各裁抑勿乖儀式莫大
悲號所以者何於此現有住百千劫
長壽諸天皆生嫌耻作如是語云何
苾芻於佛世尊善說法律而為出家
不能善觀諸無常事乃生憂苦阿難
陀自言此諸天衆其數幾何答曰從
此拘尸那城乃至金河及娑羅雙樹
至壯士繫冠制皮於此四邊周十二
踰繕那大威德天衆皆充滿無有空
隙可容立杖而此諸天見佛涅槃各
懷悲感推胃懷悶絕于地亦有如
前共相開解且各裁止乃至終歸無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卷第二十八 第二十九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常念皆離別于時尊者阿尼盧陀為
阿難陀及諸大衆廣說法要乃至天
明時苾芻等默然聽受阿尼盧陀復
告阿難陀曰汝今宜往拘尸那城告
諸壯士昨於中夜如來大師已入無
餘妙涅槃界仁等今時所應作者宜
當速辦勿為後悔復重告曰如來大
師於汝城邑入般涅槃余等云何不
興供養眾佛慈恩時阿難陀聞是語
已即持天衣將一苾芻以為侍者往
壯士集堂有五百人先上堂慶尊者
告曰仁等壯士及諸大衆如來大師
已於中夜入無餘依妙涅槃界仁等
今時所應作者宜應速辦勿生後悔
又重告曰如來大師於汝城邑入般
涅槃汝等云何不興供養眾佛慈恩
時諸壯士聞是告已或有悶絕宛轉
于地推胃大喚身體戰慄不能自持
或有高聲作如是語我於佛所曾聞
是說世間无常念皆離別時諸壯士
共相謂曰宜各贊持種種花鬘塗香
末香燒香及諸妙物音聲鼓樂速往
雙林以申供養并大臣輔相各持香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卷第二十八 第二十九

僱男女大小親友知識出拘尸城詣
雙林所既至彼已於佛卧處阿子林
前盡哀情已各持所有上妙諸香名
花無數幢幡繒繖飲食奇珍奏諸音
樂廣供養已自阿難陀曰無上法王
已歸圓寂不知今者葬禮如何尊者
告曰然我先已奉佛教勅所有葬法
如轉輪王問曰其法如何答曰以白
疊如絮先用裹體次以千張白疊周遍
纏身置金棺中咸滿香油覆以金蓋
積檀檀木及海岸諸香以火焚燎後
將牛乳澆火令滅有餘舍利盛以金
瓶於四衢大道建窣覩波周而圍繞
懸繒幡蓋塗末燒香奏樂伎樂恭敬
供養設大施會此是輪王葬之法
如來大師倍勝於此
時諸壯士聞是語已白尊者曰我領
其言然非一二三日能辦此事若至
七日住者如前所為方可成就答言
可今是時諸人即便如前依輪王葬
法一一備具無有闕少從拘尸那城
周圍十二踰繕那乃至繫冠制皮所
有元量歸仰衆生咸來雲集各持香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卷第二十八 第二十九

花種種伎樂供養之具壯士眷屬皆
悉出城詣雙樹間於師子牀前陳設
所有盡心供養時壯士中有一耆宿
告諸人曰現在大衆女持幢幡不可
擎輿我等貴持種種花綵塗香未香
燒香及諸音樂從拘尸那城西門而
入於東門出度金沙河至壯士繫冠
制底勝處安置以火焚燒是時諸人
聞是語已各各爭前欲舉金棺雖共
盡力竟不能動

介時具壽阿難陀白尊者阿尼盧陀
曰拘尸那城諸壯士等雖竭筋力竟
不能動如來金棺我今不知有何所
以尊者告曰此是諸天作如斯意欲
令壯士及諸人民女持幢幡男捧尊
輿威儀整肅翊從如來我等諸天共
持花綵燒衆妙香奏天伎樂廣陳供
養於西門入東門而出度金沙河至
繫冠制底以是因緣威儀未備不能
移動是時具壽阿難陀報尊者曰若
如是者可隨天意時諸壯士即隨天
願備設如前方來持舉即便輕舉
捧戴而行于時空中天雨璽鉢羅花

涅槃經卷第二之三

拘物頭花鉢頭摩花分陀利花沉水
末香栴檀末香多揭羅多摩羅末香
及曼陀羅花等諸天伎樂百千萬種
於虛空中一時俱奏諸天花蓋其從
如雲并散天衣有盈億數時拘尸那
城諸壯士等各相謂曰天供養已我
等應為時諸壯士及餘一切貴賤男
女營辦香花威儀嚴肅百千萬種不
可勝紀恭敬供養隨從金棺城中而
過度金沙河三繫冠制底所散之花
積至于膝于時有一外道梵志聞佛
滅度詣娑羅林持花數莖還波波聚落
於其中路逢大迦攝波與五百弟子
威儀整肅將詣雙林大師足邊見
外道問言汝從何來欲向何處外道
答曰我從拘尸那來將詣波羅聚落
迦攝波知而故問汝從彼來知我大
師釋迦牟尼如來四大安不外道答
言我從彼來親見大德喬答摩已入
涅槃經今七日自滅度來所有天人
皆以香花種種威儀具申供養遺身
舍利我從彼會得此花來大迦攝波
所將五百人中有一莫訶羅苾芻慕

涅槃經卷第二之三

性愚癡不辯好惡聞外道語遂出窟
言快哉樂哉我等從今免被拘制於
諸戒律太此應作此不應作此事皆
息自今已後能持不持皆由於我可
行者行不須者棄時彼老叟出此語
時空中諸天聞其非法即以神力掩
蔽聲響不令人聞唯迦攝波領知斯
語是時尊者為教誨彼故即於道傍
暫時停歇與衆俱坐告言諸具壽世
間諸行皆空无常體不堅牢是難委
信不得久存並歸散滅宜起厭離勿
生愛著且止斯事我等速往見佛全
身各並前進時諸壯士并四衆等先
用疊絮裹如來體次以千張白疊周
巾經身置香油棺覆以金蓋各持香
木如法焚燒火不能著時阿尼盧陀
告阿難陀曰雖欲然火終無著法問
其何故答曰斯為諸天不令火著復
問何緣答曰為大迦攝波與五百徒
衆隨路而來欲見世尊金色全身親
觀焚燎為待彼故天不令燒時阿難
陀即以此事普告衆知須臾尊者徒
衆皆至拘尸那城諸人遙見尊者衆

涅槃經卷第二之三

來各持香花種種音樂誦尊者頭面礼足時有無量百千大衆隨從尊者誦世尊所除去香木啓大金棺千疊及祭並開解已瞻仰尊容頭面礼足於此時中唯有四大耆宿聲聞謂具壽阿若憍陳如具壽難陀具壽十力迦攝波具壽摩訶迦攝波然摩訶迦攝波有大福德多獲利養之鉢藥直觸事有餘尊者作念我今自辦供養世尊即辦白疊千張及白疊絮先以絮裹後用疊經置金棺中傾油使滿覆以金蓋積諸香木退住一四曲佛餘威及諸天力所有香木自然火起時阿難陀右繞火積說如他日

如來妙體歸圓寂 自然火起燎餘身唯留內外一隻全 所有千衣隨火化時拘尸那城諸壯士等欲以牛乳注火令滅未渴之頃其火積中忽生四樹一金色乳樹二赤色乳樹三菩提樹四烏曇跋樹於此樹中乳自流出令火皆滅是時拘尸那城諸貴賤等共取舍利盛金瓶中置七寶輿上以種種香花栴檀沉水塗香末香燒香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八卷下五十四

縮蓋幢幡音聲伎樂廣陳供養早入城中安妙堂上復更如前威興供養是時波波聚落諸壯士等聞佛世尊於拘尸那城入般涅槃已經七日無量人天廣陳供養於其聚落惣集四兵象馬車步各自嚴辦種種器仗共詣拘尸那城欲分舍利既至城已報諸人曰無上法王衆生慈父我等諸人比於長夜供養恭敬親承訓導受持正法今既滅度有餘舍利我等欲取將往波波聚落建窣覩波安置供養城中諸人聞斯告已咸作是言世尊導師是我慈父親承訓誘既於我界而般涅槃全身舍利應留永劫於此供養終不分與外邑諸人時波波人遣使答曰若分者善如不與者我等當以強力奪取城人聞已告彼衆曰從事聞戰終不可得

今時遮洛迦邑部曹迦邑阿羅摩邑吠率奴邑劫比羅城諸釋迦子薛舍離栗姑毗子悉皆來集是時摩伽陀國未生怨王既聞佛世尊於拘尸那城入般涅槃一切人天廣設供養既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八卷下五十四

聞是事生大憂苦遂告行雨大臣曰卿今知不我聞世尊已入涅槃在拘尸城大興供養為爭舍利諸處聚衆欲相侵奪我今亦往請取身骨臣曰如是應裝整兵便往拘尸那城時未生怨王遂乘大衆欲往佛所繞昇象上念佛恩深心便悶絕從象墜墮死轉于地良久乃蘇便乘馬去念佛恩故不能抑止還墮于地久蘇息已告行雨大臣曰我今不能親往佛所卿等今者可領四兵往拘尸那城傳我言教問評壯士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行不世尊在日接引我等長夜殷勤是我大師今於仁等聚落入般涅槃有遺舍利幸與一分於王舍城作窣覩波與申敬重香花伎樂種種供養行兩白言如王教勅即嚴四兵詣拘尸那城告諸壯士曰仁等咸聽摩伽陀國未生怨王問評仁等具說如前世尊大師於我等輩常為饒益令得安樂可尊可敬今者於仁聚落入般涅槃有遺舍利幸當與分於王舍城建窣覩波廣興供養諸壯士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八卷下五十四

世尊誠是饒益安樂一切羣生可尊
可敬然於今者在我聚落入般涅槃
有遺舍利王欲見分此誠難得時行
兩目告諸壯士曰若其仁等能與者
善如不見分我加兵力強奪將去若
言任意時諸人衆悉皆大集聞噓城
隅城中所有壯士男女並開弓射即
便惣出象馬車步嚴整四兵欲共七
邑兵交合戰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八 庚子年八月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九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卅第十二攝頌涅槃之餘次明三百結集事

時有婆羅門名突路摩在於象內見

此諸人欲爭舍利共相戰伐恐有損

傷違害佛教自執長嘴以麾大眾告

拘尸那諸壯士曰仁等且止今欲為

君陳其損益我比曾聞此大沙門喬

答摩氏憐愍一切諸有情故於元數

劫熾然精勤忍悲害害長時苦已讚

行忍辱由是因緣成無上覺心行平

等猶若虛空於諸有情普皆濟度衆

生福盡捨棄涅槃息化以采纒經七

日即興兵戰誠是相違唯願諸人勿

為鬪覓我為平分必令歡喜佛身舍

利分為八分各將供養饒益群生量

舍利瓶願同惠我持還本國建室觀

波時拘尸那城壯士聞已報言可尔

然大師世尊長夜修忍不為殺害廣

如前說仁今順教為我平分斯為善

事其婆羅門既蒙許可即分舍利而

為八分第一分與拘尸那城諸壯士

等廣與供養第二分與波波邑壯士

第三分與遮羅博邑第四分與阿羅

摩慶第五分與吠率奴邑第六分與

劫比羅城諸釋迦子第七分與吠舍

離城栗姑毗子第八分與摩伽陀國

行雨大臣此等諸人既分得已各還

本處起室觀波恭敬尊重伎樂香花

盛興供養時突路摩婆羅門將量舍

利瓶於本聚落起塔供養有摩納婆

名畢鉢羅亦在衆中告諸人曰釋迦

如來思元不普於仁聚落而般涅槃

世尊舍利非我有分其餘炭燼幸願

與我於畢鉢羅處起塔供養時瞻部洲

世尊舍利乃有八塔第九瓶塔第十

炭塔如來舍利惣有一碩六斗分為

八分七分在瞻部洲其第四分阿羅

摩慶所得之者在龍宮供養又佛有

四牙舍利一在天帝釋處一在健陀

羅國一在羯陵伽國一在阿羅摩邑

海龍王宮各起塔供養時波咤離邑

元憂三便開七塔取其舍利於瞻部

洲廣興靈塔八万四千周遍供養由

塔威德莊嚴世間天龍藥叉諸人神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九 庚子年八月

等咸皆恭敬尊重供養能令正法光

顯不滅有所願求无不遂意

已下序王舍城五百諸事

余時釋迦如來生在釋種於摩揭陀

國成等正覺婆羅痾斯轉妙法輪拘

尸那城壯士生地而取滅度尊者舍

利子與大苾芻衆八萬人同入涅槃

尊者大目連與七万苾芻亦入涅槃

世尊與一万八千苾芻亦般涅槃時

有多劫長壽諸天見佛涅槃情懷悲

感又見諸聖志皆滅度遂生譏議世

尊所說蘇怛羅毗奈耶摩訶里迦正

真法藏皆不結集豈令正教成灰燼

耶時大迦攝波知彼天意告諸苾芻

汝等當知具壽舍利子具壽大目連

各與衆多大苾芻衆不忍見佛入大

涅槃並忘於前已歸圓寂而今世尊

復與一万八千苾芻同般涅槃然有

元量劫長壽諸天皆起歎惜復生譏

議何不結集三藏聖教豈令如來甚

深妙法成灰燼耶咸皆報知可共結

集斯為大事衆皆言善我等隨作時

迦攝波白僧伽曰於此衆中誰為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九卷 第三十四

圓滿汝為捷稚令僧伽盡集圓滿聞
已便於靜處入第四禪隨其定力繫
念思察既觀察已從定而起即為捷
稚當有四百九十九大阿羅漢從諸
方來雲集於此就座而生尊者大迦
攝波白言諸具壽苾芻僧伽悉來集
未好審觀察是誰未集時諸苾芻咸
遍觀察報大迦攝波言諸方苾芻悉
皆來集唯具壽牛主今未來至時牛
主苾芻在尸利沙宮閑靜而住大迦
攝波告圓滿曰汝今可詣具壽牛主
所居之處作如是語告牛主言苾芻
僧伽大迦攝波而為上首令告尊者
得元病不僧伽有事宜可速來圓滿
聞已入甚深定以其定力於拘尸那
城沒尸利沙宮出詣尊者前頂禮雙
足白尊者言苾芻僧伽大迦攝波而
為上首願言无病作如是說僧伽有
事宜當速來尊者雖難諸欲仍有愛
惡習氣告圓滿曰善來具壽將非大
師釋迦牟尼如來為有化緣向他界
耶為諸僧伽有諍事耶為是如來所
轉無上法輪諸外道等生非謗耶又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九卷 第四十一

非外道等聚結徒黨於我如來聲聞
弟子為留難耶不有如來諸弟子等
煩惱增盛相輕賤耶不有沙門婆羅
門違背佛教耶非諸愚夫將破僧耶
不有惡見之人將像似法所有文句
惑亂如來真正法耶不有衆多同梵
行者棄廢讀誦擅思勝業樂談世俗
無益語耶又復不有心懷疑惑猶豫
二途非法說法法說非法非律說律
律說非律耶不有諸苾芻為慳貪泥
之所擾亂棄背六種和敬之法見有
客來及同梵行者不相愛念耶不有
惡性苾芻令諸信心長者婆羅門等
背佛正法歸外道耶不有苾芻習行
邪命耕田賣買誣曲事王占相禍福
盡形貯畜不淨財耶不有苾芻於杜
多正行受下卧具生臥臥耶不有實
非沙門自言沙門於同梵行所相惱
亂耶然汝圓滿遠來至此應言大德
世尊安隱無事乃稱迦攝波而為上
首者將非大悲世尊捨諸含識永入
元餘大涅槃耶將非世間亡失船
師生驚恐耶將非十力無畏被无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第三十九卷 第四十二

鬼之所吞耶將非能覺一切有情為
開益者時不覺耶將非佛日光沉沒
耶將非如來滿月被阿修羅怨而為
障蔽隱光明耶將非三千世界寂尊
大師勝如意樹菩提分花以為莊嚴
四聲聞果香美可愛被无常狂象而
摧折耶將非如來智燈被無明風吹
令滅耶亦時具壽圓滿問是語已說
伽他曰

聲聞眾已集 智慧皆猛利 令法久住故
唯待於尊者 佛法船已沒 智慧山亦墮
大師殊勝眾 普欲歸真寂 唯願速赴彼
共結世尊教 是事非輕 遣我來相命
是時具壽牛主告圓滿曰且止命言
以頌報曰

無上明燈若住世 我願往彼礼尊容
今既緣盡入涅槃 何有智人能赴彼
汝今持我三衣鉢 與彼大眾應供者
我今入寂更不生 唯願聖慈咸忍恕
說此語已即從座起昇於虛空現十
八變放種種光化火焚身而取滅度
即於身內四道水流第一水說伽他曰
我等眾生福德盡 今時忽然逢弃背

根本說一切有部藏經卷第三十九卷 第六張

世間慧曰已滿 一切群迷無救者

第二水說伽他曰

一切諸行剎那滅

但是凡夫虛妄計

第三水說伽他曰

智者心常不放逸

客華年命並皆亡

第四水說伽他曰

我今稽首佛弟子

敬順大師入圓寂

已持其衣鉢入其深定從室利沙宮

沒於拘尸那城雙林處現詣大迦攝

波及五百苾芻當隨應敬已將其衣

鉢置上座前說伽他曰

彼聞聖主歸圓寂 所有福業亦隨行

此是衣鉢我持來 唯願僧伽見容恕

是時尊者迦攝波告苾芻曰同梵行

者咸皆善聽說伽他曰

彼隨聖教身已滅 所餘應供多涅槃

現在和合眾同心 廣為人天當結集

時迦攝波復令大眾志念堅固莫入

涅槃說伽他曰

仁等勿同彼牛主 室利沙宮入圓寂

不應造次般涅槃 宜作眾生利益事

是時具壽大迦攝波與五百苾芻共

立制曰諸人當知聽我所說佛曰既

沉恐法隨沒今欲同聚結集法藏彼

諸人眾初喪大師情各憂惱若即於

此而結集者四方僧眾來相喧擾心

既不安事難成辨然佛世尊在摩

揭陀國菩提樹下成等正覺法身已

謝我等今應就彼結集有云大善者

云我等可詣菩提樹下時大迦攝波

告諸人曰摩揭陀國勝身之子未生

惡王初發信心能以四事資身之具

供給大眾今元有之我等宜應就彼

結集時諸大眾咸皆稱善復有說云

我等諸人志皆證得阿羅漢果唯阿

難陀獨居學地又此具壽世尊在日

親為侍者於佛法藏普能受持果未

圓備此欲如何迦攝波曰若如是者作

簡擇法恐餘學人情生不忍可為方

便應差慶喜作行水人餘人自去大

眾言善

余時具壽大迦攝波對大眾前告阿

根本說一切有部藏經卷第三十九卷 第六張

難陀曰汝能為衆作行水人不彼答言能時迦攝波即作白二羯磨是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阿難陀茲茲比親侍佛所有法藏普能受持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老茲茲阿難陀供給衆僧作行水人白如是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阿難陀必當比親侍佛所有法藏普能受持僧伽今老阿難陀為衆行水若諸具壽聽阿難陀為衆行水者默然若不許者說僧伽已老具壽阿難陀為衆行水竟僧伽已聽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時大迦攝波告阿難陀曰汝與大衆人間遊行可詣彼摩揭陀國我取直路而去時阿難陀與衆俱行詣王舍城迦攝波在前而至未生怨王於佛深信若乘大象遙見佛時自墜手地由佛威力身无傷損王乘大象遙見迦攝波憶念如來即便自墜于時尊者以神力扶持不令有損告言大王應知如來大師心常在定聲聞弟子則不如是若不攝念觀察不知前事有觀不觀是故我今共王立制若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九 第百一十一

見如來聲聞弟子王乘象馬不應造次自墜身形宜當保愛三曰如尊者教聖者應知若佛在世我親供養今既涅槃何處申教仁則是我所教世尊何以故如來教法並皆委寄作是語已告大臣曰尊者大迦攝波四事供養無令闕乏尊者言大王當知佛於此國證大菩提法身成就今於王處建立法幢結集三藏茲茲大衆在路俱來王言善哉我於聖衆但有所須悉皆供給時諸聖衆不久欲至王舍大城王聞欲至便勅諸臣遠近貴賤一切人民嚴飾城郭掃灑街衢持妙花香寶幢幡蓋及諸伎樂百千萬種王及后妃太子內宮婦女國內人民皆悉出城迎諸聖衆既入城已大衆坐定王便致敬於上座前合掌長跪白大德迦攝波言今日聖衆皆來至此為諸衆生作大饒益一切所須我當供給我今不知於何處所堪為敷設結集之會時尊者告言若於此城竹林園中作結集者諸處僧來共相喧擾恐有妨礙若向鷲峯山亦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九 第百一十二

安靜然畢鉢羅嚴下堪為結集然元卧具三聞語已深生歡喜報迦攝波曰若於彼處結集定者諸有所須卧具之類我當供給時迦攝波白大衆曰今此大王為諸聖衆就畢鉢羅嚴結集之處諸有所須悉皆招待令无所乏仁等大眾宜當赴彼三白迦攝波曰大覺世尊入涅槃時而不告我唯願尊者久住世間設將圓寂幸垂預告時迦攝波默然而許是時尊者復作是念於前夏中可修營房舍卧具至後夏時當為結集尊者即便觀阿難陀心告具壽阿尼盧陀曰汝今於此世尊所讀大眾之中誰是學人有深瞋癡具足受取所作未辦時阿尼盧陀入第四定觀察衆中唯見具壽阿難陀獨居學地具縛煩惱所作未辦觀已告迦攝波曰尊者應知此大聲聞悉皆清淨无諸腐敗唯有具大福德德所作已辦堪受人天奉上供養唯阿難陀獨居學地具縛煩惱所作未辦時迦攝波即便觀察此阿難陀為是慰前調伏為須訶責調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九 第百一十三

伏見彼乃是以訶責言方可調伏即於眾中喚阿難陀汝宜出去今此勝眾不應共余同為結集時阿難陀問是語已如箭射心舉身戰懼曰言大德迦攝波且止斯事幸願容恕我不破戒破見破威儀破正命於僧伽中亦无違犯如何今者忽為按系尊者報曰汝親侍佛云何破見破威儀正命者何成希有云於僧伽無違犯者可起把籌我出其過令汝自知時阿難陀即從坐起當起之時三千大千世間三種震動所謂小震中震大震小搖中搖大搖小動中動大動於虛空中所有諸天張目出聲作如是語嗚呼大迦攝波能得如是真言實語此阿難陀近難世尊即作如是出苦切言共相訶責時迦攝波告阿難陀曰汝云我於僧伽無違犯者云何汝於僧伽得无慙犯汝知世尊不許女人性懷嬌諂而求出家如佛言曰阿難陀汝勿為女人求請出家及近圓事何以故若令女人於我法中為出家者法不久住如好稻日被霜雹損

根云說一切有部經卷第九卷 二二二

竟无穀實如是阿難陀若令女人為出家者法當損減不得久住汝請佛度豈非過失阿難陀曰大德且止當見容恕我無餘念請度女人然大世主是佛姨母摩耶夫人生佛七日便即命終世主親自乳養既有深恩豈得不報又復我聞過去諸佛皆有四眾望佛同依一為報彼厚恩二為流念氏族為此請佛度諸女人願容此過迦攝波告曰阿難陀此非報恩便是滅壞正法身故於佛田中下大霜雪正法住世合滿千年由汝能令少許存在又云流念氏族者此亦非理出家之人永捨親愛又云我聞過去諸佛皆有四眾望佛同彼者於曩昔時人皆少欲於深願處及諸煩惱患皆微薄彼合出家今則不然世尊不許汝見昔求令佛聽許是汝初過可下一籌時

又復有過阿難陀且如有人於四神足若多修習欲住世一劫或一劫餘汝於佛所不為眾生請佛世尊住世一劫自言尊者我无餘念當余之時

根云說一切有部經卷第九卷 第十三

被魔障蔽答曰此是大過寧容得有近佛世尊塵習俱盡而被魔羅波卑而為障蔽此是第二過可下一籌汝復有過世尊在日為說譬喻汝對佛前別說其事此是第三過可下一籌汝復有過世尊曾以黃金色洗裙令汝浣濯汝以脚踏捺衣豈非是過阿難陀曰更无餘人所以足蹋非是慢意尊者曰若无人者何不擲上虛空諸天自當助汝是第四過可更下一籌汝復有過世尊欲趣雙樹涅槃為渴湏水汝以濁水奉佛豈非是過阿難陀曰我取水時正屬脚踏地河有五

此是第五過可更下一籌

汝復有過如世尊說我今茲苦半月於此中欲有放捨令茲苦僧伽得安樂住故汝既不問未知此中何者名為小隨小戒今无問處此欲如何今且說四波羅市迦法十三僧伽伐

根云說一切有部經卷第九卷 第十四

尸沙法二不定法三十泥薩祇波迦
底迦法九十波逸底迦法四波羅底
提舍尼法衆多學法除斯以外名小

隨小或有說云從四他勝乃至四對
說法餘名小隨小或有說云從四他
勝乃至九十隨罪餘名小隨小有說從
初乃至三十餘名小隨小有說從初
乃至二不定餘名小隨小有說唯四
他勝餘名小隨小時諸苾芻悉皆不
知何者為小隨小於此中間外道聞已
遂得其便作如是語沙門喬答摩大
為限齊身存之曰聲聞弟子教法全
行及其命終火燒已後教法隨滅所
有禁戒受者即留不受便捨多不奉
行汝何不為未來衆生請問世尊由
是合得追悔之罪阿難陀答言大德
我無餘心而不請問但為余時離背
如來生大憂苦報言此亦是過汝親
侍佛豈可不知諸行無常而生憂惱
斯成大過此是第六過可更下一善
汝復有過於俗衆中對諸女前現佛
陰蔽相答言大德我無餘心為諸女
人欲潦熾盛熱惱纏縛若見世尊陰

藏相者欲潦便息尊者告曰汝無他
心慧眼寧知女人見佛陰蔽欲潦便
息此是第七過可更下一善

汝復有過執自開佛黃金色身示諸
女人彼見佛身即便淚落露汗草儀
此是汝過阿難陀曰我非元耻然作
是念有諸衆生若見世尊妙色身者
皆發是言願我身相當得如佛迦攝
波曰汝無他心慧眼寧知衆生發如
是願此則是汝第八過失可更下善
又復汝未離欲於是身在離欲衆中
是事不可汝宜起去殊勝聖衆不應
與汝共為結集

時具壽阿難陀既被尊者大迦攝波
詰其八事惡作罪已四面觀察情懷
悲歎作如是語嗚呼苦哉如何我今
一至於此新離如來無依無怙失大
光明欲何所告尊者迦攝波詰彼罪
時空中諸天作變歎聲互相告曰大
仙當知天衆增盛阿蘇羅滅世尊正
法必當久住以大聲聞道隣於佛以
其八事詰彼尊者是大聲聞德亞於
佛是故我知佛法不滅時阿難陀復

白尊者言大德且止願施歡喜我如
法說罪不敢更為然佛世尊臨涅槃
時作如是語阿難陀我滅度後汝勿
憂惱悲啼啼哭我今以汝付大迦攝
波豈復尊者見我少過而不容忍幸
施歡喜奉大師教迦攝波曰汝勿悲
啼善法由汝而得增長不為損減我
等必須結集如來所有聖教汝今可
去離茲聖衆不應共汝同為結集

時具壽阿尼盧陀白尊者迦攝波曰
元阿難陀我等云何而為結集答曰
此阿難陀雖脩衆德然猶未離欲潦
瞋癡有學有事不可與彼同為結集
時迦攝波復告阿難陀曰即宜速出
所應作者當自策勤得阿羅漢果衆
可與汝同為結集時阿難陀離別大
師情懷悲戀復被詰擯倍加憂惱從
此而出詣增勝聚落作夏安居以村
中童子而為侍者余時具壽阿難陀
於此時中極加勤勇常為四衆而說
妙法是時童子作如是念我解波駁
耶為是學地得離欲耶為是無學
得離欲耶我今宜可入相應定觀察

其心即便入定見尊者心是有夢難
欲見已出定詣尊者所立在一面說
伽他曰

可依樹下幽閑處 一心當念涅槃宮
師令謹慎務勤修 不久必歸圓寂路
是時尊者見彼童子說要義已即於
晝日或坐或行於諸障法諫磨其心
於初夜時或行或坐亦復堅心淨除
障法即於中夜洗足入房右脇而卧
兩足相重作光明想正念起想如是
作意頭未至枕盡諸漏心得解脫
證阿羅漢果受解脫樂即詣王舍城
至大眾所眾知得果咸皆讚歎是大
丈夫是時大迦攝波與五百阿羅漢
至畢鉢羅巖所既集會已告大眾曰
汝等應知於當來世有諸苾芻鈍根
散亂若元攝頌於經律論不能讀誦
及以受持是故我等宜於食前先集
攝略伽他事相應者食後可集經律
及論時諸苾芻聞是語已白尊者言
今可先集伽他既至食後白言先集
何者尊者告曰宜先集經時五百阿
羅漢各共同請大迦攝波昇師子座

根本說行有部經卷第三十九卷 第七十八

尊者登座告阿難陀曰具壽頌能簡
擇結集如來所說經不答曰能尊者
即便作白

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阿難陀能為簡
擇結集如來所說經法若僧伽時至
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老具壽阿難
陀為欲簡擇結集如來所說經法白
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阿難陀能為簡
擇結集如來所說經法僧伽今老具
壽阿難陀為欲簡擇結集如來所說
經法若諸具壽聽阿難陀為欲簡擇
結集如來所說經法者默然若不許
者說僧伽已與具壽阿難陀為欲簡
擇結集如來所說經法竟僧伽已聽
許由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時具壽阿難陀既欲說法五百阿羅
漢各各皆以僧伽既衣敷其座上時
阿難陀四邊顧望於諸有情發悲愍
念於正法中極生尊重於梵行者起
敬仰心右繞高座低頭申敬於上座
前依法敬禮作無常想以手按座正
身端坐次審觀眾見諸聖眾猶如其

根本說行有部經卷第三十九卷 第七十九

深湛然大海便作是念我於佛所親
聞是經或有傳說或龍宮說或天上
說悉皆受持而不忘失我今應說時
諸天眾手相謂曰仁等當知聖者阿
難陀將欲宣暢如來所說經法當一
心聽時有天子說伽他曰

若能建妙法 饒益三千界 聖者法无畏
猶如師子吼 仁等應至誠 聽說微妙法
所欲安樂者 知此真實義

今時尊者迦攝波以頌告阿難陀曰
具壽今當宣佛語一切法中軍為上
凡是大師所說法 咸能利益於眾生
時阿難陀聞說大師名心生戀慕遂
便迴首望涅槃處虔誠合掌以普遍
音作如是語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
在婆羅痾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今
時世尊告五苾芻曰此苦聖諦於所
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此中
廣說如上三轉法輪經時具壽阿若
憍陳如告大迦攝波曰此微妙法親
從佛聞世尊慈悲為我宣說由是經
力能令我等枯竭無邊五淚大海起
越雪山閑閑惡趣无間之門善開天

根本說行有部經卷第三十九卷 第八十

宮解脫之路說此微妙甚深經時我
既聞已於一切法離諸塵垢得法眼
淨八萬諸天皆蒙利益說是語時於
虛空中所有諸天及未離欲諸苾芻
等情生苦痛如千箭射心悲啼號叫
咸作是語苦哉苦哉而說頌曰
禍哉此世間 无常不簡別 壞斯珍寶藏
枯竭功德海 我親於佛所 聞此解脫法
今乃於他處 傳說如來言

又諸大衆聞說經時咸作是語苦哉
禍哉無常力大无有簡別能壞如是
世間眼目時憐陳如即離本座踰蹠
而住時諸羅漢見是事已咸起敬心
皆離本座踰蹠而住作如是語苦哉
禍哉無常力大如何我等於世尊所
親自聞法今者傳聞而說偈言

天人龍神尊已謝 我等何因不歸寂
无一切智世間空 誰復將斯活為勝
余時諸阿羅漢俱入第四靜慮以願
力故觀察世間各從定起告具壽阿
難陀曰汝為法來答言大德我為法
來仁等亦為法來答曰如是余時摩
訶迦攝波作是念我已結集世尊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卷第三 攝持

初听說經典於同梵行處无有違逆
亦无訶詆是故當知此經是佛真教
復告阿難陀世尊復於何處說第三
經時阿難陀以清微音答言世尊示
於婆羅痾斯為誰說耶為五苾芻所
說云何答言作如是說汝等苾芻當
知有四聖諦云何為四所謂苦集滅
道聖諦云何苦聖諦謂生苦病苦老
苦死苦受別離苦愁憎會苦求不得
苦若略說者謂五趣蘊苦是名為苦
云何苦集聖諦謂喜愛俱行隨處生
染是名為集云何苦滅聖諦謂此喜
愛俱行隨處生染更受復有於如是
等患皆除滅棄捨愛吐染受俱盡證
妙涅槃是名苦滅云何趣滅道聖諦
謂八正道正見正思正語正業正命
正勤正念正定是名趣滅道聖諦說
此法時具壽阿若憍陳如於諸煩惱
心得解脫餘四苾芻離諸塵垢得法
眼淨時具壽阿若憍陳如告具壽大
迦攝波曰如是等法我於佛所親自
聽聞我聞法已於諸煩惱心得解脫
餘四苾芻離諸塵垢得法眼淨我已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卷第三 攝持

結集世尊第二所說經教於同梵行
處無有違逆亦无訶詆是故當知此
經是佛真教復告阿難陀世尊在何
處說第三經時阿難陀以清微音答
曰世尊亦於婆羅痾斯為誰說耶謂
五苾芻所說云何答言作如是說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婆羅痾斯施鹿
林中告五苾芻曰汝等苾芻當知色
不是我若是我者色不應病及受苦
惱我欲如是色我不欲如是色既不
如是隨情所欲是故當知色不是我
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廣說如前佛告
五苾芻曰於汝意云何色為是常為
是元常白言大德色是無常佛言色
既無常即是其苦或苦若壞若行若然
我聲聞多聞弟子執有我我不色即是我
我有諸色色屬於我我在色中不不
余世尊如是汝等應知受想行識常
與元常亦復如是凡所有色若過去
未來現在內外廣細若勝若劣若遠
若近悉皆元我汝等苾芻應以正智
而善觀察如是所有受想行識過去
未來現在悉應如前正智觀察若我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卷第三 攝持

聲聞聖弟子衆觀此五取證知無有
我及以我所如是觀已即知世間无能
取所取亦非轉變但由自悟而證涅
槃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
受後有說此法時五苾芻等於諸煩
惱心得解脫

余時諸阿羅漢咸作是念我已結集
世尊所說第三蘄怛羅於同梵行無
有違逆亦无訶貶是故當知此蘄怛
羅是佛真教復作是言自餘經法世
尊或於王宮聚落城邑處說此阿難
陀今皆演說諸阿羅漢同爲結集但
是五蘊相應者即以蘊品而爲建立
若與六處十八界相應者即以處界
品而爲建立若與緣起聖諦相應者
即名緣起而爲建立若聲聞所說者
於聲聞品處而爲建立若是佛所說
者於佛品處而爲建立若與念處正
勤神足根力覺道分相應者於聖道
品處而爲建立若經與加他相應者
此即名為相應阿笈摩舊云雜言
取義也若
經長長說者此即名為長阿笈摩若
經中中說者此即名為中阿笈摩若

經說一句事二句事乃至十句事者
此即名為增一阿笈摩

余時大迦攝波告阿難陀曰雖有余
許阿笈摩經更无餘者作是說已便
下高座余時具壽迦攝波告大眾曰
汝等應知世尊所說蘇怛羅已共結
集其毗奈耶次當結集問是語已咸
言善哉二時衆中惟有具壽鄒波離
於毗奈耶緣起極善解了迦攝波便
昇高座告大眾曰汝等應知具壽鄒
波離於毗奈耶悉皆明了世尊記說
於持律中哀爲第一是故我請結集
毗奈耶大眾言善余時迦攝波告鄒
波離曰具壽汝頗能簡擇結集如未
所說毗奈耶不答言能尊者即便
作白

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鄒波離能爲簡
擇結集如未所說毗奈耶若僧伽時
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竟具壽鄒
波離爲欲簡擇結集如來所說毗奈
耶白如是次作羯磨准白成時具壽
迦攝波作羯磨已從座而下鄒波離
即昇師子座

梁宋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九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剛造

梁宋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九 第三十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十

禮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卅第十子攝頌云五百之餘及七百結集事
今時迦攝波告鄒波離曰世尊於何
處制第一學處鄒波離以清微音答
曰世尊於波羅痾斯此為誰說即五
苾芻其事云何謂齊整者耜不太高
不太下應當學說是語已諸阿羅漢
俱入邊際定以願力故觀察世間還
從定起今時摩訶迦攝波作如是念
我已結集世尊所說初學處於同
梵行无有違逆亦無訶厭是故當知
此毗奈耶是佛所說復告鄒波離世
尊何處說第二學處時鄒波離以清
微音答曰於婆羅痾斯此為誰說即
五苾芻其事云何謂齊整披三衣應
當學說是語已諸阿羅漢俱入邊際
定以願力故觀察世間還從定起時
迦攝波作如是念我已結集世尊第
二學處廣如上說復告鄒波離世尊
何處說第三學處鄒波離以清微音
答曰於羯蘭錫迦村此為誰說即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蘭錫迦子蘇障那苾芻其事云何謂
若苾芻受禁戒於餘苾芻乃至三言生
行難欲者得波羅市迦罪亦不得同
住說是語已諸阿羅漢俱入邊際定
以願力故觀察世間還從定起時迦
攝波作如是念我已結集廣說如前
自餘學處世尊或於王宮聚落為諸
苾芻廣制學處時鄒波離悉皆具說
諸阿羅漢既結集已此名波羅市迦
法此名僧伽伐尸沙法此名二不定
法三十捨墮法九十波逸底迦法四波
羅底提舍尼法眾多學法七滅諍法此
是初制此是隨制此是定制此是隨
聽如是出家如是受近圓如是單白
白二白四羯磨如是應度如是不應
度如是作復灑池如是作安居如是
作隨意及以諸事乃至雜事此是尼
陀那目得迦等既結集毗奈耶已具
壽鄒波離從高座下時迦攝波作如
是念後世之人少智鈍根依文而解
不達深義我今宜可自說摩室里迦
欲使經律義不失故作是念已便作
白二羯磨白衆令知衆既許已即昇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十 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高座告諸苾芻曰摩室里迦我今自
說於所了義皆令明顯所謂四念處
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
八聖道分四無畏四元導解四沙門
果四法句無諍願智及邊際定空無
相无願辨修諸定正入現觀及世俗
智苦摩他毗鉢舍那法集法蘊如是
惣名摩室里迦說是語已諸阿羅漢
俱入邊際定次第觀已還從定起如
前廣說是故當知此是蘇怛羅此是
毗奈耶此是阿毗達磨是佛真教如
是集已

時地上藥叉咸發大聲作如是說仁
等應知聖者大迦攝波為上首與五
百阿羅漢共集如來三藏聖教由是因
緣天衆增盛阿蘇羅減少居空藥叉
聞是說已亦發大聲徹四大王衆三
十三天夜摩覩史多樂變化他化自
在梵衆梵輔大梵少光无量光極光
淨少淨無量淨遍淨无雲福生廣果
無煩无熱善現善見天等須臾之間
其聲上徹色究竟天此諸天等咸發
聲言諸天增盛阿蘇羅減少時五百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十 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阿羅漢既結集已此即名為五百結集
尔時大迦攝波而說頌曰

仁等結集法王教 皆為愍念諸羣生
所有言說量无边 今並纂集无遺闕
世間愚癡不能了 為作明燈除眼瞶
時具壽大迦攝波復作是念三藏聖教
我已結集今以定力觀察世尊所說
教法得久住世所應作者依如來說
並已作了如來法王示我正道如教
奉行我已少分報佛慈恩誰能盡報
如來恩德世尊大師所有遺教利益
衆生並皆纂集文辭大師無復後估
五蘊臭身荷負勞倦惛惛時至無宜
久留作是念已而說頌曰

我已結集牟尼教 為令正法得增長
久住利益於世間 饒益衆生離諸惑
無羞耻者已折伏 有慚愧者皆攝受
所作利益事已周 今我宜應趣圓寂
時大迦攝波告阿難陀曰汝今知不
世尊言教付囑於我而般涅槃我今
復欲入般涅槃轉以教法付囑於汝
當善護持又復告曰我滅度後於王
舍城有商主妻當生一子其子生時

摩訶薩婆經卷第四十 第四品

以奢搢迦衣裹身而出因即名為奢
搢迦

海求諸珍貨安隱迴還於佛教中遂
設佛隨五年大會當得出家所有佛
教轉付於彼作是語已時迦攝波復
作是念世尊大悲修諸善行是真善
友元量功德共所莊嚴遺身舍利隨
所在處我今皆當恭敬供養而入涅
瞿作是念已以神通力往四大洲底
謂生處成佛處轉法輪處涅槃處并
餘舍利塔處至誠供養即入龍宮供
養佛牙已騰空即往三十三天欲禮
佛牙時天帝釋及諸天等見迦攝波
恭敬禮拜問言何故得來至此尊者
報曰我欲寂後供養世尊所有舍利
牙塔時諸天等聞寂後言心生憂惱
然然而住是時天帝釋即持佛牙與迦
攝波尊者受牙置於手掌瞻視不瞬
便安頂上復以易陀羅花及諸蓮花
牛頭香末布於牙上以申供養為天
帝釋及諸天等略說法已從須彌頂
沒王舍城出

尔時大迦攝波復作是念我先已許

摩訶薩婆經卷第四十 第四品

欲涅槃時報未生怨王作是念已便
詣王宮告門人曰為我通王去迦攝

波今在門首欲見大王時守門人聞
是語已便入宮中既至王前正屬王
睡即還却出報迦攝波曰聖者大正
現睡尊者報言汝宜更去為我覺王
守門人曰王性暴惡難可侵犯我今
不敢恐三頭責刑戮於我迦攝波告
曰若如是者待王覺後為我報知大
迦攝波為欲涅槃來就三門與王取
別作是語已便往雞足山中於三峯
內敷草而坐作如是念我今宜以世
尊所授糞掃衣用覆於身令身乃
至慈氏下生彼薄伽梵以我此身示
諸弟子及諸大衆令生歡離即便入
定三峯覆身猶如密室不壞而住復
作是念若未生怨王來至於此山即
為開若王不見我身便驅熱血而死
念已入定捨其壽行是時大地六種
震動流星下落諸方赫皺於虛空中
諸天擊鼓尔時具壽大迦攝波踊身
空中現諸神變或流清水或放火光
遍起密雲降注洪雨作是事已入石

摩訶薩婆經卷第四十 第四品

室中右脇而卧重疊雙足入無餘依妙涅槃界

余時釋梵諸天咸作是念何因緣故大地震動便共觀察乃見迦攝波入於涅槃即與元量百千萬億天衆各持盂鉢羅花拘勿頭花分多利花及牛頭栴檀沉水香末皆詣尊者身所以種種天花及妙香末散其身上而為供養既供養已三山即合上皆密覆時彼諸天既離尊者生大悲愍作如是語佛般涅槃憂懷未息如何今者復屬悲哀畢鉢羅嚴嚴善住諸天空名而已所有勝法亦復隨行摩揭陀國無復光彩貧窮衆生福田斷絕所有善法皆亦銷亡如第二佛入般涅槃須於今時法山墮壞法船傾沒法樹崩摧法海枯竭魔衆歡喜所有正法教化衆生及利益事悉當隱沒時彼諸天作如是等悲歎語已禮尊者足欬然不現時未生怨王於其睡中作如是夢見官中舍棟梁摧折忽然驚覺其守門人見王睡覺便以迦攝所囑之語具奏王知王聞是語悶絕

般多教功有報云不輪五事已樂第七法性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于地時諸輔佐以清冷水灑面乃蘇往竹林園見阿難陀五體投地悲啼號哭作如是言我聞尊者大迦攝波入般涅槃時阿難陀即共王去詣難陀山詣有佛足跡尊者足跡足音相照也又示尊者處既至山已詣大藥叉便開三山王既見已復見諸天以曇陀羅花及諸蓮花栴檀沉水種種花香而供養慶時王即便舉手悲號悶絕投地猶如大樹新斷其根良之方起便欲拾薪時阿難陀見是事已告言大王何為拾薪答言欲焚尊者告曰勿作是語此尊者身以定守持乃至慈氏菩薩當來下生與九十六俱伽聲聞而為隨從來詣於此取尊者遺身示諸聲聞云此迦攝波是釋迦牟尼佛上首弟子於少欲知足中行杜多行寧為第一釋迦牟尼所說教法能為結集建立法眼時諸聲聞當作是念過去世中人身界小佛身廣大時彼世尊便持迦攝波僧伽肱衣示聲聞衆此是釋迦牟尼應正等覺所披僧伽服時九十六俱伽聲聞聞是

般多教功有報云不輪五事已樂第七法性

語已便證阿羅漢果皆悉勤行杜多少欲知足之行是故尊者有此遺身以定力持不可焚燎可於其上造窣覩波時王出後三山還合蓋覆其身於上造塔王札阿難陀足白言尊者我不見佛入般涅槃亦復不覩尊者迦攝波滅度若聖者涅槃我當願見尊者便許時舍迦攝波從大海中安隱來至安置物已往竹林園時阿難陀在香臺門首而作經行彼既見已礼足言曰我從大海安隱來至是三寶力我今願設五年法會供養佛僧世尊今者在何方處答言子佛已涅槃時奢搆迦聞問絕于地水灑餘息又問尊者舍利子大目犍連及大迦攝波皆在何處答曰並已涅槃聞極憂感即便廣設五年會已尊者言子於佛法內四攝行中已作財攝今者更應作法攝事答言大德今作何事尊者言子汝可於佛教中出家修行答言如是應作尊者即與出家并授近圓羯磨既了遂發誓願始從今日乃至盡形常著奢搆迦衣此必當聰明開持

般多教功有報云不輪五事已樂第七法性

第四一冊

六三九

一領便受其阿難陀親於佛所受持
八万法蘊奢獨迦盡皆領受具足三
明洞開三歲時阿難陀與諸苾芻在
竹林園有一苾芻而說頌曰

若人壽百歲不見水白鵲不如一日生
得見水白鵲

時阿難陀聞已告彼苾芻曰汝所誦
者大師不作是語然佛世尊作如是說
若人壽百歲不了於生滅不如一日生
得了於生滅

汝今應知世有二人常誇聖教

不信性多瞋 雖信顛倒解 妄執於經義
如象溺深泥 彼當自損失 由其元智慧
邪解聽無益 如毒藥應知 是故諸智者
聽已能正行 煩惱漸銷除 當得離塵累
彼聞教已便告其師師曰

阿難陀老聞 無力能憶持 出言多忘失
未必可依信

汝但依舊如是誦持時尊者阿難陀
覆來聽察見依謬說報言子我已告
汝世尊不作是說時彼苾芻患以師
語自尊者知尊者聞已作如是念今
此苾芻我親教授既不用語知欲如

經本說有如此本經中亦有此語

何假令尊者舍利子大目犍連摩訶
迦攝波事亦同此彼諸大德並已涅槃
如來慈善根力能令法眼住世千
年乃傷歎曰

尊宿已過去 新者不齊行 寂慮我一身
猶如殿中鳥 過去親皆散 知識亦隨亡
於諸知識中 无過定中念 所有世間燈
明照除衆闇 能破愚癡惑 此等亦皆无
所化者無邊 能導者但一 如野孤制戾
殘林唯一樹

時具壽阿難陀告奢搢迦苾芻曰尊
者大迦攝波以世尊教付囑於我已
般涅槃我今轉付於汝而取滅度汝
可守護當於末度羅國有丰論茶山
可造住處於此國中有長者子世尊
已記當為寺主入此國內有賣香人
名曰芟多當有一子名鄒波芟多汝
度出家世尊記彼名為无相好佛然
我涅槃百年之後大作佛事奢搢迦
聞是語已自言如鄒波歇耶教尊者
報言汝可善住我般涅槃并白王知
時阿難陀復作是念我若於此般涅槃
者未生慾王與廣嚴城久相違背

經本說有如此本經中亦有此語

我身舍利必不共分若於廣嚴城中
取涅槃者未生慾王亦不得分我今
宜可於涼伽河派中而取滅度作是
念已即便欲往時未生慾王因睡夢
見已之傘蓋其羊摧折王作夢已忽
然驚覺其守門人見王睡覺便以阿
難陀所囑之語具白王知王聞語已
問絕于地水灑方蘇作如是言尊者
阿難於其何處而般涅槃時奢搢迦
以頌報王

今此尊者從佛生 隨佛守護於法藏
求證涅槃斷生死 由是已向廣嚴城
今時未生慾王聞此語已嚴駕四兵
往涼伽河邊是時廣嚴城舊住諸天
於虛空中告諸人曰

尊者慶喜世間燈 哀愍群生衆無量
心懷悲感將圓寂 今者來至廣嚴城
時廣嚴城衆姑獸子整四兵衆往至
河邊時未生慾王礼尊雙足合掌
自言

世尊目若青蓮花 綠盡於斯證真滅
仁今復欲求圓寂 唯願於此為留身
時廣嚴城所有人衆亦復遙礼請為

經本說有如此本經中亦有此語

留身尊者見已作如是念說如他曰
我今欲為未生怨 眾姑毗子情生恨
若在廣嚴留舍利 王城人眾復傷悲
宜可半身與王舍 半身留為廣嚴城
兩處和解不相爭 各得隨情自供養
是時尊者將欲涅槃此之大地六種
震動時有仙人將門徒五百乘空而
來到尊者所合掌白言大德我今願
於善說法律出家近圓成茲苦性
是時尊者作如是念云何令我弟子今
來至此便以通力即於水中絕人行
路繞起念已有五百弟子一時俱至
尊者即於水中變為洲地四絕人蹤
與五百人出家受具正作白時其五
百人得不還果第三羯磨時斷諸煩
惱證阿羅漢由其大仙出家近圓在
日中時復在水中為此時人喚為日
中或名水中 本末末田地解末田是中地
解是日因以為名變為水中
或末末田地解末田是中地
解是日因以為名變為水中
出家即以名為名變為水中者為末田地者但出
其名皆未詳所
以故為注出
是時尊者所作已了礼阿難足作如
是語世尊最後度彼善賢先證圓寂
我亦如是前入涅槃我不欲見鄒波

法華經疏卷第四下卷第十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默耶般涅槃事尊者報言子世尊以
教付迦攝波然後涅槃大迦攝波轉付
於我我今付汝所有教法當善護持
世尊記曰迦濕彌羅國牀卧之具所
須易得與定相應東為第一佛復記
汝我涅槃後滿百歲時有一苾芻名
末田地都令我教法流行此國是故
汝今應可於彼宣揚聖化答言如是
應作尊者慶喜即現神變如水滅
火而般涅槃遂分半身與未生怨半
與廣嚴城眾頌曰
以利智金剛 解自身令破 半與王城主
半與廣嚴人

時廣嚴城得半身已造宰觀波而興
供養未生怨王於波毛離造塔供養
今時尊者日中作如是念我親教師
焉如是語迦濕彌羅國泥洹佛敎世
尊亦記當來之世有必言名曰日中
於迦濕彌羅國調伏毒龍其名忽弄
流行我教我今宜可滿大師意即往
其國加趺而坐此國是龍之所守護
自非擾亂龍難調伏即便入定令此
國地六種震動龍見地動便擊雷電

法華經疏卷第四下卷第十卷

降注洪雨來怖尊者時尊者即入
慈定龍威雖威盛苾芻衣角亦不能動
龍即降電於尊者上變成天花繽紛
亂墜龍如忿怒更下刀斧諸雜器仗
皆悉變成拘物頭花散其身上空中
頌曰

空中下雷電 變作妙蓮花 假使刀杖臨
恚是諸瓔珞 龍現大威怒 山峯皆墜墮
尊者雪山王 光澤無傾動

由慈定力火刀毒藥皆不能害龍見
其事生大希有詣尊者所作如是言
聖者今何所須答曰汝可容我安置
之處龍曰此事難為尊者曰世尊今
我此處居止又去迦濕彌羅國房舍
卧具所須易求與定相應家為第一
問曰是佛記耶答曰實余龍曰可須
幾地答曰加趺坐處龍曰此即施與
尊者加趺壓九峪口龍曰尊者可有
幾許門徒尊者入定觀知有五百阿
羅漢來住於此龍曰隨意若一人欠
少我當奪地尊者云余凡於其處若
有受者即有施主我今欲於此處令
諸人眾共來居止龍言任意是時四

法華經疏卷第四下卷第十卷

方人至尊者即領親自封壇城邑聚落既安置已諸人共來白尊者曰我等居人且蒙安隱活命文濟其事如何尊者即便以神通力將諸人衆往香嶽山告諸人曰皆可拔取鬱金香振時香嶽山中有諸大龍見拔香時悉皆忿怒欲降雷電尊者遂令調伏

具告其事龍白言尊者如來教法當住幾時尊者答言住世千年龍言共立盟要乃至如來教法住世以來當隨意用尊者曰善即與諸人各持香

根還迦濕彌羅種植增廣乃至佛教未滅以來不令虧失是時尊者既令四方諸人善安置已即現種種神通之事令諸施主及同梵行者皆得歡

喜猶如火滅入无餘涅槃時彼諸人各以牛頭栴檀香木焚葬餘骸即於其處造窣覩波時尊者耆耨迦度耶

波芟多此土護令出家已遂令佛教廣得流布告鄒波芟多曰汝今應知如

來大師以其教法付囑大迦攝波便入涅槃時大迦攝波亦以教法付我

鄒波駛耶而入涅槃鄒波駛耶以法

付我亦入涅槃我今以法付囑於汝

當般涅槃汝今宜於聖教當善護持勿令虧滅佛所制者皆應奉行時耆

耨迦作是教已與諸施主及同梵行方便說法令歡喜已即現種種神變之事上騰火燄下注清流入無餘依妙涅槃界

爾時鄒波芟多以法付囑具壽地底迦此土護此既弘通正法教已轉付具壽詩里此土護色此土護次復轉付具壽善見此土護如是等諸大龍象皆已遷化大師圓寂佛曰既沉世无依怙如是漸次至一百一十年後

尔時廣嚴城諸苾芻等作十種不淨事違逆世尊所制教法不順蘇怛

羅不依毗奈耶承遠正理諸苾芻等將為清淨皆共遵行於經律中不見其事云何為十

一者時諸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非法和羯磨法不和羯磨是諸大眾聞

此說時高聲共許此即名為高聲共許淨法斯乃違背佛教承越正理不

順蘇怛羅不依毗奈耶時廣嚴城諸苾芻等作不清淨將為清淨觀斯非法何捨而不問釋揚宣說皆共遵

行二者時諸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非法和羯磨法不和羯磨諸人見時

悉皆隨喜此即名為隨喜淨法斯乃違背佛教承越正理不順蘇怛羅不

依毗奈耶時諸苾芻將為清淨稱揚宣說皆共遵行

三者諸苾芻自手掘地或教人掘此即名為舊事淨法廣說如上乃至皆共遵行

四者諸苾芻以甯威蓋自手捉觸守持而用和合時藥散食隨情此即名為盜事淨法乃至皆共遵行

五者諸苾芻未行一驛半驛便別眾食此即名為道行淨法乃至皆共遵行

六者諸苾芻不作餘食法二指散食此即名為二指淨法乃至皆共遵行

七者諸苾芻和水飲酒此即名為治病淨法乃至皆共遵行

八者諸苾芻當以乳酪一外和水攪之非時飲用此即名為酪漿淨法乃

法云此經有說云此經第四卷 第十七段

法云此經有說云此經第四卷 第十七段

法云此經有說云此經第四卷 第十七段

法云此經有說云此經第四卷 第十七段

法云此經有說云此經第四卷 第十七段

至皆共遵行

九者諸苾芻作新坐具不以故者佛一張手重帖而自受用此乃名為坐具淨法乃至皆共遵行

十者諸苾芻躬持好鉢塗拭香花即令求寂持以巡門普告諸人作如是語遍廣嚴城現在人物及四遠來商客之類若有布施若金若銀貝齒之類置鉢中者得大利益富樂元窮既多獲利所有金寶皆共分張此即名為金寶淨法斯乃違背佛教承越正理不順蘇咀羅不依毗奈耶時諸苾芻作不淨事將為清淨稱揚宣說皆共遵行

今時具壽阿難陀在廣嚴城有弟子名曰樂欲梵名是阿羅漢住八解脫少欲知足省緣而住此有弟子在婆羅婆聚落名曰名稱梵名亦阿羅漢住八解脫與五百弟子人間遊行至廣嚴城時諸苾芻欲分利物授事人來告尊者名稱曰僧伽獲利今欲共分可來受取報言具壽此之物料從何而得是誰所施彼即如前所得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四十卷 第三十經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物處具告其事尊者聞已作如是念

唯於此事有惡施生為更有餘事即入定觀察乃見於戒慢緩作諸惡行共作十種非法之事見已欲令法久住故即便往誚尊者樂欲處札隻足已白言尊者苾芻合作如是高聲共許法耶實是非法是作之師尊者問曰何謂共許法答曰此廣嚴城諸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非法和羯磨法不和羯磨而大衆高聲共許此事此即名為高聲共許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瞻波城復問為誰答曰為六衆問得何罪答言得惡作罪尊者此是第一件事斯乃違背佛教承越正理不順蘇咀羅不依毗奈耶而諸苾芻作不清淨將為清淨稱揚宣說皆共遵行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彼問是語默然而住答曰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隨喜法耶尊者問曰何謂隨喜法答曰此諸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又作非法和羯磨又作法不和羯磨而大衆隨喜此即名為

隨喜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瞻波城復問為誰答曰為六衆問得何罪答言得惡作罪尊者此是第二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舊事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舊事淨法答曰此諸苾芻自手掘地或復教人而大衆將為舊事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室羅伐城復問為誰答曰為六衆問得何罪答言得墮罪尊者此是第三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淨法淨法答曰此諸苾芻以蒲盛蓋守持而用和合時藥散食隨情將為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王舍城復問為誰答曰為具壽舍利弗問得何罪答言得波逸底迦罪尊者此是第四事斯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四十卷 第三十一經

隨喜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瞻波城復問為誰答曰為六衆問得何罪答言得惡作罪尊者此是第二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舊事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舊事淨法答曰此諸苾芻自手掘地或復教人而大衆將為舊事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室羅伐城復問為誰答曰為六衆問得何罪答言得墮罪尊者此是第三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淨法淨法答曰此諸苾芻以蒲盛蓋守持而用和合時藥散食隨情將為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王舍城復問為誰答曰為具壽舍利弗問得何罪答言得波逸底迦罪尊者此是第四事斯乃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第四十卷 第三十二經

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戒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道行淨不尊者問曰何謂道行淨法答曰此諸苾芻或行一驛半驛便別衆食將為道行淨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三舍城復問為誰答為天授問得何罪答言得

波逸底迦罪尊者此是第五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二指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二指淨法答曰此諸苾芻不作餘食法而以二指食散將為二指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

室羅伐城復問為誰答為善來問得何罪答言得波逸底迦罪尊者此是第六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又問尊者合作如是治

病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治病淨法答曰此諸苾芻以水和酒攪而飲用

打為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室羅伐城復問為誰答為善來問得何罪答言得波逸底迦罪尊者此是第七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

又問尊者合作如是酪漿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酪漿淨法答曰此諸苾芻以乳酪一升和水攪之非時飲用將為酪漿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室

羅伐城復問為誰答為十七衆苾芻問得何罪答曰得波逸底迦罪尊者此是第八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

又問尊者合作如是坐具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坐具淨法答曰此諸苾芻作新坐具不以故者佛一張手重帖而自受用將為坐具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

制不許為答曰於室羅伐城復問為誰答為六衆苾芻問得何罪答言得波逸底迦罪尊者此是第九事斯乃違背佛教廣說如前乃至尊者不應縱捨如斯惡事默然而住此事已知

又問尊者合作如是金寶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金寶淨法答曰此諸苾芻莊飾妙鉢持以巡門乞諸金寶貝齒之類衆共分張將為金寶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不許為答曰於毗奈耶復問

為誰答為六衆苾芻及餘苾芻問得何罪答言得捨墮罪尊者此是第十事

又於相應阿笈摩佛語品處寶頂經中說又於長阿笈摩戒蘊品處說又於中阿笈摩相應品處羯祇那經中說又於增一阿笈摩第四第五品處中說斯乃違背佛教尊者答曰若如是者汝可餘處自求善黨我當與汝為法伴侶時具壽名稱從尊者樂欲聞是語已便入第四邊際靜慮已即向安住乘落彼有苾芻名目奢佉

此是尊者阿難陀弟子獲阿羅漢
住八解脫是時名稱誦奢侘所頂禮
足已自言尊者合作如是共許淨法
不尊者問曰何謂共許淨法答曰此
諸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非法和羯
磨法不和羯磨共許淨法是事合不
尊者曰不應如是問曰如來何處制
不許為答曰於瞻波城復問為誰答
為六眾苾芻問得何罪答言惡作罪
尊者此是第一事斯乃違背佛教如
前廣說乃至十事尊者答曰若如是
者汝可餘處自求善黨

我當與汝為法伴但彼即辭去便往
僧羯世城彼有婆瓊尊者是阿難陀
弟子獲阿羅漢住八解脫是時名稱
誦婆瓊所頂禮足已自言尊者合作
如是共許淨法不尊者問曰何謂共
許淨法答問同前廣說乃至十事奉
辭便往波吒離子城彼有具壽名曰
曲安是時曲安住滅盡定名稱復向
具壽善意處廣說上事乃至奉辭誦
流轉城彼有具壽難勝亦為廣說如
前十事乃至頂禮奉辭而去誦太惠

卷之四 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四十卷 第五十卷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

城彼有具壽善見亦為廣說如前十
事乃至頂禮奉辭而去次誦俱生城
彼有具壽妙星亦為廣說如前十事
是時具壽妙星聞其說已作如是念
而此具壽先來我處為當亦至餘處
說耶乃知已向餘處妙星念曰今此
具壽遠涉長途必當疲告告言汝可
住此且為歇息我往求黨是時名稱
即住妙星便往是時廣嚴城中諸苾
芻悉皆往詣名稱弟子之處問曰汝
鄒波歇耶今在何處答言往求善黨復
問曰何故求黨答言為捨汝等告曰
我等有何違犯而欲驅擯名稱弟子
廣陳其事彼諸苾芻曰汝鄒波歇耶
所為不善佛已涅槃於遺法中何故
相惱我等隨緣且為活計於彼眾中
有諸苾芻共相議曰斯言誠實不誑
汝等具壽所為不順聲聞行違逆事
我等先聞世尊正法住一千年時今
未過令教隱沒彼今求黨護持正法
而欲驅擯甚為妙善由是義故令諸
惡人不惕於戒惡而不生而諸苾芻
咸皆恐懼莫能加報默然一邊手相

卷之四 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四十卷 第五十卷

議曰具壽名稱已往求黨為驅擯事
何故默住彼言我欲何為答曰彼既
求黨我等亦求何能驅擯或言若如
是者當有諍起可共逃竄或言欲何
處去所至之處還有斯過可求容恕
從乞歡喜或言彼定不與我等歡喜
宜可且住於此名稱所有弟子門人
我等當以衣鉢瓶絡銅碗腰帶先相
資贈令彼情悅方乞歡喜咸言是善
方便或與僧伽脰衣或與七條或與
五條或與襪僧脚歌或與襯身衣或
有與鉢或與水羅如是供給漸相容
忍住處中位

是時具壽名稱既求善黨來至廣嚴
弟子門人頂禮足已自言鄒波歇耶
求黨得不報言諸子不久善黨自來
相助諸弟子言鄒波歇耶此事已過
願可迴心大師既滅教亦隨去任緣
活命何為惱他名稱聞已作如是念
我諸弟子未曾聞說如此之語看其
形勢定受他求告言諸具壽我於汝
等未曾聞說如此之語汝等不有受
也求情耶時諸弟子咸皆默然

卷之四 有部毗奈耶雜事第四十卷 第五十卷

名稱令使往告善黨曰惡黨漸地宣
速來赴佛法大事不可遷延說伽他曰
應速更遲應遲更速此承正理
是愚所行得惡名稱速離善友
所作衰損如月漸黑應遲者遲
應速者速此順正理智者所知
得好名稱親近善友所作增長
如月漸白

即鳴捷雅便有六百九十九阿羅漢
悉皆來集成是具壽阿難陀弟子小
時尊者曲安入滅盡定不聞捷雅聲
時諸苾芻皆集會已具壽名稱作如
是念我若稱名而白衆者必大忿諍
宜可平懷普告即詣上座處踰躡合
掌而住時曲安尊者從滅盡定起是
時有天告聖者曲安曰何為安然有
諸同學六百九十九阿羅漢皆來集
會住廣嚴城欲為結集今法久住可
宜速往以神通力於波吒離沒於廣
嚴出便扣其門諸苾芻問曰是誰曲
安尊者伽他報曰

住在波吒離子城持律沙門多聞者
於中有人來至此佇立門首諸根寂

無量經卷第百九十九卷 第三十八頌

門內苾芻曰於餘亦有諸根寂靜耶
可道名字曲安答曰

住在波吒離子城持律沙門多聞者
於中有人來至此佇立門首斷諸疑
苾芻報曰於餘亦有新諸疑耶尊者
復答

住在波吒離子城持律沙門多聞者
於中有人來至此佇立門首名曲安
苾芻曰善來善來今可入來既入院
已諸苾芻皆起相迎問許頂禮還依
次坐時具壽名稱見諸尊者坐已陳
說十事白言諸具壽合作如是共許
淨法不問曰何謂共許淨法答曰如
有苾芻作非法不和羯磨又作非法
和羯磨又作法不和羯磨名為共許
淨法是事合不尊者曰不應尔問曰
在何處制答曰瞻波城復問為誰答
為六衆苾芻問得何罪答得惡作罪
尊者此是第一事斯乃違背佛教廣
說十事問答同前已即共結集以言
白已即鳴捷雅住廣嚴城所有苾芻
皆來集會次第而坐時尊者名稱復
為大衆廣陳十事論說是非悉皆共

無量經卷第百九十九卷 第三十九頌

許時有七百阿羅漢共為結集故云
七百結集

攝前內頌曰

高聲及隨喜掘地酒盛盛半驛二指病
酪漿坐具寶

廣嚴安住大聚落從天下處僧耆耆

波吒離子流轉城大惠俱生處有七

尊者樂欲及名稱尊者奢佉婆娑婆

善意曲安與難勝善見妙星人有九

根本說一切有部繫系耶維事卷第四十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根本說一切有部繫系耶維事卷第三十頌